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七册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七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黄文簡公介菴集十一卷補遺一卷(二)

〔明〕黄淮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七年永嘉黄氏排印敬鄉樓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黄介菴集十一卷》提要

黄淮　宗豫

碑誌

一齋范處士墓碣銘

宣德丁未春三月朔旦廷試天下貢士臣淮忝預讀書溫郡奏名者二人賜同進士出身樂成范霖其一也霖既拜命復承恩例歸榮鄉里益培其所學余亦以養疾還家屏處先塋之山菴與霖不相接三四載今年庚戌夏五月霖奉先君子事狀從其執友惟嘉吳公來謁泣拜請曰霖廷試時家君先於正月二日棄諸孤道遠未之聞也逮歸始獲執喪成禮罪逆孰甚爲痛念弗克侍湯藥親斂殯旦暮擗號未忍即葬今朝廷不以霖無似遣使驛召行且有日茲與弟𪗋等忍死卜以六月十五日奉柩

安厝于文峯之陰大人先生幸矜而畀之銘以慰先人於地下雖歿不朽也余與處士初未嘗有一日之雅永樂甲辰冬歸葬先母喪辱來惠吊其儀度凝重知爲厚德君子也而吳公與余有婚媾之好厥既有命何敢辭遂力疾按狀序而銘諸處士諱觀字以光姓范氏一齋其別號也父諱豹字仲華本陳氏子宋樂清㵎文林郎某之四世孫以母族無嗣故後之范之先自吳徙閩至千一府君諱仁復自閩徙溫千一生處州提領諱淵提領生諱玉字琇卿者是爲仲華所後之父處士祖也母張氏元浙東元帥文明之妹繼母趙氏宋永嘉郡侯刑部尚書立夫六世孫女處士自少警敏年十一失所恃執喪如成人事父無違禮事繼母如所生撫諸弟一以誠季弟嘗坐累逮赴法曹處士鬻田宅傾橐資其行無難色間出鄭氏旌義編示諸子曰鄭

氏合族幾數世心竊愛慕故吾兄弟三人未嘗有異志不幸二
弟蚤死汝等復能承吾初志乎霖等謹識不忘又善賙人之急
有戾於義折之不少貸學博文暢而尤工於詩人多推獎處士
頗亦自信胸次爽闓坦夷不瑣瑣以自困中年後家之宂務一
委於內闢室貯琴書蒔花植竹弄月嘲風悠然自得富貴利達
泊乎無所芥于中嘗慨然歎曰向平勑斷家事游名山五岳吾
邑自有佳山水顧不可以肆吾情乎於是間出游歷雁蕩諸山
或留連閱月忘歸因號雁蕩山樵所與遊皆時之雅士高僧有
所獎輒形于詩採訪使通政趙公得桂軒詩嘆羨起敬規具牘
以文學舉辭不就從容謝曰僕非不願仕顧孱弱不足以污執
事趙公重其高義竟不敢迫又自號文峯遺老嘗夜歸過石塘
猛虎踞道上相去尋丈許趦趄莫能進退少須虎盤辟若馴伏

狀處士急趨過之卒莫敢犯又嘗道海濱從者後昏黑中飛燐
數百團而合從者驚急呼處士燐卽星散從者追及語其故處
士冋視泯然無遺跡人皆以爲德義所感教子甚嚴遣霖充邑
庠生延致艮菴王先生授經霖夜誦則據席靜聽有疑誤輒與
辨正霖亦自知砥礪領鄉薦上春官處士諄諄告戒詎意遂成
永訣不獲見其有成爲可嘆也處士生於元至正癸卯七月一
日壽六十有四娶玉環夏氏宋平章金紫光祿大夫暈之十二
世孫女元萬戶宗逸之第三女賢而有禮善綜理家政側室謝
氏亦善贊相故處士得遂閒逸之志子男六霖霽雯霅雩霙雯
霻謝出也女三長適金高餘早世孫男幾女幾其著述有一齋
集四卷註杜詩三百篇考定歷代紀年圖藏于家銘曰
有德弗耀才弗施歛華就實昌厥辭載歌載謠遨以嬉氣和平
兮心坦夷所樂者天知者希於菟馴伏燐藏輝雅量不驚亦不
疑明神顯相福履綏一經教子有令規積久斯著理則宜丕揚
大對聖所咨門閭昌大此其時胡然委順不少須數則有定莫
我移文峯之陰邑東維龍　虎伏氣所趨有歸者墳閟容儀邦
人過者式爾車蹈善不力視銘詩

葉母安人鮑氏墓銘

葉母安人鮑氏以洪熙元年冬十月十七日卒于正寢逾九載
歲在癸丑十二月庚寅始克葬于建牙鄉渚浦祖隴之側其孤
璣余之姪女婿也奉事狀哭泣請銘按狀安人諱淸行廉二世
居永嘉廣化里曾祖諱普祖諱興父諱順皆有隱德母陳氏元
翰林侍講學士元達其外祖也安人資稟聰慧少習禮度不煩
姆訓翦裁紉縫應手輒成既笄適邑之著姓葉均惠之長子鼎

字漢年葉家業殷富與鮑甲乙相次內政浩繁相其姑經理秩
然有倫姑稱爲賢婦待內外族姻下及婢妾咸適厥宜不幸僅
四載而夫夭亡璣生方六月姑垂白在堂養老慈幼尤致力焉
既而姑亦卒失所憑附時母氏嫠居已久遂攜幼子依其母以
遠嫌別疑共成厥志隣惡少聞其儀容整飭投賄致幣紿云市
穀因嗾黨與搆巧言逼奪母氏拒之以禮逼益急安人懼無以
自全揮剪截其左耳隕仆于地血流被體惡黨倉惶奔走賴叔
舅仲闓白于風憲禽羣惡寘諸法安人由是安居教子躬紡績
以自給守志三十餘年遘疾且革戒其子以修身勵行勿墜先
業言畢澹然而逝距生之年洪武庚戌十二月十六日享壽五
十有六嗚呼婦人之行莫重於節義安人不顧殘毀克全大節
爲里俗之勸是宜銘銘曰

從一而終婦道攸先生也不辰遽奪所天保育遺孤志行益堅彼狂者且睨鼎垂涎投賄見逼曷以自全截耳毀形血流被肩狂謀銷隕我志聿宣全德令終無媿九泉爰述銘詩幽堂是鐫昭茲懿美清風凜然柏女凝妻百世同傳

贈國子祭酒貝公墓碑銘

昔在洪武中淮爲國子生與金華貝泰（安泰字宗仲）同門退息之室且聯比談論閒諗其具慶起居潸焉泣下謂淮曰泰不幸幼失所怙仰承先人餘緒母氏鞠養教訓叨陪逢掖之後他日冀得斗祿以供湔瀡而先君子獲膺贈卹之典庶少慰區區然而未敢必也淮聞之亦爲之愴然改容是後幸得同官于朝而泰克遂祿養凡若干年其母卒于官舍扶柩歸葬又若干年兩遇聖明寵賚廷臣推恩贈及父母泰既克酬夙志爰諷銘於淮刻石

墓道以侈君之賜且以敘述潛德垂示永久淮托在夙契不敢辭遂按狀敘而銘諸公諱璘字文玉姓貝氏其先貝州清河人奉直大夫秘書少監守亮字克明以文學顯于宋致政居汴之祥符扈從南渡家于越之上虞宗族日繁散處明之定海秀之崇德杭之錢唐有諱維孝字伯參者精岐黃術任婺之醫學提領因家于城中桐齋坊西是爲金華初祖實公之曾祖也祖諱邦用字公輔任慶元副使父諱堅字君實公天資穎敏幼從南陽先生葉儀受尚書春秋左傳得其旨要南陽甚愛重以壻傳公尚長女妻之公事父母克盡子道父歿適丁元政日圮氏弗寧居葬祭禮從簡略每懷痛悼皇朝治定安于生殖歲時享祀得致豐潔追念向者不能備禮顙首慟哭常如初喪聞者莫不傷感姑嫁葉氏蚤寡而無子迎歸奉養終其天年舊田宅悉讓於兄孟瑜別自創置賙窮卹匱傾囊倒篋無吝色里人懷其惠者居多配傅氏諱妙亨宋節度推官某之曾孫女淑德懿行克勤內助生二子長曰清次卽泰公乃延聘原道劉先生於家塾以訓廸之鄰里親戚子弟皆來受學無束修者代餽之公蚤卒二子俱幼傅氏又能成其素志以長以教益謹弗懈遣泰入郡庠充弟子員學行茂著由科舉入仕歷國子助教陞司業又陞祭酒洪熙初元公以子貴贈承德郎國子司業傅氏贈安人宣德二年加贈公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傅氏贈恭人公生於元至正壬午十月二十日卒於洪武壬戌六月二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一葬郡西孫家嶺北原傅氏生元至正乙酉八月十九日卒於永樂乙未六月十八日壽七十有一卒之明年祔葬夫之兆嗚呼事有曠世而相符者情之所同也惟昔歐陽修表其先君

崇公之墓於既葬六十年之後謂非敢緩而有待又言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泰求銘於今日距乃父之卒殆逾五紀亦豈非有所待者乎報雖遲而顯榮之盛未艾也爲之銘曰

慶善之積猶廣澤引而導之流不息惟公韜光蓄厚德施及鄉邦惠孔殖不伐不矜行愈力死生夜旦有常則斂此盛美返玄宅報不于躬匪云嗇茂衍餘澤覃罔極厥子胸蟠經濟策掌教成均聲藉籍帝嘉所生昭寵錫龍章絢爛雲五色褒以崇階賁泉穸天之佑善信不忒我作銘詩勒貞石胤祚承休永無斁

故浙江左布政使致仕王公神道碑銘（按王鈍與子淪明史皆有傳此文鈍誤爲純今據史傳改正）

浙江布政使致仕王公卒後三十餘年其子淪任戶部侍郎奉制書巡撫（按二字原缺據明史王鈍傳補）江浙按部至溫適淮養疾家居過而

請曰先府君學行施於當時亦旣孚達而光大今墓木已拱而
神道之石未立敢乞先生畀之以銘使功業不遂湮沒幸莫大
焉淮辭曰當今館閣元老諸大臣贊鴻猷撰史筆其言足以取
信今是而弗圖顧乃下託衰退之末學不其過歟淪再拜泣曰
先府君施政浙藩之日先生處庠序問知其事爲詳致固以請
辭弗獲遂按狀序而銘諸公諱鈍字士魯姓王氏河南太康縣
人祖仁卿元贈太康縣尹父彥才仕元通州同知母陳氏公自
少凝重有大志入學未久提筆爲文成章可觀先達多器重之
旣冠而父卒當元季擾攘繼以飢饉竭力事母甘旨無缺撫諸
弟妹恩義尤篤內外族姻率多秉濟至正丙午以易經登進士
第授猗氏縣尹旣元社已屋退伏河津龍門號野莊設塾授徒
冀續文中之遺緒洪武辛亥詔徵赴京以疾辭歸越六年復強

起之幡然就道詣闕召對稱旨除禮部主客主事時四夷朝貢
絡繹於道公熟於史傳習知諸番典故以故宴勞酬應品節適
得其宜遷長沙府通判政聲綽然有聞未幾以事罷歸癸亥用
禮部尚書任昂薦復起爲大名府通判陞吏部總部郎中署部
事品藻人物甄別賢否允協公論時弟鈫主遷安簿坐郭桓罪
公曰嫂溺不援是爲豺狼吾弟誤罹國憲苟不救何以慰母心
上言陳情乞貸其命太祖皇帝義而赦之丙寅陞福建左參議
尋陞右參政時麓川平緬宣使思倫發逞其譎詐忘我國恩納
逋逃侵境土爲邊陲害選重臣通經術知大義者往諭之公適
自福建入朝遂命爲使奉詔至其境先遣譯吏馳書開導順逆
禍福諄複懇至數百言思倫發震懾怖駭率國屬奔走遠迓俯
伏聽詔于其庭稽顙悔罪拜謝朝使禮甚恭遣使送歸叛人自

答等按自答二字恐有誤明史麓川傳作獻叛首刀斷郎等還所侵地貢象馬方物公歸
奉白金五百兩充賮儀公自計曰爲使受外夷金辱命然變酋
方圖改過卻之啓其疑懼乃受之歸至雲南悉入官庫還朝復
命具白其事太祖懽悅稱歎賞賚宴勞陞除浙江左布政使浙
江名藩地廣民稠號稱難治公寬厚廉明雍容遜讓有古循吏
之風視篆之初卽申敎條簡徭役擿姦捄弊佑善登賢各適其
宜出令必信期會有程不煩苛而事集朞月政聲大振旣而以
母夫人喪去職詔徵詣闕諭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治奔喪後勉
起就仕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贈公懇請終喪不許乃
奉命襄事復職在官凡十年強者斂跡弱者懷惠以故獄無滯
囚野無餓殍四境之遠旁及隣郡無間士庶咸願一瞻儀采以
爲慶幸嘗是時太祖宵旰圖治藩憲重臣勝任久於其職者不

多見惟公與雲南布政使張紞齊名太祖嘗並稱於朝以勸勵
庶僚入覲考績每爲方岳最淮之聞見大端如此其節目可爲
民牧之法者惜乎不能記憶以盡書也庚辰徵爲戶部尙書又
明年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選老成端謹大臣巡行天下公承
制往山東使車所至詢察民隱靡不究心發粟賑窮全活甚衆
復奉命北京安撫軍民先是塞外衛所盡從征討邊徼無復居
人事旣平詔遣各還原衛公執奏兵革甫定歲時凶荒若遽遣
還老弱轉死溝壑壯者逃竄無以自達姑待休息頗充然後可
議上嘉納其言由是全濟者尤多公勞心殫慮精神日就困憊
上表乞骸骨上憫其衰驛召還朝命仍舊制以布政使致仕復
賜勑褒美燕餞于禮部人皆榮之居鄉里甫二載以疾卒于正
寢是爲永樂丙戌八月廿三日也享壽七十有一十月十七日

葬于縣北　仁寺先塋之左配張氏襄城人世儒家子男三長曰瀛次曰濡任邑之醫學訓科季卽淪登進士第由左春坊左司直郎陞鄭王府長史推恩錫誥贈其父母公加授正奉大夫正治郎張氏贈夫人淪轉戶部郎中陞右侍郎女二長適彭城衛千戶蕭銓次適彭萊嗚呼公奮自科第遭遇聖明致身通顯隨其所處咸獲展其素志及乎暮齒克遂懸車之請考終于家無復遺憾可謂不負所學者矣銘曰

士之積學爲時所資學優才達用無不宜公之才猷厥施斯溥聲光赫奕耳聞目覩敭歷要途垂四十年小心謹慎一德靡愆達才之效於斯爲盛惠澤數遺子孫之慶子兮善承作帝股肱贈卹有典賁及泉扃我述銘詩勒石墓道觀者興起是則是傚

梅窗先生金公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文苑有傳

公諱祺字原祺姓金氏字以行世本閩人其先有劉贇者事閩王延羲爲御史中丞以直言遇害家族恐見及遂去卯刀而存其金爲姓避地溫台間至十八府君遷居永嘉五傳至曾祖諱天瑞祖諱永祥父諱文榮皆韜晦弗耀母楊氏公明敏勤愼篤於孝友由邑庠生領癸酉鄉薦會試奏名在乙科除吉安永豐教諭凡九載而造就者居多考績入覲諸生詣闕乞留覲以卒業銓曹謂例當敘功超轉弗許陞襄陽府教授丁內艱起復改常州教法一如永豐被召赴文淵閣點永樂大典有寶鈔之賜凡三受聘幣典文衡辛卯赴陝西壬辰赴禮闈甲午赴河南士論歸之教授考最陞紀善之職數以言論抗直多所乖忤不得遂其志會丁外艱解任而歸困于末疾者七八載迨夫起復而衰老不能就職矣於是得請于上謝事　家祖居在郡城雁湖之濱悉付從子而遷居南禪湖上顏其室曰還林書屋雅好梅環居植梅數本別號梅窗從游者皆以梅窗先生稱之再遷南壻復有湖山之勝優游自樂若將終身焉邑之鶴陽有謝氏者文獻故家守禮好士慕公有重名率子弟踵門堅請主其教席公亦嘗慕樵溪山水奇秀足以娛目悅心遂館於其家往來四五載羣弟子亦頗就規矩心甚樂之忽遘疾僅三日談論自若遽然而逝是爲宣德乙卯三月二十三日也距生之年元至正乙巳正月七日　享壽七十有一其子寧等馳訃奔馳奉櫬歸于正寢嗚呼淮與公爲同門友淮養疾家居而公得遂歸田嘗竊慨念同門而同輩者惟我二人在方期旦暮相聚處以罄交歡之情公復舍我而去矣尚忍言哉公生平處已甚澹泊勢利之事一毫不以芥于懷惟汲汲於所當務永豐常州二廟學傾

圮弊陋剝奏上聞倡率富室捐資以佐費至有感悟而葺其規造佛宮之成材以搆禮殿者淮嘗爲之記故知其事爲詳尤好賙人之急仕途遇人窘迫知不能歸者計其路費而資遣之惠之及人者大率類此配張氏先三十三年卒生三子寧景詠一女適同里林輔任翰林編脩卒于官側室楊氏生二子泰謙一女適安固朱生孫男三悉蠢戇女三公常訓諸子曰人之立心當以誠敬爲本吉凶禍福非所逆料而預防一聽乎天而已汝等能勤於問學得不墜家聲足矣貧富不足言也諸子亦能謹守嚴訓皆有淳篤之行而事文學則優之公之著述有詩文若干卷孫校卷下疑奪曰字梅窗稿藏于家卒之明年十月十一日葬于吹臺鄉余與先塋之側銘曰

儒業所尊莫重於師樂育得人何政如之職逕事異中心有違

直道不屈禍福相持終與吉會去險卽夷曰維聖明照臨無私晚節優游恬靜自怡壽有常期委順而歸雲林蒼蒼梅竹依依吁嗟先生後人之口

靜菴徐先生墓表

先生諱屋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郯人宋南渡後有諱千一者爲黃巖令其子榮祖遂占籍爲黃巖人先生之曾祖也祖諱巳元以子貴贈承事郎行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父諱存翁仕元爲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先生兄弟三人而先生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茂學博才捷昆弟自相師友人稱爲二難幾冠聞永嘉彭公庭堅（按赤城新志黃巖志皆作永嘉史伯璿與平陽志史傳合）承徽國文公正傳講學鄉校先生躡屩負笈從之游深有所領悟遂贅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

才尙氣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爲人恒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揹几昌言曰必如是而后可以言仕矣居無何元運告終弗克以展其素蘊於是韜光養晦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童丱時受業于先生之門先生剛毅嚴正約教條爲學規若官府號令賞罰勤怠悉當其情諸生咸知振勵洪武壬戌先生應聘共論治道時淮年纔十六亦叨選入邑庠充弟子員有司以禮敦遣先生赴闕數被顧問敷奏剴切灼中時宜太祖高皇帝深喜得人勅銓曹任司風紀先生以草茅愚賤辭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上旨謫輸役淮陰驛郡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爲賓師多所造就會朝廷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其失教爲擇師而難其人爰命起公比授館教法嚴明如在鄉塾時觀受教惟謹既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于堂中北嚮下南面而置師席於西階上東面先生慨然曰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爲書貽之責以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媿謝執弟子禮愈恭略綺紈之習尙儒雅之風太祖深喜之召見奬諭再三由是德譽日益彰著洪武末薦登仕版初任蘇州府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持使節罷而復起轉上寶司丞其判蘇州也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當春暴水嚙隄爲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治水之役採訪使以爲妨農且勞民沮之先生上言他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況今規令有田之家量多寡募貧人出力而飢者得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曷爲勞民哉

屬邑有節婦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未及行先生請旌之禮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比干墓非前朝事乎至今以爲盛典朝議謂其知大體皆從之其入爲侍郎也首陳十事指切時要凡會廷臣決疑議先生是是非非有所見歷言之不徇私不黨同一揆於義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奉使也在兩淮多所建明政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遂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事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旅嫁之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劓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可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韙其言下郡邑旌之比使兩浙以賊惡太過被劾怡然去職其爲尙實也年漸老而力漸衰伏

遇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臣遂上疏乞骸骨許之歸家杜門謝客課子孫閱耕稼追遥林泉之下冀盡餘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臬司鞫囚獄詞牽連逮至京得疾卒于旅邸垂絕侃然之氣不少貶是爲正月二十二日也距生之年至元正甲申享壽六十有二冢子鏞扶櫬歸葬于岱石山之原配潘氏繼室林氏俱永嘉士族子男三鏞銑鏆皆側室出也女一適同里金昚水南徵士道源之孫也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名士或同事於試院或邂逅於旅寓或談笑歡洽於尊俎間慷慨豁達肝膽相照酣歌激烈分韵賦詩竟日忘倦訃音遠聞傷之者至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也嗚呼剛直嚴正人之美德也先生以之立大節陳大義致位通顯收令譽於當時其亦不幸由之以貽嫉召讎終至于垂老客死于外其得其失何相去之遼

絕耶蓋其得也由乎己道之所有也其失也係乎人莫之致而致也莫之致而致又何尤焉淮也侍鉛槧之日淺違善誘之日深弗克齐扣以卒所業然而師生之分沒齒而不忘爰摭行業之顯著者表諸墓道以慰遐思且以昭示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漁隱葉處士墓志銘

處士諱玉字景清姓葉氏其先閩中人有曰庚一者遷居台之黃巖是爲處士之七世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伯成皆有德義聞于鄉母某氏處士天資爽朗襟度軒豁少年豪放而好遊厭爲世務所攖往來墟里中閭閻羣豎皆受約束罔敢褻慢既冠不事生產作業益習補博之具父素鍾愛不忍面斥嘗曰父子不責善古有是言是後或竊見其跡輒避之處士察其意喟然嘆曰烏可溺於所好以煩吾父之心哉悉屛去舊習勵志

力學親賢遠不肖日就規矩罔敢肆父卒居喪哀毀奉母極其孝敬屬元季俶擾之餘家業稍墜國朝更化民安田里處士佐其兄經營家政閱耕稼講畜積資產復振奉母甘旨日益豐盛處家庭內外尊卑戚疏下逮婢僕各適其宜兄喜曰吾弟克自振拔設施纖纖有條吾有賴矣母亦用是自慰稍暇手不釋卷酷嗜兩漢書誦古詩旁究堪輿家術及釋老外典名卿碩儒聞其雅飭多願與之交道經里中者恒舍於其家炮羔擊鮮治具精潔觥籌遞舉命家僮之少俊者彈絲品竹以佐歡務盡歡洽而笑語不愆于儀見人厄於患難委曲拯救困乏不能自立者傾帑賙之不吝好古名畫彝器之屬以資清滀然亦未嘗滯於物也狀貌瑰傑疎髯蕭蕭如戟出聲宏遠初見儼然莫敢邇狎久而即之若坐春風而曝冬日也中年頗樂閒曠搆小閣于溪

流之上持竿取魚以饋母或俯檻嘯歌狎鷗鷺于水光山色之間因自號曰漁隱迨及暮齒保身尤謹閒有無賴搆訟以鈞賄者折節處之人無怨言家以閒右長督田賦子孫數百指多有才幹猶慮其未能習事必身先之蚤夜兢惕惟恐弗堪嘗戒之曰畏威如疾民所當愼先公後私見美幽風汝其識之以故生平免縲紲之辱生於元至正甲辰五月十日卒於宣德乙卯二月十八日享壽七十有二配同邑許氏有懿行內助居多先處士四旬卒丈夫子八長秋中邑庠生次菊中夭次圓中翩中嫡出次節中側室李氏出次壽中安中妾林氏出壽中亦夭次存中妾陳氏出女一適同邑柏山張用庚孫男十有五人女六人曾孫男六人以卒之明年正月葬于小溪先塋之次與其配合窆焉嗚呼處士德譽著于鄉閭慶澤覃及祚胤雖未躋于上

壽而其得夫不朽者固有在矣仲子罔中不憚道里之遠奉事
狀求銘余嘉其克謹送終之道故不辭而書之銘曰
易象垂訓貴不遠復振轡回轅遵我平陸安行徐徐義禮齊驅
坐講垂堂用戒不虞善積慶延天道弗忒邦人懷惠子孫承式
是亦爲政奚翅簪纓勒銘昭德永閟泉扃

故贈定海衛副千戶劉公墓表

古昔聖人扶世立教而有取於殺身成仁者蓋以其死有重於
生也世有豪傑之士捐生以紓鄕民之難其亦庶哉殺身成仁
者矣烏可使之泯沒而無聞乎元綱解紐羣雄蜂沸于時蜂屯
蟻聚不可勝計蘇州旁近有暴戾無賴者號猱頭王羣聚萬衆
旁出肆掠一日猝至蘇州之黃崖口其地有曰劉公某者素號
剛直膂力過人善爲排難解紛之事鄕之曲直皆取決焉是日

方設席會客報且至坐客皆股慄失措食不下咽率相附耳語
而計無所出公引滿自若酒半酣昌言號於衆曰若等少安彼
賊逆理亂常神人共怒黨類雖盛而無統紀首惡一有蹉蹶則
羣衆解散吾當伺隙圖之遂奮然挾弓矢率精銳數輩急趨隘
口伏榛莽中張機以待已而賊衆果至譟聲震山谷如入無人
之境公凝目瞪視初發矢中從賊次發矢正中猱頭王甲領復
連發數矢賊衆驚惶大索披榛莽見公脅之使降公不屈遂攢
戟刺殺之且懼有伏遂各散去實元至正甲辰也既而鄕族之
衆哀公之志爭爲斂葬自是餘賊不復至其地鄕人賴之以安
無少長皆感激稱歎曰向非劉公摧沮其鋒吾屬其殆矣嗚呼
公豈昧于衆寡不敵者乎意公自計鄕之儕輩率皆恇怯不足
以當賊苟不奮迅以挫其衝則賊勢愈張闔境皆爲魚肉矣於

是挺身當之而死生不顧也謂之殺身成仁不亦可乎吁公之
處心其亦可傷也夫公配鐸氏生男二長夭次旭公卒時長方
十歲克自樹立又四十年以軍政歷官至定海衛副千戶階武
略將軍推恩贈公官階如其子鐸氏贈太宜人先公七年卒至
是合葬于西華鄕之原傳稱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公之全活者
豈止千人而已哉旭既顯融當世而貽卹上及于父母旭子海
承襲父職而又以才能見稱諸孫曾濟濟森列餘慶未艾也天
道報善信可徵矣故論著于篇刻石墓道以慰鄕人之思俾其
祚胤不忘劉公之德云

・故定海衛副千戶劉公墓碑銘

定海副千戶劉公以永樂己亥十二月十一日卒厥既襄事越
若干年其孤海趨謁泣拜請曰先府君之墓準令典當立碑敢

乞銘勒之以昭潛德不勝至幸余辱與海有一日之雅不復辭
按狀公諱旭字伯亨姓劉氏蘇州黃崖口人祖諱某妣馮氏父
諱某妣鐸氏公生三年而母沒又七年當元季兵戈擾攘猝遇
兇寇曰猱頭王者率萬衆突入黃崖居民皆驚駭公之父奮身
操弓矢挾精銳數輩據隘口射賊幾隕首憝賊懼伏勢遂却父
因被害民賴以安時公方十歲慟哭不輟聲人皆哀之比長聞
人道厥父遇害事輒欷歔扼腕以幼弱不能報仇爲恥平居恒
自謂曰吾不及事父母幸有伯叔在可不謹事之乎洪武甲子
從父以琛籍編戍大寧左衛多病而子幼苦於驅迫公請曰兒
年方壯可任勞役毋貽叔父憂遂詣有司請代之既至大寧長
兵者見公英偉有膽氣選補隊長辛未以較閱武藝優等委署
管軍百戶事後改屬會州左護衛己卯伏遇太宗皇帝興師靖

難自大寧率部下士詣軍門請自効從攻鄭村壩戰獲奇功陞勇士百戶庚辰戰白溝河陞副千戶辛巳戰平村亦獲奇功壬午論功行賞陞定海衛世襲副千戶階武略將軍推恩贈其父官階悉如之母鐸氏贈宜人配魏氏封宜人公在職近二十年以疾卒於官舍距生之年吳元年甲午十月三十日享壽六十有六公爲人勇智兼優而處心仁恕出入行陣間不忍妄殺每遇敵見傷故者衆輒流涕曰彼亦人子豈樂赴死哉不得已也同列有充邏騎狠愎自逞者掠人財賄而復殺之公泣告曰子貪利殺人何不仁之甚也天道好還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縱不自卹獨不念子孫乎聞者盡然傷心而感化者頗多公由是所報功次視同列爲甚少論功之日其他官至指揮者衆而公僅得副千戶或謂之曰此不殺之驗也公笑曰求諸吾心而已

得失何足較哉與人交不苟合富貴爲不仁者雖強就公公不屑見也貧賤而安於義者雖不攀附公必俯而親之部卒貧不能存則推所有以賑之死無棺者買棺以殯殮之頗嗜酒諸子每致佳釀以備不時之需遇佳客對飲必盡酣客去帖然就枕不少亂勁直而尚氣加之以非義雖權貴不少屈予之非所宜雖千金不少顧惟以忠孝節義訓飭其子世尚紛華之事豪末無所係累以故上下交譽之公之配同里令族貞順柔嘉相夫教子克儉克勤子男六濬貴皆早卒海襲除隆慶左衛副千戶綽有能聲泉能通俱克家女一適千戶黃斌孫男九瓚璣玘玹璵琮㻑珣珏女一適富峪衛指揮張友之子廉葬期某年月日葬之地則某鄉某山之原也嗚呼公之厥考有活人之德覃被子孫而公又承之以忠厚張之以才武遭遇聖明致身榮顯光前而迪後是皆可書也爲之銘曰

承藉先德兮食報孔殷際會風雲兮厥志益振智明勇決兮其心則仁匪直自持兮施及同倫論功不伐兮慶延後昆若稽往行兮眎此刻文

山西行太僕寺少卿陳公墓碑銘 按永嘉縣志宦績有傳

昔承乏翰林間與監察御史宜興許謙會嘗談及其學之教諭余鄉友陳公允政教嚴而德厚諸生事之如父敬之如神明及其去位思慕之誠久而不替余聞其言嘉其爲鄉邦之光而未叩其實也是後屢與公會京邸其見褒衣博帶淳篤古雅不改常度而器宇閎廓談論宏偉則有加焉意其後必大用既而余養疾家居而公之旅櫬歸自代北奈何未竟所施而遽至於不祿可悲也夫家嗣寶卜吉治葬事而以碑銘見屬余念契好之

深誼不可辭按狀公諱敏姓陳氏允政其字也其先居括之縉雲胡陳市宋末有曰三評事者棄官遨遊山水間至溫愛楠溪景物殊勝遂定居焉傳五世曰進登進士第與丞相陳宜中聯榜官至殿奏又傳四世曰壽篤行見元政日弛隱居自晦是爲公之父也母某氏公自幼穎悟卓異童丱時背誦四書五經亹亹如貫珠年十八選入郡庠充弟子員爲師友所器重洪武丁卯應鄉貢居前列會試奏名在乙榜遂有宜興之命學校廢弛日久生徒游惰靡然成風公申畫條約以振綱紀闡明禮義以淑人心月課出題榜諸堂之楹楓先撥筆具藁以爲矜式諸生初受約束扞格不自勝及乎優柔漸漬皆樂就規矩公施教雖毅然不可犯而待人接物從容談笑藹若春風和氣以故挹其光範無不愛敬感慕誠若謙之所云者廟學久不治弊陋滋甚

公乃刻上政府裒資募材修治一新近而郡邑長貳上而行部
巡歷重臣皆稱其能至舉以勵旁邑將滿考丁外艱服闋銓曹
素其材擢陞建陽縣令便道省墓鄉之鄙夫私竊聚議建陽富
庶之地官於茲可以厚蓄積公聞之怫然迺具牲醴告祖廟會
族里出矢言以見志談者慚服涖政一以惠愛廉愼爲本而濟
之以明決獄訟期會研覈精詳胥吏不敢舞文法以規姦利向
之督事者率漁獵以病民聞公政縮手斂跡相戒約莫敢肆第
戶之資産爲三等傜役調發各稱其力貧乏無所與歲大荒大
札竭智力賑䘏而後以狀聞修建徽國文公考亭弊祠以振文
風立賞罰程飭學校以勵生徒四境之內頌聲盈耳善譽日聞
于朝徵拜監察御史巡歷雲南邊夷震悚鎭守北京強宗屏息
平反理枉囹圄空虛秩滿書最擢任湖廣按察司僉事常以官

怠宦成爲戒持憲度益謹斷獄未究其情退食鬱鬱不樂求至
當而後已疾貪殘如仇讎內懷恐懼者或搆飛語以動搖公凝
然不變而貪殘者卒服其辜又九年當陞從四品會風憲無缺
轉除山西行太僕寺少卿行太僕例不設卿少卿掌印署事考
牧閱習躬理不怠畜蕃息而下無擾計事赴闕以老疾辭天官
以其碩德重望堅留不允治薄鴈門邊鄙無明師暇則引郡庠
生英秀者聚私室講論經史以娛晚節而造就者居多宣德辛
亥正月遘疾二十二日終于官舍壽七十有一官給傳送柩還
鄉以某年月日安厝于所居里茭塘山之原娶同邑劉氏資稟
聰明讀書明理隨行修飭自公始仕相從于外者若干年家政
皆資內助故公得專心於政務自湖廣承公命還故里以畢男
女婚嫁惟留側室瞿氏侍左右而劉氏亦老矣子男二長即賓

次官先卒于山西女五長適鴒洋謝道佐次適石柱王懋而早
亡又次適百戶陸榮餘幼未行孫男三經綸綸女一所著詩文
有雪溪集嗚呼公之持心行己無所愧怍居官四十年施於政
事具有成績可謂不負所學者矣是宜銘銘曰

侃侃令德孰與儔兮敭歷中外職孔脩兮惠利所及志克酬兮
善譽遐敷徹凝旒兮方其柄用闡嘉猷兮倏焉飈舉記玉樓兮
遺思在人覬攸攸兮旅櫬萬里返故丘兮親舊悲迎遮道周兮
魂乎歸來毋滯留兮

故前延平府推官趙君墓志銘 按永嘉縣志官績有傳

宣德乙卯春正月十有四日郡文學潘先生捐館余偕諸士友
咸往弔焉余與潘忝葭莩之親而趙君永脩爲同門哭之慟又
明日永脩忽遘疾十九日遽卒余驚駭失措孰謂轉盼之間失

二良友奔趍赴弔痛徹肺肝嗚呼人之 促不可憑恃有若是
耶況永脩不幸子失而孫幼尤可悲也夫既而卜葬有期其適
孫燁奉事狀來乞銘遂不辭而執筆以慰永脩于地下且以舒
余之私戚云永脩諱順祖姓趙氏永脩其字也族出宋濮安懿
王之冑南渡有仕于朝者扈蹕抵溫子孫遂家焉高祖諱與元
宋太常司幹官曾祖諱孟麟將仕郎祖諱由信元宗晦書院山
長父諱守謙母李氏永脩自幼凝重不凡既成童選充郡庠弟
子員賓興入胄監爲上舍生歷事有能聲擢任南昌府推官南
昌實江右都會訴牒紛錯交至苟失其平謗訕蜂起永脩持己
約燭理明而一以仁厚爲本以是故聽斷不惑獄無寃滯令譽
日益著聞郡府或缺守貳永脩得專其政尤能推惠利以及於
民簿書期會不嚴苛而事集脩廢舉墜各適其宜而人安之余

在京日久士君子自南昌來者皆推永脩爲能官間遇細民詢其實德感佩之情無異辭三考以徵過不得陞調延平府道聞母喪還家守制服闋將轉官以老疾固辭蒙恩賜歸田里杜門簡出不涉公家事雅與朋游篤故舊之情恂恂然無矜遽色亦未嘗道及爲政時事頗能飲客至具饌命酌必引滿盡歡醉後益謙謹富家者不與求合貧窶者濟之不計囊槖盈縮卒之日人多傷悼之不但親戚士友爲然也永脩生於洪武乙卯二月二十九日距卒之年享壽六十有一配潘氏內助起家生男一學藝先六年卒女二長適林賜次適徐新孫男二長即燁次煒永脩卒之日燁方十二歲煒九歲煢然在衰絰中賴潘氏偕其婦陳氏撫孤治喪維持家務無廢禮人咸稱其賢今卜以正統二年冬十月十七日奉柩窆于吹臺鄉雲霞奧祖塋之側嗚呼永脩雖不躋乎上壽而德政著于南昌去思不忘是猶不死也柰使延平之民聞車音將至而不獲沾其惠爲可惜耳銘曰

溫厚和平德之貞也不伐不矜行之成也進退有恒心以寧也遺思在人死猶生也琢石霞岡勒斯銘也百世而下信有徵也

故靜菴李處士墓誌銘

永嘉佛華里靜菴處士以正統元年丙辰閏六月二十六日卒于正寢其子佑等卜以卒之明年丁巳十月十七日奉柩葬于吹臺鄉盧灣從先兆也先期奉事狀乞銘余與處士居聯里閈子廣業儒復有斯文之誼不可辭遂按狀序而銘諸序曰處士諱福字彥辰姓李氏曾祖榮祖銘父寧皆韜光弗耀母某氏處士自少有成人之志稍長克任幹蠱父悅之謂人曰此子必能裕吾家年未艾即以家事委之黽勉卓立期無負所望天資溫厚凝重謙恕慎密惟其厚重也故理家一以勤儉爲本品節日用盈縮合宜不以浮靡妄費家業日益充羨惟其謙恕而慎密也故於睦宗姻待朋友和隣里趨人之急樂人之善一本於至誠而佻巧佞諛之風毫髮不介于胸臆孝友之行表于家庭閨室雍穆人無間言所居之堂扁曰貽裕于以示勉也公家委以重役身任之無仰於人亦無煩督責用是常爲官長稱許近歲以業殷賦廣委以督賦號曰糧長處士戒諸子毋過取以病民毋後期以取辱諸子聽受惟謹中年後常自誦老聃知足知止之言謂子孫曰吾藉前人遺庥至有今日不啻足矣猶僕僕人事豈知止之謂乎遂委滑家務去城南廿餘里曰南湘築室爲別墅蒔花植竹以供娛樂課童耕稼以適興遣情風日妍麗駕扁舟載酒殽拉相知數輩徜徉放棹于湖山之間如是者二十餘載歲時節序還家謁祠堂奉祭祀執禮愈謹則不以衰老而有所怠屬纊之次猶拳拳以振祖亢宗爲後嗣訓飭是亦貽裕之遺意也處士生於元至正庚子七月初七日享壽七十有七配林氏側室黃氏丈夫子九人佑保勝廣硜嫡出也廣垂髫時處士見其有志於學遣入郡庠充弟子員廣亦謹於自治由鄉貢中乙科任汀州連城縣學教諭有能聲女子五人方道演孟秉哲姚晏楊惠薛曜其壻也孫男十三仙昂棐欽灼昊松鐸鎡朴昭裕禎孫女十二長適方崙曾孫男寬仙之子也處士卒之日弔者相繼於閭巷咸以善人云亡爲戚而又以作善獲福爲天道之可徵也銘曰

嗚嚌五福人鮮克全本之在德如水有源猗歟處士質美行堅美集厥躬報錫自天壽富康寧優游暮年委順考終慶裕永延

賢嗣承庥雲路膴穠贈卹可企光賁九泉盧灣之山佳氣鬱蟠
勒銘紀實用兆開先

陳處士宗逸甫墓誌銘

永嘉宋與陳氏世爲鄉之望族其先由閩徙溫宋乾道中有曰
謙者號水雲由甲科仕至謨賚閣待制入則議論思力諫諍出
則典兵戎領州郡才猷茂著威惠兼行聲光赫奕從子巽以郊
祀恩補彭澤簿亦有能聲巽生宬宬生塤是爲處士之高祖也
曾祖諱墉祖諱慶祖父諱珤數世皆韜晦弗耀母周氏處士諱
進安字宗逸天資剛爽丰神凝峻修髯洒然而襟度寬裕和平
絕無鉤距之態生當家業富饒獨能脫略紈綺以節儉淸約自
持視驕縱侈靡者若將浼己擯不與交孝友之行表著家庭敦
睦宗族恩義兼至立祭田以供春秋享祀饋獻之禮必敬必誠

處隣里接朋友先之以直信彼或有過面質之冀其改悔然亦
未嘗暴揚于外人多以是敬憚之賙窮卹匱折券已責爲其義
所當爲不屑屑以衒俗要譽課耕之暇間嘗泛覽史傳慕善懲
惡藹然興懷制行日益加謹尤篤於教子嘗延致名儒南山葉
先生夢臣復菴汪先生仲允相繼主師席課講之暇處士呼茶
命酒劇談雅論亹亹忘倦是後嗣師席者處士款遇之禮不異
疇昔近歲公家驗其田賦甲於區里中任以徵斂之事號曰糧
長處士持之以至公無過取於民勞費百出而所操不變嘗曰
陰德無奇事但存天理而已聞者韙其言晚年釋負於諸子戒
之曰家政無難遵吾儉約可以長保糧長之役因循則怠事掊
克則斂怨惟公惟勤庶克允濟若等其愼之諸子敬承無忽處
士生於洪武甲寅九月十五日宣德甲寅九月十一日以微疾

卒於正寢壽六十有一娶祝氏善內助子男五昇曇杲昂暈杲
前邑庠生從事湖廣帥府駸駸向用蓋有日也女二壻王宜嘉
戴晉皆士族宜嘉即復菴子也孫男九女三以正統丁巳十二
月十五日奉柩葬于所居里建牙鄉黃山先兆之次以余有姻
親之誼奉狀乞銘惟處士隱約田里而能遠紹遺澤無媿前人
可謂善矣是宜銘銘曰
先世顯仕兮德政在民宦業中輟兮仁厚尙存吁嗟處士兮志
行益振馳譽鄉邦兮謙光日新止乎中壽兮慶及後昆建牙之
鄉兮山川鬱蟠祔葬先隴兮既固且安我作銘詩兮刻石墓門
樵蘇屛跡兮勿踐荆榛

浙江僉都指揮事牛公墓碑銘

洪惟我朝稽古制治丕隆報功之典以勸勵武臣時則有俊偉

豪傑之士父子相繼茂建崇勳榮膺顯秩傳序無窮誠千百載
之奇遇觀於浙江僉都指揮事牛公可見矣公諱諒字存信鳳
陽壽州人世積厚德父興識眞主於擾攘之際仗劍詣軍門款
附即蒙知遇居則翊衛戍幙出則扈駕親征復從大將攻城略
地所向無敵嚮其功能累官至指揮僉事而卒冢嗣恕先任錦
衣衛千戶歿於行陣公爲仲子自少有大志膂力過人騎射擊
刺之法靡不閑習驍勇日聞選從都督陳亨守鎭喜峯口伏遇
太宗文皇帝靖難興師首見拔擢從征廣昌蔚州大同皆有功
襲父職指揮僉事調大寧中衛從師大戰白溝追奔至濟南攻
城屢獲奇功陞世襲指揮同知進攻滄州東戰藁戰夾河藁城
擒西水寨陞世襲指揮使復從攻泥河大店小河齊眉山靈璧
轉戰而南殊死格鬬勍敵當公者應手輒斃乘勝蹤淮渡江致

力尤多公之臨陣也勇氣奮發或揚戈躍馬挑戰於兩拒之間或出奇應變制勝於俄頃之際衝冒矢石毅然無所懼總戎有籌謀咨於衆者公多所裨益雖號善戰然未嘗妄殺以自逞亦未嘗肆掠以漁利以故英聲茂著深爲上所器重事平論功居最超陞中都留守司都指揮僉事改調遼東都司授以誥命階昭勇將軍推恩贈其祖父旺父興官階並如其子祖母陳氏爲淑人母孫氏封太淑人妻程氏封淑人公於永樂庚寅扈駕肅清沙漠戊而還辛卯從安遠侯寧夏備禦復從中貴林春追緝反叛胡寇到可可腦兒殺其部長伯顏帖木爾斬首六十八級捕虜十四人獲馬三十駝十復從安遠侯山後覘虜公爲先驅斬首五十七級獲馬駝六十有奇所將卒獲輜重牛羊以千百計還師之明年上以公久從征伐特命致政家居息勞暢倦仍

召嫡嗣通練習武事于京師以備叅侍且欲廣其才識爲進用之資居無何會朝議復舉肅清之師以攻具莫重於火器念公涉歷老成閑于韜略且忠愼可託起復自休致命統領神機營左翼扈駕親征幕北勦滅瓦剌遺孽譁遵成算威聲大振是後屢歲扈從深入塞垣動輒奏捷宣宗皇帝嗣統之初圖任舊臣以浙江重鎭必得才識兼優者俾贊畫機務特命公往蒞之到任未久統率步騎戰艦於海道諸衛所往來提督操備偵伺倭寇號令嚴明部伍整飭烽燧息警邊民不驚公忽遘疾舁歸治所而卒是爲宣德丁未二月初九日也距生年洪武戊申某月某日享壽六十歲訃聞上嗟悼久之遣叅政党應春諭祭仍命有司致賻造墳元配淑人程氏端靜而有識方當靖難之時寓居某處士女奔竄不遑寧處時公先在大寧罔知所向淑人於倉惶中獨攜子通女妙眞篋中取誥命襲而負之以行委貲賄弗顧道遇官軍意其所負爲寶貨奪視棄擲于道淑人拾而謹護之備嘗艱危始得與公遇知天命有在因勸其盡忠所事此相夫之大節也公既貴復娶側室滕氏亦有賢行子男二長卽通襲公原職任處州衛指揮使謙而有禮和而不羣軍政修明士民悅服聲譽四達人無間言次璉績學力行一以兄爲法玆膺薦辟遠大可期是皆公之餘慶也女三長卽妙眞適保定衛指揮使陳贇次妙淸適都指揮高某之子斌次在室孫男鐸女關壽通以公卒之年十一月吉日奉柩葬于杭之靈隱山蓮華峯國子監司業翰林侍講陳公銘其幽宅公卒後四年淑人程氏卒壽六十有二與公合窆墓上之石未有刻文通遣其弟璉致書請余屬筆焉嗚呼公以智勇兼優之才仰藉先公遺烈復

際風雲嘉會建功立業致位顯融光前而裕後豈非英偉豪傑而遇夫千載之奇逢者乎余與通契好甚篤文奚可辭銘曰

維公世胄出自德門曾玄處晦仁厚彌敦粤自厥考克歸眞主乘時奮揚式究厥武論功錫爵僉衛維揚祿食未久溘爾云亡公在行間英聲矯矯叅侍總戎出鎭邊徼時異事變潛龍嗣興公圖自効惟命是承自北徂南大戰六七雄師如林鮮與公匹前衛後殿左攫右攘如熊如羆莫我敢當踰淮渡江若履平地揚帆倡導師克利濟事定論列功超等夷不矜不伐衆議悠歸僉贊藩閫實維要職加念忠勤晉侍禁掖扈駕討逆幕北長驅斬馘捕虜霆迅飈馳憫其煩勞俾致厥位優游家居甫及朞歲肅清沙漠載舉六師尋復召公俾掌神機成算恪遵羌胡滅跡錫賚駢番光華烜赫江浙重鎭贊畫是膺統率騎艦遏彼頑冥

㑊不舉烽鯨波帖息民樂耕桑戴公之德云胡二豎僭伏膏肓歸第告終靡不欷傷訃聞于朝當宁興慨造墳賜祭禮無不備凡在僚屬咸仰光榮式克用勸期底厥成賢嗣承休總戎于栝令聞昭彰要津可達公沒未久元配淪殂相從九原　測有無蓮華之峯西湖之側雙璧合藏𨻶覃罔極我作銘詩勒石墓門以引以翼在其後昆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六

黃文簡公介庵集卷之七原卷之十一

歸田稿

黃　淮　宗豫

錫濱處士黃公墓誌銘

開封知府黃瑺之祖父錫濱處士卒葬迨及十載瑺業欲求余銘其墓而未有為之紹介者時郡人劉公自牧由御史出守溫仲弟來省因奉事狀以致其所請余嘉其志專而誠篤故不敢以衰憊辭按狀處士諱必高字升遠姓黃氏先世由金華徙南昌賓太史山谷公之裔後有諱某者仕黃州別駕孫曾復自黃徙蜀居于金川進德里父諱某母某氏處士天資超邁自為兒時恥與羣童狎動輒操弄筆札以為樂父母見其趣尚不凡遣從明師學舉子業讀書一二三過成誦泛覽羣籍辨析必求至當學既富奮然思自效遂以書經赴試文尚簡古而策對多剴切以故不偶於所司喟然嘆曰俛就繩尺以釣致虛名吾何忍為拂袖南歸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皇朝更化訪求遺逸或勸之仕自分數奇不利於行絕意進取事為人儀觀英偉剛介不事諂曲見者聳然加敬聞人一善喜溢辭色見有逆理妄作者厲聲斥責弗少貸彼以見斥於正人亦多懲艾而不敢嫉怨近境士子聞處士樂於施教贏糧負笈願侍觚翰者甚衆處士不憚勞勤孜孜然與之講論理道商搉政體隨材器而造就之出其門者率著聲於仕籍中年後委家政授其子屏斥塵雜別築小齋於錫溪之濱內置琴書圖畫傍植花卉竹木日盤桓其中延賓拉友觴酌賦咏醉則陶然浩歌以自娛錫濱處士之號自此始一日曳杖出遊羣弟子從道逢相者謂曰叟無乃勞乎蓋棺之期殆不遠矣處士忻然與之為禮略不芥意會歲大祲鄉民

乏食豪右逼索逋負至有鬻子破產莫能措者處士矍然興懷亟取家之積券焚于庭以安衆心免庚錢穀緡斛計者凡數千仍出所有以賑給之豪右媿悟逼索稍息鄉民受惠頓首致感咸曰長者實生我之父母處士溫語慰勞不以爲德明年相者復見矍然喜執處士手賀曰處士豈非有裴晉公之事乎何乃丰神迴異而壽數未易量也處士謝曰惷愚無似安敢過望是後日益強健食飲起居如方壯時第以耄歲觀書太勞目力頗眊而吟哦談論豪放有加優游若干年而卒是爲宣德庚戌十月二十一日其生之年則元至正癸未六月二十三日享壽八十有八葬錫溪東原娶某氏有賢行子男三長曰成早亡次曰林曰某（按二字疑衍）以子貴贈行在戶部郎中季曰坤女存者四劉含英甘從道胡中閔朝選其壻也孫男九長卽璿由進士入官

次德茂德廣德新德建德合德緣德全德能女七曾孫十四人玄孫三人嗚呼處士讀書樂道安于義命隱居教授延晚節以遂考終可謂賢矣嗣孫璿以才能薦爲民牧綽有聲譽行膺超秩崇階而卹典上及於先世處士積德之應久而彌彰也是宜銘銘曰

行成終身教被鄉閭朋來之樂奚啻軒車殆及暮齒益弘施與鑿貌可徵天道孔邇仁者必壽瀕於耄期俯仰無媿委順而歸偉矣嗣孫中州賢守贈卹推恩光昭厥後墓門有石我其銘之過者勿馳營魄所依

滋德處士張公墓誌銘

天台黃巖邑柏山之麓有隱君子曰滋德處士以宣德乙卯十月十一日卒明年葬于里中夏鳥山之原又明年嗣孫若文銜父命奉里人程完所撰事狀求銘其墓余嘗遊鴈蕩若文時爲邑庠生執弟子禮詣能仁請謁言詞簡雅動合矩度深竊愛之今乃不憚跋涉之勞遠來乞銘其誠孝尤可嘉序而銘之奚庸辭也序曰處士諱國仁字子心姓張氏別號滋德其先世居永嘉柟溪宋紹興間有諱直者學行著聞人稱之曰蘭窗先生好遊覽山水至黃巖里曰青陽見龜蛇相糾蟠喜爲玄武瑞應遂挈家定居再世生幽宋淳佑仕至將仕郎幽生冽又自青陽徙居柏山冽生仁弘處士父也母王氏生二子處士其冢嗣也甫成童卓然有亢宗之志長益奮厲儀觀英偉持身端簡周愼崇義讓重然諾深謀遠慮出人意表而料事多中經營家業品節綜理各適其宜遺產益致衍裕積而能散然亦未嘗妄費會歲大祲鄉民隕於飢餓相枕籍處士憂形于色諸子承父志爲糜

粥置道次以食之全活甚衆秋成家人請索逋負處士曰彼幸不死所收能幾何官租尙不能償況私債乎亟取積券焚于庭計免庚穀粟數千石以絕家人覬覦之心以釋負者窮戚之憂歲收田租准鄉例減畝二　永爲常額賙窮恤匱濟急扶艱一無吝色不但凶歲爲然里有不務本而事貪饕者以其家豐於貲搆飛語規爲要賄計處士與之接言遜而義正毅然無懼色若輩縮首張目不敢吐一喙媿謝而去旁伺者帖然屏息嘗以閭右長督戶口鹽米五百餘斛憫民窘厄不忍逼悉以己資代輸時長子謙受適遘疾懷其惠者召緇黃祈禱處士却之乃私禱于他所而疾遂愈處士於奉先必誠必敬重建祠堂增置祭田以爲世守晨謁之禮未嘗以事廢及期將事必深衣幅巾振肅容儀以率羣從陳器具饌身親涖之登降盥薦一依家禮至

老不倦鄕之子弟力不能就學爲之設義塾立義田延名師教之隣壤聞風而來者戶屨恒滿衣食缺乏給以義田之所入俾其安心於學致有業成而不忍舍去者尤嚴於家教諸子姪孫曾出受師資之益入聞過庭之訓皆淳良謹厚不事浮靡閭族化之鮮有慚德大參饒公廉知其家法脩整擇其年少而秀拔者若華若文補邑庠弟子員華文皆知砥礪以求無負於拔擢之盛心幼孫承昨八九歲時卽能運如椽之筆伸臂引墨作大字頗得柳法進退揖讓皆有禮度名動縉紳是皆義方飭勵之所致也家近通衢儒流貴客經其門延置賓館潔膳羞盛供具款陪不倦頗有投轄之風而未嘗自軼於禮法之外客亦安其曠遠樂與談論若飲醇啖炙味投心醉遂忘淹滯至浹旬彌月者亦多有之生平未嘗有疾晩年尤強健委家政付諸子別搆

一室爲燕居之所退處之次焚香危坐冥心靜慮怡然自適風日暄美扶杖曳屐徜徉泉石間或閱稼或訪友興盡而返疾作諸子孫遑遑然速醫召巫處士力止之曰生死定數醫禱奚爲且吾年已近八旬委順全歸夫復何望若等能脩身保家光前裕後瞑目無憾有頃而卒距生之年元至正戊戌三月二日享壽七十有八遺命喪葬無違禮遠近赴弔者塡門塞道下至農夫野老亦皆隕涕蓋處士德惠及人一出至誠故傷悼之者無間遠近戚疏亦感應之必然也處士配王氏婦道姆儀爲族屬表式先十六年卒子男五謙受謙益謙鼎謙巽少曰謙震亦先卒女一適孫于正孫男廿五人女五人曾孫男十人葬之期則正統元年正月七日與其配同隴而異窆余與處士居連壤雖未獲半面之識而英名雅譽習聞于耳今卽其狀之所述附以

聞于人者序列如左而系之以銘曰

柏山高高入雲霓秀氣蟠結君子居世崇義禮耽詩書偉矣滋德襲慶餘益弘善行爲畜畬英姿傑特七尺軀剛不吐兮柔不茹翕張隨時心靡渝貧夫睨鼎莫敢汙賙窮煦若春陽敷不沾一命志則舒良玉韞櫝光燁如流光旁燭衆所趨晚節優游樂桑楡森然孫子羅庭除報施有常信不誣瀕終猶能全令圖據榻昌言却醫巫此事可與易簀俱夏烏之原土豐腴宰木陰承雨露濡條澤未泯年歲徂有石屹立俯丘墟勒銘紀實非敢諛欲尋往迹此可稽

朴菴鄭處士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孝友有傳

正統丙辰八月二十五日朴菴處士卒距生之年洪武戊申八月六日壽六十有九卜以卒之又明年冬十月某日葬於所居

里之前原其子惠先期衰絰踵門奉前鄢陵訓導王爵廷賢所述事狀哭泣請銘處士嘗與余有往來之好誼不可辭於是次第其事序而銘之處士諱文彬字孟質行靖二姓鄭氏先世閩人李唐始遷永嘉八世祖諱勛仕宋爲國子丞自郡之子城西析居鵬飛里橫塘傳二世諱端再徙橫塘之右曰岐嶼卽今所居也曾祖諱延年元司天監奏差祖諱均卿父諱元亨世篤同居之義厚德覃被里閈代以長者著聲母謝氏處士諒直淳謹沉靜有智而不事機巧讀書通大義旁習陰陽地理究其旨趣勤於治生專力稼圃課童樹藝具有成法以故禾麥蔬果豐茂異於隣壤家業日益滋殖而制用處已率尙質素濬然出於天眞絕無毫髮驕盈之氣因以朴菴自號事親孝誠切至苟可得爲者竭力供辦不使親有憂色嫡母遘膺急證求良醫授以藥

卒若飲水醫皆縮手而退處士計無所出露香告天業欲刲股家僮走報母息已絕倉惶投刃于地號慟仆隕移刻方蘇事兄撫弟敬愛兼盡洪武丁卯官集民兵檗遴其家丁壯頗衆伯兄承命執役未幾處士奮然曰兄實宗適當助吾父持家政奉祭祀豈可久縻行伍卽挺身求代既而歷涉遠道間關險阻屢易寒暑阽於危急者數人皆爲處士懼而處士恬然順適致力效勞常言苟可以寧父兄死又何傷天道佑善幸得安全無虞永樂甲申歸老于家重整舊規鄉人歎羨以爲能行人所難名其所居之堂曰孝義前學仁司訓戴先生時雨爲之記安居後志益壯開拓綿構田園舍宇日益廣痛念伯兄叔弟相繼淪謝不獲同享撫其諸孤與已子等而諸姪孝敬如其父上下情意孚契爰及孫曾凡四世聞鼓節而升堂會食者千餘指事無大小稟白咨決而後行建祠堂以奉祭祀脩家譜以綴族屬著規範以示戒約揭友愛二字于中堂俾長幼目擊而心存年向暮徭役重務分任能幹子弟自是罕入城府獨專家政生平待人一以誠確未嘗事矯飾尙鉤距以取便利人亦以是歸心焉尤好爲義舉嘗搆書塾延師以教鄉閭後進重建忠烈侯廟及里之土穀神祠橋梁道路圮廢者捐帑完之橋之成者九路之成者不可計寺觀有興造者率皆資之歲大祲則預戒家衆毋乘時貪利捐穀米易錢貨務藏畜以濟人減息平價隨宜而施爲糜粥以活道殣之人死無以斂給櫘致賻各遂所欲宗族不能葬者三喪爲營壙窆于祖隴之側曰使其魄有所依歸逋負歲久不能償者焚其券里人懷惠居多宣德己酉春具牲醴告祭祠堂屏家政于長姪曰崇生猶念屬告弗周復摭其要領錄成一

編名曰思維自序其端以致丁寧之意前郡守何公聞其行義有實有徵遣使致書延赴郡庠鄉飮特加禮遇處士迫近稀年而康強精爽詎意嬰疾弗起聞者莫不痛惜先是疾將劇召惠等謂曰吾自少時間關世故不意生還迨今四十年矣恒恐弗克副先志今幸遂首丘之願亦云足矣然吾平生無過人者但自處與衆一致食不重味衣不重裘無厚於此無薄於彼周身之外別無尺帛一錢爲沒後之累下見先人庶無媿也及終果如所言親友弔唁者皆歎息以爲難娶陳氏賢淑靜莊寬裕纘密相夫起家致力居多子男三長卽惠嫡出次穀次某側室朱氏林氏出女一適潘逸孫男二長鼎次某女二葬之兆處士預營壽藏也嗚呼處士德之及人者博宜得永年而僅止中壽然天之報施不足於其躬者恒蓄之以裕子孫俾久而彌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之謂也銘曰

至禮之眞古道敦去華返朴行乃淳處士以之貢厥身肆力稼圃躬儉勤利不取贏業自殷不伐不矜心孔仁德義所敷先親親餘澤波及里與隣持家訓飭恒諄諄閨門雍穆無間言代兄遠戍歷險屯生還再拂衣上塵鄉老走賀塞里門孝義之名動儒紳晚節優游在松筠夢兆俄驚歲在辰仁者必壽聖所云胡不老期遽沉淪皎嶼之山龍虎蹲生氣凝結如春溫安此吉壤裕後昆

水西陳處士墓誌銘

余昔承乏兩制會天台楊公文遇爲脩撰與余義分甚篤公既捐館其子肇挈家還故里判別廿餘載正統三年冬重念父執遠來造謁語次乃以先君子遺筆舅氏水西處士事狀乞銘其

嘉余與處士雖未嘗有一日之雅而脩撰公所述信而有徵於是次第其事序而銘諸處士姓陳氏諱榮字仕茂世家潁川元至元初有曰崇一者仕台州路卒于官裔孫玄徙家于台之黃巖鑑山鄉錢嶼卽今所居也曾大父諱旻大父諱龍孫父諱啓母某氏處士生而穎敏少長卽有大志請業於國子學錄訥齋翁公授以書輒成誦若素習然既壯狀貌瑰傑度量寬宏而過事能斷善自樹立不爲邪辟所搖奪事親盡禮敬兄撫弟怡怡愉愉未嘗有慍色待族姻朋友一於誠信以故人皆歸心爲洪武末年先府君以非辜逮至京輸役處士侍左右且出道間得遺鈔及銀首飾一囊持立以待頃見母子倉惶求覓審而還之彼願折其半爲謝辭曰臨財苟得非吾志也母子懽然再拜而去旁觀者莫不稱歎永樂初元府君既沒母抱戚孀居處士奉

諸　色養唯謹時外兄戚公存心任春官侍郎欲以才行薦處士力以母老辭母素善教年雖向暮而訓飭不怠松黃公斌聞而賦之爲作慈訓記處士特搆一軒因其地扁曰水西寘訓於中朝夕省覽冀有所警延師設塾以教羣從子弟里閈貧而向學者悉聽受業費皆己出泗洲訓導戴公有向學優行確處士素所敬畏會其謝事家居以禮屈致俾爲諸子範模躬執弟子禮侍聽講說或至夜分其好學不倦若此以故德業日隆而見義勇爲不憚勞費縣東驛道距新安一舍許久爲風水蕩激橋崩路圮輿馬行旅艱於跋涉處士喟然歎曰世有事浮圖徼福自利者獨何心哉乃毅然捐貲庀工董治完整視舊有加行者莫不感悅比歲多歉危困來告急倒囊傾篋不少靳里有爭曲直者咸來取正得片言輒服其他善行頗多此其大略也永樂

九年今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聞者莫不嗟悼配徐氏貞淑端靜克勤內助子男三愼忱惇女三同邑盧寘鮑滂賀栥其婿也孫男四町畇疃畯以卒又明年某月某日奉柩窆於南山之原爲之銘曰

德厚行敦惠浹乎人壽雖不遐名則永存鬱彼南山松柏蓁蓁是固是安以利其後昆

副都綱日菴禪師塔銘

師諱曇旭字旦初日菴別號也族安固林氏自少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吾舅艮菴王先生設帳雙嶼潘君館師於潘爲外親負笈往從之未踰月駸駸有所得操觚染翰頗循度年十四游仙巖超然有方外之想遂依斑公仲溫深有所契落髮受其戒研窮教典悉如故習發以法會再來人許之且喻以無滯於章句

自是頓悟解行兼說勤行而無所留礙發化去復禮副都綱雲江倫公充侍者益脩戒定慧三觀又習觀音法門由聞思脩入三摩地心倍明利耆師碩德咸加歎仰師又以僻處一隅無所取裁奮跡高蹈往遊湖海初見敬中和尚莊公於徑山稱爲叢林獅子留司藏鑰受薦出世蘇州延請慶檄僧司京都大夫士咸賦詩送之越十年歸故里住樂成壽昌能仁雁蕩甲刹法席久曠鍾魚寥寂僧衆以爲激揚頹波非師不可具疏力請勉副所望卓錫六載僧司以諸山薦舉檄住江心禪寺倫公歸寂師代領其職是爲宣德四年也服勤行業馴致勞瘁正統二年浴佛前一日會諸耆舊兩序謂曰世緣已盡尋當西歸命侍者具楮筆書偈曰六十七年春夢足了知世事總虛華任渠幻出諸形像明月淸風是我家擲筆而逝僧臘五十有三龕留七日神

色不變郡邑官貴兩學教官交遊士友次第設奠遠近檀信齋香燭瞻拜者渡舟相續闐維之旦烟騰五采齒牙數珠多有存者送客莫不讚歎師之身貌不踰中人而器　淵邃志尙超豁昔侍雲江座下鄉之耆儒甦菴梅舟林公艮菴王公巢雲吳公淮先君子靜菴公皆與雲江游論文賦詩無虛日師從旁聽受故於外學時復溫繹舊習詩偈不事藻繪而意己獨至四樹法幢攝誘後進慈悲感化而詞鋒峭峻多有所成就至於支傾植仆靡憚勞勤其於能仁也裝飾殿宇脩緝廊廡重造會源橋成道門四十九盤二山亭其在江心也重建萬佛閣諸佛天刻木肖像前太守侍郞何公作記復建經鐘二樓觀音殿水陸閣加飾應眞羅漢脩東西二塔蓋師之長材善於應世淸議足以服人故其應迹所彰昭昭若是不可泯也剃度弟子文琛文豁文

琛文璁等凡十人嗣法弟子思儼德湛崇諡普超等廿餘人收餘燼閟以石塔踵門求銘余與師交好甚篤生前又嘗有夙約安敢辭爲之銘曰

師初業儒翻然改圖往依教乘若金在爐煆煉精堅光瑞煥發觀慧平等何有差別循緣撫世眞俗交叅應感相符不在言談起廢扶傾乘方便力無爲有爲了不可極委順告寂生滅俱空何來何去江上松風贊語彌文式昭化跡學徒具瞻永永無斁

贈監察御史房公墓碑銘

聖天子寵惠廷臣歷官一考才與職稱錫以誥勅封贈其先世視品級有差于以昭答所自出恩至渥也監察御史臣房威秩正七品制當受勅追贈父友諒官階如其子二母皆王氏沒贈孺人生封太孺人正統四年威承命巡按浙江行部至溫謁余弊廬請銘其先府君之墓以侈上賜發潛德垂示來裔余重威志在顯親不復敢辭按狀公字友諒成其諱也曾祖諱仲庸居許州襄城祖諱德政父諱整世服詩禮之教皆以善行聞于鄉母李氏公生於元季丁亥歲資稟純篤厥父不逹遭逢厄運殞于兵革公煢然失所怙年甫弱冠奉母避亂流離播遷險阻備嘗而色養無違迤邐至洛陽遂定居焉內附後民安田里公刻志樹立以裕其家暇則披閱儒書請業于賢師友講求大義痛念父沒不得其時斂葬禮弗克備言及嗚咽涕洟或至輟食慈闈之養竭力營辦務得其歡心母卒哀毀殆欲無生居倚廬三年疏食水飮未嘗有間歲歸襄城省視祖墓祭奠如儀平居言行相循靡有惡聲遽色處族里接朋友謙和信實臨事敬畏不敢畔繩墨濟人之難賙人之急率視爲分所當爲傾囊倒篋不

靳或有事來質必告以正道恥爲諂辭規取容悅間得遺物廉其主還之而不受報謝以故鄉邦之人無不感仰永樂己亥十二月十七日遘疾沒于正寢享壽七十有三子男二長銘元配所出次卽威繼室出也二子自幼至長公訓飭懇至命銘習理家政遣威入邑庠充弟子員皆能遵承嚴命威尤敏於力學由鄉魁登進士首膺風紀之任節分凜然其進未易量而顯親之榮殆不止於此也女二壻王翔衛直孫男三端竑增女四長適劉讓餘幼在室公之葬卒後十日墓在邙山之原卹典所被則在葬後幾年也銘曰

翳維盛德險夷一致再造厥家克承先志施及鄉邦感蒙惠利善行彌積仁聲茂著慶祐數遺篤生賢嗣奮迹巍科耳目攸寄贈卹貤恩秩均子貴無德不酬天道可恃北邙之山堂封鱗比

執若公榮進猶未已

陳安人王氏幽堂誌

安人諱某行勝二姓王氏世爲永嘉人父諱某母金氏安人生有淑質既笄歸陳氏伯穎陳爲同邑安溪望族後徙居郡城家範嚴飭安人爲之婦敬愼端慤事夫無違禮凡所當爲必先意承順輔成厥志治生產裕家業佐輔之力居多而未嘗掩爲已功其祭祀奉賓之具烹飪蓋藏之事皆身親涖之內治之隙又致力於女工率至夜分隣媼或譏其不能安享厚福安人聞之曰此分內事吾安爲之而不覺其勞且以率子婦之荒寧耳或又議其自奉過於淡薄安人曰衣取周身食取充腹吾之素志豈可以家之豐嗇而有所移易乎識者皆以富而不驕稱之尤篤於致孝每以弗護逮事舅姑爲戚念母衰老請於夫迎養之終餘年勗子以善道待人一本於仁恕接族姻輯隣里恩義俱稱重輕有則馭家衆未嘗有疾聲遽色而羣下自不敢欺里有坐累幾不能自全安人惻然傷懷捐白金以濟之事釋不責償其賙急好施多類此生於洪武甲子九月初四日卒於正統丁己八月二十一日歷年五十有四子男六長玄琺次瑛次鎬次鋐次銘次鏇鎬鋐銘安人出也鋐肄業郡庠篤志敏學顯親之榮指日可待孫男七濠瀩浩瀎津淇澍女五諸子卜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奉柩葬于建牙鄉丁么之原先期衰経踵門請文誌諸幽既爲之序次如右復系之以銘曰

令德柔嘉壽胡不遐報嗇于躬慶延厥家是亦受祉其又何嗟

存畊卓處士墓誌銘

天台黃巖邑逢掖之士卓稔將葬其先府君存畊處士前期介

能仁寺東院補菴粹公偕來請謁奉其先師應君尙履舊述處士行實縗絰泣拜乞銘其墓補履夙契尙履愼於許與言宜可据序而銘之其又何辭處士諱琺字用珍姓卓氏世居福州宋至道間曰昌者爲台州軍判官子孫遂定居于黃巖仁風鄉安寧里幾傳至哲元瑞安州學正哲生靜審時達變晦迹弗衒靜生成志尙軒豁丁元祉將屋兵戈相蹂戛瀕海尤甚閭故多族姓且殷盛足以相保擕家往依附焉既而奮入戎行冀有所憑藉一展其才智天不假年竟賫志而沒是爲處士之父也父沒時處士纔四歲母金氏止有一息保愛若掌珠年六七已見端緒不狎羣童呴呴與母居年益長而孝敬日益至伯父貴憐其質美撫字篤厚甫十齡伯父貲遺侍母歸鄉里俾無失故業兵燹之餘墟田蕭索舍宇淪爲草莽宗族散落殆盡惟存薄田在邑西斜川之上奉母寓居以就耕作歲入僅足以致養未嘗有戚容比壯益篤志於學從鄉先生彥器陳公講授求知大義驗諸躬行積善樹德一本於誠重然諾愼交接良朋雅士親之如弟昆不孑孑以釣取聲譽常念弗克逮事父祖極致謹於奠享之禮具饌滌器躬率婦子爲之致愛致慤悉中禮度尤謹於治生經營家業銖積寸累課童樹藝不徐不亟各適其宜而貲產日益豐裕然亦未嘗事掊剋以求贏斜川草創不足以悅親遂改築百嘉峯之下居焉自奉甚薄且不喜飲酒客至促家人治供具必豐潔觴酌必盡醉留連竟日忘倦歲飢推其餘以給貧乏鄰里曠遠有惡少恃力肆貪迫以計說強發其廩處士毅然折以大義強者慚服而退既而亦復賙其急以故人皆憚其嚴而懷其惠厥後里俗滋僞告訐成風忌嫉處士剛果而

饒於貲恐與立異誣以罪逮繫赴京處士　之裕如事竟白而還同事有貧病而無傔從不能自活者處士扶持賑給俾之安全以歸挾妻子踵門拜謝稱爲再生父母處士練達世故習知人情是非畚務繩檢以自保嘗誦古人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句有契于中撥取存耕二字揭扁燕居之室以示警策且以爲後世法搢紳多歌詠之教子必延明師戒其毋泥於文辭務明理以迪蹈吾志厥子稔丰神秀朗敏於力學而又能謙抑以自將克振其家者也處士春秋高更筋力不少衰又喜得賢嗣任幹蠱時復曳杖消搖林泉隴畝間怡然以自適壽及七旬溘爾告終是爲正統己未五月二十六日也娶鮑氏早喪無子繼娶劉氏同邑望族懿美柔嘉克謹內助時處士陷於非辜子生始晬劉獨持家政內無強近之援外有侵侮之虞左支右吾

勞盡瘁家賴以完先處士三年卒壽六十有八子男二長郎稔次積與一女皆夭孫男一女二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奉柩窆于百嘉峯之原去家僅幾里嗚呼處士幼歷屯邅中躓艱棘而操履堅定卒厚其家以佚厥躬以全令名以裕夫後昆可謂有猷有爲者矣是宜銘其詞曰

閱諸中而無間於險夷德之貞也暢乎外而克慎夫終始行之成也斂厥美以考終而餘慶之敷遺子孫其承也太史勒銘昭告山靈訶禁不祥玄宅之永寧也

蓮峯處士蔡君墓表

蔡爲黃巖著姓其先福之長溪人唐末曰名者避黃巢亂始遷居黃巖來遠鄉幾傳至聖榜宋嘉祐中登許將榜進士第官至知越州事七傳至鎮博洽經傳尤邃於易是爲蓮峯處士之祖也父諱如琰篤於孝親母末疾保持惟謹三年不入私室湯藥必親調爬搔櫛沐一不委諸侍兒至於浣濯衵衣廁牏亦必親滌之終養不少懈處士自幼覩感即有所奮勵既長就學篤志於踐履不瑣瑣爲科場之常文曰吾學外不足而內有餘有識者偉之嘗從鄉宿儒保天錫受尚書求古帝王治道之　心術之要深有所領悟蘊而不衒其德日益進應務接物一循矩度未嘗有驕矜之色至正間經略使廉知其抱負嘗以丘園晦跡薦不就審時察變益務韜閉伏遇我朝弔伐之師鼓行而南處士衣寬博之衣詣軍門獻書主帥祈靖鄉邑之難由是姓名日著洪武初邑宰李震以明經舉處士筮之遇履之无妄繇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私謂所親曰吾之出處決於此矣遂力以疾辭杜門却掃謝絕人事時或徜徉泉石間嘲風弄月陶情遣興

以雕刻爲工家故多貲先世嘗處回祿之災業日耗廢處然不以規利爲心衣粗食糲裕如也嘗坐堂上召其子公初等謂曰吾家自八世祖學錄府君篤友愛之義兄弟同居共爨者延及五世後罹兵燹不能安居始分析異處心竊痛之而力不足以復合成吾志者誠有望焉汝等識之公初行義孚于鄉里而善於治生產業日益殷盛規搆堂宇以復舊觀處士慨然曰吾固期汝躬行孝義以振祖亢宗他非所急也公初遵承無忽處士諱光祥字君瑞生於元泰定丁卯九月初七日以洪武丁卯六月初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其年九月庚申葬于所居里東山之原配張氏繼王氏俱先卒又娶盧氏婦儀母則內助居多後處士三十八年卒壽九十一子男二公初公養盧氏出女一張氏出壻周伯厚孫男七智榥智諍智誕智諮智講智

謂智評孫女二曾孫男八慶軒慶陛慶堅慶𡋯慶培慶坦慶坰慶屋嗚呼處士以厚德善行趾美於前而垂裕於後公初能遵治命再啓合族以成厥志亦既可嘉也已今智㮣以墓石未有刻辭不足以發揚先德請文於余孝道莫重於顯親余又不得而却之也爰舉大節揭表以示來裔復系之以詩曰

惇德樂善繄士之能偉焉偉度有而弗矜兩薦不起匪曰忘世龜筮告祥罔敢或貳白駒空谷實獲我心率履靡愆譽藹儒林義聚中更力未遑復幹蠱有子厥志允續茫茫九泉雖沒而寧垂休委祉孫曾滿庭焯彼幽潛勒石墓道邦人具瞻是則是效

贈禮科給事中武公墓碑銘 按武達大同人

浙江右叅議武達先任禮科給事中朝廷以久侍禁近屢效勞勩推恩贈其父階徵仕郎官如其子母贈孺人正統二年叅

議按都至溫時余門拜稽請曰先父母合葬十餘載榮膺光賁九泉而墓道之石未有刻文無以侈上賜昭潛德恒焉內疚先生矜而畀之銘不勝至幸余與叅議託交有素不敢辭遂摭其同門友中書舍人姚本所述事狀序而繫之以銘序曰公諱秉興字某姓武氏雲內宦族父諱義卿元登進士第宣寧縣丞致政歸屏處州之獻南莊公自幼篤於孝敬十歲喪母居喪如成人父有命奉承無怠甫成童㳘罹兵燹歷涉艱虞父亦遽歿煢煢無所依後居雲中克自樹立痛念弗獲終養言及輒涕泣嗚咽或至於輟食勤於治生而自奉甚薄以故產業復振課耕之暇披閱儒書以自勗襟度凝廓制行端謹不事奔競朋舊在顯位者率知其所安故不以仕進推挽之平居衎然自樂治家以禮教子有方處隣里和而不流睦姻族惠而有恩中年後留心外典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賑恤貧窶不計財之贏縮人有向善者傾心贊助輕儇小夫亦服公厚德彼或有失置不與較達爲公仲子尤愛其聰敏超邁嘗曰他日大吾家以紹先業者必此子也遣入邑庠從學明師果以易經中鄉舉卒業成均選在前列遂有給事之任公聞子得官躍然喜慰促裝赴京邸戒之曰汝年少儒生驟陟華要宜廉慎自持日費之資吾能繼之幸無慮也達聽受唯謹既而丁母憂將終制公忽遘疾且革命左右扶掖起執達手謂曰吾浮沉齊民中無分寸裨益於世汝今叨備任使當恪恭朝夕以圖報稱酬吾素志瞑目無憾矣反席未安而卒是爲永樂甲辰六月二十九日距生之年元己丑十月二日享壽七十有六配張氏同郡名家婦道母儀懿行兼備先公四年卒生於元 庚子六月七日卒永樂辛

丑八月十一日壽六十有二宣德丁未季春 葬郡城馮公莊東合河之陽子男二長通次即達女一適里人袁彬孫男若干孫女一曾孫男若干葬後七年達承諸大臣交薦其才宜當方面之寄擢拜今官誥封朝議大夫居職將再考政聲聞于朝著進用未易涯公之褒崇光大殆不止於此而已天道報施其遲速豈嘗盡自有其時也銘曰

惟武之先雲中繼遷世𦙍縷兮公斂厥美隱約田里樂幽貞兮施及州閭善積慶餘信有徵兮賢嗣蒙休拱侍宸旒被寵榮兮贈衈推恩鳳誥龍文賁泉扃兮過者式車孰不嗟吁歆盛名兮勒石墓門昭示後昆弈世其承兮

盧處士貴復甫墓誌銘

天台黃巖邑之靖化鄉處士盧氏貴復以永樂巳亥七月廿二

日卒後四年癸卯葬于邑之來遠鄉清江里黃奧山之原墓石久缺刻辭冢嗣原幾遣其弟原爵奉鄉友應君尙㠊所撰事狀遠來乞銘余與尙㠊交好頗久其言可信遂按狀序而銘諸處士諱宗恢貴復其字也唐時門閥甚盛歷宋至元以儒業入仕者代不乏人十世祖申之仕至知縣與鶴山魏了翁爲同年了翁嘗序其歲時會拜錄稱許甚重高祖諱憲父太學釋褐授迪功郎教授處州咸淳庚午台州厄於洪水歲大祲時在太學率同舍生上言得發粟賑救邦人誦之曾祖諱有濟元溫州路永嘉縣儒學教諭祖諱可與父諱伯詵兩世不仕務積陰德以貽後世母林氏宋進士草廬先生之裔也處士幼失怙遭時多故家業耗落五六歲知事母稍長即有大志甘旨之奉極力供辦無難色有二喪在殯或勸之從俗火化處士蹙頞不忍聞積貸

地以葬嘗從叔祖敬齋先生講求家學德器日就宏深時里之佻薄者事告訐相傾陷處士兢兢自持恐觸禍機上貽親憂杜門屏迹益務韜晦人皆敬而憚之理家和而有禮馭僕不妄加以疾言遽色而奔走執役不敢慢家之庶務未嘗屑屑介意而收功取效莫不秩然有序以故生理日滋漸復舊規入以田園來售酬必優其直未嘗乘人之急而要之也由是產業歸于處士日增月羨而售者皆得濟其欲處士畏威如疾見人忿爭致訟必攢眉嘆嗟嘗訓諸子曰寧我容人毋人容我此言良足保身若夫制行以繩祖武讀書以繼家聲顧若等立志何如耳凡自外至一者聽於天而已厥子皆聽受惟謹處士於奉先躬蒞祭事必敬必慎待族姻遇賓友皆隆於恩意凡事一於忠信不爲鉤距矯飾身爲里社倚重者垂四十年鄉人稱之曰

盧長者姊適陳氏從夫之官邵武之太寧夫卒遺息甫八齡而囊無留貲母子煢煢淹滯逆旅處士聞之痛割心腑即治裝上道迎之以歸爲寘田宅居之姊沒治喪殮葬皆經紀其事三從弟宗瑩少失怙恃處士教養之比長爲之婚娶賙其匱乏之靡有厭倦歲歉貸粟者即與之庚者或不能致息亦不問雖累數至千百悉焚其券公家徵需必率先鄉人以應之其仗義率多類此處士生於元至正壬寅歷歲五十有八元配孫氏先廿一年卒繼室蕭氏子男六人原幾孫氏出原綸原震原樞原爵原欽蕭氏出女二長適同邑士族蔡玄亓次適貢士臨海錢茂廣西參政逑之子也孫男十三廷岑廷岐廷嶷廷崗廷巒廷闓廷岷廷瑞廷瑜廷璨廷玠廷瓚廷孫孫女八處士卒時諸子未壯少者尙在襁褓而公私多故賴蕭氏貞一勤儉極力保持以育

底成立蕭今年六十孀居二十三載母儀懿範族里皆稱

嗚乎仁者必壽聖有明訓處士厚德善行淪浹於人者深允宜躋於耄期以享遐福奈何未及中壽遽爾云亡人莫不咨嗟悼惜以爲天道之不可憑也然而嗇於躬者必盛於後觀其諸子彬彬雅飭克振先業諸孫森如蘭玉繼之者未易量天之錫報其不在茲乎爲之銘曰

盧初受氏本齊姜代有顯宦相輝煌譜牒罔克紀其詳遠祖仕宋縮銅章了翁序行述彌彰釋褐上言賑飢荒鄉人贊頌莫敢忘陰德積累世相望源之深者流必長處士胡爲父蚤亡幼知孺慕情內傷年與志長氣益昂不惟肯構亦肯堂貲業斂然弛復張劬躬勵行器莫量避惡凜若防蠆芒親賢如就芝蘭芳勇於就義心允臧博施不吝傾篋箱仁者必壽理有常誰其厄之

問彼蒼報不于躬後必昌子孫森然列成行積善自應有餘慶
遺此陰魄閟崇崗其不朽者聲遠揚

南康縣知縣致仕徐公墓碑銘

洪武中淮與黃巖徐公德新同爲國子生辱以鄉曲之故交好甚篤丙子同中應天府鄉試會試禮部公偶不利還入太學淮遂承乏兩制自是升沉互見而離合靡常矣宣德初年淮以疾歸臥丘園會公亦得致政歸故里音問往來不絕嘗期一得聚首以道故舊不意訃音驀然遠臨隕淚如雨痛不可續也卒之明年是爲正統己未春公之冢孫簡奉其執友應公尙履所撰事狀匍匐遠道來乞銘淮與公故友也銘其可辭乎序曰公諱明善德新其字也姓徐氏世爲黃巖望族曾祖父諱山大父諱谷䅣晦弗耀父諱祐以才辟爲鄉從事未及仕而終母相氏公

穎悟稍長卽有大志方垂髫爲父訴冤於三公府辯析詳明皆稱異之後爲舉人還監時循例歸省復業愆期殿授山西萬泉典史適過藩府開鄉闈選士公投狀就試主司覽文超出儕輩欲寘首選或謂出非所部次名第三　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使命專對克稱厥職尋以才能奉旨往寧夏經理邊務隨宜制變用息危疑暨還復命允合朝議未幾會更改御史官制愼選才德卓異者充其任公用薦被選或有沮之者吏部宣言此奉使西夏行人也遂授之朝士莫不爲公榮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復舊制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公素嚴毅剛正至是益加敬愼獄訟詳明未嘗妄致一民于辜時方嚴海道之禁有雷陽人訐其鄉之違禁泛海者甚衆屬公鞠問以犯在赦前釋之惟范甲一人訐者稱其洪武中嘗下海黨與伏誅范亡逸苟免至

是宜伏法范稱冤公俾歷事監生楊善閱案驗之楊紿以案歲久閱不可得范遂誣服公察其辭色非眞情躬自於積牘中窮搜累日乃得舊案范果無與亦得從赦例訐者伏辜又力辨漳州下海四十七人成獄具有徵驗赴都堂禀白都御史陳公難之公正色曰朝廷以濱海之民亂法私搆番國爲邊患故嚴加禁治苟失其實枉陷無辜非朝廷意也陳首肯速公具奏牘詰旦入奏聖明兪允俱獲釋免又承命料撿內帑籍記物數錯悞法司驗案逮問承役供事者衆公以一身當之而不及其餘遂坐輸役磚河驛永樂己丑車駕巡狩北京思用舊臣俾公卿選擇疏名以聞公與焉驛召　復御史職丁嫡母憂未三月奉命奪情起復乙未巡北京坐累左遷知交趾淸潭縣事交趾新附賦役未均恃權怙勢者率多巽蔽公無所顧忌一以法折

之邊氓雖甚德公而媢疾者亦多己亥丁生母憂邑民泣留不可待服闋調江右之南康邑政號煩劇民俗強悍比年撫字失人醞成悖戾之風充糧里役者足跡未嘗至縣門公視篆之初召鄉老諭以法理傳相告語翕然從化勾稽期會片紙數字民視之曰我父母手書也疾趨聽命廉知民病莫重於弓賦田稅於是奏請得減弓賦之半均田稅于兼并之家民用悅服規爲公立生祠峻拒而止又毀淫祠曰七娘廟掩捕妖人假葛洪廢井惑衆者於是風俗丕變而政教爲之一新居邑僅三載當仁宗皇帝卽位初元分遣重臣黜陟天下百司江右所隸七十餘縣藩臬暨府州縣官稱職者僅七人公其一也宣德己酉三考書最赴銓曹列陞二階公力以衰老辭於是有致政之命時年六十有五歲狀貌瑰傑聲音鴻亮稍介特立少許可觸物或紘

急霆震旋卽陽春和煦藹然可挹以故人畏憚而靡有致怨者家居無事惟焚香危坐手書一編吟哦諷詠以自怡悅玩好之具未嘗屬意正統戊午八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享壽七十有四娶樂淸陳氏先公四十二年卒繼室童氏同邑人先公三十五年卒子男一潭先公七年卒女三人庶出壻解或王逃蔡堅皆儒家子孫四長卽簡克紹家業領戊午鄕薦籍箎孫女三曾孫男三以今年四月某日奉柩窆于邑之端化鄕古竹里豊山之原嗚呼公以弘才正學當明盛之　風紀長民社以行其素志所得可謂厚矣然雖中更困踣而聲譽益彰所謂節愈厲公其有之優游晩景委順告終復何恨焉立碑墓道於制爲宜爰撥大端而爲之銘曰

偉矣徐宗久閟其逢發必顯融兮公入仕途荐陟巍科使命光華兮象簡飛霜正氣方剛厥心允臧兮讞獄平反罔敢辭艱守法不懲兮暫蹶霜蹄旋復舊規益愼操持兮否泰相仍民社是膺卓魯齊名兮仕止以時景迫乘榆獲遂懸車兮消搖林泉以終餘年形隨化遷兮欝彼豊岑土厚水深宰木春陰兮勒銘墓門慶及後昆永矢弗諼兮

前戶部主事蕭德容墓表 按明史夏原吉傳謂帝殺蕭儀据此乃痰死獄中也

永樂中淮忝承乏兩制侍春宮撫軍監國以職事獲罪逮繫辛丑夏會德容亦以罪下獄同處二三年德容懲艾之次恬然順適與之談論理道娓娓忘倦心有所契形之于詩率皆敦厚和平未嘗有愁嘆之聲語及其親輒嗚咽涕洟余竊敬愛之癸卯秋忽遘疾竟以七月十九日卒與之處者莫不嗟悼既而淮蒙恩復政職尋復謝病歸田里德容冢嗣超跋涉遠來造謁以墓石未有刻文爲請嗚呼德容不復作矣見其子如見顏色然表墓其可辭乎遂摭其所述撥取要略敘次如左德容諱議姓蕭氏德容其字也先世居吉水始祖原章仕宋鄂州太守徙居撫之樂安代以儒業相承曾祖自新祖體仁韜晦弗耀祖母張氏有奇節語在董長史所撰傳中父嚴母董氏德容生於洪武甲子甫二朞父坐累謫戍遼左又四年母沒賴祖母保全以育以敎幼知奮勵十四五擧筆屬文斐然成章鄕老長皆稱許之習詩經治擧子業晝夜研究不憚淹晷之　暑月避蚊蚋懸燈幬中煤集幮頂皆黑名其齋曰冰蘗以　勉由是學問宏博筆立就而尤長於詩書誘掖後進蒙沾漑者多至成名母極孝謹每饋膳親視餕進匕節食華方退鋪設牀褥必身試平軟不敢遠出貽憂屢受薦辟力辭不赴祖母訢然自適不覺

子之遠戍也德容煢煢與祖母處凡二十餘年厥父乃得釋戍役歸養祖母喜曰而父歸老身有所托吾孫盍思顯揚以慰所望德容奉命起家擢取高第觀政秋官綽有善譽丁外艱起復試在優等擢任吏部文選主事甄別才否一出至公奏牘偶失檢詳致有差訛左遷交阯行次太平蒙宥免召還居職歲餘復被譴卒於獄歷歲僅四十從子某殮遺骸舁歸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某鄕配董氏子男二長卽超次進女一所作詩文有禨綠稿二十卷南行記詠四卷嗚呼德容之學可謂勤而有得者矣其德之所就才之所施亦可謂充其志矣夫何嗇於命而遽止於斯耶人之恒情處常固難處變爲尤難德容常而動循軌轍者人皆知之至於處變而不改其操履於易之致命遂志而深有所契者獨余與今憲使柯君啓暉知其詳柯君

許狀其行余則以其所知者表而彰之俾超歸刻于石示其鄉人貽諸後裔且以志余之惓惓也

建寧府儒學訓導致仕徐公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介節有傳

公諱懷玉字文玉其先淮海人宋有曰定者仕至光祿大夫出歷外任宦轍至永嘉子孫遂家焉高祖諱瑄仕至大理少卿曾祖諱㔽以廕敍任杭州路鹽倉大使祖諱應官仕元福建行中書省直閣舍人父諱佑從事福建帥閫毋葉氏公天資穎敏幼知勉學童丱以俊秀選爲郡學生從景芳朱先生受書經朱陞國子助教復從蒼巖將先生 按先生名允汶一名文質青田人居永嘉 終其業洪武庚午領浙江鄉貢會試中乙榜除贛州府興國縣儒學教諭丁外艱起復調除沛縣儒學考滿以言事陞山東都司斷事審刑鞫獄咸得其情尋改除湖廣都司經歷初視篆會屬衛有卒十

人以亡匿逮問法當殊死事上遣官涖決公閱其牘有可疑列四于庭窮究之其情皆可矜其實先畏栲訊誣服悉有左驗朝使從其議給驛奏聞十人者俱得減死一時藩憲皆許其堪重寄掌兵者憚於政體服公才敏廉慎庶事一聽咨議而後決羣吏畏其明奸欺屏息職脩而政舉後以詿誤致罪謫戍玉田四十餘載歷涉艱苦而所守未嘗改節洪熙改元會求賢舉保例除有司公願就教職翰林考中前列授建寧府儒學訓導在職凡五載丁內艱起復赴吏部以年老辭賜歸致仕公生平志高量廓與人交久而能敬劇談抗論娓娓不倦飲酒不多交歡咲謔醉亦不辭幸遂歸田之願益篤舊好而老懷傾倒無所繫吝日與高朋雅士登臨觴詠託雲菴自號以寓出而知還之意因以名其詩集正統辛酉正月望日鄉飲罷歸故以上元節招飲者衆公次第皆往俄而遘疾患問疾者至榻前猶束帶見之疾革以是月二十四日恬然而逝享壽七十有六娶劉氏生男綸女四揚溥朱欽陳適金泰其壻也孫男寅女二俱幼綸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先期衰絰泣拜請銘淮昔鼓篋邑庠時與公交好甚洽迨出仕數相會聚公之履歷知之尤深烏可以不敏辭爲之銘曰

其學也優其才也達敭歷仕途亦既超豁升沈靡常始終一節晚年謝事獲返故廬徜徉丘壑其樂晏如日之昃矣委順而歸業雖不豐德則有餘裕後在茲永矢弗渝

竹菴處士吳公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義行有傳

處士諱亨字惟嘉行寧二世居永嘉荊川上吳里里稱上吳蓋以著姓而得名也高祖諱淵宋樞密院都承旨曾祖諱士機總

領司屬官祖諱恕翁元瓜州采石稅課大使父諱順遷居郡城之嘉會里母胡氏處士氣淸而貌莊自幼向學恥與閭閈狎孝友之行屹然如成人稍長學易於鄉先生張公時彥 按張公時彥無考東嘉先哲錄明初有張謙潛心易學疑即其人 爻象大旨得其要領旁及羣書沈潛玩索其於聖賢格言必反求諸己以故立身制行罔敢自逸每旦夙興振衣斂容祗謁祠堂然後出見賓客未嘗以急遽廢禮兄惟某早喪奉嫂金氏唯謹撫其女及笄擇壻以嫁之命第三子道儀爲之後交友嚴正而鯁直過言過行則致切磋之益苟背於理面折不少貸恥事諂曲以取容悅其有道義相孚若璪夫沈公宗潛薛公熙道崔公安固耕雲陳公 按耕雲名畝字伯芸見淸潁一源集 樂成一齋范公方外淨社式師仙巖心師敬愛尤篤嘗曰泛愛親仁聖有明訓吾取以爲法焉宗潛家甚貧嬰疾遽劇處士延醫

治療朝夕弗離藥不能救躬治喪事葬祭如禮搢紳稱嘆曰竹菴友誼不以死生而有間絕無而僅有者也一齋兼有葭莩之親往來最爲頻數一聚首歡洽逾月不甚舍去或徜徉林泉之間或觴咏風月之夕其樂陶然既別去而春樹暮雲之懷往往形於篇什時樂成典教黃公成章非幻吉公用迪皆爲詩文以紀其事宗戚隣里待之各致其誠匱乏者賙之喪不能殮者或繫棺或賻贈以資助之遇患難竭力維持且濟之以賄弗償弗問也最喜修治橋道捐財倡率必底于成其惠之及人者大率類此自處儉約服飾不尙華靡而務整肅練衣布裳襪如也子弟遵承視傚皆不敢以奢侈自衒晚年家務悉委諸子構一室扁曰西湖書隱植竹百餘挺日吟咏婆娑於其間謂人曰植竹而不雜以他卉者以其虛心勁節與區區之志若有合焉因其

號曰竹菴正擬優游暇豫以樂餘齡詎意夙恙盛作遂至不起前期一日淮往候焉延至榻前具衣冠設茗碗據坐對語片時而後別氣垂絕呼諸子屬以後事語歷歷不亂向非素有所養其能然乎處士生於元至正壬寅十二月十一日卒於正統戊午正月初九日享壽七十有七元配趙氏先卒繼娶林氏側室陳氏子男五人道儀道仍道儀卽出繼伯父者道佴道儞女四人壻樂邑高還生教諭許峯曹德亮之子復參政芝田葉某之子嗣生其一則余之長子棐也孫男四應龍應鸞應鵠應鴿所作詩若干篇名曰竹菴集藏于家諸孤卜以正統辛酉十月廿二日奉柩窆於德政鄉南柳山從先兆也先期具事狀來請銘嗚呼處士居聯桑梓童丱與淮交繼訂婚媾之好殆今甲子既周未嘗見其矜伐倨傲可謂有恒德者矣宜其壽考令終而人莫不嗟悼之也爲之銘曰

德蘊諸中兮行成于家推以及物兮不啻不頗約禮迪義兮就實斂華搢紳延譽兮聲聞遐邇佑善自天兮厥應靡差壽望八袠兮受福孔多日昃之離兮鼓缶而歌始終無愧兮其又何嗟

怡壽處士怡老徵士兄弟合葬誌 按永嘉縣志義行有傳

永嘉泉川望族項氏先世有諱懋者由金華徙溫卜居大羅之南山郡志載其地爲隱君子劉冲讀書處俗稱爲秀才洋懋勤儉樹德以貽後人五傳生慶老慶老生養儕再遷山北老慶泉川里養儕生三德三德生公瑞善治生竭力務本產業日益殷盛甲于一鄉尤好施予令譽彰聞元集賢院錫號賢齋處士賢齋生友麟字子昭配陳氏子昭克振先業怡壽處士其冢嗣也諱士武字汝毅自少警敏有大志比長古貌而蒼顏神溫而氣

冲美鬚髯洒然齊腹孝友之行天資夙成方其幼也大父諸父嚴毅方正庭訓整飭處士率諸弟事之唯謹罔敢愆于禮度自幼至老益務敦確言行舉止跬步弗違出入城府伯仲後先衣冠文物濟濟徐徐觀者莫不嘆美蓋其家法之懿有自來矣所居之堂扁曰和集歲時宴會聚季子姓永樂已亥舊宅悉燬規欲先搆祠堂未能卽遂首創春暉菴于先隴以祀合族之親其家業盛而役繁處士童丱時家隸繇役長百夫又長督里中糧稅多至萬石處士藹然承之以安老親之心年益壯而事益習諸弟亦漸成長立存義爲以均所需之出入事上官一以誠荅應進退不亟不徐涖事者過之以禮謂繇課莫艱於煎辦必親身親涖之百夫之衆不殫其力而庾廩充積於糧稅也與諸弟協心會計而歲徵常先足涖事者益稱其能處士素志雅好剛

急倉箱之積鄉人貧其假貸貧不能償折劵已責視爲常事田園租稅佃者十常負其二三率置不問永樂甲辰歲大侵飢者塡門塞路咸仰食爲日設糜粥善食之若黔敖然而無嗟食之聲鄉有突不舉火而恥於告急或老稚之不能來者則饋之以粥米藉其全活者皆稽首祝之如昔人之報束長生者也又嘗倣漏澤園故事獻義塚地三所于官由是貧者之喪不至於暴露惠及枯骨厚莫大焉自經回祿之變旁屋僅存居止迨及晚年內外經理稍定以其餘力重構堂宇以安厥居家事屏斥諉之於子徭役雜務羣從子弟咸能致力處士怡然自樂葛巾杖屨逍遙乎林泉之下良晨美景會嘉賓勝友酬觴盡歡以佚餘齡問求中書舍人胡公宗蘊篆書怡壽堂揭于楣間故人稱之爲怡壽處士云前郡守侍郎何侯作郡日尊賢禮士咨諏民隱

遴選高年有德者爲耆老以教導鄉民處士與沙城王怡靜首膺是選二人言貌儀矩冠于諸老侯遇之盡禮事有利害涉於民者悉陳之侯每加嘆賞宣德癸丑侯以二人不黷於私命督造漕運海艘二人者交相致勉夙夜勿寧居城東門外旅舍者半載心勞力瘁怡靜宿恙時作處士遂成羸疾明年疾革而卒是爲甲寅十一月十八日也壽七十侯聞訃嗟悼不已遣郡掾徐暹致香燭弔慰其見重如此處士仲弟怡老徵士諱士斌字汝實資稟淳確神氣冲融端然而凝重樸然而踐實蒼顏碩膚豐頤大耳片言可復動無矯情孝友慈愛延賓待士輕財重義一如厥兄洪武丁丑以富戶人才舉赴天官進止言論超出倫輩試書數精捷俾從事地官奉使徵四川諸郡逋負糧稅以石計無慮百餘萬使節所指綽有廉能聲不踰期而告完郎署官

僚稱其才丁內艱服闋家居待次遂終老焉伯兄以徵士敏於應酬且曾歷戶曹任使以故督糧重務一以諉之而輔以叔弟汝玉徵士蒞事不疾不徐箠楚不施而事集里胥或有怠於事而貽累見及者略不介意不尙侈靡恆以謙卑自持五尺童子遇之亦以禮容也熙然春溫未嘗見其有含怒態以故皆樂與之接而不敢侮徵士景迫桑榆圖欲脫去塵累以息勞暢倦遂名其宴處之堂曰怡老以見志鄉人以其嘗被召命也故以怡老徵士稱之或者又謂徵士膺薦而起亦既向用矣昔與同事者多被顯擢以徵士之才能弗沾一命殊爲可惜而徵士之志則在此而不在彼也然而久長糧稅而無償事郡邑守令藩憲行部大臣巡撫侍郎王公聞其善譽多見褒奬或不名而呼爲老糧長亦可謂榮矣哉徵士後兄四年卒是爲正統已未五月

初一日壽七十有三兄弟相繼淪謝里社來弔者皆哭之慟葢不忍忘其德惠也處士娶郡城張氏宋忠簡公之裔孫也子男二長惟潛早世次惟淳女二長適同里徐祺次天繼娶天塘周氏攜孤女以歸處士鍾愛若已出擇佳士以嫁之沙城王平其壻也孫男六　良佩良籌良傳良侶良佳女孫五長適同里徐敷徵士之配雙橋虞氏生男惟演早卒次惟濂女一適瞿嶼吳暄夫早喪而守志虞氏先夫三十六年卒繼以潘埭孫氏淑德懿行相成厥家生男惟濟女一適安固唐琪生側室林氏生男惟灝彭氏生男惟滋孫男四良儷良侹良仁良侑孫女五俱幼孫氏卒於正統丁已九月十二日壽六十有九先是處士規營樂丘於大羅山祖塋之側既卜吉慨然謂徵士曰吾聞之漢之姜肱兄弟夜寢必同衾至今稱頌之吾與若同經理內外庶

務未嘗有違言今偕老矣沒後可不同窆乎若然則吾瞑目無憾徵士聞之喜於是營壽藏聯窆而同兆至是惟濂惟淳等卜以歲辛酉十月廿二日奉柩合葬徵士繼室孫氏之柩亦以序而祔葬焉諸孤泣拜請銘余與二昆仲契義深篤不可辭重惟兄弟天倫之懿同氣同胞謂之手足以其體同而肢分也周室既衰閱牆紛詟見於經傳況末世乎項氏兄弟能敦大義於死生之際其賢於人遠矣聞其風者得不興起乎哉余故舉陳實二子爲喩銘以昭之銘曰

元方季方難兄難弟譽重當時名垂後裔項之二難媲美聯輝生既同德歿亦同歸羅山之岡祖隴之側雙玉韞藏復同兆域手足之義死生不渝善積慶流子孫是宜

北山樵隱趙處士墓誌銘

正統已未冬十二月某日處士趙公以疾卒其孫將奉柩襄事先期奉狀詣余拜泣請銘余弱冠辱交公之兄彥瑜惟時公出繼叔父友剛居瑞安邑聞名而未識也迨余謝事歸田因環菴虞先生始得通好會雖疏而情甚洽今其已矣銘可辭乎按狀公諱季珹字彥瑒北山樵隱其別號也裔出宋宗室世居汴太宗幾世孫諱必恭徙居溫之瑞安公之曾祖也祖諱良祐元延平儒學教諭贈儒林郎松江府判官父諱友禮遷居郡城之南以才辟歷應天瓊州兩府知事公自幼穎悟與兄同受學於蒼巖蔣先生伯庸林先生按伯庸名常永嘉人業日茂長及出繼所事後父暨母某氏致孝不違乎禮伯氏受薦除刑部照磨諸公尙幼公念祖母暨所生母徐氏無所託迎歸就養徐母喜恚少不如意公卽長跪引慼母謂曰過非由汝何懼也如是者終養不少衰

所後母歿塋壙歲久失故處按一似舉字士乃焚香泣禱一舉鐫而得以人爲孝感所致公立心秉節侃侃然不少屈而接人遇物溫和謙謹不以貴賤戚疏而有所變中年門戶多事惟安其素分趨便就利義不忍爲以故家業日益落晚年壯志既衰設帳授徒以自適里中子弟從者咸有所啓發非公事未嘗入公門有所質問條陳縷析皆適于用邑人默受其惠者多矣修纂郡志采摭實錄邑以公爲總裁鄉飲常居賓席言動悉中儀度郡邑官僚及守將咸加禮遇鄉之碩德重望若大參楊公諸君子俱有麗澤之好正擬徜徉泉石以樂餘年詎意倏爾遘疾遺命治喪不用浮屠喪祭率循文公家禮稱家有無而損益之先是兄彥瑜卒于官其子某函骨歸寓於永嘉李田僧舍既而某死弗克葬至是命子年翼增高育畢其素志言訖涕泣嗚咽奄忽

告終官僚朋舊詣喪次弔哭盡哀配陳氏大晉望族賢于內助子男四年恕年煥年顯皆側室出恕煥早亡年翼嫡出女二壻潘嗣宗其一卽高育生於元至正壬寅壽七十有八葬之兆邑淸泉鄉馬奧第一山窆之期卒之明年三月某日年翼育遵治命抵僧舍求伯氏遺骸物色得於衆函中無題識舉函將剖而驗之函應手而解中得片紙署姓氏遂迎歸窆與公同兆人又以公至誠孚契也銘曰

孝友之行通神明兮衆善具翕信有徵兮士論與歸垂令名兮勒銘山岡子孫其承兮

翰林編修林庭翊墓誌銘按永嘉縣志儒林有傳

庭翊吾鄉之英俊才也少聰慧讀書過目成誦長充郡學生日益加進若川增泉湧師友皆器異之宣德丙午中鄉學藩憲喜

得佳士擬其策刻置小錄中會試廷對登進士第用永樂故事
選進內閣讀書爲庶吉士充二十八宿之列月試季考俾益精
其業淮入覲每見閣下榜揭高下等第庭翊多在前列宣宗皇
帝又時御文華殿親洒宸翰命題考試亦如之今上皇帝卽位
賚以白金勸勵益至尋蒙恩旨取其拔萃者擢職翰林庭翊除
編脩先已嬰疾請告命下而疾革越二旬而卒是爲宣德乙卯
九月十五日也春秋纔三十有八嗚呼庭翊不獨有其才而復
優於德襟度寬裕和平言溫而行確容貌怡然未嘗有慍怒意
同列喜與之交如飲醇醪不覺心醉愚子采供事內廷余嘗命
其及門請益多所沾溉閣老大臣暨學士皆優禮過之聞其喪
傷悼至於隕涕嗚呼斯人而止於斯天道之不可必有若是夫
庭翊諱補其先系出莆田林氏遷居永嘉爲望族登仕籍者居

多高祖諱元仁曾祖諱以安祖諱悅數世隱居毓德父諱誨淳
謹簡朴淡泊自守不事奔競母劉氏內行嚴飭人咸謂庭翊之
才之德皆先世積累所致娶金氏紀善原祺女生男嗣方在襁
褓庭翊卒時囊槖罄懸賴衆賻舉喪從子毅扶櫬南還兄庭恭
迎至中途而與之遇以正統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吹臺鄉
雲霞嶼祔先塋也嗚呼庭翊今其已矣使老親不得以爲子幼
子不得以爲父斯文失此良友茫茫九原悲痛何極抆淚濡毫
爲之銘曰

玉成器兮就毀錦方張兮斷織吁嗟乎庭翊孰不拊膺而嘆惜
親老而不得終祿養之榮子幼而不得復顧呱呱之泣天實爲
之雖痛何益也雲霞之原祖塋之側體魄遄歸安此窀穸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七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八 原卷之十二

歸田稿

黃淮 宗豫

衆山山人應君墓誌銘

余謝病歸田未久也鄰邑逢掖之士應君尙履暨君玄孫介樂
成嘗誠來謁余喜有得朋之樂促席劇談應君答問如建瓴蔡
君亦彬彬雅飭款留數日別去正統戊午春應君攜從子律門
人盧爵復來惠訪適余屛處山菴泛舟徑造挾譜牒徵余序留
三宿而夙疾作蹔爾言歸疾稍間馳書抵余論作記之法余擬
答未發也而君之訃至矣嗚呼痛哉夫何奪吾良友若是之速
也玄孫之子𤍠亦君之門人偕盧爵奉君從兄教授謨所述行
狀來請銘其墓義不可辭於是反袂拭涕次第其事序而銘諸
君諱宗祥尙履其字也天資穎異幼卽屹然有巨志其讀書積

卷涉目輒成誦以故學博而強記未及紀鼓吻學吟時出
鄉老長如伯眞徐公大昌余公皆優禮奬掖稱爲小友
長從明師辨質淬礪恒以古道自期夜誦率至四鼓疑有未釋
遂達旦不寐若苦於睡魔則懸髻牀屛以示警父母憂其夙抱
羸疾禁止之稍輟而復讀自壯至老益肆力窮搜發爲文章抑
揚開闔隨意所至要其歸一本於理詩尤勁嚴古雅不自貶以
趨世好其處己應務也宅心夷曠制行峻潔紛華貨利澹無所
容麤衣糲飯裕如也家貧親老設帳授徒以供滫瀡父老毳服
食臥起身任其勞遇宗族篤于義先世田廬讓而弗較與人交
傾心吐膽不設町畦亦不阿意苟容善則稱揚惡則規諷卽有
所拂逆未嘗有變色識覽尤精確人之臧否得喪舉不能遁其
情其出處大節也永樂間嘗從邑庠諸生游而厭爲科場文至

有南轅北轍之相戾於是拂袖而歸構溪南書屋于澧川之上號象山山人以見志遠近負笈而至者日益衆隨其所業剖析精微弗明弗措暇則危坐一室左圖右史薰爐茗椀悠然自得客至款語終日率關乎世教而和氣充溢可挹名門大族設行窩延致亦忻然赴之貴流雅士過其里多往就見邑之賢大夫嘗遇以賓師之禮屬脩郡邑志延就筆削懇懇致力禮部郎中孫原貞觀臨程督尤加敬羨朋舊在顯位者交章薦之俱以疾辭語人曰吾非薄功名而不爲也顧吾命分所安寧舍己以徇人耶好遊覽名山勝境追話古人遺蹟閩嘗一抵金陵後再遊錢塘而歸皆有紀行之集生平數困於疾然未嘗以疾而廢業已未冬疾作呼諸子謂曰吾病殆不能支然未可以戚吾父吾瞑目後若等當竭力致養庶可少紓終天之恨詰朝族姻故舊

咸來候安否起擁衾坐口占一律以謝音節意趣不異平昔諸弟子嗚咽出涕讙曰生寄死歸茲理之常幸自勉以圖樹立哀傷無益也反席未安而卒若翁臨視哭之慟聞者莫不悲愴是月之望也計其歷年僅五十有六尋弟子痛念其師學弗究其施相與稽諸輿論士有易名著於禮經略倣貞曜故事私謚曰文貞昭厥志也君之系序出自晉觀陽列侯詹宋初曰宗翰者由永康徙居黃巖三傳至輔仕至大諫侍講緝熙殿卒贈少師又五傳至諱泰亨者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宥翁元黃巖州學正祖諱虞紹興路蘭亭書院山長知元將亡謝事還家父濟賓隱居自佚年八十有五尚無恙母王氏早卒配同邑潘氏善理內政亦先卒子男三闓闡嫡出周庶出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銘曰

玉蘊於璞兮其光煒如匪雕匪琢兮完質以歸養弗克終兮數不可違令名永垂兮人孰與俱溪南之山兮龍虎趨安此吉壤兮慶有餘大書深刻兮慰我遐思靈或感舊兮寧不一瞬而嗟咨

愚菴處士陳公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義行有傳

處士諱銓字叔權行洪八姓陳氏愚菴其別號也先生居 之長沙赤岸唐末有曰鐔者仕至汀州刺史生子六人五季閒避亂徙居瀛之橫陽北山第五府君自北山析居永嘉雁池九傳至泉州判官錞再遷淸政里曾祖諱文煥尚宋宗室女任贛州會昌縣尹祖諱言父諱必之母盧氏秦氏處士秦出也生而秀穎不凡蚤失怙恃世父竹菴訓育之稍長遣從時鳴張先生學涉獵經史尤精算數法持身端謹孝友慈祥人無閒言甫成童

世父歿治喪無違制平居必正衣巾不狎闠闤不尚華靡善談論而無矜遽色鄉之大夫士咸器重之尤致謹於祀先構祠堂於居室之東儀度一遵家禮脩宗譜以聚族歲正月八日會族人辨昭穆敘長幼列拜祠下以篤親親之義治家惟勤儉是尚教子以耕讀爲本交朋友以信實處隣里以謙和五尺童子撫之必以誠貧賄不甚豐而樂於賙卹人或告急探囊與之不靳鄉族有喪葬事輸情竭力以經營之嘗抵錢唐疾風暴作怒潮洶湧震蕩見有溺水將沒者亟命舟人捩舵拯救不從則又速之曰若能致力我當捐衣爲報舟人躍然赴援處士即解衣酬所諾溺者得脫於難拜謝問姓名頷而不答蓋不圖其報也處士識見敏達料事適中肯綮而不膠於私以故郡邑有疑政每咨決焉其言率便於官而不厲於民里社中衆惠居多暮年業

欲脫略塵累築別墅於泰清鄉葛巾藜杖布襪青鞋放情泉石
間遇有所得形諸歌詠名其集曰自怡嘗言但不悖天理不麗
國法不獲罪於親戚鄉黨適我願也正統辛酉正月末旬忽遘
疾未浹旬而疾病呼長子澂謂曰死生大數人所不免我死後
葬祭一於禮毋過期毋徇俗毋用釋道汝等宜自勵毋忝先訓
以全我素志瞑目無憾矣又嘗筆之爲編以示諸子二月五日
溘然告終享年六十有八配安人何氏貞靜柔嘉善於內助子
男三長卽澂次瀰次澡女一適黃韶孫男三操模榛女三澂等
卜以四月乙酉奉柩葬于吹臺鄉慈湖南山祖隴之傍遵遺命
也先期奉事狀求銘淮與處士有葭莩之親義分甚篤何敢辭
銘曰
吁嗟處士克愼厥德德非徒善踐履弗忒惠利所施莫甚拯溺

彼得生全我心則獲不以名聞尤見卓識仁者宜壽天道之常
弗克永年聞者嘆傷孰知冥冥報施有方嗇之於躬慶遠流長
南山之麓宰木蒼蒼勒銘焯行永世不忘

贈太常博士張公墓碑銘

皇上嗣登大寶祇率舊章推恩錫命寵賚廷臣太常寺博士臣
張淑以資品當受勅贈其父節官階如其子母胡氏贈孺人繼
母李氏封孺人既而淑以廉愼受薦拜監察御史出鎭江浙按
部至溫過淮泣拜請曰淑不幸早失怙恃叨蒙寵光下賁泉壤
例得立碑墓隧敢乞銘於下執事以侈上賜昭潛德先人沒而
不朽爲惠大矣淮辱命不敢固辭按狀序其顚末而系之以銘
公姓張氏字以堅節其諱也先世居雲中大同從元世祖征雲
南遂家焉子孫定居於郡之桂城村俗重門地稱之曰桂城張
氏自其父諱賢以上官達魯花赤者數人母某氏公與昆季多
在仕籍元季擾攘祖孫俱沒於兵惟公以世襲阿夔千戶獲守
先業聖朝混一區宇總兵西平侯以公舊官送上京師恩授直
隸徐州知州公辭以土官憨愚不能任民社之寄改靑州南龍
王海口巡檢兩經考績初調睢州唐縣鎭再調黃州團風鎭秩
滿三考改除重慶百節驛丞逾紀引年陳請詔許致仕還鄉是
爲永樂辛卯也公生於南荒鄉俗崇尙佛乘公自幼喜讀儒書
粗知大義兼通外典禮僧敬老一出至誠資稟剛介內不欺心
外不侮人居官以清白自持賴先世遺資以供日費尤好施與
解衣推食率視爲常事死無以斂送或爲之鬻棺或賻贈咸適
其用人來稱貸卽應其急不規規於求息力不能償焚其券蒙
其惠者居多晚年得三子喜宗訪有託教育謹甚儒先耆艾替

大君子至門或尊之爲師或禮之爲友款留累日亦未嘗有懈
怠意杯酌談論則命厥子從旁侍聽里社多稱公爲官伯卽中
州稱仕族長者也永樂丁酉年八月廿三日得疾而病享壽若
干城市之人來送殯者相繼於途莫不悲哀隕淚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于某山執紼引車者尤多淑爲嫡長公歿後六載以明
經中鄉舉宣德庚戌登進士第甲寅除太常博士正統己未遂
拜貤恩之命淑今任監察御史藉藉有能聲寵榮所被未艾也
次子淵嫡出智繼室出也孫女三長妙靈適同里趙繼嗚呼積
善餘慶著在易經觀於公可驗矣善不力者諉天爲不可必豈
理也哉爲之銘曰
惟公世胄有源委自北而南家業起欲逢更化同文軌振迅趨
朝見天子二紀歷官膺任使寸心湛若冰壺水暮年上疏乞致

仕解組翩然歸故里生平重義好施與儲祥積慶日云侈報施
有恒天道遍晩年得子端可喜保愛諄勤爲宗祀冢嗣英姿鍾
粹美地位淸高安素履顯休之命進未已我述銘詩昭厥始

存齋處士蔡君玄亇墓誌銘

宣德丁未冬余移疾退伏田里隣郡逢掖之士蔡君玄亇偕館
賓應君倘履不遠十舍許杖屨來謁二君儀度言論皆溫然雅
飭余甚敬愛留數日別去旣而應君一再往返而訃音至矣余
哭之甚哀而又爲之銘正統庚申夏四月蔡君復來惠訪余設
席於賜歸堂上投壺侑觴雜以笑謔子姪輩佐之以弦歌坐客
皆傾倒盡歡再留信宿而別旣還第六月十有四日奄至大故
而亦以訃聞詎意轉盼之間二友相繼淪謝若夫衰颯之懷何
以堪處嗚呼悲夫旣而君之冢嗣慶評奉憲僉陳公璣所述行

狀泣拜請銘其墓義不可辭爰次第其事序而銘之君諱智槐
姓蔡氏玄亇其字也先世自閩徙台之黃巖宦業行誼代有聞
人已具大父蓮峯府君墓志族屬始合而中分蓮峯規欲聚居
囑其子公初公養以成厥志公初君之父也君自幼習聞家庭
懿範屹如成人天資英敏讀書一二過輒成誦孝友之行不待
矯拂母馮氏早喪君年方及紀哀毀無違禮事父恭謹益至父
甞有疾躬治藥湯衣不解帶父歿而祖母盧氏垂白在堂服食
臥起身任其勞遇諸弟友愛惟均旦暮聚處必開陳大義諸弟
皆相率聽順弗逆弗怠君尤嚴於自治平居必整肅衣冠不苟
笑無惰容正色以率下歲時宴會立子姓於庭階誨之曰先府
君曁叔父同心協德復啓同居之義浚源培本深有望於後之
人即有不遵吾言家法具在以故內外千餘指斬斬焉不敢有

驕慢之氣是皆敦本之要務也君志定而行確才敏而慮周經
理家政纖悉有條著爲常式續書于家範夜寐未甞弛然以自
縱思有所得坐以待旦人莫能汨常曰古人有云惟勤有繼吾
優爲之不以爲勞以故充拓產業日益殷盛亦未甞事掊尅以
取盈舊廬猥於有宋日就淪圮且湫隘何能以容衆葺而廣之
以處族人別築室於其左崇堂華館以延接賓客建祠堂於正
寢之東置祭田以奉祀事奠享豢謁一遵文公成憲求余作記
以示來裔西建家塾貯書萬餘卷延名師以訓迪子弟姻戚願
學者咸萃焉倍價贖復先世墓田各置祠宇爲守視祭掃之所
重脩宗譜敘族繫俾各知所本是皆家政之大者也君於歲入
積而能散惟義是務不較戚疏遠族處他鄉不能自存者爲築
室招徠安集之死不能葬長不能婚嫁者量輕重捐貲相之且

歲出穀二百斛以賑其匱乏族弟玄脩客死殊方君跋涉水陸
歸其櫬葬之舅氏于俊長賦于鄉當徵稅而物故有司督責峻
急弱息藐焉無所措君奮爲之計徵不足者助以代庚又有子
壽者年老無子衣食無所仰君月給穀四斛歲帛二縑喪葬一
爲已責姊壻潘從心卒金陵旅邸君爲返葬甚厚其孤洒甫三
歲鞠育猶己子比長授室以相成厥家里人素未識面或以急
告亦極力拯援居常稱貸者視鄉里損息之一久不能償而折
券已責者捐粟率數千石爲區里長甚久徵斂常賦旁應雜差
不疾不徐事集而民不擾里有官田歲賦甚重額存而實虧民
多困之歲積穀代其輸以故無質妻鬻子之苦是皆惠之大者
君率視爲常事也然而剛介不屈嫉惡尤勝有惡少投不見容
誣之以罪冀以立威君毅然奮白其事由是憸人畏服無復異

辭有不平事輒來求質折以片言率皆剖析邑有劇務及事有
所疑亦多倚任而咨詢焉君軀幹不踰中人度量寬廣而風致
洒然與人交重信義無始終炎涼之態迺高朋雅士款留旬月
未嘗厭倦海內名士嘗接見者書禮存問無虛歲裝潢成卷時
復披閱以致景仰之意中年後益務脩省嘗取持心之義扁其
燕處曰存齋暇則焚香跪坐斂凝心神玩繹經史資益聞見或
有所得多發於賦詠有集藏于家良晨美景輒與騷人墨客登
山臨水探奇攬秀庭宇多植佳花名木時當敷蘤延賓賞玩把
酒賦詩窮歡娛而後已倡和之集人多傳誦焉君生於洪武乙
丑八月廿日歷年五十有六配同邑烏山盧氏端靜淑慎內助
允協子男五慶評慶陞慶堅嫡出俱有文行慶堅爲邑庠生慶
培慶亘庶出女一亦嫡出金聚其壻也孫男一守謙孫女二葬

期某月某日兆在居邑靖化鄉橫溪之原爲之銘曰
善積厥躬家政聿崇表式鄉閭兮羣情仰德視聽不惑信義所
孚兮稍出鋒鍔正氣莫奪範我馳驅兮惠慈旁施盎若春熙無
間戚疏兮翕張隨時令譽攸歸自視若虛兮實嗣克家斥彼紛
拏泉石與俱兮日未云昃鼓缶何迫竟隕淵珠兮我思若人賦
戀停雲空展篋書兮墓門有石我銘斯刻終古不渝兮遺澤尙
存貽爾後昆惟善是圖兮

耕雨處士葉本源甫墓誌銘

黃巖於余家爲隣壤邑有淳謹好古之士曰應君倘履與余交
甚洽間嘗與余言姻戚曰葉氏本源者行確而志勤葉欲進見
而未敢瀆也余竊識之應君既捐館本源之嫡嗣公獻介君之
從子律通刺進拜于階戺間扣其父之起居涕泣言曰不幸先
君子棄諸孤五載矣先師兼山公未卒之數月敍述行狀具在
敢藉此以徼銘於大人先生能不以微末見拒是先人雖沒猶
生也余因悲本源欲見而不克遂烏可無以慰靈爽於九原乎
按狀本源諱宗祭姓葉氏本源其字也蚤失怙極力致養以悅
其母兄弟義不分忍析花朝月夕同聚一堂之上奉觴上壽綵
服相輝塤篪協韻喜動慈顏本源狀貌瓌傑天資樸茂伊府紀
善原弘鮑先生家食時本源執經受學不事章句致力於躬行
故其終身操履篤實和易任眞鉤距之態絕之不忍聞經理家
政儉勤力本克振先業歲時奠享躬率子弟蒞祭事薦獻登降
悉遵禮度罔敢弗恭嘗曰吾爲葉氏宗子不幸少孤而先人命
名之意良有在也處宗族和而有制卹貧扶弱視爲分內事待
親舊接隣里一以忠信爲本無所銜媚而人自推服與人論議

言簡而善斷鄉曲事有可否請決而後安平居自奉甚薄見義
勇爲未嘗繫吝歉歲捐所有以賙人之急而不責其報士大夫
過從無虛日款接盡禮而治具豐潔或相與登山臨水以極觴
詠之樂至有留連下榻累日浹旬而不忍舍去鄉有仕而憩于
家行將赴任而裝橐不能治者捐貲以助之舅氏二喪浮殯淺
土爲築墳安厝仍割田以給其子優禮延師設塾以教子弟間
嘗陪席接談娓娓忘倦有疑義輒與辨析一日閱書之次呼諸
子謂曰吾生平所以少獲戾于士大夫以不敢自放於大閑之
外也苟有一毫自放之心則日用之間身之所接皆不由乎主
本矣雖欲不至於放辟邪侈不可得矣由是一門之內皆服膺
斯語一以謙謹自持出應公務退處鄉閭靡有陵傲怠忽之心
公論咸歸美於庭訓之所致諸子漸長卒能幹蠱於是別構耕

兩亭以爲休息之所課僮耕稼以自逸好事者多載酒從之遊贊善好古徐公太僕衣進趙公御史翼成曹公素有斯文之契嘗自京師寄詩以發其趣邑人歆羨焉本源生於洪武辛亥八月三日卒於正統丙辰六月六日享壽六十有六其世胄本出閩中唐末有諱振者兄弟三人避冠同來台州散處各邑長居寧海仲居仙居季遷黃巖靖化鄉遂爲黃巖人八傳至耿贅于邑南方巖鄉王氏遂家焉生應輔登嘉定吳潛榜進士第歷仕至敷文閣待制再傳生士充潛心易學制行峻潔是爲本源之高祖也曾祖居遷平陽州學正祖龍父克權母徐氏宋秘書少監似道九世孫女苦節懿行事具編修鄭好義所爲傳配同里王氏慈慧恭順逮事老姑雖嚴而得其歡心閫內諸務綜理精密諸婦恪遵靡違本源之力於爲善及充拓舊業相助之力居

多後本源七月卒享壽六十有五丈夫子五人長公翰先五年卒次公獻公佾俱王氏出公述公著庶出女一亦王氏出同里邵胤其壻焉孫男九人泰陽溥永淤澍沈澈洌孫女三葬于卒之年某月兆在所居曹山之原厥配葬在某年月日與夫合窆請銘則在庚申冬十一月也銘曰

古昔觀人諗諸取友應雖云亡言猶未久本源之行歷歷可究爰自家庭達於鄉邦生有令聞歿有餘芳徵其歷年壽不掩德天道昭明報匪終嗇儲祥集慶施及後人嗣續綿延雖歿而存延州掛劍協彼心許我銘斯刻亦復爾耳曹山獻秀宰木聯陰雙璧合藏過者必欽

黃巖儒學生葛天正甫墓誌銘

黃巖葛天正甫之爲儒學生也同門皆推許之不幸未克用而卒葬後十有五年其孤源永奉舅氏上海儒學訓導徐研所述行狀不遠十舍許造余階庭泣拜請銘其墓道之石余重其誠孝遂不復辭按狀天正諱永年葛其姓天正其字也先世居丹陽九世祖祜宋建炎間黃巖令民懷其惠子孫不忍舍遂家于邑之東山高祖諱元芝又徙居仁風鄉少從伯兄元成元直二先生學二先生則永嘉葉水心入室弟子也曾祖諱彬元從仕郎廣東宣慰司都事祖諱復中父諱道璋母楊氏天正資稟莊重而穎敏方齔喪父哀毀如成人洪武庚午年方十二伯兄以徵稅愆期繫獄母歎曰吾家內外諸事悉倚此兒今被繫爲之奈何天正告母毋憂毅然赴官請代伯兄遂得脫鄉里皆知其大志乙亥伯兄以姻親累逮繫赴京天正未冠與之偕行列詞訴寃理刑官壯其言兄得釋歸抵杭而卒行橐無遺貲同行

焚尸函骨以歸天正哀痛而他無所計訴於逆旅主人陳氏貸錢治喪陳氏初未之識也重其義慨然諾之由是棺殮畢具舁櫬歸葬天正感佩陳之大惠倍息償其貸歲遣人餽贈問候起居久而弗替嫂陳氏歸伯兄七日而夫遠行竟成死別守節三十年天正事之盡禮而嫂氏安之殊不覺嫠居之苦也姊適王氏夫亦早亡遺息方晬貧無所依天正迎歸育其孤及長畢婚娶置田宅俾王氏之祀不爲若敖氏之餒從曾叔祖母馮氏一子從戎悴然孑立天正養生送死始終不違再從兄光顯歿無以爲殮亦任爲己責里嘗困於歲歉道殣相望倣黔敖故事設糜粥以食餓者全活甚衆隣有楊姓者獲戾當械繫赴秋官室如懸磬欲自經天正煦嫗之捐白金以充其路費楊藉所資貰罪輸役以歸踵門拜謝曰微命公所賜也先是天正世業

殷盛洪武初厥祖以閭右長胥賦于鄕多至萬餘石乃父承其役歲久民漸凋瘵稅賦額存而實耗率多代庚橫費尤夥家業日益落天正賴母氏勤儉維持於內而又能竭力以經營於外不亟不徐適中肯綮於是荐復舊規故得畯其羸以廣利濟族里懷其惠者居多所書特其大者而已平居處己剛介而不阿端人正士與之游久而益親議詐佻薄者面折無隱情以故善者懷而惡者忌天正侃然一不以芥於胸中奉親應務之暇雅好讀書里社推薦補邑庠弟子員教授沈公貞授以疏通知遠之學深有造詣羣書涉獵大義書翰甚得張懷芝筆法年甫強其同列諸偕往就試愀然曰吾母子遺家不造艱苦百罹爰及今玆方圖色養以致區區尙忍一日暫離膝下乎令伯所謂報國之日長不敢忘也奈何天不假年洪熙改元正月四日以疾息垂絕呼諸子謂曰修短定數夫復何憾吾母年幾八十而弗克終養終天之痛曷其有極汝等竭力承順使吾母忘其悲戚以慰我于九原斯爲孝矣語畢而逝母睇之拊膺號慟仰天嘆曰老身失此佳子生復何爲聞者莫不隕涕天正生於洪武巳未歷年四十有七配徐氏邑庠司訓茂之女兵部侍郎靜齋公之猶子研之姊也子男五長源汞次源瀟爲世父永甯後次源沆源滉源湛孫男九楔模樛楫栒桯桁檳椅孫女四葬以卒之又明年十月二十五日兆在永甯鄕仙巖山嗚呼天正惠之及人者非僂指可既年未及中壽舍老親而長往陰德之報何在乎幼學壯行士之素志蘊蓄至於強仕而不沾一命以大其所施抑又可悲也夫雖然有子以承厥志歿猶不死也爲之銘曰

謂天無意於若人耶夫既與之以溫恭惠順之美實謂天有意於若人耶曷不俟其成而隕其實吁嗟彼蒼理也何窮仙巖之山生氣勃鬱奕世有輝永保貞吉

息耕處士應尙惠甫墓誌銘

應姬姓武之穆也子孫以國爲氏散處四方代有宦業自晉觀陽烈侯詹來永康延及於宋有曰宗翰者徙居黃巖三傳至輔仕至諫官侍講緝熙殿贈少師又五傳至諱泰亨者處士尙惠之高祖也曾祖諱肖翁元判溫州路瑞安州事祖諱馬父諱彝賓二世隱居毓德母柳氏尙惠諱渭別號息耕尙惠其字也風采俊邁度量軒豁少有大志爲鄕老所推許讀書篤於踐履不以諷誦剽竊爲工壯年英氣雲蒸川涌嘗以古豪傑自期開口論古今理亂得失恨不親身可否於其間同列皆驚異之事親寢疾躬治湯藥衣不解帶父歿居喪哀毀踰禮母嫠居之謹甚先意承顏　得其歡　揭思養二字于堂識其　亡事存象盡之意季父貧不能自存迎養于家比終殮葬禮無不備仲氏請析居田廬讓而後取所得率皆磽薄蕪廢然而徭役之需急於辦集不較彼此禮遇厥弟如賓友終其身未嘗有秋毫拂戾意待族屬惠而不褻子姓嗜學者奬勵以成其美匱乏者賙之懦弱者扶植之塚舍兆域見侵於強宗者復而經理之以故宗族皆倚賴焉生平愼交接敦信義親舊告急必扶掖左右以紓其所苦有意氣相感而未經半面之識者一旦扣門求貸捐金倒篋弗吝也其德之及人大率類此而未嘗有驕矜之色故人之親之如飲醇醪不覺心醉也尤篤于教子嘗誨之曰族祖良齋受業于晦菴文公之門得道學正傳嗣世子孫每以

閭右長賦於鄉日困於徵斂詩書之脉不絕如綫汝等可不思
所以振起之乎諸子少失矩度懲戒不貸祖謝自新乃已家法
嚴正人無間言永樂癸巳嘗遊京師鄉先達有任內職者多勸
之仕力以母老辭拂袖而歸居亡何知安寧州事邑人孫貞剡
其名薦于朝有司敦迫不得已將上道丁內艱而止遂絕意仕
進去邑南五十里許鏡川之上築息耕亭以爲佚老計賓客過
從之者款留觴咏盡歡而罷勉飲過量凝然不亂或嘯歌以自
快趣尚間曠不屑屑于生產而施與不倦中年後家業日益落
衣粗食糲泊如也惟酷嗜史學終始靡懈蓋亦多所資益焉永
樂辛丑七月初四日以疾卒於正寢距生之年洪武丁巳十二
月廿九日歷歲四十有五配同邑謝氏貞順有識量通習書史
大義婦儀母道族姻以爲表式先夫五月卒歷歲四　八男

子二長挺次　子女　其壻也孫男五續世　奉
世經世孫女　挺等以　年十月甲申奉柩　于邑之方
巖鄉新城山之原先是尙惠之從弟尙履與余篤斯文之義律
嘗從行拜余於山菴尙履既即世律奉其存日所述行狀來乞
銘義不可辭爲之銘曰
德之積行之力膺薦書進復息志彌堅壽何嗇孰尸之杳莫測
勒銘章奠玄宅昭令聞播無極

翰林庶吉士張士銓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儒林有傳

余執業於邑庠生銓方垂髫爲童子往來經其門與之遇作禮
甚謹見其丰神秀朗目光照人意其必能敏學心甚愛之弱冠
選充郡庠生果以聰慧聞未幾余賓興荐入仕途而士銓學日
茂長訓導宗起徐先生按名與祖平陽人洪武中爲溫州府學教授長於易士銓居
講下受教心領默契肆筆爲文發揮陰陽之妙賾不踰軌轍先
生喜得佳弟子同門相親者多資麗澤之益平居尤恂恂守禮
法雖盛暑衣冠未嘗去體嘗自謂讀書不躬行雖讀何爲孝友
之行藹然於家庭待族姻接隣里謙而不流人皆樂與之交永
樂乙酉應鄉舉占經魁試禮闈進對大廷登名第二甲賜進士
出身選入翰林充庶吉士進文淵閣預脩太祖實錄永樂大典
時余承乏兩制間嘗程督勤怠總裁而下咸謂其能尋以服勤
致疾且劇余趨赴寓館候問士銓據榻謂余曰君親恩未及報
而一旦至此其命也夫就案取韓栁文一帙遺余永訣仍以墓
銘見屬余曰子少安他事不邉慮也反席未久而卒余因經紀
其斂殯之事時從弟中城兵馬文振亦在側多致力焉是爲永
樂丁亥十月二十日也距生之年洪武壬子九月二十日春秋

三十有六子幼不能涉遠同門友朱良念其平昔契愛便道護
其柩返葬卒之明年十月十一日窆於吹臺鄉桐嶺金山之原
余養疾家居追念宿諾爰取事狀序而爲之銘士銓諱文選姓
張氏士銓其字也先世自閩遷溫之瑞安八世祖諱某仕宋架
閣再遷永嘉曾祖諱守振祖諱子成父諱勝初母陳氏配楊氏
有淑德孀居十七年卒子男二長慶餘克紹父業充郡學生次
慶存早喪嗚呼士銓以英俊之才有志於事功假之以年必能
振迅發越以光大其門閭奈何方及展步而殞於夭閼誠可悲
也銘曰
孰豐其才而遏於成孰厚其德而嗇於壽茲其爲未定之天者
歟胡爲乎冥寞而罔究桐嶺之陽山明水秀魂兮歸來用昌爾
後

裕菴曹處士墓誌銘

溫郡稱世家大族安固許峯曹氏其一也曹之先居閩之長溪五季間有曰霦者始遷許峯文獻相承世有宦業至宋曰逢時福州教授贈太中大夫太中生器遠禮部侍郎特進少傅諡文肅少傅生豳國子祭酒兼刑部侍郎祭酒生豳（孫仲容先生云據宋史豳爲叔遊從子非其孫也此誤）禮部侍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師諡文恭少師生履善贈朝議大夫朝議生良朋大理寺卿兼禮部侍郎自許峯徙居仁濟之西漵是爲永嘉之始祖也大理生清孫南雄州司戶處士之高祖也曾祖宏祖祖希曾父思正三世暫輟仕籍恬靜守業母陳氏宋郡馬復禮五世孫生母葉氏處士諱安字德安別號裕菴蚤喪父鞠於母氏自少志氣不凡恥狎羣童稍長儀宇龐厚資識朴茂從艮菴王先生授業學日進而行益確孝

養二母各盡其道事兄撫弟敬愛兼至睦族姻待鄉黨咸得其歡心與朋友交懇懇有誠談論辨析裨益滋多居常不嗜酒客過其家治具款洽竟日忘倦伯兄遠仕獨經理家事繇役繁劇而處之裕如上無忤而下無擾裕菴之稱自此始先是大理公築居西漵堂宇宏敞元時爲權勢占據歷百餘年不能復處士毅然曰先人之廬古人所重大理公手澤豈可委於他人而弗之顧乎於是訴於臬司悉復舊業撤朽脩廢煥然一新即今之所居也扁其堂曰脩齊冀以自勉堂之前後雜植名花佳果茂樹脩竹周垣迴護優游其間翛然有塵外之趣常曰此可以終吾年矣正統初元有司簡拔耆老協相民事以處士敦實可託強起之不得已應命持論公正致勤不懈或求直其不平者開諭以理義悉皆俛首聽受是由閭望益隆閭里加敬嘗誨諸子

曰我曹世膺簪組吾今老矣不能振祖抗宗汝等宜備身謹行毋替先緒因遣次子聰入郡庠而受學焉正統辛酉二月十三日感微疾卒于正寢距生之年洪武壬戌五月二十四日享壽六旬配余氏側室吳氏子男五欽恕聰敏謙恕謙側室出也女二王纘邢鑑其壻也孫男旦女某欽等卜以卒之明年十一月某日奉柩葬于祖隴之次先期衰絰奉婚媾之親司訓婁君孟寅所述世出行實乞銘嗚呼處士遠承文獻之胄而能謹於自治不墜先緒考終全歸可謂無愧者矣是宜銘銘曰

吹臺之鄉東耕之原是爲吉人之墓依厥祖父既安且固慶源弗斁以永延夫胤祚

善菴徐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義字宗禮姓徐氏西安咸寧陸海人高祖諱希孟曾祖

宋校書祖諱敏　八景　氏處士本伯父景子生七歲而父母卒出繼　爲嗣憐其幼孤鞠育甚謹處士亦孜孜敬順屹如成人語及所生輒嗚咽涕洟移時乃止景嵩偕其配相謂曰此子孝情深切雖不在喪側而心未嘗頃刻忘也移以事我何患其不至撫愛尤篤處士天資朴茂不事表襮長益脩飭儉以守約勤以幹蠱以故產業日滋善事父母先意承顏以悅其心徭役庶事身任勞勤不使毫末撓其慮遵命於邑之濛溪背山面流築善菴迎二親居之而父樂於靜便優游以延壽齡里人因以善菴爲處士之號云尤篤於教子家嗣恕既成童遣入郡庠充弟子員戒之曰吾家先世嘗占仕籍近代仕宋儒官宦業中輟汝宜篤志黽勉期底于成以振家聲恕敬承無怠處士待人一以和敬爲本自族姻以及隣里

罔不懷其厚德尤好施與里有張覺道喪不能舉處士若疾疢
在躬憂形于色亟贊壙以窆之隣女楊奴貧不能嫁捐貲給其
粧奩凡喪葬所資助及賑人匱乏頗多不能具述也永樂十五
年二月廿一日感微疾卒上遡其生之歲月元至正庚子十一
月十五日歲五十有八里人相與嘆嗟以爲善人不得其壽爲
可惜也卒後逾月葬于沙岡祖隴之側配張氏有淑德先二年
卒至是合葬焉子男六恕惠懋慇愨聰惠慤早亡女一適同里
高氏子孫男七女八恕在郡庠時學行優於同列且善書 秦
府永興王殿下嘗召寫長安志由國子生歷任懷慶保寧廣西
三府同知考最陞食四品祿遷温郡厥以律已寛以撫民敏以
集事深爲藩憲所倚注余以夙恙退伏田里每辱過弊舍慰安
情甚至間奉處士事狀請銘誼不可辭銘曰

怙恃繼承之託克 克敬 作善推其贏惠及鄉閭
德慶則有餘家嗣承休慶 轍會見貤恩光昭綸綍
勒銘于石告爾後昆永隆祚胤永世弗諼

東山處士郭公墓誌銘

處士諱彥通字以名姓郭氏高祖諱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
某俱不仕母某氏世居蓟之三河洪武初處士擇地南徙遷居
河南祥符邑里人因其所居稱曰東山處士其爲人也介直而
俶儻讀書通大義不屑屑於章句治家以勤儉嚴慎爲本與人
交務敦禮讓有過則相規恥爲諂媚態遇之者初若不可親浹
洽既久情意懇至率皆感激而不忍棄背也里人紛爭不決輒
來求直斷以片言兩造皆釋然而去家不甚殷而雅好施與姻
族里社有婚姻不能備禮喪不能舉者處士捐財以資其費食
不充者餽米以給之東郭買田數頃歲蓄其半農耕時貸人爲
種有不能償者折券已責無吝色一日浴於市中浴室得遺物
一襲重甚意必金銀也密護視之託疾作遲留以待索者俄而
一商號泣而來處士詰之商曰數年奔走道途備嘗艱苦積金
五十三片金環一對囊盛之浴於此而遽去遺囊不審何人所
得吾家妻子何以瞻餘生言畢頓足大慟處士曰若毋苦我頃
得囊物未嘗啓緘發囊驗之與言合竟納還商喜過望舉數片
酬之處士曰我利爾物持去矣既歸於爾何以謝爲商再拜而
去處士重義輕財多類此處士娶葛氏久不孕一夕夢神人告
之曰汝平生好善樂施惠及人者深將有良嗣以光大門閭覺
而異之及朞果生一子質美異常兒因名曰良徵夢兆也繼生
二子曰恭曰敬良既成童器宇不凡遣入學充廩膳生學日

賓興入太學選入文淵閣 脩竣事擢工科給事
就養居無何宗祀在念 而歸良陞都給事中超職江西
憲副方欲遣人奉迎而訃音至矣處士生於元至正辛卯卒於
今永樂庚子八月享壽七十厥配先處士三十八年卒繼室張
氏亦先卒再娶張氏後處士十七年卒先是良丁父喪起復陞
順天府尹階嘉議大夫未終考復陞山東左參政雖由良之才
能簡在宸衷疊承寵眷蓋亦處士積德垂慶之所致也處士葬
有年而墓石未立良具事狀介温郡太守劉公自牧請銘爲之
銘曰
善積自躬慶貽後嗣報施之理孰曰無據吉壤在原既固既安
昭德揭辭過者式焉

澄菴章處士墓誌銘

正統丁巳七月六日澄菴章處士卒於郡城正平里之甥館又明年七月十九日配劉氏亦卒其孤文舉將奉柩合葬先期奉事狀乞銘處士諱宸浩字彥清姓章氏其先閩之浦城人後唐有曰仔鈞者仕至太傅生得象相宋仁宗封郇國公再傳生固歷仕祕書遷職外補溫郡卒于官子某幼弗克返葬卜吉永嘉清通鄉雲嶺至今世居之祕書三傳至文閣狀貌瑰傑膽略雄鋭部領鄉之驍勇屢却睦寇方臘卒于軍以功贈驃騎上將軍忠惠侯國朝褒其死節封章忠惠侯之神立廟城南著爲常祀是爲雲嶺之最顯者也曾祖諱善士祖諱斗龍父諱得協俱弗仕母袁山鄭氏處士蚤喪父克自樹立剛介質直不事表襮比壯從鄉先生學求知大義孝友之行人無間言處士於次爲仲子以母命出贅劉氏劉之子尚幼家務悉諉之處士勤慎儉約

經理咸適其宜外姑項氏心說其能時還家庭觀省其母候視其兄若弟未嘗廢禮既而妻之兄弟日漸成長秉誠（按名安建文己卯舉人）由鄉貢歷任閩縣教諭秉彝（按名安定永樂戊戌進士）舉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弗克內顧處士奉外姑涖家政益謹弗懈構堂宇以廣其居增產業以資其食歲時攝祭必躬必誠兩家間歲充里社之長率倚處士爲重處士小心敬慎其持己也固其待人也恕以敬上無廢事而下不擾人多歸心焉故里雲嶺徑路傾圮處士捐資平治以便徒旅往來貧乏求貸輟己所有與之力不能償者折券已責無吝色樂善好施多類此平居頗嗜飲食客至必具酒肴舉觴勸酬醉則雅歌以相歡襟抱灑然不滯於物晚年子能幹蠱於是屏斥塵累往來故鄉倘徉泉石爲佚老計俄忽遘疾而卒距生之年洪武己酉四月三日享壽六十有九

厥媲淑慧柔嘉女紅中饋各稱其能相夫起家內外允協生於吳元年丁未十月十九日壽七十有三子男一即文舉女三壻陳瑀湯聰王廣孫男御女幼合葬以正統辛酉十二月初四日其兆在建牙鄉溪西之原余與處士居聯桑梓徵其行實與狀迹相符遂不辭而爲之銘曰

猗嗟處士紹美華宗出贅于劉母命是從德均兩族譽藹鄉邦年幾中壽委順考終溪西之山歸焉堂封婉彼令淑託體攸同慶善之吉子孫其逢

陳母汪氏安人墓誌銘

安人諱珮行彬四產于永嘉沙城望族之汪氏父諱思永母侯氏幼有淑質習女工不煩姆訓父母鍾愛之擇所宜歸適同里陳廙時年二十有九陳世以貲雄于鄉廙之父諱麟承世業隸

役鹺場長百夫端慎自持而役重費殷貲產日耗安人爲介婦事上待下相助家事克謹禮度廙二兄童慶父卒慶執役坐累法司遣人追逮慶先遁出逮者追及童廙以兄承宗祀奮然引咎就執議罪輪作竟卒役所安人時年三十有二聞計拊膺大慟幾至殞絕顧念孤子辰方三歲不可不育忍死抱遺孤指天誓曰夫往矣存者此一息耳賴天覆庇俾有成立他日瞑目無愧於地下足矣志或中更冥冥殛之聞者莫不酸心既而童慶相繼坐役事淪歿遠方安人母子煢煢孑立諸兄弟行時盡質產業充路費安人日用無所須躬自織紝以自給而鹽筴具有常賦業耗而役存豪右惡少乘隙陵侮抑配以流亡逋負俾代庚多方摇撼以奪其志姻戚佐令訴于當道安人泣曰未亡人何面目與人較曲直於是竭囊橐遺飾以輸官數殷輸莫能繼

遏抑苦楚志愈堅而防愼愈至陵侮者感悔相謂曰烈哉女丈夫也吾儕徒稔惡耳自是事漸平釋不幸復値歲歉安人左支右吾不爽其宜子稍長遣就學諄諄敎戒子亦自知砥礪遵承罔怠既克家漸次圖復業曰充裕安人始獲寧居年彌高而聰明不衰綢繆家政纚纚有條蓋由勤苦素習不敢安逸也辰念母氏劬勞創北堂以佚其居禮部郎中黃養正大書節義揭諸楣間并著其夫引咎之厚德也歲時令節升堂上壽安人鶴髮童顔笑語從容子婦率諸孫次第奉觴安人亦怡然自慶和氣充溢被及里閭有識者嘖嘖稱道以爲天道佑善之應正統已未二月得疾且革謂子婦曰吾家既破而復完將斁而復振昔日期無愧乎而父今其庶幾矣乎俄頃而逝距生之年元至正乙未十一月二十日享壽八十有五辰之婦朱氏孫男七頍潭

柔晏且厚延女二長適王度次在室曾孫男四樣相植札女一卜以癸亥六月丁酉奉柩葬于所居里之井町山辰與余談甚洽嘗奉母行實求爲著傳今又以葬銘懇請至再蓋不待徵諸事狀而其事已詳爲之銘曰

婦德攸先曰順與節順以承家節以致潔婉彼令淑懿行昭晣艱險備嘗志定莫奪傾否就亨孫曾在列茂享遐齡崇躋耄耋天報德善不爽豪髮玉甌鄉山佳氣鬱勃兆閾有嚴過者勿越

雲菴處士墓誌銘

永嘉楠溪著姓潘氏其先括蒼木溪人宋有曰犨者遊覽至溫愛楠溪山水之勝遂卜居水南金倉山之陽犨生習仕宋評事生二子長泰次暘泰涉獵經史旁通堪輿家術隣壤有地曰梧岡連雪不積意爲和氣所鍾復徙居焉泰生敬再傳震分敎郡庠是爲處士之高祖也曾祖諱望祖諱闓父諱讓三世相承不樂仕進務積善以樹本母邵氏韶川望族處士以元至正癸巳二月十八日生諱龍字起潛行陞十四資稟穎悟蚤喪父養母唯謹母亦喜其善繼恬然自適稍長從梅南元善陳先生學業日茂長質厚而持益固屏斥華靡致力儉勤善治生產而不以朘削爲能寅奉祭祀而必致豐潔待族姻和而不流接賓客敬而有恒公私酬應上下交際各適其宜嘗以閭右充糧里之長處子姓特勢作威也則朝夕戒勗之處居民困乏通竄也則寬貸撫循之至或賦稅有不能庚者率代輸以濟其急以故人多歸心焉從子二幼失怙撫之如已出厥既成立乃中分財產無所低昂年向暮常自嘆曰茂松淸泉消搖山谷吾家故事深竊慕之勢未可爲也今焉老倦于勤諸子頗克家幹蠱之勞有託

矣逝將息肩散 以逸吾志不亦可乎於是構別墅於旁近扁曰雲菴蓋取雲出岫知還之意且日焚香危坐披閱經典以淸心靜慮天宇澄霽時與賓客徜徉談笑瞻望雲物卷舒悠然有所契勢利是非一毫不芥于胸中人皆稱其爲達識也一夕忽遘微疾諸子姪告語之大要勉其敦仁存古道勿墜先緒既溘然委順是爲正統丁巳九月廿一日享壽八十有六娶蓮川徐氏淑柔貞靜先處士卒子男三寬紹普女一適同邑邵仲長孫男七禾勳偶毓品某 曾孫男四以卒之又明年奉處士柩安厝于祖隴之次先期來求銘烏乎處士承詩書之冑惇仁廣惠被于鄉閭身躋上壽優游考終可謂五福具全者矣是宜銘銘曰

潘爲望族世簪纓兮仕籍中輟 幽貞兮猗歟處士善繼承兮

仁乎義浹衆所憑兮謙撝內固靡驕盈兮輿論同歸重鄉評兮
壽富康寧信可徵兮先隴之側鬱彼佳城兮慶佑遐敷子孫繩
繩兮

義民施永鉉甫墓誌銘

皇上重念民食之艱　思患預防
儲蓄者聽於是　鉉仰
體　心懷感奮
朝廷
賜璽
華扶
以按原本此下空八行計缺一百九十四字
而不

景定
象丞承信郎　橋趙公希
定居焉　生希傳　自幼
仕　裕　永鉉高曾　先緒益奮
明不　蚤喪父克自　立母誠以

黃　淮　宗豫

碑誌

贈指揮僉事李公墓碑銘

公諱良字公讓姓李氏其先河間人曾祖諱
諱泰母高氏公自幼岐嶷不凡平居凝然無戲色　長就
通大義投筆作色而言曰大丈夫苟能立志抵掌可以取功名
安能俛首事鉛槧乎哉比壯徙居滑洪武初選備侍衛練武事
以　閱操爲伍長逮奉天靖難公在行間踴躍奮厲圖以自
效所向克捷蒙恩授典使未幾得疾舊壘中枕戈而臥疾且
而起揚眉作勢若將赴鬭狀拊髀長嘯者三既而歎曰命矣
夫吾憊矣不復能圖報矣幸有子以成吾志瞑目何憾

卒是爲庚辰十二月甲辰也距生之年元至正戊子正月
享壽五十有三訃聞其子得制匍匐扶櫬歸葬魏村遂築其故業
益著勞勩事平論功陞錦衣副千戶公以推恩之命　武
軍管軍副千戶配張氏贈宜人子男一卽得謙和勤敏綽有能
聲官長倚任之女一適百戶楊政孫男二弘弼女四人得追念
公葬時事嚴弗克備禮墓地卽湫隘恐不足以安體魄言及卽
流涕卜以永樂己亥正月甲寅遷葬于施義鄉之原甲辰冬得
陞旗手衛指揮僉事復調錦衣衛公加贈明威將軍　如其子
配贈淑人制當立碑墓道狀其行請銘嗚呼公　民際風
雲之會身榮名遂克昌厥後史稱有志按原缺五字矣是宜書銘曰
孰不勵志克濟良難孰不　孔艱　兩全
瞻彼新阡松柏丸丸　銘于石昭[illegible]慶源慶源　恩

既庶既蕃永矢弗諼

處士黎公墓誌銘

韞之寧都有篤行之君子曰東皐處士卒葬若干年仲子諒任處州府推官以事至溫奉執友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陳公所述世出事狀謁余請銘將勒諸墓道狀論次甚詳摭其大者序而銘曰公諱徵字大成姓黎氏世爲寧都望族唐慶曆中有諱度者爲虔化縣令傳六世曰球梁推忠定難翊聖功臣檢校太傳守虔州刺史百勝軍節度觀察使子雋奉勅差充受納上供

評官又四世曰思義宋大理評事簪紱科第先後世承公之祖諱迪吉父諱明初隱居號德教諭鄉里母某氏公生於前丙午十月廿三日資稟純孝幼有大志不狎羣童八歲喪母嘗肉

口父憐其弱強之食悲泣哽絫食不下咽也免喪受學庭

訓嚴而善承書數過背誦不忘稍長慨然興念家之食指衆而產業薄貽父兄憂亟請客於近壤閩浙間冀得什一之贏以奉甘旨　經費取予一依於義不事鉤距以較低昂仍挾書以行遇名公碩士求與講明理道及古人臧否以廣才識其心休休然忘其身在客旅也然而見義勇爲不避艱險洪武中邑有佻薄誣告僞鈔者四十餘家公之父兄弟姪咸絓罪籍時在寓邸一夕心忽震恐馳歸稔知所陷狀趍闕陳訴事覈辭直上達聖聽爲之改容勅臬司速逮兩造覆按誣搆者伏辜衆皆釋免人賜鈔伍錠充道里費入謝畢稱公爲再生父母斂賜鈔歸之公斥之曰茲賴皇上聖明若得免於刑戮我何力焉賜鈔殊恩持歸以爲榮我何敢受衆皆歎呼拜謝而去永樂己亥兄復爲邑人誣陷械繫赴京迫速上道子幼家無傔次公析居二十餘

年即棄家事備資費追往護視後亦得白而歸同事有謝氏子者病危篤一僕且幾死見公喜甚託以後事藥之罔效竟卒公爲棺殮啓其篋甚充仍加封識舉其櫬擕扶羸僕以歸幷篋橐皆歸於其母母且慟且拜欲析遺資以謝辭別備白金加幣率族姻登門致禮固卻之凡若此者皆非常之變處之各盡其道而不有其功不利其私非惟今人所難古人殆不多見公之處常也居家惇行孝弟未嘗有惰容痛母早歿弗克盡菽水之歡恒以所欲養其母者致養於繼母繼母喜過望父喪哀毀骨立忌日慟哭如初喪葬祭身任其勞而必誠必敬推而至於睦姻族交朋友接隣里各得其歡心尤好施與賙窮恤匱率以爲常姊梅適溫氏者夫婦早亡撫養其婦女備資裝擇配而嫁之歲甲申大歉富室乘厄徼利穀價騰踴民遑遑無措公盡發其蓄

積貸而不取息困乏不責償全活者感其德稽顙籲天致束長生之祝公襟懷爽闓而善於辭令淸談偉論娓娓忘倦聽者不厭其煩里巷紛爭決以片言質者咸服其斷邑令器其才嘗以耆德舉辭不就中年後頗厭城市喧囂入事叢脞築別墅于邑東二里許號曰東皐淸隱日與故舊徜徉林泉以取適焉宣德癸丑夏得疾劇長子諄侍左右時諒爲國子生公自意不及目既而諒歸若有神明啓之者遂與兄同奉湯藥退而嗚咽涕洟公謂曰生寄死歸固有定數何傷之有慨念從伯祖賢良先生舊有祠草廬文正公爲記久毀于火而碑刻尙存規欲重建割田若干畝供祀事未克遂願汝曹能繼吾志瞑目無憾矣二子應諾奄忽告終是年九月三十日也歷年六十有八遠近赴弔者哭之盡哀配管氏內助靜嘉閨閫嚴肅先公七年卒葬邑東

山之原丈夫子二諄邑庠生諒癸卯鄕貢用薦司法于括蒼郡號難治諒每權掌郡政威惠兼行民皆信服蓋由義方廸導之所致也孫男六曦純絹綱緖女四曾孫男十五瓚瓊琚瑋瑪瑛璉璘玫珉琛琮璽珂瑞正統丙辰十二月八日奉柩合葬與配同兆嗚呼公負俊偉之才浮沉鄕里中更坎壈致命遂志以保其身然而惠澤覃被使人沒齒不忘視彼操可致之權碌碌與莫木同腐者孰優孰劣迨將優游莫景奈何天不假年遽止於斯良可慨也傳曰嗇於躬者昌厥後豈其然乎銘曰

猗嗟若人兮哀茲衆美自身而家兮施及州里處常固難兮處變尤不易誠動天動兮孰敢余侮天有顯道兮德厚報侈胡耇期兮中壽云止二子承家兮慶源所委舒翹振華兮劬經嗜史仲先顯達兮進猶未已贈卹覃恩兮不遠伊邇天之定兮權

與於此雲仍濟美兮永光世祀

雲松居士陳君墓誌銘

君諱祖昂字仲軒姓陳氏世爲閩之長溪人五季時有曰似忠者博學多才學徒尊之曰東里先生宦游淵之樂成遂定居于玉環之東櫂是爲始遷之祖若干傳至仲軒仲軒之曾祖諱善暘祖諱公壽父諱思泰俱韜晦務本善行聞于鄕母瑤川朱氏仲軒生於洪武己酉十一月十九日資稟篤實而闓敏稍長卽有大志名與字稱其爲人父母愛之嘗撫其頂曰是兒必能振起吾家洪武丁卯倭寇數警詔徙瀕海居民於內地仲軒擧家遷居郡城隷戍籍其父久困煩囂鬱鬱不樂追慕外舅所居山明水秀壤地沃饒謀欲託迹而未遂也仲軒仰承父志奮力往瑤川經營締構築室隔嶼以據其勝名其堂曰順親迎父母就養以怡老焉二親先後沒既葬歲時上塚嗚呼涕泣猶未足以展其情遂於居室之西創樓若干楹扁曰追遠朝夕登樓焚香瞻拜如見親之顏色然至老不衰里人稱其孝無間言處昆季愛敬兼至撫育子姪均平如一遠客見之不知孰爲子孰爲姪也馭僮僕一以慈憫爲本羣下感化凡有驅策不令而從尤善治生產業日以殷盛薄於自奉而厚於恤人中年後雅喜皈依外教施及貧寠踵門求侼者以數百計發廩賑濟人飽之以飲食率皆歡忻贊嘆里人見其慈祥懇惻又卽其別號而稱之曰雲松居士云廩有贏餘假貸于人取息比鄕例殺其五分之一積逋貧無一償折券已償者甚衆朝廷募民出穀預備凶荒仲軒輸穀納官而不務取名其於興廢擧墜猶渴之甘飲郡邑文廟聖賢肖像捐貲繪飾邑之東嶽行宮歲久傾圮出己帑一新

之他如能仁白鶴巽吉諸名刹仙宮及橋梁道路悉皆協力脩治凡百義擧大率類此而於豪髮鈎距之事不涉於胸臆仲軒其可謂狷介之善人者非歟暮年後諸子姪克家擯置塵務遺逸泉石間與友朋觴咏以取樂正統壬戌十月十六日忽嬰微恙翛然而逝享壽七十有四配安人周氏端靜令淑內政克諧仲軒之勤敏起家樂善不倦相助之力居多子男六文穆文佑文倬文侃文儆文傑女三壻連覲劉傑趙應孫男六統綽露紺霽雷孫女七曾孫男一以卒之又明年十二月庚申奉柩葬于瑤川之原去先隴不遠而近蓋其在日所營壽藏也先期文穆謁余乞銘余自屏處田里與仲軒聞名而未嘗識面宣德末年秋余偕三四士友東遊鴈宕過其門見仲軒蒼然華髮率子姪序立道左迎余至其家旣成禮問候咲談從容和易是夕觴余

於順親堂上余謂其能順乎親則素行可知深竊敬羨囘轅復憩於其家後因其婿邑宰致仕林君文定爲求堂記知其行爲爲尤詳既有夙好銘不可辭爲之銘曰

人之百行莫先於孝卓哉陳君躬行允蹈推以澤物惠利孔周天道報施無善弗酬優游林泉享有多福顧視庭階森然蘭玉大耋居期委順全歸里有遺思令名永垂我述銘章勒諸墓石百世而下於焉考德

處士史公墓誌銘

河東處士以正統辛酉九月廿七日卒於正寢厥既襄事其仲子監察御史頤奉勅按部至溫謁弊廬　其事狀泣拜請銘將持歸刻諸墓石按狀處士諱泰字元亨姓史氏世居河東元季兵戈擾攘不寧厥居譜牒散逸莫究端緒　附還故里屋室鞠

爲瓦礫之墟惟郡城址石　山下先隴巋然獨存爰自高祖以下皆居郡城外處士以族屬日益殷盛析居郡城之內父諱某母某氏處士天資聰悟不幸早失怙恃居喪如成人音容雖遠言及輒烏咽涕洟胸襟坦蕩不設町畦嗜善如啖炙遠惡如避蠆遇人厄難極力拯救賙人困乏不吝倒囊平居語不及勢利事然而識時達變察是非審逆順定禍福明若蓍龜識者皆服其斷常與鄉人會飲談及刑獄處士怡然哂曰以吾爲人囹圄徒設也永樂中隣家斥產業求售處士捐貲與之貿易成券歲餘里有睨眦垂涎者嗾業主構辭覆取之有司弗能直處士舍之不與較旁人譏誚以爲懦弱處士曰訟之終凶易象垂戒吾豈以區區薄產俯僂訟庭辨曲直以取辱哉遂聽售者歸元價折券以釋爭誚者服其雅量謂人曰史公長者非吾儕所及也

尤篤於教子每遇明師即以禮延致之河南曹士正先生嚴重愼許可見頤狀貌瑰異勸令入頖庠充弟子員復登鄉貢分教井陘處士馳書致勉大率以忠勤和敬爲順頤歲積餘俸易白金奉親處士不自私分濟族姻之貧者弗克周乃嘆曰他日兒得寸進繼吾志可也子既成名處士益務韜晦人或以公事請託却之曰吾兒忝爲人師嚴義利之辨奈何老誖無檢而致誚可乎凂者慚而退處士生於甲辰二月廿六日壽七十有六娶鄉先生陳公汝器之女貞順靜嘉相夫以禮子男二長頤（按此頤字有誤）資素淳厚間嘗爲商不妄規利次即頤居官端謹有守是皆義方之教也頤服闋赴銓曹　其教成行　送柏府試之以政考居上　於是有御史之命不惟可以繼先志而寵光下賁泉壤亦可待也爲之銘曰

猗嗟處士惟善是履教行於家惠浹州里錫祐自天壽亦云侈慶澤敷遺施及賢子繡斧廌冠譽望日起贈卹有典不遠伊邇琢石勒辭用兆厥始

何君妻吳氏墓誌銘

給事中何君本清以宣德甲寅二月十九日喪其配吳孺人又明年正統丙辰十二月廿三日葬所居邑新城潭家原其子滌教授溫郡以父命奉主事丁芹所述事狀謁余請銘余與給事君夙有同朝之好誼不可辭孺人諱應弟字少卿吳之先世居四川重慶有諱宣者仕蜀之某官以孟昶外戚入宋居建昌南豐淸魚潭末孫某徙居新城之梅源幾傳至某復遷下村是爲孺人之父也母某氏孺人天資敏慧容儀謹飭不易言咲事親篤於孝敬年十四五製剪紙叔應手輒成且益達內治之要父

母鍾愛之愼選鉅族爲之壻何門閥與吳相埒給事君蚤有才名遂歸之何之族屬殷盛家規整肅孺人爲之婦恪守矩度內外酬應各適其宜每以不及逮事舅姑爲憾祭享之次時復洒淚君方正明敏蒞下以嚴重奴或有觸忤孺人委曲捍護已而遣人戒飭使之改悔女婢有過依太夫人舊規笞不過四五羣下皆感其德化無犯非理君起家鄉貢教諭福甯孺人經理家政益謹弗懈再至官遂與孺人偕往凡學政有所振舉必極力從臾尋陞海康縣丞孺人復與俱海康劇邑黎蜑雜居令久缺歲歉且多盜獄訟繁與禁重囚　盈百閱案牘至夜分喟然長歎孺人從旁諗曰君所閱得非死獄乎宜悉心求之毋厭淹或旁傷及非辜答曰　求　而不得　形於嗟嘅豈以煩恤哉由是感激其　益　致力蒙　者甚衆前人又嘗撤

爲田增稅額以邀功歲久新田隄決潮沒不可耕作舊田乏水而失收逋負抑配代庚民力既竭而鹽筴積欠又十餘年部檄遣官督辦民無所措君方規具奏牘而致詳於籌慮心懷隱憂孺人揣知其情謂曰人子事有不便告於親人臣政有不利訴于上徒憂不益也即日亟奏以聞蒙恩悉從蠲免命下歡聲旁及四境滿考書最預脩永樂大典久居京師由是有給事之命孺人縈於家事不獲侍左右擇良家女命男瓚送至官舍以奉服食宣德初元得請歸省丘隴祭祀三十餘墓嘉賓貴客無虛日孺人主饋烹治供具豐潔兼備而秩然有序族里咸稱其能君在京時嘗夢先都督廬汀舊址匠傭輩輸運材甓甚喜旁有一人儀容儼雅謂曰遲子歸可就也祭掃畢謀欲即事孺人乃出其節縮餘資庀材召匠楹堂宇三百以復舊規家之食指

數百衣食給足男婚女嫁各得其所皆由內助之力也尤好賙貧卹患時舂米若干積蓄餘布以賑飢寒之求蒙惠者衆君致政還家正欲同享遐齡甫二載孺人忽感微疾僅七日卒於新居享壽六十有八聞者莫不隕涕子男七湝瓚沐粱藻湘瀣女七壻范福張政徐清祁夢得黃賜張悅皆仕族一在室孫男七淡爕琰瑩談煜嘗孫女四瓚登永樂庚子鄉貢由馬平教諭歷仕蘇溫兩郡學教授聲譽赫奕行將超居華要推恩之命光賁泉壤翹企可待也據狀敘述如右而系之以銘曰

無成有終地道則然相夫允協孰曰非賢矧惟令淑內政　美母道兼隆視其孫子埋玉崇岡既固且臧襲慶承庥胤祚永昌

恭政致仕楊公墓誌銘

福建左參政致仕楊公以正統九年六月廿一日卒於里第將

葬其孤瓛奉執友素菴徐公所述事狀來請銘淮弱冠辱公訂交涉歷仕途離會靡常而夙契彌篤淮移疾屏處田里公亦獲遂休致頃者屢承書約縱遊名山勝境以豁老懷以樂餘齡詎意斯約未遂而訃音及之矣感今思昔痛徹心膂銘墓之託其曷敢辭援筆按狀而爲之序曰公諱南字景衡以字行世居閩之長溪澈村五世祖龍桂宋紹興請浙漕解淳熙中兄宗旦赴溫之瑞安知縣事與之偕行因得執經於止齋陳先生之門遂卜汀灣而定居焉學業日富博通羣經縉紳尊之曰東灣先生二子長東魯習書經次嚴習賦並中景定三舍選入大學升上舍東魯生武烈武烈生瑜瑜生艮是爲公之高曾祖禰也祖暨父皆以公貴封太中大夫福建左參政祖母某氏贈淑人母趙氏封太淑人趙實宋宗室永陽郡王仲瑰十一世孫兩浙運使

學習之曾孫也公資稟英秀而敏悟少從伯父滄州先生學春
秋既而滄州應博學薦公卒業於前進士秦府長史栗齋林先
生（按栗齋先生林溫字伯恭著有栗齋集）刻志爲文濡豪伸紙滔滔不汨先生器
重之謂諸生曰他日必勝重任太祖高皇帝下詔求賢郡邑交
薦以親老辭洪武庚午邑令黃君通雅知公力以明經薦領浙
江鄉貢會試中副榜時郎署缺官擢任兵部司馬主事丁內艱
起復特陞吏部稽勳郎中未終考用大臣薦超陞福建左參政
永樂壬辰以微累謫居灤河適際太宗文皇帝親征胡虜亟於
用人戶部尚書夏公原吉兵部尚書方公賓薦公優於才驛召
還京命總督糧餉既班師拜命復任尋丁內艱而奪情之命遽
下宣德戊申以年登七袠上疏乞骸骨上憫其老許之公自筮
仕以及於茲殆四十載善政居多摭其大者言之其首郎署也

惟時高皇帝懲胡元縱弛之弊嚴以勵下公小心謹愼罔有僨
事英聲奮發其拜參也閩爲雄藩控制八大郡經常庶務素號
繁劇長貳推公才識超邁悉倚重焉況乎地瀕南海路當要津
伏遇文皇帝入正大統仁恩覆冒萬國歸心梯航貢獻歲無虛
日朝廷遣中貴偕公卿大臣率海艘賫勑往勞供餽之費動以
億萬計公從容贊畫適中肯綮事集而民不廢業營建北京國
之大事命下江右採木俾福建協相其役監臨者獨驅閩之邵
武等府下民赴役疲而顚仆狼籍于道公聞之若疾疢在躬合
僚寀籌議而親董其事毀丁產均道里更迭接運不日告完而
遠鄉不預歡聲洋溢乎四境漳州盜發逮捕株連誣服者衆公
辯析奏聞廷議斬其渠魁而流其黨與下臺憲覆讞衆莫能決
公乃閱覆牘原情辯論詿誤者咸得釋免汀州千戶之母爲姑

所誣獄成公察其情有可矜按問誣有左驗遂獲免死朝政重
貪贓之罪以勵廉恥公按行郡邑廉知漳州知府李誠侯官知
縣佗振等七十餘人汙濫無檢列奏正其罪而黜之由是部屬
官僚肅然懲勸福甯管屯百戶何淸縱戎伍侵奪民田公至其
境民遮道訴公乃究其實請命于上百戶削奪田歸其主而民
無復暴橫之患公行部所至遇學校及先儒祠宇傾圮卽命有
司葺理公暇輒詣學宮集師生爲之講經史論心術治道戒諸
生毋　事浮華務敦實行感慕而興起者衆宋大儒龜山楊先
生宗緒凋瘁僅遺一息流于浮屠公深憫之喻以大義勉令畜
髮加以衣冠聘良家女以配之俾承祀事逢掖之士皆忻躍感
歎以爲龜山之幸遇也公臨事詳審周密利有當興者雖勞必
爲害有當除者雖難必革八郡無不感悅故嘗督饋峻事之日

上臨軒慰諭若曰福建民庶望汝之來如飢渴之於飲食汝亟
往毋怠朝之公卿大夫悉皆歆羨公仰荷知遇之隆致身圖報
然而暮景侵尋恐貽廢祿之誚不得已而有乞骸之請燕餞都
門相知各賦詩爲贈少師東里楊公賦長歌贊美甚至其末章
云武英學士淸無恙鶴髮雲巾日來往太史行將望聚星定在
斗墟華蓋上公之碩德重望固可與陳荀比論然亦波及區區
爲可愧也公生平溫和粹美孝友之行形於家庭人無間言父
蚤亡風木之悲常見於詞色太淑人在堂重遠弗克就養因名
其廨宇曰草心堂以寓瞻戀之私旣遂歸田築一室避諠別號
曲江外史時與二老弟燕閒和樂以協手足之情旦夕集子姪
講論經史從子昕得傳春秋家學中浙江鄉薦今爲國子上舍
生公平居寡言遇知心友劇談雄辯縷縷若貫珠所作詩文有

在朝稿及紫薇淸暇致事淸歡歸田樂事諸集若干卷尤善行草人得片楮珍藏以爲佳玩忽遘微疾咲語如故啓手足而告終遡其生之年元至正已亥五月廿九日享壽八十有六配曹氏封淑人宋少傅禮部侍郞文肅公叔遠之八世孫柔嘉端靜婦德母儀各盡其道妯娌取法焉後公九年生先公十四日卒子男四長煜早亡次𤩪次曇次曙女一適鮑端曙側室黃出也孫男十有一奎屋　坦培筠堧致墀增垌女二長適丁仞曾孫男三銓鑌鏡𤩪等卜以是年十一月某日奉二柩合葬于集善鄉福全山之原嗚呼公以文學政事歷事四朝秩居三品年躋上壽德澤著于當時聲光垂於後裔可謂五福全備而哀榮始終者矣銘曰

偉矣楊公才與時逢鄉闈擢秀郞署登庸出佐大藩式毗式倚

祇服有嚴竭乃心膂沈幾默運贊畫靡遺扶綱振紀恩威並施按行郡邑旬宣嫗煦益若春熙沐如甘雨孰爲奸貪我其斥之孰爲廉勤我其植之黜澆鎭浮興滅繼絕頌聲載途羣情胥悅暫蹶霜蹄受薦聿升督饋塞垣復命彤庭天子曰嘻爾民爾思亟往就職飫其渴飢公拜稽首欽承罔怠嘉惠益深頹齡莫制得請于朝解組南歸蒼顏白髮金帶朱衣消搖林泉十有八載皷缶興歌悠焉遐逝婉兮賢媲懿行允臧生則偕老沒則同藏我銘匪諛勸諸墓道遺澤在人子孫是保

信宜知縣林君墓誌銘（按永嘉縣志宦績有傳）

君諱文定字與諱同累世居閩高祖諱龍仕元至浙江兩淮鹽運司副使巡歷抵溫愛其地勝俗淳遂遷居于郡之樂成東奥並海而居龍生華華生謙謙生振是爲君之曾祖祖禰也三世俱弗仕母潘氏張氏厥考府君復遷郡城雙桂里今之所居是也君資闓敏自幼篤於孝友稍長志於學鼓篋邑庠從蓮塘王先生習詩經賓興入太學歷事天官永樂己丑授吉安永新知縣階承事郞重念親老久曠定省陳乞歸省便道赴任蒙恩矜允越明年至永新邑在窮山中舊爲強宗黠吏及守禦暴卒脅持有司漁獵善良株連根固宰邑者莫能制政疵民病不和厥居君覘衆廉知其弊抵掌於案曰吾受任牧民民凋瘵若此厥咎誰執卽日申明法令榜於市中擒首惡數十人具獄械繫送赴藩憲治其罪黨與斂迹居者安逋者復率皆舉手加額言曰向非吾父母除奸擿蠹吾等無噍類矣君之爲政也持己愼而不矜處事勤而不苛朞月而綱紀大振聲譽溢于隣境名公大夫士擬之玉壺冰賦詩作文以頌美之僉憲唐公巡按至邑聞

其得是名也審其實有徵大書玉壺冰三字以遺之且以爲牧民者之勸君於是益加奮勵跨通衢建牌樓扁曰惠愛俾吏民咸知所向常竊自念吾父命名曰定蓋取大學知止有定之旨居職治民使志有不定則惑他岐而不得其所止名實相戾可乎因揭定菴二字于宴處之室間因赴京求余記以自勗邑之丞簿貪墨不律諷戒傲然無恥逃職趨朝數其罪而劾之丞簿皆伏辜向之餘黨幸免心懷恐懼媒蘗其短訴于官君侃然不以爲意至臬司白其事誣者抵罪辛卯夏亢陽爲虐禾將槁齋沐禱于神引咎自責甘雨隨降民以爲未足翌日率父老徒跣巡城內外拜稽未竟雨大霈三日年用豐稔學宮歲久將就傾圮於是鳩工聚材易舊爲新朔望率師生進謁廟庭禮容肅然退詣論堂集諸生講說經史獎勸諄懇士風丕振宋末里有覃

氏婦避兵匿學宮爲虜所執誓不受辱虜刃而死遺迹不泯舊有旌表門閭弊壞滋甚命匠重建宏敞有加以激勵民俗及夫祀典壇場縣庭驛傳凡百廢墜次第修舉煥然一新使車往來莫不稱嘆屢以才能薦督工京師旣而丁外艱服闋調廣東高州之信宜陞文林郎治効大略如永新宣德丁未秩將初考聞母喪歸守制起復自顧涉歷有年身老多病上疏陳請詔許致仕歸榮故里斂迹不事干謁儉約自持不屑屑於家政時與故舊往來觴詠以適餘年遘疾度不可治乃具冠帶詣祠堂奉辭次與族人永訣命二子遜楊于堂中又明日召厥子訓戒大要勗其毋墜先志言訖溘然而逝是爲正統癸亥八月初六日也生之年洪武癸丑八月初一日壽七十有一配孺人鄭氏陳氏俱有淑德鄭氏先十九年卒壽五十有五葬吹臺鄉暘奧祔姑

之兆生男鈍女一適同邑張某蚤亡陳氏生男三銓鍾天季曰鑛女二樂邑高讚瑤川陳佑其壻也孫男三濟淸瀚女三幼君卒之又明年十二月某日卜葬于邑之建牙鄉丁厶橫山之原先期奉教諭葉宗輿所述事狀來乞銘余嘗與同門誼不可辭爲之銘曰

學焉而仕仕焉而止進退孔時　去思曷已橫山之陽卜吉允臧旣固旣安後人之慶

朱母吳氏墓誌銘

恭人姓吳氏諱思齊行一世居江右吉安府泰和縣曾祖諱玉祖諱卿伏遇太祖高皇帝平定寰宇從軍征伐積功任錦衣衛百戶父諱經襲居錦衣指揮翼銘甥館外舅歿妻之弟望襲職調溫州衛遂挈家眷同至溫恭人在室聰慧淑靜習女工克勤弗懈父母鍾愛之以笄擇所宜歸配衛之指揮僉事朱君敬恭人爲冢婦操持家政纚纚有條衛僉公無內顧之憂得盡心於戎務事老姑孝敬兼至待側室和而有敬馭羣下恩而有制子女皆出自側室撫而教之一以慈愛不幸於宣德辛亥七月喪其夫惟時恭人年　四十有二居喪治葬一循禮典與側室交相致勉閨閫內外祗愼益嚴撙節用度家　不墜而酬應慶吊之儀未嘗廢闕長子麟年幾冠親率赴　闕襲麟就任克遵慈訓涖事廉能有聲滫瀡之奉竭力無違正宜安享祿養奈何攖疾藥不能治以正統癸亥九月廿七日卒于正寢距生之年洪武庚午八月初十日歷歲五十有四子男二長卽麟生母黃氏娶張氏衛鎭撫詳之女次勝生母陳氏女二長張氏出適溫州衛指揮使祁輔次胡氏出許適予之長孫珣麟卜以正統乙

丑十二月丙寅奉柩葬于吹臺鄉慈湖之原與夫合窆先期請銘余忝婚媾誼不得辭爲之銘曰

爲婦爲母曰順曰慈懿此淑德內政允宜德則受祉數兮何奇良人蚤歿十載孤嫠益嚴內外益愼容儀子年旣長嗣職有輝祿養豐潔春謁慈闈　不少延躋彼老期佳城鬱鬱湖山之湄久曠賓對合窆是依子子孫孫無忝孝思

閤門使郭公墓誌銘

公諱純字文通溫之樂成人先世裔出蔡氏自其父後於郭子孫因以郭爲氏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中和韜晦毓德鄉稱善士母張氏公生而秀朗讀書過目成誦通其大義產業薄不足以致養遂學畫於外親滄然林先生得其要領又聞括蒼有善畫士往來僑居于括十餘年益充其所未至尋以戍役起隸與

武衛衛在輦轂下四方賢士大夫咸萃焉愛其謙和喜與訂交由是聞見日博造詣益深其於諸名家品格隨所長而精究之聲譽藉甚衛之總戎謝某偕其季駙馬都尉延公館于其家見其揮灑輒加歎賞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海宇寧謐朝廷穆清機務之暇游心詞翰既選能文能書之士集文淵閣發秘藏書帖俾精其業期在追蹤古人又欲倣近代設畫院於內廷命臣淮選端厚而善畫者充其任淮與文通同里知其行業爲詳首舉以應命既召見克稱所薦命光祿賜酒饌嘉勞之會車駕親征朔庭院不果立命暫居武樓下作畫因得徧觀古人名蹟其變化飛動有契於心而益臻其妙永樂十二年十月廿二日上偶閱文通畫大悅賜時物內侍召而文通歸矣明日早朝罷進見於便殿上指以語戶部尚書臣夏原吉方賓工部尚書吳忠曰卿等識此人否對曰識而未究其能上曰此是江南秀才郭文通善畫事朕十餘年謹厚純朴無矯僞朕今賜名純以旌其德授營繕所丞食祿不蒞政內出冠帶衣服賜之文通既拜命乃顧名思義遂以朴齋自號刻志儉身飭行期不負恩旨兩制暨名公卿相率賦詩歌詠之復承命供奉御用監凡十年上時臨幸文通侍左右奏對詳愼舉止恭肅益以敦朴見稱仁宗皇帝在春宮嘗垂眷顧既嗣位以文通舊臣改除西華待詔更欲優以淸要陞閤門使秩正六品階承直郎授勑命贈其父官階如子贈其母張封其妻葉皆安人宣宗皇帝繼統眷遇益至賜賚優渥間以名存與武戍籍疏奏蒙勑其部削其籍加授正五品食其祿職如故今上皇帝新卽位勉圖報稱居亡何以春秋高力漸衰不能供事上疏乞骸憫其老而許之給舟車道里費以

華其行自茲盤桓鄉里十餘載卒于所居太平坊之里第是爲正統甲子七月十三日也壽七十有五吊者盈門莫不歎羨以布衣遭遇竭誠奉職而無愧於始終也配安人貞懿柔嘉閫內之事咸得其宜宣德六年十月朔旦卒于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嗣子縉護柩歸葬于谿奧山之源繼娶周氏子男一卽縉能詩善書畫足以繼先志女一蚤卒孫男二某某女四長適儀眞縣學訓導永嘉許瑩之子晛次適同里陳特未行縉卜以卒之又明年丙寅某月某日奉柩葬谿奧與其配同兆先期以執友曾君繪言所撰事狀請銘嗚呼文通余故友也忍弗銘諸爲之銘曰猗歟吉人兮逢世運之隆平荷聖明之眷遇兮匪直繪事之專精繄質美而行確兮爰璽錫以嘉名歷四朝而一致兮職業日躋乎顯榮慨暮景之侵尋兮懷伯陽之止足皇仁俯徇于私情兮歸田園而理松菊安居殆將一紀兮倏焉流電之過目哀榮終始正而不頗兮怳若晝夜之往復人孰不嘆嗟兮厥聲載路而相屬墓門有石兮如珪如玉焯行著銘兮以雕以琢慶澤敷遺兮綏以多福

泰寧知縣王公墓碣銘

余昔備員詞林會溧陽訓導王君可貞應薦入西掖預纂修與余情甚洽間嘗侍其兄可宗公惠訪挹其光儀聆其言論彬彬焉盛德君子也既而受任知石樓縣事遂成契闊正統乙丑冬監察御史王琳按部至溫以父執禮謁余弊廬詢其族系知爲公之賢子而公卒葬十有六年矣琳哭泣再拜奉大理少卿呂公升所述行實乞銘其墓道之石誼不可辭序而銘諸序曰公諱頤可宗其字也世居汴之祥符十一世祖曰師閔仕宋爲穎

州司法參事再傳曰郛爲諸宮教邑從南遷家于溧陽樊莊祖諱玉父諱海隱居毓德母萬氏公生而秀穎幼知嗜學稍長與弟可貞受業金壇名儒翟元鼎錢谷雲二先生之門進受師資入耳卽悟解退與兄弟交相論難制行動循矩轍搢紳咸器重之洪武辛酉舉孝廉主山西和順簿和順居太行絕頂地瘠不利稷黍藝麻爲業民艱食而賦重窘於征輸公剡奏于朝遣使覈實量減稅額民力稍紓藩憲聞其能而識之遼州檢社事尤繁劇先後缺官檄公往署政舉而民不擾得代復任民徬徨不忍舍後以和順坐詿誤謫滇南處困十餘年未嘗有慍色每以禮法自檢總戎而上咸加愛敬聞父喪痛恨不獲躬蒞殮殯晝夜拊膺長號旬日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殊方罕見爲之動容歲乙卯翰林學士董公倫以文學薦於是有石樓之命政聲復振居亡何調閩之泰寧民俗父母歿止服期公開諭以禮始遵國制俱服斬衰三年邑民半隸兵籍奸黠誣同姓以嫁禍或要取金帛充路費貪官汚吏藉以納賂良善噤不能備一語公躬爲閱版籍辨是非奸不得逞復疏其弊奏請禁革之民賴以安善政之詳具見邑誌永樂已酉秩滿赴考民恐其去而不獲終惠也耆老江均祿等百餘詣闕懇留許之加俸如六品將遣復職會營建北京選官僚之才能者分往各處督工而責其成公董陶役于山東往來衛河二十載年雖老而志匪懈以故職就而工良洪熙改元始獲致政而歸時年八十四矣退休之暇他無所事日以詩書訓飭子孫琳善承父志以易經領鄉薦登邢寬榜進士第賜歸績學榮侍左右公顧而謂曰吾老矣不獲見長史弟之歸及汝拜何官爲未足耳弟卽可貞時爲魯府長史

宣德戊申亦年八十四亦遂歸田之請琳亦拜官行人報聞公喜拊掌言曰今卽死瞑目矣日與可貞敘怡愉之情夜或挑燈連榻命諸子若孫行酒具茗劇談古今事至夜分忘倦時和景明冠裳杖履肩隨袂接從以童冠二三輩遨遊泉石間耕夫樵子望之如神仙里中士友託畫史繪二老歸榮圖徵文賦詩以歆艷之公亦怡然自慶越三載而公先卒後若干年可貞亦卒公生平襟抱軒豁尙賢好禮篤求麗澤之益當朝名卿碩德靡不樂與訂交方外高僧若蒲菴全室輩亦與之款洽唱和書翰往來不絕軒館題咏連編累牘以故學日富雅譽益隆尤好周人之急而謹義利之判其在和順也邑有士曰程端不幸罹讁論當死時有納粟贖罪之令和順艱得粟且家貧無措甘就戮公捐俸倡富室出廩易粟代贖程得全生後亦從仕餽謝而公辭焉其初至滇南也家累蕭然有他姓七歲女侍左右稍長公膺召命女以恩撫義重願與偕行公曰若父母在而挈汝往萬里外寧無眷戀之懷於是擇壻嫁之饒於貲者競致財幣求婚公悉拒之曰但得子弟歸之奚以幣爲聞有蘇叔安者素謹於行遂遣爲之配既成伉儷夫善生殖婦善內助遂成富室時寓書遠致感戴之誠凡百義舉居多未能盡述也公生元至正壬午七月廿五日沒在宣德庚戌九月十七日享壽八十有九娶梁氏裴氏俱先卒以公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合葬某山先隴之西子男七琦璘瑄珷粱出也琳珪瓘裴出也璘瑄瓘早喪琦珷後亦繼卒琳爲御史善持憲度謇諤有聲珪爲里塾師女四尹宜尹貞虞傳曾永宗其壻也孫男十六人女六人有某集若干卷藏于家嗚呼以公之才之德際遇明時位不滿其所施豈

非命耶雖然天之於公也嗇於先而裕於後餘慶所及豈有涯哉觀其子孫可見矣爲之銘曰

才足以適用器足以有容而官資終老於縣令之職仁足以澤物義足以剸煩而設施僅周於百里之內公則安乎定分而士林爲之嗟慨然而施雖薄而効著志愈老而弗衰年既逾於中壽迹方遂於縣車樂消揺於林泉協和鳴於塤箎備箕疇之五福倏委順而全歸玆乃天之所畀而人之不可幾者也燁燁鳳雛翙翔雲漢貤恩之命翹企可須嗟哉貽謀之遠久矣積慶之餘呇爾嗣人勿替引之

處士章君墓誌銘 （處士子綸字大經諡恭毅明史有傳）

宣德庚戌十二月廿三日溫郡樂成西源處士卒于正寢後十年葬於邑之南閤發洪山是爲正統己未十二月廿六日也其

孤綸奉監察御史范君霖所撰事狀乞銘勒諸墓石范與處士居同邑其言可徵遂按狀序而銘諸處士諱文寶字西珍西源其別號也其先世閩之浦城人唐末有曰仟鈞者仕審知爲太傅第七子仁政避五季之亂徙樂成之南閤子孫世居之傳幾世諱開宗本吳氏子出爲章氏後仕元湖州德淸典史是爲處士之曾祖也祖諱某隱居樂善與物無忤里稱長者父諱新民貌豐而儀肅業殷而好義時有司均賦歛以備軍儲承縣委程督一鄉之所入率之以至公濟之以勤愼事不後期而民免漁獵邑大夫嘉其能凡有劇務悉倚重焉母夏氏出自宦族生三子處士居長天資秀朗少失怙慹志卓立讀書過目成誦智益明而事益習其施於家庭也痛父不及致孝篤於養母左右承顏順適其心志使母忘其孀居之戚撫二弟友愛無間嘗語之曰先世以詩書相承吾自蚤歲汨沒塵務弗克紹承先業迨今不能無憾吾弟當朝夕黽勉勿墜家聲是所望也於是遣季弟叔蒙充邑庠生覘其專志力學二弟俱有室各求分析不能止處士於田廬僮僕什器約己而善讓大率如漢之薛包弟亦感兄之惠而不敢忘焉其酬應庶務也父初喪家事擾攘科徭坌集處士左支右吾不疾不徐悉中肯綮歲飢小民相聚剽掠所司檄處士捕之躋險備嘗久而未得督責甚急鄉人誘其破產賂當道處士艴然曰豈以吾之恇怯避患棄先人舊業以貽笑於鄉黨宗族耶於是早作夜思多設方略掩捕罪人既得境內靖安衆服有識而善斷產業雖分析即有徵斂力役身任其勞而以逸遺其弟其親愛之誠至矣尤喜款接文人雅士觴酌談笑娓娓忘倦俾諸子侍左右聆其緒論以資學識待族姻處鄉

黨情義兼至賙窮恤匱靡有闕遺里有紛爭片言輒服郡邑官僚聞其才咸加禮遇卒之日距生年洪武壬戌八月廿五日春秋僅四十有九弔者嗚咽涕泣悼吉人之不得其壽也元配邵氏繼金氏包氏側室陳氏丈夫子長綸次嶔次崙充郡庠弟子員郡守何公易崙爲綸由鄉貢中進士第今任禮部主客主事有能聲女三鮑愉方慄林緝其壻也孫男九人葬之兆邵氏金氏祔焉銘曰

猗嗟處士才與德俱善繼善承是順是宜薄試于鄉弗究厥施天不假年遽止於斯賢嗣承休致身科第舒英振華列職郎署贈卹有典貤恩可跂南閤之山龍昂虎踞銘以昭之用告來裔

教諭陳君墓誌銘

甫之仙游陳君士奇司教鐸於松江之上海永樂九年辛卯九

月初五日嬰疾卒於廨舍其孤侃扶柩歸葬既而侃賓興入太學爲上舍生試事稽勳有成績擢宰溫之永嘉會余謝事家居時來候起居恭謹弗懈詒知其家學有自間奉先府君事狀泣拜請銘遂不復辭序而銘諸君諱偉士奇字也別號式古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有曰忠者仕至侍中子大亨遷福唐侯官再遷仙游槐山里子孫世居焉高祖諱翺曾祖諱政明祖諱叔定父諱榮觀世承儒業韜晦弗耀母傅氏有淑德君天資聰慧志行端謹稍長知嗜學以俊秀選爲邑庠生課講辯難孜孜忘倦業益進志益充行益力孝友著於家庭愛敬洽於族姻信義敷於州里家譜散逸手自編緝尊祖敬宗之誠具見自序間與賓客談論容色溫然可挹而胸中介然無毫髮戲怠過童豎必以禮至或稱名致辭亦所不吝聞人片善既面譽之復稱揚之而交

誼益親洽聞一不善規戒弗納雖親亦疎見義勇爲不憚勞費受惠居多退息之次課僮僕耕耨或蒔蔬樹果具有條理僮僕素感撫字之恩爭先致力以故業益殷盛鄉之耆艾皆以善繼稱之洪武丁丑由鄉貢入胄監又明年選授雷州府學訓導秩滿績最遂有教諭之命重念親闈久曠得請歸省而後赴上儀範嚴正訓迪有方逢掖聚觀翕然起敬捐館時涖職僅三載諸生痛悼過哀服喪如禮君生於元至正乙未十二月初五日歷歲五十有七娶蘇氏先卒繼娶黃氏子男二長卽侃冢婦張氏次倬早亡孫男夭序葬之期宣德壬子九月廿六日兆在所居里黃山之原合窆元配蘇氏因爲之銘曰

卓哉儒宗制行允臧兩居教席咸仰輝光易簀告終士服心喪

丹旐啓途言還故鄉伉儷同穴黃山之陽墓木蒼蒼春露秋霜

雲仍仰止百世不忘

傳

陳母汪氏傳

陳母汪氏者永嘉沙城名家女也幼習姆訓貞順若夙成年廿九歸同里陳庚陳望族僥於賫隸役鹺場長百夫庚二兄仲兄慶執役坐累逮者至慶他適庚以伯兄童當承宗祀力引咎就逮法司議罪輪作卒於役所汪氏時年三十有二聞訃殆欲無生顧子辰方三歲義不可不育乃忍死自誓以圖無愧於九原居亡何童慶等皆先後遂行以死所遺者汪氏母子耳行時又盡質田產充路費然汪氏竟莫知質之何人以故賦稅鹽筴弗蠲除而豪右乘隙陵侮抑配以流亡逋負俾代庚冀奪其志汪氏仰天泣曰未亡人何面目與人較曲直於是舉所遺服飾

以輸官輸不足加以榜掠艱苦萬狀而志操愈堅陵侮者亦末如之何頻年繼以饑饉汪氏左支右吾暇則紡績紉紩率至夜分方息訓飭厥子俾承父志子亦知自砥礪甫十歲屹如成人比長漸次圖復家日以裕汪氏始寧居不與外事向者雖在顚沛中而辨內外接姻族處隣里撫衆馭下纖纖皆有禮法至老弗懈兹虔今齒近八旬童顏鶴髮而辰須鬢亦頒白諸孫森列後先天之佑善方盛未艾也辰念母氏勞苦創北堂以安其居時率諸子女稱觴上壽跪拜階下母亦怡然自慶諄諄以敬愼戒厥子鄉里有識莫不嘆羨曰是誠無愧爲母者矣遂稱爲陳母云

史氏曰易序卦渙後受之以節陳緒渙散極矣匪藉汪氏節以振之不幾於隕墜乎范史云端操有蹤幽閒有容汪之謂歟國

朝著令女年未及三十守節靡渝旌復以爲世勸惜乎汪氏年與令相左弗獲光膺顯命此私著之傳所以作也庚年少有室未久挺然代兄就死地尤人之所難節義萃於一門何其盛哉

元樂清縣尹李光傳

李縣尹光者字彦明廣信貴溪人也世以儒業躋顯仕光襲承家學益務刮劘辯博弱冠遊金陵館于平章涼國趙公家儀度嚴肅誘掖懇至涼國喜謂客曰諸孫得良師必有能繼吾志者居二載課講之暇披緝歷代臣善諫而主善聽者分門別類爲二十篇末申言致戒名曰治安政要御史粱彦表以爲祖述大學衍義詞嚴義正有關世教上于朝廷勅送奎章閣授光弋陽縣藍山書院山長丁父艱隱公憂服闋改處州石門書院學宮臨大溪圮於水積俸脩治堅完集經史傳記以資學徒考訂造

就居多考滿借注溫之莆門巡檢時元政失馭盜賊旁午莆門東有海寇西有福寧紅巾民怖駭不寧厥居光乃招集勇敢士分鎭險隘海寇登王孫岸光率義士道良等力戰斬馘十餘級賊斂跡不敢抗紅巾陷福寧將遏莆門光操戈躍馬率衆迎擊指天誓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義不與賊俱生敢有恇怯者斬以徇衆咸聽命賊諜知有備亟遁去州上功于府府嘉其綏急可託移守外沙要地又滿考陞慶元路儒學教授路有義莊以備贍卹制令教授領其事設提管司計二人典出納光廉知提管廳姓者狼貪虎攘與司計交構姦欺聲其罪而斥逐之廳求數帥關光毅然不爲勢奪復致賄爲賂光正色叱之曰吾豈私爾輩而廢前賢好義之心哉乃更選前學錄王仲山爲提管趙均魁爲司計於是職脩弊革而惠及於困窮矣僞吳張士誠曼延兩浙參政丑的公來鎭浙東城四明以備捍禦春水漲淪城輒崩隊修治頻數工費浩穰民不堪命光進言規貸買田輸其入供繕修之費庶可爲長久計參政嘉納之買田數千畝築廬於學宮之右命光掌之設司計二人主其籍城壞民惟出力佐工而免於朘削之患陞授湖州路知事未上充浙江鄉試簾外官丞相康里公以其才行兼優留爲行樞密院掾史時長鎗軍帥謝國璽胡文友等失利建德退屯龍游蘭溪縱士卒剽掠以自逞三衢鎭使宋普顏不花惡其方命阻兵檄括蒼金華併力勦除讎隙既生彼堅兵待敵日肆猖獗丞相欲圖萬全乃差院判曹復亨與光同往諭之衆咸爲光懼光曰古語云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疆埸有警正志士自効之日吾何患焉即同院判上道宣使王佐從院判諜知諸帥怨深難解乃諷鎭禦治

書侍御史木列思籌進止猶豫莫能定光繼至毅然曰毛遂所謂從之利害兩言而決長鎗諸帥身經百戰爲國宣力一時失利退屯自保所司不供糧餉而以剽掠罪之豈駕馭之道哉有如緝之不靖豈惟多殺士卒驅使助敵殆若返掌噬臍之悔不可及矣孰若開示國恩誘使効力以贖前愆乃可爲萬全計且不負丞相好生之心也治書曰善即日檄諸郡按兵督龍游縣官治租賦給其軍實先遣王佑持書戒之長鎗帥見書慚服然猶未免有怨望語光謂院判曰我等奉丞相命若不親往事終不釋三人者同乘肩輿薄其境彼遣長鎗軍數千遠迎兵威甚盛劍戟相劘戛光與院判憑式據坐神色怡然衆皆下馬羅拜問起居院判麾之上馬還營國璽文友等郊迎戎服鞾鞬立道左肅迓以入坐定國璽與院判懸言三衢金華諸軍侵侮狀語

多議誕光勃然超進曰閤下失守建德死有餘罪幸賴丞相海量涵容貰汝不誅不以此時改行易慮立殊功自贖顧乃縱暴虐民以啓兵釁吾恐公等無噍類矣順逆兩端宜速圖之國璽赧顏發赤稽首媿謝曰公幸見教敢不恭承反命丞相大悅遣使徵其軍以復建德事定而人不攙論功承制授光溫州樂清縣尹時海寇方明善據溫劉公寬聚衆南溪居民竄匿光漸次招撫公寬雖敗衄而方挾朝命以自雄募兵征斂綦橫百出醜類怙勢威莫敢抗光從容酬應不疾不徐咥人之凶馴至帖服蓋其先聲夙著故雖捨攘鹵莽猶敬畏焉邑之版籍兵燹後漫漶無稽豪民黠吏乘時弄法租稅徭役抑配小民而富室安享其利光上其狀重加覈正困憊獲甦其他善政率多類此康里公眘念不已徵爲浙江財賦府經歷會康里退就閒居遂不果

行復留縣二年得代赴京授承務郎福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都事未任而天兵北上遂遁跡不仕壽以閒良遣至河南武安州以疾卒其子毅穀占籍于樂清蓋以民心之向慕也後七十餘載介孫懷川懼先德久而湮沒踵余門請傳其事垂示來裔余嘉懷川孝誠爲之序述而論著如左

論曰余少時嘗抵樂邑聞里老道李尹撫循有方刺刺無閒言固知其爲仁人君子者矣今觀其後履歷俎豆軍旅兼施並用具有明效君子不器豈虛語哉然而遭逢厄運弗克大展才猷徒使餘澤覃被於無窮蓋亦不幸之幸者歟

劉節婦傳

劉節婦者雲中劉公曇之妻同郡望族馬彬之女也少有淑質不資姆訓動循女則及笄擇所宜歸公曇幼有善譽長益振拔遂歸之既成禮恪遵婦道不逞華飾以取街媚事舅姑委曲承順得其懽心事夫尊心正色無輕脫陝輸之態夫亦敬之如賓相祀事必嚴潔待妯娌一於和敬視閨闥如城闉非大故不輕自踰越閫室皆崇重之年二十有四不幸喪所天哀痛摧毀殆欲無生葬祭一遵禮度子男二曰俊曰傑女一皆在襁褓而舅姑日就衰老事上撫下資用窘乏紡績紉紝以取給率至夜分方就枕席目稍瞑候晨雞即起盥櫛及舅姑所問起居躬執廚爨具飲食舅姑喜謂人曰新婦事我甚勤不覺吾子之早亡也既而舅姑亦相繼卒喪祭尤謹於禮辨內外遠嫌疑益致嚴密無知少年慕其容德圖欲奪志賂所親餂以言節婦毅然指遺孤泣曰良人早見棄背遺我者在此弱息吾忍死撫育則劉氏宗祀可續也有如不一心則犬彘之不若何以見幽靈於地下

乎所親慚媿而退覬望者削迹不敢窺其門戶節婦年既邁筋力困於勞苦猶執勤不懈如少壯時昜子訓女漸底成立子能經營生殖女適同里武達由貢士任給事中陞浙江右參議鄉邦嘉節婦操履貞潔聞諸郡縣上于朝詔旌表其門復其家

太史公曰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詩美無非無儀然則女婦之職不以赫赫爲能而以恒德爲貴若劉節婦者可謂有恒者矣其夫亡守志養老慈幼各　其情而貞固之操凜然不可犯又何必截耳斷臂以驚世駭俗爲哉雖然彼截耳斷臂者慘則慘矣蓋有出於不得已焉劉節婦身遇聖朝倫理明法度著其行義得以暴白于里閭垂輝於汗簡蓋亦不幸之大幸者歟

友松處士傳（按友松子諱字叔大殉於土木之變）

友松處士者名起字士高姓鮑氏系出崑城宋元豊間有曰純

著仕爲右諫議子孫避狄南徙臨安五傳至玄復遷溫之平陽處士天資朴直孝謹薄於自奉而厚於恤人以故人多敬愛之正統己未秋里中火迫近廬舍處士拜稽籲天尋卽返風滅火衆皆以爲誠信所格居在治城之南厭其喧囂闢城東方山之麓爲別墅課僮治圃讀古人書以自娛屋之旁有喬松七八株風朝月夕徜徉其間世味澹如也因名其堂曰友松客有難之者曰古稱同類爲友取其切磋以輔仁松植物也子乃舍同類而與之友何居處士曰竊嘗承學於儒先豈於交友之道而有所昧乎鄉之同類而有德者亦未嘗見斥於余也顧余屏處岑寂同類希嚮接袂歲復幾何每旦下堂階不數武仰見羣松參錯離立若賓主之敬讓赤日行空流金爍石是松也清陰彌布無間潔汙而覆庇如一有若惠之和積雪被野枯摧朽拉是松也柯葉無所浼而挺然不屈有若夷之淸至若觸於風而有聲如錚金戛玉有若騷人墨客嘯歌相答而宮徵諧協也於是忻然與之狎不自知其松之爲松也同類友善取其德足以相資松之德不旣多矣乎況余處士惷愚殆甚韓子謂轉喉觸諱者蓋嘗有之人雖我容寧不惕然自愧者乎吾之友松不惟有益且無患以此訂交終吾身而不變子何誚讓之過耶撫松而歌曰長松落落兮山之幽排雲聳壑兮枝相樛叢陰下覆兮淸華上浮松不我違兮終餘生以夷猶又歌曰雪霜凝沍兮百卉具腓睠此幽姿兮傲歲寒其靡渝節操有似于君子兮匪衆木之敢窺我友其德兮孰曰不宜歌竟從容謝客曳杖而歸鄉人嘉其志之不可移也稱之曰友松處士云

贊曰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以其心之偶同也世之愛松孰愈

於淵明解組而歸則撫松而盤桓形於賦咏則曰嚴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至欲引壺以酌庭柯蓋其視松也以德不以物處士之友松殆亦庶幾矣乎迹之同否未暇論也處士之子輝由進士給事黃門進爲棟梁翹企可待是蓋友松之餘慶者歟

康節婦傳

節婦名瑞吉之泰和陳氏女康君仁安妻也產於宦族歸康氏三年而舅沒又二年仁安旅卒於虔子方三歲誓志事老姑撫嬰孩以延嗣續同宗暴橫者利其貲產巧言逼奪節婦剪髮出矢言籲天以自明計不能動於是賄節婦詣姑所饋膳突入臥內陰戕其子覬以絕望節婦忽驚呼赴救得不死後自周防愈密邪謀遂息事姑十有三年而姑沒將屬纊謂曰新婦辛勤茹苦以事我備盡孝道心甚安之而不覺吾子之去我也又繼之以崔山南之祝語畢而逝居喪葬祭一遵禮度里人莫不稱歎舉以訓勵爲女爲婦者亦多有之元季倣擾寇盜蜂起節婦先幾挈其子匿竄伏巖谷間猖獗之慘卒不能及居室三燬而賡緝之人又稱之有丈夫之志孀居十四餘年貞潔之操堅如金石篤其子就學卒爲善士洪武丙寅朝廷以臺憲奏詔下旌表門閭而復其家又四年節婦卒壽七十有二

史氏曰易序渙卦後受之以節康緒渙散甚矣不有節以振之不幾于殞墜乎國朝復旌之令不獨爲節婦之榮蓋重爲世道勸也節婦既沒孫岳由教職爲王官曾孫頴擢上第任大理評事赫赫有令名顯登副榜佐溫之衛幕清愼厚重余親見之庭階蘭玉詵詵未艾是皆節婦積德所致而天之報施有徵矣世之怠於善而隳名節者過其門登其墓雖寧不靦顏有愧乎吁

嗟節婦豈徒昭彤管而已哉

祭文

祭叔舅艮菴先生文

猗歟吾舅尙友古人德崇行確學富識眞振宏綱以啓迪乎後進揚茂實以敷暢乎詩文其縟麗也爛若蜀機之錦其變化也澹兮春空之雲謂宜薦郊廟而宣金石闡皇猷而賁經綸乃憂深而思遠寧窘步而逡巡姑少試于芹泮遄退處於衡門寬衣緩帶泰然以自樂疏食水飮不知其爲貧勢利輕兮鴻毛氣誼重兮千鈞猥愚蒙之𢴿質辱善誘之循循致有寸進獲廁朝紳感徒銘於肺腑恩莫報於涓塵自擬仁者之必壽載瞻晩節之松筠詎意天不憖遺遂使鄕邦儒彦咸慨嘆而悲辛公喪未久賢配繼絶沒踰一紀二子沉淪彼福善之理茫乎不可測愚亦莫究其所因憶在詞林公訃來聞尋以非才累歲邅屯以常切於追慕徒南望而傷神幸蒙恩以昭雪荷寵眷之維新玆以疾而賜還展宿好於宗姻仰慈顏之莫覩兮痛五內之崩裂感渭陽之遼邈兮洒涕淚而沾巾依松楸兮奠斝聊薄致兮殷勤靈彷彿兮如在願垂鑒兮斯文

先父祖奠祭文

尊嚴棄背歲序將周恩德如天慕戀何極然而喪事卽遠著在禮經循經守禮罔敢違越不孝忍死卜以明旦吉辰奉柩安厝于信奥先隴之壽藏黎明啓行午刻入窆先於今夕恪陳祖奠永訣終天烏乎哀哉烏乎痛哉昔也音容雖遠有棺柩可以憑依有繐帷可以瞻拜玆焉玄堂永閉再見無期山月慘兮夜沉沉繐帷空兮風淅淅欲殞絶以下殉展區區之孝私顧宗祀之有託徒苟活以增愧烏乎哀哉今其已矣瞻望遺像猶彷彿其光儀而詩禮之訓謦欬之音久不聞於耳矣慘酷號呼五內崩裂言不成文情莫能旣倘冀體魄雖往靈爽長存福我曾玄永昌胤祚烏乎哀哉

祭溫州衛後所副千戶致仕陳公文

曰嗚呼陳公生長勳貴之家而忘乎綺紈之習職專戎武之事而允矣君子之儒德之見於行也人多推之爲麟鳳言之出諸口也衆皆信之爲蓍龜官長服其箴規禮之如師而不忍斥其名字士卒懷其惠澤戴之如父而咸願爲之馳驅嗚呼陳公盛美旣集夫厥躬而命數宜享夫期頤奈何僅止於中壽遂使識與不識咸愪慼而嗟吁嗚呼陳公今其已矣音容不可得而見矣所可慰心者芳名善譽堅金石而靡渝某也歸自遠道聞病革而急趨憑榻之言猶琅琅其在耳踰時未久嗟生死之殊途登繐帷兮薦斝目眇眇乎愁予寫情悰兮斯文事有徵兮匪諛靈其孔昭聞歟否歟嗚呼哀哉

祭外叔父寧七處士楊公文

曰惟公天資篤實不事浮華行孚閭里教成于家中年旣邁屏斥紛拏遠依先隴抗志烟霞課僕耕耘樹藝桑麻間入市廛旋卽回棲樂此靜便擬就亨嘉及乎莫齒宿疾增劇食不下咽氣塡胸臆二豎乘危膏肓遁跡盧醫秦緩徒費藥石遷榻于堂斂衽正席遽然長逝冥途是卽長子幾冠失怙何堪少子幼冲幹蠱未力擗踴呼號哀痛罔極淮自早歲託壻名門荷蒙眷撫且莫交親旣仕旣久公亦隱淪屢憑書問兩地相聞中途失墜家事紛紜深承賙卹如溺就援後復故職敢忘舊恩邇因謝病再

挹春溫劇談促席列饌開尊自謂安居長奉淸歡否泰遷革生死遽分攀戀莫從五內如焚睇彼樂丘象浦之側粤自昔年躬自經畫月吉辰良啓殯往適嵩里與歌柳車駕輀祖奠薄陳先期之夕臨文哽咽莫知所擇鑒我中情庶乎來格嗚呼哀哉

祭翰林檢討溫州府儒學教授潘先生文 按潘先生譔付與文簡同坐繫者

嗚呼先生鄉之先達國之才賢與學云初早已紆翹于候甄宦途驂歷終焉振步於詞垣身不踰中人而襟懷洒落若光風霽月秩槃躋七品而禮度謙恭如履薄臨淵推六藝之緒餘工致美乎詩篇奮風霆之鼓舞戛金石以相宣擲遺棄而不收邁往躅以孤騫蓋其識見超卓固不待言而傳之淮也既托契於葭莩復聯班於祕殿匪直私情之胥慶是亦儒紳之共羨奈人事

兮參差致艱危兮並見公之泰然以自安予亦堅貞而不變間有作以相示互推敲而辯論謂予辭壯而氣昌未必泥塗之終困旦暮相歡而相謔嘗覬斯言之可踐仰仁皇之御極兮煥玉音之誕敷沛甘澤之周被兮啓苞枿於焦枯復攀坡之華耀兮追曩日之歡娛惟達人之知止兮尋引年以獻書荷宸眷之殊特兮秉教鐸於鄉閭嗟予疾之荐嬰兮羌不利乎走趨亦賜告以歸田兮獲優游于弊廬忻兩情之復合兮心和平而志舒託詩酒以遣興兮或布奕而不較夫贏輸訪朋舊於幽閒之境兮或棹扁舟於湖山之區紛嘲笑而莫逆兮其樂何如慨長繩難繫西飛之日兮公之暮景倏已薄乎桑榆二豎交構于膏肓兮卽冥漠之長途斯文赴吊之盈庭兮咸洒淚而嗟吁諸生彷徨號慟兮如失怙恃而無依嗚呼哀哉人生在世壽擬百年七十者稀公之年逾八袠而享祿攸宜庸夫俗子朝不謀夕草木同腐公之名揚朝著而學爲人師可謂無憾矣然而予之深痛者感今懷昔豈容已於言辭昔也予有片善公卽忻然若自己出事有未安公卽蹙然爲我思惟今其往矣善孰吾與過孰予規厥疾未作握手丁寧託以銘誌今其已矣言猶在耳安敢弗遂第以昏迷錯謬拙於鋪張執筆有愧嗚呼哀哉音容雖遠英爽猶存躬造靈筵奠此一樽神其來格慰我辛酸嗚呼哀哉尙享

祭前巴東知縣陸親家文 按陸名峴字士見前有送序

追惟往昔君方髫年我已弱冠我居邑庠君在侯甄我不挾長以驕盈君亦謙和而謹愿尤幸先世之舊友俱承故族之文獻旣臭味之攸同宜交情之莫間是以數款之間來往慇勤或遊從以取樂或顧訪以開尊蓄疑而未釋也或咨我以質決我見

君之憂患也則致力以解紛分雖異於同胞契有似於雷陳旣而賓興之後先遂致青雲之異路我承乏于中朝君鵬騫而遠騖轉盼二十餘年升沉榮辱歷涉多故當其艱危之際妻子相依而相託曾不改夫常度茲幸承恩而錦旋復得歡聚於遲暮荷蒙友契之深厚不忘宿諾之片言俾吾子與若女獲締好於姻婭方期親詣之彌篤杖屨接跡於林泉君年甫踰六旬而齒牙搖落者過半紛白雪其盈顛每覩容顏之憔悴竊悲壽命之不延詎意內患暴作未及乎三朝而營魂飄逝遽隔夫九原忽聞馳報兮使我驚疑失措痛徹乎肺肝急趨追送兮徒涕淚之漣漣我子若女遠隔數千里兮生不及致甘美之養逝不及親殯而憑棺訃音忽其入耳兮延頸頓足悵不嘗翰而飛韓悲痛雖切而鬱結兮又安能起死爲生全嗚呼哀哉今其已矣夫復

何言然其死生之常理有若晝夜之相沿君雖未躋乎上壽亦異夫夭折于中年冥漠庶或有知兮必能安處夫自然曷以宣吾之私情薄陳菲奠于靈筵神其歆格有似生前彷彿接見慰我惓惓嗚呼哀哉尙享

祭親家守約處士金君文 按印金祺

作善降祥仁者必壽斯爲聖哲之格言蓋嘗篤信而深究何天道之玄微致施報之乖繆使予眩惑而莫審其所因徒噂吁鄙陋而嗟悼嗚呼哀哉君之資稟重厚易良君之制行侃直端方好善若自其已出嫉惡或失之過剛是以道義之相得者親之而愛慕感悅枘鑿之不相入者忌之而恚怒譸張終不以是而喪其所守志愈厲而氣愈昌尤喜賙窮而䘏匱允績樹德之遺芳洎夫契好之孚合不吝倒屣而傾箱凡惠利之及人者率是

爲分內之當然未嘗市恩誇大以自彰紛衆美之翕集宜壽命之延長奈何歲行纔逾乎半百一旦末疾暴作而淪亡彼常理之可恃者若是其背馳隣里聞之孰不駭愕而驚惶嗚呼哀哉滙於盛族託交累世尤幸婚媾之結盟深冀重敦夫夙契詎意入今以來甫隔四旬之內俄與陸宰之悲又灑哭君之淚然而壽數短長稟於有生之初而君之通達洞然必能自知而自慰嗟老懷之索寞慨同儕之彫瘁使我肝腸寸結矯首呼天而長喟頑子託壻于名門荷蒙提攜而敎誨邇因省兄而遠涉弗克奔趨于喪事想訃音之欵聞雖隕越而莫濟撫人事之錯違增愚衷之多媿嗚呼哀哉繐帷敞兮風淒淒音容遠兮見無期列肴羞兮薦斝陳蕪辭兮以寫我私靈其來兮有儀鑒此微忱兮庶克享之

祭副都綱日菴旭禪師文

惟師幼年從我舅氏躭嗜儒書英聲夙著穎異不羈翻然改塗雲江闢域闊步直趨心印全影慧燈朗照重規疊矩克承允蹈歷涉湖海出世名山接引來學大啓禪關拂袖歸來常雲駐錫正席中川叅弘願力扶顚擧墜振紀提綱功業所就沒世不忘寂滅爲樂何來何去哭死而哀朋游大義薄修素供恭獻法筵覺靈不昧鑒我情尊尙享

祭環菴處先生文

日察惟盛德渾厚和平胸襟脫略而開朗才華儁逸而老成其致力於文學也本之以聖經賢傳旁及乎子史百家靡不咀其華而獵其英叩之若鴻鐘之應杵其餘韻猶足以聳動乎沉冥其肆筆爲詩文也燦若張蜀錦之機五采錯綜烜耀乎雲日沛

若倒三峽之水萬折迴旋委順乎滄溟體制嚴密而峻整音調諧協而鏗鏘其形於心畫也遠守伯施之妙訣近襲元達之遺響春蚓秋蛇驚騰鳳翥更變迭出而不違乎準繩暐玆詞翰之衆美人莫不企望歆慕而先生未嘗居然以自矜至於論議政體商推謀爲條分縷析炳若蓍龜信非雕蟲之末技允爲適用之通儒暨一出而薄試即韞櫝而藏諸由是隨時俯仰與道推遷不致於物其樂陶然或遇良朋勝友設席張筵歡雖不多而樂與周旋雄談雅論玉貫珠聯藹然春風和氣之可挹聽之者若啖炙而流涎以故士林之英名門之彥皆願齊肩接袂冀餘潤之沾浹也嗟予小子愚蒙無似忝辱訂交四十除禩年適與之同庚迹無分於彼此義因憂患之迍邅人或背馳而詆訾荷眷顧之彌堅雖骨肉其莫比事已遠而不忘感淪肌而浹髓肆

予疾之荐摎獲縣車于桑梓喜日暮之相從恒優游乎故里或扣舷擊棹挹蓮蕩之薰風或剪燭傳杯詠竹窗之夜雨攬秀色於獅巖聽潮音於孤嶼吟諷相歎味若飲醇詩筒往來數莫能紀醴澤之畚居多陶寫之情未已詎意疾遽撓乎腹心力罔效夫藥餌逮疾革之彌留猶憑几而洒翰否籌量乎後事語歷歷而不亂觀夫松棚詩之述懷沁園春之訣別其樂天知命之誠視死生猶夜日近古道學名儒絕筆以遺後者公則同條而共貫淮初得書抱病未蘇公乃忍死以延待淮亦努力而奔趨語不出聲慨然游目以仰視舉手作禮答謝語之區區飲泣辭歸而未遠訃音追及于弊廬嗚呼哀哉公其往矣予將疇依疑從誰決過復誰規垂頭喪氣老淚漣洏淨慈之碑遠付癡兒想其展卷䆫惶惟應延頸南望隕涕而欷歔嗚呼痛哉今其已矣夫

復何言薄陳酒饌奠于靈前公當勉𩚻一觴慰我孤衷之惓惓嗚呼尙享

祭贈太師默菴楊公文 按楊榮別號默菴卒贈太師諡文敏

天生英傑維國之楨生與時逢乃克有成公之盛德亮直忠貞善謀善斷不隨不矜歷事四朝際遇聖明股肱心膂惟公是承職聯兩制位重孤卿逾四十祀始終一誠經綸密勿燮理和平獻可替否薦賢舉能帝載用熙庶績允寧公之文章遠有源委含英咀華川流山峙黼黻皇猷筆削信史宣之金石輝映千古公之勳業簡在帝衷賚予便蕃寵眷日隆近承恩命賜還鄉邦展省邱隴享祀潔豐晝錦煒煌光彼閭中還邇具瞻罔不欽崇祀事既成宵裝上道追惟玉音恐煩促召至于武林俄聞疾報病勢日增藥石罔效天不慭遺孰不嗟悼淮忝同官蓋亦有年叨辱眷愛義重情堅憫余猝困獲遂歸田書問贈遺相繼後先感塡胸臆報乏塵涓欻聞凶訃痛徹肺肝匍匐往弔力不能前緘辭致奠有懷莫宣臨風凝睇雨淚漣漣嗚呼哀哉尙享

祭外叔母楊安人文

曰嗟惟淑德貞靜柔嘉歸于名門內助允協克勤克儉家業日隆賓對相違奄踰十載撫育二子娶婦成家宜享遐齡安受孝養云胡攖疾歲月纏綿治療多方藥力罔效欵焉長逝永訣終天嗚呼哀哉淮室守恒蚤失所怙惟兄與弟惟母是依仰賴叔父親之猶子鍾慈矜憫鍾愛尤深既笄許嫁來歸于我懷德未報非罪見侵家室之間陵侮迫急叔父叔毌顧念慇懃護我諸兒周我匱乏俾不失墜獲遂亨通追念夙恩銘刻肺腑今皆已矣欲報曷從嗚呼痛哉冥途遼隔已閱二旬敬詣靈帷薄陳非

奠靈其不昧鑒我微忱嗚呼哀哉尙享

祭亡姊王安人文

曰嗟惟父母子女三人愛育無分于彼此同胞尤切於至親姊年既笄出適名門成婚伊始家業富殷合室眷序和氣津津奈賓對之早失傷鸞鏡之掩塵嫠居久閱於年歲涉歷漸至於艱辛淮惟此時忝廁朝紳雖弗獲親侍於左右每延頸南望而傷神幸託家居之妻子亦嘗薄效夫慇勤邇因謝事而歸田喜得承顏而再聚屢曾迎歸於弊家滿擬暮年之同處庶使甘旨之易供足慰老懷之愁苦奈何席未暖而固辭致使心雖切而莫遂徒傷運數之迍邅日迫沉痾之被體恨無倉扁之仙方竟致淪殂而不起嗚呼痛哉隕淚如雨人生百年七十者稀吾姊齒近八旬可謂壽矣郡縣官僚登門奠祭可謂榮矣於終若此夫

亦何恨造墳大事宿諾有年行當相地興工決不食言玆具菲
儀躬率妻子奠于几筵靈其昭格鑒我拳拳嗚呼哀哉尙享

友朋同崇林文定知縣文

嗟惟盛德侃直易良髫年擢秀鼓篋泮庠監冑賓興譽望日彰
尋登舍選振轡康莊存宰兩邑施政允臧民沾其惠吏服其剛
考績書最超秩可望心懷止足抑厭投章荷蒙恩眷懸車故鄕
優游暮景泉石徜徉胡爲二豎潛伏膏肓藥石罔效奄忽云亡
士林凋謝朋儕悼傷敬詣靈筵薄奠椒漿鑒我衷曲昭格洋洋
嗚呼哀哉尙享

道祭瑞安鍾知縣尙淸文

惟靈早由鄕貢典教泮庠存膺鶚薦宰邑安陽處己治人有紀
有綱冰淸玉潔豈弟慈祥民心仰戴恩同父母惠澤敷浹沐如

甘雨令出惟行罔或伊阻聲聞旁邑靡不傾慕仁者必壽理則
有常吉人云猝輿情痛傷況吾與子契誼難忘舁櫬啓行道出
吾鄕悲風慘日丹旐載揚暫駐輀車薄奠椒漿嗚呼哀哉尙享

祭太守葉公叔英文

曰惟公之德端方亮直維公之才敏行卓識發跡芹泮登名桂
籍遂綰銅章牧民是職執法靡慫秉操不惑吏服嚴明民懷惠
澤善政日新隣邑具式薦剡騰輝榮膺峻陟分符專城光華烜
赫太原名郡事號繁劇剖決如流羣情悅懌媢嫉見凌毅然自
得彼終懷慚我無愧色公論攸歸持循愈力俟經三載行當考
績困于勞勤疾疢孔棘函封入奏賜告有勑拜恩于朝歸途是
即勿藥有喜怡情泉石期享壽齡命也何嗇淮等或親或朋情
誼莫逆欻聞遐逝悲痛曷極爰即繐帷薄陳醴席靈其不昧鑒
我衷臆嗚呼哀哉尙享

祭少師東里楊公文（按東里卽楊士奇別號著有東里集卒贈太師謚文貞）

嗚呼公之德業文章簡在宸衷播聞中外煥若日星之昭晰固
不待區區贊美之蕪詞然而公之於我也道義交情終始無違
苟不託之於毫翰曷以致夫感仰之私淮自筮仕以來五十年
于玆升沉榮辱與時推移厥初承乏職兼兩制僚友之中公尤
我知情之相孚堅如膠漆事之可否信若蓍龜逮夫鑾輿北狩
青宮監國愼簡宮僚以勵翼惟我與公而相依異體同心合轍
並趨獻可替否一出于正竭謀殫慮靡憚勞劬晉錫便蕃光昭
倫輩百責所萃曾莫敢支夫何人事之錯迕豈料災禍之荐罹
公方入對明廷旋復釋還故職我則拘幽圜土一滯十稔有奇
常承惻惻之念屢餽藥食之資謂我音耗撫我癡兒綢繆懇悃

久而不衰忽沾湛恩之汪濊事起涸轍之枯魚復聯裾而接佩
同振迅於亨衢何予櫱之未殄遽攖患而遄歸莫致寸忱之報
空馳尺素之書俄聞凶問欻然遠至使予拊膺躃躅北望而呼
號沾衣被面洒涕淚之漣洏嗚呼哀哉公年八十壽亦云多奚
必考期然而淮獨爲公痛惜者不在壽之崇卑嗟惟冢嗣悖厥
訓而淪惑致陷身於危機由是積憂而成疾徒懷憤懣而莫追
幾使垂成之偉績止乎一簣之有虧幸遇皇上恢宏天地之大
德眷念先朝之舊臣其在告也賜璽書以慰釋其蓋棺也隆卹
典以加恩公之哀榮始終亦可謂 全矣復何言焉關河邈悠
緘辭致奠矯首文江豈勝瞻戀嗚呼哀哉尙享

哀辭

故弘道徐君哀辭（按弘道永嘉人洪武間貢士）

前御史徐君弘道仁厚詳雅宜與吉會而否泰災祥相與糾纏僅踰中壽奄至不祿人皆嗟悼之僕也忝辱同門知君尤深情鬱于中不能自已勉效楚語用致哀悰靈其有知庶或鑒焉辭曰

白楊兮蕭蕭悲風起兮山之椒思美人兮不可作使予心兮煩勞白楊兮翩翩悲風起兮山之間思美人兮不可還使予心兮悁悁翳美人兮好修霞爲珮兮雲爲裳峨豸冠兮象簡凜飛霜兮九秋戒豐隆兮淸塵漱冰雪兮寒流駕玉驄兮安行何險巇兮摧輈姚嫂弱兮不援耿予心兮懷柔朝陽兮熙熙民物兮咸覩起岐鳳兮梧桐集阿閣兮翔舞舒五采兮成文揚雅音兮應律而合呂困極就亨兮理則宜坦周行兮復誰阻玉何毀兮櫝中珠何沈兮極浦命之不辰兮羌獨止乎中路作善兮降祥天

道兮孔明善信美而不淑兮復何較夫短長騁予馬兮江皋久弭節兮蘭渚聲容悅其不可接兮徒臨風而延佇泉臺扃兮長夜杜鵑啼血兮鬼嘯而　痛予情兮未申紛涕泗兮沾巾訊巫陽使下招兮遺澤尙存魂乎歸來兮寧爾神保爾室家兮福爾後昆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九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十 原卷之十四

入觀稿

黃　淮　宗豫

四言

承恩堂詩 有序按蹇義字宜之巴人成祖即位爲吏部尙書仁宗初晉少師

皇上纂紹鴻圖緝熙帝載寵任舊臣置諸左右用廣咨詢少師吏部尙書蹇公歷事四朝年逾七十眷遇日隆超於恒品新創第宅以華其居落其宴集庶僚稱慶公益敬恭惕勵圖惟報稱恒若弗及大書承恩二字揭于堂中出入觀省存乎心目且以訓飭嗣人無忘仰戴之誠淮忻睹盛美非辭曷彰謹撰四言詩一篇咏歌之以爲有位者之勸詞曰

維明天子繼述重光眷維舊臣曰篤不忘思昔太祖廷臣曰義簡在淵衷久典外制神聖繼興敬畏益至暨于今玆職冠三孤

經綸燮理翊贊聖謨五十餘祀一德靡渝奮力致身邉恤老期帝念純誠嘉乃丕績隆恩異數光華赫奕緇衣襃賢康侯晉錫百僚具瞻匪維古昔乃召司空鳩工庀材考圖定卜端第宏開密邇天府旁臨泰階川安厥居昭示眷懷錫宴落成公卿在列善頌善禱羣情胥悅期公壽康優游晚節與國同休丕弘前烈義拜稽首維皇聖明恩德如天敢不祗承內顧涼薄夙夜靡寧鞠躬盡瘁圖效微忱大書深刻扁于　庭訓迪厥後庶其有徵維昔小子同集鳳池公之踐履愚則素知知非予私輿論攸歸玆逢盛美厥喜倍之粤稽近代仁厚維宋富韓秉鈞國鼎增重至德格天邊戎震悚不寧于位樞轄屢動臣隣興嗟曷以示寵洪維我朝優崇元老眷遇日隆始終是保度越百王聿追古道際此奇逢泰然熙皞播之聲詩維忠是告

河流詩題朱廷暉祖平反疑獄卷

河流美朱自明甫也自明有濟人之德而子孫食其報焉

湯湯河流餘潤九里君子之澤施于孫子　河流湯湯源深流長君子之澤奕世有光　彼陷非辜我則直之彼困于佚我則斥之其直其斥惟義之適　鶴鳴子和厥應孔明我有好爵君子攸寧　鳳凰于飛翽翽天衢蔚其有章惟德之符　德其符矣有進無已凡百在位聞風斯起　聞風斯起視古猶今天監匪遙彼獨何心

河流七章六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五言古詩

題毛谷英行人光風轉蕙圖

猗猗湘浦蘭叢生在中谷光風一披拂翛然播淸馥若人美無度行已慎所欲蘭佩光陸離芳馨端可掬願言矢勿諼永矣介多福

題竹石圖送何太守之宜陽

領郡赴宜陽餞別河之陰竹石寫新圖持贈比南金竹以勵淸節石以堅素心攻錯器斯就切磋德所欽行矣展令猷側耳聆徽音

賦少傅建安先生淸白堂詩

澄澈玉壺冰瑩潔荆山璧淸冰塵莫侵白璧貴無斁湛湛長空月流輝照輾極亦以淸白故光華詎能匿彼美關西胄操持謹遺則素心期靡慝英聲自昭晰勗哉賢孫子永矢愼無斁

題范啓東葦齋

古稱儒者居蓽門與圭竇所志在古人葦齋未云陋長安有通衢四達當輻輳飛甍連甲第車馬日馳驟通塞信有常得失安足究守約恒自持孰云莫予覯懷哉幽棲士巖穴無結構彈我丘中琴淸風盈宇宙

題湖海贈言卷爲沈成章賦

仁者贈以言古道重箴規末俗競浮靡甘言逞脂韋沈生古君子操履愼其儀旌陽有遺愛棠陰日已滋十年湖海間斯文半相知贈言滿篋笥珠玉生光輝卓哉冏與路高風邈難期

題顧暘承訓堂

璞玉蘊奇質琢磨器乃成冶銅鑄干將百鍊光逾精卓哉媚學子被服荃與蘅義方服嚴訓詩禮聞過庭磨礪謹朝夕凝然若天成圭璋貴特達劍器　發硎英華駭流俗淸名滿上京石奮漢名家貂蟬列公卿亦有燕山竇五枝丹桂榮終始愼厥與允矣紹芳聲

題三山毓秀圖贈黃布政 按黃布政名澤見後於山壽藏序

三山奠閩服淑氣鍾扶輿昭代育英賢芳聲播寰區維昔家居日讀書山之隅冥心屏紛雜日與山爲徒紉蘭以爲珮緝雲以爲襦腹笥飽經史較藝爭先驅薄試經綸手湖湘民晏如名藩跨兩浙輿壤連三吳操持愼綱紀撫字先㒟孤比屋受嘉惠譪若春陽敷當宁憂黎元眷此功績殊賜以錦繡段寵以紫泥書光華既赫奕輿論成同趨儀廷竚鳴鳳傾陽羨閩葵行將逢鵷班後跡皐與夔但恐諸父老臥轍留軒車三山渺何許高高入雲霓未遑念鄉土愼保金石軀玉璐注黃流盛福與山俱

題序班吳興永感堂

川流去不返風木無停枝劬劬懷深恩戚戚抱悲懷昔升高

堂被服斑斕衣柔色候安否慇懃獻卮匜親顏和且樂淑氣含翔暉庭椿忽改色萱亦彫摧芳塵凝素席寒月照空帷追攀力可及恨不捐微軀佳城別已久雲樹何離離得祿具蘋蘩路遠莫致之顯親良有道黽勉安敢違何當蒙國恩雨露沾華滋焚黃賁泉壤慰此百歲思

皆安堂詩 有序 按劉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進士授禮部主事明史本傳云字廷振蓋有兩字也

安成劉求矩篤友愛以撫諸弟而諸弟亦恭順以事其兄妯娌及其諸子姪沾被德化皆怡然相安於和氣之中聚食者幾千指靡有異志遂名其宴處之堂曰皆安叔弟求樂爲禮部主事謁余徵言余喜其克敦古道因賦古體詩八韻以美之俾誦之者知所興起云

手足本同氣兄弟豈異情恩浹義彌篤體裕心乃寧燁燁堦下

蘭鬱鬱庭前荊雨露發華滋葩葉自敷榮鶺鴒在原隰載飛亦載鳴何如塤與篪厥心和且平去古良已遠頹風日驕盈皆安有新詠百世垂芳馨

七言古詩

謝中書舍人朱仲昭畫竹 按仲昭姓夏名昶詳見湘江雨意圖記注

洋州胸中有全竹兔起鶻落追所見中書妙年得眞訣筆力直與風雨戰柯葉紛披剪寒玉蛟龍欻起驅奔電彭城一派又南遷穢材賸有鵝溪絹

長短句

龍馬歌 有序

臣淮伏覩寧夏守臣奏宣德甲寅孟夏龍馬生於西夏池水之陽初生之旦雷電交作風雨晦冥百獸伏匿不敢發聲秋七月吉旦貢于闕下上命羣臣聚觀其馬昂首按足安然不驚色白而純瑩若截肪之玉頂耳尾鬣皆與龍同鬈毛甓文宛如鱗甲眞龍馬也臣淮謹按瑞應圖云馬龍神獸出爲太平之應斯實上瑞之攸徵也惟昔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四年夏國主明昇貢天馬一色亦正白習而乘之躡雲而馳皇情悅豫賜名爲飛越峯繪圖賛頌以示永久今爲龍馬亦至自西夏物色皆同豈偶然哉玆蓋伏遇皇帝陛下纘承大統丕闡鴻謨政教旁達仁恩廣被由是皇天眷佑誕錫嘉禎式彰聖德以衍億萬年太平之盛也臣淮覩玆瑞應慶忭曷勝謹撰龍馬歌一篇稽首頓首上進歌曰

龍馬生自天池神龍降精孕厥軀雷雨晦冥神護持百獸不敢憑其威龍馬昱耀雲日毳甓龍鱗玉爲質隆額嶄然世無匹尾

若瓊枝灑晴雪臣聞房宿實天駟夔質效祥良有自吾皇操執仁與義天錫嘉徵薦奇瑞惟昔太祖御寰宇天馬曾從西夏至于今瑞應適相符丕顯重華能繼志戎夷賓服華夏寧海波帖息風塵清龍馬馴朝帝庭玉勒垂繁纓安行雲駕駢萬歲千春奉聖明秋省斂兮春省耕四民樂業歌太平

題少傅建安先生堂壁萬竹圖

王郞酷愛竹行坐與竹俱醉夢繞湘浦烟霞生有無翩然逸興不可極灑向關西堂中之素壁橫斜交錯千萬竿頓令六月陰風寒丹山鳳毛翠光潤漢家金錯苔花斑迴洲複渚杳莫測迤邐鴟鴞聲嘖嘖湘娥廟前春水深屈子潭邊楚山碧王郞畫法捷有神眞宰棹頭不敢嗔蛟龍白日起毫末雲霧晦冥雷電奔尋前感激向知己磊砢襟懷盡淘洗何須更說文洋洲餘子紛

紛安足擬關西况是蓬瀛仙雨露恩深自九天文采光華相照耀堂中萬竹尤青妍林間錦綳新卸籜便覺嶄然露頭角陽和長養生意多聳壑昂霄詎能却嗟余好竹亦有素見畫眞如鶻追兎請君醉我一斗酒擊碎珊瑚爲君賦

題畫竹送廷春貢士赴崑山訓導

託根愛向篔簹谷森立亭亭聳寒玉半點塵埃不敢侵終日相看遠流俗雨露滋培功更深密葉蓊鬱如春雲新筍嶄然露頭角錦綳參錯羅兒孫竭來移向崑山陰要使淸風播士林明月滿庭秋思深時時學作鸑鳳吟他年截筩協律祛哇淫虞廷進和簫韶音

五言律詩

永康道中

窈窕穿山徑逶迤過野田紅酣楓葉老黃綻菊花妍堠吏時參謁籃輿屢息肩入朝天意悅歸路柳飛緜

贈崇德辛知縣

久不聞音耗相逢喜復驚艱危他日事繾綣故人情愧曠尤增感分攜又促程來年二三月傾寫話平生

挽襄府長史周孟簡二首

弟兄登第日永樂改元初文采聯雙璧聲名並二蘇升沈人世隔零落雁行疎揮淚開塵篋空遺舊寄書

翰苑曾操牘親藩久曳裾功名春夢斷風月夜窗虛片石辭無愧高門慶有餘賢郎俱秀發玉樹立階除

御史陳汭父默齋挽詩按陳汭平陽人以歲貢擢監察御史平陽縣志有傳

隱德驅流俗淸名藹縉紳樞機崇聖訓泉石樂天眞悽愴山陽笛蕭條物外人推恩由子貴鳳錦煥絲綸

題徐以道竹軒原注軒在北京寓所竹畫於其中扁仍家居之舊

家居宜種竹行坐每相親閒闊應多載懷思似故人子贍工賦咏與可鮮傳神遂使求羊輩過從不厭頻

梅窗南歸之喜賦詩以賀之

靑年登仕版白髮解朝簪湖海夢初覺林泉跡已諳來書歸舊隱策杖恣幽探我亦居閒者時來共手談

用韻約梅窗歸遊𢱧溪

聞說𢱧溪上羣峯矗翠簪修程難涉徑佳境未曾諳此日應多感何時試一探謝家好池館假榻聽高談

挽翰林待詔滕先生按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吳縣人精篆隸善畫永樂時薦授翰林院待詔

待詔金門日揮毫紫閣時交情追管鮑筆法契冰斯宿草空山暮啼猿夜月遲曾書遠遊賦展卷即相思

題貝祭酒李白月夜泛舟圖按貝祭酒名泰

白璧誰能汙高才祇自尤肅將牛渚興翻作夜郎遊萬慣詞空切羣疑事未休金雞聊赦日飛雪已盈頭

聞陳檢討嗣初訃音賦近體三首以悼之按陳繼字嗣初吳人以薦授五經博士領弘文館事進檢討

立身崇古道績學紹家傳德行顏曾後文章史漢前彈冠陪法從解組賦歸田進退惟安命全歸不愧天

翰苑論交日金門待詔時淸談多典則素履見操持義重投桃贈情深伐木詩文星光已隱空負百年期

春首才相見秋初得訃音追思如夢寐轉首異浮沈宿草寒猶綠愁雲晚更深聲容不可作徒有淚霑襟

北京發舟次和合示子釆 有序

十八日發舟晚過和合半站止宿衰老蒙恩得遂南歸誠爲至幸然而憶子之情未免縈懷彼此兩途各順其宜亦勢之當然也情淪于中發而爲言成近體詩一首錄以示釆子之憶父諒亦如之

別汝情難忍含悽淚暗收汀迴舟已隱峯斷步還留倫理恩雖重行藏事異謀勿爲兒女態努力繼前修

題徐永祥保寧堂 按徐永嘉人後有記

學究軒岐術心存造化　懸壺近城市潔己遠囂塵火伏丹爐暖泉香橘井春貽謀多積慶諸子總溫淳

五言排律

宣德壬子入覲賜留歷月扈從幸南海子閱海東青應制

賦五言排律一首

至德超羣聖仁恩溥萬方經綸仍密勿雅頌重揄揚乾德方開泰坤祇迭獻祥九重多暇豫萬象媚春陽行殿雲霞　郊原草木芳驚旂飄廣陌虎路亘崇岡海汎玻瓈滑花明錦繡香鸞鶴飛帖帖鷙鳥勢昂昂金爪拳方跃霜毛吻已傷鳴笳誇得隽傳勅戒無荒農務時方急皇心念不忘土膏青露甲麥秀翠翻行豈但行時令因之驗歲康華筵羅綺席仙醴進瓊觴侍宴儒臣集陳歌雅樂張歡聲動邇遐和氣藹穹蒼蒐狩存周典車攻協舊章非熊思尚父祝網鑒成湯汾水元非遠岐陽近在望微臣何慶幸盛事仰輝光攄分恩難報傾心喜莫量嵩呼祈聖壽地久與天長

七言律詩

賜遊西苑詩 有序 按翰林記宣德八年少傅楊士奇楊榮少詹事王英王直成國公朱勇等皆與

臣淮謹以謝恩詣闕首蒙賜宴內閣禮成奉辭過承寵眷賜留月餘光祿時頒廩餼四月二十六日欽奉勅旨命太監臣誠導臣遊覽西苑仍命成國公臣勇等十有四人偕往又蒙特恩憫臣疲弱許乘肩輿勇等乘馬徑至白玉橋舍輿馬徒步先詣南圓殿是爲皇上祇奉皇太后之所伏見聖誠純孝亘古莫倫臣等拜稽感悅讙呼萬歲次詣清暑殿迤邐徧觀奇勝抵萬歲山臣誠宣奉聖旨謂曰山巔下瞰宮庭人跡所不敢到諸大臣皆心腹股肱登高眺遠一無所禁臣勇等又皆拜稽稱謝遂循翠嶺盤桓而上歷仁智介福延和諸殿金露玉虹方壺瀛洲四亭直造廣寒躋身於層霄之上周覽圻甸獲覩太平繁華之盛於是下宴山趾綠陰之中酒頒法醞果饌皆出天廚之珍竊臣淮

一介儒士叨逢隆遇玆者復蒙寵以非常之恩天高地厚莫罄名言自愧才庸質懦不能補涓埃輒効康衢之謠撰述近體五章祝聖壽於萬萬年其詩曰

輦路西迴第幾重翠微環匝護房櫳宸闈遊幸崇華構孝養純誠仰聖衷鸞馭每從花外度虹橋近向柳邊通兩宮福壽齊天地萬國均霑雨露濃

廣寒宮闕中天起金露方壺遠近分羅綺交疏和氣洽沈檀塗壁異香聞竹翻舞鳳青含雨松偃蟠龍翠拂雲下界塵寰遙在望光華咸仰聖明君

蓬壺高擁戴山鰲臺殿巍峨近碧霄寶樹排雲珠作網金波漾日玉爲橋香浮銀甕頒仙醴味列珍饈出大庖勅賜宴遊恩眷厚願同嵩祝頌軒堯

萬頃平鋪太液池波紋微動漾玻璃闌　泛綠光風轉花氣烘
晴淑景遲在藻靜看遊鰋鯉臨流遙見集鳧鷖仁恩涵育春無
際正及河清海晏時
肩輿近抵鳳凰城矜恤微軀荷聖情覆育具同天廣大照臨咸
仰日高明撫心兢惕難圖報濡翰形容不可名願祝皇圖盤石
固垂衣端拱樂昇平
賜遊北京西湖觀荷花仍遊西山新寺進律詩三首
巍巍聖德與天同勑賜遊觀寵更隆西出鳳城通窈窕前瞻瑞
氣藹晻融千重文綺花間日百囀流鶯柳外風景物無端看
移舟更到水晶宮
平湖萬頃泝銀潢畫舫初開曉色蒼楊柳陰濃香霧濕芙蕖花
發錦雲張拍堤翠浪添新漲夾岸青山送晚涼樽俎霑恩歌吹

發近人魚鳥亦相忘
松陰夾徑入招提金榜蟠龍寶翰題紺宇陵虛侵象緯玉毫示
現擁獅猊經翻貝葉時聞磬步繞蓮花不染泥陰翊王綱多慧
力仰祈聖壽與天齊
賜遊太液池觀荷進律詩二首
日轉松陰水殿開五雲繚繞護蓬萊波搖翠浪玻璃滑香泛紅
蓮錦繡堆傍檻遊魚時往復近人啼鳥絕驚猜物情總荷生成
德慶澤均沾偏九垓
芰荷香裏盛張筵中貴傳宣自九天銀甕浮香傾瑪瑙雕盤行
饌割肥鮮詩歌湛露存周雅慍解南薰入舜絃願祝皇圖磐石
固嘉祥駢集屢豐年
重遊青田石門訪道士仍不遇

康樂仙蹤竟渺然空遺續錦舊山川雙扉鐵壁開千古一派銀
河落九天廢址半隨荒草沒危樓高與白雲連道人未解忘塵
俗杖策多應向市廛
括蒼道紀葉維朴居妙成觀室之前有石壁淸池題其中
崖曰蓬島
海上樓船倦往還誰知蓬島在人間神仙跨鶴應常到石壁陵
雲不可攀愧我憧憧多病久勞生擾擾二毛斑偶來福地陪淸
話始信壺中日月閑
登多景樓
滿目江山獨倚樓乾坤俯仰思悠悠扶桑日出千峯錦天籟風
來萬壑　縹緲祥雲瞻北極微茫烟樹辨揚州何當跨鶴窮三
島挾取羣仙來唱酬

遊金山寺
浪花堆裏擁巑岏鐵甕巍峨指顧間傑殿迴廊深窈窕層巒疊
巘倚躋攀一塵不到莊嚴地萬劫長存祕密關聽法魚龍時出
沒老禪心共白鷗閑
題李給事崇恩堂卷
聖主臨朝闢四門忠肝義膽盡敷陳賈誼萬言先禮樂仲舒三
策貫天人黃麻宣勑覃殊寵青瑣登賢屬近臣橋梓聯輝承雨
露願言守職愼持循
賜老堂爲陸都御史乃翁賦
仕路升沈四十年蕭蕭白髮賜歸田函題寶翰頒新誥袍染爐
烟出御筵舟入苕溪春雨足堂開天目彩雲連賢郎執法君恩
重每聽佳音下日邊

挽夏少保 按少保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

四朝元老地官卿任重台衡被寵榮甘雨和風人仰德兒童走卒共知名星躔箕尾方流彩玉瘞湘陰已勒銘三十餘年交誼密靈筵展拜淚如傾

挽姑蘇徐子信

大隱由來在市廛杖藜隨意訪林泉還金舊說南州士殄怪新傳徐孝先雲壑夜深舟已失客窗春靜榻空懸題銘賴有詞垣筆謄把流風付後賢

謝俞漢遠畫古木幽蘭山水見贈

久聞畫法重當時贈我珍圖慰所思徂徠老幹蛟龍起楚畹幽芳雨露滋思入混茫窮變化豪翻雲霧洒淋漓嗟余觀獵心猶動却笑邯鄲步已非

題陳宗淵家藏王孟端枯木竹石 按孟端名紱無錫人善畫永樂初授中書舍人

九龍山人淸更奇醉翻墨汁洒淋漓撑空老幹蒼龍起拂石疎篁翠鳳儀遠浦雲烟秋雨夕深山冰雪歲寒時淒涼化鶴歸何處片紙猶能慰所思

訪學士錢君偶從案上見伯穎張先生行狀賦一律以悼之 按張伯穎官翰林檢討晉修撰五經博士永樂十八年南京掌院題名俱見黃佐翰林記

我方憂患頻年劇子適顚危二豎侵無復同朝聞剴論空懷促席和淸吟揮金早見平生志返璧何慚故舊心偶過翰林觀行述潸然涕淚滿衣襟

題陳希碏山書屋卷 按陳希永嘉人洪熙年歲貢

陳生家住柟溪上萬頃晴雲護碏山閉戶讀書春晝永篝燈覓句夜窗閒巖花凋草生成際魚躍鳶飛俯仰間鼓篋橋門今十

載林泉應待錦衣還

贈少傅子將楊先生挽章 原注士奇少傅父也

身歷艱危道愈尊宜陽避地竟沉淪全歸何必期頤壽生子今爲社稷臣屹立豐碑垂典則榮封極品煥絲綸墓門過者車應式景仰高風迪後人

題范時雨松月軒

長松百尺傍軒楹月到松梢分外明翠濤冷浸山河影金鏡高懸罨畫屛簾捲香風淸不寐鶴翻零露寂無聲何當邀取嫦娥飲醉攬雲裾采茯苓

挽平江伯陳瑄 按瑄字彥純合肥人成祖即位以功封伯

領鎮歲月頻淸時柱石舊勳臣經營國計推劉晏瀟洒襟懷說祭遵半世功名垂竹帛九重卹典賁絲綸碣來便道曾相

訪倚枕交談意更眞

遊洞陽觀和詩四首

和金修撰韻

冠珮同遊閬苑仙題詩即席更淸姸劇談喜有韓湘子酬和誰誇謝惠連瑤草吹香迎羽扇瓊漿嗽冷勝冰泉奕棋才罷琴聲動世外從教日似年

逸思洽然便欲仙幽閒應不羨華姸市喧遼閬靑雲隔地位淸高紫極連子晉瑤笙招鳳侶純陽寶劍閟龍泉拂衣歸向蓬萊頂回首塵凡不記年

和沈庶子韻

纔入仙宮愜勝遊花開屋角亂紅稠心懸絶壑雲欲倚樓燕蹴晴絲銜戶入鶴翻香霧撲

調歸棹還思杜若洲

不學離騷賦遠遊閒中樂事一何稠機藏棋局三軍令筆掃蠻箋五鳳樓詩句頻哦髭雪動酒杯纔入臉霞浮何時更約尋眞侶跨鶴驂鸞徧十洲

挽梁典籍用行（按用行名時長洲人洪武中以書書選授帳府紀書遷翰林典籍）

吳中士友擅才優豪氣高於百尺樓柳骨顏筋臻妙訣郊寒島瘦愜冥搜謾思竹影過棋局無復花香覆酒甌瓊署賡酬遺稿在幾回開卷使人愁

送秀才郭日華赴六合訓導

橫經擁皐比崇重無如士子師喜見才華居上考況聞門地重潞河烟柳迷行旆淮甸雲山入講帷若會盱眙趙文學爲言白髮已成絲

挽南康知府陳亢宗（按亢宗名宗永嘉人以薦歷兵部員外郎南康知府亢原誤作元据永嘉縣志選擧薦辟改惟縣志知府作知縣應据此正之）

永嘉山水舊門閭侍宦番禺久不歸三載同朝多款洽一麾出守竟相違吳門兒女淹朝夕鄉曲比鄰半是非先隴英靈如有覺料應不忘故山薇

挽中書舍人朱公季寧

憶昔金門應詔時簪纓同集鳳凰池心期不逐時流變書法當爲後學師按歷湖湘多惠政沈淪泉壤有餘思手臨猶見曹娥帖三過令人淚暗垂

挽陳儀仲先生

溫然荊璞貴深藏杖策復游野趣長月旦每聞推雅望德星俄復墜寒芒玄堂永夜雲爲幕遺藁聯篇錦作囊他日貤恩頒鳳

誥定應林壑倍輝光

挽王允生

生平未遂荊州識隱德曾聞君子鄉勤儉治生無外慕詩書教子有餘芳山埋石槨生春草水繞沙城帶夕陽何日扁舟邀社友炙雞清酒奠霞觴

題周氏先塋碑卷

兩世三喪存旅殯間關歸葬向淮西廬名進退藏蕉鹿浪跡浮沈印雪泥紫塞雲烟空窈窕白楊風日轉淒迷孝情罔極賢孫子墓石重煩太史題

挽蹇尚書（按尚書卒謚忠定）

鼎湖雲黯遺弓劍俄復台垣失老成柱石豐功存社稷丘山厚德想儀型簡編名重韓歐傳箕尾光照傅說星昔忝同官居鳳

詔（按詔疑當作沼）題詩閑筆淚先零

挽贈太醫院使靜學蔣先生二首

蓬掖交遊我最先羨君淸節老逾堅醫名遠出劉張右詩法宜過晉魏前矯矯蒼松橫絕壑娟娟修竹照寒泉自從化鶴歸遼海一度相思一惘然

二十餘年涉宦途受知仁廟寵恩殊保和有效躋康豫納善無慚襲聖謨贈謚光華天語重音容寥闃士林孤鳳雛五采翔霄漢家學應存舊範模

挽禮部侍郎李嘉

聖主恩深重老成龍章褒贈倍光榮久司喉舌專敷奏再踐台臺職亞卿解組正　娛晚節勒銘我復表新塋臨風洒淚題哀挽慰我生平故舊情

用遊洞陽韻謝閤門使有序

宣德甲寅七月二日鄉友閤門使郭君文通邀余同恥菴修撰簡庵庶子宴于樓上酒酣二公借遊洞陽韻賦詩叙謝余亦效顰以致區區之私兼簡恥庵簡庵同發一笑云

吾鄉郭奕舊同遊心醉何嫌笑語稠邀客滿傾千斛酒排雲更上一重樓悠悠身世功名遂浩浩乾坤日月浮但得安居長款洽何須遠覓鳳麟洲

坐客風流卽散仙肯同兒女鬬嬋妍雄談不斷洪河壯險韻難摧華嶽連樂事關心如啖蔗韶光過眼競飛泉請君試看頭顱上白髮應多似去年

挽龐弱翁中書舍人

轅門獻策志匡時出宰龍泉事已非自信行藏元有分豈期生

死遽相違萋萋宿草霜前綠漠漠愁雲雨後飛千載遺安家訓在至今孫子有餘輝

題焦山寺

巍峨臺殿冠鼇簪雲浪浮空萬象含蛟女獻綃騰紫霧驪龍聽法起深潭華嚴會上今方到柏子庭前試一參千古焦公名尚在追尋禪碣到巉巖

題熊都御史送行卷有序

淮臥病甌臾閩原節熊公以大理卿承制按行吳越抑強扶弱賙窮擿蠹各適其宜修葺廟學及先賢祠宇崇重儒雅以奬掖善類而富家巨室益知遵守禮度罔敢驕縱英聲茂實播揚浙左閭閻困乏阽於危急者日夕矯首企足仰望車騎之來望而不見則嚌吁扼腕恨弗克以遂其願嗚呼公之所以致此者豈

聲音笑貌使之然哉蓋由感之以誠而人亦以誠應之此大學誠意正心之明效也竣事入朝皇上嘉乃丕績超秩右都御史涖事南京內外兩制暨公卿大夫賦詩盈軸以餞送之既而行在左都御史顧公賜告家居復召還俾總院事適淮以慶賀入覲會于寓館因得徧閱送行詩卷喜其頌美與向之所聞益加詳悉然而浙左之人企望深切此則余之目擊者也於是忘其蕪陋賦近體一首附于珠玉之末旣述其所已然復以遠大勳業期之於將然以致區區交誼之私云耳雖然此蓋公之素志余特表而出之

進士由來號得人雄才今見動朝紳撫巡薄試經綸手臺憲端爲耳目臣挺持蒼松撐巨榦巍峨喬岳聳秋旻更須協力調元氣大霈甘霖潤八垠

六言絕句

題梅竹聚禽圖

竹葉晴翻翡翠梅梢 褪瓊瑤十月江南天氣融和好似花朝照日霜翎散彩迎風繡羽披雲花竹叢中富貴何妨異族同羣

七言絕句

啓東寫花鳥爲惠賦絕句以酬之

山花野鳥鬬嬋娟筆底能專造花權頓使春風生意足從今不復數黃荃

題陳叔起畫爲陳憲章賦按陳叔起瑞安人元時畫家見瑞安縣志

少小曾陪老畫師慣看墨汁洒淋漓客邊展卷心如醉落月山窗起夢思

畫菖蒲石爲羅昇賦

一拳寒玉浸玻璃九節香蒲出較遲服食倘能延壽算人生俱有百年期

次子釆蒙恩留內閣進學臨別賦十絕以勉之

年逾弱冠頗溫淳秖恨情深忍遽分愧我沈痾猶未愈致身期爾報明君

喜逢昭代重儒臣何幸瞻依近紫宸進止有常書漢史卑微尤必慎持循

蘭臺閣老盡鴻儒言動誠爲世範模懷舊料應憐念汝切宜端謹事樞趨

士之所尙志爲先志尙高明德乃全若學輕浮無檢制便如駭浪逐奔川

興戎出好本樞機不謹樞機勢甚危古有銅人在周廟三緘其口是良規

讀書寫字兩相資浹洽工夫不可虧白日嬉遊容易過後來悔恨豈能追

交朋損益認須眞損者情疎益者親豪俠矜誇心叵測敬而能遠莫生嗔

依棲得所我無憂日用如常莫浪求平仲久交惟在敬平居處事必咨謀

汝身薄弱須調護服食隨宜愼起居父母老年多眷戀平安頻望寄來書

我言鄙拙易推詳朝夕觀瞻置坐旁他日趨庭無愧怍絕勝書錦有輝光

題鄭僉事畫二首

碧梧斜倚石嶙峋鳳尾脩脩雨露春退食從容對清絕却疑倚棹楚江濱

隔岸遙岑送夕曛鷗波過雨綠生紋附前書帶縈吟思閑却溪亭一片雲

題仙景畫

石峒巖扉盡日開醉騎黃鶴下蓬萊慇懃借問瑤池上曾見蟠桃熟幾回

蟠桃種核已如山聞說仙翁鬢未斑靜裏乾坤方一息人間日月自循環

題梅贈江副使

獨立冰霜歲暮時霏瓊屑玉綴芳枝莫教半點塵埃染一白要爲天下奇

題竹贈御史許勝弟

勁節虛心謹自持蕭蕭不受俗塵欺故家曾沐君恩重歲久猶含雨露滋

題蘇州况太守梅花 按况太守名鍾字伯律靖安人宣德五年擢知蘇州

移根遠自鳳凰城香沁冰花透骨清佳實結成滋味足他年鼎鼐要調羹

題張思淵家藏二畫

禹門一躍圖

三月桃花浪拍天巨鱗一躍起深淵雷霆威令資神化大沛甘霖潤八埏

枯木喬松

叢叢古木自蕭森矯矯喬松逈出林安得此君相倚託百千同

結歲寒心

題金文鼎畫二首（按：文鼎名鉉，松江華亭人，工書畫）

長松落落護幽軒脩竹娟娟蔭後園兀坐吟哦方有味不知琴客已登門

涼風吹雨過芳隄雲滿前山水滿溪林密不聞鍾鼓響瀑流飛處有招提

題鶴贈蔣侍郎乃父

胎禽本是列仙儔曾向蓬瀛汗漫遊歸旁松陰閑止息縞衣丹頂壽千秋

題趙駙馬荔枝圖

荔子枝頭懸火齊榕陰深處雨晴初生平不識南閩路坐挹薰風看畫圖

題畫四首

商山四皓

采采仙芝足可餐陰陰松竹護柴關誰知羽翼當年事只在從容片語間

三顧草廬

漢室雲雷適遘屯隆中枉顧一何頻將星忽向原頭落無復英雄繼後塵

竹溪六逸

竹溪風月浩無邊瀟洒衣冠揖昔賢何以伊周耕釣者光華事業姓名傳

虎溪三笑

相忘何必限同袍獨羡淵明節更高陳迹不隨流水去千峯明月虎溪橋

詞

東里少傅遺詞爲壽次韻奉謝宣德乙卯歲也元倡有序

去歲五月四日曾作水龍吟詞爲壽適是日館中却客不及獻念此別重會未期輒寫奉呈就當折柳也

好花開到紅榴帝城明日端陽屆先生壽旦官廚　酒士林嘉會內閣當年七人同事四人今在一人千里外還留鼎足歡相對須拚醉　不減平生剛介更華髮朱顏無改聲名事業安榮憂患從前無愧紺雪晨餐黃庭晝詠出塵瀟灑碧雲冠來往天台鵬蕩作人間瑞

次韻有序

淮啓行之日適逢初度荷蒙少傅公相東里[illegible]先生舉去歲所成水龍吟一闋錄示就當折柳感佩之情重於山岳依韻綴緝聊申鄙懷語不成章伏祈改教

雪花漸覺盈頭自慚荏苒稀年屆椿萱日遠情深悲痛何心歡會去歲茲辰曾孤台眷新詞還在朵雲來望外渢然恍與芝眉對心先醉　堪羨英資淸介看一片丹心無改受知列聖持鈞秉軸何慚何媿社稷匡扶陰陽燮理甘霖沾灑願先生壽過彭籛八百作皇家瑞

頌

瑞芝頌（按：胡濙字源潔，武進人）

禮部尚書兼戶部尚書事毗陵胡公純誠一德佐輔聖天子事神致理丕隆富有之大業感召和氣著于禎祥乃宣德八年秋九月爰有玉芝產于禮部廳事左偏退思之室素質騰輝蜿蜒

交暘觀者莫不歎異稱奇考之傳記芝類不一旣曰金芝玉芝
而抱朴子所載則又有參成木渠建實等名酉陽雜俎又有夜
光隱辰鳳腦白符威德等名玉芝質白而瑩　非夜光白符之
謂乎然而皆非世之常有合而名之曰瑞芝玆蓋伏遇皇上仁
德親賢天心悅鑒昭錫靈貺旌顯茂功以彰此明良際遇之盛
淮忝聯班末式會奇逢慶抃之情非辭曷著謹撰瑞芝頌四章
陳諸詠歌祝衍遐齡垂耀無極頌曰
燁燁瑞芝至和所鍾曷以召之盛德在躬厥德伊何淸穆靖恭
昭宣敷暘藹若春融
式際昌辰作帝股肱秩宗秉禮邦教弼成有猷有爲不伐不矜
廉愼交至進止有恒
帝用寵嘉信任彌篤和氣蒸蒸紱以百福芝生庭軒紛敷燁郁

不根而榮匪培而育玉液流滋瑤光孕馥
發祥兆慶維君子是貽君子之貽讓而弗居歸德聖明兢惕自
持至誠昭假百神具依壽考康寧式躋耄期子孫承休奕世有
輝

贊

靈瑞贊有序

臣淮欽承皇上特恩命太監臣誠導臣觀麒麟福鹿于東苑臣
淮伏以皇天眷佑聖明誕啓億萬年太平之盛必出奇祥異瑞
以表著之是卽所謂有開必先者也洪惟皇帝陛下統承三聖
恩浹萬方華夏乂寧戎夷賓服由是穹祇悅鑒海嶽效靈和氣
薰蒸禎祥疊至益久益彰而麒麟福鹿允爲仁獸　不恒有隨
感效靈應期而出用兆開先之慶臣淮謹以慶賀萬壽聖節詣
闕荷蒙眷撫賜宴賜留玆復特承恩旨拜觀非常之瑞揣分省
躬曷勝榮幸謹撰靈瑞贊一通稽首頓首上進伏惟聖慈俯垂
睿覽贊曰
惟皇嗣統德協重華仁恩義澤覃被邇遐至和薰蒸充溢寰宇
著爲嘉徵疇克備舉惟玆馴獸厥爲祥麟黃質白文牛尾麕身
含仁抱義音中律呂周還折還動合規矩按圖考實徵諸傳記
君有至仁麟兮斯至復有福鹿爲麟之侶質縹而澤文素而理
昂伏有容行愼所履出應昌期實兆繁祉玆惟上瑞世匪恒有
隨感效祥集于靈囿愚臣何幸蒙恩賜觀嵩呼三祝抃舞騰歡
天佑聖皇益隆益固福壽齊天永延國祚國祚永延子孫千億
宜君宜王世世享德

御制恩賜詩贊有序

宣德壬子冬臣淮謹以謝恩詣闕錫宴內閣俯留累月賜遊西
苑憫臣疲弱許乘肩輿循太液池徧覽勝麗宴于萬歲山麓至
榮至幸誠出非常陛辭之次重蒙親灑宸翰製爲詩歌奬諭隆
厚煥乎若杲日之照臨郁乎若卿雲之垂蔭副以織金紗衣俾
之被服以爲鄉邦之光寵錫便蕃敷宣罔旣竊惟臣淮質本凡
庸才乏世用過承列聖之知遇叨膺顯秩之光榮玆者伏遇皇
帝陛下德協重華仁浹庶類下逮顓蒙之無似上廑宸眷之有
加雨露霑濡頓使春回於枯朽奎躔炳燿普令光被於儒紳仰
荷鴻私圖懷報稱俯愧駑駘之伏櫪有負驪駝重惟奬賚之朝
陽誠深仰戴切惟古者人臣侈君之命勒諸彝器以傳永久臣
竊援斯義摹勒貞石垂示來裔永爲家寶謹撰御製恩賜詩贊
一通幷奉刻本上進伏惟聖明俯垂睿覽贊曰

於穆聖皇尊臨大寶稽古右文崇儒重道顧惟微臣蓊爾無庸淵衷天豁曲賜優容虎拜闕庭龍光下燭錫以宴遊恩眷彌篤親御翰墨敷繹雲章褒獎過厚訓諭孔彰拜手稽首載忻載喜省躬揣分兢惕曷已仰惟聖製妙斡玄機圖書啓祕奎璧騰輝捧以南還祥飇獻塗光昭衡宇歡溢里閭齋祓緘縢襲藏惟謹摹勒貞珉罩福祚胤稽諸往牒寵異常倫感填胸臆報乏涓埃願效封人嵩呼三祝惟皇仁聖天心攸屬皇契天心澤被萬方鴻圖鞏固地久天長臣述贊辭藏之石宅百千萬年永保貞吉

署刑部事魏布政畫像贊 按魏源字文淵建昌縣人宣德三年署刑部右侍郎五年爲河南左布政使

色溫貌肅氣之充也蹈禮和義德之崇也忠以事上莊以涖下動適厥中也出守方岳入贊皇猷各迪有功也玉瓚黃流朝陽

鳴鳳宜盛福之在躬也

右都御史元節熊公畫像贊

讀聖賢之書而致力於躬行食天朝之祿而攄誠於奉職峻節凜乎秋霜德容溫如白璧入臺憲不翕翕以近名振國維務孜孜以求益是爲昭代之鳳麟而膺夫康侯之晉錫者耶

楚公雪樓程先生退休小像贊 按程鉅夫名文海以字行京山人後家建昌元世祖時慶遷集賢直學士泰定初追封楚國公有雪樓集

翹翹楚公間氣所鍾雄才碩學後進是宗元之初政求材如渴薦賢爲國志定莫奪詞垣黼黻柏府風霜懸車衡門烏巾布裳瞻仰遺像肅焉起敬蔚乎孫子承此嘉慶

沼山先生程世京行樂小像贊

生於文獻之家而沾漑有自也長受師資之益而問學日至也筮仕云初棲遲末職未遂厥志也及乎入則操觚翰苑出則領袖儒紳方期展布才猷奈何元綱之隕墜也懷哉沼山命與時違徒興識者之長喟也冠裳杖履消搖林壑人謂其有傍花隨柳之趣而壽考以蘄夫天年斯其爲始終無媿也

長春劉眞人淵然贊

太乙兆靈鬱孤降精夙稟師承兮黜智守愚控寂沖虛純陽內舒兮淵然至眞浩乎長春感化孔神兮叱吒風霆魔厲戢形赫赫厥聲兮有命自天束帛戔戔光賁林泉兮趨蹌仙班喜動龍顏寵錫駢蕃兮侍祠竹宮默契淵衷肸蠁豐融兮道運中微薄遊滇池志定離嚥兮載沐恩榮欻焉上征列職太清兮學徒振振遺訓是遵雖亡而存兮爰述贊辭式昭令儀慰此遐思兮

顧盛中書父小像贊

身處京華而翛然山林瀟洒之態壽踰七衮而藹然春風和氣之容蓋由其養之有素故致夫德之所充教子成名秩拜鳳池之顯職推恩有典榮膺綸誥之褒封其處已也不干于以自泰其接物也恒翼翼以致恭是宜輿論之同歸而聲譽之日隆者耶

謝庭循小像贊

彼美若人裔出名門其少也詡已高於月旦其壯也彝益播於儒紳其淸而潔也淟兮冰壺之寒露其溫而和也煦兮麗日之陽春或怡情乎繪事或涵泳乎道眞既渾淪而無迹亦瀟洒而出塵是乃蓬瀛之仙侶人間之鳳麟也耶

肇慶知府王公伯貞畫像贊 按伯貞名瑩鄞人宣德五年擇廷臣二十五人爲郡守瑩以給事中授肇慶

其學也粹於古而宜於今其德也閎於中而暢於外擴太極之淵微際明時之亨泰厥既有猷而有爲匪直淸脩而節介致仲三日之霖唐眞卿之在五原活萬人之命漢龔遂之治渤海儒紳服其教條庶氓懷其遺愛瞻儀像之儼然凜高風其如在是宜媲美乎甘棠而垂休於永世者也

蔣侍郎小像贊

圭璋琥璜德之良也碧梧翠竹神之淸也溫淳典雅發爲文章也有猷有守煒其有光也壽不滿其德吁嗟乎彼蒼也敷遺乎後嗣久而其昌也

銘

朴齋銘有序

閤門使郭純文通有志於務本之學名其藏脩之室曰朴齋少

傅廬陵楊公少保臨江金公記之其說已備復徵余言余與文通鄉友也不可忘愛助之私著銘以勗之銘曰

玄黃肇分渾淪旁礴民之初生凝然太朴朴之爲質彪之以文文質彬彬仲尼有云末學滋僞巧變日生棼我眞原棄我常經文勝滅質太朴日漓如馬斯逸決嚙奔踶疇能縶之寘彼康衢返朴還淳迺復厥初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本末有倫聖道斯在嗟爾君子名齋以朴操之有要視彼先覺先覺垂訓誠之於斯誠存質勝其殆庶幾

說

日省齋說

駙馬都尉趙公篤志進脩之學名其齋曰日省徵言以廣其義嗚呼至哉日省之謂乎其爲進脩之要乎蓋省者精而察之也

夫人之生也不能無耳目口鼻之欲欲動情勝巧變日滋是非邪正利害得失紛擾膠轕以役乎外省之不以其道孰從察識而決擇之哉省之之道奈何在吾心方寸之間云耳語曰內省不疚又曰見不賢而內自省省而謂之內非心而何吾心苟有所蔽則孰爲是孰爲非孰爲邪孰爲正孰爲利害孰爲得失茫然無所辨惡日以長善日以消天命幾乎熄矣必也如鑑之空如衡之平而後爲無蔽也鑑空則姸媸不能遁衡平則輕重不能欺吾心無所蔽由是於日用之間而致其省焉是其是非其非拂其邪持其正審其利害究其得失善惡瞭然如較黑白惡則克而治之善則存而養之使本心之德復全於我推之以應事接物自然不畔於道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怠之萌吉凶之辨也省之而工夫少有間焉則物欲之私乘隙而動如馬

之脫銜馳騖橫逸制之不易矣其在於易乾以夕惕而無咎震以恐懼而致福其在於禮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是皆日省之謂也若夫曾子所謂吾日三省盖以謀而忠交而信傳而習爲切身之要故特舉以自勉耳朱子謂其隨事精察又豈但三省而已乎曾子傳之子思子思作中庸首言道不可離而以存養省察對舉以示人靜而存養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然其所謂省察者致力於幾微之初又不待隨事精察而後然也要其極功而歸之於誠焉蓋誠者存心之本心存而自無不省者矣都尉公天資超邁篤實而謙愼胸次洒然不凝滯於物存誠之功養之有素日省名齋謹之至也不斐之文何足以發所蘊雖然公命也奚敢辭爰摭舊聞書以復之

策問

會試策問二首

問經以載道刪述由於聖人而垂教於萬世者也孔子論經以溫柔敦厚爲詩之教疏通知遠爲書之教廣博易良爲樂之教潔淨精微爲易之教恭儉莊敬爲禮之教屬辭比事爲春秋之教夫道一而已其教何以不同歟抑立教雖異而同歸於一揆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不及於易春秋抑別有其說歟揚雄謂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雄學孔子者也無乃自異其說歟舉五經而不及於樂又何歟三代以降業擅專門六經薄蝕日益滋甚故文中子以爲九師作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大戴小戴禮之衰書殘於古今樂缺於齊魯議之果當於理歟迨夫濂洛諸儒出而繼之以子朱子闡明道學而六經復明於世我朝以經術取士而經學一歸於正斯文顯晦亦各有其時歟諸君子以窮經爲職業幸詳陳之以袪所惑

問爲國在於足用足用在於轉輸任得其人則法守有而國用恒舒矣自古及今賦稅之廣莫如東南禹既敷土王畿在冀賦由荊揚而來者但言浮江沱潛漢逾洛至河而已沿江海達淮泗而已它無所聞也漢耿壽昌常平之法雖非東南之賦亦可得而言歟唐都關中費用日廣多取給於江淮而立法漸精若李傑韓滉裴耀卿劉晏當時號爲得人其漕運之法可得而講歟抑亦有未盡善歟今國家駐蹕北京尤以東南爲重廷議自江達淮自淮入河各於要地立倉貯粟量地轉輸可謂善矣方

之漢唐立法孰異而孰同歟伊欲人力不困而國用常足何法以維持之歟幼學壯行士之志悉意以陳毋泛毋略

黃文簡介足菴集卷之十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十一　入覲稿

黃　淮　宗豫

序

番陽雙溪陶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其來尙矣九兩之法著于周禮下逮隋唐其法寖備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簿狀所以嚴選　譜系所以謹婚姻有圖譜局以掌之若私書有濫糾以官籍官籍不及稽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上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失而其學不傳是故士大夫之學古知禮者其於私譜尤不可不致敬也番陽陶圭有見乎此拳拳以編緝家譜爲先務書成徵予文以弁其端陶出陶唐氏之後周虞思爲陶正亦以陶爲氏自時厥後子孫傳序

顯晦不一遷徙靡常難以悉据圭之先則本於晉八州都督侃四傳至元亮居彭澤退居柴桑栗里而圭之譜謂之番陽雙溪陶氏者蓋自元亮後若干世曰興義避黃巢之亂由江州徙居番陽之寒山又若干世曰淸之自寒山徙居雙溪是爲圭之高祖也故定自爲雙溪一世以倣繼別不遷之宗寧略其所不可知而不敢遠引以誣其先也嗚呼末俗之流競相誇詡力攀附以（孫仲容先生云以下疑有奪文）旁搜摭以駭衆故不免有遙遙華胄之譏圭也既能追復古道又能拔於流俗得不謂之賢矣乎觀其序述其凡有四一曰敍譜派別支分宗法井然不亂二曰敍徵援事摭實世德昭然可稽三曰敍文以考　四曰敍葬以愼終展卷之間如指諸掌蓋不待糾以官籍而自無濫失之弊其可謂善於著述者矣雖然此特著其目以啓端云耳若夫嗣而書之自一世至於十世百世後之子孫當推廣其意而不可妄有所紛更庶爲無愧也圭由進士拜監察御史廉愼有聲今以經學掌教吡陵士子沾其餘潤皆有所造就苟能益敦素履以展布才猷殆見八翼之兆蓋不得專美於前者矣譜爲尊祖敬宗作也尊祖敬宗莫大於善繼述圭其勉乎哉

滁陽吳氏族譜序（按吳亮滁州來安人）

鎭守淮安右副總兵吳公亮總督江淮等處漕運至通津與余會於驛舍出示家譜謂之曰亮之先世家滁陽世代有顯宦大父府君元任滁陽路總管恭遇太祖高皇帝膺期啓運遂率先考府君委身麾下戮力建功享有祿位施及家人後之譜諜毀於兵燹曾祖以上名諱亡逸莫克推究及今所知者苟不著之簡帙將使後之人忘所自出其可乎哉於是自先祖爲一世以

及亮之子孫爲四世五世次第敍列以爲張本繼此以往嗣而書之至于無窮敢乞一言冠于篇端庶有光也余與公託知有素不敢固辭按歐陽文忠公譜例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下至元孫而別自爲世吳本姬姓受氏昉自泰伯其後若魏之吳起漢之河南吳公著於信史者甚衆支派蓋亦不少公之爲是譜也寧闕其不可知不事旁搜遠引以紊其族系深得歐公作譜之遺意其尊祖敬宗之心至矣傳曰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公之乃祖乃父灼知天命識眞主於羣雄逐鹿之秋故乘集風雲光昭祚胤追惟所自莫匪先德名諱雖亡遺澤可想而公也不惟善繼善述又能克廣前烈深蒙眷遇寵任益隆將見褒嘉之命自天而下恩賁九原斯譜益有光矣雖然圖譜之作敦睦爲要自今日論之父子也同氣之兄弟也孝

慈愛敬不教而能不勉而至何也親親之道至近而不相遠也雖不假圖講而敦睦之道自行也嗣茲以及於曾玄又遠而及之十世數十世兄弟子姓有再從焉有三從焉以及於袒免又及於無服日遠而日疎伊欲敦睦之使親親之恩彌久而彌篤此則有甚難者蓋以勢殊而志異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誠而已傳曰未有誠而不動者後嗣子孫綴名於斯譜也當思厥初本同一原此以誠感彼以誠應鶴鳴而子和塤倡而箎答和氣充溢於一族如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是則總兵公作譜之深意余故於終篇發之

讀杜愚得後序

詩以溫柔敦厚爲教其發於言也本乎性情而被之絃歌于以格神祇和上下淑人心與天地功用相爲流通觀於三百篇可

見矣漢魏以降屢變屢下至唐稍懲末弊而振起之既而律絕之體復興焉當時擅名無慮千餘家李杜爲首稱而杜爲尤盛蓋其體製悉備譬若工師之創巨室其跂立翬飛之勢巍峨壯麗干雲霄焜日月而墻高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析而觀之軒廡堂寢各中程度又析而觀之大而棟梁小而節梲檥枘皆梗楠杞梓黝堊丹漆也其鋪敘時政發人之所難言使當時風俗世故瞭然如指諸掌忠君愛國之意常拳拳於聲嗟氣嘆之中而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蓋有合乎三百篇之遺意也傳註本繁而寡要少傅廬陵楊先生往歲在湖湘得會稽單復陽元註釋名曰讀杜愚得大意取法朱子詩傳近因訓導嚴頤請以授江陰士族朱善繼善慶鋟板以傳未幾而告成少傅公畀之序矣善繼昆季嘗求余記竹泉及題吟室卷知其好學有自今又喜其成人之美重以陽元所得足以惠後進故復序於末簡嗚呼詩關治道協氣運洪惟我朝紹百王之大統振萬世之洪規復古之機正在今日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士君子操觚秉翰以求風雅之音必於是編始焉

送徐中行還永嘉分教郡學詩序

余故友之子徐參中行力學績文謹言慎行芳聲茂著人無間言郡學教授前檢討潘先生以訓導席久虛薦中行謁選天官近制試訓導於奉天門丹墀內勑大臣及翰林風憲給事中莅之期得眞才以淑後進中行試在優等既銓授鄉之搢紳張席爲賀有執爵而言曰中行以逢掖之士奉朝命峨冠束帶歸鄉邦分皋比侍郡文學坐明倫堂橫經講道亦榮矣哉或曰中行起自鄉之齊民一旦處師席之崇諸生有年相若分相等乎者

亦有與訂交者使之俯心磬折以就班列執弟子之職容或有齮齕而不率者乎又有年少而分卑多親故子弟狎恩恃愛以自逞者庸材之所不免也中行新任之初縱之則廢法急之則召怨不其難乎余曰不然前之說近於驕後之說近於隘驕固不可隘尤不可也夫天下之人高下大小萬有不同然各有分存焉故曰禮達而分定易於上天下澤履則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況師者尤禮之所重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中行所受之職朝廷之所授也中行以尊嚴自處先王之教也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名教之所深斥吾郡諸生長乎文獻之邦習聞道德之訓豈肯以燕朋燕辟自居而不安夫上下之分者乎況夫舉中行以補久虛之席教授潘先生也潘非私於中行者也請之太守何公協諸輿論而舉之也太守公實而

且明政教兼舉而不遺其于學規綱紀必有以振之也孔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又豈可以區區臆量預料於意外者乎雖然中行亦當善於自處以立其本爲本者何誠而已至誠可以貫金石可以孚豚魚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中行爵酒跪而進曰先生至教參也敢不夙夜祇承在席者亦皆以吾言爲然遂卒酌盡歡於其行也謁秘閣諸名公賦詩以張之鄉之善賦者序列於後云

送范時暘北京省兄南還詩序

樂成濕之屬邑瀕海負山巖繹嶒拔川鬱紆徐東注清淑之氣鍾之於人也近代碩德重望若王梅溪李五峯者流風遺韻存而未泯邑之東有一范先生以光居文峯之下龐厚端謹博學多識而長於賦詠風韻不減于前人先生有六子長曰森字時

雨次曰彝字時暘沾溉昔賢之芳華習聞過庭之嚴訓雅飭好脩而伯氏學業尤豐贍少者亦淳篤不凡先生捐館諸弟事兄受教益謹時雨由進士任行人居北京數載諸弟旦夕延頸瞻望欷噓傷懷去年冬時暘諏日戒行李告其母屬家事於弟具舟車北上冒風雪涉河關以省其兄初見之頃悲歡交集問母安否既而具酒肴相慰勞藹然塤篪迭奏之和暘也懇留四月餘友愛之情有加無替日或酬酢三五行酒微酣詢及鄉曲事劇談亹亹夜分忘倦天倫至情何可量也時暘慨悲母氏垂白在堂雖有厥弟以供滫髓久曠定省心不自安遂辭兄南歸兄亦念母道遠莫就菽養促時暘叩行出餞潞河之上賦詩以識別搢紳追送者皆有作屬序古稱兄弟爲手足蓋以肢分而體同手持足行疾痛疴癢靡不相顧時雨兄弟于手足之情可謂切矣雖本於秉彝之懿亦由生長文獻之邦詩禮之冑於孝弟之大端耳濡目染厥有自來氣習之於人豈可忽哉昔蘇子瞻與子由多逢於逆旅此唱彼酬膾炙人口時雨先君子以詩名家兄弟旅次唱酬之作凡幾吾則不知也時暘歸拜家慶誦皇華之章致而兄不遑將母之誠賢母喜溢慈顏氣和體充康寧壽豈對北堂之萱草舞斑斕之綵衣少長翕集奉觴上壽至和流暢益若春陽斯時也又或有佳什遠寄以慰瞻雲之思幸毋忘吾儕之故舊云（按文內屬序二字當作屬余序）

遊洞陽宮倡和詩序

宣德九年春准以慶賀天壽聖節詣闕荷蒙恩眷賜留累月館于翰林朝房日入侍朝退處一室佔畢之餘他無所事亦無所往鄉之同姓禮部祠祭郎中養正過而謂曰城東北隅有觀曰

洞陽地遠而深僻雖與闤闠連壤而市囂不接于耳主觀事至靈邵以正文而有禮盍往遊焉余聞之躍然而喜若弩之發機水之決防興不可遏于是以端陽前一日拉取翰林脩撰金公恥菴桂坊庶子沈君簡菴秀才張助郭縉攜粲而往愚子采亦從行約行六七里許抵洞陽之三門以正率羽士出迎肅客而入詣三清殿儀像儼然中臨殿壁廊廡繪畫羣眞法從奕乎有輝以正舉揚法音行祝聖禮畢延入方丈堂中圖畫皆名筆堂前水陸草木之花參錯布列一舉目之間而塵氛頓釋焚香瀹茗畢詢以正履歷乃知家居滇池受學于淵然法師信乎源委有自也既而復延入一室僅容七八席而清思倍勝張生援琴鼓猗蘭白雪間以水雲楚歌諸外調郭生繼之桀能張生與庶子對奕數局余冥心靜察而雅趣悠然自足在坐者所得亦必

與余同也日當午以正設酒饌勸客觴酌數行酒酣恥菴箇菴即席賦詩余和之養正亦和而恥菴箇菴復交和焉未及寫日西夕矣遂乘輿策馬以歸又明日以正率其徒姚可弘謁余及在席諸友求錄所作以爲後會張本古者名勝之士必假遊觀之樂以豁其湮滯以攄其素蘊故王逸少會蘭亭暢敍幽情葩藻遞發李白遊紫極孟郊遊雲臺蘇軾遊仙都但涉足於幽閒者率皆有作一時從遊之士蓋亦有屬和者焉吾儕雖未敢以古人自匹然而豁煩滯暢幽情其致一也今朝廷穆清庶僚和協民庶乂寧淮也得與二三同志優游于春風和氣之中焉亦知所自哉因其請書以爲引詩若干篇先倡而和繼之

清華集序

詩原夫本心之正而充之以氣資之以學濟之以才斯可謂之

能賦者矣蓋氣昌則辭達而不萎薾學贍則事覈而不虛浮才敏則措辭命意無所留礙奮迅激昂開闔變化舉不出乎規矩之外庶足以發吾心之所蘊播之當時垂諸後世而爲輿論之同歸也番陽劉潤芳號雲樵隱於醫尤好吟詠賦詩凡若干篇裒寫成帙翰林主敬陶先生誦而悅之名之曰清華集謂之清則潔而不汚謂之華則文而不俚清而潔則瑩若冰玉可以澄思而靜慮華而文則葩藻遞發可以適意而怡情若然殆亦可謂氣昌學贍才敏而足以發夫本心之正者歟陶公以詩名世者也命名之義豈溢美哉夫人之才智有限量用才有專精長於此者遺於彼古稱善醫若和緩倉扁以至劉張王李之徒未聞以詩名昔宋以下能詩莫若陶謝李杜亦未聞兼擅乎醫近時丹溪朱彥脩醫術與文學兩相高君子多稱道之潤芳於醫多收奇效而又優於詩其亦丹溪之流亞者乎彼若忝竊虛名以自衒者豈勝道哉余又聞潤芳曾大父季安嘗捐貲濟人於阨窮潤芳承其慶澤穎敏秀發以亢其宗又豈但能賦而已今其曾孫名烈字尹吉者舉鄉貢試禮部占名乙科佐教武林郡庠是亦餘庥之所及也尹吉於訓徒之暇取清華集繕寫爲若干卷將鋟梓以傳徵余序其端余嘉其善承先志故不辭而爲之序

杜律虞註後序

律詩始於唐而盛於杜少陵蓋其志之所發也振迅激昂不狃於流俗開闔變化不滯於一隅如孫吳用兵因敵制勝奇正迭出行列整然而不亂其即景詠物寫情敍事言人之所不能言誦之者心醉神怡擊節蹈抃之不暇誠一代之傑作也元奎章

學士虞文靖公撥其尤精者百篇註釋以惠後人文靖以雄才碩學爲當代儒宗其註釋引援證据不泛不略因辭演義深得少陵之旨趣然而未有刻本而所傳不廣也江陰朱熊於京都錄而得之持歸將鋟諸梓求二楊少傅先生序以冠其端熊之伯父善繼暨乃父善慶嘗承廬陵楊公之命刊刻單復讀杜愚得熊今於此復能致力踰月而告成嗚呼文靖之註釋實有功於少陵而朱氏一門亦可謂有功於詩學者矣或謂詩自風雅頌變而爲騷些騷些變而爲古選歌行又變而後及於唐律文靖註詩舍本而逐末何居夫詩與樂相通樂有五聲八音九變而大成或舉其一聲一音而獨奏之得不謂之樂乎詩至於律其變已極初唐盛唐猶存古意馴至中唐晚唐日趨於靡麗甚至排比聲音摩切對偶以相誇尙詩道幾乎熄矣文靖深爲此

慮故因變例之中特取少陵之渾厚雅純者表章之以爲世範是亦狂瀾砥柱之意也學者由此而求之則思過半矣

仙居潘氏族譜後序（按潘叔正同知濟寧州任永樂九年以治河功賜衣鈔見明史宋禮傳）

宣德甲寅春余自家居赴闕道經姑蘇郡之通判潘叔正氏訪于驛邸既而叔正督饋運淮陽與余舟楫相後先凡數日間嘗同舟款語甚狎因出家譜見示且知叔正祖居永嘉與余同郡不知其自何時徙仙居也其居在邑東南里人以其族屬之盛名其地曰東潘譜諜散逸斷其所知者以陽九處士爲初祖迄今已十五世其或傳聞而莫能考据者不敢傳會以求合也嗚呼叔正可謂致謹於尊祖崇宗者世之脩譜諜者皆稱取法歐蘇而歐陽則遠法於史漢年表歐譜推而上之僅得十七代自高祖而上又曠隔七代闕而弗錄蘇譜僅得五代而止歐蘇二

公博物洽聞爲世儒宗豈不能旁搜遠引自流而徂源蓋恐或有差繆則冒紊以誣其祖愼之至也叔正之譜敍其所可知蓋得歐蘇之遺意者乎雖然譜諜者所以聯族系辨親疎使族人各知本源之所自不至相視如塗人爲耳若夫培其本使之益固浚其源使之益深在乎積善行義上有以承嗣乎先業下有以啓迪乎後嗣俾傳序久而愈盛庶乎其可也叔正同知濟寧時上言開浚會通河[illegible]上深嘉獎諭賜賚甚厚往來饋運利涉人皆感惠今在姑蘇善政及人尤多則所以培本浚源者積之非一日矣其族人世業詩書豈無叔正者奮然而起以迓續於無窮者乎苟能積善行義以亢其宗仕可也處亦可也又何間焉

盱江鄭氏族譜序

尊祖敬宗所以報本而反始孝子慈孫之大節也苟無簡册以登載之及夫時異事變人易世疎子孫遂忘其所自出雖欲致夫尊敬之誠其可得乎是故先王之爲治也必以親親爲先務九兩著于周禮以聯比其族屬宗法以嚴嫡庶昭穆以辨序列立法可謂厚且備矣厥後九兩[illegible]而不講譜局設而復廢其宗法昭穆紊亂而無統至使同宗相視如塗人士大夫之知禮者惻然思所以綱維之此私著之譜所由作也盱江守中鄭公系出新鄭子孫散處南北世代遼邈失其統紀其先在宋多至顯達扈從南渡有官建昌愛其俗厚土沃遂定家焉譜諜亡逸漫不可考至仁齋教授而下名諱具存事有證据乃祖南陵縣幕府君懼其久而并失之也手自詮次以仁齋爲始祖列爲五世今守中公嗣而輯之下至九世列爲二圖其一枝分派接聯絡

相因取其易見其一略倣漢年表例生卒婚娶出處行業皆得以附註焉此蓋私著之譜使子孫不忘其先者也昔歐蘇二公著譜準年表爲法歐譜得十七世自琮以下又間缺七世不書蘇譜僅得五世錄其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愼之至也今鄭氏之譜斷自可見之世始于仁齋九世之中又有闕而不詳者蓋亦歐蘇愼重之遺意尊祖敬宗之心至矣覩夫縈附銜世以自誣者豈可同日而語哉余觀譜之所載宦業中微仕僅二人天非嗇之也將使之儲休積慶以貽夫嗣續者也譬如有源之水匯以爲澤引而導之沛然莫之能禦守中公仲子誠紹先世之積累際文明之嘉會自郎署歷職至天官亞卿勤敏周愼赫有聲譽深爲上所知遇推恩封厥父如其職譜諜煥乎有煇方自誠始川澤委輸其進未易量也若夫睦族之道序引已詳故略

送李布政致事還眞定後序

論人之志行既審其常尤必察其變處常固難處變爲尤難處變而不失其素守則仕止進退舉不失其道而志行可以預定矣湖廣左布政使李公文瑛謝事而歸朝之大夫士送之以詩而序之以文於其歷仕中朝出使外國政事行業言之已詳至於公之處變鮮能言之或僅舉其端而未及道其實僕於公同處憂患者十餘年知其處變之實者莫余若也知而不言則於成人之美義有所昧也公之居幽圄也懲過省咎無毫髮怨懟意旦夕相聚論氣壯辭達率皆聖賢之大道語及貪黷事卽蹙額張眉若將浼已稱人之善若已有之徵其可驗娓娓不輟其於義利之際如較黑白及夫從容款洽怡愉恬熙則汪乎其襟度也日所奉蔬食一盂故衣一襲若啖肥甘服華美怡然以自

足也僕之惷愚素號執辭仰其高誼不覺心醉神凝若有所契焉者聖人著易象於困則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公蹉蹶殆踰一紀其志始終不渝豈非善於致命者與而其仕止進退不失其道從可知也況其老病日侵宜乎懇辭求去一出至誠皇上寬宏閔惻不強其力所不及故志可遂而優游以樂其餘年豈儌倖於一時者所可同日而語哉老聃以知止知足爲貴公其庶幾已乎彼若秉鈞持衡以社稷爲已任者則必致身盡瘁以圖維厥終又不可以此而例論也僕於文瑛交契而知深於其別不能忘言因述鄙見系於羣玉之左

旂山壽藏八景詩序 按黃澤字敷仲閩縣人以進士擢河南左參政宣德三年擢浙江布政

禮有歲制時制之節蓋以君子達夫原始要終之理故於身後之計先期豫定不以早爲諱而又視其事之難易以爲先後之次其所謂歲制者卽今豫爲壽藏之類是也浙江左布政使黃公敷仲家居閩郡年踰五十得吉地于郡西鄙之旂山豫建歸藏之兆復構屋于其前名之曰止菴不但於原始要終洞達而不惑其知止知足之義亦了然于胸臆度越於人遠矣落成之日士友咸集縱觀山川之明秀俯察草木之津華喜溢于中不能自已爰卽所見析爲八景背負七峯如步障朝旭輝暎五采成文曰錦屏瑞日山之半有眞仙窟宅霽景澄姸空翠綿羃曰石峒晴嵐前臨培塿方正如印環之以水曰印嶼波光右瞰巔劣銳如卓筆高出雲表曰筆峯雲影而又有梅溪春意柏嶺秋容碧海銀濤黃岡綠樹或近或遠交相輝映於是因題命意金石鏗鏘葩藻遞發奉以爲公賀公謂雅既不可虛辱棄次成什徵余序吁公之達識遠慮亦何事於山川草木之觀美哉堪輿

家謂審穴必乘夫生氣生氣暢達則天光發新眼界軒豁氣象爽麗神怡意悅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公叔文子樂瑕丘之勝蓋必領會於心目之間程伯子論擇地之法亦必外徵于物色公於地理之說精窮蘊奧註釋多所發明其卜吉定穴外內不遺固宜孚契乎前人諸君子發於歌詠者得不在於茲乎雖然仁者必有壽公之遐齡未易量也五十而爵七十致政公當康裕之盛年久領名藩之重寄方將躋秩崇階都俞廊廟以仰答聖天子寵眷之隆未可遽止也姑俟他日功成名就引年以歸故鄉復與諸君子徜徉于旂山宴樂于止菴倡和之什日新月盛蓋不止於八景而已也余也惜無長房之術趨廁賓從之末姑書此爲序以爲繫念之張本云

遯世遺音序

詩關乎世教其來尚矣孔子删定三百篇以及太師所采上自宗廟朝廷之雅頌下至里巷之歌謠所以扶植綱常淑正人心裨益理道其致一也去古既遠風俗日漓詩之爲教愈趨愈下甚至以之爲談咲諧謔流連光景之具間有傑然而出力以追復古道爲事雖音節時有不同其於世教無所戾者篇什所傳歷歷可考也豐城子貞黃先生嘗以詩名當時遺稿曰遯世遺音其亦士君子之所推重者乎先生生于元季隱居邑之株溪端莊簡重不事表襮出言操行必以仁義爲準的凝然有古君子之風凡觸于其目而感于心者一發於詩詞取達意不規規於藻饋音節冲和雅淡不爲哇淫所載之事率皆日用之常倫理之正絜絜然如菽粟之充飢如布帛之致暖誦之者皆道以感發興起豈非關於世教而有得於古昔詩人之遺意者乎謂

之遯世遺音者非遠引自潔以爲高蓋亦安於義命以求無所愧怍云耳後於屬纊之際沒而復甦或問有所見否撼首端視答以氣絕目瞑有何所見夷然而逝其浩然正大之氣至死不餒宜其發於歌詠不爲萎薾之談過於流連光景者遠矣先生嗣子宗載由名進士歷官至吏部侍郎廉潔勤敏朝著所共知嘗於接談之次獲覩先生所與手札亡慮數千言率皆勉其忠君效職敦仁履義與詩所訓大旨皆同宗載克自樹立者詩禮之訓厥有所自余不佞忝辱同年之契閒以詩集徵爲序嗚呼先生遠矣儀矩謦欬不可得而接矣撫遺集之僅存興懷賢之深慨故不辭而僭書于首簡以致區區之私且以見夫溫柔敦厚之教不可得而泯也

姑孰葛氏族譜序

淮預典內外制詔勅既具沓白尚寶司奏請寶璽識而後行故自鼐以下日相聚處者寮友爲姑孰葛文幹爲尚寶丞契好尤篤爲人英偉特達流事詳密與人接和而不流余意其慶祐所積厥有源委未幾辱以家譜徵爲序稽其族系自葛天之後以封國爲氏析居瑯琊漢下邳侯曰廬者讓爵于弟文托南遊江左樂丹陽地勝民淳遂居焉是爲丹陽始遷之祖也六傳至洪字稚川又自句容徙居姑孰之慈湖得從祖仙翁丹法脩煉葛陽山是爲姑孰之祖也姑孰卽今之太平府漢隸丹陽郡又傳若干世至百戶公丁宋季俶擾避兵城中是後遂爲城中人前數世斷續歷常（按此句有誤）事實不能悉故推百戶公爲始祖百戶四子長曰正一實文幹高祖定爲一世以至于五世支分派別列而爲圖五世而後倣而書之至於數十百世譜自此始其生

卒歲月娶某氏葬某處詳本支而略旁支者蓋亦蘇文公所謂詳所自出之意也次正二正三析居散處勢不可詳正四離俗爲僧後無所繼姑提其綱以俟參考然而俗好誇詡者力攀附以爲高文幹寧闕其所不可知而不敢附麗以誣其祖其志定識明賢於人遠矣嗟夫人之族屬歷世既久顯晦迭 斯亦常理譬猶水之有源其流必長沮遏不行匯而爲澤渟蓄既盛引而導之沛然莫之能禦葛氏自下邳而後或仕或仙源源不絕中更變故數世以來韜輝弗衒而積善行義日新月盛如澤之渟蓄文幹承體襲慶顯揚光大江海委輸寧有既乎余之所計信可徵矣雖然圖譜者合族之具也若夫睦族之道必本之以忠厚行之以寬恕禮義相先有無相濟不至相視如塗人庶爲無愧也文幹由進士入官爲族人之望宜如何其勉之是爲序

安分齋集序（按鄭本忠字□□本忠鄞人）

余昔承乏外制時四明鄭先生本忠教授秦邸僑居京都與余家相去僅數十武以故往來甚數而知其操履尤深先生敦謹雅澹不妄言笑言必從容中節祿入不贏日用儉約怡然不以介意與人爲禮敬恭不少懈然亦未嘗有諂屈之態蓋其德之誠于中而著之于力行故其表裏相符終始無間而爲輿論之所推許者也詎意相與甫六載而先生捐館矣其嗣復言雍言皆能世其家學復言由胄監釋褐歷任禮部祠祭郎中雍言由進士任行人司副復與余同朝間因休沐之次奉其先君子詩文凡十卷題曰安分齋集求序弁其端夫文爲載道之器道即誠而已文而不誠則與道相戾矣取哉先生之誠形于德行者無所愧怍由是敷之爲文章播之爲聲詩皆此誠之流通非若剽掇闒靡者之可比也吁誠之所感越境異世彼此同心斯集之傳久而不泯信可必矣況其子際遇聖明寵眷日隆貤恩之命光賁泉壤流芳委祉豈有涯哉余也每會復言雍言慨然嘗興懷賢之念幸得斯集而徧閱之恍若晤語之爲快也故於其請喜而爲之序

記

勤有堂記

余初筮仕時數往來金華山中聞其鄉有隱君子曰杜君子吉脩身勵行孜孜不倦而尤長於鍼灸之術業欲求見而未遑也永樂中承乏內制待詔西清會醫士杜彥達氏問其望族乃子吉甫之嫡孫也既而彥達以其術受知太宗文皇帝擢授御醫日侍左右因得叩其源委頃因謝疾家居闊別既久今年春以事詣闕彥達謁余寓館袖出一帙請曰先祖世承醫業嘗揭勤有二字以自勵日訓及子孫願求一言以張之余思向聞子吉甫力學不倦今觀名堂之義信有徵矣記何可辭夫天有四時運行不息然後成歲功國有四民致勤弗懈然後成德業況醫之爲術民命所繫粵自神農別草木之氣味軒岐發天地之祕賾是後若長桑和緩倉公扁鵲以至于孫思邈劉河間仲景東垣輩先後相繼更互演繹伊欲闖其門庭窺其閫奧非勤曷以致其力原夫病之所因皆起於七情六淫審證則有標本勝伏診脈則有七表八裏榮衛主乎血氣十二經配乎陰陽又有係絡三百六十有五隧穴六百五十有七伊欲審系脈之眞原虛實之變向非勤以候之精以辨之則處方品劑灼艾行鍼鮮有不戾乎法治而衛決致失者矣今觀杜氏之於是術也子吉甫

既以勤而有得於前彥達復以勤而克承於後然皆一本於忠信篤敬宜其聲譽日張而叩之者日益衆朝廷寵任之隆蓋有由然者矣傳曰惟勤有繼又曰勤則不匱是之謂也於戲積之久者業必盛施之博者報必弘彥達承藉先德駸駸向用進而未已他日推恩之命榮及祖考而垂裕後昆是則勤有之大者也彥達勉乎哉

崇孝堂記（按朱善繼名紹見前）

余昔退處鄉邦邑宰何叔雲間嘗談及故族首稱暨陽朱善繼善繼守禮秉義好學不倦子姓亦皆循循雅飭竊識之未之識也今年夏兵部郎中徐孟晞訪余翰林謂曰里人善繼之子熊字惟吉奉親至孝頃因母疾殆甚遍求善醫藥之而病益危遂醫束手退却遂默禱于神刲股和藥以進凡再疾良愈邑之搢

紳以惟吉孝誠所感請諸吳門檢討陳公表其堂曰崇孝顧蘄一言以張之余方展卷濡毫坐客有難之者曰保遺體而不敢毀傷先王之教也樂正子下堂傷足憂數月不釋惟吉加刃遺體不亦可乎余曰不然禮有常有變樂正處常而偶失致謹於起居傷足憂延數月悔不可追也惟吉當母危急之際倉惶瞀眩計無所出苟有人導之以其難之事亦將圖而爲之而況刲股之片肉乎經言不敢毀傷重父母之遺體也惟吉刲股和藥存厥母于垂亡也重父母之遺體扶持世教之正論韓子之所以斥鄙人也刲股存母于垂亡處變而不暇擇其心實有可閔者也然而股肉豈必能愈疾者乎蓋惟吉之心出於迫切之至誠無纖隸疑懼以惑於內誠孝感乎格神明動天地轉禍爲福易危就安在俄頃之間夫豈偶然之故哉方今朝廷每賜旌表

蓋亦原其心而不沒其善也郡縣或於惟吉刲而上之將見命書自天而下高大其門閭而父而母益有光矣惟（按惟當作雖）然孝爲百行之原天之經地之義行之一家推之一鄉而準放諸天下四海而準夫然後謂之崇孝惟吉以純雅謹厚之質習聞家庭之訓蓋嘗以古人自期必能致力乎遠者大者垂芳聲於永久又豈一行之善而已乎姑書此爲記以釋或人之疑且以復孟晞之請云

三樂軒記（按項佑平陽人永樂癸卯舉人爲永興敎諭）

情慨乎中而暢於外之謂樂然其樂也有係於天者有係於人者有存諸已者係於天其數恆不齊係於人不可強而得存諸己力可勉而至昔孟軻氏論三樂首言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則係於天而數不齊者也次言仰不愧俯不怍此則存諸己力之可勉者也終言得天下英材而教育此則係於人不可強其必得者也苟能兼備而無遺其爲樂不既盛矣乎橫陽項佑取以名其軒蓋必有以慨乎情而不自知其樂之暢於外者矣佑爲邑之著姓父母二親聰明強健眉壽未艾兄弟五人雍穆端謹力於孝友平居安然順適皆無意外之撓佑自邑庠弟子員登名乙科分教丹徒佩仁服義動循軌轍諸生仰承化導多有所造就其樂之在天在人在已者庶幾兼而有之以之名軒不亦可乎究其所樂皆本乎倫理之懿日用之常其視榮啓期所謂三樂徒以幸得於已者夸詡而自快大有逕庭矣余奉命趨朝道由京口由佑邀余觴酌軒上坐客有議之者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其數雖出乎天亦由其積德累慶以和召和之所致吾無間然矣然其所謂俯仰無愧怍者必其表裏洞徹終始不

二如顏曾思閔以上斯足以當之項君自信果何如哉若夫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樂乎已者教而養之俾道有所傳而澤被者遠聖人所願欲莫大於此然猶未可以必得項君豈以一教職儗之以自況乎館下諸生亦或有明睿之材者乎余曰善儗人者于其心不于其迹傳不云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佑也服逢掖之衣爲聖賢之徒修諸己者豈可不以俯仰無愧怍自期余所謂力可勉而至者此也孔子嘗云朋自遠來爲樂況其操皐比之席處師道之極尊菁莪樂育良足自慰與孟子所云雖有大小之殊其爲樂一而已矣苟徒泥其迹而不究其心是猶膠柱鼓琴刻舟求劍未足以盡觀人之道也客唯唯而退余遂援筆書爲三樂軒記

松雪軒記（按麗水縣志人物門原旋永樂間由人材授程鄉知縣歷補城江附二縣蓋即此）

閩之浦城邑宰周永新氏括之麗水人家居旁近多名山山多古松天寒歲晏積雪彌布玩而悅之因名其讀書之所曰松雪其出而仕也浦城山邑松雪之趣尤勝故軒扁亦仍其舊間以職事赴京謁余候朝之館徵文爲記余詰之曰天壤之間卉木不一風晴雨露各有其態子惟松雪是好何居永新曰羣木當春生夏長之時森然並立孰爲堅貞孰爲柔脆曷從而辯之哉及夫歲聿云暮百卉具腓而松也挺然於摧落之中堅貞之操於斯可見物之潔且白者無逾於雪羣陰凝沍雨雪霏霏頑枝惟木被之而色渝朽甲枯株蒙之而披靡而松之勁氣稜然愈厲既而積雪凝綴於柯葉之上貞白合德而並美淸華發越交輝迭暎絺觀審視有契于心此軒之所以名也願先生惠教之余曰人之嗜好不同由其人品高下之不一永新之所嗜不物

其物而以德視其物則物爲我之資而無喪志之惑矣昔陶元亮詠東園古松有曰嚴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至欲提壺以撫寒柯豈非德視夫物者乎永新與元亮所處之時雖殊所存之心則同其於操履蓋必求致其實庶爲無媿也操履之道奈何貞白二者而已貞則正固而不遷白則純潔而不汙正固不遷則終始如一純潔不汙則表裏洞徹由是而施於有政則令行事集而民無不服矣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俾之常存乎目而有警于中也松雪名軒是即盤盂几杖著銘之義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永新其勉乎哉

夢椿堂記

括之武衛指揮使牛公愛弟庭器淳篤雅飭事親以孝聞其先翁浙江都指揮沒已久庭器思慕之誠無間頃刻精神感通嘗形諸夢寐竊恐此心或怠也爰揭夢椿二字於燕堂之室以自省焉因余泊舟好溪徵言以記之周禮占夢有六曰正夢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庭器思親不忘至形諸夜寐之間是即所謂思夢者也思而得其正豈不謂之正夢者歟夢厥父而曰夢椿者莊周謂古有大椿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木之有壽莫椿若也故孝子祝父之壽必以椿爲期庭器揭扁于堂不敢斥言其父故謂之夢椿云耳吾想其夢之所感承顏接辭婉容愉色無異趨庭之日設席張筵奉觴進爵宛如獻壽之時和氣同流上下胥慶斑斕五采光昭左右雖夢遊鈞天華胥不足以喻其樂及其覺而求之於恍惚杳冥之中儀容雖存乎目其聲音咲語不可得而接也其承事之勤無所寓而展其所施也其傍徨痛苦恍若初終之迫切也此情此境蓋有不可勝言者宜其

不能自已而復揭扁于居室也庭器之孝可謂至矣乎雖然夢之所形思之所著也盍亦反諸身而求之反身之道奈何得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庭器讀書明理謹身飭行其於二者常致其思焉將見德日以榮業日以廣他日進用于朝以展布其才猷顯親揚名足以遂生平之願是則孝之大者又豈特形諸夢兆之間而已哉庭器之伯兄挙戎事于名郡莊以將已嚴以蒞下和以處衆不獨惠及於行伍而餘澤均被於民庶蓋其於思貽之道可謂善矣塤唱箎應共濟厥美是宜都衛公之休光遺烈久而愈盛一門之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無媿於倫理之懿良可羨也遂書以爲記

保寧堂記

永嘉徐永祥氏余鄉友也永樂初年以名醫徵至京從事太醫院鬬室於市居善藥以應人之求揭其扁曰保寧用以自勵也間謁余請記余惟洪範五福康寧居三蓋以人雖壽而且富非身安不能保而享之是則康寧尤爲福之要者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慮民之札瘥夭遏以傷其生於是品嘗藥味辨其涼溫參究陰陽設爲論難原其勝伏以節宣之養其中和之氣全其本然之天所以保民之生而躋夫康寧之域功用所被大矣哉自時厥後賢達繼作推明是理更互衍繹伊欲業醫者知夫保寧之爲難而不敢冒昧衒世以誤人也永祥之爲醫也而以保寧揭于堂之楣其可謂有志之士矣蓋必遠法乎聖賢以究其立言之秘要明夫七情六淫之所因審夫七表八裏之脉證察時審候應病而施勿昵於已毋惑於人求全夫保寧

之實效庶乎其可也其在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則稽其醫事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爲下品第亦以保寧爲驗永祥執業趨事不可與常醫等其治療必以十全爲期苟或十而失四斯爲下矣余知永祥有素爲人坦率和易立心處事恒而不變人以病告無間貧富戚疏亦無間蚤夜慄慄往視或投劑或鍼或灸多致效其庶幾十全者乎病良已報不報未嘗介意其爲宋清之流亞者乎人之壽夭雖繫乎天而永祥保寧之心靡有勤怠以戾夫聖賢利濟之常經視夫冒昧衒世以要賄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又聞記禮者謂醫必三世爲良永祥承藉先業厥有源委又有二子曰孟欽孟鎬善承父志他日保寧之堂益有光矣是爲記

天竺大普福講寺重建四天王殿記

杭之勝麗在西湖之上重岡疊巘風氣蟠結者皆爲浮屠氏所據寺之次天竺爲甲刹而普福與天竺並演天台教觀居湖之滸門臨九里松徑經其門者必入寺致禮而後他往以故檀信皈依爲尤衆寺剏始于咸淳燬于元季永樂庚寅古盤銘以興復爲已任佛殿門廡法堂文室以至庫庾庖湢煥無一新古盤謝事退處正謨訓中來補其處圖完未滿而先其所急遂勞力殫慮捐衣資募衆緣構四天王殿若干楹埏土肖像威儀有嚴領甓圬墁續壯彎密經始於洪熙乙巳越九載而訖工佐其役者座下比丘宗纘幹緣居士錢覺明慶贊禮成乞文刻石用示將來嘗觀佛書有云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有四天王所居宮殿卽六欲界之初天其號曰多聞持國增長廣目王乎四方以淨天眼常觀擁護此閻浮提流通佛法令無留難亦護國王

及其人民除其患難悉令安隱卽此而觀則佛刹建殿以奉天王信不可後也况夫像教之傳假像以表法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曼殊乘獅子表大智而降嗔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他如劍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四天王殿處乎佛刹中門像設莊嚴各執其物蓋亦有所表于以伏魔而鎭邪于以決癡而破闇履其閾而瞻仰之者必起敬畏之心而消其我慢之惑其功豈少哉禮以捍災禦患則祀之天王旣能衛助法輪而又能護國除患是亦典禮所當祀者佛乘眞諦俗諦並舉而不廢宜乎訓中切切以是爲先務也訓中族出横李蔣氏契心印于左善世存翁爲叢林上首嘗被召至海印寺校讎藏典正席普福堅持禁戒表率徒衆旣創天王殿又覩規制所宜有者將次第成之必使湖山增煥而後

已余嘉其勤旣書以爲記復舉天王之威神而爲之偈俾承事之者不忘信向云偈曰

惟王居四天具足神通力降伏諸魔魅護符正法輪惟佛運慈悲徧覆三千界王亦隨所住訶衛靡不周護國兼庇民悉令遂安隱應感無違者一念之所形寶構奠湖山金碧照林谷莊嚴妙覺地慧力亘長存利益諸有情咸得如所欲此則何以故法海本圓融弘誓如海深功德不思議見前承事者勿退爍迦心

竹雪書房記 按戴進字文進錢塘人善畫楊文敏榮有題竹雪書房詩

宣德丁未余謝病南歸憩武林驛邑之士者戴文進氏來謁其貌溫如其言恂如進退威儀動循矩度知其爲有守之君子也舟楫旣具惜無一語以張之明年冬余友翰林侍講蔣君良夫馳書山中謂余曰文進家居時植竹甚茂冬雪彌布柯葉玩而

悅之因表其讀書之室曰竹雪今以繪事徵至北京僑居闤闠仍其舊或疑其過實願假一言以釋之余惟四時代謝景物各異人之好樂每視其志尙何如耳當夫青陽發序草木敷榮穠李芳桃牡丹芍藥爭姸競麗於和風煦日之中時流少年沈酣宴賞雕鞍繡轂交相馳逐以快一時之志比比然也而文進獨於玄冬疑沍之時惟竹與雪是好厭故何哉蓋其志尙在於清潔而竹雪適有契焉者故狎而玩之不忘於心目而又以之名諸書室也然而是竹也虛心勁節貫四時而不改何獨於冬而後見其清涓涓流泉非不潔也何獨取於雪殊不知竹於搖落之中翹然特立不受挫抑而清氣愈肅馮夷鼓怒急雪交集上下一色光瑩無瑕天下之潔莫能加之又豈泉流之可並哉若夫二物之交輝迭映也竹得雪而益清雪得竹而益潔彼此

相資猶人之淸者必潔而潔者必淸又不可歧而二也由是觀之則文進不徒言通之可尙其襟懷抱負概可想見過於時流少年遠矣余屛處山菴嘗於雪夜宴坐竹窗之內澄慮凝神冥觀反視竹之所以爲竹雪之所以爲雪渾然具於吾心更不知何者爲淸何者爲潔先正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者融會流通至微至妙莫能形諸言說然亦不可言也文進所見抑亦與余有同然否乎至若僑寓雪雖甚盛竹非所宜而齋扁如故識不忘也昔周元公倅南康卽匡廬之溪加以濂溪之名蘇文忠客陽羡改獨山爲蜀山事不忘乎舊厚之道也何嫌之有此皆余之臆說因復書蔣君以訊之苟以爲然請識諸壁

承志堂記

宣德初元時維仲春休沐之暇有儒一生修容振衣介余鄉人

鄭士新望拜俯伛間進而言曰鄙生張琦鼓篋胄監有年矣竊聞大人先生德厚氣和雅好奬掖後進敢冒昧奉謁家有祀先之堂曰承志願蘄一言以啓發愚蒙謹敘述世系及堂之廢興以請惟惠教之不勝至幸余觀其詞婉而貌莊進退動循矩度知爲好學君子也寧靳一言以沮抑其志乎遂摭所述序而記之琦之先曰天民者家青齊間仕宋武功大夫閤綵使扈蹕南渡卒贈鎭東將軍節度使副統兵其子孫占籍會稽卜居新昌縣西嶀山居峯下歷幾世至琦之高祖行振一以禮經中丁卯科解魁元季俶擾合宇燬于兵燹祀先之具及鎭東誥勑悉爲煨燼曾祖初十府君力不能興復又不忍分析遺命後嗣子孫勉力以圖之琦之從兄定仁國朝禮部主事有志未就而卒母弟浦力勤務本家業頗振顧瞻廢址慨然興懷致書貿諸兄厥

謀允協是舉是斲鳩工庀材鑑建祠堂若干楹中爲四龕以供祀事鄉之先生長者嘉其不忘祖命揭其額曰承志云予惟孝道之大莫先於繼述然而能盡其道者蓋鮮矣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以授二子三年問之長子伯魯辭不能舉學（按學字疑術）而簡已失浦於高祖歷年既久而能遵其治命與復舊業可謂善繼善述而賢於伯魯遠矣世之恒情營居室者必先規創華堂廣廈燠室涼館以爲宴遊之所而浦則汲汲焉以祠堂爲先務可謂知所本矣苟以是存心神其不享者乎琦乃不隱難弟之善謁余求文以彰厥美以垂訓後人俾守而勿失是皆可書也若夫脩身愼行思貽令名斯則承志之尤大者琦也浦也尚其勉乎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將驗之於後焉是爲記

湘江雨意圖記（按夏㫤字仲昭崑山人起家中書舍人累進大常寺卿善書畫尤工竹石明史文苑

有傳吳升大觀錄尚存此湘江風雨竹圖而此集兩作朱仲昭不知何故）

墨竹不知何所始昔壽亭侯關羽嘗畫竹柯葉分布成字列石陝右墨本人爭取之以供淸玩至宋畫者日盛而以文洋州爲稱首蘇長公記其篔簹假竹謂與可嘗云必先得成竹於胸中振筆直遂以追所見如兔起鶻落吁洋州殆亦超入神品者矣厥後一派近在彭城則蘇之與文豈相遠哉武林戴文進酷好竹且善繪事多從儒者游僑居金臺竹非所宜文進思之不置如與君子之闊別也間求禮部郎中黃養正中書舍人朱㬎仲昭暨相知士友畫雨竹數幅合而名之曰湘江雨意聊以慰所思觀其潑墨運思各極其趣而不踰尋丈而湘水浩渺烟雲微茫宛在目睫間品格造詣優入奇妙但不知曾得壽亭洋州之法否歟然植物之淸者莫竹若也宜風宜晴宜雨宜雪各有其態文進取於雨竹者蓋適然耳非厭彼而悅此也他日鼓櫂湘流聽雨聲於篷底發逸思於奇懷尚當與文進賦之姑書此以爲記（按大觀錄夏㫤湘江風雨竹題識係正統元年事）

題跋

題楊少傅曾祖待制公墓碑刻本後

宣德甲寅八月朔少傅廬陵楊公士奇與淮同齋宿翰林朝房語次出示其先曾祖墓碑銘元翰林承旨歐陽楚公製文并書展卷莊誦肅然起敬越數日公以重刻墨本命題其後觀公自識數語知楚公親書者失而復得世之至寶神物呵護理固宜然豈城之劍深埋草莽而紅光紫氣上射斗牛雷煥發而得之况夫待制公之忠誠大義貫金石達幽明甘棠惠政去思不泯楚公雄文華染妙絕後先輝映日月夫豈淪沒所能翳晦者哉

淮又聞德之厚者報必隆待制公位不滿其素蘊天非嗇之也將使之儲休毓慶以啓迪夫胤祚也厥今少傅際遇重熙累洽之運侍聖天子訏謨廟堂一德靡懈推恩贈及三代秩皆一品嗚呼天之報施亦云至矣然其銘志失之既久少傅求而得之抑亦祖宗之靈預發其兆式彰今日克昌之應也歟

書宣聖七十二子像贊刻本卷後（按文內聖及七十二贊上疑脫宣字）

宋高宗南渡時以李公麟所畫聖及七十二賢像贊而書之刻石于臨安學宮今禮部尚書潔菴胡公愛弟克恭近得墨本裝潢成帙徵言于淮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相爲終始聖人之儀容與天地合德而同體羣弟子受學于洙泗之間炳若日星之森列千百世之下仰而思之其當時氣象概可想見然必圖像讚頌而又刻之於石蓋以求之天道之玄遠孰若徵諸人事之

昭著使夫人即圖與贊誦而覽之不啻親炙左右肅然起敬以興起其好德尚友之心其垂惠後學者至矣昔蘇洵於張方平畫像猶曰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而况於宣聖之師弟子者乎舊有秦檜跋先儒嘗斥其惡而未有決去之者今都御史海虞吳公奮義理之勇命石工磨滅以削其穢跡仍著其所以去之之意嗚呼吳公之傑然卓識允合至公其立朝大節表表偉偉即此可見克恭之尊崇向慕好學不倦亦可嘉也故不敢以蕪陋辭僭書于末簡以答其請云按都御史海虞吳公名訥字敏德

題西湖景手卷

杭之西湖佳麗民俗華靡莫盛於宋集天下之善于繪事者置諸畫院俾各效其所長亦莫盛于宋是圖畫西湖景物委曲周至濡毫灑墨繁而不亂朴而有章蓋亦院人之遺跡者歟古稱

畫爲無聲之詩詩爲有聲之畫當時名公若梅蘇輩遊宦是郡公暇則泛舟湖山之間形容贊美至以西子之淡粧濃抹爲喻其華麗爲何如哉時異事殊固由乎人而西湖清淑之氣不減於舊晴窗淨几展卷披閱則昔人之賦詠宛在目睫間歷歷可徵是亦不可謂無助也故侍郎將公之後子珪持以求題驛舟告具姑言其略

題少保東萊黃公訓儀後按黃福字如錫昌邑人英宗即位加少保

昔在洪武中淮承乏外制今少東保萊黃公自衛幕上言時政太祖高皇帝嘉其言之直切超拜工部侍郎公益加敬慎略無矜遽之色淮挹其高誼而限於職事迹雖未甚狎而情則相傾是後數載間離合不一公之名益彰而位益崇蓋由其積行之所致也洪熙之秋車駕率師討逆公承制侍親王留守淮亦叨

備班列旦夕供事內庭必與公俱向之傾企者孚契而莫逆公之處心秉節侃侃然有韓富諸大臣之風退與士友談論溫如春風之披拂潤如甘雨之沾濡淮竊自媿以爲莫能及而公則不予鄙也公之再鎮交阯也命其少子琮肄業于應天府學仍手書教儀七條以訓諭之其言皆日用之常推之以應事接物其本不外是矣公之教子可謂言簡而旨遠者乎昔竇禹鈞善行裕于躬儉素行于家而又能以義方教其子厥後五子八孫皆致位通顯名垂後裔公之德望過於竇鈞遠甚而義方之教又章章若是琮其可不知所務乎余雖未嘗與琮接見觀詹事王君敍其處己大略信吾宗之佳子弟也茲以訓儀裝成卷帙謁言執友是善於求益者其與趙之無恤能佩服父訓無以異矣尚何患其不與禹鈞子孫方駕於後先者乎淮聞公多胤嗣

崑岡之璞多美質鄧林之木無棄材豈獨琮爲然第以拙疾侵尋退伏田里未獲申敍舊好姑識末簡以致祈慶之私云耳

跋趙駙馬家藏三帖

趙松雪行書千文

趙文敏公行書千文最多傳往來浙東西閱於士人家何翅廿餘本而此本尤爲精妙過庭書譜謂溫之以妍潤和之以閑雅今觀此帖之妍潤也如良玉之新琢其閑雅也如端人正士垂紳秉笏從容于禮法之場周還折旋動中規矩使人敬而愛之世稱禊帖爲古今眞行之祖文敏用筆精妙處亦多自禊帖中來也拜觀之次豈勝欣羨

趙松雪書杭州翔鸑寺記墨蹟

杭多大刹若天竺靈隱淨慈人皆知之而翔鸑不次於甲乙託

是記而名始顯記之傳則又託文敏公之書而尤重文字之有益於人也其可少哉文敏書此記時歲行已迫桑榆筆法尤爲蒼老而勁氣棱然橫發向非神完守固不與時移易者其能然乎寺在北關僕往來津度處南還之日倘當追訪故址而究石刻之存否也

趙松雪少年書杜甫秋興四首

右杜甫秋興四首評者謂是趙松雪少年所書正猶渥洼出水之駒逸態未形而骨格已具須假九方皐之目觀之庶或可得也篇中有三字與刻本不同亥豕之辨姑置勿論後重題數字蒼然之氣老而愈勁精妙入神風采自著斯爲可寶想當落筆時寧不爲之一慨耶

跋柴侍郎家藏三帖 按柴車字叔輿錢塘人宣德五年擢兵部侍郎

黃太史墨蹟

僕之遠祖文節公運筆行墨圓渾如琢玉而精神風采自溢於筆鋒之外此其所以爲難也家藏有秋江賦雄偉傑出惜其首尾不全此帖字雖差小而文完無缺翩然有飛動之態尤爲可愛各宜愼寶以供淸玩也或欲互易傳觀未審雅意何如

定武蘭亭

右定武蘭亭宋俞松壽翁家舊物手裝于景歐堂以遺其友劉后村者也賈秋壑題識云家藏定武最妙者乃淸閟堂本亦壽翁珍秘與后村無異嘗手摹命善工刊刻而不言其姓名蓋所謂善工者實婺人王用和帖成後特補勇爵以酬其勞賈之好事若此今后村本歸之侍郎柴君而淸閟本又不知存沒何如也物之遇不遇蓋亦有數乎哉

跋虞文靖公與姚師德詩文

金退直之暇過柴君叔輿官舍出示元奎章學士虞公贈姚師德詩并引文章老成無庸贅美其字則目眚後所書者也或謂眚以界尺爲準依據以行筆豈其然耶今觀點畫雖若模糊其蒼然淸逸之氣浮動於目睫間使人歛衽起敬向非造詣精熟其能然乎叔輿寶之

跋范啓東家藏范忠宣麥舟圖

古之爲人子者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著之經傳宋范忠宣麥舟事或以是疑之殊不知士君子撫世酬物見義勇爲斯爲當理況夫子之事父養志爲先志之所安奉以周旋范氏父慈子孝上下同心靡有間言觀其反命之際一語脗契若合符節所以悅親之心者爲何如哉苟或執經忘權是猶膠柱鼓瑟刻舟求

劍失愈遠矣然此事大率與汲黯發粟賑飢相類蓋君臣父子本同一體移孝爲忠必來取法孰曰不然

書宋贈太師惠國何公家訓及自撰墓銘後

易家人卦初九閑有家悔亡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蓋家道主恩易至於縱弛初九以剛明之才閑之於始則免於悔吝然要其所本必反求諸己故終以誠信威嚴則獲吉也若東陽惠國何公可謂剛明而得保家之道矣觀其所著家訓凡十四則首言讀書力學而本於孝弟忠信庶務末節各舉其要豈非所謂閑有家者乎及觀其自製墓銘實而不夸正而不褻簡夷曠達超出人表則其誠信威嚴又何如哉訓二千餘字前六行意公手筆點畫雖若糊塗其蒼然勁氣溢乎筆鋒之外是後必其手困力疲口授代染亦皆纚纚有條斂衽莊誦肅然起敬但首尾不

著年月其書在日昔之後或於屬纊之際皆不可知苟迫於屬纊則尤爲甚難昔陶靖節臨沒著祭挽二篇先儒謂孔子曳杖之歌曾子易簀之詠顯之者惟靖節一人而已愚亦謂自靖節後若惠公者殆不多見嗚呼□乎公之嗣續世世相承守而弗失今七世孫曰士英者仕至兩淮鹽運使益加裝緝博求公卿大夫題識以廣其傳士英溫厚雅飭達於政體爲輿論所推流芳委祉蓋未艾也

謹書仁廟御書賜主事馮璥名後

聖天子握符御寓以爲億兆之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俾夫人率由夫大中至正之道而同躋仁壽之域況夫六卿庶僚奔走供事於殿庭之間者哉禮部儀制主事馮璥江右人發迹進士資稟溫淳其名則欽承仁宗皇帝御書所賜者也臣淮捧誦

再三不勝感愴伏思仁皇昔在春宮監國蓋常日侍左右仰聆德音聽政之暇與廷臣參議機務引古援今提撕訓戒必本於道德仁義及夫尊臨大統益隆治化以答天眷以淑人心詔令手勅多親御翰墨片文隻字皆爲後世法璥所被宸翰雖止於一語終身用之有不可窮者璥之榮幸何其至哉古之聖王嘗以天球琬琰爲至寶國有大禮則陳於東西序伏覩奎文炳煥煒爗穹壤蓋與龜書馬圖同一天機之呈露天球琬琰豈可並論哉嗚呼鼎湖日遠弓劍空存攀戀莫從懷恩罔極抆淚濡毫識于末簡俾歸而藏之以垂示永久若夫璥之爲義具載經傳茲不復贅

跋金脩撰家藏悅生堂禊帖

宋賈秋壑得俞松清閟堂所藏禊帖實定武佳本復加恭校摹勒于揚州所致美石命浙工日刻一字踰年乃成寘于悅生堂中拓以北簾紙廷圭墨衆美兼至秋壑自謂書駔或得一二鬻于士者不辨眞贋率得重價豈其然耶此本乃悅生舊物經諸名公鑒定誠可寶也

跋蔣廷暉郎中家藏元李黼詩墨蹟（按蔣暉字廷暉建寧人精楷法永樂中以薦入翰林授中書舍人歷禮部郎中兼侍書）

詩者志之所形故觀于詩可以知其人元贈隴西郡公李黼秉節死義著于國史彰彰然不可尙矣今觀其所遺送友近體詩僅止五十六字而其侃然正大之氣溢于言表字畫蒼古如端人雅士觀之斂衽起敬世人多尙夸辭麗語珍圖寶玩爭先競取而錢塘蔣（按原本作朱誤據下文厥子廷暉句改）子徵氏間於人家弊楮得公遺詩如獲拱璧且裝潢以示子孫其志可見矣厥子廷暉仕爲

郎中侍書持己甚嚴良有以哉

書桃林羅氏族譜後（按羅汝敬名簫以字行吉水人）

永樂甲申大比天下貢士余忝校文吉水羅汝敬氏翹然在選旣而獲與二十八宿之列讀書內閣歷仕翰林侍講朝夕獲與聚處聆其論議侃然一出於正又得瞻拜尊翁蒙泉先生於官舍偉貌脩髯襟抱曠達淸談纚纚不以新知而有所沮抑觀其父子之德之量固知其傳序信有源委矣未幾汝敬以家譜見示自南康軍判官而下凡若干世皆以儒業相承世澤覃被益久益隆是宜瀛祚之賢襲慶揚休橋梓輝映使人一見而即加敬愛也先儒有曰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羅氏旣有以開之於先而汝敬又能昌大其後矣嗣茲以往子孫孫子皆能以汝敬之亢其宗者更相致勉以求無愧於斯譜庶

乎其可也不然則譜爲虛器而敦族厚本之道果安在焉愼之哉

跋衛以嘉中書家藏趙文敏公墨蹟 按衛靖字以嘉崑山人洪熙中以能書授中書舍人

趙文敏公作字多用正鋒間出側鋒以取姸故其圓勁遒逸如良玉就琢溫潤而栗然觀此卷歸去來辭尤爲精詣蓋其中年所書者乎夫以松雪之書法妙絕當世柴桑之淸節照映古今而歸去來爲兩晉文章之冠誠可謂三絕者矣今爲中書舍人衛以嘉文房珍玩倘當什襲秘藏愼毋爲染指垂涎者之所奪也

書黃侍郎尊翁子貞先生遺子書札後 按黃侍郎宗載一名厚夫豐城人

僕試進士忝與宗兄宗載爲同年友僕授中書舍人而宗載爲行人朝夕相聚處見其言有典則動循矩度節峻而氣和意其家學源委厥有自來非躐等驟進者之可及也既而宗載以先君子子貞先生所與手簡裝緝成什示僕于官舍斂衽莊誦至再至三不覺暢然有警于中也父之教子人孰無之然而先生之所以教其子者仁義忠信藹然形于筆札率本於聖賢之緒餘讀之者皆足以感發而興起况其爲子者乎宗載敬恭奉持不敢怠忽歷官至吏部侍郎英聲茂著人無間言皆由于家學之有自也嗚呼照乘之珠截肪之玉世以爲寶穴深縋險取之不憚其危萬金連城購之不計其直先生往矣而手澤僅存穴深縋險不可得萬金連城不可致[illegible]誠爲黃氏家藏之至寶乎况夫寶珠玉者足以蠱惑其心志以先訓爲寶足以啓迪其善

行損益相去固懸絕矣後嗣子孫當世守勿失必求如侍郎公之無所愧怍庶於茲訓久而愈光焉

題孟益黃先生詩卷後

余休沐之暇中書舍人黃振中來謁出示其先君子孟益先生所作詩一卷其古體遠追漢魏近體取法盛唐遣辭命意綽有古作者之風致且聞先生在洪武中用薦禾按疑除字之誤會同臨海兩邑壽僅至三十三而卒少年賦咏及宦途歷涉著詩萃多所存殆什一耳何其用心之勤也昔李長吉七歲賦高軒過語即驚人自後窮思隱索必求其工母恐其致疾嘗戒止之卒時纔二十有七先生刻志於詩而壽不延豈非苦思之爲害而與長吉無異抑其命之脩短有不可易者乎况其仕也歷兩劇縣治効著聞其持心致慮又有甚於作詩者焉雖然先生既遠而書

政在人與其詩之存於篇什歷世不泯視彼逐逐與草木同腐者大相懸絕矣振宗請識于卷末遂書之

跋羅御史玉堂翰墨卷 按羅字信用實東莞人給侍中論爲史仁宗即位召入爲御史

右玉堂翰墨一卷監察御史羅用實按原作實據明史本傳改氏謁求翰林諸名公暨其士友詩詞書畫以爲文房秘玩展卷審觀珠玉璀燦炫然奪目可謂盛矣淮伏惟我朝稽古右文登用儒雅布列館閣以黼黻治平粵自永樂以來復簡拔名進士及四方以書法著聲者萃于館下厚其廩餼給以書籍筆札俾益習其所已能以故斯文日益隆盛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此之謂也用實何幸身逢聖明在上朝廷清寧臣僚熙洽得與諸儒相聚處日以文字爲樂一何幸歟是則茲卷不徒爲當時之美擬百世之下覽之者亦將有所興起云

書夢吟堂卷後

右夢吟堂詩文若干篇翰苑名公暨諸士友爲永嘉謝君庭循作也庭循與余居同里少小相與聚處遊樂見其溫和簡重迥出流輩意其他日必(按有缺文)比壯以藝事徵至京歷事三朝今上
皇帝寵眷益隆爵以美官賚予蕃庶余之所料庶乎有徵矣所謂夢吟者蓋由其曾祖提舉公追念遠祖康樂夢草之事號曰夢堂乃祖推明其義更曰吟堂其先君子又合而爲一曰夢吟庭循僑居寓館仍其舊扁以致景仰不忘之意夫人之脩德行己莫重於天倫而致樂以自適亦無踰於天倫康樂公篤愛從弟惠連至形諸夢寐天倫之樂藹然可見庭循乃祖乃父紹美先德歷世相承其於天倫可謂知所重矣視夫閱牆紾臂及伯魯之簡亡之於旦夕者大相懸絕宜乎諸君子喜談樂道形諸著述玉振金舂詞嚴義正誠有關於世教者矣向在南京時庭循多暇日數相過談詩間出奇語淸新婉麗每爲之擊節昔評詩者謂康樂如出水芙蓉庭循殆亦守其家法者歟春草池塘燈窗夜雨篇什之富日新月盛倘期有以惠教乎哉

銘誌

故封承德郎工部屯田主事李公墓碣銘

公諱文輝字孟輝姓李氏其先鎭江人曾祖號春谷居士祖諱華甫元至正間以律學辟爲海道從事徙居蘇之長洲妣張氏父彥傑有隱德妣曹氏公生而聰敏當元季擾攘志于學而弗克終其業兵燹相仍貲產日益落內附後公年甫弱冠奮志殫力經營締搆以樹立門戶然於非義之財一毫不妄取其玩好無益之娛不涉于目積贏斂餘克厎殷裕而澹泊謙愼不戾於初志見善如嗜膾炙鄉有不平事折之以理或敦諭以釋其忿故人多稱其直而懷其惠嘗自謂平生不敢爲惡嗣世子孫必有以承吾志者遂遣次子義入邑庠從明師力學義果能自勉登永樂乙未進士授工部屯田主事洪熙初元朝廷嘉惠廷臣凡歷任年久才稱其官者錫以誥勅榮其身以及其親公拜推恩之命峨冠博帶優游里閈人皆謂積善之報越七年喪其長子公哀痛成疾而卒是爲宣德癸丑十二月十六日也距生之年元至正己亥八月三十日享壽七十有五配周氏封安人有淑德內助起家子男二長仁卽先卒者次卽義以考最陞刑部郎中女一淑寧同郡朱宗茂其壻也孫男六勉勣勤劭勳女一蕙英適同郡張銘曾孫男一德昌女二素眞素寧俱幼卜以卒之明年九月某日葬于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義先期奉事狀來請銘辭不獲爲之銘曰

行乎州里德所積彼農功種斯獲紫鳳銜書昭寵錫六品官封視子職孫曾繩繩引以翼慶澤覃被曷有極黃山之原崇兆域我作銘詩勒貞石墓門過者車必式

故彭城衛指揮僉事張公墓誌銘

彭城衛指揮僉事張公以永樂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卒後幾年葬于徐州臥龍岡宣德幾年其次子眞任浙江都指揮僉事會予自家居赴京道徑武林謁于驛舍泣拜請曰先君宰木已拱而墓道之石未有刻辭幸矜而畀之銘庶足以垂示永久辭弗獲遂按狀序而銘之公諱德字某世爲鳳陽五河縣人父六五公妣季氏祖以上名號行次莫能記憶公自少有勇力雄偉倘氣生當元季俶擾民弗寧居伏遇太祖高皇帝起兵剗削暴亂

公知天命有歸遂奮身從戎隸趙丞相某麾下尋充元帥守備徐州後隸徐丞相達歲丙午從取淮安調守呂梁間道道路仍守徐州丁未從指揮傅友德征討衹陵子寨獲僞官李臣等以功陞徐州衛副千戶洪武戊申從征臨淸河西務通州克保安州取紫荆關中山眞定三門寨獲僞官同僉張成等及生口輜重己酉從鄂國公攻上都全寧錦川等處殺獲甚衆復回徐州庚戌從李平章攻察罕腦兒上都應昌嵩子站大石崖鐵山老鴉寨王家營四方平頂寨哈剌忽洩兒峒山等寨所至奮身血戰總兵稱其驍勇還師上其功賜誥命以奬異之陞武略將軍仍賚以綺帛辛亥調北平授世襲誥命復調彭城衛從淮安侯征進北路道遇峪拔大崖等處壬子從總兵魏國徐公征沙漠進至阿魯河等處復從征永平山後追萬兒不花進略灰山往

全寧孤山等處傳檄招降餘寇丁卯從宋國公征大寧進逼哈剌哈黑松林等處總兵嘉其能奏諸朝賜白金文綺己巳從趙都督征進北庚午隨侍親王及總兵潁國公北征上都直抵擒胡追捕乃兒不花旋師征寧夏辛未復從潁國公征沙漠追遂王軍馬略黑山至元都河等處師還而年已老屢從征討被傷成疾請于朝以冢子祥代領其任未幾朝廷以其年雖老而才略未耗復起赴京調征山西太原府叛寇統領新集部伍往宣城屯田歲餘致事回北平後以奉天靖難守城有功陞指揮僉事得微疾卒于官距生之年元　庚午　月　日享壽七十有四配姚氏內助起家後公十七年卒是爲永樂庚子十二月二十四也享壽八十有四子男若干長即祥積勞陞指揮同知次眞即求銘者初在北平時以舍人選調從征奉寶扈駕先驅屢建奇功事定擢任世襲指揮使調臨山衛才能茂著故復有都指揮之命孫男若干葬祔祖塋之次禮也嗚呼公以鄉之齊民際會眞主興王之運東征西討克樹勳業享有爵祿爰及子孫可謂偉丈夫者矣是宜銘銘曰

有偉張公果毅驍雄際會風雲仗劍從戎旣協我旅惟將所使左覩右屠前披後距轉戰幕北直擣陰山鐵騎長驅血刃流丹將曰爾能士服其勇金帛煒煒榮膺天寵事定論功祿位日隆鳳誥褒嘉傳序無窮年邁力衰求致厥事我職我祿承之冢嗣息肩弛勞優游家庭酌彼兕觥潔我壘纓遴選才賢休致復起募兵屯田于晉之鄙尋即東歸憩于北平靖難興師居守効誠國事旣安再超顯秩胡不少留遽爾淪沒悠悠楚甸鬱鬱佳城生氣凜然祔于先塋仲子瑰傑積功實蕃發迹臨山扞禦大藩

俾念慶源先德莫報琢石刻銘樹于墓道樵牧有禁勿踐荆榛以妥以安以福後昆

靈隱正菴禪師塔銘

師諱智闓字正菴別號休牧叟族姓閩世居武林鎭海樓之通衢祖諱某家居脩梵行持齋甚嚴偕過其門即設齋供延食之未嘗有厭倦色父諱某母朱氏夢異僧儼居而娠生而秀朗在襁褓中坐必跏趺見佛像合掌頂禮皆不教而能試授以佛經過目成誦十歲力求出家父母以夢之所徵許之往依鳳山古巖洞瑞曇祥公習禪學歷三藏無所得奮然高舉遍參善知識至嘉禾語溪遇璞翁圭公心有所契禮以爲師祝髮受具戒侍左右十餘年辭去聽天台止觀諸部於集慶方舟會中洪武初大啓無遮法會於蔣山師在班列道譽日隆衆舉任艮渚仁壽

依竹菴淯公於眞寂尋即結菴習靜于包山之陽久之復赴叅幻隱公於靈隱分坐說法涖衆有儀一時大尊宿在父師行輩者悉加讃歎洪武丁卯出世南湖慧雲禪寺遂爲幻隱嫡嗣妙喜六世孫也越三寒暑退居舊隱鍾山遜中謙公延師赴京爲叢林儀矩僧錄司以金華雙林法席久虛欲得人以振起之左講經圓菴頂公集衆議以師名上奏召見承顧問對揚稱旨奉勑爲雙林住持僅踰四載退處江浙萬壽足不蹈閫外之塵者殆將一紀永樂丙戌幻居戒公以杭之僧司缺副綱強起之趣赴銓曹受任未幾朝廷以天下度僧濫溢剟度師例發五臺輸役師用是亦在遣中旣而復徙保定跋涉道途艱辛備至師處之恬然無戚容人或唁之師俛首答曰業緣自有定數尋蒙恩宥復故業衆皆歎服師之慧力明固不爲利害所撓也靈隱爲

五山之望非才行兼備者不足以厭服之秉教者僉謂師爲宗門宿德力挽補其處時年已向耄勉留六載退處幻隱之東院自是屛世緣杜絕外交本源一念凝然湛寂以待化期之至也師生平濟人利物溫厚慈慰常行方便聞人過惡委曲掩蔽不忍宣露法門偈頌多所啓發遊戲如幻著於外學亦皆可觀至於策鈍警頑顯示密規機鋒峭厲一經鑪鞴皆成法器入室得法弟子見住徑山菴淨手度弟子杭之副綱淨慈住持覺菴妙皆爲上首宗派流通蓋未文也師生於元　辛巳二月二十日示寂於某年某月某日世壽若干僧臘若干越　日依梵法闍維收餘燼舍利瘞于某山覺菴述其顚末不遠千里馳書求銘余嘉其不忘酬恩之念遂序而銘之銘曰

佛氏之學多假夙緣直趣法海如水有源緊毋方娠神僧協夢生而悟解徹諸詩勤從師叅扣弗憚勞勤圓明獨露心印斯存廣建法幢開示來學方便攝調慧燈相續浮露聚散何去何留白塔告成屹然茲丘我述銘詩弘昭應迹滅而不滅非言可得

故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吳公神道碑銘

宣德乙卯夏淮歸自京師道經武林浙江僉都指揮事吳凱訪于驛邸泣拜請曰先將軍棄諸孤廿餘年墓木已拱而神道之石未立敢乞銘於下執事使其功烈不遂湮沒幸莫大焉淮嘉其誠篤而有禮不敢固辭按狀公諱庸姓吳氏世家太平之采石鎭祖行尙四世其諱父諱進當元季俶擾擇所宜歸伏遇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披甲仗劍詣軍門請自効充帳前先鋒從大將攻城克敵屢建奇功事定論功授職命長百夫于蘇州尋調鳳陽與武衞擢其子讀書于國學時公方垂髫凝重穎敏

流輩多事游惰公獨奮然自勵經史過目成誦且通曉大義祭酒司業咸加器重謂他日必能致遠以光先業旣而襲父職調燕山左護衞事太宗文皇帝於潛邸從征沙漠賈勇先驅威聲漸振尋遇靖難與師皆被拔擢從征懷來進攻盧兒嶺克雄縣漠州攻圍眞定陞副千戶從攻大寧劉鄭村壩陞指揮僉事復從師破廣昌擒蔚州大戰白溝進逼濟南城陞指揮同知大戰夾河藁城尋破西水寨復將命往黃頭等寨諭降指揮劉子謙等七千人陞指揮使從征東阿東平汶上等處陞都指揮僉事大戰小河齊眉山靈壁全勝公之應敵也衝冒矢石先登陷陣奮不顧身或揚戈躍馬出陣挑戰勇氣愈厲以故多獲奇功從師渡淮承命提兵取揚州鼓譟將登陴衆懼全城歸附旣而協取高郵亦如之遂招集戰艦一千五百艘濟師渡大江厥功尤

偉陞都指揮同知屯兵守高郵居無何徵至京陞驃騎將軍山東都指揮使復以其忠勇有謀略可託重寄仍命領所陞之職掌金吾左衛事以備宿衛永樂戊子陞僉後軍都督府事往北京總督諸軍授以誥命祖暨父俱贈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僉事祖母楊氏母鄧氏俱贈夫人配何氏封夫人公蒞政纖纖有條僚寀服其明斷部伍懷其惠利人無間言庚寅奉璽書往德州等處統兵漕運竣事回至淮安以疾卒時十一月二十日也享壽若干子男五長卽凱襲除金吾左衛指揮使以才能聞於是有都指揮之命次麟次禎次鉞次讓女三金吾指揮同知蕭旺羽林驍騎二指揮使王剛王玉其壻也孫男九長曰忠女四曾孫男三女三公之卒也上嗟悼久之命禮部遣官賜祭給賻工部遣官造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南京聚寶門外鳳臺南

岡嗚呼公以將家世胄當英妙之年際風雲之會雄姿卓識所向克捷故能上膺隆眷躋秩崇階振耀先業慶垂後裔可謂偉丈夫者矣公暇之餘又能潛心載籍摭取古今忠義可法者疏爲直言以爲世訓其自處灼可見矣傳稱有文字者必有武備公既優於武事而又不忘乎文學蓋本於少年教養之有素也

然銘曰

惟吳啓封始自泰伯季札聘魯光昭令德起也事魏將業肇開以繼以承代有雄才公之厥考生當元季克事眞主功績斯著享祿未久奄忽沈淪錄其前勞施及後人公方垂髫嗣于國子長襲父職夙侍潛邸與師靖難鞫在淵衷左攘右攖惟命是從轉戰而南所向克捷如雷如霆罔不震慴大戰六七公皆在行或拖其背或斧其吭制勝出奇厥功實侈招徠降附千百維旅淮甸既平孰遏其衝集舟濟師底于成功洊躋顯榮超秩樞府贊決戎機惠政斯溥通津遭運經費是資今之劉晏非公孰宜歲終上計中道淪逝訃音倏聞當宁興慨生榮死哀克愼始終餘慶覃被傳序無窮我述銘詩丕昭盛美贈謚有典著於國史

祭文

祭禮部侍郎良夫蔣公文

嗚呼公之才德著爲辭章發爲事業輿論之所推許而非余之敢私余之於公升沉榮辱終始無違而感今思昔豈容已於言辭公初釋褐轉職詞垣余方侍青宮賓接連謂余鄉邦同處浙壖方之倫輩契誼尤敦咲語相悅道義相先或趍朝而並轡或招飲而張筵心同志合其樂陶然自謂榮名之可保豈意相繼而遠遁居幽處困十有餘年起居食息相與溫存或潛心乎

或遺興乎詩篇議論商推罔有頗偏雖窮愁之交集誰素履而彌堅否極則傾易有名言忽陽春之布暖俄冰谷之生暄濡深溥兮無際綸音降兮自天潤鮒揚波而鼓鬣鯤鵬展翅而騰騫何子夢之未殄抱宿恙而纏綿叩北闕以陳辭解組綬以歸田聞佳音之沓至喜華要之屢遷側耳遠聽兮望其有爲遘患未久兮藥而弗痊胡災祥之倚伏致慶弔之相沿玉毀兮憤中珠沉兮九淵徒欷噓而太息痛何地而攀援致使垂白之父母撫歸櫬而隕仆呼號之聲上聞於蒼天下徹於九泉嗚呼哀哉今其已矣復何言焉淮也朝京北上返棹南旋道經墓下興懷賢之深慨薄陳菲奠洒涕淚之漣漣靈其不昧鑒我誠專庶其其來格如在目前嗚呼哀哉

哀辭

贈祠祭員外郎子謙易君哀辭有序

宜陽易君子謙蚤歲脫身險艱際遇明時二兒　終養母

厥母壽踰九旬孫　拱侍左右奉觴進食喜洽慈顏天倫

之樂孰加于此　甫及月餘未克襄事而子謙竟以

長逝樂惓　殆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沒後　有一

進士第授行人陞禮部祠祭員外郎朝廷推恩

誥贈子謙官如其子光華赫奕下賁泉壤人皆謂君積慶之

余故綴文以釋其哀云

有至樂而弗克終者天實爲之而人　與之也人莫能知

則亦末如之何其又奚悲也嗚呼易君資　溫淳執禮有厥好

古而文生也不辰早歷邅屯誓秉堅貞之節脫身狼虎之羣迨

夫天日之開明宜乎志行之益伸痛二兒之蚤逝獨致力於奉

親歲行奄踰乎耳順慈壽喜溢乎九旬奉潘輿兮暇豫薦筍鯉

兮芳春爛北堂兮萱草繞庭砌兮蘭蓀世間何樂足以過此

之怡然以篤其天倫奈何災祥倚伏

效於參苓夜焚香以致

禮以忘生曾踰

志以入于杳冥

爲乎弗

郎之秀拔兮　秀而齊芳　兮　咸推夫季

方典祀事兮南宮沐　聖澤兮汪洋贈卹覃　恩兮榮膺夫

紫誥九原雖遠兮煒乎其有光嗚呼易君沒而有後雖哀勿傷

誄

苦節先生沈君誄有序

惟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雲間逢掖

十二年始克襄事其友錢　餘　咸謂君秉忠孝

之行撥古貞曜恭甫例私　卽而尊稱曰先生

弗作誾因　子翰林學士　春坊庶子

實以補其遺辭曰

制行攸先惟忠惟孝大節靡渝厥德允蹈我思若人

食采　侯派別支分蕃方異處雲間啓祚莫

造于宋元隱德用光含英斂華樹我宗祊爰有竹庭

犴獄是　弗求　灑法雪冤疏　施

弗憂

鼓篋齊門取

庭闈道梗莫通羝羊觸藩進退易從仲尼

黃文簡公介庵集卷之十一

補遺

書學箴後 許謙白雲先生集

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許謙居其一爲謙字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學於同郡金履祥履祥學於何基基學於黃幹幹則朱子入室弟子也傳授之正厥有源委故當時登門者以爲榮幸東平王君鱗踰齊魯涉江淮遠來從先生遊及彝謁告歸省先生懼其荒而業也手書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心爲本吁先生之教人者如此史之所稱信不誣矣既而王君以鄉貢進士典教昌平其所以淑諸人者又豈出乎先生規矩之外哉惜余不及見之嗣子延齡與余同官翰林出此卷求題輒疏其授受所自識諸左方以致景仰之私云耳永樂辛卯三月望日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永嘉黃淮書

按此文載在許白雲集永嘉縣志藝文亦採之辛卯爲永樂九年文簡方在朝而退直稿顧未之載宋元學案八十二王鱗傳似即据此集內有送檢討王延齡詩可藉此得其家世里居矣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五黃介菴集十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明黃淮撰淮有省愆集已箸錄案千頃堂書目載淮所箸有介菴集歸田稿均不箸卷數此本總名介菴集而分退直入覲歸田三稿疑黃虞稷未見此本但據傳聞載入也據目錄本十二卷今第七卷已佚故以十一卷箸錄焉

陳敬宗明故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謚文簡黃公墓誌銘公所箸文有介菴集歸田稿藏於家明文衡八十九

王世貞藝苑巵言五文章之最達者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楊尙法源出歐陽公以簡澹和易爲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體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黃宗豫曾子啓王行儉諸公皆廬陵之羽翼

溫州經籍志二十五案黃文簡介菴集世間流傳絕少焦氏國史經籍志五明史藝文志四所箸錄者竝止省愆一集朱錫鬯黃俞邰廣蒐明代別集而明詩綜十七及千頃堂書目十八所紀文簡集並以介菴集歸田稿並列此本明文衡敬宗所作墓誌疑介菴集初刻止錄退直稿其歸田入覲兩稿本別爲編文簡卒後乃併入也通志及府縣志並同知亦未見其書同治辛未余以應試入都叚得翰林院所儲明刻小字本驗其册面印記卽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撫三寶所進汪啓淑家藏本也既遂錄其副復精勘一過乃知明刻本十五卷缺第四至七四卷進本經書賈移易竄改以十四卷爲第四卷十五卷爲第五卷十三卷爲第六卷又撤去前後敍跋及所缺四卷之目以泯其跡故四庫提要遂以十一卷箸錄而以爲僅缺第七一卷幸其每卷魚尾下所記卷第及目錄

葉數未盡改重爲排比尙可見明槧本舊式也印本每卷首行題黃文簡公介菴集其刋刻當在文簡卒後敍跋既亡今亦無從攷覈卷一至卷三爲退直稿皆永樂間在都所作卷八至十三爲歸田稿皆宣德六年（羣按應作二年）以疾乞休以後所作卷十四至十五爲入覲稿則宣德壬子文簡父牲卒賜葬詣闕謝時所作明史本傳載値燈時賜遊西苑詔乘肩輿登萬歲山比辭歸餞之太液池此集卷十四有賜遊西苑詩序記其事甚詳又有賜遊太液池觀荷詩二首卽辭歸賜餞時所作足與本傳互證（羣按壬子爲宣德七年據集文簡於壬子冬入覲史所謂賜遊西苑賜餞太液皆八年事黃佐翰林記載在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與集內詩序月日正合也集又有言九年春以慶賀天壽聖節詣闕及稱甲寅赴闕等語則史傳所謂脫生日聊復來明年入賀是也至題潞江兩意闕據夏眾題識在正統元年則史所謂英宗立再入朝是也則是文簡凡三入覲皆見於稿）至永樂十二年文簡以漢王高煦譖繫獄十年其間所作詩詞則別爲省愆集故不入此三稿其所缺四卷目錄亡失其仍爲退直稿抑已爲歸田稿未能臆定也文簡詩文和平雅正不愧王元美所謂臺閣體者惟取材稍隘故其文數首以後詞旨每多緟復較之東里諸集蓋稍亞焉

余少卽聞遠祖文簡公箸有介菴省愆諸集及自省錄諸書博訪久之而未有得蓋文簡始居永嘉之黃府巷子孫遷徙不一其處其在平陽鄭樓者諱謂文簡次子中書公采之後至今十數傳矣（以余家牒紀之文簡生采采生澡澡生祐祐生天佑天佑生善善生清清生世豪世豪生傳元傳元生維千維千生還昱還昱生公瑜公瑜生士元士元生崇崇生國清國清生昌瓛昌瓛生茂瓚茂瓚生子四其三子諱[illegible]柱爲余[illegible]父則子諱[illegible]余之生父也）時易境遷先世遺箸至不能保守詢之移徙他處者則亦皆然然網羅散佚

豈非後人責乎前聞瑞安玉海樓有影鈔介菴集淸翰林院本又有省愆集明槧本因假鈔得之而自省錄仍付闕如介菴集分十五卷內缺四卷與四庫存目卷數不符溫州經籍志旣己辨之竊意介菴初刋不併歸田稿在內陳敬宗文簡墓誌介菴集歸田稿並舉是其切證然自永樂甲辰八月復官以後宣德丁未八月致仕以前所箸之稿固應統在介庵集中迨後人併入歸田入覲兩稿而佚其中四卷未審此四卷中皆係甲辰丁未間諸作抑或併省愆自省諸箸在內均無可攷今省愆仍別爲集而集中所缺卷數如仍照原編卷三以後徑接卷八覽閱者不無駭然故今改編卷八爲卷四其卷九至十五以次改作卷五至十一而附註其原卷數於每卷之下以存其舊亦兩得也是書孫仲容先生巳精勘一過展轉傳鈔魯魚亥豕仍復不少羣託先生從孫鎮萬取原影本重校之羣復自加審正幷於文簡同時鄉人及朝列往來名字爵里有可考見者略加註記以資省覽今編三輯遂付印行所有註記亦附不删以雖多掛漏而尙足供參考也提要謂文簡文章雍容爾雅體格與三楊略同退直歸田入覲三稿門徑與三楊不異東里諸集既已著錄是可姑置特存省愆一集以見梗概此自爲四庫著錄言之若裒輯鄉哲遺箸則非盡刻其書無以考一生之事蹟也文簡學出於黃巖徐靜齋氏宋元學案係之木鐘卷末所著自省錄一書動心忍性諒多精到之語其缺佚不無足惜云民國二十年六月黃羣記

黄介菴集十一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黄淮撰淮有省愆集已著錄案千頃堂書目載淮所著有介菴集歸田稿均不著卷數此本總名介菴集而分退直入覲歸田三稿疑黄虞稷未見此本但據傳聞載入也據目錄本十二卷今第七卷已佚故以十一卷著錄焉

翰林學士耐軒王先生天游雜稿十卷

〔明〕王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統胡濱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天遊集十卷》提要

翰林學士耐軒王先生文集序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駿拜

門生屡亭　翟厚編集

文載道之器也道著而文有不工者乎此先儒之訓無異者何哉理造而氣充道斯著矣然往古之遠不啻千萬載以文称於一時亦不下千萬人而求能以文垂千萬古者又幾何人哉是豈非文不足恃以垂久而抑亦道之著否然乎六經而下班馬董賈偶於漢韓柳刘李鳴於唐歐曾蘇王紹於宋姚刘虞黄作於元逮我
朝宋王蘇徐之下所弗道也予獲師友於四子之間而求之
唐宋諸名家以上泝秦漢以窺六經之遺法所未能彔選与昔消息莫之挽狂瀾於既倒也矣乃得故交
王君達善於寂寥慨歎之餘亦何樂之極欤予往歲与達善定交錫山声跡不相聞者稍十載矣近以二教成均累會于京握手寓邸道說故舊惟如平生一何人生之离會有不可期者若是哉聞示其所著天遊集若干篇可謂理造而道著者也凡長編巨帙岳峙川流雄贍淵雅之音見之辞表而視諸名家者相与齊驅並駕未知孰先後焉又豈非之娉麗藻繪以取譽一時者可同日語哉宜其遭際
明盛寵恩滋渥非它可倫儗者良有自矣矧其雅操高風凡得之濂洛關閩者恬退隱約之志惟揭

梅尚足可得而同其遊趣又豈拘〻言辭是効者
比哉尚何容心於嗚噫而已耳予也年而無聞又
何足以語文辭哉抑知達者非一日也其亦若將
可語夫莊周之謂天游者乎予嘗与之和以天均
造乎天倪之外也則求夫天游者亦豈出乎理氣
之外也哉因序於卷首以俟叩其然歟否歟
旹洪武壬午秋方外叅知張宗初識

耐軒先生天游文集序畢

天游雜藁文集目録

東海龍說 强弱說 小人勝君子說
殺馬說 讀反騷說 良馬說
莊難文 貪蟲戒
讀類 九五篇
讀衛鞅傳 讀王敦傳 讀晉郭璞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閻氏說有儈
早對一篇 禁忌釋一篇

天游文集卷之三
讚類 九八篇
留侯讚 董仲舒讚 嚴子陵讚
徐孺子讚 武侯讚 陶弘景讚
康圖讚 白象讚

關尹子一卷 列子八卷 莊子十卷
孫子一卷 吳子二卷 尉繚子五卷
商子五卷 公孫龍子三卷 荀子十卷
韓非二十卷 燕丹子三卷 孔叢子七卷
淮南鴻烈解二十二卷 揚子法言十卷
劉子五卷 文中子中說十卷
天隱八篇 玄真子十二卷
金華子三卷 齊丘子六卷 聱隅子二卷
周子通書四十章 子程子十卷
三物安危辯 辯星象之應 策題
講章 九三篇
講帝堯用鯀治水 講洪範皇極
講乾卦六爻之象

天游文集卷之四
記類 九十七篇
芸窗讀書圖記 書林萬卷樓銘
挹清軒記 南志齋記 陸氏蒼筤池館記
城西草堂記 方硯銘 唐張中丞廟靈記
靜趣軒記 種杏軒記 獻扶圖記
觀心堂記 松雲軒記
江陰包氏貫書堂後記 閑適軒記
慎獨齋記 郁鵬飛事刻長官說

天游文集卷之五
序類
著存堂詩序
汪氏家譜序 送太學生吳寶歸汀州序
水竹居詩序 送克明倪進士會試詩序
送曾君以忠赴漳州府學訓導序
徐先生構佳城亭序 送醫士潘徐二公序
鄧峰詩集序 贈醫士周景才序
紀行錄後序 送呂廣文狀淵序
顧允迪詩集序 丘園小隱詩序
梅月窩序 冬至慶賞大詩序

天游文集卷之六 九十六篇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衛鞅傳 讀王敦傳
讀晉郭璞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天游雜著文集目録 終

翰林學士耐軒王先生天游雜藁卷之一

翰林侍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駿粹
門生癸亭　程亨編集

琴操

箕山操

堯讓天下於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猶予之牧犢吾無用天下為莊子有樊仲父牽牛飲水見巢父洗耳驅牛而還恥乎牛飲其下流也

堯之心兮固公堯之德兮固隆遜余以天下兮余何庸余之樂兮人非同歷山有人瞿且良叶天命歸兮衆所崇椒學牛之士兮吾其從

介山操

琴操有龍蛇歌以為介子辭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反國賞從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遂亡去之推之山文公求之不得而焚山不出而死

蛇從龍兮理所宜龍乘雲兮蛇所遺龍蛇貴賤兮命有殊蛇伸怨兮死所恰火兮火兮枯我身而敢辭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而作也

雲兮皚〻霜兮蓼〻志兮莫伸足兮成皺嗟百年兮有身樂莫樂兮天倫我有親兮骨肉乇訟余中兮當未仁嗟吁兮我親

精衞操

按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衞因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其溺死也

海之水兮非可量余之怨兮既緜且長志殊苦兮力目傷西山木石有時盡海不枯兮愁不忘

石婦操

石婦即望夫石也在處有之傳云昔有真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送至此山望夫而化為石先生閔其情而為操令不必較其事但可以範俗耳

身兮侶鉛[illegible]為兮石可抗郎
[illegible]山[illegible]之心所[illegible]之泣〻兮雲娥〻郎若歸兮妾身轉

箕子操

古今樂錄曰紂旹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為墟乃作此歌後傳以為操

比干死微子行王孟重社稷輕死不死兮生不生嗟子至此將奚成被髮佯狂全主名嗟〻宗廟兮吾涙以零

越裳操

越裳操周公所作也古今樂錄曰越裳獻白雉故周公作歌遂相傳以為操

匪夫君兮臣之職澤及遠兮君之德我祖孔勤兮懷保小民海不揚波兮我君孔仁嗚呼始終弗渝兮澤

既均近者親兮遠者臣

猗蘭操

昔孔子歷聘諸侯一無所遇自衛反魯見隱谷之中香蘭獨茂喟然嘆曰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而鼓之

我游四方我心孔傷我既不遇當歸故鄉懿彼深谷蘭其揚揚衆卉翹翹蘭實用芳我身將老我道不行我觀我蘭味此德馨

前旌操

舊說衛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illegible]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illegible]先往賊[illegible]至曰君命殺我[illegible]又殺之

[illegible]影[illegible]兮兄寒兄之去兮路曼曼弟之心兮悲且酸天昭昭兮理實難兄生弟死兮心所安

後旌操

前旌操昔人有之而無後旌故用補焉

血濺濺兮載途嗟吾弟兮何辜弟之死兮實為吾吾不死兮心愧諸失親所愛兮兒辜當誅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遂復為夫婦

高樹颯颯歲已闌羽翮離縱風雨寒巢成無兒心不安哀哀向雄雄離今去兮路曼曼海波萬疊危如山雄雖棄雌雌敢言口手拮据誠可憐

扊扅操

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問之乃其故妻也遂又為夫婦

百里奚貴莫擬堂下樂鳴堂上喜中有澣婦貧且綴援琴而歌泪如雨當年扊扅曾共毀掻被伏雌煮黃黍今富貴兮吾所恥筵中哀哀與君語

中操

秋胡納妻五日仕陳後歸路逢美婦採桑胡曰力田不如逢少年採桑不如見貴郎吾有金與汝婦不受胡歸母呼其妻相見乃採桑者訴胡胡罪自投于河

[illegible]去[illegible]女[illegible]兮[illegible]有客囂囂兮誇[illegible]年年兮[illegible]腸會夫室[illegible]我郎閔其人兮[illegible]額被其[illegible]而慕艾兮吾不死兮心所傷

雉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双飛有感而作

雙雄朝飛兮雄雌相隨被和鳴兮心固恰我之求兮應有時我之求兮應有時歲云暮兮余寔悲

殘形操

昔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故作此操夫以曾子聞道安得有是夢哉然予不較其有無但假曾子之意而為之操焉

夜沉沉兮月黑夢濤濤兮心自憶有身無首狸我側事雖異兮理可測孔道不行兮仁義塞居剮恃剛兮非我益何必巫咸兮吉凶繫乎余德

慶雲賦

明明光曜建章曰朧朧天混芒維翕揚輝蝻爐噴香龍頻鶴懌天語琳琅太史順風膝行而奏曰適有慶雲燁彼東方翹申嘉吉式衍禎祥盍錫儒臣著夫典章上曰可儒臣之中孰優孰劣僉曰相如賦尤稱傑上曰卿為朕賦之朕當究其工拙焉相如於是濡毫拓牋情紬思密精包八紘之表神遊太極之先廼推而言曰臣聞造化無私流行有時運乾元而不息施普潤而咸燠陶甄之功胡一物之棄就生養之恩罔纖毫之是遺惟昔大舜實克体茲心應五絃謌〻乎民〻之日仁孚無〻洋〻乎長育之時岩瓅靚深畤[illegible]無孝慈[illegible]是而平王獨[illegible]明人賴既〻大賴斯寧慶雲之生詎偶然而成者老乃矚〻摶空暈〻枝峰漫〻成文郁〻垂虹佀煙非烟結五色而拱日佀雲非雲吐萬態而隨風瓊臺畫寂玉殿春融或盤如菌或錯如松或峙如鵠或翔如鳴或如文章幻出三才之至妙或如錦綉織成六府之玄功往來有意上下無蹤排徊搖曳凌重冏之變鳳滂沛弥綸乘九淵之一龍協素簫而同趣徵治化而胥雍不可以私而覬覦焉可以計而感通豈不聳白赤而為兵喪黃黑而為水豊華封之取喻遊六合以成道芒碭之肇基提三尺而致隆至若拆金枝粲玉葉妍可采鮮可接衆目睹萬方叶海不波民不扎含芳葩縞綮紫府留陰璇穹湛碧緐傘綴英涵膏貯液儲千祥於衆心破萬里於一色惟渭上之可披匪夢中之敢𠬧兎實符於軒芝之各不減於堯莢謝瀫昭代彰數聖德噫孰謂太平之無象有以見皇朝萬世之宏業矣賦奏帝庸作歌曰嗟予一人心兮既炒且靈休信達順兮斯焉可徵明白洞達而無窒兮若志是寧相如拜手稽首乃賡再歌曰福不可倖兮勢不可恃价俟綿〻兮肇夫德謳肖皇極之不逮兮佩休徵之是與上曰戒哉雲雖細物收斂則深庸書贊空旹籥朕心

悼交賦

嗟羲皇之敢邈兮世百变而益漓紛嚚〻以爭趍兮孰能辯夫雄雌彼管鮑之不遇兮剖金蘭之可期爭兮遠以自快兮孰顧理而不為惓余哀之不觸兮適而不憂念雙親之見背兮〻〻〻而淹留恩罔無報兮守微躬以自修何才〻之見惡兮視交悍如冤仇彼高談於大義兮心積垢而彌清彼豪俠而恒負兮頃飯破而失声外雖屬而中荏兮俾署沽之是輕況巧歷而致私兮尤怨然而無情余戀〻以論人兮彼狙詐而奮鴦為股肱之內变兮揩絕地而不怨思范張悠邈兮李蕭朱之相償懿小隙而存謗兮覩微利而忘義奂恤我之遑〻兮頑總而心獨苦內無五尺之應門兮外無親而告語顧青天而咄〻兮浹浪而交隕 妻子而相詢兮反數余之輕伲指鑒鑒以為喻兮何妍媸之能遁因体明而用澄兮雖纖毫而弗縕伊哲人之先見兮雖無声而冬晉諗官奇之至忠兮察貌虞以相存今自孜而偎又兮吏亂往而不可追情怊悵以自失兮心茫〻其徛依眄飛

臣聞聖人作而禮樂興大道明而子孫守偉於前
者所以傳諸後也武王奉行天伐一戎衣而天下
定南面拱手可以無事矣然武王以為辟雍者理
樂之地也禮樂之地大本所由出也道統所由紹
也人心所由正也賢林所由生也萬世所由傳也
於是從事於辟雍而講學行禮焉逮至成康
上帝是皇風化益厚治効益盛尊賢重德基命宥密
其故何耶誠以祖宗之法傳諸萬世而無斁也然
俾武王不立法以傳後昆無以守無以守則祖道
無以彰臨御天下者必若武王而後可為人子孫
者必若成康而後可三代以下道學不明理樂不
著理樂不著民志罔定逮漢
發迹于戈搶攘中而能以太平理孔子詎非以
之萃為萬世開太平者乎
高祖知其然祀之而天下大義顯遂致光武中興
先隆太學明帝紹作辟雍拜老漢家四百餘年天
下皆本于茲所以作於前傳諸後者如此鴻惟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役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即位之初大興辟雍尊禮孔子躬行釋菜崇
化厲賢翕然大治爰至
皇上繼述前志振起斯文用昭人紀誕頭天爵內撫
諸夏外綏百蠻殊方別區罔不臣服大雅宏達而
理樂彬彬矣乃求樂丙戌三月初吉躬莅太學釋
菜先師脩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彝倫堂行養
老之礼搢紳森列陳經拆道礼樂明盛遠踵成周
乾珎坤符奠定四陳當斯辰也五曜呈祥萬象增
煥斥斥其明以介繁祉豈但環橋門而望者哉於
戲隆大本遵道統正人心興賢材傳萬世一視峯
而五義存焉臣謹脩職詞垣獲睹明治曷敢默默
俾
聖天子宏謨不列弗昭著於億萬年也哉謹敷五頌
式揚
聖化載拜稽首以聞

隆大本頌

維木有柢維流有源赫赫大本萬化基焉皇猷是
闡人文以宣大昕鼓徵萃此多賢重熙累洽王道
平又
聖子神孫億萬斯年

尊道統頌

煌煌典言曰精曰一湯武相傳建中建極大哉尼
父玉振金聲道統斯繼集厥大成稽首
聖皇親臨辟雍師道用明萬世欽崇

正人心頌

一聖謨洋洋且載六經達遠言支人心以宜我
皇繼作芟繁去器所趣既一大道斯昭光被四國萬
乘親臨增煙
聖德

興賢林頌

於昭太學為賢士閑鼓舞有方咸能鎔顏詡詡翹
英雍雍茂林文明一照地闢天開
皇儀穆穆瑞日祥雲俊又宅心以事
一人

傳萬大頌

三光宣精我穼以我成禮樂用歆萬邦以貞崇礼師
道致治之源應運會昌天地清焉佑我
聖祚翼我
聖躬萬世相傳永樂無窮

皇天定本詩有序

臣聞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既順且
信受命之符也天人之際矣人心悅則天顧應天
禎應則
聖子神孫億千萬年之基兆于茲矣永樂二年四月
甲戌
皇太子受寶冊大儀備矣滴雲雨晦冥道塗沉泪百
官悚懼憂弗能逮五鼓玉漏未冬而雲綻見天星
斗燦若及日風日宣明天地穆清萬姓同欣咸舞
忭雀躍江山草木悉沐光賁天人交助詎不諒乎
此
皇太子受命之徵也恭惟
皇太子以寬弘簡重之姿當元良繼體之任令聞令
望誕敷八埏聞理聞詩秉循祖訓自北來南路人
無不仰天而祈頌受册之晨軍民罔不謳歌鼓舞
此無不他天意然也臣孝才劣冒祿詞垣感
聖主之深恩用陳詞以昭後當見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與天地同久長矣夫豈漢唐可
得而並称哉天倫定秩聿肇三王家傳天下萬古
爲常嗣雖中主亦足安邦矧夫上智協德重光惟
皇太子一人元良溫文愛敬器識汪洋疑姿玉裕寓

喙褒敷宅心純厚御物慈詳齋偏聚改以柔以剛
行假深䖍言敷八荒繼照之姿宜家之慶於戲仁
哉冊建初之雷雨甚滂陰雲四閉輕埃淋浪孰不
悄悄孰不惶惶一日明昇萬里穹蒼珠回玉轉虎
變龍驤星辰謡若雲漢爲章吉決三霽和衍諸方
海岳夷晏人文用歆東朝慎肅前星炳煌青車濯
濯金冊堂堂黃麾太仗天樂孔章於戲盛哉帝圖
永固國本靈長宗祧以續鬼神以享夏而徧衛秋
而載嘗弗諺弗息福祿穰穰八鸞鶬鶬龍旂陽陽
受命溥將自天降康品物咸亨萬國淳龐天迪從
保宋謨是敷允悅輿情寅承
聖皇以富以阜以堅以強
聖子神孫萬壽無疆於戲大哉

文類

乞巧文

昔柳儀曹嘗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欲陞亦
常擬之矣余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乞巧文
并窺管見豈敢追蹤前賢哉姑自擇其抱耳
歲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訌訌弗懌適冷風颯
然月綵雲拆桐籟竊秋露花凝夕有一蟬娟欲莅吾
席析析步搖灩灩綵飾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
也職司天巧式利下民恃吾者泰背吾者乏趍吾者
富遺吾者貧吾久閱子多懸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
身汝或不憚吾米汝陳王子悚肩斂踵覷覷悉悉以
費非費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傾聞
天孫整裾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孰弗冀通今子

弗克巧進自貽醜躬不師詭遇抵業專攻末塗嚀嗒麗言滋豈技夸鬼蜮計逞但公鳥翼蚱蟻蟬聚蟻同託根巍柯名曰宛童俾不曲合爲致斯崇路捏雉祝天祛蟲陽縱陰戕內傾外融憎陋忻嫭人心攸同龔俗簧佉譎行迂蹊李子縣是而貴曲迎由是而封子丕鬪玅矧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若是者庸無丕宜前邀後障左縄右規咲㢠薇露戲焚玉雕錦心綉㥏海書媿詩啓喙成訟轉趾徼疵予〻奪〻是〻非〻顚倒縱橫起滅提枹倚天接地斷蛟剌犀藻葩潑縛渉絺驅馳氣劉屈子目短指如諸侯見構豪族爭儲壹窖可喜壹毀可悲致顕若彼汝奚不爲今子讒吃楮頡沉吟支頤窘鄉僻此運日以奇我今告汝〻懲締思汝不改轍焉能救而夫錤㠔鼎鼠弗遠狂狸吾將綴子語弄助子嘲機納子之黠驅子之痴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鴛鴦安步麒麟跼躅各有攸得奚㴞奚惡良玉渾然爲支刻琢馬安善窒悅寬樸李穿爲拙傷毋爲巧詠岐殊術異彼此相角沾〻求容搬〻強語手辯足旋神厚志沮我嗟其人汩此炅府命栖險竿躬里游弩高目邃心臣實不取天孫覈然咲曰井蛙不見東海蟪蛄不知春秋弗識冝樞弗察勞猷方枘圓鑿事恒弗投斆方瓦合憎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饑么竊之技自矜寡儔汝不思変吾實汝羞汝令絳宮弗懲玉堂弗憂攻苦敷瞀尫如楚囚匪徒恥之吾實悲之匪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誓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啓臣之智固偹矣然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咲不姸生黽脫笧頗非自然危□斷脛乃遺礮天機械萬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𤼹惕於是天孫舂然冥游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一碧

誌妖文

南山之麓北郭之幽爰有二物曰狐曰猸歲遐精積咸兌爲妖語言肖人便捷輕儇適爾相值各逞其豪猙獰譎変彼此胥嘲狐曰我賢孰敢我先人孰無巧我巧尤專軀能謂斗尾解生煙或化男子或作嬋娟挾妬蓄疑求容取姸以意逢人〻皆我憐以奸附貴〻皆我延外假子諒中實不然怡說顏色甘諸語言欺誑一世莫知我偎爾猸雖雄何可及焉猸曰咄〻狐來我前我哂尓矣誠爲尓賓呈媚掩陋阿匼周旋詭勞且苦怯懦如綿䝉尓攸爲志者愧擁我名韓盧又名宋鵲昔隨李斯亦主秦伯王敦叶費康衢逐客所向無前所遇無敵窮則噬人餒則嚙骨狺〻莫羈嗤〻易鼓氣暴如雷齒利如戟人能食我大仇亦報苟或不繼厭狼復熱于茲幾年人用我測爾狐何者不啻蟣虱狐厭猸語揚顏其旁猸怒奮迅一吠而亡君子論曰嗚呼小人巧佞無所不至完偷固貪自謂得計逮其喪亡又曰其類彼狐所行奚異乎是然而猸也亦難自恃安知他日不爲豹哉以毒遇毒吏之常勢吁可畏哉君子當識

警策文

甌本微禽人心動則先知而發倫馬雖賤畜鞭影揺

則為足以防禦被物尚有謀為斯人其可忿怒亦四十八年之遐道不成而志曰堕五千餘里之遥囊既空而身又病勢不足以措衆才不足以趁時燕之形影相弔於孤燈之前心口共談於一室之内野鳩多拙焉可擬乎鸞鳳之文饕兎無能何敢追乎麒麟之趾樂天知命揩不出乎户庭俯身俟天顧畀決於志意光陰荏苒豈不心折而骨驚吏業荒蕪轉覺面慚而毛竦勞師而無教育之實為臣則無涓滴之誠愆積於中汗流於背既不悛於今日更欲俟夫何年齒類秋桐嘶鮮柯而委土髮如春繭將積素以成絲浪尔觸物遣情不解以道制慾愛周之況芒乎盼域之弗分外重衣可寓四時之樂殘香薄茗能消萬古之愁一點可以敵众喧至拙可以志大巧寂寥沉靜游乎萬物之初淡泊逍遥藏于無端之紀託聖賢為儀範研精簡編紀燕飲之往來調和口躬疏淪心志澡雪精神更莫躑躅總宜簪簾

檄

檄城隍文

聖天子存撫天下輯安中國敷祀事陳法度養賢報神理數敦洽茲惟盛哉夫神者運化於冥冥之中福則善禍則淫必然之理豈徒刳羊豕尸厥位而已冀其風雨時者畝必豐益也嗚呼矧若城隍者所以障吾民綏厥士為四郊之所尊賴也壬戌之冬邦有盜焉殺人毋而屠其手悍肝腦塗地風俗移化尔神其知之乎尔神其怒之乎知且怒而跡未形賊未仆何也然則吾知之矣昔王烈遺布賊乃格心張詠歸還化奸猾業豈有司者言正而心教欲抑怠鄙與安邦克自理致不然何以致此有則吾宜修而勸焉尔神其致以為禱而不應玩天人之權也知而不為敗天之德也禱而應直而候爾神茂以加矣嗚呼礪厥渠魁殄諸兇惡豈徒尔神之職亦斯民之幸庶不孤國家報祀之礼毋忽

祭晉府引禮舍人浦長源文

嗚呼長源立身起家讀書負氣玉質無暇作畫賦詩流輩爭夸曾中紅紫墓府雲霞引理太原承戰尤佳軼門朱户馳騁才華云胡不幸竟堕泥沙嗚呼長源命至斯耶嗚呼長源命至斯耶我憂長源憂莫能加毋在鄉井父找天涯寡妻幼女哭而髮簪而之嗣行路咨嗟嗚呼長源命至斯耶嗚呼長源命至斯耶然則長源之書魂落幽遐長源之詩艷若天葩以此垂後亦已云多嗚呼長源賴乎此矣嗚呼長源賴乎此矣尚享

祭金山人文

人生百年有寒有通學而不就實為可惆惟公立志於少時自頎峻拔於凡庸讀書學劍好慕英雄輕財伏義處外垣中深羨子推之節高挹魯連之風公之為人可謂奇矣壯矣逮夫老年造物不偶飄然還山事役南畝或托釋老以怡情或結漁樵而為友白雲半間濁酒一斗嘯傲烟霞放浪宇宙公之為人可謂簡矣潔矣雖然取人之法莫求其倫當取其大乃削其細公雖疎濶無害於志彼詖險而懷鈎鉅勤則鷹擊而狼噬者多少齊分而家敗又安能久之萬一

哉公今雖死何患何懼某辱於締交故來致祭公乎
有靈鑒我茲意

祭徐中憲文

嗚呼公之生也志季不匱處心以仁動必以義既弘
且碩既博且智李寡弗以析戮弗以志發於文章出入
六藝大羹玄酒孰識其味憲〻令德範模徽猷追稚
我
皇褒徵多士公膺是聘獲彼高第我
皇曰都得此良器乃命往哉爲武岡刺公及斯郡庶
貞自羨聿於熊軾從容愷悌康衢碩歌蒙此大惠復
迂順息政聲日熾耄者以懷少者以字
帝思擢天念公勤勞乃命歸田遂獲政事攄金或紫
煌〻裔〻親朋有耀乞園是責賁爾來秣訓董稚塋
我諸朋遨遊是矢豈期斯晨遽此遐遊嗚呼哀哉奚
至若是然人之生傑孕相次得其學者孕乃斯繼瞻
彼長路巇巇蹤巂頹不跡者寔爲茀易始公任外五
馬之貴不挫不稜弗奪弗惕今公之歸鄉里咸異上
承天寵下俯所嗣平生一節于此乃備不逾不愆始
終所志我思古人就不爲仕克肖公者百無一二自
非孔懿其何能致公死雖安奈何予衷奠以叙哀鑒
臨是典嗚呼哀哉尚享

勅祭龍虎將軍施公文

嗚呼雲從龍風從虎一旹際會之秋人求舊器求新
四海治安之日恭惟將軍功足以爲
國家之楨幹德足以爲藩屏之範模云胡不幸遽焉
而逝嗚呼哀哉然洪勲懋績著之於太常況斯[illegible]

聞之於蠻狄豈惟福建之人哀之
天下之人哀之也嗚呼痛哉尚享

天將雜藁卷之一畢

翰林侍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駿梓
門生蔘亭翟厚編集

論凡二篇

論禁獄

夫獄古人設以禁暴也典厥職者得不謹乎隷人恃其賂則縱縱則變矣循其私則怠怠則毒矣是故善治獄者要在勤而點視之理言以感之立計以閑之如此不徒罪人安厥罪隷人豈敢縱其私而亂法耶

論訟

民生有欲欲則訟公訟善理訟者不患訟之不止惟患心之不公心公則能斷是非而辨淑慝矣淑者雖仇吾當獎之慝者雖親吾當罰之修德以勸俗立心以守法如此則訟何從生不然訟愈止而爭愈熾力日趨而職日棄矣乃曰訟不可止不亦愚乎

說凡四篇

東海龍說

東海有巨物名曰龍以爲深淵之久汩也出而戲遊於波浪之間隨波下上恣觀黨鰲蟠龜蚌群物之往來焉適北風大振水爲之縮沙渚之下歷歷石可數頃間北風益振而塵氛生矣龍左瞻右矚彷徨無所爲而 日又酷天候又旱偃然以仆勸然以疲志雖決雲霓奮霄漢而弗逮也群蟻於是紜紜然以集戲戲焉以搆頭語而足導若欲害而議之者氣聳而意得若欲昇而去之者然力愈弱而龍身益瑣自揣無以敵龍也乃壞千丈之堤蝸萬揪之木侵又而來還又而至布地若雲矣龍思之曰天之與我之靈也善變化能幽明吾今大而不能興之戰曷若変而小乎変而小則彼亦小莫如我何哉於是蜿焉不動変而益微頭角泯然而不見聲氣閴然而不聞較之蟻若蝶蝢之與醯雞也群蟻曰何以厭我欲是不足啖矣後來者造有怒於導之者各相蹂蹴而去時潮水忽至向所謂蟻漂流莫知所之龍登天焉

天游子論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爲螻蟻之所制此莊生所謂者耶夫螻蟻物之至微者也而欲孽龍不知量矣然龍亦不得無罪何也時飛則飛時潛則潛龍之則也不察其時而自悔宜乎爲衆蟻之所侮也然則君子處世少侮其身又安得不爲小人之所侮哉

強弱說

世之人動輒以勢力相高以仁義相鄙故比比焉曰以強爲務強固君子之所取而所謂強非今人所謂強也強以仁義則能強於天下強於億兆人心矣奚啻一身一家而已哉彼飛廉惡來驍壯人強者也紂用之而亡國當其用時烏知其強之不足恃耶彼太公望年已八十筋力衰矣天下弱者也周用之而致王當其用時烏知其弱之不足恃耶彼以強而亡此以弱而王者非今人之所謂弱也其人固弱其德則強其德既強則天下之速兆民之衆罔不囿於仁義之中矣然則強其可恃乎故曰恃德則昌恃力則亡

小人勝君子說

士論用人為國家隆替之機旨哉斯言人材在天地間何可一日而無耶觀人君用人之何如耳君子陽類也進則天下治小人陰類也進則天下亂是以有否泰之分焉然君子與小人勢往又不克勝之非不克勝之也小人無所忌憚察不所為逞智彈奸以顯其身設弄布置以毒於士視廉耻於談笑之間蔑禮義於侮慢之地彼之所為乃君子所恥而不為者烏得而勝之哉故先儒曰說其心則譽桀紂寃堯舜失其意則詆伯夷為盜蹠誠哉是言也嗚呼佔又便捷禦人以口給者為庸人之所喜而賢者之所戒歟此嗇夫之能言不若周勃之口吃也

駿馬說

僭妄上人以馬圖謁王生而言曰吾將持此貽諸張公克敬隱于戎者也子盍文之王生覩馬圖有以感于中焉韓子有言曰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嘗[illegible]豈果然乎天地之生物也凡其雄偉精爽出類而[illegible]卒者未常不無其對也鍾子期與伯牙對管夷吾與鮑叔對雷煥與張華對李白與少陵對韓子與郝子對或以藝而合或以志而合或以文而合凡其所合者乃所以相資也荊山之玉非和氏石焉而已和氏非玉[illegible]人而已世之論事者當知和氏有資於玉又亦有資於和氏也嗟夫一物尚然況英哲之士哉韓子謂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未必然也蓋千里馬非伯樂雖不得成其名伯樂非千里馬又不能成其名也伯樂也千里馬也同乎時也同乎名者也對生於天地間者也伯樂不出千里馬亦不出矣千里馬不出伯樂亦不出矣雖然昔支遁養焉曰愛其神駿今上人有此圖無乃慕支遁於千載之上耶又一日貽諸張公豈張公乃鑒賞之精者耶吾聞張公廉而和他日超部伍膺[illegible]仕吾知此圖必百倍其價也故以是說問之

讀反騷說

楊雄之學類老子故其事王莽而無疑譏屈原自隕之為非其亦老子之心乎大哉晦菴先生言曰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其盡之矣嗚呼雄之心其鄙也夫

良馬說

王生之京師見羣馬又之中有良馬焉其氣逸其蹄迅其鬣鬐純也及其馳羣馬後之羣馬非不欲並馳也力不能強之群馬睨而目之若將有忌焉者而欲良馬之踣且病也良馬目光瞳然神思竦然亦若自恃而不敢縱者歷年多群馬意若服焉嗟乎馬猶非不同也食非不同也所稟異耳然使良馬不能自謹以至乎踣蹄[illegible]迅反後於群馬矣氣雖逸反弱於群馬矣鬣鬐雖純反衰於群馬矣大丈夫立身何異於是使有一毫自敗則衆忌者悅衆忌者悅雖欲為愚人胡可得哉生因觀馬而得謹身之要道

難九篇

莊難文

莊子與惠子會於濠梁之上莊子謂惠子曰吾著書矣若知之乎惠子曰不知也敢問著書曷以哉莊子

曰吾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可以囊括古今出入天地與物逍遙乎一世矣惠子曰何以寓言重言乎莊子曰寓言者以己之言假人之名而言之重言者借重於古之偉人而冀其信乎己也惠子曰噫嗟乎悲乎矣若是乎吾子恒言自謂達矣達彼而不達此達上而不達下達於古而不達於今達非所達謂之非達未達而自達詎能達哉將謂先生達矣而先生未之達也何則吾出言也非求乎知也人謂亦可可謂不可亦可可而不可被註於可也不可而謂之可被註於不可也吾何必強其謂吾可哉且古人之與今人亦何異耶古之天地即今之天地今之天地又豈異乎古之天地乎道在天地無古今也無彼此也無所不在也無所不著也古人此道也今人此道也道豈異耶道既不異又何必借重於古人耶夫吾言是矣吾自是之彼謂不是彼註於不是矣胡必較耶使吾子之言人是雖假上帝人將不是又何必假古人而求信耶莊子曰不然也吾非得已也藉外而論之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借重者所以已言也是謂耆艾年先矣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謂陳人吾所以借彼耆艾而年先者也夫耆非獨不明也禺非辯莫能也吾言雖是姑托彼以是之則人信而吾道行矣奚足怪耶奚足誚耶惠子曰先生愈降矣而言彌道矣何也老聃由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老聃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爲善矣此吾子恒曰所已聞而吾子恒日所以喻我者也今乃曰非吾罪也人之罪也非善在己而以不善得人欲令乃曰人而無人道是謂陳人此其以善之在己以不善待人矣剝求知耶人將罪我又又惡能使信我耶噫嗟乎悲乎不意吾子一至於此也二子未訣戴晉人適至二子問之晉人曰道貴中庸言貴適宜二子雖辯奈何各疵其所疵已而已而使明王在上則二子執中矣又烏能有斯言哉此吾所以悲二子之不遇而又悲聖人之道析而不宗而又悲夫時之非其時也歟

貪蟲戒

王子遊於市見童子以百足虫爲戲者以簳而韛之以餌而誘之蟲乃蹣蹣爲緣簳而上彼彼爲鬪餌而趨簳將盡餌將獲進退手兩難童子植簳而退觀撫掌而爭笑之曰若貪而棄命者耶止而不知止者耶矣曰加烈矣時將又矣尔將斃矣吾將驟汝身於汝骨剖於糜矣汝可復生耶使汝蔵於窑而不利於口悶於隱而能止乎進吾奚由得汝耶汝奚由值巨若是耶若將斃矣頃間果斃而执去嗚呼豈東坡所謂蹈涎者手披物若此况夫人乎富貴榮我也亦將有以困我也自古不知止而離禍者豈可勝道哉豈可勝道哉

讀文公先生聞迅雷詩

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頭
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斷答天心

謹按文公此詩在紹熙三年壬子歲作也其年公乞補宮觀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略辟而孟子之要畧成未知是詩作於其年

向之何月也然當是時光宗已有疾矣宰輔群臣封章沓奏都人始憂且皇嗣未定公之是詩豈為此而言歟至五年八月上脩禪侂胄始用事者知公之寓意非止乎一端而已也自古豪傑之君所以為得天下者不在乎攻城畧地奇謀而詭計也在乎能斷與不能斷耶漢高祖見秦宮之奢麗遂欲留之得樊噲一言而即起蕭何薦韓信即拜為大將而無疑董公說之以大義即為義帝發喪而無怠是數者皆人之所不能為而高祖為之為之而得天下夫豈非以斷為本乎項羽之力非不強且大也其勢非不崇且盛也於此數者而能為乎夫既不能為則所謂勢力者徒為一身血氣之勇耳奚足以取天下哉余嘗讀宋鑑自南渡之後人君往往柔懦少斷其資質非不美也其賢材非不盛也特以此而失國者由知君子而不能用知小人而不能去耳況潛善韋憲之於其始侂胄韋憲之於其中似道草成之於其後遂使太祖之天下一旦付之於夷狄之手得不為賢人君子之所撫膺長嘆而慟哭也哉嗚呼文公此詩豈獨為當時而作抑亦為南渡而作也豈獨為南渡而作抑亦為萬世而作也于國讀之遂緣于此使知自古帝王之得失在乎斷與不斷之間焉

洪武辛未六月望日耐軒識

旱對

或問曰天下之有旱何也非天也夫旱寔天之而子謂人何耶曰人心與天通何也曰係王政也曷從而知之耶曰王者之政和則人心和人心和則天道和矣王者之政乖則人心乖人心乖則天道乖矣天道和則醴泉出而瑞芝生曷有旱哉天道乖則貪風作而癘氣興曷得而不旱哉歟有徵乎曰見洪範肅乂哲謀聖則休徵應焉狂僭豫急蒙則咎徵焉是故善於治者因彼之徵反躬而自省也然則湯非聖人乎何以致七年之旱也曰非係於湯也係于桀也桀之惡與於天者久矣由是而致沴也湯責其躬修其政旱於是乎止然則政係於天者如此不亦深可懼哉昔袁安為楚相光楚王英事繫者千餘人獄三年不決坐掠幽死者百餘人天用降旱赤地千里安清之一旬中延千人之命天又用雨歲是大稔孰謂王者之政不與天而相通乎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亦用旱真卿辯之天即注雨由是論之王政與天相通也信矣曰國有大旱司巫則率巫而舞雩此周禮周公之所制也曷不曰王政而言此歟曰周公此言為禱雨而設也雖不言王政此亦王政之末務也俾王政不修君心不正而舞雩可感雨哉可得雨哉曰古有道者喝雷叱電嘿風嘘雲而致雨是又何耶曰以此心之誠聚眾人之誠以誠格誠故能雨也況道者養一身之炁於平日還用斯氣於至旱之時烏得而不雨王者苟能正人心修王政則天地位萬化育矣又奚必用其須臾變幻之術哉堯舜六府三事允治之時不聞有此也此出於季世之變也曷若吾儒之養浩耶問者首點而退于時清風徐來天宇凝碧引紙染翰用識斯語

禁忌釋

王生塊坐一室四壁凝塵有客問余生曰陰陽家禁忌之說有之乎生曰有無之間客曰有則有無則無何有無之謂耶生曰愚者有焉達者無也客曰人一也何彼有而此無耶生曰居試與子言之夫三代之時所謂陰陽者須曆授時而已夫須曆授時者使人知耕作之早晚寒暑之更迭耳非有所謂禁忌之說也春而播谷非一人也寒而成屋非一人也秕有禁忌則將廢之乎則將為之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其輕重言之其貴在於人事而不貴乎孤虛旺相之說矣嗚呼此吾所謂愚者有之而達者無也自仁義之道塞大學之道不明遂有五行堪輿建除叢辰歷家天人太一諸家之說與諸家之說與人心〻於是乎多疑人心於是乎多疑則大舛之道俞晦仁義之說愈塞雖有豪傑生於其間不克奪諸家之說矣此人生所以日貧風俗所以日偷利端所以日熾歟

昔漢明帝嘗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

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復拘禁忌豈為政之意哉遂獨　其制晉武帝攻慕容超諸將以往亡之日止之

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齊固此禁忌不足信也明矣又鄧禹以六甲窮日出兵而獲刘均刘欲以鑿竿折幡而擊盧循夫何禁忌之有哉又聞後漢郭鎮不信禁忌則致位司徒武帝以紂亡之日討於賀麟使有禁忌則諸公死矣夫何諸公卓然而無事哉大抵禁忌之所以有者愚者心為之動也此心為之動則此心之神為之惑此心之神為之惑則或有偶然而徵之者此君子所以貴乎窮理也然則禁忌不足仰也大明矣客曰昔公刘之君豳也詩曰既景迺岡相其陰陽武王之遷於鎬也詩曰宅是鎬京維龜正之夫彼皆聖與賢也猶信之若是子何確然而不信毅然而絕之耶生曰彼以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正日中之景以正南北矣非今人之所謂干福而避禍者也龜者

聖人因此心之已決復取於神明用龜卜都之地耳非今人之所謂避凶而趨吉者也況三代之時非無巫史之列於左右也使有□□心則巫史因已見之而言之矣又何俟於龜卜而後知耶然則禁忌之無有也益昭昭矣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分已定命非智力之所能移使禁忌之是信則造化為無用之物而富貴可以倖得死生可以計轉矣是何理哉是何理哉客曰古傳陰陽禁忌之書始自

黃帝又何也生曰亥豕成群魯魚盈貫子自辨之吾勖矣不能罄吾懷矣

天游雜藁文集卷之二畢

此集有道光辛丑其十五世孫芝林刻本傳世甚稀
余偶得之於廠市遂從翼庭兄假此以從本對勘
各卷編次既多不同一卷之中先後亦或互易凡卷中
墨釘皆填補完善通計改訂六百餘字補錄記跋
文八首釋忌禁蕭後脫葉約四百字使数百年未遂
帙扵還舊觀為之愉快無已還書之日用志顛末
以付翼庭通假之誼 乙丑天中節傳增湘謹記

天游雜藁卷之三

翰林侍讀學士錫山王達善選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校
門生雙亭　翟厚編集

讚凡八篇

留侯讚

莊生曰嗜欲深者天機淺夫莊生之言固多幻妄不可憑據至若斯言誠萬世之公論也何則君子立身行己不可有一念嗜慾之私苟於此而不決不能取信於妻子況朋友乎不能取信於朋友況君臣之間乎而欲成事業於天下後世難矣子房五世相韓又已滅舊其氣於博浪沙中一擊曰過之亦未必出於私也逮夫破咸陽燒棧道定群志安太子其雄材偉畧用成四百年之漢祚者由其取信於人而君臣之相得也當其興業已成之時何富貴之不崇何心志之不遂何子孫之是慮頗乃沛然而退蕭然而居從赤子遊者寧無所見哉厥後韓信夷三族蕭何下廷尉豈非功名鼎盛之際造物者其或忌之辟若風恬日霽放舟滄浪之上肆目諸山披露羣脊往來矣猶孰不以快耶一旦風濤驚怒檣傾擺摧葬身蛟黨之腹悔斯晚矣況子房昔日之出非為富貴也為韓也非為子孫也為韓也韓既報事既成天下已定獨役又於勢位隆赫之秋夫豈本心哉嗚呼此子房之所以高也大抵子房嗜慾淺而天機深得失明而去就潔人皆以為難而子房以為易人皆繾眷而不決子房則勇斷而有餘吏業雖雜於黃老去就實同於

聖人故先賢論子房有儒者之風余因仰其風而為
之讚曰
嗟古志士孰不願中覆盛思危詑今幾人幃步
留侯義激襄宇一計弗就廼投漢主計聽言從
靖天下乱决勝運籌遂成炎漢称為三桀夫豈
偶言功雖赫赫矣心則潛然彼何與信韋本同塗
一戮一繫詎不險乎人生世間所累者慾槃焉
自卑寀禍寀福萬金之資為韓報仇斯事既畢
身不自謀赤松何存辟穀何道退不勇决迹未
全掃清風洒又太空寥又萬古之下孰踵其高

董仲舒讚

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才雖伊吕亡以加筦晏之属
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子歆以為董仲舒師友淵源
猶未及虖遊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嗚呼
歆豈知言者哉當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拆學者無
所宗主才之高者不失於黃老之說則失於申韓之
談曾有若先生傑然以聖人之道明於當時者耶自
孟子後天下所趨者利害也先生則曰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即孟子何必曰利有仁義
之謂也自孟子後人心所尚者智力也先生則曰正
心修身為治國平天下之具此即孟子君正莫不正
之謂也至若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易之說其見理
之明豈在伊呂之下哉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
實其致治之大法亦豈在伊呂之下哉但所遇非其
主耳尚使武帝如殷周之賢君吾未能見其果不能
為伊呂之吏業也柰武帝利慾之心不能勝其中正
之說是以其事止於是然六經由先生而益章百家
由先生而罷黜其所施所見夫豈筦晏之敢彷彿哉
大抵論之人不必以事業觀當以學問取先儒論孟
子不在禹下正以其說有功於世教也又論先生不
在孟子下且以傳說比之亦豈非有功於世教乎或
有譏其昧於災變竊以為甚矣乃為之讚之
惟昔夏禹力疏横流窮天亘地萬古之麻遠夫
姬末仁義道㷛適生孟軻孔道以申嘅彼桼灕
式愚黔庶經籍無餘人心益圯當此之際紊又
惛又不有先生孰覩其源上誼溥利崇道尚功
正脩治平乃歸後躬道之本源發所未發上遡
孔孟下開程學先生之言與雅弘深俾或有遇
伊吕其心夫何漢武內外不符陽諾其言陰已
擯諸公孫曲學疾困宜歆為世儒智則鄙而其
貪淳又其術詖又賛我鳴獻嗚呼歔哉

嚴子陵讚

先生之賢范希文論之詳矣世之好奇者往又謂先
生長遊忘返有廢於明教是豈不亦枉於先生哉當
王莽亂天下人心已昧廉耻已喪風數已圮常既以
望亦符乘六龍登皇極之位不於此而用心於何而
用心先生自料受其事而任其責詎若遂志而全交
崇其爵而否其迹詎若靜己以鎮躁盖遂志全交則
光武之德為無損靜己鎮躁則廉耻之風為可興中
是拂衣而歸焉吾想當時望之者豈不曰彼為天子
故舊若此親尊若此而尤不愛富貴若此則竊名鑒
祿躁競之心為之沮矣是故東漢之末忠臣志士亦

然而興起者先生有以毛之也然則先生豈不大有益於明教耶天旗僉闕綬人所望之高車駟馬人所願也得天子為故人且親厚尤人之所大欲者先生視之不少動其中則天下何物而可加先生之志哉余故高先生之風申希文之歌為之讚曰

猗歟先生天子故人握手談咲四海知春足加帝腹焉知勢臨大自動耳一何心拂衣歸來棲棲烟樂俯仰乾坤何愧何怍釣臺千尺清風萬古坐對江山一竿秋雨既非長沮又非接輿洎然無慾與天為徒庶恥日明風發日起一點此心報漢天子

徐孺子讚

遯之一卦二陰進於下四陽退于上君子遠去小人浸長之時也然六爻之中無所事者獨上九一爻而已蓋上九乾健剛斷逾愈安既無所係又無所累寬綽而有餘裕者故曰無不利夫遯而謂之無不利則君子之能處遯也可見矣嘗求興延禧之末君非中材政非一途嘗斷于奪者黃門也如賢臧良者黃門也出入內外衆所畏憚者黃門也諸君子苟不能叶規同力以輔王室則宜修身恭默以避禍患顧乃各相標榜嗎〻嗑黃於脣吻之間如之何而無禍哉雖曰內竪抵隙勢結害賢而壽國亦諸賢有以召之耳嗚呼盡善盡美而能於處遯者其惟徐孺子乎孺自食其力遠避權勢陳蕃欲見孺子一謁而退黃瓊貴盛不復與通瓊卒負糧徒步祭之而去然亦不通其姓字也郭林宗俾茅容輕騎追之問以國事不答獨與容語稼穡吏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〻不遑寧處厥後黨禍鼎沸毒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孺子獨安以此論之豈非盡善盡美而能於處遯哉史氏論林宗明哲保身甲膺懼見幾而作若孺子可謂兼而有之矣乃為之讚曰

滄溟有龍戢鱗莫倫性雖至健翅能屈伸南州孺子蹟高行儉其猶龍耶变化無滯彼皆嗎〻舌代斧鉞此獨脊〻既明且哲彼皆嬉〻互崇聲聞此獨甲〻遯世無悶嗎〻者禍嬉〻者灾是孰召之悲夫恤哉古之君子知風知微賢哉孺子嗚呼庶幾

武侯讚

有天下之豪傑然後識天下之豪傑苟或心所有不同識所有不合出處事業有所不類則雖伊尹之賢不過一耕夫耳是故晏子雖賢不識孔子被褐懷玉之士終身而無所遇者詎非知己之寡哉孔明臥隆中恒以管樂自比時人莫或許之夫以孔明之正大固管樂不足比者而其恒自比焉不過恭其功而重於復漢耳時人猶不許之則豪傑之士而豈庸〻者之所知乎獨先主聞元宣一言遂三顧而聘之則先主有以識孔明矣又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出者觀先主之誠何如也既識矣由是明漢賊定王業勸先主圖荊州據漢沔盡南海聯吳會通巴蜀以為用武之地焉厥後祁山一行則三郡叛應關中震慴當是時俾懸處循守節度不失其宜安知不直抵關中以收大業哉奈天運見厄中道不成渭之南死乃出於[illegible]

之所不及非司馬懿所能得而槩之也嗚呼此後七
豪傑忠義之士所以慷慨激烈深嗟而痛之也欵史
称孔明撫百姓示軌儀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
道此固信然又謂臨機應変將畧非其所長憲又安
知孔明哉九曹孟德司馬懿所為者是皆陰賊狙詐
不顧禮義而為之者夫不顧禮義而為之乃孔明之
所深恥而不言者也豈肯効而為之耶大抵孔明出
處以伊尹用兵合大義不急近功不務小利不詭衆
而自欺吏固有未純而不失王者心誠非管樂比也
况曹孟德司馬懿之輩哉程子論曰武侯有王佐才
誠知言矣乃為之讃曰

天產豪傑固非偶然旨由辯之惟賢美哉武侯
龍驤虎視一起隆中合夫大義漢祚崩摧鬼蜮
用奸君臣感激義膽忠肝不格近利不急近功王者
之心藹然春融彼狐媚者盜鈴掩耳彼以為安公以
為恥不知公者成敗論公青天白日用表厥忠

陶弘景讃

士之善於觀人者往往不於其迹之所已為而必原
其心之所隱微者而觀焉惟能原夫心之隱微者而
觀之則其為人者昭昭矣彼泥其迹之顯然者而觀
之夫豈得容偽於其間哉吾於齊梁之際得一士焉
陶公弘景公生而有異四五歲即知思荻畫灰以為
書甫長讀書萬卷以一事不知為之恥齊高帝作相
用為諸王侍讀彼時雖在朱門閉影息交不外物接
永明間掛冠神武門已上表詞禄矣當斯時也窺神
器者匪一人朝為君臣暮為仇讎朝為揖遜暮胥裹
奪雖欲以力濟之柰天道之未定何於是自勾曲遍
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於其間所居皆
植松聞其声輒欣然為之樂性好著述九陰陽五行
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罔不洞究
自以為神丹可成壽可致梁武資之以黃金朱砂等
物亦不斷而受之至八十五無疾而逝夫當太清之
際以梁武為故人取宰相如拾芥此又人所不能得
而公可得者可得而公恬不為之意若然與世相忘
焉公之賢為何如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
不偶於時者之所為也公可謂偶於時矣而猶不出
者庸詎知天下無可事之主哉故其詩曰夷甫任散
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单于宮厥後天下
玄理荐與武事日弛侯景篡位實在昭陽然則公固
有遠慮先燭之智矣亦豈可謂公為長逝忘返而無
憂世之心者哉予故仰其高風想其遐躅原其心之
隱微者為之讃曰

蓬藟既高芝蘭斯晦梟鴟成群鸞鵠斯退君子
知微默領心會醇酒醴飴詎宜忘醉哲哉陶公
窮所不通瀕枕富貴勾曲之從月高秋爽一枕
松風安知其它我保其躬彼不知者謂公少班
山中宰相夫豈介而我知公心澹然無為不與
物絶龍变是宜上陵下替世道日榛窺於其時
俯仰亟伸烟霞泉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
其人

陳圖南讃

先生以舉業不足畢其志遂隱於武當以自樂是以

世称其為神仙者流而未知先生先生之自抱者未嘗一日忘夫天下也讀書如晋漢以後每閱一朝革命輙變廢者數日太祖太宗居潛時與韓王遊長安市適先生乘白驪遇之撫掌大笑巾簪幾脫以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入酒舍劇談盡歡韓王偶越席先生斥之曰紫微垣一小星耳何敢若此夫二帝之於茲時亦常人也而先生識之於寰宇中傾肝膽以相接且撫掌而大笑其所笑者詎非賀天下之得人耶令之人不惟不能識人之貴賤也設使識之則諂諛生於胷中輕重形於顏面矣況見帝王乎其必有攀附納結之私矣其能以手相握視帝王如常人者乎及太祖即位詢以元默修養之道先生則以君臣合德進之詢以堯舜今可致否先生則以清靜為治進之其不仕而終隱者知天下已得人也使天下之無人又安知先生不為有為而極民於塗炭哉意此先生之微意而众人之所未識也世傳先生得術法此特先生之細耳雖然要而論之先生聖賢之器而有豪傑之心者也濬然無欲不可得而窺敢者也乃為之讚曰

塵小天地識超古今聖賢之器豪傑之心睡非真睡吟非真吟與造物遊弾無絃琴出非為己隱非忘世白雲青山莫知其貴不可得賓不可得敢萬古高風邈焉誰繼

白象讚

天地清寧禮樂昭著維占城之海邦越萬里而歸治適獻白象表茲禎瑞姜形躰之瓌奇見忠誠之臻至替解蔵牙性能後與載拜玉墀似知人意巍巍如山顏軒囿之祥麟濯濯如雪撫周庭之白雉豈徒顯萬國之同心抑有以見庶物之咸粹此造化之有情鍾英華於正氣太平有象昔人之格言四海無虞當聖人之盛世於戲茲足以著億萬年雍熙之基明聖主賢臣之仁義矣夫豈炎漢李唐之敢冀哉

御筆用硃批出云此篇言簡而切實

諸子辯 附三物安危辯 九千九篇

管子二十四卷劉向所定九九十六篇今亡十篇唐司空房玄齡注或曰賀知章注晦翁謂仲任齊政又有三歸之弱奚暇著書斯言信矣仲假仁義以濟其私彼豈不知其敝耶必不肯著書自濡其短也要亦後人所作壞後世君臣心術者也

晏子十二卷晏嬰所作謂之晏子春秋晏子治國以儉故郴宗元以為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為之非嬰所自著也然晏子不知孔子是不智也不智則燭理不明其書多背於理者非嬰所作而誰歟

老子李聃也為関尹子著道德八十一章後人強分為上下篇非聃本意也蓋得於心而不失者德也日用常行者之謂道豈可分為二也大抵其言以清靜無為〻主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作徐廣曰姓文名鈃李暹曰姓辛濮上人也或曰計然是也或曰唐徐靈府作子以或者之言為是夫計然貨殖之雄也又安肯

托老氏清靜之術耶然則必非計然之書也
關尹子一卷關令尹喜所作喜蓋隱者覩老子為其
著書焉人必非常人矣今其言多巧刻何也其後人
假托無疑
亢倉子五卷九篇相傳以為庚桑楚撰宋公疑其
言以為唐人所作以近代以文章取士句是之也
鄧析子二卷其言曰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
子無厚兄於弟無厚是不知天倫之懿者也宋公謂
其宜於誅戮信矣
鶡冠子楚人撰不知其名常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者
也其言曰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夫五行一陰陽也陰
陽一天地也豈可分四時為天五行為地也耶盈兩
間一陰陽耳宋公以為全言何也
子華子十卷程本撰或者謂其即孔子與其傾蓋之
程子非也既得與聖人傾蓋而語則聞道矣何其言
之雜耶大抵得佛老之糠粃者也
列子八卷九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其言簡勁微妙
不費不繁蓋亦超然而獨立泊然而自恰者然其頗
釋氏輪迴之說未若莊周之曠然者也夫一生一死
理之自然豈有此生之氣已消而能寄生者乎宋公
深許之蓋亦[illegible]道之未全歟
曾子孔子弟子魯人也漢志云十八篇有脩身天圓
免過勉人等篇辭甚數術意甚宏濶然曾子篤實人
也聞聖人之道最為親切其於精一之學嗃而不談
其又何也豈後人擬之而征者歟取大學讀之其病
自見矣宋公以為真曾子所作非也
言子三卷其辭艱不經宋公以為後人所作是矣
子思子七卷亦後人所作不然試取中庸讀之其病
自見
慎子一卷慎到所撰到趙人見史記列傳中其言曰
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君以為
國非立國以為君也[illegible]宋公許之非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illegible]人[illegible]周所撰總五十三篇
其學本於老子[illegible]動[illegible]表[illegible]貴[illegible]勢也
僻是也生死也天地也毀譽也曾不備夫一西上下
之間大合之內何物可以[illegible]之也惜乎有聖人之
資無聖人之學而[illegible]於狂也
墨子三卷戰國時人宋大夫墨翟所撰有脩身法儀
等篇大抵[illegible]用之術也君子之道貴乎中
[illegible]殺圖之然以偏為執安知中庸之道哉孟子闢之
盡忠其害道也
鬼谷子三卷一名玄微子或曰王詡隱潁川陽之鬼
谷故以為號其書有捭闔鉤箝揣摩之術蘇張師之
以傾危一世亦奸邪害道之最者歟
孫子一卷吳孫武作魏武帝註共傳十三篇是也其
言皆戰爭之要要之不出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以
虛實相形而取勝者也自孫子之學與天下遂不聞
[illegible]霸之道[illegible]用兵之禍首敗流毒為法非淺ゝ也
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其書有圖國料敵治兵論將
應變勵士等篇雖其用兵有理備果戒約五模之說
要亦殘忍毒人者也或謂其為曾子門人宋公然豈
有曾子之大賢而門人如是之不仁者哉宋公以為

勝曾子蓋五十步笑百步者耳

尉繚子五卷魏人也不知其姓名其言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霆如雷震〻冥〻天下皆驚又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物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其為言抑何其仁耶吾於尉繚子深有取焉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子言刑名類申韓蓋雜而不章者也

商子五卷秦公孫鞅作封於商故以名書好刑名之學以愚黔庶先王之罪人也

公孫龍子三卷有疏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龍趙人平原君客也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以假指物以混是非蓋不過辯無根之談以直乱耳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所作名况避宣帝諱改作卿為蘭陵令其書言性惡每譏訕子思孟子蓋好高之士而未嘗道也

韓非子二十卷皆刑名法術之學而歸于黄老與李斯同事荀卿其書有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五篇計十餘萬言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視仁義蔑如也非蓋慘酷之人薄德少恩之士也

燕丹子二卷丹燕王喜太子也宋公以為秦漢間人理或然也不然丹以兒女之計挑強秦之怒以喪其身以滅其國又安知著書以自飾哉

孔叢子七卷即孔鮒所撰秦并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于屋壁其為書蓋弱無氣不類西京文字蓋亦偽為者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二卷漢劉安撰安招致賓客著為是書有原道俶真天文地形冥覽精神等篇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蓋雜而不馴者也

楊子法言十卷漢楊雄所撰凡十三篇韓愈稱其文簡而奥蓋亦工於澁僻者也法言擬論語太玄擬易何其不自量哉

抱朴子晉葛洪所撰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黄白變化之事外篇十卷駁而難通洪謂神仙決可學〻之無難合丹砂黄金為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豈非攻於異端者歟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或曰梁劉勰撰所著文心雕龍文体與此相類其言本黄老諸家之說雜而引之其言曰萬人彎弧以向一鵠〻能無中乎萬物眩耀以惑一生〻能無傷乎蓋亦涉萬世久而有所感深故要亦得蒙莊之粗者也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仲淹所撰文中者乃其門人私謚也文中子有睥人之志無聖人之學然使其有所遇而其經濟之才亦不可誣也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司馬承禎為之序豈承禎即天隱子歟大抵皆言長生久之法

玄真子十二卷即唐人張志和也志和金華人十六擢明經肅宗命待詔翰林後以親喪不仕其書多俚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唐人也其書録唐大中後事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甚悉或曰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所作齊丘竊而自為也大抵其言本列子窮數達変因形移易之意耳豈知聖人之道哉

聱隅子二卷蜀人黄晞撰晞宋仁宗時人其言曰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変刘向得聖人之力是何言歟張良肖何刘向非知聖人者也其於安也変也何有哉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舂陵子周惇頤所著也其言淵遠弘深曲暢旁諭上達天理下達人情直造義文之域自孟子以來世遠言理道學斯昧周子一出遂使六經之理坦然明白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燦然復明於世其為功豈淺淺哉善乎胡五峰曰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

程子十卷程伊川先生所撰其門人楊時変語録而文之者也有論道論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等篇蓋自堯禹舜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後有功於孟子者斯人而已明萬古之心啓萬世之蒙非先生則晦翁無所述非晦翁則道統無以續不徒有功於萬世之下蓋亦有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微先生其誰歟

永樂二年余寓於雞峰之官舍每至夜深必[illegible]念古人之行義而愧己之無用於世也曰取[illegible]學士潛溪集觀之受其諸子辯三十九篇迷録于此且人生世間不皆一各出已見以著其長然大淳而小疵者有之瀰敗而不正者有之殘酷而深刻者有之正大而光明者有之孔子曰夛聞闕疑余蓋聞其所嘗聞缺其所當缺者歟

十月初五夜天游道者貝下識

三物安危辯

余過彰德宿於旅次見人家以[illegible]衆蝎而進之敬之如神畏之如鬼余問之曰蝎乃虫之微者也物之毒者也尔何事之嚴歟荅曰吾邦之人非敬蝎也敬其毒也敬則穰其毒而致其和也殺一蝎則千百蝎至謂之送殯又謂之復仇故畏彼而不敢殺之也殺之者不祥故彰德之蝎得以自恣焉及至廣昌宿於山中人家更相戒曰大王至矣爺爺來矣各小心而奉之可也及旦被相勞曰昨者大王至食吾牛矣吾徒幸無恙此相慰曰昨者爺爺至食吾家矣吾徒幸無恙父母妻孥皆自以為得福余問之曰所謂大王爺爺者何人歟荅曰山中之虎也吾畏之至者所以畏其威也畏其威者避其暴也故廣昌之虎得以為恣焉及來雲中自講讀之暇則適野而流觀見黃鼠數十輩往來於土坡沙積之上人見之則手而立循循而偉若拯札於人者閑而雅朴而馴無損物之心者也余然後知詩人所謂有体者矣一日秋高氣清草木黄落又流觀於野則見人之逐乎土坡沙積之旁者皆所有並足手執鋤钁掘地而搜之得一鼠則剝其皮而刳其腸剔其骨而焠其肉炰燔炙醢無不

倫余聞之雲中之人曰你何酷之甚歟彼何得鼠之源歟答曰鼠淳而肥潔而美吾鄉之人資之以為生何以克人之口腹可以沃人之腸胃故尺寸之地無不捕而搜之也凡鼠之生雲中者忉忉慅慅憂惕之羅暇不克容其身焉天游道者仰天而嘆曰彰德之蝗賢昌之帚天下之至惡也今反畏之育之如彼黄鼠善物也而反得禍如此何天道之不均耶何天道之不均也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何其相戾之若是也雖然三物皆造化之所生者也禍福之不同者所處之地異也一以樂一以悲一以安一以危嗚呼異哉然則子由三物然後知君子處身擇里之道

辯星象之應

李郃好天文之術和帝遣使者觀風俗有二使向益州夏夕郃與之露坐問二人曰君發京師知二使何時發二人驚而問諸曰何以知之郃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部是以知之余嘗聞黄帝之時命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命容成造曆命臾區占星氣夫所謂星氣得非郃之所謂耶然但謂之星氣而已未見其以禍福吉凶若後世讖緯術數以悚人者蓋舜時考中星定寒暑敬授人時而已而亦未嘗觀孰之以禍福吉凶者也豈後世好奇之士推測而或驗歟抑亦以數而知之歟不然何其必愈降而術愈徵哉雖然天道與人事相關貌言視聽必而能恭從明聽聰睿則休徵自我而致矣若曰某事應某星得非致遠而恐泥乎郃雖奇道學君子之所恥言也

策題

三代聖人所行之道一也所治一也何以有忠質文之異歟豈夏之時獨有忠而不貴夫質與文也殷之時獨有質而不貴夫忠與文耶豈周之時獨有文而不貴夫與忠質也何三代所尚之不同也至孔子答顏淵為邦之問而又舉四代之礼樂孟子答滕文公為國之問乃舉三代井田學校告之又何聖賢所取不同若是也夫明經將以致用也諸君子豈無致用之才者乎請陳之以俟有司之采

孟子曰仁者無敵又曰王不待大夫諸葛孔明之綂一劉先主之仁寡又何不得天下而亡歟先儒曰修德以仁則天命在我是豈孔明後主修德行仁之未至歟諸君子博學多聞必有的然於胸中者請數其說

論語以學之一字為二十篇之首大學亦然獨中庸以性道教為說孟子以仁義為言聖賢相授心法一也何記事者之不同歟或別有說歟抑不知所謂宰旨何學歟諸君子講明日久必有明於此者請聲其畧

蘇氏謂漢高祖漢光武及唐太宗皆以不嗜殺人致天下夫高祖起於亭長光武中興之主也太宗兆於晉陽太祖起於陳橋而為君也四君者得天下實不同矣何蘇氏例而言歟亦不知四君者其心同歟異歟諸君子格物之功必有明於得失治亂之源者請陳以對

古之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

繼之政由是文藉生焉以此觀之則先稱為繼天立極之君當矣何孔子刪書而獨以堯舜治教抑堯舜與伏羲有不同歟何孔子求之而有異耶諸君子傳學日久請商確焉

先儒以金木水火配仁義禮智木火仁禮也金水義智也此乃一定之礼而曉然之易見者也至於樂記則又以禮屬陰以義屬陽是何歟請明其說

中庸言自經養慎獨之功而致夫天地位萬物育之效夫堯舜聖人也固能參天地贊化育而致位育矣何二聖之子皆不能化乎若以理論之天下無不可化之民況二子得聖父以為父化之亦易矣何乃終不能化而使天下讓於舜禹哉諸生必有明於理者願贅其略

漢高祖受三老一言而得天下此固然矣然高祖英雄之資豁達之量使其不聞三老之言亦可以得天下乎且鴻門之勞高祖已在項羽之手矣使羽聽范增之計亦可以得天下乎夫范增固人傑也其勸羽殺高祖之計是也非也至於項羽不從怒而至於發疽以死乃血氣之勇歟義礼之勇歟諸君子必有詳於古今之成敗者請悉以對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聖又也生而知之宜無更於文字者而猶曰精曰一曰執者何歟悉與諸君商確焉

夫坤有柔順之德所謂承天而時行者也至於爻之上六則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坤乃陰也龍乃陽也與陽相爭又非承天之道矣諸公必有能言是者願無所隱

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此三代聖人之所迭建故有人統地統天統之說焉至於顏淵問為邦孔子獨取於夏時何也夫苟以夏時為是則以商周為非歟豈商周之聖人而有非之事耶又曰夏尚忠商質周尚文夫豈夏時獨有忠而無質與文豈商時獨有質周時獨有文而無忠乎且文質不可相勝何商獨言質周獨言文乎諸君無隱焉可也

堯舜之世下視商周遠矣其為言宜其古且澁也而二典三謨反平易商周之世上視堯舜遠矣其為言宜乎平且易也而殷盤周誥反古澁何遠者反平易近者反古澁乎諸君子於書必讀之熟矣請詳其說

高祖鴻門之勞可謂危矣然無項莊亦能免其禍乎項羽烏江之渡可謂窮矣然使其江渡或者其再興乎且高祖所以得天下者何計最善項羽所以失天下者何計為不善諸君子史學熟矣請無隱其說二

符堅寵信慕容垂可謂至矣然王猛諫堅謂不如早除之他日借以風雲不可復制矣司馬公論垂無罪見疑窮困歸秦遽以殺之是塞來者之門也然後大復燕而益盛堅遂殄滅而不存謂其不殺垂以致其耶則王猛為是司馬公之論非矣請賛其大略

講章

講帝堯用鯀治水

夫天下之至公者無有過於堯也天下之至明者亦無過於堯也故称其為欽明文思而又称其能知人能官人夫欽明文思則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燭能知

人能官人則於天下之善惡無所不見今旣知鯀爲方命圮族矣而又聽四嶽所擧而用之何邪若曰方命圮族未見其必然也則非聖人之智矣若曰四岳之言不可違則非聖人愛民之心矣噫殊不知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卽聖人之心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改之人聖人待衆人不敢以輕絶之鯀雖不善人安知其不能改邪四岳之擧雖未允又安敢自以爲是耶若有絶人之心則非聖人矣若有自是之心則亦非〻矣歟之一字蓋堯雖知鯀之不善猶冀其改之也其勉之者爲何如哉其望之者爲何如哉嗚呼知天地之心者則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者則知天地之心也

講洪範皇極 己巳六月朔日

愚嘗讀洪範九五皇極之章知天下無不可化之民知人君無不可爲之事也夫人君立極以示民則民觀感以歸善所謂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人君有斯理民亦有斯理不能出乎理之外也雖人品有高下之殊而人君念之受之錫之則一何也無叔並育聖人之心也夫氣獨者人所易忽而聖人則仁之仁之則彼息夫所笑高明者人之所同畏而聖人則規之規之則彼不敢爲惡矣此尤見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也至於用人雖當又必故盡其心之所安斯無陷於辜者矣若夫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之語則有以見天理流行於日用之間得化聚合於本心之內皇極之体用無不周洽於上下之間也曰于帝其訓所以見皇極之理出於天曰是訓行所以見皇極之理同於民嗚呼天之所以生斯人也孰無天命之性哉君行之盡其道則可以造於極行之失其道則未免入於 凡民之化與不化係乎人君之一身皇極之建與不建係乎人君之一心自堯舜至於商周無不化之民者建此極也嗚呼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人君苟能体而行之則天下爲三代之天下矣

講乾卦六爻之象

初九潛龍弗用

潛初之象也龍九之象也九乃陽之數謂之曰龍〻變化不測之物也初九爻之始謂之曰潛〻乃在下未顯之意也夫龍而在下是未能得其時也未能得其時則何以盡其才乎故曰弗用弗用者非其時也非其時而守之者君子之爲也嗚呼聖人同壹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象數而推吉凶易之道其大矣哉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離下而決三見龍在田之象也初九地中者也九二地上者也故曰見故曰田夫龍之在田將得時以用其材之時也詎可無所爲哉必曰利見大人可也利見大人則二五友際披此資賴可以有爲矣蓋見龍在田爲九二之象則見大人爲見龍之象嗚呼觀象以求其占觀占以施於吏易之道備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〻夕惕若厲無咎

九三重剛不中之地也君子處此寧無憂乎終日乾〻者而其心卽天之心也夫心有所間則非對越上天矣是故夕惕若見其心之敬惧也厲無咎者見其

重剛險危之地而無咎也然則厲無咎豈非為爻三之効而夕惕者豈非全其乾〻之心與或曰乾乃聖人也聖人其在敬乎寬人苍地而不敬者常人也知其危而敬之者聖人也易為君子謀詎不信哉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九乃陽也四乃陰也躍乃在上之物也躍有陽之象焉陰乃在下之物也淵有陰之象焉九四在上之下豈無淵乎九四在下之上豈非躍乎然則所謂或者未定之辞也聖人居此亦當士時中之道而已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陽也而居四乾之上有飛龍在天之象焉陽乃在上之物又有剛大中正之才而君子位是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有利見大人之象焉然則以占法而觀之則下可以求於上而上亦可求為下也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陽之極也過十而傾過高而三理固然也況陽乃剛徤之物豈三大過哉又居於君之上故曰亢〻而不知下故曰悔然則悔者豈非光之使然敬不然九曰過極陰氣將生毒見其悔之心然矣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程子曰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有戒其用剛之義朱子曰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有用九變陰之義一以戒人之心也一以九變言占者之法也龍而無首乃陽変陰也見群龍無首戒剛不可過也然則朱子所謂剛而能柔則又表天下兼程子而言之者

天游雜藁卷之三畢

天游雜藁卷之四

翰林侍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髮梓
門生屡亭　翟厚編集

記

記李泌不注論語事

李泌加集賢學士奏曰論語聖人之言弟子記之而篇序之名多不近理且甚錯雜阿晏集解又多舛誤臣少欲編次注釋而未暇今加學士叔務稍簡欲成素志旨朕幼好語論以其篇名淺近注釋有踈有意與碩儒為之鄉先有此請鄉為置一講殿與鄉日夕討論泌曰未可上曰向前帝王好用臣下著述為御製朕意不如此自幼讀書頗有義性今欲同商量撰成意長則注称御製鄉義長則称臣曰今後代知君臣同心精於古訓乃一時盛吏非敢占御義也泌曰陛下備聖天縱生知當合堯舜宣化祖述堯舜者也臣識見短淺方欲解七十子之言豈要占臣義乎所言未可者見梁武帝侯景及軍至猶講老子不輟故庾賦云縉紳以干戈為兒戲宰衡以清談為廟略高貴鄉公為魏餘詩䆒覽精義何救於敗今吐蕃却豈去京師無五百里陛下乃與臣講論恐邊將懈怠且為後世哄君臣同注乃不急之務願待理平然後圖之上曰鄉九吏精深如此可謂真宰相矣

論曰余自幼慕李長源之為人以其冥智愁遠名勢趣行之高也及讀其傳史臣謙叟近忠輕去近高自全近智深竊疑焉今觀其不肯与君同注論語不足

以治天下乎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在此經顧乃比之老莊之言不亦誤哉今而後吾知長源雖躬披襟弄立朝廷單言暫謀足多裨益至於致君堯舜則槃乎其未聞也

唐張中丞廟靈記

縣郭之西有山曰錫山山自大江而來蜿蜒起伏其態百變距茲山而止焉邦人以謂山之靈氣攸儲故特雎陽張公之廟於其麓廟之前有泉深僅百尺清冽可愛宋建炎初盧至柔者隱於山之南有道術託公之靈符其碑甓而為井凡邦人遘疫者必禱於公公允則轆轤汲泉以飲飲無不瘳泉之名自公始公之仁亦資泉以行

洪武己巳春知縣楊侯集邦之耆老構亭泉上顏曰靈泉復建記之達邦人也邦人敬公猶父母達其可無言乎公鄧州南陽人字巡氣高邁多權略讀書過眼即識不忘唐至德間天下士大夫不為賊矣逆胡構亂為國家捍禦而死者獨公二三輩而已當淮泣令令狐潮附賊王命不通大將六人諭公存亡勸公降賊公陽許之翌日設天子畫像於堂上率軍士明大誼以斬之一日潮謂公曰足下軍令固善奈天道何公答曰爾未識人倫安知天道達賀論公匪惟忠貫白日義動今古至於享閭明發秦漢以來蓋不多見人知公以數千卒擁對賊鋒視死如歸為難殊不知公之心造於理而安於義命無難也人知無睢陽則無江淮殊不知所以保江淮者全唐室也所以全唐室者為後世利也何則俾公一少屈其氣則江淮由是而潰唐室由是而亡賊必途定南域腥羶且俗獨及後世或者論公之廟宜於睢陽而不宜於南域是豈知公之勳哉公之精英足以厲風教激頹俗豈啻南域宜廟雖天下廟之可也世之賣國降賊全妻保子富貴者觀公之像吾知其毛髮尽立心掉而不禁矣豈小補耶雖然人之精神何所弗至責躬而以發雨搏膺可以殞霜悲泣可以頹城浩歎可以決石泉不能活人也假公之神耳神不能私泥也由人之誠所致耳此誠也發於吾心而感公於千祀之上假泉而活者必然之理猶盧至柔之神亦將與公流通於千祀之下乎無錫濱於江淮廟於公宜也匪僭也泉以靈名亦宜也匪怪也嗚呼古所謂禦災捍患則祀之者其在茲乎楊侯誠信而知誼者故余為之記若夫公之始終大節已著唐史茲不贅

芸窗讀書圖記

南安黎則行氏以詩經充歲貢生陞太學氣充而禮恭德脩而志立命其居曰芸窗讀書且求繪事者形之於圖丐余記之余因則行而自歎曰天之生人好惡不同而識見亦異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誠不可不為之慮也人之為人以七尺之軀接無窮之事苟不讀書以弘其識則何由而參立於宵壤間耶然書者載道器也張茂先好書積三十乘金樓子好書致八萬卷書其貴多乎哉古者作於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開物成務書以記政事著道統之傳詩以道性情俾人知感創春秋示法戒嚴華夷之辯礼以正行樂以和心綱目体春秋以著歷代之変義

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捴而計之不過數卷簡易精
切莫踰於玆君子誠欲求道舍此而他求可乎彼三
十乘八萬卷非不盛也徒使人夸多鬪靡飾浮辭以
蠱愚俗耳以稽古於書雖勝乎積金而又貴乎積書
之得其書也雖然吾聞芸以辟蠹故藏書臺稱芸臺
称又芸閣無非敀書之至也済陽江祿讀書未竟有
務則卷束而後起則行以芸辟蠹抑亦祿之心歟則
行方將顯用於世予故備讀書之方以爲勉明之於
身体之於身吾則見行含英咀實大闡其力於聖賢
之域矣則行勉之愼勿爲人指爲書肆也是爲記

書林萬卷樓銘

少司成張公之嗣子曰敀以其先所積之書目其樓
曰書林萬卷朝端諸大老咸貽之以篇什鏗然而金玉鳴煥然而
鸞鳳舉可謂盛矣然非敀之德業足以洪宣其家聲
易克致是哉昔唐之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創樓貯
書至於萬卷遺子布平蔡有勳授御史中丞爲河陽
節度使天下宗之今司成公由小宗伯來副成均翕
然聲光溢於四海敀又克裕父之以篤前烈繩未僨
頭擢而擧異乎公卿忠孝功名殆見埒田氏而上之
矣僕於司成門下士於敀爲弟昆可無言乎廼爲之
銘曰
巍皇欲遊大猷寔顯煌々理學匪言曷宣謨訓旣陳
人文則彰含英咀實惠我無疆由經達傳以及百氏
蒐獵旁搜章探其義纂裝縹緗錦複牙籤萬以臨之
有病斯砭帙雖曰萬要在九經傳旣而約我心日明
猗哉崇川氏篤忠貞家學之傳四海稱余父爲人々
師天下名儒子紹其芳式演膏腴之言々書兮哉
燕翼之謀世々覃及昔有田氏萬卷是藏忠孝以將
廼顯於唐今觀張氏曰敀曰襲胚胎先業蹟邁前脩
清風森然有隆弗替我銘其樓敬昭來裔

挹清軒記

挹清軒者臨江鄭文志宴居之所也謂之挹清者將
者下取之也有平挹江瀬者是也清者澄也弗撓之
也古人有臨清賦詩者是也夫平挹江瀬臨清賦詩
膾炙已畢宅心世外者之所爲也文志以詩礼故家
數子孫明体適用以求乎顯融者也烏用取彼以名
其軒哉然吾聞臨江俗尚礼教畏清議士大夫生其
中多脩辭立恍建名于世若劉狆度清要孔平仲之
公貞卓々聲於當時而鳴於後世使其孝之瑩德之
不清志之不確烏能益於前而利於後如此哉世之
善論事者皆曰君子者治之源也君子養其源而清
其流々之濁者源之濁流之澄者源之清是以君子
脩其本則不爲紛好之所撓矧臨江爲名勝之地章
山峙其左淦水流其右玉笥閤皂相爲賓主群々蔥
々有四時之秀文志之軒正當群秀中開窓展几則
白雲青松遠近互映澄灣古澗彼此交清至於風帆
沙鳥烟雲出沒一覽古今形勝於文席之間謂之挹
清信乎其挹清矣雖然文志今爲海寧縣令宰海寧
邑也風物之饒不劣於臨江縣令牧民也明体適用
不忝於家學向之挹清得不爲今日之挹清乎文志
清不閒於隱顯則上踵孔平仲劉狆度之高風故

江山之秀益增其光矣又豈獨宅心世外一皆之自適哉文志求余言故述其顛末而為之記

尚志齋記

龍源趙志學氏顏其齋曰尚志建翰林求余記之志學夫學子生也事上以誠接下以礼篤志士也余疇昔為國子助教闔諸生甚衆其資質下者背柴無立不能去其市井之為其踰此者又不過摘章裂句覺為科弟之晋爭妍奪儁匿々於声利兒女之字哉一智一惑在瞬息之間自可自否変於念慮之際七尺之軀不可不尚夫志也以身之衆々受物之汲々者衆矣志其可不立乎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而怠乎道其可錄於外而忽其志乎吾閱志學龍源右族其耕父東山先生受學於虞文靖公有春秋蜀辭行于世今志學以其家學陸大學生行將有顯融於朝廷矣其所尚之志豈常人之志哉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請以大人之吏為志學勉

陸氏蒼筤池館記

天壤間萬卉中之至貴者莫若竹弗剛弗柔厥性貞固此山林肥遁之士所以託其勁節而符其歲寒不渝之志也吾友陸君景中以醫道僑居於都門之西偏車輪馬跡襍沓乎門外黃埃紫陌交絡於東西沙洲溪渚之無有也而景中於軒楹之外闢地一方植蒼筤數𣪍落一泓而渚水盈尺暇則与其兄德中講學於其間市声書声僅隔一簾非山林肥遁之士要亦尚夫歲寒不渝其志者也景中好琴與詩存紳法生咸樂道之德以竟不奪其志意從其所好故一室之內百神駢集而声譽洋溢請江殿下知其賢書蒼筤池館四字以華之若陸之昆弟不惟志趣之高又可謂式擴其規模矣客有過翰林詢予者曰吾聞蒼々者筤也々々者竹也竹也稚苓誕節内實外澤皆竹之美者也景中不是之愛而愛蒼筤々々竹之至少者也夫得無畢乎余告客曰子不聞易之說乎震為雷為長子為蒼筤長子東方也蒼筤青色也一陽生於二陰之下猶蒼筤之根蟠固其生意也今陸氏以三世濟人猶造化發育而全其好生之心也夫好生之心既全又奚必士萬丈夫甲力撥々爭意氣之盛哉又奚必弘開三逕羅連光景以遺世而絕俗哉客莫而別曰汝第其語以為記

城西草堂記

俞君朝宗馳書京師告予曰吾先祖存樂處在九隴之東梁溪之上自元季天下乱兵燹薦臻悉已銷毀吾以鉛槧守鄉里毋且老不能無愛於者幸與卢粗復納九峯於几席之上而白雲青松照吾目而盪吾胸矣梁溪之水演漾一碧諸鳧沙鷺晨夕相為主賓雜之三牲八珍之甘而樊菱紅橘綠柿金橙或可晉致視彼嗷々晨鳥其子反哺者庶可無愧吾與子為角交而人同志可無一文以昭吾二十年用意之勤乎余得朝宗書而歎曰人生兩間所尚者利與名而已然營其形而集其思揭々乎而奔走於声勢之塗吾足忍雖而口囁嚅包慚忍辱竊公之榮以夸其鄉人以華於愚夫愚婦者曷可勝紀余與朝宗生同里

學同道一時之友服紋紛訟尚門酬富貴奔走声勢者非不盛也不丼年若煙澌星泯貲禍而植殃者亦衆矣豈非無德而福、其為崇猶無其厚墉、以壞乎朝宗自幼志有古人之孝無之少私寡慾絕白諸粹其待人也雍其奉母也孝天和人香物莫與競宜乎克復先業族衍孝子鄉稱善人也較彼揭、乎声勢之塗豈不萬、相遠哉雖然九陁之林翌吾與朝宗舊游之志也梁溪之鷗鷺吾與朝宗舊盟之所也特一破硯賁文江海僊三十年矣道不成而志竟就何時湘瀾蘋舉春酒登堂壽母然後聆朝宗之清言滌我胸中之塵纖乎夫西以示曉景也草以示儉素也人安知吾与朝宗果不得優游於晚景之月會於儉素之鄉哉朝宗尚與掃九峯之翠畜梁溪之鮮以俟

方硯銘

人皆汝鈍汝挹其貞人皆汝礪汝持其平於戲其始白守黑知靜而不爭者乎

靜趣軒記

陸生遜自富水回為余論及舊友浦良能者賢白屋洽多聞德日新而又日進較君梁谿時今百倍矣許磨愚士先生愛其為人也書靜趣二大字用旌其居焉問其俾僕巧子紀之予驚而嘆曰噫靜趣乃山林肥遯之士遺世絕俗者之所為也、能從於吏成焉擾擾之間非使類也而唐公以此贈之不亦有意也夫一陽起於復此靜之中動也一陰起於姤此動中之靜也是故古之[illegible]夫理者靜不遺動、不[illegible]使於一陽以歟擘失措汩撓乎胸中也唐公以此贈之庸詎知下以其沉默而能制動耶彼農夫得形弓以驅鳥南山得衮衣以負荷是皆識見之未燗也苟有誠焉則燭理必明燭理明焉則天壤間目之所繫耳之所聞萬變千化隨處隨遇洪纖高下飛潛動植何莫非吾家之物為吾心之趣哉世之好事者往往誇許贊公之高夫贊公以一瓢累耳即遺諸壽中借使不得已列於金堂之上置諸顛危埃壒之內則將何以遣之且是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姸媸之相形強弱之相陵窮達之相尋憂喜倚福之相追龍蛇不以靜制之則彫然之身周旋左右奭焉酣酩於膠擾擾中曷有終已也然則良能可謂不絕夫吏之理不遺夫累而得累之常游心於自得之鄉寓形於自適之地不知城邑之為山林山林之為城邑擾擾之為寧極寧極之為擾擾矣良能之叢君簡齋先生與余為忘年交者也良能又吾之所售交而明理者也由陸生之言而記之禮也異日良能鑴吾言於所居之軒公退之暇從容讀之豈不有以領唐公言外之深旨哉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於靜請援此為良能勉

種杏軒記

梁溪施正齋先生顏其宴居之軒曰種杏正齋以小兒科鳴於世尤務於濟人一時王公大人高名碩德之士咸推轂而交之正齋歿嗣子仲模尤勵其業役求大夫士善於文詞者庸賁其軒、不揣宗無樗櫟之姿受參差紅蕿交映若吾先師張礼部[illegible]二

先生咸有手澤於其下仲模嘗春明氣和之際觀花之旁則思父之德觀技之懋則念父之雖百歲之遠存亡之異其父之儀容莫不藹然於心日間故仲模歷惟醫道之隆人皆伏仲模孝行惟難及也夫杏固細物也昔董奉用之而名後世後之苟能心董之心種杏而濟人則亦董耳若正齋者抑亦以董心為心者歟君子謂仁者必有後吾於施氏證之矣然古之人孰不欲其孝之行而孝術之行為有命孰不欲其子孫之賢而子孫之賢不可必正齋惟知濟人之子孫人之嗣而不計其福之有無斷不可必之中自有可必之理故声奮是著子孫是賢皆出於無心而致使有一毫自計之私則仁未必盡術未必精矣又安望有於古人而致子孫之賢也哉嗟乎仲模克踵其先若此昔吾親囑予從張陶二先生遊二先生各以經相授且期待余者甚至今日荒著惟怯弗克展於有成觀其手澤得不愧發於顏耶然則吾不及仲模遠矣仲模恒命余為文姑述于此若夫軒之幽邃花之明艷詠歌者亦既悉又奚俟余言乎

獻杖圖記

羅衮杖銘曰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夫至微者杖也古人以賢者配之豈非血氣之衰而所藉者在彼欤豈非國之治所恃者不能以自彰國之危賢者可得而獨見欤然則杖之有益於人之衰賢者有益於人之國理之自然者古人以杖配賢以賢配杖夫豈溢美哉吾友顧允迪氏篤於孝者也恒懼其父德齋處士之衰凡見竹之可以憑藉者則采之采之則必進之於處士處士亦謂之以為登山臨水之便或風恬日美之辰草木騈秀之際則待處士之游藝以甘脆奉以時物婆娑中林弥日忘返處士則悠然傴僂隨適自安允迪則于于而趋雍雍而侍給使左右動輒得宜好事者繪之為圖而且求憲欣艷著而成詩詩皆言其杖之堅子之孝吁亦盛矣風俗之厚詎不因允迪而益厚乎昔潘岳退居於洛之淡季其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自以為樂之至極而一旦趋世利與季倫諂事賈謐以致於敗則所謂樂之至極者曷在哉方之允迪誠不足夫萬一也允迪安貧志道雖菽水奉親而有三牲之樂朱墨糊口而有萬鍾之祭蓋得之於天而遂其性者耶吾知允迪用之於國必能任重道遠可以託孤可以寄命也雖然杖非一種也有曰九節有曰靈壽九節者[illegible]於世靈壽者事漢不忠承家不孝至於[illegible]亦不過誇張匡耆以逞其文辭之工其有如允迪[illegible]之於親以励風俗乎異日觀風之使或取諸賢之詩而上之則宸翰之寵旌嘉之榮敷錫赫奕於讓王之邦也必然矣允迪孰與予遊姑記顛末以俟

觀心堂記

雲山居士徐君以其燕息之所揭之門者人間[illegible]余記之雲山幼而頴悟雖在群兒中㠐然無戲色[illegible]諸寺觀佛而敬甫長遇名流碩德罔不作礼若季[illegible]公海雲容公亦嘗見之恒欲祝髮居山其母司[illegible]

止之同釋氏亦賢孝娣也不以家窶困其子故雲山
得以叅玄焉觀心二字亦其素有所得乃獨之而自
[illegible]然吾儒者也雲山乃欲以文字記之吾將奚
言道不同不相與謀吾恐吾言未足以發其蘊也夫
心者神明之舍具衆理應萬事孰無此心哉手之持
足之履飢思食渴思飲無非此心為之主性則理而
已理具其中而為萬事之本參天地賛化育是皆此
心之妙用賢者守而弗失愚者縱而失之古聖人授
以精一之方俾人約之以復其固有之善所以心能
尽性不知撿其心未聞以心觀雖然釋氏之觀心吾
甞聞之矣彼謂一念萌露諸妄乃生是故甞以智炬
不昧心光若念不妄外境常虛譬如水月適遭各現
本体本躰雖現各無所著故儒釋二家往々相角其
說如氷炭之不相入也然則雲山奚為而從彼耶豈
不日馳驅萬行乃致虛努而翫靜寡欲可以離苦海
乎不然何眷々若彼之深也雖然釋氏有言慈心孝
順供養父母乃至肉身當濟其厄雲山有母髮種々
矣誠能奉其旨怡顏色養其志而保其家紹其祭祀
則釋之道又未必無補於雲山也又何必居乎山變
乎服大言危論鶩於梯空捘虛也哉是為記

松雲軒記

松雲軒者汚水潘子安藏脩之所也子安常與吾友
王孟端氏遊孟端謂予曰子安性高絜澹然綺自幼
從其叔父棊遊四方叔父知其賢也擇師以敎之子
安有母事之惟謹溫清外在々於山水間登臨慨慨
有高世志復精於醫恒曰我將家子也兵者非[illegible]
事吾將文乎文者非盛德曷足以致用吾將隱乎隱
者不可以無業吾將醫乎由是以松雲自號悠然忘
其家之所留怡然樂其心之所願欲恒慕君之文徵
一言以為軒中之長物君毋靳焉夫君子之為言也
非其人而與之過也是其人而不為言亦適也君毋
靳焉予謂天下之物非不夥也而隱者咸以松与雲
為歸者何哉盖松之為物不生俟墝賁遁之門而産
於高山大壑之上凌雲霄冒霜雪歷千萬年而不腐
雲則從飛龍挾丹鳳變化無所窒士有濟世才為時
所擯者或托之以發泄其心焉今子安之叔父領百
萬卒提三尺劍為國家名臣富貴自有也勢力可使
也閒雖走犬彈射馳騁可為也子安視諸蔑如以山
水自樂以儒素自居其為志詎可與竊々者同日語
耶雖然松与雲適然遇也謂雲有心耶迹無所滯謂
雲無心耶聚散莫測會於松而松不知似無心之也
於松而松莫能止似有心也有心無心造化之妙也
非知道者曷足語此然則徂徠之松可為梁棟泰山
之雲可為霖雨子安窮其所已知強其所已行異日
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以其醫而醫天下者吾所望也
雖欲隱可得而隱哉孟端賢者也觀孟端則知子安矣
姑為記

江陰包氏寶善堂後記

暨陽包叔敬氏扁其堂曰寶善盖假楚書宝善二字
之義也既求笠澤張先生記於前又命予記其後殆
將刊瑣攷永垂鑒于將來意亦仁矣余謂之曰夫衆
人之所謂宝者非叔敬之所宝也叔敬之所謂宝者

非饑人之所宝也彼衆人所宝者不曰玉帛則曰声色二者之宝有可得而有不可得者衆人不知有命孜孜焉求之之不得則傍徨熱中雖天地之大有若不能容其身者豈徒有若不能容其身又將繼之以死齒齒之而不知悟者衆矣間有得之有不能守之以至淫荒康樂遺厄子孫者亦衆矣噫不知所寶者誠福耶禍耶叔敬所謂宝者吾知之矣詎不曰子不孝非包氏子詎不曰臣不忠非包氏裔也彼煌煌之家範非包氏之訓者乎子孫循是則曰子孫彼秩秩之詩書非包氏之業乎子孫率是則曰子孫凡包氏之所遺者善所宝者善也善之外非包氏之所宝也則六經之言善者非一人繼善一字孔子言之於易惟善二字孟子言之於滕世子然後天下之論善者益明善即理也善外無理之無善天下無不善之事亦無不善之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以為聖者此善也皐夔伊傅曾子孟程朱之所以為賢者此善也宝此善則人倫則中國去此善則夷狄則乱臣叔敬宝此則既彼玉帛也声色也不知此為何物矣異日子孫登是堂者觀覽於是堂者安知無瞿然惕然感悟於今日者乎是為記

明道軒記

古之有道者無往而不樂貧亦樂富亦樂窮通亦樂生死亦樂九其目之所繫躬之所接情之所至無不合之於心而得之於樂然其所謂樂非世俗之所謂樂也蓋其識見之深志慮之密胸中廓然無一物為之滯天之下地之上山川也草木也虫魚也天[illegible]之

與鐘彝也文章之與翰墨也得一物皆足以寓意於其間衆嗜期之精索求慮之象柩北宮子表短褐而有狐貉之温夫豈以外物可以撓其中哉彼功名非不可也富貴非不可也顧身外物耳世之人心得其所得而後樂至於終身疲茶而終不可得主有[illegible]死有餘憾歷生於天地之間而無一日之樂誠可悶也誠可哀也所謂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吾鄉蔡伯容氏讀書好理於古今各物事理之是非無不研究然亦有癖之宿[illegible]曰天地之大也古人至至纖也民庶至鄙也鱗之獸翼之禽尚能思奮於風雲吾独嚮嚮如此寧使我若其雍邦語畢郎引觴独酌或放歌於流水古松之間或撫琴於風清月白之夜無心委運適然自得非所謂古之有道者歟非所謂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者歟吾嘗因伯容者論之以為人之自適則遺佚不怨阨窮不憫苟不知自適則雖重困累者得志猶行樹[illegible]天之勢者皆足以傷其真喪而賈其禍其有能如伯容終身而自得者乎若伯容者可謂不以形視形而以形之形視形矣以形視形者天下皆是形之不以形視形者吾獨於伯容見之故題其軒曰閑適且為之記云

愼獨齋記

愼獨齋者彭城劉思敬務其齋居之名也思敬嘗求記於澤張先生為記矣復使人過梁溪徵予後為之[illegible]固而請益堅乃遺之言曰聖賢之學不明故天下之心不一聖賢之道不行故天下之俗不正學以明為貴則人心歸一道以行為貴行道風俗亦[illegible]

孝者孝是道明者明是道也而人心風俗之所以一所以正者遵此道也堯舜之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子之克已復禮曾子子思之慎獨孟軻氏之誠身周子之誠無為幾善惡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勿二以二勿參以三孝而至於朱子道益明而語益切人心於是乎有所歸風俗於是乎有所向矣且亘古今窮天地立斯民之命者孝也道也舍斯道而孝非孝也是以聖賢憂生民之命不立也必使人知行並進而事夫此心之靈焉一念之萌事勢未顯也他人未知也忽之可也斷之可也滋長之可也庸詎之顏路之岐與癢之甚非於斯耶庸詎知人雖不知事雖未顯而此心之天已知之耶君子所以善於孝者必慎之於此而一於善也柰何近世之為孝者不涉於雕虫篆刻之為則流於支離踳駁之論不失於荒幻浮夸之言則陷於偷薄刻深之行知吏乎聖賢此心之孝者幾何人哉思敬以此名齋誠可尚已吾聞刘氏一家俱賢子孫秩秩咸樂善而好孝蓋由思敬心術之正治家之有範故雖然善念难於持久惡念易於縱違志者不患乎惡之不去惟患乎善之不力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無吉夫謂之遠念慮未嘗無非也謂之復則善矣至於元吉則又其為善之驗也所謂慎獨殆類是耶乎既述聖賢相傳之法以遺思敬矣又進此以為久遠之規焉思敬以為何如

天游雜藁卷之四畢

天游雜藁卷之五

翰林侍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選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駿梓
門生慶亭　翟厚編集

序類

贈太學生胡志學之萊陽知縣序

君子之為學不貴乎聞見之汗漫詞章之藻繢計智之權譎也貴乎理明於心而處事適其義耳是故以方寸之心而度天下之吏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春秋齊侯滅譚譚子奔莒夫齊侯以不理之故滅人之國固不仁矣然社稷者命之天王受之先君者也譚子不能守社稷而輕於去國故聖人書奔以責之猶書爵者非其罪也非其罪則猶望其有興復之志焉非若徐子章羽送吳而有奔楚也徐書名絕之應君子其可不覺大夫義而處之乎太學生胡志學氏以春秋學中第又試大理寺者一年大臣以下皆重之由是授登州府萊陽縣知縣行有日來別於予予以為萊陽在大海之濱山高民獷嚚於埋沒志學之性豈能不怵於心哉雖然萊陽之社稷志學之社稷也萊陽之人民志學之人民也既受之於朝廷矣立大志伏大義直道不回可也况志學明春秋褒貶之法得史外心傳之要闢邪說正人心聖人經世之志洞然明白苟不以一已為重而以君命為尊不以利害撓志而以社稷存心則平日講明於胸中者居見子措之於事業矣譚之書奔徐之書名豈不絫絫乎諫人之毛髮哉志學勉之[illegible]

以心為權度矣

送人學生羅仲舉歸吉安侍親詩序

退非得已也命之不偶然也進非為己也才足以濟世也然則君子一進也一退也其智不可而測也夫神者寂於智也者神清則智明神清智明則古今之變進退之宜何一理之不燭哉太學生羅仲舉以鄉闈得隽陞太學齋輩咸推之其為孝也博其為文也偉其立行也固君子咸為其取圭組也易々耳仲舉忽自徹曰吾之進者志也將以有為也久滯於茲而不用者命也吾有母老矣歲月逝矣以未逮之命違至老之親君子其忍之乎於是奏於朝而歸侍焉若仲舉者非所謂智之不可測者歟夫當天下文明熙洽之日而懷叔水奉恒之情非智慮之深者不足以臻此王逢原云移孝為忠則禄可慕上有慈親則禄可去若仲舉者又得逢原之心者歟彼見其可慈則不慮其可惡見其可利則不慮其可害高門懸簿無不奔走以求升斗之禄者聞仲舉之風亦足泚顙矣仲舉將行縉紳先生皆有詩予獨論其進退之有道者為之序

琴趣軒詩序

昔文中子鼓琴於汾亭之上有釣者過之曰善哉有廊廟之志也夫廊廟不在琴也而在心焉声者心之所發也心之所著声者所以達乎心者也給事中李行恕氏由進士登庸退朝之暇必焚香瀹茗弄琴成曲而後已古音浮調泊然澹然遂題其軒曰琴趣人皆疑之客有過太學詢於余者余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之微妙書不能又行恕之所得非他人之所知給事清華職也節宣天子之命而弥逢其未逮者也行恕之心始有文中子廊廟之志而欲濟天下蒼生歟客笑而去無何行恕倏有江西參政之除客有來告余曰先生之言有徵矣可無一言以發其趣乎余由是規於行恕曰藩垣之任匪輕也道竟斯民德通上帝俾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耳行恕出逢千載之晨自結九重之眷行恕之志遂矣其將阜吾民而觧其慍乎聖天子方隆堯舜之治又非大業時比也文中子之所不得若為行恕得之行恕其可不懋之以力体聖天子之心哉客曰琴趣在是矣因次第其語膚弁於琴主之首

著存堂詩序

著存堂詩若干首皆太學縉紳先生之所作也夫詩寄於蘊籍不作可也詩關於名教不可不作也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詩也蘊籍云乎哉國子監譔陳原誠氏揭著存二字於堂以思其親比諸賢之詩所以作也夫太學者禮義之地宗誠既有追遠之心其可不與之乎與之者所以慰原誠思慕之心勸天下之為人子者也然則著之詩其有關於名教也大矣且著也存也不自外來也由乎愛與慇也愛而不慇則思誠之道無以肅慇而不愛則感通之道無以行固於此則吾親雖忘而有不忘者在慇盡於此則吾親容声歎息僾然其在目愛而必慇々而必愛々慇而必存々而必著慌惚以為神明交其可外於心乎雖然

寘其思親身於不可作之日不若俾親名教於千萬年之下掌饌之名雖小所甶之地則高原誠能射朝廷養賢之意職日以蠲德日以新異時超擢以展其才以布其忠豈不俾親名教於無窮哉如此則所為著存者不為徒然而縉紳先生之詩亦不為徒作矣故僭而為序以為原誠勉

汪氏家譜序

太學生汪回走翰林告我曰回辱從先生游且眷愛殊甚有家牒乃先人所自綴昭穆有章支庶有別所未有者序文耳幸先生一言以文之余聞回言有仁孝之道文其可得而拒之乎謹按汪姓古汪芒氏之後或曰春秋魯成公支子某生而有文在手曰汪後世因以為氏漢有潁川侯某即其裔也越數世有名文和者南渡江孫策表為會稽令因家于歙自隋暨唐咸有聞人至回之祖某讀書好義為鄉里所推父某隱操弗顯回以窮經學古充太學弟子貢朝之大夫士皆謂汪氏有後夫子孫之盛不在乎閥閱之崇高圭組之華重田園室廬之宏廣在乎子孫之賢而詩禮之弗替也今回之父子汲汲焉以家牒為事不賢能如是哉然吾又聞五代之末汪氏自歙徙居婺源皆以高貲為江左著姓今回歙州人或者即其支歟若然不惟詩禮之傳而閥閱田園又適足以肖其好孝之志矣嗚呼古道日替人心日漓風俗之不厚由乎仁孝之不興仁孝之不興由乎家牒之無緒家有緒則枝分派別千塗萬轍而同於一源人知同於一源則仁孝之心油然而生油然而生則風俗安得不厚古者小宗作掌宗族之別以辨親疏之叙豈不以人倫為重而治天下之先務乎回為太學生掌之方持者在此異日刺一州尹一縣託此以道夫民吾知有補於風教也大矣故不辭而為序

送太學生吳賓歸汀州省親序

汀州從漢屬會稽晉分建安即置建安郡又立新羅縣汀州於是乎基焉唐改為臨汀郡又為長汀長汀即鄞江也古跡其民生尚武豈其憑山負海風氣使然也雖然風俗之變由乎朝廷教化之隆替教化者洽則夷狄可中夏矣豈泥於風氣而不可變哉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開學校以育賢材朔南西東無彼此悉崇其化賢才輩出布之朝廷若臨汀張公以英明之器濟時之才為國子祭酒夫謂之民生尚武不足信也吳賓太學生也德立而志弘孝充而發偉任大學三祀而朝端之士咸欽之凡歷試諸事識慮愈孝而致其矜恭之心君子韙其宜於大而不局於小也今年夏以懇歸省其友李賓徵言於余吁氣運盛衰係乎賢才之進退賢才之進退係乎習尚之汙隆今鄞江為憑山負海之域祭酒公既顯于前而賓又將融之於後謂之民生尚武果足信之乎吾異日見賓登膴仕陟清華為忠孝之兩全者矣姑書此以相勉

水竹居詩序

翰林侍講金君幼孜以水竹居詩若干首示余告余曰此吾〻友錙可安氏所居也可安新淦人讀書樂善又精於軒岐術世家淦之橫塘〻〻淦之饒沃地

也地多竹故以水竹顔其居翰林諸賢賦之詩矣夫
有契其水竹之趣者子其存之予謂人以寸心之微
藏天下無窮之欲爾有限而欲無窮如之何而能滿
其意而快其志哉俗不必江海也皆可去垢馬不必
騏驥也皆可代步古之人不知造物者制人於冥冥
之中而僕僕焉求之於不量力之地志大勞心卒無
所就又何異乎駟跋驚上危山蹤灘終日無分寸之
利哉今可安讀書樂善不求人知泊然自足而無外
求之願獨以水竹自娛可謂寡欲人矣且水為物淵
淨不污流行不息靜可以鑑妍媸動可以合智慮可
以湘可以濯有智者似之竹則勁節不阿虛心待物
經霜雪冒寒暑蒼翠自若毅然弗撓高潔者似之今
何安以二物顔其居詎非有志於仁德乎諸賢以詩
賦之又詎非與人為善乎不然水與竹無地無之何
獨人共棄而君子獨取之乎吾知可安之歆易足而
樂夫天命矣臨清流倚脩竹引領玉筍之飛雲門皂
之嘉蔭歌諸賢之作於清風皓鶴之外六合之間何
物可以易斯樂哉余與幼孜交頗深故不辞而為序

送克明倪進士會試詩叙

無錫古称多士之地其西則龍山蜿蜒綿亘數十里
而青翠可掬其南則太湖浩渺控吳聯浙千萬頃一
碧君而不斷是以士生其中往往好文而尚義若漢之
高彪唐之李紳輩咸以科第鳴於時而垂於後倪克
明氏余之畏交也去年秋獲進士第大夫士莫不榮
之以為無錫代不乏人而重覩斯文之盛今年春將
赴試于
朝大夫士咸送於郭外及詠歌以壯其行詩成假称
余宜弁簡首且嘗有師資之好因俾序之余謂舉業
細事而有大者繫焉古者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
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
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
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師
其吏與其衆寡以礼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
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夫天府至
嚴之地也天子至尊之人也再拜之而又曰登焉則
科第之事能不重而至要乎夫所以至重而至要者
將以擇夫人也擇夫人所以安夫民也安夫民所以
安夫天下也噫為科第士者其可不自證哉克明德
厚而心誠藝精而才博既獲選於秋闈矣復取魁於
斯行也何慮然克明積日夜之勞而至于此異日陛
清華陪禁密匡
國齊民成展其大者要亦在於斯行也詎非丈夫事
業又有出於科第之外者乎夫若是則無錫之山益
高水益清文風益盛不但高彪李紳輩專美於漢唐
也況
聖人在上四海一家又非特高彪李紳之時而已哉
克明勉之吾日望之矣

送曹君以忠赴漳州府學訓導叙

古言為政難殊不知為政非難為師非難而為師尤
難也夫師者所以正身而律物者也苟寡術有方德
業有道不以古拘不以今變則何患乎治道之升隆人
之所以成所以敗者而皆本之於心術之所然後人

無不從道無不行矣設使律諸身者未周明天理者未悉運諸辞者未達而欲人之是從難矣昔晦菴先生作漳州教授廳記謂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詎不信歟吾友曹君以夅行受知於漳州太守華君不遠千里聘為司訓郷先生士友咸為賦詩而屬余為叙予與曹君有丱角之好而曹君之夅行恒倍於予曹君自少即有志於聖賢之夅懇〻致〻厚自樹立其夅術之精卓然有過人者豈待余言而後增重哉雖然當今明良相逢治教日責曹君不以師道為易而以為難不以斯行為輕而以為重則異日蜚聯於朝廷之上屬心顧曾發言必經史其皆曹君之門人矣況臨漳為極南之閩會其民務本其土饒沃其人多好夅而尚義有晦菴先生之遺化在焉曹君講授之暇悒巾道遥睇梁岳之偉拔俯漳水之瀰漫鳶飛魚躍之機默會於不言之際孰非晦菴先生所得之妙哉其所造就殆將百倍於今日矣又不特恒倍於余也詩成竊以斯語膺弁於簡首

徐先生構佳城亭序

庚午四月朔祥齋先生率諸生遊於佳城之上酒三行姜顧二生愉然而起曰先生之佳城右九隴左五湖厥土燥剛厥勢面陽厥本茂蒼佳城隱然於群山之中左顧右瞻無不成趣曷不亭之以為遊息之所何席地而坐也先生曰顧吾囊中所有不過為蛋藏計豈能為乎此哉二生曰師以傳道也古人有壟墓者矣有終身蔬食之者矣吾輩雖不逮古人之賢盍亦並諸往來者而亭之乎於是過泮宮請予為亭夫憲之於前者又能成諸後謀之於始者必能究其終二生之謀憲若此可謂知事師之礼矣異日亭成挹山色於几席之上納波光於咲咏之間揮孤桐而耳松籟吾亦與玆樂也二生勉乎哉必有好叟賛襄於予矣

送醫士潘徐二公序

今年夏友人雷起潛之子曰豫疾求郷里之精於醫者得一人焉曰潘克仁氏克仁治未二日而它適又求郷里之精於醫者得一人焉曰徐士恒氏士恒造起潛所未二日而克仁又至二人者會不相嬌忌而啓藥且相與講明其得疾之由與夫去疾之法用何藥而可用何藥而不可二人者忘其所負挾而一以極人為念故雷氏子弥数日而愈矣起潛曰是可無所報乎於是走泮宮徵余文以為贈嗚呼天下之人非不衆且多也其間專事而妬賢者亦不為少矣小人專事妬賢者固宜讀古人之書而懷小人之忌者亦豈少哉自淳朴之氣散往〻以智力相推長甲曰可乙曰不可甲曰善乙曰不善昧其良心汩於私意忘其己之短而蔽人之長安有相資成美謙遜長厚若潘徐二公者哉古人有言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吾於二公見之異日風俗之厚又安知不自二公始乎克仁專確有守且通於儒之録此以遺之俾往來者得以警於心焉洪武庚午六月望日耐軒居士叙

錦峰詩集序

東吳鄭玄齡氏題其所為詩曰錦峯集錦峯玄齡之

冢山也玄齡隱平山之中於風月烟霞泉石之趣飽
於自而形諸詠歌者匪一日矣以其集速余叙之可
得辭乎夫古今所以有詩者感於中而形於言也豈
崇夫夭淫刻飾以為工哉三百篇後無詩可也而有
漢魏自漢魏之後無詩可也而有李杜詩至於李杜
許亦溢矣李杜後無詩亦也而有諸家者出是佴誰
源之長古今之未艾耶吁古有古今理無古今理無
古今則感於中而形於言者又奚有古今之異耶玄
齡之詩悠遠清逸不拘於用意而氣格高古較彼夭
淫刻飾之言也何有其詩非漢魏非李杜也要之和
而不怨淡而不華韋應物王摩詰孟浩然劉長卿之
亹亹乎而善鳴者也雖然吾聞錦峰巃嵸蔚薈縈紆
起伏効其獻秀呈態百變其或連於玄齡欲其或鍾
於玄齡欲故亭

贈醫士周景才序

無錫華叔徵若疾越數醫弗効求於周景才氏景才
診而嘆曰吸吸乎其殆哉小而成大治之緩也即用
剤極之極之不踰月而愈叔徵求吾言與之吾聞元
末時東南有士曰朱彦脩氏讀書好古不樂仕進又
請仕雖非時仁則不可以不施於是勇脫世覇習而
為醫有召即往二則必盡其力一日有老嫗拜於塗
泣而告曰妾有子瀕於死窘苦無聊賴公能恤之乎
彦脩驩然往診其子而錫之以剤又封畀數服囑之
曰旬日後啓之及愈啓其封乃藉藥也嫗往咨焉彦
脩曰子之疾積憂所致也今雖愈女知不以窘苦而
復作也吾所以為此計者慰尓子心俾尓衰年有
所憑耳毋子立數拜下拜咸而去凡彦脩之術歆歆
于古者類如此今並氏為無□之坟家叔徵又英儒
而好施醫之者藥未發而心□之矣心射則用藥緩
用藥緩則疾曰瘥疾曰瘥則命曰殆宜乎衆醫之弗
効而獨收功於景才也景才篤志而師古持心也仁
制剤也精其待士也理吾知其業日隆要流苗裔者
必其心之仁也名顯當世者必其德之厚也譬若潛
流藝稼潛之之功至則本源益深藝之之力篤則秋
成益富右所謂醫或射利則天奪其術詎欺我哉詎
欺我哉吾故以彦脩之為之者為景才告俾景才以
彦脩之軌是遵是道而擴其施仁之術俾堯刻之
俗聞彦脩之用心者有所感激焉故序

紀行詩後序

今年夏群博士孫公鑒爲照教諭輩
皇太子喪行敬奠禮自常之西関至
京師五伯里所經必有詩叙成俾予序之欲惟
皇太子以仁聲誦天下凡天下若少若幼疲癃鰥寡
與夫顛沛困厄之流無不御
至德而從至
澤况諸公之起自進士則監曹親蒙簡拔久沐恩
光而成材者哉述之理也奠之理也非外吏也報之
遂也雖然古人哭不歌而諸公詩何耶噫歌有發於
悅懌之情者歌有於發抑鬱之情者亦有發於忠義
之情者若田橫死從者歌薤露以叙哀况
皇太子仁德入人之骨髓浹人之肌膚雖能百其身
贖之而不可得者乎此諸公所以發於抑鬱忠義而

不容已也夫懷抑欝忠義而吐露於語言之間又豈特為一時報本之情哉可譬於世之楷々而忘本者矣是為序

洪武壬申七月望日錫庠訓導王達敬

送呂廣文秩滿序

昔文翁治蜀起斈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斈宮弟子武帝時天下郡國皆立斈校建官唐開元間郡州縣置斈擇師令其教授自後有天下者咸遵之漢唐以來克全復三代之盛士子[illegible]彬々然可觀矣我朝混一復前儀軌師非行誼純潔斈問充實者莫膺是擢故當世之士往々登大任而克致治者得師也斈齋呂先生以選為無錫讓王之城也先生蒞任以來一以理讓導其徒與人言皆忠厚可愛斈宮地隘捐己資以擴之祭器未備請有司以足之性澹泊與物無競恒曰人生天壤間其至要者莫若心々之要莫若善念慮純篤斯可以明理措之於事業苟舍此而從華吾未見其有適足以資其暴驁而驕人耳是故無錫之士被服先生之化者罔不濟々成德焉今年秋秩滿將之京凡無錫之士莫不係其行而悵其去余竊以為君子之行道苟可施諸天下孰不欣願豈可私於吾邦邪先生雖賢誠不可以私留也承平日久四方無虞三代礼樂燦然日盛人々以先生毅於人者教人奚文翁之足尚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二者之美先生兼之先生行矣予之賀於先生者至矣其於離別之情愛忘之意群公已著於篇什予獨叙先生之所以化人者以弁其篇端云

時洪武己巳七月二十日友先王達序

顧允迪詩集序

予觀唐人之詩自李杜外合鄙志者有四人焉牧之之疏放應物之閑澹摩詰之和粹浩然之清淑人能合四君子之長而斈之斯謂善斈詩矣然則世有其人乎予得顧君允迪焉允迪之詩曰醉能覓句酬佳節貧不知愁伏少年非牧之乎佳木蔭清流幽懷乎山含太古青鳥似屏中變非浩然乎若允迪者可謂心吾心而志吾志矣嗟夫象犀珠璧人所共寶鳳之間吠傲於天地之內發之為金玉之句不謂之有志不可也異日合四賢而成一家播諸四方膾炙人口孰謂吾言為妄哉故題曰鳴志集

丘園小隱詩序

予友王綏若語繪事工於詩其卯角時予竊畏焉一日以小軸出[illegible]細中告我曰綏有友賢者也將讀書寡利欲事親以孝與友接友以敬聞趣事以義[illegible]丘園小隱自號綏既為之圖矣大夫士為之詩矣君盍為之文乎予乃詩之曰氏何氏曰汪字何字[illegible]思曾家何地曰松陵者乎予因師曾而有感焉月人生天地間不為之不貴也不可自棄且暴也使吾之德不足致君澤民使吾之名不足永垂於竹帛達人所不取也是故古人磊々落々以功名自期者豈然哉今思曾年壯矣不克務此而獨處於丘園何也豈松楸在望戚々而不忍去耶豈吾斯未信之謂耶亦豈舍車而徒義々物從耶君子曰待時也然則既謂之隱而謂之小又何也隱亦有小大之殊耶君子曰尚

謀也夫道於丘園矣幾將何所施耶君子曰遂志也詩曰考盤在澗碩人之寬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思啻之謂矣雖然綏亦長矣克友其人不謂之智不可也不謂之賢不可也賢且智又得友其人其進曷可量耶予不識思啻而聞諸綏者如此又安得親覩其人察其果賢乎否也予不自揣姑文其端大夫士詩歌于右鏘然有音燦然有章蓋亦感於亭也易所謂賁於丘園者非安也信也故亭

梅月窩亭

余近自吳門歸買一古琴且弊名萬壑秋詢於人衆罔克整一日懸之館下擭友人顧靜翁者過余見之云城東製冠帶馮良者克整乎識耶携琴偕靜翁過良肆既至良乃振衣而逆進揖以恭々已引予綠陰歷砌行及一所閴然絕人語頭左右惟老梅數十株右蘚剥落若虬龍起蟄其間可羅容八九牀窗間遂恍惚而蓊然未識其何所栖問良々指為梅月窩以告予與良曰梅生荒寒厓谷間月為群陰之本是皆幽人處士林泉所設予居塵市亦以為羨其有說乎良曰余試與子言之暮雪新霽高寒徑骨雲翳解散衆響寥絕月色在天梅馨在徑吾即貫鄰酒咲歌對酌月之被梅々之覆身人影梅影横疏瘦徘徊虛妙儼若賓主逮至茫乎洋乎縱浪乎無何有之鄉則不知有月與梅亦不知有身與影矣然梅與月人莫不皆知其可愛惟得趣者即幽人處士也奚必林泉乎哉予聞其言悚息失對始知良不凡類也噫人生碌々紛如蝟毛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繳羅密而羽禽踈於藪壑見之矣而能澹泊自居名既遂於市刻者鮮得矣今良業技而有意外之超然其異於良也予始與良友喜其溫恭又嘉其趣其梅月之窩將去西與約曰子惜與我整琴我當與子一鼓於梅月窩中矣良曰唯遂為之序良字仲良號逍遙人也

洪武丙辰太原尉軒子浩

冬至慶賀詩序

竊觀古之王者居今郭必有賜々所以慰臣下而宣上恩也昔漢唐之盛有因節日而賜者矣有因端午而賜者矣蓋王者德敷於上治成於下故覃其恩以慶嘉祥也洪武庚午長至前五日

皇上思海宇寧謐人文實繳是用追漢唐故事錫府州縣錢俾百寮慶賀為樂無錫當吳會之要衢得錢一百五十緡是日邑大夫暨寮采咸集望

天祝

萬々壽畢昇堂布席各整所歡靈殿拊祥雲挺日有千休茲彰之非無卿詩非徒之樂盛唐雍熙之治恐亦踰於此也於是儒官鄧時昌取康節冬至詩兩聯拆韵率在座之能文詞者咏歎謳吟盛矣詩成不可無序群士推達以弁其顛達謂盛明之世安敢退托而無言哉竊思天下無不振之恩古今無不可為之吏苟有志者事竟成也吾等今日啻

國家寵眷者此得不各悚其心各闡其力思振於上耶夫漢唐之賜止在朝而已未聞有及天下之諸司也吾等豈可不究其所自耶然則今日之樂非徒樂

之也有以勸也非徒勸之也蓋有以憂之也嗚呼頑
茲庵者將有以警也夫甘六亦有以勉也夫

天游雜藁卷之五畢

天游雜藁卷之六

翰林侍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驥梓
門生瑟亭翟淳編集

宋鄭所南先生傳

先生名思肖字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為文不以草而豪恠可愕又善畫蘭々成即毀之人求之甚𩀱值元氏位中国坐必背人詢之則曰夷狄入中国為萬古之大变

腥人書狄以為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為大吾不忍也當古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蘭尤𩀱弗与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計然亦不盡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国地為夷狄所得吾忍畫耶九平日所作詩多寓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壍古色映紫門千古傳家吏且存此古只除君父外不曾受別人恩謝宋臣之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與与老眼空闊清風萬古識一古之士無足當其意也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疎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自謂志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洪々荒々之表為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様識夫忘国而吏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九渇窮山大澤必弥日忘返咄々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蔑如也著書甚多行於世者有太極祭錬又一秩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一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泪血三斗書也

後有巨眼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後以壽終瑩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為所也噫翁噫乎宋也思肖者思宋之謂也凡其為人類若此脩宋史者遺其人故宋史者無傳余故僭而為之傳云

論曰蜀孟昶錢鏐之後處右爭相夸尚石恪生於其時吾誅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昔王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抑又裒之徒歟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墜者以有節義為之閑也通貞者西其指介又孰知有所不為者亦聖人之所取乎

讀衛鞅傳

秦魏相距秦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懽今為兩国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會盟卬從之已飲鞅伏甲士襲虜卬而攻之魏師大敗嗚呼昔衛鞅初入秦也欲令民信其法乃立三丈木為国都市南門命之曰能徙者予十金又因民之不徙弃命曰五十金令以書遺公子卬既且好矣又一旦而襲之是何奸譎不正之甚哉立国以信木也何鞅以信望人而以不信自欺乎犬彘之為物至賤也人誘之不以信食之不以時猶且艴然而怒悖然而不從者今鞅所為若此豈徒異乎犬彘殆將不若之矣孰得而從哉宜其為秦人車裂以徇也然則鞅之所為不曾為犬彘矣

讀王敦傳

晉王愷務豪侈延客則以女伎行酒客有不飲者愷輒殺伎酒至敦所不飲美人悲懼失色敦乃儼然不顧導素不飲強而飲之導還嘆曰處仲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敦後果敗嗚呼天之生物者以其有生生之德也故人之為人無不有自然惻怛慈愛之意者敦剛矣狠愎悖戾所止則絕良心矣絕其良心則人非人不生非生矣寧無禍哉敦心若此禍敗　也若導者可謂知言矣傳曰仁者壽信然

讀晉郭瑀傳

晉郭瑀隱臨雍山中張天錫徵之瑀指翔鴻而嘆曰此鳥安可籠哉大凡士大夫之有欲者未嘗不為有勢者之所籠好名則為名籠好利則為利籠好酒色籠不為他人之所籠者必能籠人者也魏武侯謂徐無鬼居山林食芧栗厭韭葱以擯寡人若無鬼者豈非不為人所籠者歟不然芧栗葱韭寔能甘其味而安其分哉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君子之言難入小人之言易從蓋正者心拂其心邪者必順其欲順其欲烏得而弗喜拂其心烏得而弗怒此君子小人之言所以異也吾嘗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而有感焉夫秦皇之為人可謂虎視四海者矣李斯數語而秦皇終不敢逐客者何也此斯之所以能順其欲也先誇人君得客之福如此失客之患如此所以啓之也然後以富貴珍寶炫其志音樂婦女鼓其感所以諂之也當此之際秦皇逐客之疑已去八九矣李斯至此當如哉則將有以懼之焉故曰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

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嗚呼斯之術至此尽矣秦皇之心至此懼矣斯雖欲去秦皇有所不容其去者矣先啓之以重其聽後啗之以滌其疑終懼之以堅其志此斯所以能順其欲也嗚呼邪言易入於人者如此惠王好利孟子以仁義對之宜乎不能入也嗚呼

聞世說有餘

昔党進以豪俊自居一日大雪命左右曰京師有搢紳之夫龐眉皓齒年高德邵者拉五六人至吾將有事焉左右往城中獲如其命者四五人幅巾大帶躡屐曳杖顒而來左右以其人告進命邀諸後園梅亭之上時天風 凍鶴舞霙〻梅魂郁〻日將暮饑寒胥襲而玉樓起粟矣左右以其故白進〻方坐銷金帳飲羊羔酒淺斟低唱聞左右言郎大怒曰吾因雪天可愛園亭如畫所欠者孟浩然林和靖李輩點景致耳吾豈敬其人而邀之哉日既夕汝輩宜擇之四五老嫗圍而回對兒女大慟一聲而卧

君子曰世之公侯將相厭飫富貴者往〻拉士大夫以資其睽士大夫德之涼者一登其門不擇其堂則顏其軒以剔其德安知厭飫富貴者不視諸文為戲耶以一時殘盃冷炙喪其平生之節安知不為党園之高士耶噫此陸羽之所以毀茶經戴逵之所以破琴也世之文人才士奔走於富貴之門者觀此言亦足以為戒

祭文類

祭古道僧會文

我聞韓愈昔交大顛夫韓乃闢佛者耆〻於大顛其有說乎蓋大顛人也韓子人也以人交仁義也況大顛者聰明寡欲潔身高蹈誠非尋常人也韓見其人於荒服擯逐之際能無悅耆〻者人情也古道釋子也其心專靜而不襍其孝淵源有所自孝於親而篤於兄弟和於衆而耆於理樂忌古道者咸以為急事誘古道者咸以為碩家嗚呼詎知古道之心哉我為訓導我吾縣庠古道司教住持北禪與李相去甚邇我與古道其情甚親古道好讀書予與講論喜形於色古道忘其身為釋子也予有文章摘瘢指疵必資古道余亦忘其身為儒者也嗚呼古道有大顛之能而我無韓子之才耆〻於交者亦情也古道知我者也我知古道者也以相知而耆於情義也耆於情以輔於仁理也嗚呼古道逝矣知我者其誰耶錫畔松泉燈前攜雨論茗連床傾懷夜語此景此情何時而復得耶嗚呼古道逝矣吾不得而見矣然則古道墨名而儒行者也墨者視萬物為幻榮辱胡能撓其中哉儒者要乎無愧生死奚足論哉在古道古必安矣在我者不得不為古道傷而痛之也一香一茗我來祭之不忘古情靈其鑒之

祭徐大醫文 為人所累死於家

嗚呼徐公一郡之賢良玉不琢器範自然身出岐黃之後術精天地之先藥不妄發疾必遄痊譬如离婁明目於毫分師曠清耳於管絃者矣今胡不幸一旦萬年藏我良人彼蒼者天雖然墳臺在邇子孫在前家可以紹業可以傳死稱曰安生稱曰善豈不愈於

冒毒霧歷汙潦然後感於跕〻之飛鳶者耶是故我
來哭公復用釋焉尚享

祭翟孺人文 友人弘道母

維洪武二十五年歲次壬申正月十四日乙酉里人
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翟孺人之靈伏惟
天錫淑德柔惠克敬恭倹慈仁協彼姻宗某締交英
嗣氣合心同往來之間藹然春融夫何孺人緻尔告
終嗚呼哀我我思世間以安自逸況子孫賢何望彝
獲孺人不然勸於紡績世人之怡孺人之感子既承
家孫復讀書雍〻肅〻嗟乎里閭匪由慈教曷克致
諸閭有孟母抑孺人欸共芽承凡沐休吁豈一日〻
漸月染寧弗我益下此閔凶孰不嘅惜天道何憂隕
矣仁哲茲扭諸友祇拜堂帷容音寂〻風日淒〻誰
無一言陳此靈儀幽明云殊孰日周知大凡人生貧
富奚較生順死安合彼天道有孫拳拳有子奉孝孺
人之心何思何悼尚享

祭翟部貟外母文

嗚呼人生於世何者為貴讀書養親斯乃大事書以
明理養以報恩理明恩報庶免戮辱恭惟太夫人柔
恭体順克相秉夫處下以慈教子以儒繇儒入仕戢
當理圖扶清妙選肅〻恰〻郎吏之選必資射秀古
人斯言子獨能就曷以致之曷以獲之積德構基夫
人以之今胡不幸悠然而逝孰不念耶榮養遺矣締
交令子逮茲有年曰父曰母誼實同焉敢不来奠敢
不宜誠悲風蕭〻異乎幽明嗚呼哀哉尚享

祭包叔鎬先生文

某年某月日友生王逵謹以茶酒菲殺祭于故靜趣
先生包公之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聖人所云理之一定恭惟高門大邦知敎文獻典謨
澤流茲盛自昔迨今僅三伯秋傳龜薦紫詩理是脩
逮我先生德愈優渥登虎榜声揚九州我生賤劣年
無攸主風雨灯窓百艱惟但先生閔諸啓言嬰〻作
為文章口然心許先生有弟況締于交志叶心符契
於童髫相與講益誼若同胞曷以踰之以膝投膠方
朔求〻同傳旨訣如何蒼天萎我仁哲乃迩乃遐孰
弗懷惻江海渺漫誰㑹誰則世遠言湮正孝是支譊
〻之習各師其師惟我先生力警力斯狂流方奔一
柱障之洪武甲子詔起先生典領秋闈歌声愈騰騏
〻桃李登君子庭人咸感德同受督繩我聞東坡独
感歐九一文祭之千古不朽先生似歐我非坡才捧
心忘醜姑以一卮攄心寫哀芳蘭奄謝
玉樹深埋繁雲祈〻悲風颸〻弗可覿矣嗚呼哀哉
尚享

跋語

跋宋朝杜莘老殿中侍御史誥

漢宣帝宣室齋居決吏令侍御史二人執書侍側厥
後有名蓋自此始宋之殿中侍御史其喉一也今觀
此誥煥然而鸞鳳翥燦然而星斗明展玩久之心目
俱爽昔莘老受斯職入見帝〻曰知卿不畏強禦故
有此授自是用卿矣蓋紹興三十一年也嗚呼莘老
以不畏強禦而獲知於君上以其忠梗而授斯職君
臣之間可謂心其心矣洪武戊辰七月望日莘老之

齋杜昭者出示於達故識於左後之服斯任觀斯誥者其有以感也夫其有以勉也夫

跋東坡王氏三槐堂銘

昔王文正公旦沉默好學父祐器之常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輔里因植三槐於庭以為識後果然東坡先生作三槐堂銘鋪張盛德可謂至矣吁古之人自賜已之所造灼知子孫之隆若于公高門鄧禹期後者多矣豈惟王氏哉今之人操其奸詭之私為子孫立計不逾年而傾圮無子遺者可悲也夫

跋陸先生相墓書後

相墓非古也人命懸於天豈由於墓哉陸先生元質所撰墓書五十餘篇其中高卑曲折休囚王相罔不悉備其用心亦勤矣昔羊祐祖墓術者謂其有帝王氣祐鑿之術者又曰猶出折臂三公後祐墮馬折臂乃登三公由是觀之豈不係於墓耶果由於墓則先生之書不為徒作矣然則祐為晉之賢臣使墓不佳而不克免於三公况墓復佳哉君子企祐之賢而求於墓庶幾兩益不可徒恃墓之佳而恣為不善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是果恃於墓哉

跋畫後

宗弟孟端以畫鳴於時識與不識願購其筆余因技癢故往揣紙然孟端以畫為畫而吾以不畫為畫以畫為畫者得人之喜以不畫為畫者得人之咲喜者喜於畫也於孟端何益咲者笑於畫也於我何損彼喜彼咲者果是也非耶吾与孟端須工拙不類要之皆不忌夫畫也彼喜彼咲者自喜自咲耳畫有情耶

洪武戊辰七月望日兩軒戲筆

戲題莊周書後

莊周著書於漆園惠子訪之問之曰先生有情乎曰無情曰先生有為乎曰無為曰無為奚必著書也曰筆吾胸中之趣耳曰先生視萬物於一咲視死生於一夢胸中之趣無非無為也又奚必著書哉曰吾悲世之人汩汩於利害駭駭於夢寐而不知也故著書以勸之焉辯之焉曰然則先生非唯有為也殆將有情矣先生平日之言得非矣耶莊周曰噫子言是矣

記荊公王介甫罷相事

荊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之劉貢父書一絕於行𢹂之書屏詩曰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隨征旆過江東愚嘗觀此一吏殊竊嘆焉夫荊公執拗壞法固不逃其罪矣然長厚者何必若此之甚耶況荊公今已赴金陵矣復以此詆寄之不亦甚哉先正論東漢人材不及西漢純厚亦此以耳貢父雖賢無長厚氣家

跋揚生書杜牧詩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論者謂杜牧此詩至當而至要然俾無東風則瑜將往勝耶敗耶二喬果為曹瞞鎖之否耶瞞徒以豺狼之貪睨吳蜀之地以狐媚之資率孌嬖之卒瑜固有以戡之矣故曰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由此而論使瑜無東風瞞亦不能勝之也必矣揚彦傳氏妙得懷素草書法恒書杜牧此詩以自娛僕故矯論其詩以問之俾知豪傑

之士不可以成敗窺也

發昭君別漢帝語

昭君將配為寧胡閼氏辭上光彩流麗照燿左右上曰何後宮有此而朕不識耶究其事有言者曰畫工毛延壽為人形老幼必逼真宮人皆賂之昭君含美而自信獨不與故致于此上顧昭君悔恨不及命左右索延寿戮之昭君進而言曰非延壽之罪也妾之命也殺延壽何益願陛下思天下之廣大宝之重而致力於朝廷焉妾以色而害身安知朝廷之上不有以賢而得妬者乎賢愚混淆白黑不分此陛下所當分也分曹結黨朋聚同心此陛下所當知也賢愚黑白之不分則小人得以乘勢而乖乱分曹朋聚之不理則正人由此而殺身信任賢材逖遠奸佞君之福也天下之福也以一身而致天下之福何陛下之不行也俾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不惟陛下之灾抑亦国之灾不惟国之灾抑亦天下之灾天下之灾矣雖不去亦將亡矣上曰噫不惟色之美言亦有理焉雖然延壽其爭免乎昭君曰延壽則小人也不過毒一婦人耳其有竊美威權戕賊忠直者殆將使顚倒天命汩乱彝倫日月失明地震星隕無所不致矣陛下計不慮此而區々誅一延壽將何益哉將何益哉上曰誅延壽者以其欺君而無愛君之心也昭君曰不然立於朝者豈無少年將軍其徒如虎搥鼓撞鍾日夕酣飲自恃其惟者乎向今日斂手伏氣無一人挺劍英奮而光昭朝廷者也列於左右者豈無詎論弘罰以忠仰自任朝諫夕弼以自賢者乎何今日默噤縮頂無一人如陸賈片言而服南越者也延寿不愛於君之罪小而朝臣不愛其君之罪大妾故曰殺延寿無益也上於是赧然目頤飛鳴而昭君上馬矣

訟類

訟心

汪然其欲最爾之軀此彼胥接紛々挐々昔我小時固弗能御諸今其若矣千雲萬蹊朋壁夫患難之餘於此不懲於此不圖與物日圖何時已乎鍛其殲瀋其汚湛然清寂庶可救渠不然五千里荒漠之地一落陷穽孰得而恤余哉

訟目

悠々古今赫々經史不克是娛炫彼紅紫色搂於瞳賊襲于意々擾情逆顚倒咈矣況尓命屯動輒失次今如弗懲後必顚墜理不順者汝宜力制々之于外養之於内夫如是不徒怡於晩年庶足深身而遊达

訟耳

言有是非声有淫雅入汝耳来汝宜辯者汝不克辯雜好是戕萬古聾蟲于焉弗允以心聽声以耳聽心々耳弗矣邪莫能侵汝不聽我溺於淫哇汩々没々害其生耶

訟口

古人之言託以宣德今人呶々以辯為益汝既不賢汝又無力以言夸人致寃招敵吳變微變悔變生外尤

不克悛被語誕心羞嗚呼齒將老矣途斯窘矣從今
勇於沉默事天而已

訟足

尒昔居鄉里之中好俠好遊以才自恃不知早休今
汝羈於朔漠衣食困于弗周尚歆榮々援々不改其
沉耶一榻淸風半窓明月非理勿動當靜怡而改轍
也

訟名

內由不足好于外張闘過其情鬼神降殃名雖燁々
躬則纍々五千里外萬悔莫追名者賓也躬者主也
逐主納賓深可恥也

訟過

人生世間不患有過々所不改厥罪斯大忝名縉紳
德弗克理奔々外馳曷思為己踰四十年老景日尋
墮落窮鄉尤天懵心々曰益惛過曰益熾汝眞小人
聖賢所棄

訟交

汝德狂妄好交非友須囊聲毬惟恐其後由意徇物
弗計有無悅彼外人斂此妻孥今遭末路蕭然一身
納々乾坤閔者何人尤天怨人不知命也姑書斯言
式勸來者

訟睡

黑蚖無情碍齒撐喉昏々不知為其所囚寧于晝寢
師故責之我為師不克謷言而豈不自愧豈不自悛宜
乎壁立萬仞以心事天如此則仇自退則智自圓照
々一鏡日親聖賢矣

訟酒

大禹聖人尤懼于酒敗德致愆此物為首一杯到腹
四躰翩々不矜者矜不賢者賢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古有良規吾今告汝以忠寧氣兀不動搖持之有恒
德音孔昭

訟色

人生百年自有樂者以色戕身大不智也精或一搖
神斯撓矣當愼不愼坐今斃矣今困蒺藜天或啓予
放心物外余其所宜雲行雨施魚躍鳶飛一靜自享
天其佑歟

訟志

人旣有身不可無志々者立身之大節保德之深計
汝也弗仁知而弗立杌隉萬端尤不自戢我今告尒
尒諦聽之身在天涯是汝立時

論訟

民生有欲々則訟生善理訟者不患訟之不止惟患
心之不公々則能斷是非而辨淑慝矣淑者雖仇吾
當獎之慝者雖親吾當罰之修德以勸俗立心以守
法如此則訟何從生不然訟愈止而爭愈滋力日起
而職日棄矣乃曰訟不可止不亦愚乎

辭類

哀唐衢辭 有序

唐衢韓公退之同時人也性耿介落々有大志不妄
與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衢於學發憤研究不少自
廢然累々不中人咸咲之衢則不以為意也衢能詩
々多悲思激烈而感劇讀之使人慨然有動於中

莊々見人文章有傷激者必大哭涕泗滂沱而弗能
已每與人言論既別發聲一號音韻嗚切聞者莫不
為之酸鼻人皆以禰書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獨退
之識其人贈以詩曰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
可觸柰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
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明光胡不上書自薦達坐
令四海如虞唐退之々意詎非以禰之才適出一世
而反不逮乎瑣々者耶樂天亦有詩曰賈誼哭時雖
阮籍悲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而同悲而樂天以誼
之才方禰矣舊史附禰於退之傳後新史則又削之
何君子之命薄者有若是之不偶哉吁有人負奇材
如賈誼當古既莫知之後世又莫知之不既深可悲
乎俾無退之樂天則天地間空生此材矣是以君子
貴成人為天游道者讀退之樂天二時深　禰之不
偶任哀辯於千載之下炷香盃酒酹禰於千載之上
仰天大慟禰其知耶悽風西來吾知禰不能不知我
心也詞曰

蘭生於幽谷兮為衆穢之聽騶玉産於崐㟥
兮以碔砆為同類匪良玉之棄良兮柰不能
敵衆婦之聯勢之聯兮固已寃比而難攻此
芳馨之闃寂兮幸不掩於匠目之與春風禰
乎禰材尔雖奇兮何造物之蹇適但千載之
下識禰之弘濶兮賴樂天之與韓公世之惝
悄說㛄擠人於拯此者讀二公之詩兮焉知
其不額泚而心愧

宋辭

憶梅十詠

塞外百物不産所見者黃沙而已平生清寡
付之茫然緬懷故鄉梅花賦成十詠時一歌
之亦足以遣鄙悪之懷云不用詩時用詞者
蓋余有梅花百詠板行于世今不再用詩也

月中梅　右賀新郎

記得家鄉日傍湘濱一株索笑古枝擎月今歲花開
人去遠辜負滿園香雪天有意縱他孤潔萬里一輪
冰鑑淨廣寒宮路香人輕別酒杯闌歌声歇々翠
影疎清々縱想嬌痕緑苔千古冷光明滅玉笛一声
空吹出芳心千重似結雲淡々曉風生鬟青鳥不來
歸夢醒嫦娥妬重愁偏切天所愛休攀折

鶴邊梅　右木蘭花慢

江南別後勞歸夢路難通想鶴外遺踪梅邊佳興意
味無窮自來幽致況瑞花千尺玉羽更相從半夜與
殘斜月一声叫斷清風熒々千古頂丹紅料不比那
時同嘆風塵物表暗香馥郁疎影玲瓏多少乾坤清
氣望東南山水一重々何日幅巾歸去可寄畫入圖
中

竹邊梅　右滿江紅

翠袂疑寒斗杓轉瑤臺初曉破五更殘夢一声青鳥
疎影橫斜餘雪凍王妃不語窺天巧念古今高節有
誰憐知音少　緑陰底苔花遶清香外春風早想孤
山堂上白頭逋老竹外一枝真似畫人間此語相傳
好看他年驢背我歸來君知道

水底梅　右滿庭紅

露冷平湖波心皎ㄑ沙痕潔一枝斜浸水中天錯認
瑤池雪玉凝春寒尚劣捲珠簾半鈎殘月蒼龍愆駭
錦鯉还疑看来殊别裁斷銀河水流不去光澄澈賞
心唯有白鷗知未許人攀折素女心腸如鐵祈浴罷
廣寒宮闕自憐别後一寸歸心幾番愁絶

雪中梅　右喜遷鶯

垂虹亭畔數百里玉樹瓊林不斷鞭影敲寒馬蹄踏
凍是處梅花堪玩皎ㄑ呈輝朗潔幾度使人迷眩香
撲鼻見一枝斜ㄑ竹梢相伴　君看難盡處百里懸
崖風捲花零乱細剪清冰輕鋪素練新月一鈎雲疑
當時幾吟低唱鶴外風生高岸于今聽得ㄟ声吞角
數声長嘆

杖頭梅　右醉蓬萊

記夂陽江上看罷行雲杖梅歸去一片春風在杖頭
高處满路清香满看疎影暎清狂妬殺玉骨娟ㄑ水
覞悄ㄑ耳邊無語　今日天涯客中心緒半夜相思
一簾風雨安得敲門向瑶宮翠字玉笛声中對清風
拉箇賞心變侶此意茫然歎宣難恨愧無佳句

簾前梅　右水調歌頭

華館鐘初歇湘簾捲暮寒青灯一點照見玉樹影薄
ㄑ棋子幾番敲碎歎上瓊楼高處吹笛倚闌干猪帳
香初　春風雪未乾銀缸淺蘭膏晕夜曼ㄑ坐來閑
剔ㄑ處心更起千端今日天涯久别何年酒邉歎悦
折取一枝看但恴孤根在何處會面難

缾中梅　右漢宮春

無惧沉ㄑ正門捲撒寒樹　新旭明窓淨几手貯一
瓶春禄古心誰賞有參差萬株群玉真堪愛一枝斜
倚泉凬潤資瓶腹鶴邊夢魂春熟似無言有意暗傳
芳馥借成生意一段風流俱足于今别後幾經年佳
期頻卜看它日拂衣歸去再縛箇水西茅屋

松下梅　右念奴嬌

九龍峰下向僧房两箇長松凝绿一樹瑶花相映發
萬里月華堪掬露濯芳枝鶴行疎影鶴落梢頭玉千
秋老幹瀟然同在幽谷　雲聯十畝層陰素娥相倚
無限歲寒心曲一片迴飈忽吹起夜半清香千斛世
念消除凡心滌盡琴骨如沐可憐别後夢中浪謝銀
屋

琴邊梅　右畫錦堂

曲澗東頭衆峰凹處坐夫膝上水紋皎ㄑ一株玉樹
斜倚吟肩風飄暗香疑两袖漱孤根一脈流泉双耳
索滌去塵心江空玉鏡高懸娟ㄑ良夜永疎影瘦清
風两髮蕭然弾到曲終人静露顆初圓断橋流水孤
蓬夜裁雲翦鶴同還負無價萬古西湖清事盡屬逋
仙

余賦成十詠之後一以寄浙江諸高僧一以
寄界溪諸朋友俾其知我懷抱未嘗一日而
忘清事也客曰先生學道二十年而猶未免
於凝滯非所謂達者也余曰梅花清物也古
人愛者多矣詠之何害况鄉園者祖宗墳墓
骨肉之所在也詎能忘情耶于此而安情則
入於荒唐不論之孝矣豈吾儒之道哉客退
復自識於十詠之後

昔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天游道者燈下書

識務　　滿庭芳

種柳成陰，開渠引水，君看此理分明。為災為福，都向此心生。設逞機權智巧，與人禍定有天刑。強凌弱，損人益己，高築子孫城。　誰知欺不息，九秋風雨，一旦頹傾。笑從前俱錯，枉費經營。不若處心平易，行事處莫布深坑。都無用，一區善地，留與子孫耕。

息交

友道凋零，滿風鼓翁，伯牙已彼絃琴。陶潛歸後，萬吏總無心。等屋數椽而已，人不到，滿地松陰。出門去，青鞋布襪，處處是山林。　世情都掃盡，雲邊長嘯，竹裏孤吟。更休言榮辱，聲利昇沉。且共清風明月，卜斷了往古來今。閒中趣，一聲幽鳥，春水落華深。

浩歌

雨混冽雲，草涵晴色，浩歌獨倚風前。烏紗巾上，萬里觀青天。自咲平生迂闊，心似鶴，不慣塵緣。著來好，落花飛絮，斜日淡平川。　古今山獨在，人非秦晉，海变桑田。嘆人生百歲，憂喜相牽。俯仰都成一咲，心岑處轉覓忘言。歌声絕，江山無限，情在白鷗邊。

夢夢

貧自何來，富從何得，一貧一富俱空。以貧求富，得失兩怨，又何以隨階討較身死。後貧富消磨，醉中醉夢中成夢，理沒幾英雄。　若教都勘破，任他貧富不礙君通。肯輕將外物，梗我心胸。俯仰乾坤今古，莞世路南北西東。高歌罷，一声長嘯，雙目送飛鴻。

靜坐

竺葉風清，松梢雨霽，坐看雲起青山。參參無語，花落綠苔斑。點檢平生蹤跡，愁衷過綠鬢朱顏。今朝醒，塵名離去，終日閉柴關。　沉吟誰與伴，一炉香篆，白鶴飛還。又何須擾擾，來往躋攀。縱使功名成就，心已碎百困摧殘。思量遍，黃金萬鎰，難買一身閒。

慎言

心發於中，言形於外，曉曉少言多凶。論長話短，於己有何功。伊況垣牆有耳，平屯启沸狂風。分明見，蘇秦掉舌，身裂已無蹤。　羨來都是禍，不如緘默，如醉如聾。任由他疊疊，誇尔英雄。且對白雲流水，笑歌下一曲梧桐。知心處，相忘相愛，江上兩三峯。

量力

鷦鷯寄棲一枝，追駃騠看來多少堪羞。飢鼷飲水，腹飽未知休。謾使身心憔悴，求富貴，有難求。都如夢，乾坤萬古，落日照荒丘。　人生誰肯悟，紛紜競羨，展轉狂謀。細尋思何用，空自添憂。豈若隨時隨分，飢喫飯渴飲清流。逍遙處，筆床茶竈，烟水一孤舟。

自釋

日轉桐陰，露翻蓮葉，閑來獨步空庭。臨池鄉罷，涼動葛衣輕。自揣平生蹇劣，於世味轉覺無情。真堪咲，文如班馬，到底是虛名。　何如歸去好，將心造化，寓意蓬瀛。又須談說玄，止流行。花下半壺綠蟻，醉後兩腋風生。疎狂慣，一声犬笛，吹破晚山青。

刘龍洲詞　　念奴嬌

知音者少，笑乾坤許大，看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

名相悟十年狂費辛苦　不是秦賦明光献書北闕
無驚人之語我自匆忙天未許贏得衣裾塵土白璧
堆前黄金買咲付與君為主尊酌江上浩然明日歸
去

和

乾坤納又望夕陽山外断雲飛處憑欄悵往来人似蟻
彼此區〻争路一枕清風一竿明月一艇芙蓉雨可
憐俱誤利名一點心苦　只合自展高懐獨開老眼
口與心同語富貴百年能幾許千古文章黄土紅葉
溪邊白鴎灘上此　無主婆婆老子早晩拂衣求
去

戴石屏詞　沁園春

一曲狂歌有百餘言説盡平生費十年灯火讀書讀
史四方奔走求利求名蹭蹬歸来閉門獨坐贏得窮
吟詩句清夫詩者皆吾懐平日愁嘆之声　空餘豪
氣崢嶸安得良田二頃耕向臨卭滌器可憐司馬成
都賣卜誰識君平分則宜然吾何敢怨螻蟻逍遥載
粒行開懐抱有青梅薦酒緑樹啼鶯

和

天際青山海上群鴎頗識王生本無心吏金堂玉室
丹崖翠巘占取高名年少文章于今可咲濯足西江
㳂水清真慚愧兒童劇戯蠅語蛩声龍峰九點崢嶸
賣剣買牛思學耕昔賢已矣人皆有志此身何幸政
遇升平竹葉琴邊梅花鶴外布襪青鞋信自行更堪
愛緑蘿深處一箇流鶯

蘇武慢和趙先生韻

蘇門歸来公孫成就莫問世間工拙白鳥無機青山
無主信手與君談説何況酒醸松華香焼栢子彼此
是非都絶獨許他詩客禅僧咲傲烟霞風月　到今
日一視賢愚两忘榮辱任宅畔護岩古種菊編籬栽
松蘭逕占作林間豪傑木落秋高雨餘雲散幾點遠
峯斜映涼此時情趣悠然只可自家怡悦

満庭芳

浩〻生涯悠〻岐路嗟哉底事多忙居名微利一日
九廻腸記得長安旅店鶏唱曉灯淡寒霜騎痩馬出
門西望殘月尚留光　歸来心已倦回頭夢破贏得
疎狂有時將舊事再自論量撫掌開眉一咲百歳裏
沉飲何傷休迷恋青山流水千古自斜陽

憶秦娥題泉逸圖

波凝穀蘭芽透土明紅玉明紅玉柳絲千尺暖風揺
緑抱琴路過南湖曲問渠何處尋芳躅尋芳躅断橋
流水杏花茅屋

憶秦娥題晩泊圖

愁如織誰家落日敲秋杵敲秋杵淡烟踈挪故人何
許別來每恨関山阻江鴻影落芙蓉渚短蓬孤燭蛩
声朔雨

天游雑藁巻之六　畢

翰林侍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駿拜

門生晏立　翟厚編集

景仰撮書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論曰知人可難矣以季子之賢而尤不識被裘公况它人乎賢者内重外輕者也埋光鏟采者也何物可以動其心季子命公取金何小公之甚哉

晋劉驎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驎之於樹條采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驎之披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飾廚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驎之為長史固辭

論曰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仁智不以智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驎之使冲先造其父理也短褐不恥義也躬執酒蔬孝也固辭長史節也今之人朝得一官則暮驕其宗族其有驎之者也然冲交接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亦賢於人遠矣後世以官秩傲於士大夫者覩此亦足自愧

唐張志和桀室越州豹席稷穚垂釣自怡縣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

論曰士君子不以枉屈自愧者以其直在已也賢在我不智在彼何必因其不智而愧於戕哉三代以来賞音者少志和但知往之役而已吾不知何者為榮辱也然則邦内有賢而不知彼縣令者何如人耶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相乘馬或不張蓋身持笏張日伊川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耳

論曰君子之富貴不得已而取之者也何容心於富貴哉伊川之言盖欲公素富貴行乎富貴而公之存心則澹然無所動其中也夫富貴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卻其去也不可止彼促中隘量之夫役役於得失之間者聞公之風不得無所愧矣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内後謁告歸終南山時思驕倨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群謁放則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内不平放召諸姪出拜嗣宗坐而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已下拜君引手而已此白丁也我狀元及第名位豈輕於彼哉放曰若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即上疏言放空疎專飾詐巧以沽虛名尊寵顯官恩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真宗由是待之寖衰

論曰嗣宗因怒上言斥放固非公論矣然以山林高士致名而以恩寵踰節放於他人何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乎不榮遇不醜

窮也一旦寵過而猾撓其心則其為志也淺矣昔放見陳搏〻告曰各者公器不可多取〻子各將起當有物忌之得非放之為人皎〻而自好者乎不然曷其言之徼也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粲然軍吏越跌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豈故哉何至乃是

論曰九天下之事皆可強為惟度量不可強為何也資品之高見理之明也行儉既能論四傑之高下矣其識見非衆人之所及也彼區〻一物奚能動其中哉人所寶者物也行儉所寶者德也先器而文藝吾於此徵之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論曰公之所謂獨樂者非其獨樂也將以推其樂於己者衆諸人也呂直以十千納公不知公矣雖然直亦不受而創亭以便行客則其人亦豈及哉世之人因財以矛盾反面相仇者聞其風亦足以自愧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执珪豈徒百劍耶不受一笑刺船而去

論曰古人云飛鳥投人救之我祥蓋救人於倉皇急迫之中者仁者之用心也彼漁父爲非仁人歟抑隱其高寓於漁傲萬物而弗沐者歟怯之人戕友而射利損特而肥家昧心於天地之間者矣又安知漁父之用心哉所謂無所求而為之者漁父有之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殺龍逢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治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于河

論曰聖人之心未嘗一日而天下然亦未嘗不察乎時勢之可否也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樂天之命盡以此也詎有因道之不行遂自賊者耶执中無權申屠狄之謂矣然迹其用心亦可悲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不自寧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無心之為愈哉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

論曰人之有心所以察是非辨可否也然至易怵者心也君子所以存誠以養之惟其誠之存也所以臨禍而不撓也先生所以存心誠敬者一聽於天也彼父老所謂無心固高矣然不可為法心豈可無耶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莫肯因自結之

論曰古之君子隱於下位者多矣良賈深藏
盛德若愚埋光鏟彩懼人之知者君子也使
燁燁以求知悻悻以求達爲足以爲君子哉
在上者知勢而不知德知貴而不知賢則嗜
啞叱咤無所無所不至矣安知無君子隱於
其中耶此文王之所以爲聖人也

唐鍾傳洪州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力不能勝遂
擒之僖宗朝拜鍾荆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潁
川郡王既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智與
謀恭甫何足尚哉畫暴虎之狀以戒子孫

論曰世之人惟習尚之是耽而不知省者矣
詎不可深可哭哉不惟俾它人之可哭以諂
傳子孫而爲子孫哭哭若鍾傳者可謂自知
已非而不敢其子孫者矣

宗炳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
晉末劉毅領荆州辟爲主簿不就曰吾栖丘飲谷三
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

論曰晉室衰微中原雲擾猩獷之氣瀰漫河
洛是何等時耶少文蓋有以知之矣與其逞
之救人之不可救之勢又豈若樂天知命以
全其天年乎

龐參字仲遠漢安帝朝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
節參往候之棠抱兒當户以一盂水拔大本薤獻之
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
兒當户者欲吾開門恤孤也

論曰夫古人以物示訓者蓋託意於言語之
外也季世之人在上者以勢自尊在下者以
諛自務規諫之風泯然寂然矣不有龐參之
賢烏知任棠之高不有任棠之訓烏知龐參
之智哉士君子相見貴乎兩目之相照也

霍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
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論曰世人爲婚以門第相夸尚女長子大有
終身不昏而成亂者有得強援以陵其夫傲
其舅姑役詬知妻以配德之謂乎況貴家大
族爲富貴仁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
姻辭有不爲其所及者也霍翻之言足以警
世之不智者矣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恕誠慤出於自
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語後
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己俟命毋爲造
物所姑

論曰造物者無情之物也謂之不可得而喜
怫之不可得而怒坎止窘通常爲之主彼撲
僕然迷而不知者是爲其所嗤者也一定於
冥冥之中詎可得而轉移哉胡公不以進退
爲意者由其定坦然於胷中也

胡寅字明仲號致堂宋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常侍
坐數盃之後歎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慷慨激
烈見於顏色

論曰徽欽北行挫辱萬狀當建炎之際正慘
愴悲痛之秋也賊臣輩畧而加愧恨恨然抑

戎之不暇胡公安得不以孔明了翁之心為
心耶千載之下想其氣象其忠義慷慨之風
尤足以感人何當時無一人能用其志乎
宋桃椎成都人淡泊絶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
芒屩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屩也以米茗置其處易
之唐初高士廉治蜀備礼見之不荅士廉曰欲使我
以無事治蜀矣
論曰桃椎之行雖不合於中庸然其高古之
行無求之志則非它人所及也古人得之若
鶩矣之若鶩外重而内輕者聞其風得不為
之愧哉
宋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卞急害道取
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出守建陽晩年屏居建溪
日以尋舊李為事玩心義理之微放意塵埃之外有
以自樂
論曰常齋因褊急以常名其齋豈所謂克其
性偏難克者耶觀松年氣象何物可以干其
志也古之人立於初年者有矣至於晩年不
流於釋老則滯於留連光景而已豈有如常
齋玩心於義理者哉宜乎生子集大成為萬
世之宗師也
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歛蔽簷石無儲與
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氏也謂康伯曰汝掌銓衡必
舉此輩後為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
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帰妻劉氏齎
沈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之於湖

論曰古人仕宦非為富貴而出也一則欲行
其道二則由乎造物所驅何富貴之足動其
心哉隱之清介如此可謂不以富貴動心者
矣詩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隱之之謂也
呂僧珍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声封侯相
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為業逮貴兄子求官於僧珍僧
珍告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帰葱肆尔不聽其求
宋季雅居其左貿市其宅人詢其價宋曰一千一百
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為人所敬
重如此
論曰古之庸〻者得一官則夸其妻妾矣況
宗族乎炫其宗族矣況鄉黨乎僧珍封侯非
小貴也而尤命兄子不廢蔥業不賢能如是
乎況任賢授能大公之器也其可以私而廢
宜乎德之薰人而敬之也
呂公著字晦叔識慮深遠公轉器也宗熙寧中起知
河南尹賢爲朝温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温公誦公
辨論出處不已程伯淳以詩解之曰二龍閑臥洛波
清幾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
蒼生元祐中興温公並相歷事四朝簡重清儉出於
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声色
華麗視之漠如也宋帝御書其墓曰純誠厚德之碑
論曰莊生有云嗜慾深者天機淺蓋嗜慾者
伐性之具也苟能耽於此則天機日削天機
者人之靈靈也彼嗜慾既深矣則此安得不
求蠧哉呂公夏不扇冬不火非矯情也一

定靜天積明妙耳它之人慄於中而扰於事
膠々汨々有如在者如之何而能理大事耶
宜乎歷相四朝而得君心也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称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
囂而不屈郎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
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
何忍殺義士曰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論曰不仕隗囂則其節可知矣至於親推鹿
車載其弟喪其友愛之情為如何多也耶藹
然天倫之懿宜乎有感於楊賢也雖然若賢
者抑亦可人也歟聞義則服賢之謂也
武攸緒則天性也枯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老莊書以
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敝茅掇夏君石室晚年肌
肉皆腫有紫光晝能見星
論曰易之同人一陰居衆陽之内衆陽之所
同欲聖人恐其昵於私也故戒之曰同人于
野享同人于曠野則無偏曬之私矣然六爻
之中惟初九上九二爻為善初則無偏私上
則居曠野其他則皆弗遠也當武后僭亂之
時宗族誰不願附之附之未必禍結滋甚攸
緒獨能超然遠遁存心物外非識見之卓絕
德行之謹密者能如是哉可謂得同人于野
之義矣莊生云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
地莫之知避若攸緒者非所謂善於避禍者
歟嗚呼不可及矣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既見班
次有包拯名頗著及歸又聞知君同里君意以拯欲
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左
司之遷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論曰爭利於市爭名於朝各各相亂自古皆
然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朝尼父深許之者
以其無妨賢病國之心也若夷簡者抑亦公
叔文子之徒歟不然何好賢若此之至也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
歆弃書遷往觀之寧耻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
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
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影藏光嘉遯養浩魏明
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李一蔡
東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論曰志之於人也大矣夫事之廢與身之成
敗莫不由是而致焉寧與歆生同時學同道
其所以異者志也寧則清風峻節名高萬古
歆則失身爽節委質二姓豈非志之所致耶
詩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寧之謂也
趙抃字閲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
宋至和中為侍御史彈刻不避貴戚京師號為鐵面
御史初任成都以一龜一鶴自隨及其再任并去龜
鶴止有蒼頭執事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
拜首告曰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元豐初告老退
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
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溪々外山捲簾空曠水雲
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壽七十七謚

清欲

論曰心者天之所在也天雖高也心雖微也然身之所從出者天也天地萬物皆吾体也惟聖賢不為私意小智所間以私意小智間於天者是不知身之所出者也覩道露香告天蓋知天者於至於壯之清烈無一毫之汚老之高遠無一念之褻者又皆出於心地之無欲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閑道以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引身不仕母病爲詣洛市藥會上巳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之蔑如也賈充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俠而不答充曰御能作鄉土地間曲乎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為作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於是以足扣舷引声清激大風應至雨雲交集充令妓女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浩然所聞充悵然曰此吴兒木腸石心也

論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〻非君子之所欲也群邪並起禍將及身故深藏遠遁以自高天壤之間何物可以貌其志哉若仲御之徒雖千駟萬鍾不足動其心瑣瑣賈充乱臣賊子其視之為何物也夫以曹娥五胥欲之者豈非警其不忠不孝之心耶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其子段而使薄斂官祭以特羊殺以少牢足以共祀尽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乱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君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論曰君子所以敗其身而失其令者由其貴而驕富而溢也昔乎黒肱之言乎貴而能貧則其節不靈節不盡則不為小民所貴夫利者怨之埽也為小民所貴者未有不由積而不散也夫積而不散可以後亡乎哉孔子曰邦無道穀耻也若黒肱者抑亦知耻者歟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户有餽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継

論曰士君子患乎志不立耳志苟立焉則天下何物可以干其志哉若休者抑亦有志者歟夫口腹之欲無窮已也以有限之年求天下無窮之欲吾見志之不遂而身老矣何益之有此君子所以淡然而無所嗜也

裴坦性簡倹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撤去曰壞我家矣

論曰風俗頽圮古道泯然婚娶論財其来尚矣若坦者豈非嗜古獨立而不為流俗所移者耶

顔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論曰蓍亀古雖有之然必先決於己而後資於神去古既遠人心乃蝕擾〻膠〻莫知攸

主於是聽於神而不明夫理矣若合者詎非
知所重敎

婁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篆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芸窗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論曰君子之爲仕非得已也切而李之壯而行之古之道也然時有汚隆命有通塞與其齟齬以求進孰若道進以樂天乎若萬頃者可謂審於時勢緩於世故者矣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粮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下末而錢數百埃塵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十而終

論曰最難制者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之心逐無窮之欲役役乎不知入於禽獸之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得百錢而自足者戒此心無所貪也若君平者抑亦不願乎其外者歟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客居安邑家貧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仲叔聞而嘆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論曰節卦上六君節之極若也固守則凶然礼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若仲叔者豈非若節者歟一肝尚不可得可謂若之極矣然又孰知其此心之天爲然無愧耶彼昏夜乞人門乞而驕人於白日者大有逕庭矣謂之悔亡誠乎其悔亡也

步騭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衞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一日共修刺奉瓜獻焦征羌坐騭於牖下以小盤飯食之旌不能食騭曰吾貧賤遇之當何愧哉後爲吳丞相

論曰士申於知己屈於不知己彼既不知我矣我若與之校曲直則彼烏能作我哉若騭者可謂能自處矣

狄青字漢臣風骨奇偉善騎射爲樞密或有以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来獻者青謝曰一旹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唉而還之嘗議事事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皆下人以儒爲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詈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詞意益溫異日詣易謝罪天下咸知公爲盛德人也又公面有黥字仁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云

論曰世代愈降人心日澆士在塗者動輒以門地相夸尚使孤寒者鉗口而不敢發一語是豈知豪傑之士有不待門地而興乎自古聖賢未聞一一皆門地出也化及當時各流萬世彼夸門地者真兒戲耳又安知聖賢之

為人哉若漢臣者真豪傑士也其器量之弘識見之遠誠非後世之所及矣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以文行称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就喜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餘矣錢文僖惟演時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脩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名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諂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花下小酌於是以陶尊果蔌以進惟演喜其野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擁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爵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等登車茫然自失翌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也歎息累日不止

論曰參命順理与物無競此達人所以齊寵辱任去留也天下何物可以動其心哉今觀延卿之為人蓋可知矣彼躁競于門望塵于道者聞延卿之風不顙之有泚也

曹彬封武惠王宋朝勳業之盛無與比嘗曰自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傾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隆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曰奉勑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論曰彬之行義固非一端此二事者實其行義之甚也何也一念之仁百善之所生也一行之謙衆德之所萃也彬之名位如此勲業如此其用心又如此則豈可及哉昔太史公慕晏子之為人欲與之執鞭吾於彬也亦然

富鄭公弼為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反覆熟慮必無全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礼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公少曰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論曰君子之器識不可養也富貴貧賤觀其器識可知富公之器識如此安得不為大宋名臣使人讚慕於千載之下哉彼斗筲小量易於溢者良可鄙也夫良可愧也夫

呂許公蒙正性沉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称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譖於太宗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賄此皆蒙正貧賤時索於紳不如意以致罪耳太宗即皆復紳官蒙正亦不自辨未幾能致柄會紳贓吏發露黜為練州團練副使蒙正入相

太宗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後一朝士家有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伯里哉弟遂不敢言

論曰微雲障日不害於明纖塵污玉何損於潔大人君子誠不為小人所損也何也君子之所以自養者有素也況人君之尚不可自直哉至於下以玩物動心尤見其德之全也

李處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閤門祇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章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處明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群逐隊趍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論曰余讀韓子送李愿歸盤谷序云伺候於公卿之門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未嘗不掩卷而嘆也近古以來士風不振有由士子好於奔競而自辱耳若李處明者豈非識大体而自重者歟

王文正公旦深沉以遠器宇充觀言行忠厚難以備言一日有貨玉帶者詣門公之弟因持呈公繫之問弟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服闇寧称此物哉亟還之

論曰外重者必內輕外輕者必內重士君子識不可重於外也何則嗜慾深者天機淺故也文正公盛德士也觀其玉帶之事可為務外者戒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而歸其母隨麑而啼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載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秦西巴以一麑而不忍又能忍君子乎

論曰人之處心不可以不仁也人之所以為仁者由其此人也秦西巴不忍於一麑豈非仁乎仁者可以託國可以為友可以共患難可以共安樂況使為太子傅哉孟孫可謂用得其人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吾於此益信

邴吉字少卿宣帝微時吉盡忌匡衛無所不至宣帝即位泯莫克知吉亦不言後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篤上使人加紼於身而受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獲樂而病篤不足慮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享其樂

論曰書曰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聖經所載萬古之所信者也彼巧詐者以為天不足信而用心設計坑人損物無所不為嗚呼是豈知天人交應之機哉吾於丙吉益信聖經之所云

范式字巨卿張邵字元伯相友善邵卒式夢邵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時葬子豈能相及式恍然之悲

至而埜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
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必巨
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
論曰朋友為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
人以其狹小之嫌忿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軋
擠之死地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范張之
事誠有関於名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豈不信乎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著屐為鄰人所認麟士曰是鄉
屐耶即跣而返鄰人後得屐以前日誤認之屐還麟
士曰非鄉屐耶咲而受之
論曰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惟其識之高
於人正以其量之高於人也量充識而充識
量者君子之所以處乱世待小人之道也若
麟士者豈非識量之兼備者歟
元德秀每魯山房琯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
心都尽為魯山令天下高其行故以魯山称秩滿架
柴車而去及卒惟枕履簞瓢而已生六十年未嘗見
女色云
論曰人之一心苟養之有素則率天壵閒無
非樂也若德秀者所謂無所而不樂者乎惟
其無所而不樂也所以舉天下俱不足以動
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德秀可謂寡
慾人矣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戎菽有稻梁之
味庇其之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

身逍然不知其為貧也
論曰慾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旨
甘易足者皆可怡若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慾僕僕百年曷能
已乎此君子之所以安貧賤也北宮子豈其
人歟
魏野字仲先居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人訪之者
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則跨白驢號草堂居士
好弾琴賦詩以自適宋
太宗召之辞疾不至一日方教鶴舞俄報中
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平生詩思清遠語皆出人意表
若曰棋進雖饒客琴生却問兒若曰洗硯魚吞墨烹
茶鶴避烟是皆人之所不能道者也寄王文正公云
從前宰相皆須似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了
畢這回好伴赤松遊公卽飄然謝事寇萊公鎮洛
三邀不至遂爲此訪之仲先為巾布袍長揖談論驩
甚相得更歡暝曰處割不復還留為家中之寳又寄
之以詩云好去朝中辞宰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其不
爲勢利所動每如此
論曰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適
情知足則富矣當大宋盛時在朝者皆大賢
也士君子出仕之秋也仲先獨能紆筠龍之
翼養浩然之氣其志趣豈不高且遠哉觀其
寄王冦二詩足以見胷中淡然矣六合之内
何能籠絡其人耶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張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晚

寓窊丘有被褐騎驢者扣門大呼曰語高書青州傳
霖〻求見閽人報公〻曰傳先生〻天下士昔佯隱今何
出霖曰予將去矣來報子公曰諾知之矣但飲酒霖
去未逾月而公薨
論曰心者神明之舍大賢君子無一毫之欲
欲神明全故能先知矣豈智術怪誕之謂哉
中庸曰至誠如神亦言其心體之純矣昔二
君子者可謂無欲者歟
米芾字元章宋熙豊間人少負英声以恩補校書郎
遷太學博士東坡云清雅拔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
何時見之以洗瘴毒見子得寶月賦瑯然一誦老夫
卧聽未畢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此
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後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
遂定居焉作菴城東號海岳菴書畫尤為山谷黄
太史所敬重平生好石見有瓌奇秀瑠者則取袍笏
拜之呼為石丈云
論曰落〻難合古人有此言矣大丈夫有所
抱負牽天下無以知之則託山川草木禽魚
翰墨以自況其為志世人為得而知之哉夫
以米公之高坡公之賢而猶不能盡識況區
〻俗眼安能遽識大賢君子之所為乎
剡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器之曰
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
非也某閑君足下時節問訊不絶某位政府足下獨
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存也
論曰附炎趨熱人之常情世降俗澆士風不

競知所自重者盖鮮矣若器之者豈非自重
者歟然非司馬公之賢則無以知其人矣惟
賢知賢吾於二公見之
宋鄭所南先生傳
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学生也
博學多技能為文不以草而豪怪可愕又善畫蘭〻
成即毀之人求之甚靳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南人詢
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為萬世之大変聒人書春秋以
為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為大覚吾不忍也
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庸人孺子
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記然亦不畫土人詢之則曰
一片中國地為夷所得吾忍畫耶凡平日所作詩多
寓意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曉天垂色睽紫門千
古傳家事具存此世只除君父〻不曾重受別人恩
識朱之臣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
不求或與老眼空濶清風万古識一世之士無足當
其意也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叢獨立疎籬趣
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自謂志郎
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不
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洪〻荒〻之表為天下不忠不
孝之榜様識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游
凡遇窮山大澤必彌日忘返出譫空心與口語人
乎視之被則我知也者書甚多行於世者有大極祭
錄又有一秩多隱語艱苦難讀莫如所謂書後題二
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嘔血三斗書比後有巨眼
者當自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後以詩淡挙於[illegible]

之西山所謂所南者以南爲所也德翁者德乎宋也
思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爲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
人故宋史無傳予故櫕而爲之傳云

論曰蜀孟昶後肆之後蔑石爭相夸尚石恪
生於其時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
乃恪之徒歟昔王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
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抑又裒之徒
歟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墜者以
有節義爲之閑也通貧者西其狷介及孰知
有所不爲者亦聖人之所取乎

天游雜稾之七

天游雜稾卷之八

翰林侍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著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發
門生夔亭翟厚編集

樸說

春榮則秋隕秋隕則春榮龍能飛而弗能越夫豐驥能馳而弗能脫夫羈夫各有所制然後隨其宜樸樸不靈則其勢可致參天矣此仁者所以多不當々者所以參不貴々者所以多不齊造物之妙吾又惡得而知之

天之生物莫顯其蹤物生於天莫知其功天忘於人人忘於天功相忘而衆於一謂之自然自然之得謂之大功故功大者由其功而不忘於生物々雖忘於天而不忘於自修自修之至則天亦　我矣我亦天矣天人豈二乎哉

動息起居我之爲也使之者其誰我仁義忠信我之事也生之者其誰我知其所以生知其所以死其哲人乎使之也自然生之也亦自然合而爲一其聖人乎是故庶物之生由乎天晝夜寒暑由乎天孰得而見之惟因其物有本末因其外而究其内因其末而察其本其所由見矣

夫聰明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至公而私至安而無危至光大而綱四維民無愁嘆之声鰥寡惸獨各得夫自然之天聰明曷得而少耶莊老者兩歎黜之摒之奚其第自然耶夫求自然而反不自然歟以夸人昧矣嗟夫子無聰明則又勞君無聰明則民搖天無

聰明則四旹攘果可默乎偃乎故曰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也
餐霞食栢吸風飲露乘風氣御飛龍遊乎四海之外
者謂之仙古之李仙者冀乎此也嗜乎此也嗜乎謂
之貪冀乎此謂之誕貪且誕謂之愚々而欲得之謂
利者君子所不言況聖人乎李仙者往々以塵累為
累以声利為仇敵殊不知逆夫天而乖乎人法累而
得累揮声利而得声利而反出此而入彼矣噫李仙
者謂之大誕大誑謂之大利求大利者是何心哉是
何心哉

人心與天相通而天與民相通天之心人之心也人
之事天之事也故善治天下者循天道爲体天心焉
去夫私体天心也一夫公循天道也是故明王在上
而無横死之民者君能事天也是故体信達順則四
靈畢至矣奚有恃參默而威民者有天下哉

我以厚待人々以薄待我[illegible]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
以礼接人々以雪加我既雪也我礼之未至也厚也
理也自我行之薄也雪也縱我召之彼何罪耶然則
厚矣理矣彼復[illegible]雪者乃吾命也彼何罪耶是故不
怨天不尤人安[illegible]君子矣

過称於人彼[illegible]之而獲咎称之者不得為無罪過毀
於人彼歸悪而怨生毀之者不得為無尤不告責已
恕人居默以容庶幾無悔矣

行而不言無害於事言而不行寔害於理斯孔子所
以貴夫行也秪中散之言曰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
詩恭默咎悔不生斯言當矣然散纏會而致禍者赤
默何在我恭默何在哉

黃潦之水至污也江漢之水
至潔也以一杯而汙之水置潢潦不見其為汙也以
一杯至潔之水置江漢不見其為潔也是故小人居
群賢之中不見其為小人也君子居群賢之中不見
其為君子也故謂之化々者変而一之也經曰毋友
不如己者有以也夫

天地生萬物聖人理萬物天地聖人一也生而不理
則天地之心不能尽理而不生則聖人之功不能施
由此論之天地生聖人雖曰無心而實有心也聖人
奉天意雖曰有為而實無為也故曰天地聖人一也
一者何理也理者何道也天地之心而聖人知之而
代其事聖人亦有功於天地哉

顔子夭盗蹠寿何危善人而佑悪哉殊不知顔子之
夭原於有生之初也盗蹠之壽亦原於有生之初也
稟於有生之初[illegible]詎可易耶然則萬古之下昔盗蹠
之名者咸欲醜而食之顔子則垂衣裳而廟食天曽
厄於善人乎天曽厄於善人乎

天道至純人性至静以静合純豈有不善有不善者
非性之罪也氣稟也夫陰陽一致也天人一道也胡
不若是之然耶蓋根於天者理也理無不善凝夫質
者氣也氣則有異是故自聖人外有賢人焉有悪人
焉賢者稟其初氣質不足也悪者困夫氣質天理不
能反也不能反則天理日滅人欲日勝殆禽獸幾希
矣故曰有不善者非性之罪也然則氣習者乃善悪
之機乎此李者不可不察之而勉之也

夫性為道之体道用性之用而心者又性道之淵源

也存諸心者太公至正性也出諸心者無過不及道
也有心然後有性然後有道夫人為萬物之至靈者
其以此乎若以對待而言之性可以對道而性道可
以對心而心可以對天若夫天又三者所由以出者
乎吁彼蠢動含靈而謂之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
則何以知心不知心則何以道不知道則何以知天
吁彼蠢動含靈而謂之性者不知理者也
福者禍也禍者福也福者待人者也禍者困人者也
待則必逸禍斯至矣困則必悔福斯至矣是故桑谷
之祆反而為福大戊悔也大鳥之變竟成於禍帝辛
恃也禍福之相仍如此是故得福來為福得禍未為
禍在人用心而已耳
以道觀天地天地小矣以天地觀古今古今小矣以

古今觀寒暑寒暑小矣以寒暑觀晝夜晝夜小矣夫
絪緼兩間流行不已者一氣也天地一息也古今一
息也寒暑一息也晝夜一息也合而觀之同一息也
窮天地之始要天地之終非一息而一呼吸一息也
動靜一息也寤寐一息也生死一息合而言之同一
息也窮有生之始要有生之終非一息而何是故有
聚必有散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恒理也恒理天
地所不能逃況夫人乎
理人貴樂天斈者貴明理樂天者窮亦樂達亦樂明
理者窮亦安達亦安然人知聖人樂夫天不知聖人
獨夫天天是故斈者其可不明理哉天下之變人見其
多也天下之物人見其毀也礼仪三伯威仪三千何
者無理寓乎其間哉故斈者明之則知古今如一日

萬理如一心萬物如一身推其源而詳其用莫非皆
吾寰中之當然者也斈者其可不明理哉格物致
知所以為誠意正心之基未有能誠正而不由夫格
致者也是故胸中一理之不明則性分有所未盡則
何以應天下之事耶殆見愿慮撓性使骨肉作仇讎
邪並讒使尊卑無倫貿貿紛紛心愈亂而身不安矣
若夫明理者則喜之不以為喜毀之不以為怒感之
而不能疑撼之而不能動獨立不懼視天下一大公
而已矣況日用間之事哉性者出乎天而存乎人天
下之大公也非我所獨私也君子能率之衆人非不
能率也自不能率之也非自不能率也繫夫欲也繫
於欲而不能率者自棄也豈可咎諸性哉嗟乎
枳梏刀鋸亦器也見之無不怵焉性命道德善物也

見之無不慕焉夫人既知此矣而往往汩於利欲之
間使心焦而氣激淬填而忘戚者甚於枳梏刀鋸也
甚於枳梏刀鋸而不知為之避是取凶器而自戕也
夫取凶器自戕雖愚者而不敢為何丈夫自棄若此
哉愚之甚矣聖人所以窮不戚達不欣福不淫禍不
亂者性命道德之在己乎
天地不為大人心不為小人心不為大天地不為小
夜以中大觀者外也跡也吁以跡觀小大而人心所
以不廣欲人知應萬事由乎心而不知心之妙由夫
天人知心之妙由夫天而不知天之理蘊乎心心也
天也詎可以小大觀哉小大觀者不知天心之妙妙者
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不為大退藏於密而不為小者
心也神妙不測應用無方出入無時而一於天者心

也心乎心乎豈可溺於虛空而淪於寂滅乎聰明過察者人皆以為賢木納少惠者人皆以為愚豈徒今日自古莫不然此風俗所以不學人材所以不成歟彼所謂賢非吾所謂賢也彼所謂愚非吾所謂愚也世俗之所謂賢愚也習尚之所謂賢愚也然木納者多容德雖少惠未為害也聰明者多傷物加之過察無全人矣君過察則天下擾官過察則用事刻士過察則心不仁由是觀之聰明非不貴而弊於過察也西漢人材雖木訥而近於厚重然則過察豈君子之所貴哉嗚呼使聖人治天下不貴彼而貴此矣豈可以世俗之習尚而輕於取舍耶懷瑾握瑜而無自售之色者蓋中有主而薄於外者也苟外重而內輕則炫玉求售而無不為矣此君子之所以難得而君子之所以不遇也是故道大無悶不見知而不悔惟成德者能之出乎此者一不中則抱寃蓄氣志変神沮求人之色盈於言貌之間悵悵焉而求合汲汲焉而求申矣不其愧乎殆其得志也沛然有餘翼然自縱喜氣洋洋形於眉宇之間向日汩沒一旦而忘之矣何其不自量哉夫璧瑰一蹶而不斲其材者此良馬也入冶百鍊而不変於色者此良金也馬与金物也由其無所変而得称為良況於人而無恒乎是故中有主而薄於外者不可以利誘也不可以勢脅也魂交而神変氣息而形閉故夢生焉夢者非自外致也日之所為也日之所為有善惡夜之所夢有吉凶盜跖不夢堯堯豈夢盜跖哉是故君子究察乎夜之所夢致力乎日之所為使日之所為善則夜之所夢善矣有一不善則日之所為猶未盡也然則夢者所以驗吾孟善之進退者乎

掘地十尺不得泉棄之掘地十丈乃得之成之夫棄之者不見其功也成之者善其功成也然詎知功在我而不在外耶使十尺不已吾見其得泉矣十尺而已者自棄也非泉不得也今夫学者之於道一有不得則怠其力怠其力則廢其志豈学之過哉不知機之在我耳治天下者亦然以王道之難成而局於覇業覇者功易就王者功難成殊不知難成也我行之不力爾亦有行之而中道已者欲速不達者也苟能亹亹不已吾見皡皡乎而天下治矣豈覇業云乎哉故曰有志者事竟成也

靈芝瑞菌不生於四衢之逵麒麟鸑鷟不産於亂離之世反是則必以為恠矣豈徒以為恠哉生不獲保其全矣是故君子憂於群邪之間群邪亦必以為恠矣豈徒以為恠哉殆將忌之矣豈徒忌之而已哉殆將克之矣嗟乎君子与群邪並生於世不相容也如此為君子者其可不慎邪其可不遠邪

言有邪有正邪正出於人之口而辯於人之心言之於人君之前者尤不可不慎也今有二人焉一李蘇秦者也一李孟軻者也使二人說於君之前軻者曰非仁莫為也非義莫行也以力服人難以德服人易服人力者不得已服人心者久而弥光君寧自咎而不咎於民君寧自儉而不擾於民國斯治矣秦者曰實我之実襲彼之虛因其弱而吾以強摧之因其隋而吾以計去之計者難得而易失計者易去而難求

得其嘗我斯安矣夫二人者各是其是而人君所之
者豈下知彼邪而此正哉蓋由理欲戰乎胷中姑從
欲耳殆夫業之成則未嘗不非彼而是此也去邪而
存正也嗚呼自古若此者何可勝紀哉今之人不擇
言之是非圖以悅人吾為之懼〻夫听者之必悔也
懼夫禍之及已而莫能改也嗚呼
禍莫大於多欲富莫富於知足欲心勝則殉物則身
輕而物重矣物重則營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
故
聖人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
下為一家視一身猶衆人安於所寓不以貴賤異其
心不以出處異其道淡然擴然而已不役殉物者由
不知足之故也苟知足則心安〻心安則事少〻事少則
家和〻家道和則無不和矣故曰富於知足
天道至公而無私故生物而不窮
聖人至公而無私故化民而不倚不窮所以見天道
不倚所以見聖人天以風雷雲雨成化聖人以礼楽
刑政而成治見聖人之治此而不知聖人之所以治
人見天道之生物而不知天道之所以主宰其㧾合
而觀之其神矣夫
天下之事以心究之究其事究其理大理明於此心
明於此矣本心之德以敬存之存其德存其心也心
存於此德存於此矣是故明乎外所以安於內存於
內所以應於外也內外一致也致力於內外者
聖人之學欲彼守內而遺〻者非也彼徇外而遺內
者亢非也

陰陽化生理為之主人稟陰陽受天命而有形有性
性無不同形或有異理無不同氣或有異理無不同
也我即堯舜也堯舜即我也氣或有異斯聖賢愚不
肖所由以分欲聖之中有差等也賢之中有差等也
聖賢之中有差等也聖賢有差等者氣有差等也氣
差等何也正大之氣分數之不齊也愚之中有差
等也不肖之中有差等也愚不肖有差等者氣亦有
差等也氣有差等何也衰濁之氣分數有不齊也是
故有全体之聖有一体之聖有賢而有德寡於識者
有賢而有譎矩於材者此聖賢有不同也有大惡之
愚有小惡之愚有不肖之深而或有可称者有不肖
之淺而或無可称者此愚不肖又有所不同也然聖
也賢也愚也不肖也反而同之則同也同者何也性
也性無不同也氣不足道也氣可変也性可復也人
胡不变其氣而復其性哉
天生衆物何其多乎而各遂其性何其公乎蜂蟻至
微乃知君臣乎虎狼至酷乃知父子乎夫蜂蟻者匪
教而然也明之有所不能蔽虎狼者匪使之然也緒
之有所不能隱明也雖出於蜂蟻緒也雖出於虎狼
二物亦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天理散於物者昭〻然
如是之顯也物之受於天理者灼〻然如是之著也
天豈有所私耶世之人得其全而至靈者也而反有
所蔽有所隱不亦哀乎夫蔽也隱也人不能然也欲
也欲之害人甚於戈矛然戈矛之害人施於有辜吾
無辜而自戕之不其愚乎愚而滅其性不其毒乎夫
自愚而自毒之雖蜂蟻虎狼有所不肯為何乃為人

而自為乎

天地之間美惡不並立美而然後見惡ヽ而然後見美〻惡相形然後有名使無荆玉則迷於燕石矣使無鳳凰則迷於鶡雀矣自古以来美者恒厄而惡者恒申匪美者之願厄也力不能勝也時不能明也匪美者不能勝也勝亦不必勝也使其勝之斯亦惡矣奚見其善哉是故古之聖賢非不多也往〻為惡人所困者亦多矣然非惡人能困於聖賢也力也時也非力也非時也亦聖賢之命也使聖賢命達則奚有美人耶奚有惡人耶美惡俱化而忘其跡矣故曰比屋可封

物之衆多不可得而放數也日月星辰羅乎天鳥獸草木育於地上下之間固懸絶矣然懸絶之中而有不齊者存焉不齊之中而有同之者存焉何則明者滅則巨者細者長者短者巧者拙者此物之所不齊也此物雖不齊而同得乎天地之力同生於天地之間則未嘗不同也彼之不齊者跡也此之同者理也此之同者既同則彼之不齊者不必較也豈惟物之有不齊不同也耶人亦有之人之生也有疾病焉有康寧焉有貧賤焉有貴達焉此人之所以不齊也今之人由其不齊而強欲齊之疾病而強欲康寧之貧賤而貴達之叛矣夫不知其命而為其不可為〻之不得而思慕之悲戚之愈不齊矣愈不齊而不能釋之則死矣終身不齊而欲齊之至死而不悔者曷可勝記哉吁不知彼之不齊者外也此之同者性也苟能外其不齊而反其同焉則疾病也康寧也貧賤也貴達也皆足以安其心而樂吾命矣又何有思慕悲戚之為哉

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淫也善也由乎人禍也福也由乎天〻人一也而所否若此然天無心也無為也無私也規〻然禍之福之是果天耶是不果天耶果天也淫者未必盡禍之善者未必盡福之也不果天也淫而禍之者多矣善而福之者多矣果不果何由而定耶然則天道流行於四時人心應酬於萬事天雖無心而應夫人心之善惡謂之無心不可也謂之有心不可也謂之無心則以天為泛〻矣謂之有心則以天為淺〻矣是故人專見而天理見矣天豈一〻而抑夫人哉然則攘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乃天之無心之心乎由是觀之惡者自禍也善者自福也

禍福生於人心而應夫天天〻亦如乎人心而與之禍福非天有二心也人心有理欲也吁孰得而窺其際

日之勞者息之屈夜之寐者息之申夫息之申息之始也息之屈息之終也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一動靜也動極則靜〻極則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〻〻之莫觀其倪此陰陽之所以為陰陽乎夫日之勞夜之寐一動靜也一動靜一屈申也一屈申息之所以始終也然雖曰始終奚見其始終哉亦曰互為其根耳曰復曰始往來無窮曰子曰午聯絡無已嗚呼此天地所以為天地乎曰消曰息周旋有常曰屈曰申出沒有方嗚呼此人之所以為人乎觀人道可以識天道觀天道可以識人道岐之則不是

君子不貴利而貴義非貴利也非貴義也

聖人何容心哉蓋利者不害於人必害於己能者不
能害人亦不能害己夫干將鏌鋣天下之至利者也
由其至利天下之爭利者至矣至之不已兩損而敗
焉故曰用壯履壯則觸藩矣然則利者其可恃諸利
乎君子之深戒也
物之暴烈無過於虎狼其性可得而制之物之捷疾
無過於騄驥其足得而係之不易得而係不易得而
制者惟心乎心也者其神莫測其機莫窺一息萬里
莫知其歸古今非遠宇宙非寬不火而炎不水而寒
危哉人心乎可以堯舜可以盜跖者也君子其可不
思所以治之乎
聖人之立教也必先乎此自堯舜至於今日亦莫越
夫此然則君子不可不思所以治之也治之奚方曰
敬而已矣書曰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其以斯歟其
以斯歟
砥石天下至潤之物也孟勞天下至利之器也然孟
勞弗礪則何由破微斷缺弗琢則何以比得是故君
子得之將成也必先有以厄之予厄之困之激之拂
之亟之乃所以恭之也成之感之順之中之也故曰
遇盤根錯節斯見利器
夫聖人之治天下猶日之麗乎中天也君子之遇明
世猶鳳凰一出而群鳥為之俯首也何則邪不能勝
正也日者衆陽之宗輝光所燭萬里同然故曰將旦
則清風起而群陰伏焉非日之使其伏也群陰自不
能不伏耳嗚呼安得
聖人君子出而正天下乎聖人君子不出吾未如之
何也已
發論有宗處變有要得其宗可以論天下事矣天天
下雖廣無く事之理く事雖多無く理之事理因變
而後著事因理而後立理為体則事為用二而一之
并而合之行其變據之理不使過之不使不及守庸
之道矣吁彼莊周者遺事而言理く何在哉遺理而
言事く何在哉要之事也理也同一致也非彼此之
殊也彼莊周者託恍惚者以言理託計較者以言事
所言事私事耳所言理空理耳吁豈有私而謂之事
空而謂之理哉變則不私理則不空
將適遐方先周其輻遠夫顛敗乃扶其轂其可哉是
故毫末萌之於早滋蔓絕之於後矣夫天之大也庶
事紊く乎其繁也藐然之身處於紊く之間苟弗先
謹則後悔其蔓矣是故擇朋友於其初則無見疏之
慎擇君王於其初則無見棄之處況天下之事紊く
其謹者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可不謹之於
始哉其可不謹之於始哉
彈細物也君子不棄其根水賤物也取之或可以為
饋良匠入山材斧斤無停聲者木各宜於用也夫君
廟堂之上治天下之𥄎用天下之材短隨其短長隨
其長宜矣胡有夫不良責白公尾生之愚而舍其誠
確之志雖得中人矣況賢人乎不得賢人矣況聖人
乎故曰与人不求備撿身若不及斯天下得人矣
二氣盪摩妙合而凝妙而乃合合乃凝三者又合而
為一然後有形由是觀之豈非無形而後有形也哉
二氣消息原始反終始而後終而後復歸於無形矣

始也聚終也散一聚一散寧非自然生我者天死我者天一死一生同歸于天人豈得而私之彼釋氏者乃謂人死為鬼〻復為人則天屬我而可私矣豈理也哉豈理也哉

君子之處世不憂貧賤之撓心惟患之未至貧賤有命富貴豈予所可覬覦而得乎偶旅勤勞徒尔勞耳反而思之謂之愚俗擬望侈徒尔屈耳反而思之謂之昧愚者必昧〻者必愚以愚昧之見而求不可得富貴謂之褻天之人胡得而久哉

遊可怨乎怨則悔生与朝廷之人遊則功名奢後之声入乎耳与市井之人遊則貨殖爭競之声入乎耳与術數之人遊則吉凶之声入乎耳与刻薄機械之人遊則利已方人之声入乎耳吁遊其可不擇乎可不謹乎始不謹則終有悔矣終有悔而欲噬臍奚及哉好仁之人如春風焉風之所被草木為之敷仁人之声入於耳則融於心散於四肢蕩其邪穢消其鄙吝其功豈淺鮮耶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良不誣也夫刻巧機械之声入吾耳吾心為之寒吾志為之奪愁慮横生欲心紛撓根久無樂矣豈徒不樂我殆將天灾人禍由茲而孽焉太極無形而有理然理非形何以見哉形者陰陽乎動靜者陰陽之性情乎而其所以動靜者太極乎陰陽非太極則何以脗合而成化太極非陰陽則何以寓而生物耶故曰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也

夫昭然而靈淵然而深沉於萬變而無窮已者其心也耶喜怒哀樂之未發靜也性也喜怒哀樂之已發動也情也觀吾心之動靜則知太極之動靜矣夫無形無象之中萬善具矣非性欲有形有象之際萬善著矣非情欲太極也者所以為人心之本陰陽之主宰欤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寂清寂靜恬寂惟實心乎人皆仰之我獨以為不然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著性乎人皆怨之我獨以為然夫心者人之所以為人也其可死乎其不可死耶則人未嘗死其不可死耶則奚謂之清靜而寂實也戒謹不覩恐懼不聞靜也動也動之機在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動也靜之理在焉由此論之心可死耶心不可耶

蒼〻茫〻其玄其黃俯仰四顧乾坤陰陽乾坤其有際乎陰陽無際也陰陽其有停乎乾坤無停也無停然後寒暑成無際然後萬物生聚而為風雨結而為霜雪融而為山川一往一來一飛一揚一昇一降其德無疆今古不息循環無窮者也孰得而窺之雲敢水流其機顯然風行草偃寧非自然之妙繫之於目會之於心欲言而不能言非不能言〻亦不能宣是謂淵源嗚呼天之所以為天乎人之生也克肖乎天乎觀天之天反而求吾之天以吾之天合彼之天日用之間得不躍然而喜起然而恒周然而全乎故曰不以天觀天而以心觀天〻從心出則心即天矣天即心矣

富貴也吾欣之貧賤也吾戚之欣之戚之汩〻乎何浮沉之久耶夫富貴貧賤無情者也然既無情矣而

我以有情矣而我以有情欣戚之不既偕乎夫富貴貧賤也招之而不來麾之而不去者也而我強欲去就之不既勞乎是故處心乎天地之表觀變乎天地之間弗拂其心弗蹶其行所其去來听其榮瘁如之何其欣戚我哉外之矣

諸侯負茲則呈方者盈室不惟呈方者盈室抑且為之慶頌而悽愾也窮人負薪則甑生塵甕生蠅而門眛網矣嗚呼貴賤外物也何趨附鄙薄之殊耶勢也非勢也利也非利也心也心苟忘於勢利則安有態哉是故君子之於勢利也不知其為何物也惟其不知其為何物也故心不頗心不頗故事得正事得正故處上下之間無非道也勢也利也不知其何物也

搆室者必先乎基繪事者必先乎素非素曷以成其繪非基曷以成夫室此先後之序弗可得而越者也夫小斈者細事也大斈者盛業也然非小斈曷以致大斈之資非大斈曷以成小斈之功弟子職者所以孰其事而變其質也三綱領者所以明其事而復其性也大斈也小斈也奚有二乎哉二之者非古今之斈也二之者務遠而馳心者也奚足有其功耶復見其力罷而獘耳心勞而無益耳奚足有其功耶然則小斈者大斈之基乎不可不致其力也事雖有大小理無大小斈既不在理亦無不在大斈也小斈也奚有二乎哉

心未發固靜也有動在焉心已發固動也有靜在焉動極必靜〻〻極必動〻〻必有靜〻〻必有動〻〻靜相涵乃成體用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此靜中動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動中靜也然則有道心焉有人心焉道心有善而無惡人心可善而可惡故察乎人心道心之間致力於可善可惡之際使道心制人心則道心矣道心為主人心為從道心為帥人心為卒則相為用吏道入心則人心人心則道心矣易曰不遠復乃其幾乎景星慶雲太平之兆也妖氛厲氣亂离之徵也景星瑞雲生於天而感於人之和妖氛厲氣生於天而感於人之怒和也怒也出於人之心而感於君之治是故善治

天下者觀乎天之變而察乎人之心察乎人之心而反乎君之身理其身而化天下之心化

天下之心而格上天之心治道備矣是故凶可以吉亂可以為治者在斯道乎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天所謂之天豈形体之天哉天且弗違之天也

天命之謂性之天也古之言天者多矣此

天字豈可以淺〻觀耶此理在天謂

天此理賦与謂之命此命在我之性施之於事謂之道此道用之而得於心謂之德所德也道也性也在我者也命也

天也在天者也無彼則無此無此則安有彼哉穹然張於上者天乎天非穹然也勢也隤然踦於下者地乎地非隤然也勢也勢者形也形之中有不形者存焉夫穹然之上者何耶氣也隤然之下者何耶氣也上下俱氣而涵含其中混〻闢〻循環無窮充塞盈溢靡所不通然則豈可以穹然隤然者遽謂之

天地乎其勢則然也勢有涯而天無涯天無涯而氣

無涯氣涯而生物無涯生物無涯而古今無涯而
天地成矣
立於太古紀綱乎古今維持乎
天地者其何物耶無声臭也無影響也不屬有無不
落方体是也然無之則天地死古今息湞〻混〻昬
夜而生微宰乎萬物幹乎萬変無所無之斯亦盛矣
虚而不自以為虚萬物亦不知其為盛而与之同行
同息同語同默同作同輟同飲同啄同生同没莫覩
其形無測其情而為之主謂之太極夫易有太極孔
子發之羲文周公之易愈明矣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周子發之孔子之易愈明
矣一物各具一太極程子發之周子之易愈明矣然
末后者非不言也言在其中也已言者非已言也言
理人詎有待哉古愈降而言愈明聖賢為古慮也深
矣

廣其蘊

天地生物各以類分人於其間謂之至靈然則究其
自而求其根同乎一淵殺而為貴賤尊卑秩而為父
子君臣品而為人物動植莫不一視而同仁故曰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外戶不閉是謂大同焉
今有人焉吶〻然待咄不能言衆人所棄君子取焉
取人奚在乎言哉今有人焉顒〻然似拙而實姸衆
人所取君子鄙焉取人奚在乎貌哉使言可取則啇
天可以為上林令使貌不取則澹臺弗登於孔子之
門然則曷從而定之取言以理取貌以賢
僞衆喬於中則顏色為之不䛴詖説顏色之不䛴言
亦不律矣豈徒言之不律心亦為之変矣贊之弗已
則日閑日閑則心愈不樂不樂則憂無已時憂無已
時則何而樂耶其必冀乎歆之足耶歆之不足則終
身悶〻胡得而樂哉愚之甚矣是故其為人也好乘
人而不能乘於人乘人則喜乘於人則怒其厉氣熾
而身為之化動息也語默也無非厉氣矣無非厉気
殆將禽獸矣禽獸奚能久乎詩曰雨雪瀌〻見晛曰
消曷足恃哉曷足恃哉
純一不已天道也終日乾〻人道也以人事天〻即
人矣是故天道流行而不息故萬物生人心惟一而
不襍故萬事順天有生〻不已之徳人有生〻不已
之理同謂之仁有一毫之間則不謂之
天道有一念之襍則不謂之仁道嗚呼此君子所以
貴於慎獨也歟
人心之理与天同其公人心之量与天同其大惟其
公所以致於大因其大所以見其公〻所以參天地
賛化育者不為分外之事乎
在天為天命在人為天性理一也在天為陰陽在人
為形体氣一也合理与氣於是乎有心焉故曰虛靈
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然者為甚明靈則見天理之
流行者為甚妙〻則虛〻則靈知覺於是乎而生焉
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
即道心矣〻行其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梏於氣知覺梏
於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
異然則爲者其可不盡夫精一之功哉
文王之與紂但知上下尊卑之一定猶自然而為之

者也使其有一念之或取爲見其爲至德也哉武王之紂但知天命人心之已歸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使其有一理之或謬爲見其爲順天也哉大抵聖人更天下之時雖殊而聖人安天下之心則一文王非無安天下之心也有義焉武王非無守臣節之心也有勢焉雖然文王無爲而武王有迹有迹者聖人之不幸無爲者聖人之所安也吁文王經也武王權也用權合經聖人之心豈嘗喻聞者所得而窺測者哉

論義不可以難易論取人不可以成敗觀夫論義而論夫難易則無勇於爲善之實取人而較夫成敗則必有失於格物之方象夫理而論夫事觀其人而究其心則無二者之過

天游雜藁卷之八畢

天游雜藁卷之九

鈐林侍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廣梓

門生夏亭君厚編集

筆疇上

余以叔季之資處晟運之隆外觀朋友更無一人静坐夜斎心口共語天理人情深加省察於被墨鄉以待寸衷曲命曰筆疇用以自戒

筆疇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槁道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温潤得位於時者之所尚也然文章者發於性情者也不可以矯揉而成也若館閣而言山林可也若山林而言館閣不可也何也君山林而言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矣處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耶道濟於一時得乎於上下而其心不忘乎山林自非不以富貴動心澹然無欲者不能也惟司馬公富鄭公輩可以當之

又

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于色稍見抑之則爲不自安又何異乎妾婦之道耶夫壽夭天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哉〻然以被之恐〻然以附之亦可愧也亦可省也乎

又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士君子立身未

有不拔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吏一毫之怫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則憤然而發是能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為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為欲制觀夫師德丙吉之為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又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參士大夫之有辜者必置之窮絶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為也况作威作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尤不免於絶嗣丁謂盧多遜之輩當何如哉

又

富家有一子參之不啻金玉也求二乳母以字之二乳母因主人之甚愛也亦篤念之子將冠矣博奕好飲貪色俱荒一乳母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盍亦告其父乎於是以其子之過告之於其父其父曰汝賤人也烏可以賤而議貴哉怒而逐之一乳母亦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盍亦戒其子乎於是以其子之過戒之於其子其子曰汝仰食於我者也烏可仰食於我而又彰我之過哉怒而逐之嗚呼吁二母不言耶則不免於徒食之罪使二母言之耶人不免於見怒而逐然則徒食之重罪怒逐之罪輕食人之祿者寧去此而就彼

又

媚涎不滿數升足以自濡矣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為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數數也人皆以人吏可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輟有物宰之為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况為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以或其所造物無形也人不可以慮其公世之人役役數數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為造物撓深足以為造物咲

詩曰

昊天曰明及尔出往昊天曰旦及尔游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又

天地一陰陽也人身一陰陽也人之身陰陽不外乎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陰陽亦豈外乎人身之陰陽哉天地一人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之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於靜靜由乎動也一呼一吸之一息也所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之息与天行齊四体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為衆病之所聚矣是故君子貴脩身以俟天地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害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者當洗心而密察焉

又

群人中喜談禍福僥相法占卜以期人之吉凶者此亦輕妄之一端也夫卦之六十四爻之三百八十四一卦有一卦之吉凶一爻有一爻之進退循之則反凶而吉悖之則反吉而凶造化無窮之妙聖人憂世之心易其至哉昔郭景純以占卜鳴世而不免於王敦之禍豈非知卦爻之吉凶而不知人身循悖之機耶王敦賊臣也而景純事之可謂不擇其所從矣是卦之使然欤景純之自欤或曰當元帝永昌改元敦以景純為記室景純亦知敦必為乱亦知己必預禍故不得已而從之為此說者大不然也景純之所以占卜者正所以趨吉而避凶也何不北走燕南走吳而隱之耶或曰人為數之所圍者也景純所以不去者知命數有在也吁南山有飢虎卜曰必不噬人從之遊可也景純之從敦正猶以從飢虎也可不可嗚呼安得知易者吾与之論造之妙哉

又

君子之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而不与之校耳國人之欺子產醫者之欺晦翁君子寧皆先走心而測之哉彼小人以為君子可欺也恣其所為昧其本心而自以為得計殊不知君子視之發為一哄而已是故蓄鏡待物者君子之用心持鏡索照者非君子之用心也

又

惟者一理渾然不容一物与天地同其大与日月同其明古今此性也天地此性也聖賢此性也愚不肖此性也古今非此性不能遠天地非此性不能立聖賢非此性不能成愚不肖非此性不能生性也道之大源欤性其性者聖人也反其性者賢人也戕其性者愚不肖也性之者天也反之者人也戕之者禽獸也人之者雖少天之者尤少禽獸之者易其夥哉

又

客有問於余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驕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禍生逆境者動悔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則天祐之故曰吊者在門賀者在閭是故處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及乙能為上士達無憂下士愚無憂々之所鍾正在中人乎

又

元末時塞上有一人畜貲盈鉅萬然子皆不肖且畏盜賊之是虞焉策之曰惟犬可以防盜乃畜百餘犬以自保不逾歲犬之獰然而肥者有之充然而肥者有之遶其宅皆犬也遶其垣皆犬也出入往來者皆犬也群子夜出或博或飲或妍或遊躍其犬之吠而讙其父也乃畏飯以餌之或有吠者則拋餌群犬奔其餌而不暇餌之焉群犬之不鳴也明日餌之爲群犬不鳴也餌之々久則群犬与盜成一家矣間或有鳴之者主人曰是惟也是不祥也烹而食之群犬見鳴者而受烹也則各貼首妥尾忍不敢鳴無何群盜持刃扶戈排門而入而囊橐一空主人肝膽塗地矣嗚

呼畜犬所以防奸也而適足以要奸其故何耶不惟
群子設之於其先抑且主人蔽之於其後向使主人
貴其鳴者而罪其不鳴者安致是禍哉

又

以言識人此李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有
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氣和則人
有過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識之哉大抵好以言語
識人者必其忮心之重者也惟吾忮心之重也所以
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声名則疾之忌之疾之々心
蓄之於平日識之激之々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
怨已深搆禍已稔身亡家敗不可已矣是故君子貴
乎養心焉

又

客有自東勝來者言王昭君之墓之異黃土一堆其
勢延袤或朝昇而暮降或朝而暮昇隱々隆々若浮
玉然与造化相為消息焉之衰草雖寒冽之際而不
枯也予眷之嘆曰
天下之事寧有無理之吏哉當元帝時石顯專柄弘
恭用事小人賊黙大臣而且不知當是時何如時耶
元帝於朝廷略不加意而獨以一婦人和親深可咲
也設使胡人得昭君而不侵朝廷亦必乱矣須然昭
君既嫁匈奴而不死於中路及至見腥羶而後亡不
既晩乎生既不烈死安有灵使其墓与造化相為消
息哉無此理嗚呼史称
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於和親一事乃能断之
昭君一何苦哉越數日有一儒者自東勝來予詢之
果誣也

又

恕之一字固為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為行恕之要
未有能恕而無量者也亦未有々量而無恕者也是
故恕雖當勉量亦當李有杯盂々之量有池沼之量有
江海之量有
天地之量天地之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
之量中人也杯盂之量則小人矣易喜易怒者小人
也易予易奪者小人也未滿而先盈者小人也未富
而先富小人也中人則有寬有狹賢人則多寬而少
狹至於
聖人則萬物不能撓其志與日月同其明与鬼神合
其德蕩々熙々無所不容矣然則李量之功何先曰
窮理窮理則明々則寬々則恕々則仁矣

又

先淡後濃先疎後密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
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羔半具朋
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締竹無以喻其和雖金石無以
喻其堅惟恐心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
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數
凡昔日出妻子者皆之為是非之根傾肝腸者蓄之
為詳詰之本其和且堅者変之為干戈矛盾之相仇
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者不過以義相合耳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
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
古人云

又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約交之道也
聖人云汎愛衆而親仁汎愛固美事也然不親仁則
流於曠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甘
未足信也必也察其色其色甚和未足信也必也究
其心々与色同色与言合此必正直忠孝之士也与
之交則無悔其有欲言不言而藏飛箝之機欲咲不
咲而含抑闔之意此必奸人也由是而知其心矣雖
欲我交其可哉遠之可也敬之可也交乎心則不可
也

又

陽善陰惡古人之所言也然一陰一陽一造化也造化
一陰陽豈有惡哉嘗推其義而論之以謂禀夫陽氣
之多者其人仁禀夫陰氣之多者其人酷桀紂非不
仁也陰氣之多矣其仁也大凡黑風暴雨飛沙拔樹
者陰氣之惡者也明星朗月和風甘雨陽氣之粹者
也雖然陰而為陽々々而為陰理無定也小人可為君
子可為小人理無定也又烏知改過自修而不至於
顏孟之域哉

又

客有問於予曰子今居塞北土屋半間土坑一張坐
執憑几有而無足冬々有風雪苦寒之憂夏有蚊蝱咂
肬之憂對影寥々月俸不繼子之窮可謂至矣子其
怨乎予曰無怨然則予其有道者歟貧而無怨難
聖人之言也子其無怨難歟予曰不然怨難無憂則
有之何也予年近五十矣念父母之恩無以報嗚呼

德之効無以成衰門壽祐宗祀蕭條祖宗並儱詭者
何人一身貧病命之宜然其如彼何予之所以憂者
此也富貴非我望矣功名非我求矣彼皆營々我獨
憧々彼皆揚々我獨訥々遭逢罹竅一定之命吾焉
敢望於彼哉吾焉敢望於彼哉容咲而退

又

昔寗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為華而不實怨之所聚犯
而聚怨不可定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
悻々必驕々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
而小人多吾以區々之才而肆其悻々之氣小人如
之何而容我哉寗嬴可謂知人矣此處父之死於賈
季也

又

昔臧文仲教季文子曰見有礼於其君者事之如孝
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礼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
鳥雀也夫所謂事之固可矣所謂誅之可乎盖不忠
之人
天地神明之所大惡雖未能誅之而有誅之之理況
使文子司冦也文仲教之豈為過哉萬世之下有不忠
於君者聞此語知其毛髮凜然矣

又

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国之
災也吾死無日矣吁君子小人所見不同小人見利
于目前君子深憂於後日古人以事大尤不免況乎
以小勝大者必能免於禍也君子良可謂深憂者矣
鄭伯異日牽羊肉袒光憐于楚不亦悲乎

又

言之非難處之為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為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曰是何足以為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危殘膽落張〻遑〻莫之措矣殊不知張〻遑〻者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言未是真男子善處方為大丈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

又

客有問於予曰子卧病幾半載一炕之間齁然無有也子卧於炕身不少動氣不少息一語不發帖然寂然窕然未偶飲食不嘗當斯時也子何以用其心乎予曰予無所用其心也以謂天地賦我豈欲予病哉今日之窘且病者有物使之然也予之不語者恭俟其命也人見予苦於賂〻之際而不知予〻抑於冥〻之中也客咲曰此予志有為之身而信聽於之理宜乎窮且病也

又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余改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理直而辭順為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何所為而不為哉彼蒼〻者非天也天之形氣也存乎人〻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煩此所謂天也求天於蒼〻者為甚忘天於方寸中者為甚總如之何而天應耶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福皆自己致之也若曰但步行將去則日用之間無所用其心而幾於老佛之學矣其可哉

又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乎狂何也貴乎平而不貴乎察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無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声名則不忿意妬之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嘆也天之生物〻不能齊吾當平心酬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之心而造物者竊咲之彼徒有上人之心而李問曰損之又損若虛己接物以為遊德修業之基耶

又

脩德者吾之當然也人不能脩德則入於禽獸矣是以高明之士知此理不可不行故動靜必求於理焉循此理矣務其過矣脫有患難命也不可以吾之德責報於天也天亦何心者耶天若可責顏孟亡矣德有盛於顏孟者哉

又

世事不可執一而觀要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此賤彼賤則此貴循環往來亘無定勢然古人言富貴者倘來之物也殊不知貧賤者亦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往來係於冥〻之中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世之人憂貧賤而凫狼慕富貴如蟻豕曲計巧心務要去此而留彼嘘遑〻汲〻是徒然耳味造物者咲

又

小人不知天命窮則濫矣其心必曰為善未必得福為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數乘除亦必有定但報應有其時矣古人有言曰天定亦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雖然自古為惡未有不報之理不歸其身必歸其子孫

又

体涵諸用物根諸体天地之造化聖人之功業一出乎体用而已易曰顯諸仁用根於体也藏諸用体涵諸用也此体用之子所以為聖門之學歟

又

夫凡君子之主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疵也蓋有太審之猶動輒以包承之清夸人吾有太緊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矜己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職之己分所當為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驗人哉往々清者為人所污德者為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又

君子之為善也非為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也為富貴而為善者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亡不無心所得不然借居抱道畎畝無怨

又

若代動輒寡慾嗇欲男女飲食豈可絕耶但不以役累心節之而已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謂之節則可謂之絕則未可

又

處世不可激々々亦不可孜々孜々則罷軟無立激々則粗硬鮮禍知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身全矣

又

爭之一事最所難忍雖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爭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為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怨之有彼為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怨之有世之人不審爭之所自來一以怒聽之此其所以而相仇相害也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又

佛氏言苦樂逆順道在其中雖其教不倫至於如此之言則甚有理天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所寓而安者聖賢也何有苦樂逆順之異哉若樂逆順勢固殊也以吾道處之則無不可

又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也位高者多無子則為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為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一々不齊彼殊此伸此有彼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一々數則數々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矣

又

名者實之表也實者名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名々過其實斯君子之所恥也蓋吾人君子之用心寧有

其實而無其名不顧有其名而無其實何也一時之虛名取之於偶然終身之人哄貽之於他人矣

又

大丈夫之事君當以直道而行君之言與不喜我何與然何也夫惰危而求媚爭妍而取怜妾婦之道也豈有大丈夫之事君而為妾婦之道者哉

又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悅則把柣連拍傾心覆膽怒則持戈執戟怒氣相加矣夫與之時尚不可況敢與之謀大事哉決大疑東哉言人心莫不可縱放閒散既父毛髮許事便自不與識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為業除把筆攻文外茫茫然不知總有毛髮事則瞢瞢不自寧矣豈論傾墮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骸俱怠百骸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又

東坡謫居舂卿惟盡絕欲念為萬全之良藥嗚呼舂非吾土也風氣既殊水土飲食亦別目之所見者無非惻心者也心所感者無非動心者也自非百念灰冷何能不內傷哉欲不可盡絕也惟居舂鄉患難之中者則可

又

世人所以不達道者正以浮幻相纏役無了時故也若能勘破世故則虛名薄利皆足為吾身之害古之人所以適其適而不適人之所適者為己重也

又

粉白黛綠古人皆以此為樂一死之後亦復以為樂乎世人所以耽戀迷惑者識不破也且加曹瞞有他用心設計非不密且傑也及其死也可噱鎗綣以累其心是豈不深可笑哉可謂能用機巧以取天下而不能以機巧而絕此累也

又

人生於間要見識高遠見識高遠則不為淺近者所惑或日觀世事之盛衰夜思氣運之消長由其盛衰也吾以出處之由其消長也吾以進退隨之則禍可避而患可樓不然奔奔役役惛惛憒憒幾何而不為時勢所害耶

又

世間坑穽在在有之嬰人醒醒耳眼一少昧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隨落其中安能出哉大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為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又

余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各不成而艱苦累及之何也識見之不明也苟有識見則班馬之文豈不如顏子之簞瓢李杜之才思不如原憲之蓬蒿此技言百種巧辯均是綺語豈欺我哉豈欺我哉

又

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無以為君子何也蓋命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耳命既如此則當

守心以待之不可趍避也
聖人處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非
聖人自言命也
又
事、物、皆是天理流行鳶飛于天魚躍于淵此
天理之流行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此天理之流行
也在人吏則君臣父子之間如事接物之際皆天礼
流行者也惟道服君子活潑、地隨寓自得也
又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声神動而天隨此言
深有理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声者靜中動也神
動而天隨者動中靜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而太極
乘乎其中天理之妙何所而不寓哉君子一念之差
則与天違矣是以貴慎獨
又
莊子曰儐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儐驕二字深
着人心之險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以六馬喻人心
也然御焉在乎轡勒御心在乎持敬、者聖學所以
成始成終者也
又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楊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
吏一切不問古人用心如此今人不可及也夫爻之
吉凶進退存亡之理無所不備凝神淨慮端坐玩之
則其樂為何如哉
又
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譏論是己之長非惟惹妬
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
言而心憾其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
友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貴其將謂我有意而
為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
句節答者庶幾可耳
又
莊周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一宿
而去所謂公器多取之說於理實當所謂一宿而去
則不可也夫仁義根於心
天之与我者也人之為人有此具也無此具則非人
矣其可一宿而去哉孟子曰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
人之正路也吾儒之言萬全而無弊
又
學者讀書正以明理為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
天下是非邪正判矣然人品不一亦有理明而不能
者亦有能行而理未燗者要知之皆未造其域也
理明而能斷不膠於紛、之議德修而能斷不牽於
功利斯則為善矣
又
浮躁淺露學者之深戒優游罷軟學者之深規既知
吏不可為則剛制而莫為既知才不可恃則力循而
莫炫此乃保身之道也古之人畏天今之天怨天、
雖不与人爭而常善應於物古人灼知此理所以一
行一言必合天心也歟
又
亂不生於亂而根於治、不生於治而根於亂自古

以来势之必然也君子常於平治之時而察乎乱之機當於紊乱之日而詳乎平治之原一安一危相為何伏善治天下者不敢以治為治

又

聖者坦途也人〻可行亡之人好於奸譎而巧詐百端微求富貴而反貪賤欲求進步而反退步其故何哉由崎嶇徒費其力卒有天為之主也

又

古人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蓋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豈能取媚於一時不能不受辱於日後衛靈公弥子瑕是矣

又

漢唐之人斈問不明功業文章而已漢獨有仲舒唐獨有韓子二子之外高者不過功業下者不過章文至於大宋羣賢迭出然後一洗千載之陋而遂明三代之斈吾徒今日之所以忝名於儒者頼有其澤也詎可忘其所自耶

又

三代之上易為何也道之一也漢唐以下難為力何也岐之多也道之一則人心歸岐之多則人心雜此賢才之所以難得也

又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淺巧我一時言之後一時听之言之者固不為難彼听之者畜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為訐奸者用其機巧以為[illegible]甚豈不損物害理之其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illegible]抱薪資火障水資溺焚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吁此仁者之所以深或乎

又

十位時命自古以來兼得者鮮矣以聖人之論伊尹兼得者也孔子偏得者也然在此不在彼逢不逢不足論也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抑非伊尹歟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抑非孔子歟聖人出非為己隱非為人

又

巧言易入人之耳似德而非德故聖人曰乱德小不忍〻勿逞己之怒以勇而非勇故聖人曰乱大謀者能以理听言則中有主以道窒忿則心自清是故大斈之教必先事乎格物致知焉

又

聖人道濟天下未嘗有忘蒼生之心然亦未嘗必何也時命在天非聖人所能必也世之斈者動輙以聖人自喻不擇時之污隆殊不知聖人之才無不可酧酢萬變如造化之於四時或暘而暘或雨而雨過化存神非人可測區〻小丈夫聖人以藉口者能如是耶吁志大才短此陳蕃竇武之所以敗也

又

後儒論聖人無不可為之時理固然也以聖人之才論之誠如世儒之論然人君扎之不專用之不切听

之不納則亦徒然耳雖有才將何為哉所謂無不可爲之時者必若伊尹之与成湯太公之与文王始可哉

又

有人以事謀我〻當察其謀之是非其是耶以理告之其非耶亦以理告之蔽君平之責下手告之以孝臣告之以忠可也設或十人而十有人以事謀之則不可先發豢何也先發豢則多谿府矣謀府古人所忌

天游雜稾卷之九

天游雜稾卷之十

翰林侍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駿拜
門生褒亭　瞿厚　編集

筆疇下

筆疇

人之習氣最難變至若成之後此心未忘且如自小好文章雖遭摧折顛困不過一時懲創耳至於座中有人論文則又喜形於色喋〻而動矣且如自小好博奕今雖行高志立矣坐中有人博奕亦未嘗不莞然微哂其故何也習氣故也是故君子當力制其心而明於理焉

又

古人言有道無古接輿所以行歌有人無時箕子所以佯狂吁賢者之用心亦可悲矣何也士之生古孰不欲踸踔於功名哉顧時運之不偶不得已与草木為侶耳長吠清風高臥深谷豈其本心耶

又

士風為國之本廉恥為士風之本廉恥興則士風盛士風盛則民俗和可知矣為政者孰不知士風為重而廉恥不修焉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可不可哉

又

富貴不祥之器也　古之君子不得而受之是以兢〻以守之業〻以保之者非懼富貴之去也懼禍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遷易其志悪熒惑其心身無所不為矣殊不知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焉能保其

富貴哉此陳涉之毋所以賢也

又

人之精神心術与天地相為流通三代之時天地位萬物育者人心與天心同也夫知者何也理而已人各循其理而不苟則心自正心既正則家正家既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矣天下正則天地正天地正則萬物正合天下於大順祢萬心為一心四靈於是乎至矣

又

責人之孝必當思已之孝責人之忠必當思已之忠恠之好為人師者動輙責人而忘自責彼其受責者未嘗不潜悔而竊咲之此嘉言善行所以難入乎人心良師善友所以難勸乎人也

又

古人之言与行相符今人之言分為兩途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今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資其舌此風俗之所以偷人心所以不仁歟

又

高城深池不足恃也長劍利戟不足倚也弘庫高廩不足数也禮義廉恥金城湯池也所以保其所有湯其池也所以畜其所有然則礼義廉恥其可須臾而亡哉為士者廢礼義而營資産去廉恥而務貪污所得甚少所損甚多不亦愚且冥耶

又

蘇武牧羝北海上其節凛然固不可及矣然取胡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不至苦之者無所不周取婦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露豈不辱哉或謂[illegible]愍之心雖蘇武不免不知武矣一婦奚足以污其清風古節耶

又

小人之量如鉤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當怨害人身如蚕芽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礼待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又

黄太史有云萬言萬中不如一默默之於人大有益也易曰易其心而後言凡言語不可不先察其理而後言也然則又豈止於一默而已哉

又

黄太史又云辯以口舌辨水清石自見大凡与人議論不可勢於已見亦不可徇於彼見一以理定之可也其或彼言之是耶吾則從其是其或彼言之非耶吾則恕其非切不可怒形於色口舌之閒[illegible][illegible]之鋒刃仇敵皆由乎無所容之氣也王介甫所以終身無憾於明道先生也歟

又

悔吝二字人筮之者皆以為憂殊不知悔吝有功於人也大矣何則悔則痛懲其將然之過人能痛懲其過何咎不可禳何患不可避吝則留救其平日之過人能留救其平日之過尚可致吉曰可轉凶惟其悔而不知悛吝而不知救吾未如之何也矣先儒云悔

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空趨向二字可見將至其
域聖人用力之時也

又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芻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釋之者曰芻狗者用則貴
之已則賤之也予嘗以為不然夫
天地以生物之心為心有芻狗萬物之心則
天地無生物之心矣聖人以濟物之心為心有芻
狗百姓之心則
聖人無濟物之心矣其可哉蓋曰天地若不仁則以
萬物芻狗矣見其生々之心無已也蓋曰
聖人若不仁則以百姓為芻狗矣見其至仁之心無
已也如此解去豈不辭從而理順耶

又

昔齊之盧蒲嫳惡子尾子雅之為人怒曰二子禽獸
也吾寢處之矣二子聞之放之於北燕齊景公田莒盧
蒲嫳見而泣曰余髮種々無能為矣公曰諾吾告二
子歸而告諸二子二子曰彼髮雖短而心甚長其或
寢處我矣又放之於北燕嗚呼輕言召禍盧蒲嫳之
謂乎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此之謂也

又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人之所以為人以心
為之主也世之人往々以有身之故口之耽於味目
之悅於色鼻之嗜於臭耳之淫於声老殃矣殊不知
命有貴賤分有高下嬰々爲求之不得而反隕其身
也記曰心以体全亦以体傷此之謂歟

又

大言不慚此字者之夫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則
皆有之或乘憤以慍人或因喜而誇衆殊不知人雖
無言而默以哂於胸中矣

又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々於功名者動輒誇功名
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長於治聖者動輒誇其所
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誇其識獄之情此皆
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
長故能保其長

又

君子立身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忿如火不遏則燎
于原矣慾如水不遏則滔洞滔天矣何家國之不喪
何定物之不致哉惟其懲故心清而志安惟其窒故
氣暢而神安

又

大凡見王公大人當誠心以奉之至於言語之際切
忌發凶惡之論蓋富貴之人喜於康寧厭於刑戮故
也吉人之言非徒不謗於人亦不傷於人藹然和氣
之充溢薰然動靜之詳雅粹然言語之有文庶幾君
子矣彼誕誇凶禍使人毛髮之凜然肆譏刀鋸使人
襟抱之不懌豈吉人也哉易曰吉人其
辭寡佀矣

又

貴人之前莫言賤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
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是以群賢之中淡然漠然

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咏歎之間陶寫性靈而已

又

路逢一野人言曰道人言將軍令歸至齊中自思曰言者是非之機榮辱之兆常人尤不可謹況道人乎道人者理之竅也一言不謹則誤於人矣今者生死之機勝敗之原一令不當則有敗亡之禍矣是故言係乎人之趨向令係乎

國之存亡二者皆不可不謹也

又

大抵与奸邪之人言論當以忠君孝父平坦可行者言之切不可以古今權謀智計啓其不正之心自古奸邪之人竊取乎史書也衆矣史以垂興亡鑒得失奸邪之人用之以資其小人之才焉吁此邵康節所以識章惇歟

又

宝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書名畫不可借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長福者与之可也不然由物生禍矣豫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衆矣可不慎耶可不慎耶不然誅而薦賄則無及矣

又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順者一而逆者三子思以順易易逆難居也故多其逆而少其順使人淬厲以自修焉古之人以心會景以理馭法反其逆以為順者歟

以其識量之高也故曰無入而不自得

又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怨人此古今之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為而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為之也彼亦不知余亦不知莫之為而為之耳怨於天者不知天怨為人者不知命

聖人之所不取也大丈夫胷中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自然何有一毫之動心哉

又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与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常不願与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合以清靜者事為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又

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亦不可有憂國之言言發於外則人以為謗矣不可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名名數於外則求之者衆矣人以許矣求之者衆怨必及身雖曰有濟物物之志無所解紛矣是故君子皆宜審焉

又

聖道無早暮進德無後先道德在己而不在人在心而不在跡何早晚後先之為異哉一日失之則一日淪於禽獸一日得之則一日肩於聖賢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以道德為貴也不獨以其為貴也蓋不可不學不可不進矣劉向謂老而學者如秉燭夜

行非也何也寒燠夜行雖不速乎白日豈不愈於惛
惛無聞而其心合傷躁者耶
士君子不可不大其胷襟胷不大其胷襟則一日之内
一歲之間役〻閙擾於声利之場如之何而能樂哉
壽以有限之身況以無窮之欲得之於此失之於彼
欲而全其欲則終有不如意之憂矣故王〻焉求
之不得僕〻焉膊之無方愈憂而愈苦莫之能釋也
是故以六合為一𠑊以环治為一陶者則無往而不
樂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長路人之短

天地間長短不齊者物之自然也況敢不之躬豈能
事〻而長哉必欲以已之長而路人之短則跬步而
成仇矣何也[illegible]己之短[illegible]樂於人之掩其
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減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
之短者可謂之種禍昔倪寛敏於文而吶於言至於

人君將心

帝王之術之詩可為千萬世治天下者之要史官言
其角斉論明晋文法然則政、豈在夫多言哉朱朴
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後同平章事踰月迂
拜而無他長則出中外為之歎惜然則大言宜有益
於政事哉

人之為人貴乎明哲不明哲則智不明人見哲之小
人肥焉蹔養昇俎而食以為有福人也而不知盡政
成仁歟天害理於幽暗之中者不少夫猶惡於冥〻
之中享禄於怡〻之地得罪於
天地鬼神而懵然不知者非福也乃禍也是故惟哲

世之君子則不以崇高富貴為樂而常以勤政成仁
為長詩曰祖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夫揔而言之皆松栢也然有可斷者焉有可度者焉
有可尋者焉有可尺者焉而使之各称其材者則工
師之心而已是故宰相之用人何異於是量力而注
之度才而器之世無遺材矣若夫隨乎輕薄之〻矣
言不備之人任以為治非惟為其人之災抑亦為
國家之殃

又

李邕文名天下靈蔵用曰邕如干將莫耶难与争鋒
但虞傷缺耳夫李泰和之文章書翰固足以過人然
用之不已乃與杜甫之禍豈之為人固不足取然其
所言適中泰和之病豈非剛則折銳則挫矣夫用壯
固不可矣而又處壯安得而不傷磨哉然則剛強之
吏有道者戒之

又

世人見人文章之工麗者輙称曰有才文斈不知大自
才斈自斈也才者天之所賦斈者己之所積拾物致
知以明其理嘉言善行以存諸心古今事変以究其
道此斈也施之於文章達之於経済則方為有才無
斈猶巧匠能構室而無斧斤有斈無才猶篙師便水
性而無舟揖才也斈也此所以相須而為用乎

又

攻玉以石洗金以塩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精粗相資
物之自然自春秋以後君子小人相半雖太平豈能
無小人哉然君子賴之以成德觀其不義以益吾之

義。覩其不以益吾之仁彼侵凌我之愈𢝫吾則愈修德而防彼賊害吾之愈深吾則動心而忍之莫与之爭和之以顏色順之以言辞將見彼之回心而吾亦德以全其德矣若夫疾之太甚怨之太深非惟彼惡之愈深吾亦不得為全德矣是故君子与小人交者以道自勝

又

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刃可以剃毛庖丁為刃十九年刃如新硎其故也理存於心妙應於手心手相忘而會以神也大九可以言傳旨迹也不可以言傳者妙也夫一藝猶有妙况君子於道乎道在天地間無所而不遇是故知道者無理而不明理者無地而不樂

又

羣沙穢明珠衆草蔽孤芳此詩人不平之意也然不為明珠則已既為明珠羣沙豈能穢哉不為孤芳則已孤芳既為孤芳衆草豈能蔽哉士君子道存無所不樂小人能掩其德而不能掩其心能抑其身而不能抑其道

又

郤胎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illegible]身尸於朝宗滅於絳何耶不能處富貴也夫違[illegible]禮而欲長保其富貴得乎周公以王室之親君冢宰之位至富[illegible]也而不害於聖人豈非能處富貴者不以富貴而怵其志哉君子未嘗有心於富貴也愈富貴而德愈修愈尊崇而礼愈恭非保其富貴尊崇抱如富貴尊崇為無情之物易為尊也　人有言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宗退無地嗚呼可長也已可悲也已

又

昔陽城尽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李繁為故人之子且家教之有素也使其繕寫繁得其情徑告延齡及陽城疏入而延齡知其情一一辯之德宗遂以為妄而不之省嗚呼人心難測有如是乎君子取交其可易乎哉不可不深思而精擇也

筆記

讀史筆記

高祖入咸陽見秦宮帷帳狗馬重宝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听張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此也夫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听樊噲言是願听軍還霸上

嗚呼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三者較之富貴為下何高祖之豪傑寬容大度而還有[illegible]累哉蓋富貴易於動人也其[illegible]良諫而听之何也[illegible]知以尊諫君上而治所以得人心者內除殘去賊也今見富貴而安之何以服天下若張良者可謂以理諫君者矣若高祖者亦可謂以理前臣者矣

三月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
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
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
皇之舉也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為義帝發喪

嗚呼以力服人不若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
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盛服也董公之
言以德服人者欲夫齊桓晉文所以為春秋伯
主者仁義也若董公之言豈區區制勝之術
哉然則漢家四百之天下吾知其出於董公之
一言也

高后崩大臣使人迎代王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習
事多謀詐今誅諸呂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為名耳願
稱疾毋往宋昌進曰群臣之議非也夫秦失其政豪
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
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
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
天下服其強二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
擅權專制然而大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
為劉氏此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
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且言所以迎立之意昭還
代王乃令宋昌驂乘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
拜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
者無私大尉勃乃跪上
天子璽

大抵言語者禍福之機成敗之始一言合理則
足以服天下千萬人之心一言違理則匹夫匹
婦有不能服其心者況大臣乎當諸呂之新誅
也勃等安知不恃其功哉它日代王立之後
又安知其心不有所矜哉宋昌數語足以服
天下千萬人之心矣況一勃乎書曰王道蕩蕩
昌之謂也

文帝時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
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先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
錫為飾皆以瓦器

嗚呼君天下者不可一日而忘民庶也
天之立君非欲富貴之也蓋欲其安天下民心
而已耳重歛以毒民嚴刑以酷民君職何在哉
若文帝者當
天下太平久矣何欲而不遂何行而不可顧乃
儉約自護而不敢有一毫自奉之心三代之君
曷以過之史臣謂其幾致刑措信不誣矣

文帝召竇少君与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等曰不為
擇師傅又復効呂氏大事也於是選有節行者与居
長君少君由是為退讓君子

夫人君治天下不必患外戚之乱也惟患制之
不得其方耳苟制之有其方當其職王外戚有

頑梗不足病也況為之擇師傅以導之乎師以
率其書傳以傳其道薰其德格其心亦養其氣質
皆進進脩身不暇奚暇為亂哉蓋自古外戚之
乱者寵之過當用之才寔有以使之也爲侯之
言可謂知本

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
與馬驚於是捕之屬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
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
乎而廷尉乃之罰金釋之曰法者
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方
其時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
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盜高廟座前玉
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
吾欲致之族而君法奏之非吾以共承宗廟之
意也釋之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今盜宗
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
加其法乎
帝乃白太后許之

嗚呼聖人之為君者非得已也所以代
天理物寵綏四方也人君以其位之尊勢之重
加意於賞罰者是不知代
天理物之道也書曰天討有罪則知罪之重輕
不能出乎
天也天者何理而已矣有一毫不順乎天則作
好作惡無所不為矣釋之之敷陳

文帝之德與群臣同心一體太平斯後世所以不可及也歟

天游雜稿卷之十終

王天遊集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達撰達有筆疇已著錄是集乃其門人王孚所編卷末又有其門人翟厚跋謂其館閣鉅製及諸子辨等篇咸未見錄乃重為增補編次仍為十卷云云則厚所重定非孚之舊本矣據孚稱達所著有天遊小稿梅花百詠古今孝子讚俱已梓行詩書二經心法學者多傳之又有耐軒雜錄五卷問津集一卷南歸集一卷通書發明一卷天游詩集十卷文集三十卷今皆未見惟景仰撮書一卷筆疇二卷附於此集之末者今尚有別本行世蓋卽從此集鈔出云

黄忠宣公文集十三卷别集六卷

〔明〕黄福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馮時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黄忠宣集八卷》提要

少保兼户部尚書東萊黄公嘗手録其平昔所作詩文藏于家其子琮復取公晚年親書之稿合輯成帙爲三帙有少師吏部尚書蹇公爲題之曰過庭所授間請予序之夫

國家肇興之秋文明之運啓而光嶽之氣完必有閒世之才挺生其間其道足以頁主而濟民其文足以經邦而名世偉烈芳聲耀於今而傳於後然倆可多得哉此古人所以歎夫姚宋不見於文章劉柳無稱於事業也粤在今世於斯二者並美兼著得非公乎公天資過人自其少時居家塾游儒庠治經之餘發爲吟詠語輒驚人暨其壯也蘇佐郡邑以叅方岳亞卿而列八座登三少政務之暇大篇短章傳誦於人者鏗乎金石奏而咸韶和燁乎珠玉璨而雲錦張也何其偉哉蓋公生當

皇明氣運隆盛之初遭逢

列聖得以所學敭歷中外建立勳業至于文章特其餘事耳雖然世之欲求公平生之志者觀之是編亦可少見矣或謂公之言皆公志所發也而有激切和平之不同者何哉蓋其出使也則鋭意於撫綏及

既遷
朝居守南京則存心於經綸故其所發自然有異也其他隨寓興懷即物賦形而悠然特起邁之氣見於其間者無不可喜可愛是編作他人得之必爭相快覩惟恐或後況爲子孫而寶藏莊誦其敢忽乎庸僭書其端俾後之觀者有所考諸

正統三年歲次丁巳六月十五日癸酉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總裁同知
經筵事建安楊榮撰

題少保東萊黃公文稿

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謂其有本也士君子學有本領則其措諸事業必有可觀者矣今少保東萊黃公斯其人與公爲冬官時予以閒居未嘗接見及予備員九卿公或出或入每相見於人人中自其休守南京不相見者又幾年此其平生未嘗一交予言論爲可慨也竊以公在
朝在外藩艱險之際處之咸有道而事業有大過人者耳今年夏其子琮以公詩文稿見示予觀其議論切乎事理詩歌本之性情凡所以及乎人者皆不失忠厚之意至於覽勝江湖吟咏風月隨所遭而發之皆能脫畧世故乃知公之事業由其學有本領也視彼貿貿焉以勢利得喪爲心者亦遼矣聞公將報政尚當相與磬平生是必有教我者姑書此歸其子且爲良晤張本云

正統四年夏四月望日榮祿大夫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
國史總裁同知
經筵事南郡楊溥書

重刻黃忠宣公集序

黃公文集有刻本舊矣余宦山東奉
勑巡察海右閒循歷次昌邑獲登公之祠堂而瞻拜焉因求得公之遺集於其孫某皆寫本簡帙浩繁視舊刻本加多披閱之餘嘆曰黃公勤宣中外五十餘年甚者在交阯時振逮懷荒羽檄交午庶事叢委其於詩於文疑若不暇為或為之不必工及今觀之異氣平正渾雄舂容大肆辭不深鑿而意亦獨至且其伸紙立就不點竄一言一句而因物賦形璨奇變化皆發諸性情本諸道義自中規矩蓋無意於為文而不能不文眞天下之至文也世有窮思苦心務極工巧者或不出於眞情止諸至理而矯假是非佯悲強笑猶雕脂鏤冰雖工亦何用哉而公之憂國愛民親親篤友忠貞耿介之節闊厚易直之德通碩經濟之才率于詩文中噴湧四出天下後世臣子觀之固有所感發思齊油然而不可止者矣豈直為劇目膾口之具而已乎借使言之不文猶當珍之而況天下之至文邪余欽奉
上命早夜皇皇恒以不能勝任是懼景仰先正之卓軌思循未跡惠我海邦蓋公之勳名德業彪炳駿發

雖在寓里外閒省猶翹敬慕而況仕于其鄉者乎然公往矣不及見見其書若對公焉而舊刻浸漶滅頗散佚余甚病之因取其寫本將重刻用廣其傳與天下共但其中亦多缺誤又舉公贈帙頗踳甚繁復不盡載載其可傳者于公暇通校之正其誤闕其疑定詩文總若干卷名曰黃忠宣公集舉公之作曰別集附集中為書類增于舊乃捐俸金命萊陽令王思忠董工壽諸梓既竣事爰序諸首若夫公之歷事
五朝令猷茂烈扶植
社稷則詳見集中志傳茲不復贅云

賜進士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奉
勑巡察海道交河馮時雍序

黃忠宣公集目錄

目錄　五

卷之四

書

目錄　四

卷之五

祭文

王太守像　張行人像

保定伯閔禹像

題弟禧龜鶴齋壽圖

卷之七

檄文

五言律詩

日歸省侍于鄉下乃讚牛詩自命曰牛
余聞之特稱道之且學古欲其入官爲
政在乎養民養民之本在乎食足而食
之所自又不外牛也故八政以食爲首
食本乎農而農本乎牛牛乎牛乎其爲
政之本乎吾兒以牛請詠意有在也故
成一律以嘉之時十年三月十三日
愉林王檢討有從軍樂二詩見示遂步其
韻作守上憂二首
奉寄儀部王郎中

送徐都帥之京
喜土官自京受賞回還
留別
留別
寄師鄰指揮既屢頒知故舊之不遺書久
乏慚衰老之將至乘倥傯之少隙成焄
唐之鄙語拭日揮毫達情壓聽時二十
年五月二十四日也
寄王僉憲二首
送人還京

賡左參韻二首
伯宏暫契久病清誨不聞使人如有所失
偶成一詩奉之時十五年秋八月五日
也
題凝紫齋卷
書懷寄友人
寄從甥李司訓
詠螢
詠蛩
悼阮布政

悼杜參政
悼馮參政
廣府僧寺遣懷
土公子召飲
種竹將主事先君
周儀賓榮養
屈母挽章
送沐公子儼雲南覲省
哀周寡子
送禮部陳侍郎考績

卷之十一

七言絶句

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

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

沭公子緑筠軒
和越使王侍郎韻二作
晚翠秋香二亭　挽周處士
栝蒼祝畫士歸
秋香亭九日鴉集
陳通政登雨花臺不赴
和山陰元通守獻師韻
陳通政考績
奉勅賜主藩使宴
清樂軒

都察院位照磨先人種竹軒
挽趙武庫父
和人遊靈巖寺韻
和人遊能仁寺韻
和清樂公中秋韻
和清樂公九日韻
寄弟祐
費子實無心翁南歸
送人回豐城
習壽堂

成少司徒思彩堂
挽蕭處士二首
周職方致仕南歸
哀亡女
鳳陽熊太守官滿復任
天官舍人省回
王都御史隊章送別圖
送吳都御史之南京赴任
大常馮寺丞松風軒
應天府京闈撤棘詩

送舉人赴會試
走筆秋香亭識京師秋闈事也
焦可歆林塘清晝圖
睡起閒詠
寄太常馮寺丞
喜子迎送回而偶成
挽羅都御史先君
閒讀有作
寄子琮
魏少卿考績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一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永樂四年有事于安南舟車所抵耳目所得
具筆于後

七月初一日入
辭是日會同館起馬宿龍江驛

初二日早龍江驛起船由大勝港過茅山渡望
方山詢單橋午至大勝驛有仙人磯石橫于
中流其勢巉巖其流洶湧舟人每為之震讋
又有三山磯三峯聯峙于岸其峻秀可觀是

夕風雨橫江艤舟于岸逮中夜而作

初三日晚至和尚港其港遶山周回首尾通江
僅百餘步港之兩岸柳陰茅屋豚柵鷄時儼
然如市次至黃蓬磯獨一山枕于江岸又之
響糠硐磯有觀音洞又南之雲頭磯雲峯侵
中漠狂瀾回注舟子莫能支沿崖而摔者蟻
附又之鵝兒磯山青雲仃耕牧雜然于下有
政平訟理之氣象又之望夫磯其山連亘僅
一里恠石巉巖芳草叢綠又之釆石驛時將
及午入支江上有平白墓俗謂此地多旨酒

以故居者樓閣棟重臨流而市酒者比伍
多又南二十里覩黄山又二里許望太平皆
出支江之左也又三十里許曰東梁山在大
江之左支江之右山勢甚惟西梁山又在大
江之右與東梁山相望其勢相若此處出支
江入大江亦扼要地有大信巡司在焉治居
支江之左暮泊黒山磯是夕風雨大作中夜
而興

初四日早至櫓港驛風雨如昨驛治在江之東
岸近荻港有板子磯如米石支江抱一小山

而南行十里許與大江通磯之東約五里荻
港驛在焉是日申時至驛晝夜兼行

初五日辰至大通驛其驛亦在支江之東南約
數十步與大江合暮至池口驛是夕天清月
白風息波平皷枻而南如有助者

初六日五更至李楊河驛入長風夾傍有小徑
舟子得以牽簹辰至安慶同安驛泊舟于張
家港港西岸有嶺林茂地僻時將未遂爲文
于是嶺之巔祭其故庶于南保而行其文失
矣

初七日平旦之雷港驛過急水溝仍乘風入江
一帆輕快過彭郎磯望小孤山已而至龍城
驛彭澤縣側有狄梁公祠堂在焉而陶潛像
亦置其右龍城發棹日將暮矣

初八日辰至彭蠡驛有湖口縣治在驛之東北
過鄱陽湖口江水湖水于此合流而下南望
廬山隱隱在雲霧表而不知其高下也湖水
中有鞋山峙焉中流特立其勢類鞋名取此
也江流西上有南湖嘴山巡司在焉午末至
潯陽驛九江府治在焉由支江而南東望廬

山叢近問人云約三十里山外南康所隸山
之中有竹林等寺山之側有五老等峯而周
顛仙碑亭災之後而今見興焉夜行如昨

初九日辰至富池驛驛隸興國州午末至蘄陽
驛隸蘄州

初十日曉至蘭溪驛江岸有路牽者得行過赤
壁望黄州不午末至齊安驛驛在黄州府城
外與遞運所連挖江流舟行未十里風雨大
作冒行不已

十一日卯至陽邏驛驛隸黄岡縣過午至[illegible]

驛驛在武昌城外舟次于驛前報名于典儀
所
十二日早入
見回時將辰遂放舟而南午末至金口驛驛隷江夏
縣風順帆輕篙者咸有豫色逮暮至簰洲驛
驛隷嘉魚縣舟行過半夜至魚山驛驛亦隷
嘉魚縣自金口驛以來湖水瀰漫多與江合
吾舟悉由湖而行帆拂蘆荻花棹穿菱芡實
水闊風順無洶湧之虞亦甚樂也
十三日辰至石頭口驛驛亦隷嘉魚縣舟亦從
湖水徑之鴨欄驛時將交申驛之前有石如
砥柱峙于邊流轉而南有鴨欄磯又尋之白
馬磯鴨欄比之白馬山高水急舟者未免用
力驛之右有茶引批驗所及臨湘巡檢司三
衙竝枕江流俱隷臨湘縣又南有楊陵及臨
湘一磯暮至城陵驛越十五里許過巴陵縣
望岳陽樓君山觸山峙于西南如中流砥柱
馬時風順月明波濤不作湖之行如履平地
過夜半舟至康角驛驛在湖山之東以水急
舟皆集于驛之南小河之所去邑一里許遂

乘風挂席而南斯驛隷巴陵縣
十四日日將出至磊石驛驛之左有觀音閣閣
之左有龍神祠祠側管涵虛一亭亭之壁有
竹木之蓋騷人詠唱筆跡紛多如駢珠迸玉
殆不可以斯須徧觀也是日出洞庭已時至
營田驛驛隷湘陰縣過未時至笙竹驛驛亦
隷湘陰縣縣治在驛之東南去泊舟之所不
遠治縣者未之見不知其為人舟遂行至申
末至彤關驛驛隷長沙縣驛背小山竹木森
然驛前有樓曰凝翠倚山枕水可縱遊覽遂
挂席而南是日夜將半舟至臨湘驛驛在長
沙府城外驛隷長沙縣
十五日早入
見遂辭而行至申末舟至湘潭驛驛隷湘潭縣縣治
在驛之後北去約一里許舟行過半夜至淥
口驛驛隷長沙醴陵縣驛治可觀行三十里
空洲在湘江中流江之兩岸花木參差禽鳥
咬嘎遊子騷人吟懷旅思于是未有確然而
不動者也
十六日辰末至泗洲驛驛亦隷醴陵縣暮至都

石驛驛隷湘潭縣夜半至皇華驛驛隷衡山
縣驛至縣十五里縣有南嶽歲時享祀
十七日卯末至霞流驛驛亦隷衡山縣未時至
七里驛驛隷衡陽縣驛之北有七里灘俗云
漢嚴陵曾釣于此詢無遺跡暮至臨烝驛驛
隷衡陽縣衡州府治在焉驛治在府之城外
北門放舟夜行驛之下三四里許一水自西
北来通寶慶一水自東南来通柳州耒陽縣
十八日辰至新塘驛驛亦隷衡陽縣驛迴迴皆
有渠引水養魚生意可嘉巳末至栢坊驛驛
隷衡州府常寧縣夜至河州驛驛隷常寧縣
十九日早至歸陽驛驛隷永州府祁陽縣申至
三吾驛驛亦隷祁陽縣此驛問至方激驛有
九十里夜行如前
二十日卯至方激驛驛隷永州府零陵縣是日
申時至湘口驛驛亦隷零陵縣去永州府城
十里許驛之東南一水通道州驛之西北一
水通廣西二水至驛合流而北是夜泊舟于
驛前
二十一日早行未末至石期驛驛隷永寧府

安縣湖廣地方界分于此南至柳浦驛以往
隷廣西
二十二日丑至柳浦驛驛隷廣西桂林府全州
驛西行四十餘里有黃沙市河設浮橋連横
于水上司橋有判官使老人是日未時至
山角驛驛隷全州
二十三日早至城南驛驛隷全州是日中末至
白雲驛驛隷桂林府興安縣縣去驛半里許
驛之南北設陡三十六所驛以北陡十水流
而北驛以南陡二十六水流而南每處設軍
二人守之船過則放閘
二十四日五更至大龍驛是日未初至東江驛
館于紫極宮報名典儀所
二十五日早
見免禮
閏七月初五日報名典儀所
初六日早
辭免禮是日午後遂行至南亭驛驛至臨桂七十里
隷臨桂縣驛之前有榕樹一本九枝其根盤
結延袤甚遠其陰婆娑殆有頃餘人云自生

有之近五百年餘
初七日丑時至古祚驛驛隸陽朔縣遠有一百
二十里午後至昭潭驛驛隸平樂縣遠一百
其有平樂府治千戶所治在馬申時至廣運
驛驛隸平樂縣遠一百里是日戌時至昭平
驛程一百二十里隸平樂縣
初八日卯時至龍門驛程二百四十里隸平樂
縣午時至龍江驛程六十里申時至府門驛
驛隸蒼梧縣梧州府治千戶所治在馬驛之
程一百二十里

初九日巳時抵藤江驛驛隸藤縣縣之令有曰
周願者聞有政聲驛之程百一十里是日戌
時至黃丹驛驛隸藤縣程百二十里
初十日午時至烏江驛驛隸平南縣縣治去驛
不遠程百二十里
十一日巳時至府門驛驛隸桂平縣潯州府衛
治在馬程百八十里此驛西有山曰西山去
縣四十里林崖深惡人所罕到猺獞居多每
與大通峽獞人合力剽掠居民受害甚可惡
也至暮發舟

十二日戌時至東津[illegible]縣程八十里
十三日卯時至懷津驛程百六十里隸貴縣有
縣治千戶所在焉
十四日辰時至香江驛驛隸貴縣程八十里申
時至烏蠻驛驛隸橫州程八十里香江之東
烏蠻灘水險惡有十里餘遡舟頗難名曰烏
蠻灘
十五日辰時至州門驛驛隸橫州州治與馴象
衛在馬程百八十里是日午後開船
十六日午時至火烟驛驛隸橫州程八十里驛

之北十餘步許有灘曰雷霹水甚險遇舟人
無先禁纜于岸之樹然後沿纜而進已復解
纜而去繼者復如之人勞事滯訐典所出特
命驛與永淳縣置大纜系之便于舟人是日
戌時至永淳驛驛隸永淳縣程百八十里
十七日酉時至黃范驛驛隸宣化縣程八十里
十八日午時至建武驛驛在南寧府城之南有
衛治在馬程百二十里住一日半
十九日戌時發舟翼日辰時之左右江水合流
處

二十一日午時至交山驛驛隸宣化縣程四百
里有奇
二十二日午時至大盧由旱路行夜亦行
二十三日早至太平府館于千戶所與大理陳
公給事馮公僉事杜公同事務共炊爨
九月初三日早先來龍州整理事務行約二十
里有老軍王英追報馮給事筞前回還就復
回太平
初六日早起馬來龍州夜暫駐于駁勒驛尋即
夜行進見至龍州館于頭目王二之空閑

十月初五日軍前令隨前進議留黎主事杜僉
事理龍州粮運事恁與大理公給事公遂行
先之馱海度粮運之難不可離去復於軍前
白准仍留領晢館于憑祥縣廳事事頗有緒
遂復往軍前
二十一日早起馬前進是日午未至坡壘關宿
于都督韓公之營
二十二日早行午過丘温堡暮宿于丘温南二
十里王都司行營
二十三日早行午過隘留關此關賊之塹壘尚
在其險異于他隘暮至鷄靈堡
二十六日早行暮至隘龐關宿于陳都司營
二十七日早行晚至芹站堡宿于張都司營
十一月初九日起馬至昌江小堡宿
初十日午至市橋堡
十一日早行於呂都督營宿
十四日早至大營白議事畢
十八日復回暮宿于野
十九日至市橋堡宿
二十日晚至昌江堡宿

二十一日至芹站
二十二日至鷄靈堡宿
二十四日晚至丘温宿
二十七日起至坡壘宿
二十八日至憑祥縣仍治所事

黄忠宣公文集卷之二

序

慈訓堂序 弁詩

凡為文者為道也道不能自行必因人以行之人不能常存必假文以存之非徒為無益之辭奇巧之說以膾炙人口以眩耀人目也昔禹皐之謨周召之誥伊傅之訓書尼軻之語孟立言垂訓莫非以為道也下而莊列荀楊李杜韓柳濂洛歐蘇或著述或論說雖言有精粗後之學者寶之至於今日而不視為故紙者亦由有道在焉但好事者不知文為道之所繫

遂以為譏讁之具雖葉龍仇甫幹馬嵩牛荀鶴得象以及道子人物將軍山水李甲翎毛徐熙花木水墨金碧各極工巧擅名一時皆末技也而亦每每竭思慮勞揮灑欣然為文于其上校一字之奇競一句之險而畧無難色噫此豈為道也哉余治南交八年于茲其於耳目之玩譏讁之辭不惟不暇為而亦未嘗欲為也今年春二月西江彭七觀袖出手卷持謂愚曰翊幼孤而貧賴母訓成立因名奉親之堂曰慈訓誌不忘親也今而恭成[illegible]其堂而思其母幸一言見慰愚因謂曰人之[illegible]以為人者以其有

乎為君子之所好也君學道於洙泗拜官於海岱
史以潤諸己善政以及於人可謂好道者矣當永樂
四年秋
朝廷以交阯之亂命將出師不逾年而平遂復古輿
圖郡縣其地立都司布政按察司以總治之首以君
充布政使分治清化布政乃古之州牧清化又交之
遠州下車之日一操存在此道也一施設亦在此道
也由是德澤政聲咸有可觀者焉愚來交阯與公同
其久愚署司事與公同其事常以學不如古人為恥
政不如古人為憂而未嘗敢以好道為人言也雖然

好道固君之良心擇善亦愚之素志所以胥誨諄諄
責善切切相尚相資如磋如琢不謂之好道則不可
也老子嘗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噫
誠可謂善言者矣公回清化事暨言旋酒載保福之
途轅指鋭江之路寮寀餞言率皆傑作愚誠不敢以
文則之但餞言古今之所尚也故愚始終以好道為
言公如不以吾言為迂勤而行之惟念茲在茲毋若
存若亡俾吾海徼風移俗美物阜民安比同中國之
隆而永樂昇平之世將見申甫不得專其賢龔黃不
得專其最又豈近世之任州牧者可同日而語哉公
其勗之

送石大參考績別圖序

凡人有遠行相與者必有禮以送之如聃氏於宣父
以言宋人於鄒軻以金武於陵有詩愈於愿有文假
財將敬用辭寓情所予雖殊為禮則一而已矣今年
冬十一月交阯左參議石溫氏赴京考績別予將行
凡為寮寀咸有贐有文予於言贐皆其所之特以
別意摹寫成圖携而送之人或疑曰勉人進脩者言
也利人用度者贐也予既不能文而又乏於贐徒以
圖為才幾於簡乎予因言曰物用易盡文覧易窮吾

之斯圖乃異乎人之圖也觀其山川麗焉田里寓焉
僚屬在焉懸之而南交在目覧之而治理切心他日
石君考最天官敷言楓陛因是圖與思念乃曰南交
之地山水如此之險盍未必盡除也田里如此之沃
民未必盡富也治吏如此之多人未必盡賢也于以
達
宸聰于以干執政俾守吏得人天澤覃施民德歸厚
盜以屏息不煩饋餉之轉輸不勞甲兵之遠擧內外
均安遐邇同樂頌太平之盛覩禎祥之休夫如是則
吾之圖不惟於石君為有光而於南交亦有光也又

豈可為玩具耒高閣視如文與嚧哉疑者聞余言遂
唯唯而退因筆于圖以申餞意

送英國公班師凱旋序

凡人所以能大過人者由其有志也胤侯志在為夏
而義和之罪名言甫志在為周而玁狁之患息衛霍
志於漢而沙漠平褒鄂志于唐而關陜定前輩嘗云
有志者事竟成豈虗語哉然志在我而不假於人也
惟其所為也明而不岐故其所之也久而克济氣不
能動人不能奪故無往而不遂吾之志也矧今上有
有為之

聖君而下豈無有志之臣乎交阯地去中國僅萬里
地多山海人尚譎詐近代土酋擅據聲教自由而黎
氏之昏又甚我
皇上始出弔伐之師以新城侯進爵英國張公率而
討之公將家子素以智勇稱以民社為念仗鉞南来
不以將為榮而每以民為念乃躬擐甲冑身先士卒
不逾年而黎氏父子俘獻闕庭其志蓋可知矣既守
以兵復治以吏遂振旅而歸意必交阯之郡邑已同
中國之阜安也未幾有簡定者假陳氏後而自立海
徼雕題應者一日千計侵漁我土蚕食我民有犯蹕
壘勢
皇上復命公將兵討之又逾年而生致簡定于轅門
獻俘奏凱境內帖然公之志於此又可知矣是時也
人皆曰南越從此無事矣夫何不旋踵而餘孽阮帥
鄧鎔景異之輩又假季擴為陳後據順化演乂之地
聚寇攘奸宄之人出沒海口剽竊居民害又將於簡
定
皇上以斯民水火之念再命公討之賊以罪惡貫盈
度無生計乃奔于化州化州為交之遠州阻山限海
實不可以他地比而軍中或於土人亦有以不經涉

而危之者公乃排群議獨以身先永樂十一年七月
率舟師由海洋抵順化遂獲其巢穴奪其舟楫彼既
計窮遂大奔散各為生計公與黔國沐公議棄舟驟
跋履巉巖出入林箐追至選縣境元惡盡獲乃復下
不殺之令大施拯援之恩於是簞食壺漿迎者爭先
垂髫戴白降者恐後五府之民千里之地不逾旬而
悉歸于甄陶之內然則公之志至大至遠為何如耶
夫涉至險之濤止至危之地獲至惡之賊來至愚之
衆以折至大之功成至美之名非志之至遠大者孰
能臻茲向使持之不堅期之不遠旅進旅退或作或

嚴將陸後計而中途廢矣又容以志爲言先輩嘗論定關中必曰馮鄧取江左必曰預濬擒鄭賓唐勛之長破僞張宋青之勇噫殊不知一平交阯三縛渠魁易草莽爲桑麻變雕題爲華夏翕然禮義之俗儼然富庶之鄉豐功偉烈又豈止與定關中取江左區區者同日而語哉公之志也如此故其所就也如此方今

唐虞在上周召滿朝而公方年富力強誠能學道盡忠愼終如始則將與

國家天地同其悠久俾繇此絃歌名播無窮此又公

之所當志而吾所願覩也故於凱旋之際不道其別而惟推其志公其鐵之

送莫參議領官入覲序

士君子得行其志者以其有所遇也是以岐有鳳鳴而三宅三俊生洛有龜呈而八元八凱出龍飛雲從虎嘯風烈是豈偶然哉永樂四年交阯既平居者按堵降者雲屯元戎今英國張公體

皇上一視同仁之意降不殺才不遺而大參莫公來在他人之先而才能又出他人一頭地遂授兩平守朱鳶元戎班師子乃得從入覲

皇上嘉其俊偉與其忠誠遂升今職大加錫賚榮遇藩司其所遇也蓋可知矣惟玆交阯之民久阻中華聲教服而畔畔而服今已三見矣子乃率三府之民兵守丘溫之重地制賊而賊聽破撫民而民心歸盡藩司之重任辭不義之侯封忠亦既堅乎葵藿名譽益著乎桑榆其所遇也又可見矣十有三年盜既息民既安中華之治教遂及南越之夷俗丕變農桑以勤學校以興蔚然有太平之氣象凡吏於土者莫不願入楓宸以覲

清光於是率郡邑之衆吏各以土宜將誠入貢愚[illegible]

藩臬适逢盛事遂拜表以勛入賀愚惟自古才能之士施設非難而遭遇爲難大參在陳黎之際才能無所損而棲遲不得用者豈其命之不幸耶實黎民之不幸也今而不階科目之勤勞遂授方面之重寄展素蘊之奇才參藩省之大政弭輕生之盜安好亂之民令行禁止俗美風移俾萬里炎蒸之域視之如蕃轂之下噫誰之力歟亦其所遇而能然也其入謝也陟明之公車服之庸畫錦之榮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所遇之大果有過於此者乎雖然得其所遇而不可忘其所不遇以向之不足爲比今之既足爲

藏德惟脩而愈謙爵已隆而愈勤名已著而愈慎自始至終勿替勿倦將見不特與華夏之名臣為偶而竹帛之所載亦不敢遺也予行矣其勿以余言為迂而不之察也

送憲副阮公考滿序

前聖嘗云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言官守言責近世不能盡者猶有之矣謂能兼盡者實難其人也

聖朝知其為難內則置都察院外則設按察司官守言責皆繫于是故都察院階與六部等按察司雖亞

於布政司實相頡頏而不敢相壓置官立法如此之重故凡擇其人必極其精任其人必盡其才是以當斯職者皆飽經醉史之士出類拔萃之材磊磊落落見重於世者屢有其人也如廬陵阮友彰沉靜簡默自詩禮登仕途僉事于閩海于河南及副憲于交阯凡歷三司積二十年餘然閩海河南民淳化易不勞而治而交阯之民素違聲教今甫內屬副憲久官于此聽訟決獄使境內稱平而令聞日彰激濁揚清使奸宄斂跡而敷奏不譏且常以忠孚為心不以淺洎為累故僚寀德之郡邑愛之吏胥憚之小大遐邇舉

無間然官守言責亦可謂兼盡者矣使其在官而不能盡其職當言而不能盡其言雖歷十考亦何足重哉雖然良由

皇上知人明任人專故人人得以展其才效其力也宜乎萬邦咸寧之效四方風動之休矣副憲今已三考赴京報政於是行也將見喜動

天顏名登眾列陟之顯之錫之寵之銓衡之下必無致廢其公者愚掌司事相與既久極知其然故於餞行之際始終以官守言責告之蓋又有望於他日副憲其勉之哉

送交州府知府條保考滿序

近世士大夫咸以九年官滿為榮人亦以是為賀賀者有德色受者無赧詞舉世類皆如此愚以為不然且官有大小繫有重輕惟郡邑之官無小無大所繫皆重以其子民也民誰之民皆天民也以天工而治天民安則為喜危則為恥亦何係乎官之滿與不滿乎使其官未滿而田里有絃誦之聲老少無饑寒之色思其來也恐遲慮其去也恐速攀轅臥轍立石頌德如此則不失為天工足以為榮責賀者固宜而受者無愧矣苟夫挾官恃勢[illegible][illegible]拂民餓殍在途[illegible]

蜂起而惟日以積月月以積歲以滿為幸矜于僚友
而歆其賀之驕于部僞而歆其遺之欣欣然皆有喜
色而不知人之所喜者非喜其滿喜其去也其聲如
此雖稱滿秩何足為榮乎趙州贊皇侯保氏少遊橋
門已著才名兩尹大邑咸有政聲交阯克平之初而
侯即授交州附郭府尹既勤且儉早作夜息雖在海
徼甾窳反側之際兵戈擾攘之秋而皆處之自若無
廢事無過舉齊海既平元戎奏凱而侯守愈堅為愈
勤民安訟息熙熙然有華夏之風聞民于侯也未滿
恐滿既滿恐去去恐不來如此則賀之當受之宜其
為榮也庸有極乎今我

皇上統御萬方治同三代官使惟在得人黜陟一於
至公而侯負此才能行此事業爵祿之優崇縉紳之
奬掖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於此際也尤當精白一
心展布四體以天工為己任以天民為己責毋安於
區區郡守之秩滿為榮而已可也

送劉大叅考滿序

交阯布政司左叅政劉性初在官九年赴京考績將
行之日縉紳士大夫洎鄉邑耆艾莫不餞之長於文
者有溢美之辭富於財者致遠行之贐珠玉聯篇絫
竹盈耳以近世常情論之若可為仕途之榮吾道之
光矣殊不知性初之為人自邑學入胄監登科第為
行人司行人拜陝右布政使又嘗叅河南布政司事
讀古人書學聖人道其於辭受取予胷中燎然知其
不屑意於饋餞也審矣至於任當方面責在承宣體
皇上之仁行養民之政事功成立昭昭在人耳目亦
不待文辭之歸美而後始知也雖然愚與性初同事
十年之久而有萬里之別不假贐何以將交游之敬
不藉文何以形貴善之誠故予於此蓋亦有不容已
者當今

聖明在上寰宇清寧而性初此行拜
恩楓陛奏言試功黜陟幽明自有公論常制茲不必
道及惟當以學之得於己者勿自滿假而益勉其所
未至政之聞於人者以為過情而益慎其所不及秉
風雲之變堅葵藿之誠仰不愧俯不怍磊磊落落為
當代名臣與唐廣州牧侯伯竝驅同耀庶可謂斯文
之光仕途之榮矣誠如是也不惟不負平昔之所學
而亦不負交游之所望也至于所致之贐所餞之文
又何足為性初重輕

送人之乂安序

中華視交阯猶之遐荒而又安又交阯之遐荒也故自中國而來交阯者鮮有不辭其難自交阯之去又安者亦鮮有以道其易蓋樂近而憚遠辭難而就易人情之常也惟有志知命者則不然何者蓋南北東西萬方總一天地之甄陶飛潛動植萬物總一天地之父母天地之心初無遠近也人自遠近耳豈有近者長安而遠者必危乎故昔鑽鑠翁樂就五陵之征博望侯不憚西域之使古人於其出處也類皆如此惟王事靡盬以為憂倘天不假年則視死如歸仰天大笑而入窀穸矣又何有悔於其心哉

奉萱堂序

永樂二年春易陽劉氏肖以奉萱堂求愚為文愚鉛槧菽疎適弗及于前者彌月是年夏愚來行部予亦矣侍告寧梓里不相見已兩更寒暑矣今年春愚將之京道由易陽未龜會否但華軸久襲未綴一語寡為之憮子之為人固不待愚著筆而後知然愚之心未嘗不以子之奉萱以為慶也且萱乃庶草之一微無利於用無關於孝果何取焉然想其沐時雨荷南風馳長日秩然於北堂之上于時垂白之親在焉甘旨之具列焉子乃舞綵怡然稱觴上壽將見寸草春暉之念生一喜一懼之心存則萱之為可以宜男可以忘憂信不虛語子之取此以名堂也其意歟況子向之歸也釋軒冕負衰絰過戚於苫塊盡禮於祥禫尋將促裝南上復入為朝廷用萱堂之奉雖曰已盡而萱堂之思不可少忘尤當視萱之在目猶親之在堂見其芬芳如見顏色聞其動盪如接聲音此心之存朝斯夕斯愈久不忘子職庶盡矣由是列縉紳銘彝鼎為一代之偉人者未必不自萱堂始也前輩嘗曰取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子其勗哉予之是心亦愚之素志也故因其請而樂為之道時永樂四年春三月朔翼日書于勤政堂之軒右

送總兵官英國公凱還序

永樂四年秋七月公為新城侯時交阯有賊黎季犛不道皇上命公充征夷將軍討之行弔伐也是年十月師次丘溫十二月抵瀘江與今黔國沐公師會賊恃瀘江為天塹之固公乃躬擐甲冑以先士卒一鼓而三軍畢渡再鼓而群虜失守季犛單舸宵遁公乘勝窮追賊悉望風奔潰爰乃破賊子關入奇羅海口分追

進捜罪人遂獲越明年秋七月俘獻又明年春三月
師班成功之速古所未聞
皇上嘉其殊勲錫爵英國示勸賞也重念交阯雖在
萬里之外在漢為九郡在唐為五管於是遂復古輿
圖置吏以安養之立衛以保障之不數月而民風治
體頗有可觀焉永樂六年秋餘孼簡定謀復為亂
皇上深憫小民之無辜復舉偏師以問罪遂再命公
以征虜將軍討之命既下乃即申號令發江干下彭
蠡歷八桂九疑之津上駝海雞陵之道熊貔有衆赳
赳桓桓靡不中推赤心前冒白刃而一以當百也是

以歷境以來屢出屢捷下東究狡佛跡縛偽官必衆
于太平海擒偽主簡定於吉利周通清化未通之路
來海運未來之衆民得完其廬吏得任其事軍得足
其食畏威懷德近悅遠來蓋由公之忠不憚于一己
勇不後于三軍是以能宣威南徼馳譽中華誠不忝
為絕域之金湯
國家之柱石也彼漢之衛霍唐之褒鄂又烏足比倫
哉雖然良由
聖天子在上知人明任人專故能盡人之才得人之
力而能平昔人之所不能平之地建昔人之所不能

[illegible]
[illegible]寧任天下[illegible]
建也[illegible]賞有常典茲不復道惟以
聖朝用得其人為賀愚守交阯四更寒暑於公之行
事皆素深知故因振旅之旋特敘其實以餞之

送鳳陽熊太守詩序

有三益居五倫為天下萬世所重者友也友也者友
其德也欲責善在此友也欲輔仁亦在此友也自天
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其德者故在昔孔
子許平仲為善交子輿稱顏回能從事如管鮑情同

膠漆范張約以雞黍以及求會於夢魂見詠於雲樹
蓋不一也惟道之所係者重故情之所關者切又豈
以勢力以口體一時苟且善而不能終者乎西江劒
城黃公宗載熊君道同學居同鄉官同朝皆有學有
為君子也交既久矣仕路既岐矣天各一方黃佐吏
部熊守常州黃家寀建業熊郡守鳳陽去雖不甚遠
然各有官守馬銜禁捷豈易脫難所以兩地寥寥惟
有一相思耳熊守鳳陽十餘年政聲四達述職赴
京之日在屬之民惟恐他陟攀轅卧轍而不能跬步
以前旦上借寇之封欲遂乳伢之願

皇上以仁民為心遂從所請俾回舊任問其居民知慨再遇陽春赤子復見慈母何字之至感之深也逮大之期豈可量也尚書公既不得相逢又不能往賀爰乃序其昔之好詠其今之休托諸楮毫付之魚鴈蓋亦不得已之為也觀其辭足以知其意味其意足以知其人非平昔相資交久乎深能如是耶噫可謂善於取友而不失先聖先賢重五倫之意也已太守公以所付之章裝演成卷托人徵余文以尚書公立言於前又奚容余贅毋辭不獲遂指實而書于卷末云

送弟禧回還序

古人嘗云天下難得者兄弟故司馬牛以獨無為憂孟子以無故為樂是則兄弟之友愛天理之自然非勢從而力結也吾先君生子四人曰綸曰福曰祐曰禧綸祐已相繼逝矣獨福與禧存余自洪武十八年到京師承
恩受任東調西遷五十年間得同處者幾回哉今歲去冬已千餘里余今年七十有七老而多病禧亦在從心聞吾病久即攜二孫兼行來視三月啓行四月始至一見而疑意謂神遊曰夢會將信將疑且悲且喜已而吾病乃稍愈於是詰其故舊老小存亡又不覺悽然於懷居月餘辭歸余固留乃止未幾又辭至七月又辭留之弗獲遂聽其行然吾與禧皆老矣余有官守馬銜禁捷不可擅往汝又力衰路遠不能跋涉想不再會此別之後仕進之樂又不知孰先孰後也所望者惟有乞骸骨歸田里為一再會之計不知
聖恩如何天道如何吾之造物如何也行之月而又囑曰今吾族中惟爾與禎最長宜於群兒中擇其俊乂者使之讀書謹時節之祀以追遠暇則與親戚故舊同杯酌以樂太平勿以子孫之計為心今汝果去

矣吾亦莫如之何也已然言有限而意無窮故又筆之紙紙不能盡情又寫為別圖徵諸名卿歌詠於其上臨書之際淚與筆同下前人謂難得信乎否乎嗚呼四海之內孰無兄弟為兄弟者孰無此心不知遇此別時亦有此念也不

送湯大理遺墨序

溫之平陽湯公宗在
宣宗皇帝時為大理卿承
命往山東清理軍伍然戎為國大事在他人雖家至而日見刑驅而勢逼尚不能以濟厥事公開誠心布

公道惟以揚文諭之其造語諄切用心忠厚於是人皆遵信無敢或違不踰年事濟報成憙可謂能事者矣公捐館後其子太學生沐以所遺揚稿裝演成卷題曰大理遺墨盖用心於善而不忘其親也一時名公咸文其事間亦来徵余言余素知公富於學長於政嘗僉憲河南廉訪山東為姑蘇太守大理寺少卿在官二四十年激揚清濁移易風俗平反疑獄善政令聞昭著中外觀此揚稿盖可見矣或以無文章見著為劣然士之處世孰不欲文章政事竝著于一時有不能者遇與不遇耳遇則汲汲於濟人利物文章

何暇為哉雖姚崇宋璟之賢猶不免為人所歎者是也不遇則訖訖於立言垂訓又何劣於為政乎近世滏陽金守正豐城黄子貞諸先生隱居不仕惟有文章梓傳於世者是也文章政事不能竝著其美者又何足為優劣乎今大理公雖歿而手澤不歿聞望不歿沐能珍藏敬玩若與先君對越則孝思永存進脩日益晚成之大又豈止接武前休而已也沐其勗之

詩文稿序

余自幼得師友之益綴文之餘每學為詩自從事於燈窓校藝於場屋建遊於仕途佐郡邑登方而[illegible]

清明刑弼教凡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無時而不
盡心無事而不中理四十餘年功業聲名洋洋燁燁
滿人耳目可謂能志於道也今歷仕
四朝行年七十在他人當四海雍熙之日
九重垂拱之秋和光同塵以保位者有之縱欲偷安
以終身者有之公皆不然益以勢位久為已懼復盛
滿為已憂請
闕上
表援例乞歸
皇上感其誠懇慨然賜允馳驛而歸道過金陵汲汲

為之去而不留交遊故舊固留而不得驅輪奮鞅挈
榼提壺爭送於龍灣之上垂髫戴白觀瞻嘆美者充
溢於衢巷之間一時之榮雖於陵之宴新昌廣受之
餞都門何以過之他日止山陰之故廬教子讀書駕
剡溪之畫舫乘興訪友絕迹於寵辱之門優游於太
平之世雖香山之居士洛下之耆英亦何過之於乎
士而學學而仕仕而至老老而得歸志道者之能事
畢矣一以盡祖宗之繼述一以垂子孫之儀範一以
增士大夫之光榮其為志道者之榮亦為何如哉余
亦老矣倚西風賦式微者[illegible]情何不知為造物者

為何如耳倘有是日則仗義贈言者吾知其不減於
今日也必矣於是乎序

送魏少卿以試官赴京序

三年以大比古今取人之良法也然場屋之廣未嘗
無賢才而文闈之大惟恐無試官試官得人則賢才
自見矣正統元年春適當會試
朝廷預以禮幣徵取碩儒而太常少卿魏仲房氏首
應是召京畿大夫士莫不走賀於其行也或酒或詩
交相贈餞余與仲房相知最久寧容默默乎爰告之
曰天下舉子不下千餘輩皆棘闈中出類拔萃者今

赴春闈孰不欲吐英華伸抱負以擬高科以躋膴仕
工拙高下或決於一二試官之手非學之博見之明
判之公何能此任乎故昔某人典文衡某人得以登
庸某人為試官某人得以顯位試官之所任豈輕也
哉矧今
聖天子纘登大寶勵精圖治首以求賢為務仲房此
行當為國家求宰相求真儒以副
聖衷以濟大用以康斯民如此庶可以言試官也慎
勿效爭昉之用情挾憾之[illegible]休則可矣

道州馬日省齋

入非生質之美歟其明善復初未有不由學而後能也駙馬都尉趙公新以日省名齋其志於學也可知矣昔孔門弟子賢曾而未能速省者曾子也在他人知其質之魯而未能造乎道之極則必甘於自暴自棄而已參則不然於其學也專務於內日以忠信傳習之道省之於己自治誠切惟恐不至所以卒得聞一貫之旨也

國家貴戚有官而無所任者駙馬也任他人則安於富貴樂於驕逸惟日不足何暇以學念駙馬則不然乃留心於經史取法於先賢凡待人事師之道不惟

口省於己而恐有不至而且以日省名齋而恐或有忘可謂好學也已所以一時縉紳大夫士皆以賢駙馬稱之然曾參學孔子也雖未至於孔子之聖而亦不失為大賢也駙馬公學曾子也雖未能為曾子之賢而亦不失為善人也好學之善如此君子不掩人之善宜名卿巨筆累幅聯編樂道而不厭也雖然進銳退速始勤終怠今常情也駙馬公又當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能以期於有成可也慎勿自畫耳

戶部甘主事先人詩序

詩之作也其來遠矣自虞庭明良一歌之後商周以往有三百篇之多六義之體莫不皆自明良一歌而來下及兩漢晉隋唐宋元騷人文士之作者有五七言有古律體有歌行有長短句雖辭有工拙意有淺深而其作之意亦莫不自三百篇而來也故前輩嘗曰明良一歌乃三百篇之權輿愚亦曰三百篇乃天下後世作詩者之權輿歟我

朝故北京道監察御史甘　生而聰明富於文藝自

國子生升大邑所至皆有能聲

太宗文皇帝擢授監察御史尤能激揚以稱耳目每於撫字簿書之暇輪鞅出入之間頌時即事詠物適

情莫不有詩遺稿存者凡若干篇厥子霖收輯成帙分為六卷徵序於予觀其所作典雅而不鄙俚平淡而不穿鑿深得近古作詩者之意捐館之後而霖掇其手澤不使片紙隻字有所委棄可謂能繼志者矣況霖任戶部主事歷十餘年尤能操存施設同僚稱能天官課最可謂能為人子者矣若於退食之際對几焚香正襟危坐展此集歌此詩不但如覩其形容如聽其聲音而且得以知先人之施設矣余知霖於他日升高致遠尊主庇民為

一代之偉人未必不自此集而啓也霖其慎藏之以

爲子孫傳家之寶可也於是乎書

楊大理文集序

文章在天地間不可一日而不存也文章存則道存文章熄則道熄前輩以爲載道之器誠爲確論是文章所係豈小小也哉且士生斯世幸有聖明在上治教興崇誦詩讀書窮理盡性人皆以士君子自而自亦以士君子與若所蘊之德行所行之事業苟不發於心宣諸口筆於楮則幼學壯行爲幻事立言行道爲虛談道之所在何以取信於後乎文章所係如此可容不作乎與與楊公自幼好學能文

尤工於詞章早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陞大理丞命憲廣東尋陞今官所至皆有能聲其文章又公之常事也間以所作端予序之余閱凡踰月手不容釋觀其所作立意造語無一字苟且汲淵警策雖贍而不泛關鍵回互雖詳而不複深得作文之體若夫歌頌治平贊揚功德以及諷詠人物道達事情又皆和平而不乖戾深厚而不淺俚大得作詞章之意視彼荒唐抑鬱之文矜誕浩放之句而不近乎道德者霄壤不侔矣將見鋟諸梓傳諸衆爲後生之指範也必矣雖然人知道載乎文章而不知文章自賢才而來者又不知賢才由君相而致君相造物者也君相有人則化行俗美民安物阜庠序有眞才山林有碩士德碩立於其朝矣乎文章之所在斯道之所在不待言而可知矣觀楊公今之所作則知我國家治教之隆得人之盛故論文章不可不原其所自於是乎序

黄忠宣公文集卷之三

書

永樂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奉戎幕兵部劉尚書

儁公

尚書公閤下區區董所領之事目今粗有次第但擺堡事深為可慮且如土兵軍夫數該八萬原期九月初旬取齊龍州區區遣人移檄催不計數今八月已盡到者無一軍衛土官意以韓總兵未來故敢肆綫如此二十八日南丹衛百戸始引軍丁一百七名到来試以點閲中間壯健可用者十無二三餘皆㓜疾

衣食不給省諭未畢俱告行粮及柳潯二府節次申稱民間擺堡多有逃竄舉此其餘可知今縱驅逼如數第恐静待日久食米日消擺布繞行饑苦切身蓋不敢保其無逃者兼戸部原委運粮趙負外已殞於南寧原帶来委催箭樂黄斷事終于田州兵餘差者未回病者未興分督委托舉無其人先曾奏討夛未見到閤下從事者多如蒙分来協恭其事尤見愛厚國公大人處不敢遽爾奉書籌迎之餘煩以斯意達之如或别有更置宜蚤垂示區區力為之有不至者更煩見教辰下季秋天氣尚暑卒自保愛不具

九月初六日與給事中方士隆等

方王二給事近湯公自軍前来備說總兵官再三分付足下所領之事甚為急要今馮公回在太平候已三日其近邊土官并可遣土人亦已喚到但未見足下到来發遣行事大軍將至事恐遲遲今專人去如接見可速由陸路馳来如或不然將原領書榜密封先付来人齎至庶不悮事冗中不悉

復大理卿陳公洽

别来次日蚤至龍州查得今收見粮截日止有一萬七千三百餘石其遲如此可分付都指揮往来親督

或差官接催則可又差去富良及龍州人朱思耕等三名已往太平復回来見審多不實除判来申連狀封送可歸一發落又蹬勒馬草九千餘担若南寧夫来可令順帶五千担来龍州餘存彼處為便不悉

奉韓總兵陳大理

今龍州所收見粮不滿二萬其葛都指揮粮船越已旬餘到無一艘今早王都指揮說奏調箭粮運赴憑祥馱海葛都指揮粮来不必龍州收貯亦令運去憑祥縁舟楫止到馱海陸路至憑祥尚遠恐粮船到彼見無倉收若在彼處停待恐後無接運人船事恐背

悞比先議以葛都指揮粮船至龍州往来攢運龍州
另撥船一萬料裝載龍州倉粮大軍一到便令土兵
運去馱海前後不失今聞此行又非向所議也除鹽
力拘集船用外乞列位計議得宜可速垂示如太平
之事發落已了移舘於此得相面議尤為便當冗中
草率罪過罪過

九月初十日奉陳大理

人来知羅公所上之事為人沮回此非細故縱大傅
到近亦不可不以此意專人申覆豈可因而寢之望
以此留心王給事之事已擇得人初十日俱以禮遣

之浮撟一事亦已如諭行矣更令毛大参往復替之
料不至悞羅指揮駕来船隻富川張千戸不肯主領
惟説無軍止領七十有三餘待来後葛都司粮船開
至馱海舉無到此此處拘收得船三百餘艘僅可擺
布前運直不知閣下與同事者妙算何如百里之間
以紙筆通議可謂艱難閣下可馳逆太傅速回於此
不但事可議爲亦不為他人所議兩得之妙非故舊
之至實不以衷情道也察之察之

再奉陳大理

方給事来書之所載一一銘心但遣人之富良一事
書前已有先遣去伐人回是月初十日送伐審實說
送軍前去訖其所令擺堡及帶馬車運前藥部做一
場話說縱緩至於如此誠可惡也然後之来者進退
尚可為也閣下其留意焉致書給揚之事憑祥亦已
行矣馱海之運待韓至議行龍州之積尚不滿四萬
編印船外見有三百五六十艘就令此一州之土兵
撑運防護各堡官軍亦到區區亦將之憑祥料理直
不知近日各處有何馳報煩批示之他不及也不宣

九月十六日復陳大理馮給事

近得書来中間籌運之意悉知所以今此間所貯之

粮龍州土兵見行水運馱海之數議不准於彼置厰
與會暫收韓雖已撥軍夫陸運於數不多粮必不得
速卸曾見来送小船葛見坐擽猜兵餘者可駕大舟
回運太平所積再三稟議又不見納事之難為如此
況軍兵民夫到者十無二三擺堡事議亦非細故大
事所係如此閣下獨不之慮乎且太平之粮人船有
到委一官如數遣一官併替是處發息之事亦可此
間就為令凡事以紙筍聲以人代說不知機務之容
可得如此為乎區區與兹久矣平昔議論亦嘗惡如
此者今何遽乎見之左也苟非心交之素殆不如此

擬於是月二十八日虜席排門以待惟冀詳察幸勿
他疑冗中草率

九月二十二日再復陳大理馮給事

太平糧運來者見今龍州馱海兩處堡逕畧通并脩
完船隻儘有但原運官軍被横海將軍調去一千七
百餘人葛都指揮又選去二千六百有許吏燕韓都
督亦有存用之數船雖多亦將焉用差人致書屢於
韓公處白稟後雖見納數日以來止有椋林右衛報
軍二百六名領船二十隻於今月二十日搬運太平
之糧今日又為朱都司所止實難以口舌辯之太平

之糧運如此誠可憂也若為長計必得存軍以運區
區欲於太傅大人處計稟事在卒急又不知前日所
發稟事之稿行否實恐重復煩瀆擺堡兵夫到者絕
少又缺人差催皆事之大者閣下一至軍門當以此
盡白之不一不一

九月二十六日再復陳大理馮給事

杜於是月二十有六日泊舟龍游峯客邸話舊彼此
之意若合符節取船之人多不齊備是以發行者亦
陸續耳尚慮彼候之軍數多去船不滿所用已將回
還民人量與之俾順帶去計已發大小四百餘艘帖

有定數去有定期今想到[illegible]門下貝迷領受勿致悮
遲是所望也春日秋陽不必一一得發諸口吳指揮程都
司軍已來此不知所以除[illegible]遣見[illegible]即如所示行之
但此間之紛擾所急者缺人用耳呂文先去又數日
不返又不知台意何如憑祥所蓄之數如此不知漕
運之事有許多艱難擺堡兵夫過期不集此又可慮
者我賢契當於軍門直述請官分替勿致後變亦不
知太傅大人此來遲速迎稟其事可乎不乎人使宜
示之冗中不一

十一月初七日與黎主事杜僉事

別龍游館憑祥時得通問深慰鄙懷南來既遠北望
殊深倏爾又經旬餘陡然不通一字豈鴈不到衡陽
耶抑魚不寄遠方耶不然何睽闊如此今南北軍馬
合進以至仁伐至不仁兼我將之神謀士之義勇視
蕞爾之交黎如置卵於萬鈞之下轅門捷報顧在旦
夕列位要當洗耳切勿馳慮但饋餉一事乃吾輩之
當為馱海舊服想已運盡韓公已令蔡千戶領兵在
彼守防[illegible]小之[illegible]恐[illegible]亦令[illegible]添[illegible]兵巡護而此兩
處皆通[illegible]要在酌量如彼有餘足付即如前行設
法齎運倘有司疾頃勿輕深恐彼[illegible]計憑祥[illegible]温夫

逃不下十人今差官十韓公處計議於續到軍民人
撥補事不如此則後從粮措前堡人關將士之多何
由足食列位足下要知此意龍州收支粮數煩哲守
者頻頻報知向委辨事官惟事偷安甚可惡也當諭
以利害俾之速来龍州寄養官馬牽替勞抜他日出
壯施之銜勒達于康莊先他人一頭地贊襄之力未
遽爾肯忘也幸留意焉

與廣西思明府知府黄廣成

嘗聞盡己之謂忠率職之謂臣吾心不盡臣職不脩
矣故古之賢士大夫有民社之寄受乳保之責必體
吾君愛民之心盡吾心事君之實罔俾一毫之不盡
一事之不治一夫之不獲也今區區安南即古交州
聲教之所素及梯航之所常貢隸漢九郡置唐五管
後雖叛服不常篡弑相繼宋因循而不取元姑息而
外置然偏師一出闔境弗寧或納款軍門或遁潛海
島子獲洪眞弟降益稷頑夷傾覆不絶者幾希是知
取之不難而削之甚易也今
聖天子體堯舜之仁邁湯武之勇撫海内外罔不臣
服蠢爾黎蠻負固恃遠自為非法廢厥職而久蓄陰
謀弑其主而敢為首[illegible]

元作威作福數其罪不止一端究其由亦非一日民
怨既深天討不容
朝廷於是出弔伐之師為興繼之舉戎事之大需用
必多為不可勞民遠供特就用於近境爾思明列大
邊藩密邇交土侏儒相喻有無懋遷未必無不可為
鄉導之人未必無才可為行間之士儲積有日備禦
有方府之富庶孰有大於爾者涉獵經史作為文章
禮士夫慣騎射隣土賢之僚屬德之守稱得人孰能
出爾右者心一或盡事罔弗克使兵或不集則曰令
不我行也粮或不足則曰民不我信也箭藥不備則
曰我法未施也交諜未獲則曰我計未奇也如此而
存心則爾之心盡臣之職脩矣天兵南下交土悉平
彼外侮既去爾編氓獲安將見民社之寄勝珪組之
胤遠矣他日太史公大書曰某年征安南安南悉平
思明知府某從征有功表白如此琤琤然瑩瑩然在
人耳目千古之下仰如一日眞奇男子也不亦賢乎
若或狗苟狐疑管窺蠡測命沮于上事隳于下盖不
宥于皐陶干予政之刑不贖于呂侯弗用靈之法如
此則爾之名位鄙矣家聲墜矣向謂無能出其右者
今何見之左也增悔貽恨徒為衆揄吾諭如此汝惟

熟思力行如命以報吾不喋喋

奉陳大理

別來五日始之當冝日見總戎司馬于中營皆以餽餉不充為言愚將阻以賊截妨以備路及服役長久往復艱難者一、言之矣然兩都既克渠魁見追城垣修治粮餉實宜多用而吾輩亦未嘗不悉心也區區今歷諸堡督之比前益艱但芹站所掣夫數尚未發去其原調嘉林者今已回堡義寧武緣平樂三處續發之夫韓亦取往難陵愚又從而督之亦未知到否閣下必須專人再併催幾人不曠役官不廢事小高隨來之意愚兩於馬憑二公處白之彼謂守憑祥而督運固為善也不若歷諸堡督運為尤善也如果此行不但趨赴者勤其事首領者效其職提兵者知其數則吾兄亦因而得以達廣西民情之艱觀交土風物之異矣客即新正無以為賀特以市橋所寄之牛盡芹誠之獻尚希笑納此間五德之禽贊筭之味少適諸口雖曰口體之奉然養生雖聖賢之大亦有所不免也不可不為之備即辰寒燠不常尚冀自重不悉不悉

再奉陳大理

瀘江上別又經旬餘雖未之久仰德殊深閣下慎脩有道不待形之于言表但區區朝于轅門暮投蠻屋寥寥獨一塵揭耳思向之聯街遠途對床公館日則同謀而公務克成夕則同話而友情益篤此情此致未卜于何時可際也粮運之事日惟恨其進數不多次年放夫之帖先此七八日已行矣閣下其早為區處麟裔可令催促各堡軍夫并枝支粮數直至軍前馬公亦欲與之一見閣下其諭之俾速至可也掩林所牧者舊有五馬可督牧者俾益茁壯為感曾煩付一力與祿裔未知果否亦未承示今書生應後回敬以粗香二株為奉勿以他卻便中垂示不一不一

奉吏部左侍郎陳公洽以大理卿復今職也

永樂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奉陳吏部自交海同歸瀘江再別日往月來春而忽夏泰山之瞻寅夕弗替邇聞調攝得宜督運有道得聞于外常悅于中愚以駑鈍得陪高明資益良多銘感不已想至事竟師班聯街共揖同捧一封歸報

九關而今月初十日

敎書命掌政憲二司白揣奚堪惟揩以報雖寮寀有人而心力自不容少緩也由是書雖未達而心常馳

在閤下閤下以舊不忘亦勞畱心華翰屢飛拂制〻
思豈惟託此鱗鴻形于雲樹盖欲礪其齒牙驅其蚊
蝇也此間之事與昔大殊先月三十日新城公獨菅
數千人一戰而盡獲賊舟渠魁遠遁追無蹤渡江
以来功業之盛未有過于此者今月二十日張公復
率衆往清西都此回安南可謂無事矣于奇相公厥
疾少瘳擬在今月二十二日偕給事馮公西行特報
知之前書云小妹無恙而文先牛恕以辨事可悼也
閤下又不知李凱亦於前月三十日一疾長往矣尤
可悼也再慮粮運之事今城守者已定粮食頗積而

土兵之運不已如故恐未得宜嘗與于奇公議之俱
未决其行止閤下擺布既行亦可從容到此候與總
戎一議而决庶不再勞宸慮閤下其詳度之愚不敢
必錢公　有公幹之行盛暑在邇特以絹衣二件[illegible]
奉尚希笑納来期果定便中希先道之

與廣西太平府知府傅希説本官前任工部虞
衡員外郎

十二月初八日書與廣西太平府知府傅希説前者
安南黎氏父子不道吊伐師至于承
命来理粮運諸事自以才力綿薄弗勝為憂念〻[illegible]

府為廣西之邊郡交阯之近境天兵道出其中百需
必為之備愚自孟秋至此府尚經三月想以流官台
蠻民初頗不易其事既而倉廩完橋道脩箭藥備粮
草足官不刑罰而行民不縲絏而信比之兵至事〻
畢完謂之曳民難化不可也天兵既下有司寧完平
亦從而来龍州復入交阯之富良旋来寓於馬恩祥
聞于乎守是邦土察寀且多得人而于又得專其治
教想於兵行事舉之後惟土兵一事則必不勞而辦
矣繼有人者詢之再三咸謂足下極口稱民難化土
兵難趣輕言不遜妄自矜誇且有謗及他人者愚初

不信後復人至洞問備細談者如出一口嘖于昔虞
衡所守想知今蒙
皇上不測之恩典方面之寄此時此際宵直遑遑心
力胥盡尚恐弗克負荷事稱厥職而又焉敢自矜自
逸乎且士君子居則善一身達則善衆人志不與行
反心不與迹違了昔未遇志將以為有為今而既達
事乃有所不逮何志行之相戾也如此古云詩言之
違其是之謂與愚以同遊之舊故特懇懇言之了望
敬其事潔其操下矜不伐不忌不詐而又能慎言不
苟貴行不僭俾闔境土兵舉起他日改求人知者[illegible]

定價自此始矣拢報師班大將軍獻俘
天庭之表而予得以寂官名于天官之籍不亦榮乎
如是不但滿予平昔之所望而實不負
聖天子之所寄也予其詳悉愚不喋喋

與黎主事

判袂逾時馳思益切辱書致意中感良多每因介来
詢其動止僉云迪吉深慰鄙懐愚寄交地舊務未畢
新政又煩惶惶宵晝自不知其行止若何碌碌惟一
身安耳他無足道也載念粮運之事軍衛有司報則
稱完查多懸欠頗與羅公覈咨之龍州收支粮數欠

不報閣不知甚善怠于事也如此足下可丁寧諭之
俾如前行桅林所收雖已而大理近回曾託以一力
相送恐未即至今林回更一力送惟善遇之耳僕隷
悉回眼底寥寥蠻舍中惟一壓榻不可備著言表想
閣下亦知之審矣此間暑甚綌絺難得倘得一一便
中付来俾身章以備辭蒸以除亦足下之力也林回
姑此以代面覿人来垂示即辰仲春冀以道自重不
具

奉陳大卿

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書奉陳大卿好風忽来雲翰飛
至發函究意如覩丰顔詢知閣下往来于龍游默海
之間馳驅于風檣壓足之際焦思勞心夜以繼日動
履迪吉神彩愈嘉盖以吉人之所為而致斯福善之
應也區區株守遐方愧乏施設款善不能恒以為歉
所可道者碌碌粗安而已不敢煩及桂齒同知汪公
以回京之便曾以紵衣二件與書偕奉想已達矣論
及運粮之事此間民供官税數亦頗有若得仏温以
南之數通算軍食充否於斯可見土兵之運與不運
亦可斷矣閣下須以此事留心今来辦事官除留聽
用外餘悉遣還一聽差使閣下久於嶺表行裝想空

形影伶俜歸期未擬每于塵紛少隙未嘗不念及于
是也今將閣下原乘黒馬一匹送還史以區區舊有
餘鈔十錠俱令齎奉聊充客邸之需以盡片獻之意
尚冀笑留幸勿他卻專此片楮以代面覿便中指示
切勿吝惜辰下仲夏更祈順序保愛不具香薷散十
貼不換金正氣散十貼奉去均乞收之

同日再與黎主事

日来雲翰之飛頓息眷樹之思益深萬里數月之別
一日三秋之想此之所懐即閣下之意也李英等来
詢知台候迪吉深慰鄙懐區區李以駑鈍之材叨承

政憲之委惟日孜孜恐不及也炎陬獨處藉庇粗安
不勞道念閣下久離京華速使賴老行橐必度未遑
充裕今特以原將餘鈔十錠相奉尚冀笑留絕不可
御弁此奉聞以代面會轉鴻如便教章勿惜即辰仲
夏更祈以道自愛不具

奉劉尚書司馬

東岸一別不覺今又兩月矣雲緘一至披誦再三過
蒙青顧之忱徒抱赤誠之思未嘗不在雲樹之外也
閣下運籌決勝立功安人是以武成海徼而凱奏
楓宸區區得聞餘光不勝欣慰茲所示中得四人都

司已差承差管送於四月初十日長行驛馬陸續送
到完日具報宣化之陳元祿近已生擒麻論之白師
滌亦以殺散餘如奉化太原不時報有殺掠者斯蠻
情之常蓋亦兵燹之餘饑饉所致也招徠擒捕隨宜
整理不至為害但清化世矜之輩獨為可憂凡有報
警悉上聞矣獨可喜者廣東海運於四月十五日已
到量數分撥軍聲大振不為小補今有馬知事公幹
之便敬持片楮以代面侍展下孟夏天氣方燠更冀
若序保重不宣

與國子助教東一周公在易先生

五月二十四日與周在易別久慕深款密之懷不能
悉道諒惟閣下動由禮法來自門牆崇卑一致遐邇
同途福善之徵必然理也念予常材以承重寄政憲
司事自揣奚堪雖駑鈍砥礪之日亦高明指示之秋
也炎徼僻壤風土殊常然
朝廷之威福將士之謀為渠魁咸獲蠻徼悉平區區
亦賴以安不煩道念新得檳榔一百二十付之回還
承差盤銘専奉聊盡芹誠用干海納

再與周在易

八月初六日與周在易別來許久渴仰益深山川迢

遞魚鴈蕭條歆鳴吾私未易託也一日千里寧不縈
懷賢兄私而脩治公而寅清居易俟命動罔不吉不
特為吾所慰人亦無不為慰也頃因南荒弗靖天兵
一下舉境即平渠魁就縛人民按堵俾數百年裸跣
之蠻一日化而為衣冠之俗此皆天道之公
宸算之至將校之忠而然也豈偶然哉今也當班師
振旅之日悅近來遠之秋小大政治咸與維新必得
其人可也念其常材叨寄絕域司霜簡而鷹揚之志
守徼垣無乳保之能惟日孜孜免其所未至而已賢
友儻不我外其為教之向者曾令生員持以粗香承

之與廣西幾乎千里書達竟曾何異面覿深秋已矣一陽更生北鴈南飛勿惜聲寄尤宜調變以膺大用

與左叅政劉本齋

七年正月　日與叅政劉本齋今月二十有四日易清齋書到開閱再四啓沃良多其所諭所憂皆吾輩之當為古士君子之用心也雖時值兵燹之餘民在叛服之際以閣下之抱負受

朝廷之寄託施設指揮無有不能為者顧用心為何如耳况羅都帥以威武之盛在彼張都帥以能事之人偕行同心戮力攻擊招徠乘勢度時斟酌重輕何

往而不可何事而不濟乎閣下蓋亦灼知乎此矣惟不敢以行之為易故言之為艱其自謙如此他日報成斯言始驗所諭之事官被杖詿病已數人餘亦陸續回還尚恐數少又於新到者儘數報去同紙白五十張令易清領行到日妝用令變之疾藥石無功而已長往蓋造物也不必深悼吾以同寅之故賻奠如儀蠻嫗聚觀中有嘆羡者他日夷俗不變首重五教未必不自乎此也其餘家事責在吾輩不須挂意閤下惟以民社為念寅夕盡心人行草此以代赵居之敬東風之便幸寄聲於閤下孟春天氣猶寒冀以道

自重不具

奉吏部陳貳卿時報英國公率大軍來勦餘冦而陳公實叅幕事同寅遠迓先此布悰

五月初六日奉侍郎陳公別經歳餘馳想日切星使有來教音即至惠愛之私不勝銘感每詢台候獲聞迪吉但不敢率爾奉書每以為歉也閣下返旆之後想沐餘澤遺風區區盡其迂拙期得撫摩呰窳徐入雍熙豈期餘孽乘間屢犯吾疆張威肆侮一至于斯上勞

宸慮再遣偏師致我閣下復有此行此皆承宣未至守禦無方之所致也來書論意斷不妄及今大軍再至聲勢非常料彼逆賊雖相魚肉乘水之利其勢尚銳我軍遠來舟楫未多殆不可輕視然以總戎之英武士卒之奮勇區區之賊曷能逃我籌算之外哉不為帳下所執必有海外之行雖然平賊若易而招民為難招民雖難而足食為尤難也閣下此行軸卑懟路於其事之難易必講之有素算無遺筭不待予喋喋幸得相與而不見外故敢以是告之在他則不然也杜叅政劉僉事先吾往迓俟總戎先驅至日亦即郊迎辰下甦賓天氣方暑更冀若序保重

與左叅政劉本齋

七月十九日與左叅政劉公華緘佳句屢辱示及聯珠綴玉何其多也賢友之在東究處僻荒邇賊境招徠撫諭垂髫戴白日見來歸斯固吾輩之當為實不負總戎所望也司事如常但轅門褊謁渡江覓艇四鼓出午牌回牒訴倥偬殊不暇給日見民歸屢聞捷報中心喜悅自不知其為倦也今茲海徼之民前日畔今日歸為有司者正宜革故弊布新恩使之近悅遠來奈何又有迎之而侵漁虢之以圖餔啜者噫人類邪鳥獸邪與言至此誠可切齒已將北江州屬官諭以揩言仍令督取旗下者分付之後遣之賢友亦可以此意朝夕戒之岑都事進賀

巡幸表箋行有日矣吏部差官挨提觧公幸而先已到任今止回文也大軍之在石室等處破賊取粮大有所獲降附亦多瀘江下哨雖有賊船不過虗張其勢耳並報知之今專人齎龍團一封奉去可於撫諭之餘命蠻僕汲活水煎活火瓦甌供于草亭之上賞能起高興助清吟破孤悶散不平也東究秋來霜楓露菊景物必多而錦囊料不虗也西風之便一一見示尤見所愛不悉不悉

與本司右參議莫勧府時參議統諒江土兵派入陸那攻擊蠻寨獲捷報來草此勵之

九月初七日與參議莫勧齋使持書至發閱再三猶如面覩友愛之情何其至也嘗聞士君子生于天地間兢師勿窮經史汲汲力為者不惟善一己將以善天下周公之學古入官孟氏之幼學壯行是也豈祿祿小人假詩書為名利咈民從欲恣道干譽者哉閣下炎陬一布衣有志學古人在陳黎十數年不啻若盤泥之蟠栖棘之鳳也天兵南下海徼一清閣下識順逆知背向執義旗從義師遂成區區之功

聖天子一視同仁見賢必用于是得脫虎狼之口大際風雲之會交趾既平置府州縣總以布政司閣下出裸跣之鄉入都會之地沐寵渥授重寄拜參而回榮亦極矣蒲定再亂之日棄冠履而弄戈矛者有之執寮案以賣蠻酋者有之其如疾風之勁草盤根之利器為有邪為無邪而閣下獨仗一股義氣一片赤心入而談禮樂出而力招徠諭民而民循殺賊而賊敗兵少卻力猶能支身被創志猶不忘卒能收功古朧者績棘門此皆天人相協忠孝所致也亦豈偶然哉他日由斯而見元戎由元戎而達諸

天子銘彝鼎被絃歌蓋不汝釋也今總戎諸公大率軍馬水陸並進破鹹于下黄江收盤灘數十萬之雕題敗之丁一旦何其易也方今東哨雲屯西通清化中駐重兵嚴號令明賞罰秣馬礪兵招亡納叛開不殺之門行于民之惠是以民望徯蘇保抱攜持無遠弗屆革舊染之汚布維新之政在此際也不審閣下知之否乎人同以此告報其亦以此事為事以此心為心益盡忠亦以行所學毋自滿假以移雅操勉旃勉旃幸勿自晝即辰秋末天氣漸涼尤冀保重不宣

與守清化府王布政平齋

判袂以來屢更蓂莢景慕之情與日俱積獨不知吾兄亦念及于此否乎惟茲交阯區區一隅克平之後吏守其法民安其業汚俗畧移華風漸復豈期餘孽簡定敢為禍首再蹈覆轍犯我城堡摽我居民生蔽僥倖一勝由是益肆猖獗致勞

王師復有此舉歷境之日遐邇均歡未幾掃東究校佛跡稜鹹于下黄江大獲于太平海口渠魁范必栗等生致幕下斬獲溺死者無算我軍乘勝窮追彼賊望風奔潰即今酋長日降居民復業向日之仇敵今悉為赤子區區籍庇亦得有今日此皆

皇上之威福總戎之妙筭也方且分軍由陸路通西都舟師繼進由水路旁搜徧索不數日而清化亦靖矣然猶念閤下當賊来路阻之日城孤食寡之時而能寡以制衆靜以禦動愈久而人愈堅者雖曰操兵者之能事亦由閤下長於贊襄而能同其憂患也趍賀無由徒增慚愧兵發之餘無以將意特以綵紗一匹奉獻慨納爲幸風便垂示

奉守清化黄都督中公

都督華宗大人麾下別經許久仰德殊深凡内間道来者未嘗不備細詢及極知釣候清吉爲慰區區務

庇粗安毋煩道及惟兹向者賊犯勃姑爰肆猖獗無以清化勢孤援寡爲憂而能足食足兵完城久守俾數十萬雕題惴惴遠避而不敢近發一矢者非閤下一身之韜畧蘊之有素能如是乎尤可嘉者大軍再舉士氣倍增壓境未發而人心即思歸復故與之一戰而賊子闢授再戰而大全海口定矣以北江諒江東潮等處皆無事矣兵食獻餉民少流亡此皆總戎諸公能事

宸算所以致勝故也即今步軍先發舟師繼進西抵清化東至海口乘勝窮追徧地搜捕蠻寇授首西都路通旦夕可望天兵行使特備此楮以代面晤西風之便幸加教導辰下小春惟冀若時珍重

奉陳貳卿

十一月初三日奉陳貳卿酌別以来未滿兩旬使人仰慕無間一日西都人至恭諗再三極知閤下翊贊總戎提兵遠舉所向無敵淵已實之海口通久湮之山路賊有破竹之勢民有解懸之望孤城以安人心以固兵食以足此皆總戎公忠肝義膽勝算奇謀故能成此功于萬里之外而遺響于無窮也雖然料敵決勝而幕下之功亦不能泯也可賀可賀區區苟安

如昔不勞遠慮此間之事與昨不殊但清威之賊蘖路文律之兵所失者三百餘人宣化既遷近得三帯張知州率民兵設伏追擊擒獲頗衆今又復聚其餘奉化鎮蠻出沒不常差去官員亦難于招撫間有回而請援者亦無知之何也十月十八日錦衣衛李指揮到營二次遣人以路阻竟不能達是月二十日黄内使到又遣土人二次往報不知到否其軍前二次各文俱已到營悉知所以然兵家之事動靜往回實不敢偕料但東都之與西都相去極遠而西都之至又安危爲不近我偕乘[illegible]亦作計議停當可比總戎

大人處不敢備悉開話間乞一俾意草此字奉以代
面會人回一一教導天南冬盡氣候不常保重保重
不具

與劉左叅

十一月二十二日與劉左叅政本齋近聞東究之軍
雖掣還有畱者今各處民人歸附者多設有未来不
過避害而已惟在我輩招撫之取斛人到備稱日来
之民不下數百威德之能制人服人功效之速有如
此哉昨議親往平河軍前一賀續聞又已移軍此與
又聞𡚁林公之行專在乎此前日借力取粮一事所

賙者皆我部屬之人也閣下之所慨然者所以惠我
也我受而施諸吏胥者濟人也孰不知沐閣下之惠
歟何以屑屑介意而形之於紙筆哉聽間受隙眾士
君子之心乎掠羨市恩亦豈吾輩之所為乎閣下相
與亦既久矣何不相知也如此字到一置之鑪公頗
有物議不審近来如何便中達及瞥民收粮官私便
利此事乞身董之斛徵恐未為可也冗中草率罪過
罪過

奉黔國公沐公

九年三月　日奉黔國公沐公今月二十日早
市橋来報錦衣百戶田福行人劉登齋捧詔書到来
即時率屬迎接開讀如儀遠邇聞之不勝感激凡在
部屬俱已遣官開讀去訖其陳季擴係本司官數亦
具浴文遣流官知州林駿土官通判武得夫齎捧開
讀今就令去人先於大人處稟知更候指揮停當發
遣蓋
朝廷施如此曠蕩之恩而彼繼譎詐豈無憣然悔悟
之意率衆来歸在此一舉惟大人將遣去之人更教
之幸甚行人百戶三二日回還来使云英公大人三
月初六日至湖廣永州陳侍郎又列行幕並報知之

奉黄都督中公

四月十九日奉都督黄公每欵奉書恐壓鈞聽雖嘗
因人而寄聲終非專楮而達意託熟恃愛故敢如此
海涵之大必無誚及人来審知勞心焦思訓兵保民
出私藏以濟人廣軍屯以養士使彼一方咸賴以安
數萬之賊不敢輕犯良由閣下之在彼也雖然用心
軍民固亦至矣猶有所未至者雲屯至升華皆交阯
也今而清化以西演乂安順皆為賊有賊恃勅姑爭
江僥倖之勝益肆猖獗而我軍自英公回後未嘗一
其志向雖遣胡彥臣等入貢不過佯為降附而陰

為圖復獨幸
朝廷推赤待人信而無疑既施之以莫大之恩復授之以非常之職謂不滿其所望不可也獨彼蠻情譎詐恐違
朝廷至誠愛人之意而復有覬覦也觀今所奉總戎一書可知大槩且拜官謝
恩奉詔送使禮之常也今而如此不知彼賊意之所向計之所出果何如哉胡彥臣到彼又不知計較如何大人宜多遣人探聽并遣書催促庶降附真偽虓職果否可知其然噫賊之為害如此計畫如此譎詐如此果何法以制之閣下提兵有年以此蕞爾之衆數年不得殄除第恐日過一日師老財殫誠非細故今英公垂至聲勢非常閣下宜以彼中事體賊之動靜及吾施設之宜決勝之計悉白之以裨其畧早除餘孽以濟夷氓豈不美乎誠如是也功業之就豈可與守清化同年而語哉吾小子才力綿薄大道不聞治體不知叨蒙重寄日惟憂懼而已閣下不忘一識之舊早晚見教豈特成人之美亦為國之大也允中不恭書不能盡意惟冀恕察

奉陳貳卿

茲者百戶田福等回京已嘗致書此間事體已具詳悉想已徹聽矣茲于兩陳今月初五日務中伸到
朝廷教誨吾輩之恩嘉惠交阯之意何其至哉以材力綿薄弗克負荷喜懼交生暨於中營獲覩總戎之書此來動靜畧知大槩劄付委辦之事先已分撥遣人理之料不悞也胡彥臣仍尚未到齊
詔往廣江開讀官亦未回此間近日附近地方不聞警報利仁之賊黎卯建平上官已行斬獲快州丁蒲尹文黃添祐董縣章廣僚萬崖楊高天雖不即出亦未聞明為逆舉已勝
詔致書遣人招撫來與不來正在猶豫之際斯數人雖曰小可然不致之於教化之內恐亦不免有前日之舉矣車騎所駐之處亦宜以
朝廷威德之盛諭之俾速至為妙前已遣都事之丘溫迎接總戎未知即目見否今依鈞諭具見在粮數呈文便中帶去不敢另書至日已轉達之人便教導不具

復陳貳卿

四月二十一日復陳貳卿襲指揮齎一劄付并辱雲翰示及開緘捧讀究知面見得知鈞候清吉甚慰甚

慰來書所示之意前已縷陳今再言其畧凡新定今
荒之地久染污習之民雖承中夏之教未變禽獸之
行狡猾譎詐情狀萬端此夷人之故態亦閣下之所
素知也揚中使四月初五日到來方通政等十二日
繼至卜六日已將各人并所賫之
勑俱白總戎黔公遣官送往清化轉往廣江去訖此
使未回彼賊之衆來否誠偽難以逆料胡彥臣未回
之先黔公大人運粮清化曾有書來中間意思無非
譎詐緩我之計耳中營已嘗謄云想已知之此後再
無所報恐嘗以事勢料之英公出師两回首賊咸授

交阯地方四五年來其民懷畏草木知名今陳季擴
所擁之衆有數所據之地不多特以舟楫輕便出没
易為兼我見駐之兵為數如此是以賊得延喘至於
今日始而遣人入貢實無誠心不過欺老我師而陰
為求全復舉之計
朝廷推赤待人施曠蕩之恩授不次之任并以來入
勞之使回復以
明詔大赦其罪恩至渥矣彼復何辭哉此回不來是
彼自絶否軍終不已也必用合進水陸竝行事勢至
此彼將奔走不暇更敢發一矢哉於是駐軍[illegible]又

之地取給於附近之民分兵搜捕常撈長驅將兇徒
賊無寄足之地而謂有出路哉群醜之獲于是不誣
愚料如此不知大人妙算何如惟冀熟慮使一舉事
定不勞再舉可也諭選辯者而往徧詢于衆不避守
一官盡一職者耳至于軍國之重何能知之不敢輕
率發去龔指揮擬於今日回遠有黄都督差人送陳
季擴一書到今將此書并三月間所奉之書抄白全
文随此奉去伏冀詳度餘有所教幸一一見示國公
大人處亦有印信呈文不敢致書話間煩中意不具

同日再奉陳貳卿

今月十九日已有書付龔指揮行以彼中動静未到
晉至二十二日復有王千戶賫劄到已議令杜參政
盧都帥楊副使二十四日詣前回報今承書中之意
與前不殊但繫書索取檳榔一事乃軍中之急務不
敢少違除杜參政行日另有所上今先備百顆納于
竹筒以泥固封就煩龔將軍馳奉倘不見卻青油幕
下參議之餘酒醒茶後一嘗風味當起天南舊日之
思而予亦得預於鈞念之下也車騎至太平必有詢
及舊遊之地不知今之與昔又何如耶會當見示展
下流夏天氣在暑更冀調攝不具

復奉陳貳卿

四月二十三日奉陳貳卿前已兩奉書矣此間事體大槩想已徹聽不必重陳今月二十一日奉取三司官諸前回報擬於次日即行議恐彼中續有所報又留一日二十四日長行二十三日晚有胡彥臣從人始至已遴官差送回還又有傳令官自清化同報本司費

詔官為彼所留直待胡彥臣回信到彼始將各官於四月十八日送回二十三日在銳江尚未到來聞有奉總兵官一書未到不知所載事意候到中營即錄

馳報令杜參政楊副使行具微禮為總戎與閣下遠迓之奉更如前諭蜜浸檳榔二錐薌葉悉備如分送總戎處尤見所受杜楊回日凡有事日幸一一垂示

復奉陳貳卿

五月初二日再奉貳卿鉞使大人星軺玆賊中事體前已書報備悉但方通政未回又無的音今月初二日午中營原差老軍梅信回還到營聞說方通政劉鴻臚同到陳季擴拜受

勅諭迎送禮敬如前但阮帥等俱不領

命已行齎回方劉二使尚在清化治病未到梅信將

各中所奉之書與先回書意屑屑以興繼為詞而今以鑄金人効元故事為擧且賊之渠魁今既拒命其譎詐可知所覬覦可知不覲來也可知縱使鑄金人來貢亦何益於事乎凡所奉之書中營備膳上矣不必重具相機行事此正其時閣下宜與總戎大人善策為妙今已鎮撫司謀此拜達總戎大人處不敢奉書詰問之一此名杜參政參回為儔司中事劇之人幸勿他遣前驅於處倘先寄聲俾區區特一瓣香幸數眷老得逝于市橋之外尤見所愛凡有教導幸勿吝惜仲夏多暑珍重珍重不具

書

與鄉友本司王參議貫齋

五月初三日與本司左參議王公愚來交阯越將六年居瘴癘接侏儒使人情懷抑鬱而惟調攝加常憶

夫青舍之優游白下之佳麗處則豪吟暢飲出則揚眉吐氣不可得也興言及此不覺使人悵恨但交阯自漢唐而下丁李陳黎廢立相繼綱紀道寡四百年餘裸跣之氓漸染成俗而不知有中華禮義之盛永樂四年冬我

聖天子出弔伐之師擒渠魁之衆復郡邑之古民雖憂畔憂服然

朝廷威德處置得宜而烽燧漸息民俗畧變餘孽之在海外者又得英公桓赳之衆一至盜息民安將有日也惟布政司乃承流宣化之地政教之所自出者吾具位于茲日以弗克負荷為憂且以寮寀之人為慮一旦聞吾賢友有此榮除使人忻忭眞若有所得者而不知從阯為瘴癘鄉雖題為海徼民難居而難化者矣噫何幸也哉吾之幸乃一身之幸也他日政由賢友而成民由賢友而化道由賢友而行

聖朝舉天下之司府綜核名實第其政蹟吾司得與于撫治之列其為幸也又豈獨愚哉先聖嘗曰為政在人殆不妄也此來經涉之地氣候不齊尤宜以為

國為民自重不具

與莫大參勳齋

七月二十二日與莫參議勳齋今月十九日陳度持書到來捧緘開視備知詳悉不必再陳但翁老一节未為確論且山賊恃險行兇大肆刼掠俾古隴之民皆不得以常司农之官拒繼而遇害吾為民之師帥可坐視而不之濟乎古人一夫不獲尚曰時予之辜

况事至如此而不為之軫念以事體論之非兵力不至第恐池魚受殃玉石俱焚又非我良民者之美事也書至吾賢友即遣人賫萬崖武禮之官率其民兵并與揚巨覽之兵約定日期指定處所人齊勢振可度賊出入之路依棲之所或分道並進或直擣巢穴或明攻或暗伏或佯輸取勝相機成事在此一舉惟吾賢友留心則可于將側耳待捷也間又說舟數艘彼處有用則不必遣如其不用盡發之可也張令史本房事劇姑留協辦另遣一官代之尤望善遇之排草等項見有中使來取吾賢友尤宜留心為之不可

同他輕緩也沅州官向侍曾以賢友之意諭之使從辦事彼再三自陳不願今復強之使行恐未為可否賢友再思為善俟報行之陳州官行持此復之二次所遣之官俱已回矣併報知之病愈之際乞宜詳慎若之藥物令人來取幸勿外也

與莫大叅勳齋

八月初五日與莫大叅日昨陳州官來所咨之事俱已咨上想徹聽矣今不再及茲我大軍平寇每有捷聞皆未之報及翁老之賊屢為民害不得掃除使人不樂請畧陳之前月十八日大敗賊於結愡生擒偽將黎得㬎等册百有餘艘斬馘溺水者又不可以數計鄧景異之記印亦為我軍所獲繼於今月初四日又報水陸官軍俱至演州西緯江又敗賊衆生擒偽將胡　等并船百六十餘艘斬馘溺水者又倍於前　外攘之功如此不知吾輩內脩之治何如今翁老以地不過三舍衆不滿百人晝刼司農夜襲洞喜使逃散之民為刼掠之益官民罹害側近驚愕可謂吾輩之失職否乎今專都事岑　詣稟可與白知府楊同知約計停當率其精銳相機進取一舉成擒在此際也側耳待捷式日觀俟此心懸懸惟冀注意不悉不悉

奉總戎黔國公大人

十二月十九日奉總戎黔國公大人自六月二十五日節鉞西持之後境內晏然如故七月二十四日徐指揮来報有司常江之捷遠邇欣然未幾鈞帖華翰相繼而至區區悉如所諭不敢暫違八月初一日及二十二日烈風驟雨江水漲溢九月以來軍前無有所報近奉化府来報巨賊李㩦不容存仁陳磊等船自化州来擣我虜擒戮官吏刼殺居民除官集兵張威惑衆以致新安鎮欒建昌奉化交州之民聞風趨附蟻聚蜂屯由是三江黃江上下清化生厥銳江東西俱各不通雖近城之民[illegible]變動官吏軍士事故者不無其人屯粮不得[illegible]民粮不得輸納鹽商不得通行雖屢遣土人[illegible]凡經七八决皆不能達有之蕉江而回者有中途截殺者有至今不回者嘗以前項軍情并以官少粮之之事差官上聞其所委楊副使尚未回到十二月初七日海公西回始知行止衆情頗安十七日莫公大人軍到財繞二日即率大軍先自清威慈廉縱兵大擊斬獲無算復以水陸之師搜捕[illegible][illegible]威[illegible]麻龍之賊并通三江

宣化之路擒馘尤多舟筏之粮亦盛可快意於一朝雪耻於前日誠可喜也紀千戶到日又辱書至薰沐捧讀極知所以寬厚過愛使人銘感永永不忘諒惟大人揣已恕人禮士恤衆是以天人協相福祿永昌也區區既不得聞孔丘之學又不能為子產之政言而見憎行而召謗碌碌庸庸宜乎如是雖然内省不疚亦何損益之有特愛布忱幸恕狂妄今專奉書以代面侍彼中事體如承見示尤見所愛

再奉黔總戎大人

近聞事體向者奉書想已達聽茲不重及大軍自西

都回後三江三帶上下路漸通行交州諒江等處民漸復業納粮民入中盐客商亦陸續有至者但計倉之所儲惟可支持目下而已大軍今月初四日往太原搜捕紅衣閩捷未回廣威麻綸白師黠之徒鎮蠻下洪陳存仁之輩乘隙出没尚未就擒而賊之魁渠聞又復入演又若為大舉以收全功在諸大人量敵度力處始慮終則可區區輩奈備守土者之責每言至此未嘗不惕然于懐日前曾以缺官乏粮之事上聞今月十三日據副使甫回到司所上之事幸而俱允都指揮僉事徐祐前衛指揮師鐸於是月初九日到來聞有韓都督統率廣西之兵及兩廣運粮五萬石來然皆未到繼有邵百戶再示鈞旨令收香料謹已如命但不知所得多寡卒不敢以數瀆聽仰乞寬期新正在邇趨賀無由專令經歷錢諒詣前併以前事奉聞乞恕草率

奉北京郭朱二尚書

自來交阯五年于玆每憶同遊京華叨陪治署聯鑣竝轡聲應氣和兄弟至情無以復加自寓迹於天南徒馳情于薊北關河脩阻無以將誠鉛槧生疎不能鳴意此心懸懸未嘗少釋以同事之舊想必見容本

司劉左叅近自京師回以李戒卿會談之意轉為愚道爰知列位動止清嘉政聲洋溢深可羨也念予親在東萊子居薊北愚寄越南惟孜孜于官而不戚戚于家者恃有列位在也愚常語人曰士君子得為歲寒之松松不妨為秋風之蓬得為疾風之勁草不妨為晴波之萍意亦惟隨其所遇而已他日民有唐虞之休野無烽燧之作入覲

天顏會必有日今得便人先斯片楮以布寸忱倘飛鴈過衡陽好聲到交阯惠愛之私又何重也小春天氣中土嚴凝尚冀為國為民自重

與鄉姪王春牛盖本司左叅議王貫子也

爾父永樂九年五月初四日到交阯十二日患瘴熱病遝多高醫脩合良藥療治不痊至二十日未時身故祭葬如儀骨殖置匣收貯衣服盤費一一見數收候便人俱送前去不致疎失大槩生死常事人皆所不免者如爾父蚤年志于燈窻後游橋門別駕二大府踰十餘年皆有政聲由此陞交阯叅議雖到官之日不多行事之善未著而平日爲人皆循禮法無一事妄爲斯亦衆所皆知豈特我爲朋友者知之乎生有益于時死有關于後亦何憾于死焉此士君子之能事畢矣於汝爲子終天之痛雖不容已而於家能盡子職克勤克孝讀書問道日以希賢爲念一旦成材能持門戶不墜家聲斯亦爾爲子之能事盡矣誠如是也則爾父於九泉之下亦得瞑目矣爾春牛其以吾言銘諸心勿怠勿違今因人便先字報知吕楊亦於五月十八日病故燒埋同此示知人行匆匆臨書不能爲情爾春牛識之

與莫大叅勲齋

十年二月初五日與莫大叅今月初二日陳瑄方到得覩來書始知翁老携衆來降然交阯地方克平寺久衆竊狗偷者衆如此小盜本不足以爲心獨以慕義向化則爲可嘉且使脅從小民得以脫汚染之習爲良善之人處安樂之鄉又爲可喜也雖然良由閤下誠以處己信以服人所以不勞一矢而能使此群醜拱手聽命噫是可尚也書未來時聞此亦久惟不得閤下一字所以不敢深信今乃果如所聞然不特此也與別之後范慷潘吒朗傾巢就縛甲江張人忠等接踵來歸揚世真楊充終等亦已來見此亦可喜人事如此天意可知猶慮翁老所携之衆皆狡猾之徒待之固在恩信納之尤宜防閑必如受敵然後可也存撫優待料我賢友必不以大端而惜小費要必親率而來不可輕托他手又必先期報知以達衆聽吾想此徒就道之日笳鼓夾鳴戈矛前導行者佇觀而欣於途耕者喜聞而賀於野皆相謂曰斯盜息矣吾民安矣如此稱賞豈惟見朝廷有柔遠之意閤下有招降之能則吾僚寀亦得以籍庇而生光矣今草此楮專人代賀畜祭吾諄諄之言知我懇懇之意益張鷹揚之威毋墮鼠首之計書有盡詞詞無盡意面會再陳今不喋喋

與莫大叅勲齋

三月卜九日與吳大參今月十八日閣下書到一讀
未竟中悦不已嗚呼學道愛人舍生取義吾今始見
之且阮了逆命不來垂四五年餘民不得安其居兵
不能施其力而閣下片言之長寸心之赤而使彼挺
身挈衆畢赴軍門信而不疑盟而不背意誠可謂以
德服人者矣成巳成人一至於斯愚已將書意并所
遣人悉於總戎道其所以而鈞諭惟欲其速來況此
之去彼不滿百里朝發夕至坦無險阻閣下其以得
時乘機見義勇為諄諄為道務俾阮了躬率部屬慨
然就道一拜總戎當即遣回俾保民社俟待委任必

與高天克終韋比也秉筆形言對越天地決不為食
言行諸道阻遠人歸德之誠塞
朝廷好生之路閣下宜進步于百尺竿頭獲永于九
仞井下慎勿信彼假托之詞壞彼垂成之功去就禍
福正在此時彼不可失也閣下亦不可不察也使節
一行先驅蚤至吾當別遣親信勞于嘉林罄布心聲
惟冀鑑察

以戰守之議奉陳貳卿

五月初十日奉陳貳卿大人君子凡有所為必有所
慮作於始必慮其終謀于外必慮其内苟無遠慮必
有近憂且賊帥等韋水上之脈習舟楫之便利不給
巢以召攻伐不迎戰以校勝乃移人畜于彼險遠之
所就粮食于我復業之地我出彼入我來彼西使我
奔赴之不暇保障之不徧我軍日疲我民日弊此其
長也賊計如此而不熟慮可乎今我内無倉廩之實
外無藩籬之固我若遠戍守或不嚴賊一伺隙乘虛
而來江海相連千里一碧風帆之捷如蹈無人之境
為害之大又豈前日可比今雖僉議一軍專守一壘
前征似為長計但恐我軍一出彼必空壁而行既不
可窮追又不宜深入若果勢不容已恃勇携衆長驅

而前彼必併力來擣我虛而我守軍一戰而退可為
全美倘不能支縱得報通星馳來援則亦緩不及事
也使不遠追則無以成功哨則不能糊口於此之際
則將進乎退乎欲剿食于沿海之居民則民心怨而
恩信虧欲旋師于交阯之境則倉廩虛而軍士餒事
勢至此誠為兩難古人以戎為國之大事可不慮乎
意可不慮乎向承下問雖已言矣言不見聽聽而不
行與不言無異今覩事勢如此雖木辱問為此[illegible]慮
自不容默為今之計莫若將征守之軍通取見數相
地衝要量發軍兵戍城或捌俱為守計[illegible][illegible]所存決

野儘力耕種內遴官軍土兵之精銳者船隻之堅刻者各得二百餘艘官軍土兵捐糸一元戎統之沿海上下往來巡哨遇賊即擊俾勿輕入以犯我境布置既定我守兵無戰鬪之勞我居民無剽掠之擾專治兹鍇盡心咲乘限至酉戌如數而入計我軍之所屯兼有司之所徵鹽商之所中今秋所得不下十數萬餘我食既足我守又備彼賊儔虗之計不行資我之粮不得風濤洶湧舟楫顛危可持久乎彼既自疲疑忌必作自相魚肉者有之各據便利者有之待至于此然後我以厭飫精銳之衆討彼烏合疲弊之徒得

時乘利鮮有不克若計不出此惟務速成欲渠魁之衆一皷而成擒交阯之地一戰而永定即用班師不勞再舉愚雖不敏未敢許也迂闊之談不覺至此倘寬其狂妄少加采擇一得之愚或見於此前聖論政亦必曰足食足兵尚冀慮之

奉陳貳卿

六月二十九日奉陳貳卿是日傳令毛百戶齎到總戎文劄并閣下華翰啓閣再三極知所寓然區區側諸方面碌碌庸庸量力既無所措之衆論謀又無一得之愚惟以倉廩不充為慳盜賊不息為憂入[illegible][illegible]不

安為慮也今而治外者有英公桓桓之多守內者有黔公赳赳之衆內外相資謀為停當以吾樗散何容咨焉故自奉書之後一無所陳也但報聲息理粮餉而已矣且守之之法必立營以為根基發哨以張聲勢庶使賊人遠遁不敢近侵若顧首顧尾或去或來使賊有可乘之機民有被賊之擾大為不可然地方廣闊海口數多守此失彼應東悮西論至于此亦有難處不可以言盡意也近來黔公比之向日病稍減輕雖已視事猶不勝衣閑欵勉強於七月初三日親率大軍下哨未知果否土兵種屯委官各得一劄倚

仗之力重若萬鈞今而又容緩造船隻先力屯田亦吾輩與土官朝夕之所議說也此帖一臨若合符節尤大有力逃兵不拘原捞之例區區亦以此心將征者粮差量除屯者粮差全免逃者許即赴官首令屯種不許搜罪今奉鈞諭如出一口吾捞行之益壯且信矣此目前事也請以戎事論之今觀師容之猾黠利我兵分以乘我虗以掣我勢今征守各任彼已不得行其榮矣雖然師容之猾黠不為守不為戰者向以我師遠舉內而無備彼賊得行其儔虗之計今征守雖曰各任其事然不過為聲勢以自守為長[illegible]以

相資而已若謂征者策馬鳴戈以陸行乘風鼓枻以水戰入演又擣化州覆彼巢掣彼勢因粮以為我食招民以為我用長驅直入而無後顧者不知果也否乎若謂守者大發舟師沿海上下乘風隨溯聲彼擊此出大全駐悶汀嘯禁海過太平出沒如神使賊不得知我之虛實探我之向止使各海口皆有守兵海外賊船無一檣入境民得安業軍不廢田不知能是否乎征者既不可深入以速成功守者又不能全矣以保無虞向已面談其事矣今軍前動靜莫知所以余姑料之彼賊固無近敵之勢我之土兵有逃回之

聲雖云粮有所獲但可給我軍而已交阯之衆想不得遠濟事勢如此必欲深入以速成功誰敢中遏但恐土兵多懼遠出益以逃散損我軍聲莫若將土兵人船擇其堅大者留為向導以助聲勢餘悉放回就將嘯回用剩之粮使之儘船帶回納交阯官倉兵守本處海口仍令預為來年夏田此我事之一端也我軍若佯為深入實不遠行以脩船之故而欲速回者但一旋營難再輕舉終不可坐而虛日若以屯則時非所宜以食則倉無所積事至于此不知閣下何以處為今余料之莫若駐軍于清演上下搜其盜劫招撫人民為久駐之勢我得食而厭飫彼生疑而狼狽擣虛之計沮掣我之勢失而我待至秋深禾熟暑退水乾乃取彼粮以入我舟聲言追賊于下流而遂班師于交阯然後徐議進止若欲以彼賊不與戰之機以我軍不可分之勢上
聞請益止與黔公約嘯海上一言而決蓋不必直在交阯也理固不殊事難遙度倘有可乘之機有可擊之勢則又在明公臨事好謀而已矣吾所以曠久而不書者正為此也公其努力焉

奉陳貳卿

七月初三日奉陳貳卿六月二十九日重辱華翰啓閱再三極知詳細諭不奉書一事愚有說焉且愚碌碌庸廁諸藩府効力之所捏之衆論謀無一得之愚惟以食不足盜不息民不安為慮他何敢僭及然近可喜者黔病稍痊雖已視事猶不勝衣今已勉強於七月初三日率衆下肅尖楊巨覽之船扳三百報到即到麻伯虎之軍粮二千聞來不來白師點出麻論已授判州感報頗勤賊劉倖刼廣威晁加虎旅捷音未至太原之紅衣蒙調土兵已前征未覩覬旋軍屯之青苗決引江流以晉灌甫聞露足時事如常焉

致壓聽大凡處事要顧前後者事要權重輕有慮則可謂盡已能權則可以恕人向督屯田一剳之力有餘今論守備一咨之權不足付起巳投開籠巳曬原留之叱撥以價廉而猶在舊養之尚基由食足而咸安時大叅具聽撥官之花名焉敬亭奉大叅軍之華翰兼有達總戎之孚文獻閣下之腐語並令錢經歷同時齎上到乞發落清演之際民事賊情及我軍之進止人回見示伏下孟秋天氣尚熱冀加保愛

奉陳貳卿

八月三十日奉陳貳卿二十九日晚原差土人阮炎齎總戎鈞諭到來始知我軍進止不勝欣喜所諭之事即時施行不敢或怠但賊人動靜不常以今月二十九日所報論之交州清潭縣土人探報賊於七月二十六日出禁海口交州後衛又稱二十七日賊攻奉化赶散陳誰土軍謫賊出沒如此不常而黠軍於七月十八十九日入駐盤灘惟聞蛟嘯不聞報捷以今日之勢視之我軍不急下追彼賊傍海行刼得肆其志居民受禍我軍如俠右一下追恐賊預知不待追及而已遠遁則我之勞勞我之人又恐無益況東關食粮不繼又如此則檄進止惟在閣下一處之合

宜附塑承教罪責不恭由由蓋過愛之私如此閣下縫託基服意皆也達窓如毋五臺方丈之際固不待余叙寒喧也雖數道人特書奉問所道及者不過泛見薄識俚語常談而已豈有深謀長策出人意表之紙使日十上書亦何益於大事所留叱撥已易和两原着尚基無異往昔諭取二筆人行匆匆不及[illegible]今另求二枝持上錢經歷等回日更希教誨不[illegible]

一

與王布政平齋

八月十七日與王布政日昨花都帥移文運粮淡濟清化悉常料之豈不欲地方俱得清寧吾軍均得飫飫但大軍深入未見旋期交趾至清化水路險遠陸路澁滯衆所知也不惟倉無積粮可以分撥設使有積亦將何力以運乎閣下宜與花公計議將軍屯子粒復業民粮用心整理如大軍破賊之後附近之民必多逃避豈無遺粮亦宜乘時搜取隨宜給用大軍回日必有長法若惟坐待供給恐非民計古人不日千里餽糧士有饑色獨不聞乎兵食重事也不可止弃文具致乏軍食想閣下與老都督當永樂六七年之際守城撫衆之術今猶記之此時尚可規畫今而

及不能料理吾殆不信柴承差來備知書意今因花
使之便具此布忱仰干詳察不具

與劉左參楊憲副并系以詩

十一月二十日與左參劉公憲副楊公疊承誨劄久
之報辭引領而東令人增悵且知尉薊之後百廢俱
興遠邇稱幸如廣粮餉增倉廩思以結皆長寬以撫
流離謀以驅盜刼雖皆分內事較之假公營私朝作
暮輟狗苟蠅營者霄壤不侔矣况石大參陸僉憲又
將出巡劉大參王大參相繼到任寅恭相濟內外交
脩以諸公之偉才當明時之顯位應其所當應為其

所當為不惟善于彼而又責望于此故言恐不逞而
形之于啓劄意恐不盡而又寓之于詩詞古必及予
保民詞必主乎若䇿忠義友愛藹然乎意表豈特使
遐荒蒙洽澤之沐即以見方面得人之盛也仰荷五
雲深懷三益所諭屯田繳則雖非永制諒惟民力實
愜衆情方與諸藩用徐議之耳候一得中則當馳報
疊閱奇羅之捷尚老眀奬譏捕太原之盜未靚啓行
自昔事不如意者類皆如此雖然士君子為所當為
各盡乎道而已盤灘水陸要衝之地竟賊必攻之所
雖吞小平公有鎮壓之奇而擄章鮮來歷之策而禁

土牖戶之意不可不慎也又不可獨以予拙完而為
能事畢遂紓放曠之懷而為詩酒之作吾亦知賢友
無此但友愛之至布詞行意不覺至此幸勿誚也天
南春早鴈北聲多倘有惠誨切不可使管城子楮先
生辭其責可也即辰汀草碧連常帶雨江楓紅徧不
知霜氣候不齊尤宜調攝以膺時用不悉

盤灘歲捻更時和好問屯牧織幾何劉宴聲嘉財用
足鄭侯力大餉来多癸花月秋心尤亦蘆荻秋高吳
始皤今日幸逢
堯舜世頓同忠悃沐恩波

與莫大參勲齋

十一月二十二日與莫大參不承誨益又兩月餘以
吾北鄙矯首南平奚翅如執熱之待濯當寒之望衣
也貧友仗節制外凡事得中是以人各安其所止而
無鳴其不平者四府地方耕者不違農時餽者不缺
粮額食足兵閑民安盜息皆賢友精白一心展布四
體之所致也雖然古人宰一邑守一郡尚有蝗去虎
避之美雉馴犢留之聲而况拜參
天闕佐牧大藩諸府郡邑折節而聽命者如此之多
亦將其抱負而演其施設乎噫丈夫得時行六

能如此亦可謂不負
國家寄托之重而誠足以爲斯文道德之光也先聖
嘗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信哉言乎楊縣丞來所咨之
事皆已咨報想已徹聽不必更陳但集兵之法逃必
拿亡必補徵根之例種必納欠必追法度則特于官
府損益當俯循人情膠柱皷瑟固不可也遠道千想
又豈可乎賢友素以士君子忠義自許想無此病但
恐以相與之久以胥誨爲心臨書之際自不覺詞重
意複而至于此也曹僉憲純純之先覺接人禮待人
誠無一毫僞處賢友亦當以是道待之道合志同事

同弗濟近來令尊老將軍連納二寵內助得人尤爲
可賀恃舊布恍併及瑣瑣覽竟擲之幸勿見訝仁輔
之章尤希頻示即辰仲冬保愛爲禱

奉戎幕陳貳卿

十二月　日奉陳貳卿十一月二十三日陳指揮
船到得承教音極知彼中事體大安衆意深慰鄙懷
有若饑之哺寒之衣也以閣下積存養之工夫𥘉調
和之手段處人所不能處行人所不能行師雖未班
威已大布實足爲轅門之幸吾道之光也區區之同
寅以協恭慕風采而悵望脩治不至九悔是歸今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南門失火其時風大延至本司
廨宇庫房同爲一燼雖孟敬之華居亦不能免方今
工鳩材徐徐爲之不免勞力耳所可喜者雲南廣東
運粮將完寧遠覽線罰粮亦到民納粮商中鹽收軍
屯俱有次第雖土軍之屯最晩度今所收亦將及七
萬數矣杜希聖郭指揮破陳磊于新化獲二十巨舟
得陳磊之寵妾苗鎮守廖都帥圍紅衣於太原破一
處之山寨降伯虎之愛子雖正賊不獲而此地亦少
靖矣但鎮蠻府申稱陳慶全見行出沒未覩征師清
化亦報陳季擴又欵下行閑閑黃信爭體知此不可

不達然前征之捷雖聞而俘獻之盛未覩夏而秋秋
而冬冬又春矣以三軍之衆在千里之遠未審幾會
何但不敢遙度但深入久住經數月始通得一信恐
賊以疑兵爲餌而潛由海外復行擣虛之計此不可
不瞭之審慮之詳也我孟敬賢契灼知乎此詰間必
及於斯不待余道恃愛布恍不覺詞重意復一至于
此想不爲誚新正在邇趨賀無由另有菲儀別單奉
上尚冀海納風便寄聲尤希保重

奉總戎黔國公

久違風度屢辱教章赫赫乎斗仰山瞻諄諄乎耳提

面命成美之私盖未易以言論也詠惟大人持已以
謙待人以誠𨙻人以德是以討賊安民風行草偃頑
狠盡墮甲兵淨洗想有日矣區區得聞下風而望餘
光何其幸也專人捧楮請前代伸面侍想以汪度之
容必無乏報之責新正在邇物物咸新尤冀若時為
國為民以自重不具

與莫大參勲齋

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與莫大參近得書報軍于陸
那馬中流矢使殺賊之志不遂吾聞之惕然使人不
樂者累日昌江伍指揮来面詢其事始知所以而吾

鬱結之懷于是稍釋然勝敗兵家常事以吾知道之
上何損天君之靈也益兵之咨到田即撥諒江三百
人行未幾都司来說鎮夷之兵另有所幹昌江之兵
已用築城如此則吾堡土兵必無獨往之理况城昌
江軍民兼為已有總戍之意體例與交阯增築大城
同今已將諒江原撥民兵三百偕閣下堡兵内撥二
百合五百人赴昌江咨已行矣恐賢寅猶執行兵初
議而不之信有惧保障大端今專遣人詣白其事可
即如數發行仍擇一的當官管領十日為滿絶不可
緩也使府再遇丙丁世為根損當如前約請差將[illegible]

帶從者數十人来省為備理事雖不急然亦不可[illegible]
余魯輩無知已咸拘紫經問再三訴不伏惟可將原
在軍件李太十斬回一對房幾是非明白知所懲戒
幸勿疑而見吝人便希字示及作書不謹尤不可介
懷也千萬千萬

奉幕賓陳貳卿等

生蕨有書示後途俻乏問直至于今想夫天人協相
惟在吉人列位清嘉不言可見敝恩鄙劣藉庇苟安
無足道者但此間民情反側不常實不可以綱民齒
不敢一動足者恃有兵在也且知鎮蠻陳磊負險不

伏亦既久矣我兵一加走恐無地然不旋踵而殺其
州縣官吏林驄等丘温一帶堡栅相望陸那一征署
不遂意賊即乘機竊發往来官吏被其截殺夷情如
此甚可畏也近来海上雖報有船下行不聞剽掠廣
威之長廊石室之色儉設二十一兵堡賊頗知避不
敢深擾陳磊雖亦畏避而頭目陳酉等皆已出降附
近地分日下視之但為稍靖但不知海外之賊出没
之勢何如矧今久亢夏種甚薄秋未全插西成豐歉
又不敢預料加以時疫之多塩商来少事關兵[illegible]
可不知此間事體大槩如此故敢恃舊[illegible]陳尚[illegible]

軍深入賊計必窮今不知撌帥之輩已歸命乎授首乎抑尚為首鼠乎我以數萬之衆糜兩月之粮當暑瘴之時入險遠之地進止之法處置之宜豈易云乎安南蠻賊素稱譎詐彼如虚壘以消我食設餌以疲我力張疑以攜我虚假降以擇我鋭我於此際可無策乎必也悉求彼之虚實灼知彼之動靜以飽待饑以勞待逸變客為主俾虜成貫求有可乘之機致無遺算之策謨謀如此則振旅之聲縱未卒聞而萬全之計亦為美事也雖然所論者特兵家腐語耳未達於道也今我元戎之智勇幕謀之優長將士之精鋭

以順討逆以大攻小以衆制寡何戰不勝何攻不取果何待於喋喋哉狂妄如此幸勿見罪人回草草奉此楮以代面覿彼中好音亦勿吝示盛夏多暑尤冀自重不具

奉陳貳卿

五月二十一日莫參政至二十四日潘知府至二十八日陶指揮又至惟陶有批示莫潘到時問至再三極知鈞候清吉可慰而潘續云曾有幕府之鷹緘也葬神投之魚腹竟不知二楮先生所載云何既不得瞻手澤之光華又不得聞心聲之清切使人疑其所謂益兵所思雖藩宇之左瀘水之東亦無以釋縣縣之懷也風伯不仁可恨也哉區區前已有書乏便未發與發而沉者無異然慮其事深切于懷且莫遂遲粮黔公出肅若謂無人不信也翁挺來降阮彥出見雖彼勢衰懼我威大若不得焚輿襯亦難以奏凱歌演又之旅服者以有大軍在也一旦班師難常按堵不特此也各營士卒造舟楫辦戰器遠征近嘯暑行瘴宿饑裸相仍疾病相藉不可謂不勞矣已附老民打船板納税粮當差役垂髫戴白不得息肩加以盗刼縱横衣食窘迫不可謂不疲矣軍勞民疲財殫師

老守此而失彼得西而遺東而尚畏首畏尾左遮右護禁無一語以達

九重是猶掩耳偷鈴諱疾忌醫也不知仁人君子深謀遠慮長治久安果如是也不乎言自小子而行於閣下誠不以愚言為迂而以力行為任請益以兵相地屯守養我士卒寬我民力堅城垣利器械廣其屯田實其倉廩兵閑食足民安化行則藩土編戶之事猶居重馭輕之計得誠如是也戰勝攻取無適不然彼區區之賊獲與不獲降與不降又何足為重輕哉人嘗有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閣下與元戎胸中自

有許多辯畧固不待人紛拏論也但慮及斯自不容
已此論之外示及造船合樂并取食物一一如命勿
有單陳不同干聽今並以先具未發之書併上要當
合而觀之恃舊布忱故敢率爾事機之暇亦可於戎
閫處從容言之如其迂闊當即付之丁頃之波毋啓
人議可也西風鴻便亦宜寄聲即今盛暑尚冀調埋

與王布政平齋

六月二十四日與王布政屢辱教音多承忠愛雖傾
倒之會未逢而雲樹之思常在恭喜身安氣和人協
神相洋洋乎子民之聲衮衮乎添丁之慶齊治之道

並優彼此之情同憐區區衰老無為苟安如舊日惟
勉盡愚衷不必遠勞鈞念念英黔二總戎提兵大舉
水陸並進止如山嶽動如風雨不數日抵清化矣彼
賊之授首吾民之息肩蓋有日矣擒捜招撫隨事致
宜得二棘門自有長策不待余道也以閣下之在清
化一身處衆驅使乏人會與馮大叅議忝首領之官
俾侍左右少助施為以路涖賊尚縱横而此議隨寢
今馮大叅有從軍之行欲復初議而司中杜公英王
公貫俱於今夏相繼而故劉林赴京又皆未回首領
官以公幹遠回俱病瘴厲歎內王都事亦已殞矣除

尚未興堂上寥寥而幕下亦止有二員而已未宜𢬵
遣今先令一吏什各候數月另有定議馮公行特此
片楮代伸起居彼中民情賊勢及大小事宜一一見
示即辰夏末天氣盛暑冀為國為民自重不具

再與王布政平齋

七月三十日與王布政大軍捷報之後久無便人不
知進止何似使人鬱鬱當今之際我以精鋭之衆追
彼敗散之賊反掌不足以云其易也但粮餉一事重
以為憂且吾軍既多費用必大況今又有虫傷水澇
之虞而後用不繼可不慮乎今已具呈總戎欲以軍

餉之粮除清化存用外其餘之數或軍船順帶或土
兵運来或於近便水次收積別倩民船裝運輸于交
州以備後用愚料如此不審所獲之粮若何更煩閣
下度之所獲若多即上此呈若僅自贍則不必發也
彼處擒賊招民不止一事無小無大悉煩示及香料
一事不知所獲多寡便中亦煩寄數雲丑兒先有命
遇便遣之同回近来守制回家者屢有其人而又秋
高氣爽促裝就道此正其時路費之給不聞見示便
中亦宜示之冗中草草不具

奉師都帥祐公

十一月二十日奉師都帥祐公管因俞令史奉書拆已徹聽不更繁陳續得咨示化州喜音未聞南靖捷報未覩使人譸譸者衆口然大軍未回以安孤處愚雖不閑軍旅事未嘗不在方寸間也民船運粮各營調軍始於九月末旬已議及此十月初二日專集初九日以日神不果擇以十三日行又不果船米一千餘石粤民久候實非所宜於是運於清化收訖十八日江公始行二十八日隨軍隨行事體如此難以言喻所謂之馬本司前後凡發百有一匹各赴土軍總得五百十六名留征軍粮計有一百二十四石咨開

備細茲不重復又恐事無統攝吏令本司照磨率與官軍同往然近來建平新安奉化寇擾紛紛是以所取土兵雖盡愚區區之誠亦不能如諄諄之誨也南靖餘孽我軍既到想必殄除桑榆之得深有望焉人安之守頗聞諭及究其平昔吾深不信古云止謗莫如自脩不可不自究也許百戶來已嘗話及今不喋喋所患四君子湯已拜而受之但泚之報今奉此書以代面覩人安之進期化州之捷報照磨軍旋毋吝示及即辰仲冬一陽來復更祈進道為國為民以自重不具

與莫大參默齋

十一月二十六日玖莫大參白判袂丁盧江日馳情于保祿以義慕義念玆在玆達惟三益專治一隅感德並施守耕悉舉宜乎為
朝廷所托而使寮宷增光也以予譾劣忝在同寅才不能去盜竊德不足來流離然懷憂懼有望協恭於邑所志知斯在君不知何似近來陸那一縣官吏咸稱賊手小民亂奔山林彼處衛壘各有守兵若即調行乘機掩捕一以破賊膽一以安民心縱無大獲亦不失職及大軍深入始來咨白乃稱守兵事故即別

調屯軍且選兵初意屯者供給粮餉守者專制地方今既有警調即差殊是則守兵為徒設而軍餉為細故也况陳州官既遷延以愆期間又妄誕不實對特遣而教之非有他也今賊人雖已遠遁而保守須為永謀覬是畢也通靖安逆下文接如救而昌江南平又在兩舍之遠堡若不堅兵若不足亦奚用焉若依初議人止五百常役則人難愉守則數寡固不可也使屯兵與赴堡則居民離遠而軍餉之也又從此發左非士君子憂國憂民之道也今議冉添一百共轄六百人分作兩班屯撥四百守機一白俾與各衛所

之官軍幷黄宗力之弩手通得九百有奇如此爲
㕔于克濟劉大叅帶徐照雙爲此同往賢於即宜銘
心共戍厥事待其事有犯捉賊無覬覦止委人管而
閫下但往來提督而已大凡士君子在天地間最要
知大義仗大節不以小嫌而廢大端不以細行而累
大德惟在持赤忠於一已成功名於將來也若或以
直道爲迂途以公義爲私意此固非吾子之所有亦
予平昔之所惡也托毫楮之力宣肺腑之誠尚念恊
恭之言勿疑責善之意大開銀海頓示雲牋即辰衰
草滿垣霜雪意孤 松臨壑歲寒心更冀若持善加調

理爲國爲民以道自重不宣

手帖與黔國公幕下提控

古人爲事必先其所當先緩其所當緩故能成大功
道芳譽今
朝廷命將出師得數百年不得之國垂六七年而不
得平任事者可得不勞心焦思于一軍前征一軍留
守此一定之論也今而海口報警者相繼建昌被擄
者數官都帥划船已滿往外尚曰如此而况久不出
爾可得無事乎若曰衆兩宂也而後繼出殊不知爲
營之所也有數况亦無宂之時使其致此而留軍不
出倘賊灼知分帳伏之舟命知路之賊一自禁門一
自大平一自悶汀或十艘或五艘乘風隨潮而入即
出則各處之民自相擾亂土軍走恐不迭而更敢發
一矢以抗乎事至如此不惟官被其擄民罹其禍而
向議士軍之屯亦皆從而廢矣以此觀之可謂知先
後緩急否乎提控可密以此白之勿遂群小欲逸之
私以符明公至正之議如其見疑見惡則不必報如
或見聽而見行則可以密報愚見如斯故不容默
我賢提控當銘心焉此帖不可露人仍封付還

奉陳貳卿

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奉陳貳卿別經十月奉教兩
回每以關河之迢遞不聞動止之詳悉日切于懷念
不釋〻朱傑將軍來始得化州捷聞且云乂安軍進
殲厥渠魁淨洗甲兵盖有日矣噫非元戎仗忠膽排
群議能致此乎今運五千之米料以官軍不暇及此
悉以民力爲之本司劉左叅專董其事正月二十五
日起程度二月初旬到乂安然自舊年七月以來三
次運米已一萬餘石勞費極甚民實不堪况土軍以
久征勾拿兌換亦不勝其擾也民惟邦本不可不知
此間事體前已有陳未知達否以後之事於元戎大

人處今各有呆不必枚舉近来西山一帶怗然可喜
下洪等處賊人阮宗別等烏合千餘人欵為往來之
舉而文州黃添祐靖安陳元梢鎮蠻陳磊等皆視宗
別為高下軍兵一舉至于靖安而元梢脫逃復于鎮
蠻而陳磊先奔巢穴俱已空虛海邊頗為寧靖借乎
隘畱關鎮夷堡多此一火雖已會兵通路沿堡復守
尚未集兵搜捕倘事完決行則
天道助順人謀必成振旅班師必在今春已令梁照
磨以野芹之獻代壺漿之迎尚冀酌量協意用舍得
宜仍以捷音發為馳報區區當率僚屬迓于舍外即

辰孟春寒暖不常尤宜珍重不具

答陳貳卿

一月初三日答陳貳卿得奉教章喜聞捷報曉足于
二年快意于一旦發其書已徧示三司衛其榜即廣
張諸郡黔驢知己技窮首鼠聞皆膽破歡由營壘喜
溢郊圻昔聞七縱七擒特將才之小試今而二進三
克實武事之大成固戎閫之殊勳亦油幕之能事也
所云又安之叛撥運已完新正之暦發已旣久未嘗
敢以聞命而遲惟以不便趨賀為歉書中所喻必行
一事其目有六此皆公相平昔之所用心豈待會

而揆法意也而猶披瀝中誠謙撝下問取諸人以為
善眞當世之奇才既承命不敢不形于言表雖盡言
惟恐不合于事機千慮之愚兩難于此今集三司之
彦同為長使之謀輙忘固陋謹布愚誠夫効謀効力
得土得民鎮之以武威綏之以文德治自古昔豈惟
今日況交州至于蕨清化及于九眞演乂達于新平
化州海口風濤山林瘴癘迢遞數千里殆不可以近
地目也若以謂怯我軍力不可以有用之軍而守無
用之地惜我人才不可以可使之才而治不可使之
民以演乂新平為彫弊之所升華順化為蕪莫之地

置于度外屬之隣封而止清化以棄墨其要衝添置
衛所經營舊疆此非君子遠大之言開拓謹守之事
也若盡驅其種類實我近境悉夷其城壘虛彼遠地
則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吊民伐罪之初意也愚以
謂既得其地必保其民欲保其民必守以兵為守之
道豈有他圖必也自演乂至于新平由新平及于清
化量其山海之要衝度其里路之遠近當置衛者置
衛可立所者立所多撥守兵悉令足伍又必漢與夷
等俾總摠者得人星羅棋布務聲勢以相應撥此間
流土官同彼處舊酋長土官兼治于有民之所流官

遥治于駐兵之地仍擇有智識有力量都司官三二人布政司官一二人置于乂安總司控制徐用官兵參彼土兵以巡沿海之盗就運東都之粮兼所哨有僔節食用待其民情既定治道漸張將所任官軍專為操守以示全勝之武威留守土軍分撥屯田以為足食之長計任土人之勞養我軍之銳食足兵強何為不可誠能如是久而不更四三年後必有可觀者焉苟或不然而惟分此間之土官以治彼處之民留此間之上兵以守彼處之地乃一時之苟且非長久之治安則他日又不免有如阮帥者作也但所有地

方廣闊合守去處衆多又恐我軍有數而或分守不敷識時務之偉人為利便之長計則又在總戎之與公相精思熟慮處置得宜不待區區遙度而膚料也如鮮渠魁除兇惡乃握兵者當為之事亦何待他人言邪運粮民去久不見回非惟悮農亦恐失信宜待以寬俾早回為幸他不喋喋觧豁指揮是月初一日到此以迎以宴粗有其儀季擴阮帥全獲之捷便中見示總戎大人處不敢奉書恐或塵聽話間遇便煩道賀忱

奉老親

父母大人膝下男自洪武二十八年別邑永寧四年離京師當年七月來交阯不到家今二十年矣親年七十有八男年五十有二雖嘗因便奉書曾得樂間見面書串之塋園新廓之丘隴每想到心必見于夢永樂十年八月内尚書九年例為三考意必親老給内奈緣勘合不許既無順回之便又無可遣之人上塋問安入塋拜掃得遂所願又不知在何日也雖然人生天地間所重所大惟君惟親忠孝之事少能兩全況男讀書十五年入官三十載未嘗敢以家事而先于國故常如當重負履海冰以才力不及為憂

常而不到為慮又豈肯持私心怠公務學區區小人之所為哉自到交阯今已八九年上伏
聖恩下藉祖蔭身體康寧一如平日仰望寬心不須垂念但富貴者固為人所羨亦為人所憎今我家中産業頗厚差役極輕子姪又有必須常常教道使循禮法凡與人必謙和於官必敬畏居家必勤謹勿欺貧弱勿傲官長勿侵鄉隣勿踈親戚如此則家道和郷里敬親戚依官府悦人稱為仕宦之名家永樂太平之盛世豈不甚好也男於親前寧請如此不[illegible]祐與禧姪璜與瑾聽信何如奉行何如古人常[illegible]

善之家必有餘慶此等言語無限好處若肯都依父
親如此指教受福無量岳三來來到時必有奇示今
托便人奉書呈上倘達尊前如親在膝下後有來往
之人望傳教誨之信伏乞照驗

奉老親

百拜書奉大人膝下自家人來安回還之後無有往
來書信今年七月間小兒豪壽書報大小家屬皆安
不勝欣喜但次孫實壽今年正月內病故然人夭壽
自有定數不足深悼但以男遠仕南交垂十餘年不
得乎安於朝夕不得奉承於左右人子之道是以為

慊至於掌方面之兩司受
朝廷之重任承流宣化激濁揚清精白一心展布四
體惟恐有負日加黽勉無敢怠荒此固子職之當為
不煩膝下之遠念年紀高大子孫衆多家事皆能成
立祖德不勞作為惟願衣食任意起居以時歡娛於
親[illegible]優游乎田里以永天年以樂治世今因王[illegible]道
役滿[illegible]便遣家人俊安帶妻隨同回以[illegible]問安之[illegible]
並有祭儀[illegible]之塋冢以伸追遠之意伏乞照驗

付弟祐禧姪瓚璲瑾等

永樂十七年八月十一日人傳老父病與世違僭夫

知其的實月日本年九月　日奉
朝廷勘合仍署司事始知係永樂十六年八月十九
日事也哀痛哀痛遂從是日衰絰以嚴家居冠服以
視聽事蓋不敢以私恩廢公義也念父去世之日年
歷八十有二生際太平死於安樂可謂得所不失為
丈夫矣今吾遨遊仕路三十餘年歸田里登丘隴覲
親顔色以侍歡笑者纔兩回而已矣其生而奉甘旨
以養志病而迎醫樂以調攝沒而卜宅兆以安厝祭
而嚴俎豆以薦享皆爾弟爾姪之能事也余曾分毫
有益於是哉徒哀哀而已舊年冬擬遣人祭適值盜

起不遂所願今交南無事特遣伴當陳志高家人來
祭齋銀二十兩爾等可即用心以買物料擇日以請
親隣集僧道高人建水陸大會務在虔誠以追薦勿
嗜酒肉以褻瀆大事畢日分行墓祭墓祭畢日再行
廟祭俱盡心力悉如典儀爾若未能悉知請邑庠之
達者以導之勿率爾妄為以貽人笑前聖人嘗曰吾
不與祭如不祭余之此作蓋亦不得已也再念老父
既亡爾等森然雖已分門另業勿忘同氣連枝必須
努力更加小心畏官府守禮法早了官租勤事官役
敬親戚和鄉隣使家道興行止立一如我老父在日

知此不惟老父得瞑目於地下爾兄亦無憾於南交矣伴當到時即令人于至壽處報知待他信到或有書来即將差去伴當家人一部打發回来念我在交阯十四五年今年歷五十有八鬢白齒落漸入老鄉萬里一身絶無得靠者節次書去著葉頂兒来服事不知来否如已来則已如未来時爾就收拾停當與差去伴當同来十分使當悠若有人差一兩箇同来也好来不得不必費心人来時可將老父臨終之遺言并祖宗之名位生死月日及親戚之存亡備細開寫同封付来盖相別歳深相離路遠不能得知或知之

卷之四 三十七

又恐差訛也臨書痛切不能盡言爾等銘心不可違怠不悉不悉

付子瑆

吾老親歿後以

聖恩委任之重不克歸事殯廬乃以伴當家人黄頭等於舊年三月往山東家代行追薦事今已踰年不回今年八月十九日喪周二年矣爾叔爾兄必建大齋以伸薦享今此閑無可遣之人葉青雖在萬里遠来兼值盛暑纔来便去人情未宜今備銀二十两付至任所任所轉令人送于爾收即同爾叔爾兄買辦

諸物備建大齋齋畢爾即另辦祭物照依合寫去單目於新郭壹埠兩塋依先齋去儀注祭之心在至誠物須豐潔事畢與親戚鄉里享之備細寫書送至任所帶来此係人生終身大事爾勿違慢爾為我長子今爾父在南爾母在北爾承家守業凡百事務皆在爾身不為不重必須立志脩身克勤其職庶不負爾父爾母所重也且如新郭壹埠皆乃祖宗在也早晚之看脩時節之祭祀皆所當為也敢不敬乎爾一老姑二伯母兩叔兩嬸宗兄堂弟皆至親也早晚之造謁時節之拜賀亦皆當為也敢不親乎敬其所當敬

卷之四 三十八

親其所當親庶不失為人子矣至於鄉里隣友亦必處之以謙和待之以誠信税有定額須先期了之勿累官府差役以吾在官知者必不肯擾及倘有科及爾叔爾兄必不靠爾一身也城西之田祖業也當勤其耕耨俾有西成以足于家而免饑餒街西之宅亦祖業也必常脩葺以完居而成門户立心端正治家嚴謹行事安詳如此則可為吾子而不負吾所望也言在丁寧爾勿輕忽視為虚文老妲及弟亦諸姪及雙臺壹埠城東城北之親戚爾須一一為我致意不另奉書家人黄頭若在即催發回勿誤于於

集 27—270

付弟祐禧

今年八月十九日父沒周三年矣我以
朝廷委任之重不得追爲于丘隴英重纔到天氣盛
暑未可便回已具銀二十两付子瑆技買物件建設
齋祭此大事也爾於至日必致齋沐躬親排布心在
至誠物須豐潔照依寫去單目為之祭畢設宴集親
戚隣里以享盡歡而散寫書報知再為爾等說知吾
家賴
朝廷洪福祖宗餘蔭吾得叨備任使今将四十年矣
差役優免大小安閑温飽於衣食優游於田里官府

重親戚依鄉里敬可謂榮矣令老父殁于地下爾兄
官于安南爾等守祖承家安居樂業能不以分門異
户而自踈日以同氣連枝以相愛則吾老父得瞑目
于地下爾兄亦無憂于南交矣最所當敬者新郭畫
埠之祖宗於其丘林必脩治之勿怠於其時節必祭
祀之無違如此是知所當敬也當親者本家之弟姪
西街之姐嫂有窮之則賙之以財物遇時節必問之
以酒殽如此是知所當親也敬其所當敬親其所當
親是不失為人子不失為人弟矣於吾親與爾兄豈
不大有光也吾老矣會見之期未可必爾亦將老矣
吾言之切不可忘前者黄頭回家時曾有書去將祖
宗遠近枝派生死月日同老父臨終時有何遺言叫
寫来此若已寫来不必再寫若是未寫即備細寫来
人之不得相會者所以有書以往来書之所載心之
所之也爾當注目銘心勿視為虚文故紙一覽而擲
之于家人女子之手為糊窓貼壁之資也

奉守乂安徐憲副奇齋

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奉憲司徐副使奇齋甫栢府
之識荆遽瀘江之判袂自是至今逾馬逾月清誨不
聽茅塞如故近詢来人始知行棹已抵乂安清嘉為

慰愚嘗謂乂安民物繁庶水陸要衝為清化之根柢
清演之門屏蓋不可與他郡槩論也所以鎮之以方
面官負守之以衛所精鋭故議論而上有人經營而
下有力獨彼落落者慮不出此而區區於他圖亦何
能免公論之皎皎脫天網之恢恢耶吾之所以拖脫
而切齒者此也幸而吾友今有是行知其有為喜而
不寐下車之日撫軍恤民令行禁止去因循苟且之
弊得辭受取予之宜在往者近悦遠来傍勸者包羞
蒙垢為海内一道之福交南三司之光低頭拜東野
含我其誰哉吾三司之官同綳方面而不知較祭司

者又責任之重不可與二司同目也何者為上
萬乘之耳目視欲明而不蔽聽欲聰而不壅下為百
司之繩鑑分人曲直別人姸媸大而發人奸擿人伏
削人爵奪人權何事不可預何為不能成斯固吾宮
之能事然亦職分之當為也今有可為而未為者又
不可不以告也盖民之所藉者兵兵之所仰者食又
安積粮二十萬斛而乃置于下濕之地雨作而勞蹶
殺河溢而瞀隄防其能不渰浸而漂流者僥倖爾元
戎今有鈞判而閤下又能見義勇為使有雨水可保
無虞不特此也城池之未高深郡邑之猶貪鄙人有

流亡鄉無絃誦鹽而私販者公然盜而寇攘者旁午
避役者輻輳於豪右乘勢者毒螫於貧窮悖犯禁條
盖不一也閤下於此宜皆有以處之不待余之喋喋
也倘有執故態蔽憲章出無稽之言沮有為之志者
尤當面叱其非而責以大義可也愚尹茲土垂十餘
年過不及者嘗有陂不平者亦多如其不外一一指
其失諄諄擿其非盡以友輔仁之意成見賢思齊之
美忠厚之意不尤大且盛乎是日丶便奉書以代面
晤長江春霽一碧萬里倘得雙魚毋吝尺素即候立
夏天氣方暑更祈為國為民自重不具

奉陳貳卿

十七年　月　日奉陳貳卿別甫兩旬餘思無一
日間重陽次日千戶忽來既知病愈又聞捷報然人
惟知所喜而不知又有可憂也且不事鏢牌五六年
于茲矣而賊寨陡然中作南靖之城破政平之守失
又安在得失之間我軍前進僅解其圍耳使得全勢
而逃我無一矢之血事勢如此人望何如區區不食
不寐以慮以思盖以東關根本之地居重馭輕不可
一日無備今而虛我根本之地分我全勝之軍一駐
於清化一駐於乂安而賊利久不拔首賊寨卒未能

擒第恐水陸有阻往來不通賊既不能得勢又不能
已不知將若之何而後克濟其事哉且謝徐朱黃四
支帥所擁之衆不下三千戰勝攻取何往不宜駐兵
之意專為賊利也今賊利無出刼之聲我堡有居守
之衆深恐潛通賊寨掣住我軍如令四支帥探覆其
事果實如此可分土兵添守蕉江等處之陸路分軍
船通哨虞江等處之水程并使後衛量撥軍船近城
巡視旋不踰日而東都軍船又往來于黃江上下誠
如是也則東關之衆可高其枕而無觀望之作海西
之軍得專其爭而無後顧之憂矣是策也盖為賊之

卒未成擒也若我大軍於解圍之餘乘破竹之勢量賊兇劣以守又安分調土軍以據衝要以師郭孫張率馬步軍之精銳以阨熊陳封分部土軍之義勇示其地形授以長算相機隨宜合力搜捕嚴其號令明其賞罰使士有戰心兵有銳氣如是則賊無措手之謀無逃生之路乃可計日而殺賊亡可側耳而聆捷報也事或如此則焦堡添兵之議廣江巡哨之謀又皆沙門之空談朧斷之隆貨也諒以元戎乃
國朝素有威望之宿將而閣下又我藩素能參贊之名卿視此鼠竊狗偷之遺孽不啻若摧枯拉朽之至

易又奚俟蠡測管窺之迂言哉惟我高明量其力相其機度其時勇往力行以就事功以靖遠邇勿以愚言為確論也即辰霜雁交飛雲箋勿吝更祈保愛不具總戎大人處不敢率爾奉書諂問道是意

再奉陳貳府

僉憲遠來華緘屢發戎閫要務巨細畢陳始知海西一帶帖然無事惟簡閱士馬窮追首賊而已愚竊料之以大將軍携如虎如熊之師破易合易散之賊以正制邪以衆御寡何攻不取何戰不勝乎今我鮮又安之圍而賊有玉麻之遁彼在人厭天亡之秋我衆風聲鶴唳之勢在在窮追處處必得如此則可謂弔民伐罪之師以肅除惡務本之道也第恐窮追而不獲屯駐而不發於此之時則將振旅乎深入乎振旅則無功深入又無益不知將何以處之以又安之功未成清化之勢不振致彼下共之徒乘我師出之隙乃敢張厥牙爪搆其腹心而指揮陶弘亦預其事幸而花犬有知拘而未發今方統敢死二千卒馮率運艦十五舟於是月二十四直抵其穴取彼凶亡觀此一往必能成功倘又有如公證陶弘者將何以為計閣下其以居重御輕為心先急後緩為慮勿視為常

徒置之度外本司三官在彼其不與急務者幸乞遣回勿容游曠王僉憲既行三官亦議以陶弘之事遣人入陳併報知之

與梁大參汝笏齋

十一月初四日與梁大參重辱誨章備知事體有進無退殺賊安民誠我都督公之義勇我大參公之裨益也不即申賀病在嚴廬然賊衆雖云敗散而渠魁尚未就擒事不如意終難告成今元戎有劄再添官軍往勒黎利已議難調回報去訖而此間事情與昨不殊金場之事翁山已發隄備之帖及散夫之帖俟

在賊敗之後再行今且停之太原老范書報惟感化
土兵不足弄石太原夫無餘皆妥帖天關鎮亦報鎮
巒宣化夫與金戶不到及本處金少歆移於麻輪從
事其餘金場俱無報有室礙者若以我軍今回盤灘
假歷他郡示我去而誘賊出場我武而安衆情誠智
者之遠猷兵家之長算但云及昝回金場一事愚有
說焉董工取金固其職也擒不淘金從賊者亦豈輕
事而非職乎當權輕重勿介于懷乞偕都昝公恊恭
大事靖此一方他日會于僚寀話于軍門亦得以揚
眉舒氣而無待夫校短量長也但望捷發即回慎勿
久駐區區惟側耳聽聲俟先人往迓而已都昝大人

處同此申意仲冬天氣寒燠不常尚冀保重不具

奉陳貳卿

十二月初八日奉陳貳卿方江二都昝偕諸都帥馮
大叅十一月二十五日軍行十二月初四日回城連
有捷報首賊范善等已獲失敗賊之際所焼賊船最
多緣我軍一回賊勢復作是月初七日又有江都昝
余廣劉振陳濂等統馬步精銳往細江起類等處勦
捕去訖海公帶陳忠琴彭馳驛於今月午後回到嘉
興廣威金場作工俱已回還喬思忠伍雲馬步官軍
亦已回到交阯矣其所收人出沒之事備載呈文茲
不叙及人行匆匆特此報知不悉不悉

再奉陳貳卿

軍務於一朝捷聞於次日運籌決勝止誚祛惑深合
戎機大慰人望尚慮石室慈魚乃附近之地貢牛買
刀實久惡之民必若猿亡之林木火炎之崑岡廢快
意於今日而絕迹於將来也向以是故遂不詰及招
撫之事逮盃敬書来日以哨捕不暇招撫為言始遣
能叅行之臨發之時諭又丁寧俾先詰削稟取可否
一如命行不知近者何佀今賊之勢既散我之威大

行而雲南之軍馬又到我中土之人無不拭目以[illegible]
其有為彼海徼之衆無不寒心以嗟其無命但文律
宗仁渫遁而未追尋子雄巨林久匿而未搜捕蕭以
阮特抱怨聚卜黃江楊恭既死出于鳳山武連武利
聚于上洪而我東潮黃江之兩軍孤注于易動難安
之險地今雖添船十艘益衛四百恐勢不能作而賊
無所懼是亦可慮也所可喜者有可分之力有可乘
之機而又得可為之將我貳父必能有為算無遺策
俾進賊得以授首[illegible]以遲問東潮黃江之軍又
狩以振作事無不及之大人有全美之譽蓋不待言

言之多多也雖然士之處世無時而不憂寢食之餘每慮及此必留于心留于心寧能已於言乎於是又勞我中書君資我松滋侯託我楮先生以達我司馬公也盖司馬公非中書君輩司一事者比盖司喉舌叅戎機當要津也言誰不聽計誰不行愚見如此不知司馬公信乎疑乎納乎否乎矧吾友孟敬尤當世之人傑也指揮之際亦必及此大憝克清小民復業二司官尊諳伸賀乞加指示區區失於調養俯撓連日不能以時奉書勿罪勿罪今藉庇已安不勞念及倘有行使不敢遠辱書示如通事回備道足矣即辰

盛暑更冀保愛不具

奉師顧二藩使

別未及年思無間日漕運之績甫就禦盗之兵又提一以足三軍之食一以捍一方之患俾吾得高枕於瀘水而不為慮於海西者以子在也宜乎神人協相民社莫安賊不能襲謗不能行也愚守南交歷十三四年不意夷態亂無紀極自元戎一旋群醜悉敗惟數渠魁未就轞耳今馬步大舉水陸竝行叅謀有大司馬師帥有二叅政戰勝攻取無不如意息烽遂之賡復絃誦之樂想有日矣吾海倒無一事惟夙爼叓

寐報尊賀捷督守令勸招來而已不足為君念但以士君于知己之道論之丈夫於此道明德立之秋適得將行志之日不以小隙而廢大成不以私恩而後公義操之持日堅政之施日善俾海不飛塵村無吠犬如此人將譽之不暇又何謗之有哉師都帥寬厚長者顧大叅純良君子念地利與人和勿交久而敬衰幸甚幸甚

奉師都帥時承都帥青羅之惠卻之于再猶不容已故以此反璧

日昨青羅之忠意以睭之而先寒儒使過寒暑有以

調理非深知我者其孰能然耶雖然辭受取予皆有道焉今卻之似不恭受之似非義寧以不恭自任而不敢以非義累人交游所重不可不知侗封送還仰干笑納

與廣東叅議劉濟

東岸別後寥寥然久不聞其動止使人悶悶一匚拜叅廣東得行素志愚一聞之喜而不寐已而又辱雲緘疊示藥味重頒過愛之私濟養之惠何其至也然達者教人表裏竝及君子脩己內外交養愚寓天南六經寒暑不能建明不知調攝今而拜受銘感何勝

向曾托以片楮想必徹聽今不喋喋但患近結草堂自扁曰後樂蓋慕宋范公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意大紳先生已序諸卷端閣下如亦惠之一言不惟華吾之所居而且教吾之不逮君子成美其是之謂歟閣下其勿以詩尚召譏區區亦不敢以冢雞見棄也八行之獨掃三道之斜封當見鶴州塞北而聲徹天南幸勿吝也

國家養民托在州牧其以承宣之道自重不具

與潘主事盖潘謫居鎭夷曾一會于交阯故寄之

曩以公務来病留數日禮待多乏想以故舊之私必不見責輟回之日恨以公冗弗克追送然萍水一遇離多會少實難爲情顧彼雞壟乃我寥所也足下亦宜々我寥處之止環堵咬菜根荷戈厠戍抱關擊柝無有不可者斯學者之當知不待予道也今特以瓶罍相送足下當知其味勿以他卻保重保重

奉師都帥[illegible]公

別逾一年書凡三發每於嚴盧覩如景曜今年冬仲又承華翰責不奉書翰手捧讀使人惶怖雖然愚有說焉夫書者言之著乎文也事有不平於心言乃發之于口言不能遠達心不能久識所以不得不藉詩紙筆以著其事實也若尹之於太甲說之於武丁賈誼之慟哭太息仲舒之正誼明道以及武侯之出師伏波之戒子愈之上宰相軾之上太尉者皆是也又豈爲無益之事作架虛之文叙寒燠問起居往来屑屑而不憚煩者哉閣下受大將軍命總三軍出鎭海西一道克勤克儉節用愛人素所知也運籌決勝戰勝攻取又其職也必能見義勇爲俾盜息民安豈效彼庸庸之武夫爲身爲家者邪由是言之於閣下之事作無可告者矣愚以布素之微叨受祿位之重上

與唐虞之聖際下與夔契之賢游每自以爲君子之志冲平生之願遂而又過承

九重之恩命出守萬里之雄藩方旬宣之恐不暇揄揚之恐不至如嬰裘弘被之市虛譽我李卓箎之虧雅道皆吾所素惡而不爲者惟欲盡己之重任報國之洪恩如此於愚之心亦無不平者矣於閣下既無可告於予又無不平安敢作虛文塵鈞聽而效彼勢利之交俗子之態乎愚之不奉書者如此非有他也閣下之我貴不亦過乎司馬公乃人物中權衡聚瑩公亦君子內標準曾必有期杯酌之際倘談及此洋

出是罰為二公評判必有公論而不失於偏私也今因風便謹此以復尚冀教之幸幸

奉陳武卿

宗祧不共鄉黨不同貴賤不相作長幼不相若須以成德而日親資以責善而久敬者惟朋友為能然也何者道義相尚也故古書列五常之大制三月之服非細行也使其不聞道義不知倫理雖曰鄉黨遠如途人雖曰宗祧疏如異姓挾貴挾賤挾長欺幼會如參商疾如仇讎將一日不能處者又何望其久敬哉盍敬之與閣下雖親戚鄉黨之相殊貴賤長幼之相

異然處癢鄉同甘苦共安危二十年餘運籌以決勝慮勝而後會雖一飲一食必思與之共一言一語必求與之同擬結金蘭如投膠漆豈期戶門不幸負版歸家江滸送回恍如有失而常秉其公餘忘其己勞屢屈高軒貴臨故第問老親撫幼子惟恐奪情之例不行會面之日不再也既

聖澤之覃施當友情之益篤未踰旬月之久遽生形迹之乖一同車再不及門一過門竟不入室日雖會斯須於公庭而情無款曲於交誼久敬之美士君子之風未如是乎區區款言而不得言者累日爰敢忘其固陋露其衷曲形于楮毫敬獻高明即為處置幸勿以衰老任妄為誚不悲不悲

奉岳丈

作別萊東官遊都下調北京鎮南越蓬梗飄零山川間阻不共田園之樂雖泰之娛今二十餘年身在天涯心馳岳下蓋不廢於斯須也原辭人來備談起居某承

九重之恩命鎮萬里之越裳材不充位常自愧焉今雖曳人反側不常而官軍控制有道是致地方寧謐年穀豐登掌兩司歷十四年今五十有八歲矣雖髮

班齒落顏色頗異乎往年而心亦操堅精神不減于平日故態如此不勞遠懷永樂十七年八月有父喪音聞即居苦次旋蒙

聖恩仍署司事居則衰絰出則冠服蓋不敢以私恩而廢公義也今遣人回禮行追薦然我

老父既與世違而東妍實壽相繼亦去噫人之壽夭各有定數豈偶然也全壽年幼守俸安閑慶童母良同北完聚吾皆不能照顧矣乞以親睹之念令人順往視之幸幸人行特奉是書以代面侍後遇使人祈惟欣海不宣

與梁大參汝笏齋
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與梁大參令嗣確將書來閱
封熟閱悉知所以已告于當道者即遣人于彼諭之
想已徹聽矣但謗者固皆小人一時之流言雖古之
聖賢亦嘗有所不免者欲止之無他惟自脩而已閣
下任方伯受重寄内外之所共恍仔于心施于政小
大之所同知惟以
上之付托益以精白以下之仰戴益以展布俯仰無
愧怍始終無間然如此則身家安榮名譽俊偉將與
前史所載之忠良並聲而同耀也彼紛紛俗子區區

流言又何足介意哉今在寧化者日聞刼東刼西在
臣卞者未見買牛買犢閣下于此宜切于懷務其大
而舍其小先其急而後其緩庶得叠息旅不再陳雖
職分之當為誠閣下之能事也余惟拭目翹足覩成
侯賀耳幸留心焉努力焉西風便鴈勿吝寄聲尤冀
以國以民自重不具

奉總兵官英國公

交阯平定以來八年之内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
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
雖除而簡定存〻簡定雖去而季擴存〻今季擴既擒勦
鎔景異之徒又已悉在網羅而無漏者以為無事矣
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何者
陳元揩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
焉知不能為簡定季擴之續乎偽官頭目今雖降附
待之為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為阮帥景異之亂乎今
成功之將在斯全盛之兵在此吾忝為守官不於此
時此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
而乃亦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謂自欺也欺人也若
忌於自欺苟且偷安似為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
君子公論之譏若曰欺人依違取媚無一語直至

事壞而始上瀆
宸聰則亦無以免
朝廷法度之議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將鄙見逐一
條陳尚冀采擇幸寬狂妄
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大軍到來
征守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憝今交阯都司衛
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又新平順化地方又濶
迫近千里無〻兵守而止以土兵者若謂羈縻于一
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信也三總戎若留一
鎮守猶為庶幾倘皆振旅而歸恐俘獻未至

京闕而警報已徹
聖聰矣乞登圖之
一交阯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
千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傾兵屢衂
今事故之數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仄之民
而以舊日所遺一分土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
添置軍衛　庶免後艱今將各該衛所去處
開列于後
演又一帶　黃江上下
譚舍江　鈗江

鹹子關　廣威太堂等處
靖安州萬寧等處　太原府富民等處
鎮夷關等處　海潮布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
為匱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
令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
軍免輪守之患
一歸化石廩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
數百里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於誰莫若於
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於臨安府操集三所民兵立
一衛於歸化州如潼關澤州犬牙相制之例以控制
上下地方便益
一丘温坡壘隘留三衛所原採廣西土兵近年以來
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
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
通如于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須原調官軍于丘温鎮
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
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
川在彼如此庶俾
一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強弩利

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田州府知府為事發隨韓
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
千名親領于鎮夷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
道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
地方最為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彼
處衛所官軍或採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
摘一所於萬寧等處設立以陸靖安地方以通廣東
才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能[illegible][illegible]急於用人許將各處人

民聽從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於奉命無敢有
違有徇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讐捉去書正吏卒者有
全縣之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充
兵及單丁貧窮自充一兵者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
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肯除歸併因循苟且至于今
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籍屯田者賴徵不足
荆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
法廢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令都司布政司官嚴督
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
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實丁多

者為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衛所應撥若干土兵然後
照數撥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須以三丁
共之官不許還以肅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
即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畢
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官伴當亦如舊例
就于所管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址文冊三
司各收一本照諸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閘不許廢弛
如此庶便
一各處偽官頭目及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今招出降
此等反仄之徒宜為區處或量與官爵或分給田地

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于閑散壓抑鬱抱不平
以貽後患

祭文

祭先聖廟成文幷序

交阯之地海徼之民自中華計之乃在萬里之外漢唐而下上豪擅據聲教自古建今既久人惟知有安南而不知有諸夏也惟佛教之因果是崇梵刹之工巧為務其于吾道鮮有念及者吾夫子之道如天地之大如日月之明無古今之隆替無遠邇之盛衰固不在於廟貌而廟貌不有則吾道不與從可知矣永樂四年冬

聖天子以交阯黎季犛不道命將出師奉辭伐罪罪人既獲夷民悉安遂郡縣其地教化其民而欲以吾夫子彝倫之大道而變數百年之汚習於一朝亦以難矣福等拜命下車之日徧訪諸祠悉稱僧地而惟城之東南江之西岸僅見一室而吾夫子暨顏曾思三配像在瓦礫荊棘一視悚然斯又在陳氏所置而黎氏之所廢也爰乃謀于同寅相地于城南而立廟焉不踰月工人告成特以牲醴告祭然聖人之道寓之在經史明之在師範故廟既成矣而復立學于廟側擇土人之賢達者為之師挍鄉里之俊秀者使之學備餘廪之用完居止之所不惟因廟以見吾道之興而且因師以見吾道之尊烽燧既息之秋民庶宴然之日諸子之俊乂自是而登庸六經之旨趣自是而傳挍萬里之呰窳自是而啓慕數百年之澆薄自是而易移復衣冠之舊為文獻之邦嗚呼盛哉於是作祭文以祭曰惟玆交阯裸跣之民雖云好學未得其眞與圖既入一視同仁廟成告祭頓作斯文

謝古洲寺法雲法雨神文

助天地之造化養海宇之生民者人與神也且幽明之理雖殊而仁慈之心則一家給人足而村城無事

者人之職也風調雨順而災害不生者神之靈也人盡其職神效其靈物得以遂其性人得以厚其生以成歲功以契天意如此而曰人曰神不亦宜乎使有人之陰騭時不序物不成年不登民不生而亦曰人爵祿于國而不能體國之寬仁血食于人而不能為曰神豈可乎余尹南交十六七祀以雨之愆期兩禱於神凡禱輒應雨皆沾足今年春又旱余偕僚屬復禱于神車發而雲合帀旋而雨作卑于第之翼日而雨大作于濟人利物人與神同故人以是誠禱神以此心應感應之理自然而然豈可勉強使人不求於

神神亦豈肯視其艱而不之濟乎今必待求而後雨者尤以凡人之於神惟誠可格神之有靈隨感而應也今而病者興于家農者作于野行者利于途而負者充其賦威靈腆貺既入且宿前聖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驗之于今吾為忘信敢述實事敬為斯文專遣本司照磨黎暉詣神以謝神其鑒之

告古洲寺法雲法雨祈雨文

知慧者常存泛愛之仁慈悲者不忘傅施之念凡欲大乘為濟衆生歷三月之將莫而一雨之愆期農圃之老為憂公私之利俱廢今某窃率僚屬敬叩靈祠螢驅旱魃之妖大瀉天瓢之澤俾鎡錤作于南畝絲

竹慶其西成民既受福之無量神亦昭靈于有道謹告

祭豐城侯文

前輩常以人與天對言愚謂天以蒼蒼為體以周旋為用有雨露之功澤有星日之光輝有霜雪之嚴肅有雷風之聲聞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循環不已豈有窮乎人生天地以百年為率上者七八十中者五六十下者四二十歲耳幼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死而不復生矣豈可以人與天對言乎吁是未知道也夫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具五常備萬善有脩己治人之方行致君澤民之道利及蒼生功存社稷天下想其風采遠邇知其聞望老死牖下特形與氣耳其功澤聞望播于當時傳于後世當與天地同其悠久豈可與形氣同沒于一時哉公負文武之才遭

聖明之世繼志述事而克振家聲運籌決勝而悉愜

宸算上托以心腹下受其指揮靖內難就武功上乃報功于時公遂列爵於五為三軍之帥歷二十年餘軍于河南于江右于圻東于關陝繼而復鎮于交阯

下車以來夙夜匪懈以忠義激士卒以恩信懷來[illegible]五六年間象數厲匪宴然無事人將頌甘棠歌杜父借寇君也豈期彼蒼不仁而泰山頹梁木折玉樹埋乎雖然所歿者公之形也公之風采威儀在人耳在人目在人心則不與同歿矣所絕者公之氣也公之功澤聞望在生民在竹帛在天地則不與之同絕也將見沒世不忘愈久愈彰人生至此又何傷于死乎老子嘗謂死而不亡曰壽斯言忘信乃爲公實行發誄以祭靈必有知尚饗

祭都指揮王安

存忠義之堅適驍勇之用馳馬試劒稱一世之雄舉
觵附翼躋二品之秩受知
北闕裨將南荒民安海徼病中膏肓俞附不能施其
巧季咸不能攄其長乃登冥途之杳杳遂隔世事之
茫茫嗚呼才用一時名芳百世耳順之年雖虧文夫
之事則美俎有殽實觴有酒深我祭在誠爾靈在歆

祭安仁通判文

人言窮達有命噫在君子則不言命也蓋命任彼而
不在我任我者道也使其脩己治人任我者一於道
則窮達貴賤之在彼者又何足以為君子累哉惟爾
志道門墻起身科第入參軍有贊政之聲治順德有
子民之譽既而謫戍北陲撫乂治治固其窮困無少
苟為
天恩既降分判南交經濟之術未施瘴癘之毒已中
撫扰昌江遂歸冥府噫可謂命耶非耶雖然子之為
人窮不失諸己達不失於人今終于官又何慊也爾
骨既收矣爾子亦長矣茲焉北歸當葬爾里吾所抱
恨不得與爾酌酒論文而惟為誄設奠而已嗚呼尚
饗

又

惟靈昔荷
君恩而出道未行而卒今仗爾子而歸死得其所似
爾誠希嗚呼尚饗

祭王貫參議七七文

別隔十年之餘相逢萬里之外爾荷
君恩吾望爾大到官四日臥病九朝德政之實未布
鄉曲之談未交爾遽云逝吾哭號咷今收爾骨并完
爾簽以返爾家悉有明牒嗚呼爾年既脩爾才亦優
爾位既顯爾志亦酬死得其所又更何求今當七七
之辰用展偲偲之祭尚冀爾知饗斯誠意

又祭王參議百日文

自徃九泉倏焉百日萬里無家五倫有益薄奠致誠
頓歆此意

祭戶部員外趙麟文

應宿之榮配義之烈居有操持出聞施設交土弗寧
天討爰興必先餽餉期爾協成聞遘一疾遂成永訣
豈南荒之氣候弗齊抑斯人之調攝不節嗚呼西風
杯土落月空梁尚爾死勤重吾情傷

祭鄉友通判李夢白

敏而好學直而不固持身皎皎動惟恐污交友偲偲

仁惟是輔逮〻三冬〻之文史遂沐
九重之雨露撿校安慶黄堂擭助令尹廣安黔首愛
奚謫營州而力愈勤判宣化而志始伸勉脩厥職弘
濟斯民豈期彼蒼不仁而使斯疾于斯人乃不良于
藥石遂永訣于江濱收汝骸骨撫汝孤孀托之使者
歸于故鄉宜瞑目于九泉以享吾祭之一觴尚饗

十三年二月遣養子代祭祖考妣及妣文

積善累世垂慶綿綿有子有孫惟德惟賢蚤年義教
經史是好游藝橋門粗知厥道兩為縣簿始能舉措
重登戎幕益大風度及貳工曹名位相高夙興夜寐

而不知勞再承
寵命陟列上卿感
恩圖報業業兢兢北京宏麗調官往濟南越不憚承
命來治于玆十年益以勉旃村無吠犬野無閑田鬼
祇稱治咸忘
帝力遠慕丘隴久乏奠祭特遣養男代詣享之冀誠
必達惟其格思尚冀陰佑永昌我後於昌云何曰福
曰壽以故伯祔食尚饗

十三年二月遣養子代祭高曾祖考妣文

惟靈德積于前福延于後凡我紹裔罔不祇懋與耕
有秋從學克就及際風雲久依日月榮及東來治分
南越不與薦享每感時節爰遣養子祭以牲醴誠達
幽明格無遠邇尚藉神休永胥多祉并以高曾祖伯
祔考妣祔食尚饗

十五年三月十三日發遣養子代祭高曾祖考
妣文

惟玆孫福仕在遐荒禮違追遠每遇歲時不勝感慕
謹用薄儀敬令養子代陳時薦以伯祔高曾祖考妣
祔食尚饗

十八年　月　日遣家人歸令姪瓆代祭考

妣文

時永樂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始聞父歿十月二
十九日得知沒於十六年八月十九日也

痛惟人生於天地間惟君與親為終身至大之事非
忠不得以為臣非孝不得以為子福以總角育于邑
庠弱冠登于郡學遊橋門判花邑幕京衛拜冬官調
行部鎮南交遨遊仕路三十餘年不懈夙夜不辭艱
險惟傾葵藿之忠亦圖報
朝廷之涇恩期事功成歸鄉里展問安之敬盡為子
之職也夫何訃音遽至哀痛何堪嗚呼我於親也特

不得問起居病不得嘗湯藥没不得視歛葬祭不得
事芊少尚謂之子哉我考之處位甫設
朝廷之恩命俄来備叙
王音仍署司事嗚呼又不得衰絰梓里苫塊墓側以
終祥禫以盡禮制也遵
朝廷寵渥之命視事益沝念父母劬勞之恩永言何
報蓋知其自今而後歆復同兄弟率子孫問安上壽
侍歡如平日不可得也嗚呼天地有窮哀痛無已今
遵道俾當陳志高家人黄頭等以牲醴令姪璿祭伏
惟尚饗

十八年 月 日令姪璿代祭高曽祖考妣
考妣文
晝芊一傳白屋七世種之以德樹之以義經史不關
田園是藝源深流長根盤枝密逮我顯考登能成立
脩已齊家長民輔治教子讀書遭逢
聖帝奏我孫福庭訓日益兩判花城兩帑京衛入貳
司空始展經濟再感
聖皇大被恩光冬官特拜事業殊常俺遷行部帑鎮
南荒司其岳牧掌其激揚夙夜匪懈民物阜康功名
任垂丘隴難忘不親裸獻二十餘霜專遣家人奉一

瓣香禮神追遠惟敬是將神其有知来格洋洋以伯
州高曽祖考伯州高曽祖妣伯考伯妣祔食尚饗
十九年四月初六日癸令子瑝等祭祖考妣文
善積于前慶延于後有子孫賢尚
國家祐恩霑北關三十年餘官守南交九千里迓封
塋不瞻歲時徒慕追祭以誠顒享如故以伯考伯妣
祔食尚饗
十九年 月 日令子瑝等祭考妣文
先考違世條二寒暑我官南交不遑寧處祥禫雖逝
痛思罔極代祭惟誠顒歆斯意以故兄子人祔食尚

饗
十九年 月 日令子瑝等祭高曽祖考妣
文
積德累仁由昔至今際時靡爵感激彌深回想封塋
久曠祭祀夙興夜寐乞[illegible]厥心令人致祭庶其来歆
以高曽祖伯州考妣祔食尚饗
祭兄子人墓文
年僅四十自絶于天子能成立孝而且賢克承門戶
有光祖先弟 項任冬官再鎮南徼走不共同氣之
歎死不與臨柩之吊隔萬里山川歷十四餘年日夕

遺慕容得已馬今遣人祭頭章丁我虔

祭妾燕氏墓文

沒年十五事我于斤恪恭婦道從遊兩京有子有文將立將成爾何一疾竟不復興嗚呼田園孰爭子女何恃孫育爾姊庶寧我志專人祭爾享我誠意

祭平江伯陳公瑄文

智而多奇政而能爲蚤達　治世尤善緝熙授官戎衛成都尊治再陟維藩建旨佐齊效義江東靖難成功天命有德伯爵崇封總兵淮沛
國家足食簡在帝心
金章特賜漕運孰傳曰肅曰劉三軍仰賴如食如裘
天何奪速逝不少留以葬以祭恩由
聖意曰贈曰襲不越典禮我與交遊垂三十秋忽聞訃報不覺淚流嗚呼富貴樂極丈夫事畢有子孫傳爲天下惜嗚呼無愧生前無憾九泉我設薄奠靈其歆焉尚饗

祭太師郭公質文

逢舜與堯出谷遷喬克勤克儉無謟無驕憶昔始仕地官從事拓基僉理方面出治有幸從
龍靖難成功司徒位重首爾登庸晚年以疾榮歸故里封以太師優特無比有洲有良丹
詔再將復典金谷厥事允襄豈期一疾長往不起祭
祭賻謚
天恩特賜嗚呼不愧彼蒼不[illegible]吾
皇白楊高冢落月空梁我設薄奠靈其來享

祭刑部段侍郎文

純乎天性達乎聖經臚傳
楓陛光依毘陵士應天宿牧同子胄分官犴獄遠趨群芳考績何崇參政山東秋官人之有召登庸長逝方膺大限俄躬嗚呼母老何賴子孤孰愛人去名存天覆地載今隔幽明始知死生敬爲予祭順享台誠

祭戶部王侍郎先妣文

柔順性賦和厚天資相夫嚴外庭之訓居家肅內閫之儀年踰九旬終于一日鄉黨以爲宗族是戚於戲以大方伯之爲夫以少司徒爲子享福如斯何憾於已余以同寅視猶己親用減祭祀格必有神尚饗

祭廣西劉按察使文

學不必五經性在道則付[illegible]必九卿惟在攻成兩間惟道爲大萬物惟人爲靈吾之理得則吾道亨[illegible]之識[illegible]則吾道行土而至此雖死猶生予之學行[illegible]

之眞子之官列藩臬之尊理明于已善及于此外不
失人爵內不愧天君年宜享永天胡不仁忽終牖下
將葬荆濵嗚呼落月空梁猶見顔色之恂恂臨風致
奠不覺涕淚之紛紛

祭湖廣黄叅政文

古邕之名族太學之儒生持已無愧入官有聲治郎
炎取歷十年之舃落拜叅江夏未一載之尊榮死於
安樂不負幽明柩發三江之舸道由八桂之城聞者
泉其修速祭者盡其敬誠我俎殽實我樽酒盈洋洋
如在乃爾英靈

祭古司徒文

擇㮽不與群芳並鵬鶚不與衆鳥同賢哲不與凡庸
類故爲村足以支大廈舉翮足以逹青雲事君足以
興盛治又豈徒生於世而無益於人也子之爲人重
而不屈簡而不華家不侈用物不苟取窮不干於人
逹不失其職眞珠芳之木超群之鳥也官列六卿年
幾七旬老死牖下可羡可矜我使過此用祭英靈有
其誠敬無間幽明尚饗

祭四川崔布政使演文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儀眞築埧之日

膠東世族大學偉人容森玉樹氣斗陽春出類拔群
和光同塵進修也火然泉達隙過也冊冀攀鱗慕太
華而贊戎務守河淵而康編帙行部登甫狀光日近
梁州方伯素志甫伸忽發背之疾徒勞命藥之勤
有子克孝有弟惟寅柩發西川之途葬於東海之濱
早興白丁暮抵儀眞移舟汲泉負版恂恂我聞惕惜
我淚繽紛以祭以禮有誠有神

祭辛都指揮文

際世乘時攀龍附鳳冠行列人賴宣威陟方向才能
服衆方柱石之是期何井棄而爲夢我知爾深我哭

爾慟誄以呈情祭以將敬尚饗

祭岳父文

簡而可重直而可與人不苟交物不苟取勤以治生
多穀多黍富以樂生足食足纓無心利祿技足行伍
女封夫人錦章輝古孫官千戶榮名光祖獨登上壽
忽歸下土半子遠聞涕淚如雨祭以展誠歆斯樽俎

祭陵都御史文

以官門克家之子遵乎獨此調之秋性質明敏德業
進脩入青鎖依
日月之光登烏臺振風[illegible]之清方暇年壯[illegible]

付于冥冥之錄遠聞雖露欲效瓣香監折耿耿胳以
洋洋

祭甥女文

夫婦父士未并少寡女女伶傳十七冬夏既弁既查
毋以病煩怙怍供遊中感何忍定家之宜偕老之期
何未五月亦就靈輀嗚呼暑帖揆推霜雪豈萎風高
花落天若無知維然死生有命脩短素定今皆得所
勤云不幸我祭往誠爾幽冥明禮由情典身自德馨
嗚呼尚饗

祭弟祐文

維■少保兼戸部尚書兄福令子瑝以牲醴祭于故
弟祐之墓曰宣德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聞爾於是
年七月十五日病故時乃哭臨置衰經易居處一如
禮制嗚呼吾與爾一氣而生同其居止同其衣食同
其學業逮長吾就府庠爾來濟其温飽吾就太學汝
來助其缺乏吾官大梁官西并官京衛官工部雖水
陸程遠爾未嘗不來相會雖
父母之命所及兄弟之情實篤吾自侍郎陟尚書調
北京治交阯府
天子召回復官工部不到家山三十年久以丘隴之

未登白雲之徒望乃於宣德元年
奏准祭祖始得與爾一會纔月餘又蒙
召回自工部調戸部由北京調南京去詹事陞少保
命又十年矣方期解組謝官歸田會面爾何一疾俄
然長往以行年校之吾七十有三爾六十有八何老
者存而少者亡以動靜論之吾宦遊遠邇無歲月之
暇爾安土從容有田園之樂何動者安而靜者危乎
噫各有命也豈可以老少動靜而定其存亡安危乎
吾紓以組綬弗克躬陳俎豆特令子瑝代我以祭然
禮之所設義之所在情之所之也今爾子珏既壯且
賢足以成立矣有田有屋足以温飽矣爾宜瞑目于
九原登生于再世嗚呼祭祀之禮有限哀怛之誠無
窮尚饗

陞少保祭祖文

伏以某上頼
朝廷洪福下藉　祖宗餘廕位至尚書不勝感戴今
宣德十年三月初五日欽奉
勅諭陞少保謹以欽遵領受惟以補報罔圖今當端
午謹備牲醴用伸告祭尚祈陰加保祐福壽永昌以
故伯禮成士能堂兄罡僧廷舉兄子人姪璜瑾遜男

瑄玒祔食尚饗

祭陳都督濬文

能守雲南之邊藩移治交阯之方面都督再升武功獨擅巡邊之謀雖踈頗牧之志何建不幸一疾而忽生逝致屢療而弗寧有子歸柩于金陵将以營葬于向吝嗚呼昔在南荒久而同事今亦自下胡不傷情謹以牲醴用祭于靈靈其有在享我衷情嗚呼尚享

黄忠宣公文集卷之六

表

賀交阯平定表

天地以生物為心四時順序
聖人以安民為德一視同仁干戈棄戢而海宇清平
禮樂脩明而神人歡慶恭惟
○○○○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帝之文明東華協
帝追周武之功烈廣大如
天顧德威之所加惟遐邇之咸服肆為律而身為虜
車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阯之炎荒敢外中華之聲教爰稽厥土實古頑夷在漢唐僅能羈縻至元宋尤為叛服遠乎黎醜仍踵弊風負井蛙之見而自尊鼓涸魚之禍而莫悔夺何簡定之餘孽復效前尤繼而季擴之狡童再衍覆轍逞狐鼠之威而蹂踐疆域恣蛇虺之毒而吞噬邦人邊壘彌漫蟻聚蜂屯之是覩田里蕭索鷄鳴犬吠之不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
皇上每垂戒諭屢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為不道爰興

曆算用命偏師大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帆再舉而
鯨濤頓息渠魁既殄遺孽悉除𢍰惟拯救之勤式慰
徯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行賞錫封觀武
功之戢戢郡邑有守令以懷保衛所有士馬以隄防
十年草莽之區變爲禾黍之地累世雕題之衆化爲
衣冠之民衣食足以養生絃歌足以易俗輿圖售物
于以光復山川精彩于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
之貢化均萬里遠踰銅柱之功氛祲廓清雨暘時若
實由燕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
代之遺恨也臣顧慚微賤幸遇

聖明垂憫愚蒙有罪持加寬宥位階卿輔受恩實荷
深洪始詔開百粵之新藩遂令掌二司之重寄拜
命惟謹懼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癉
惡擔激濁以揚清遠慕皋夔之良尚隆唐虞之治然
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霑雨露之民室
家相慶釋際風雲之士冠冕增輝咸欽覩照臨之清
光于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率領以來朝
天闕遥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祈
聖壽於萬年

謝恩表

中華統萬國猶江漢之朝宗
聖主治烝民如衆星之拱北無遠弗届有于必征恭
惟
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禮樂一本乎虞周征伐有光於
湯武勸九功惟敘之歌致四夷咸賓之盛蠢爾交阯
獨敢不庭數其罪不止一端究其惡亦非一日神人
共怒今古難容弔伐之師一陳倒戈反攻者若崩厥
角徯蘇之怨四作壺漿來迎者如登春臺興繼于今
郡縣復古綰章紆紱者思爲良吏被髮左衽者樂齒
編氓人以謂皆將士攻戰之勤勞孰能知

聖上神武之指示復以六卿之職俾掌兩司之推叅
無乳保之才且乏鷹鸇之志寵渥有加悚懼無已然
幼而學壯而行乃事君之素志受若直急若事豈爲
士之良心願傾葵藿之誠磬竭駑駘之力承流宣化
俾仁政以發施激濁揚清務紀綱之振舉心懸丹闕
身處遐陬遥伸虎拜之忱仰效嵩呼之祝

論

名實

主民之多才能者揚焉去世之遠功德者聞焉不爲
于時無其實也無聞于後無其異也且四海之廣烝

民之衆其間出類拔萃彈冠曳裾者能幾何人也
聖聰明而不自任履九五而不自尊非能是延非
是顧禮之莘野繪之版築以至可以禮致與夫足以
有為者無不因名而求實忘勢而盡心焉于是處賓
師者有之置左右者有之列州牧而寄民社者亦有
之問道而道明用化而化行授治而治成寄民而民
生冠蓋州邦簪纓閥閱被榮幸終身光輝一代非才能
之實能如是也當斯時也功德入人心也深貫人耳
也熟故去世雖遠遺史不忘城郭雖更墳衍雖沒金
石雖敝而四海之內垂髫戴白者尚能道其姓名談

其事業歷千萬世猶一日在千萬人猶一詞若天私
而人詖神授而鬼使者非功德之異能如是乎向使
棲丘壑娛經史為區區身計矜己傲世而釣虛譽名
實相戾心迹相違將見不容於既翕宜樂之鄉不齒
于幼遜長述之列如此則不待於誅毀於有司譏誚
於識者而駒車之屑鶴書之錫亦未之有也設或有
之啓沃不聞致澤無術上焉依違下焉姑息德不宣
而不悉政不舉而不著意惟運用機術保安祿位日
以積月月以積歲蠅營狗苟計欲終身將見賢士大
夫聾其罪海隅蒼生叱其名如此則必見斥於宰執

蒙謫於廷議又豈有身後之名望外之譽乎雖然士
君子之出世為道也非名也為名而行道無行道之
實固非也行道而恭名非君子所尚亦非也道之行
不行在我而可必名之聞不聞在人而不可必吾惟
為其所可必而不為所不可必者

頌

瑞應騶虞頌

恭惟
皇上膺
天地之眷祐承　祖宗之付托恭己為治敬

天勤民時和歲豐民安物阜和氣致祥嘉應疊見今
者滁州石固之山復產騶虞之瑞臣出自寒儒幸逢
聖世獲覩斯瑞懽倍恒情謹述
聖德之隆用頌感應之盛敬錄
上進伏惟
御覽
聖人誠明天地清寧品物咸亨惟德動天禎祥集焉
往聖皆然伏羲之初龍馬負圖天道始數夏禹克勤
治水康民龜出洛津有周文王化及萬方鳳鳴岐陽
宣父至聖春秋文成祥麟來應

皇上聖神乃武乃文克寛克仁纘承
祖宗天曆在躬業廣功崇
明明元良用賢無方視民如傷物阜民安九夷八蠻
航海梯山如川之來義慕德懷何其盛哉德洽庶邦
天眷用彰禎祥洋洋有州維滁石固山隅爰出騶虞
騶虞呈祥素質玄章猷性馴良薦于大庭覩者如星
妥然不驚萬衆嵩呼維茲騶虞
聖德之符
聖德無窮有感必通
天眷彌隆已格

天心
皇上愈欽履薄臨深已致太平
皇上不矜圖治勵精至治馨香
聖祚隆昌天地久長
聖德日新六合皆春萬世昭聞

北征振旅

宣德三年八月内開平報有胡虜犯邊是月二十九
日我
皇上親率六軍北出喜峰口外九月初旬果有賊來
先與前軍交戰我

皇上即率鐵騎長驅而前賊不能支披靡散遁迎敵
者戮之遁匿者擒之人馬輜重車兩牛羊所獲無算
威行沙漠澤及邊氓振旅班師人和天順臣其謹即
聖人功德之隆庸效前人頌美之作
天地鴻濛蚩尤逞凶軒轅有功舜撫萬邦有苗紛麗
振旅即降緬惟是時皥皥熙熙垂拱無為自周而秦
漢唐宋元歷歷可言玁狁凶奴馳馬彎弧害甚穿窬
歘掃壄埃驅之不回招之不來徒勞其軍重擾其民
尚義和親淮泗龍興運啓
大明四海昇平德協神天澤及魚鳥

列聖相傳我
皇祖朝德盛智高將勇兵驍北朝南過討出無他標
掠在多我
皇兵往視彼井蛙淨掃平沙迎敵者亡戍擒者傷所
俘者將馬不勝乘牛不勝耕羊不勝牲武成功優害
祛澤流凱旋　皇州
一人天諶萬國歡心百辟惟欽
功德盛兼天日仰瞻萬世無厭
譜

羅氏家譜銘有序

西江古水有名家之裔羅其姓肅其名汝敬其字者
乃
國初弘文館學士復仁公之從孫贈翰林院侍講蒙
泉先生以明公之仲子今翰林侍講雲南道御史工
部右侍郎也一日以族譜授予屬之為言余按譜之
所載有名前者羅氏始作之祖也自宋及元傳至于
今數百年間學顯于當時德著于鄉曲垂裕後昆克
承前美曾玄雲仍之衆金紫珪璧之美隆隆赫赫代
不乏人大抵傳家遠者積德厚也詞林名士咸有述
文其尊祖敬宗之義繼志述事之實言已詳矣而無

餘蘊蓋不待予言而後見也然樂道人之善亦君子
之用心況羅氏之家聲餘慶遠大光明江右巨族近
世罕比又豈可默默而無一語哉於是為銘書諸作
之末云

羅氏之傳歷世綿綿世皆有作曰貴曰賢傳家之久
積德之厚為時所榮為蒼所祐彼蒼匪私自人而為
門戶永盛大史須知

傅御史族譜

愚觀監察御史傅君濬宗之族譜自宋至今歷數百
年而傅氏之傳亦十餘世其顯仕一時官居四方者蓋
不止一人一地而已通政編脩及大理諸先生言已
詳盡若復拾陳摭腐而又廁于諸作之末是猶駢拇
贅疣何益之有大抵族譜之作本以紀世系序昭穆
別親疎雖世代遠族類衆子孫一覽燎然在目非為
縉紳之家為然雖窮約之士亦不容不作也後世無
知者唯以門地相尚雖同姓不親視其富貴薰灼莫
不欲附之於戚豈譜之意乎昔之附汾陽鑿杜固者
皆其類也濬宗之於譜豈如是哉吾知尊祖敬宗永
錫孝思矣見賢思齊日益進脩矣其不籍乎世類甚
可重焉濬宗為人如此則升高致遠必有日矣豈止

安於一豸冠一驄馬而使獻簡諸公專美有宋哉愚
因族譜之說故併及此蓋深有望於濬宗也於是乎
書

劉給事族譜

士大夫家歷世既遠生息亦繁後之子孫欲知祖宗
之所自支派之攸分尊卑於是有序而不紊親疎於
是有別而不惑不有譜何以知之是譜豈容不作而
作之者又豈容緩乎此文鎮之所以切切於斯世也
文鎮臨川宜黃之茂族以文學發身任兵科給事中
一日携族譜來屬予言余按譜之所載與圖之所[illegible]

劉之家世居徙祖宗系類士大夫傳顯支派分別具已詳明及諸名筆發揮亦無餘縕矣奚俟余贅雖然樂道人善亦君子之當為也况譜又親親之大者乎宜乎文縝之用心也然用心於仁者正欲其篤之於存也家之有譜猶親之畢集視之悉見諱名思之如對越祖宗一氣之傳子孫累世之好雖遠不遠雖疎不疎如文正公之置義田宴平仲之彰君賜如此斯得作譜之意若貧者不賙病者不扶患難者不救喪葬不能舉婚姻不能為者而又不助如此則與塗人等譜何益於事噫盖文具而已矣文縝讀書知道者

其於親親之懿篤之有素於是譜也又豈肯徒為哉但治勤終怠者人之常情尤當益慎於今用勸於後為孝子為忠臣俾後之子孫皆以文縝之意為心繼繼繩繩永保弗斁庶不負作譜之意而亦不負余之所望也

銘

郭指揮竹月軒

珊珊者竹聽如戛玉氣不鄙俗煌煌者月視如明發心可對越結軒于中聲微光容清明在躬得遇耳目廣貲爾爾永承穆穆用覩軒名極知德馨宜在汗青

郭指揮硯銘

山枝其精匠躬其巧管墨日親聖賢永寶

秋官叔紹吾公知余之硯持惠一枚且有銘示及余感感不已特以鄙語致謝尚希斤正

秀鍾山嶽工假安沂龍學而淵形平而方鴝眼雖乏馬肝同良一旦升堂入室終身被澤生光松滋侯磨而不磷管城子浸潤無傷楮先生粹面盎背後樂吏用行舍藏噫顧斯彼動動輒獲殃何如此靜靜乃久常明公之高薦雖没世而不忘

像贊

周職方小像

讀古人之書尚古人之志遇其時官不一遷哲子誠道不少替覩斯人之有儀但畫工之無智不能著平生抱負之真而徒寫當代衣冠之制

趙駙馬小像

衣冠同五爵之榮容貌入
九重之敬德縕於內者崇力宣於外者盛榮聯戚里永奉
朝請而尚日省厥身寸陰是競是以見眷於
一人而馳譽于萬姓也

吳都御史小像

貌恭而肅者德之崇位高而清者學之功存忠恕之念有臺諫之風是宜邦家之所寶子孫之所宗也

陳祭酒先人像

鍾山川之秀稟天地之精淵乎德性允矣才能故居鄉有麗鄭之操宰邑有卓魯之稱身受國封清高地位予專教育遐邇聲名可謂積善之無斁餘慶之有徵也

莊高道小像

事詩書者士力畎畝者農通貨財者商作什器者工上以道治人農以穀養衆商以有易無工以器利用是皆先事後獲未聞以靜勝動者也今觀斯容神精氣充不駕青牛不從赤松樊博山之古舄侍徐福之黃童金冠輝日霞裾飄風無塵俗之累已無饑寒之切躬無戀遷之擾擾無之用之中冲從容乎太平之世逍遙乎玄妙之宫若欲博施雖云無補而於獨樂又豈有窮哉或謂斯文用賛何人余遂應曰爲莊子貞

徐司馬先尊像

今之服盛古之貌溫視其所者知其所存故在窮約而不外乎道義罹患難而不廢乎典墳尚嚴鯉庭之

訓以高于公之門足以昌其緒于來世而獲善慶於後昆也

包孝肅公小像

以青雲得路之士遭玉燭大調之辰忠孝自與峭直孰倫官累遷而政兼舉任既重而志由伸敢爲敢諫爲君爲民事業煌煌大輝前史聲名赫赫遂邁昨紳真人間之郊麟岐鳳天上之景星慶雲是宜有聞風興起之士而喜爲見賢思齊之人也

羅侍郎像

今時之衣冠出類之容貌肅肅乎誠有威而有儀彬彬乎宜是則而是效此德之著於外者畫工或可以充肖也至於心慕熙熙身逢羲昊則直明允之休恃約傳習之奧與語而陽春生揮毫而珠玉耀此德之蘊于內者畫工則不能著其妙也若夫文戰捷聞歷傳孔報兔毫運著節孤高豸冠登柏臺清要邦土之佑咸正罔缺邊夷之佚勞而有效斯尤畫工所不能爲惟知己者所能道也惜乎松栢之操方堅桑榆之景俄到表懇陳骸骨乞歸詔優許田園永樂宜時緒之裔享爲後昆之美紹

王太守小像

可畏可像之威儀不疾不徐之動靜覩所著之美知

所蘊之盛始企鵷程早承

鴻命吾知為太學之儒生全不假終南之捷徑服當

代衣冠行古人善政尊冠一州化及群黎兢兢焉待

漏之恭肅肅焉鞠躬之敬尚能百倍其功常於寸陰

是兢將見漢循良不得專美唐凌烟可以相並也

張行人小像

衣冠巖外詩書充內學以入宮使能專對居處肅然

俯仰無愧光輝前人儀範後輩

保定伯閱馬像

毛仲善於養韓幹長於畫王良得於御伯樂知乎價

保定遊閱厥功尤大使付于將軍足顳服乎羌夏也

題弟禧龜鶴齊壽圖

負九疇而呈瑞者龜之至靈鳴九臯而不群者鶴之

永齡凌九霄而耐歲寒者松之長青長松之下有一

人焉不冠不服如翁如童不聆孔教不事華耕不知

欲窮九疇之精欲揚九臯之聲歟欲同松之生而不

凋零乎且人稟彝倫人賦明誠彼蠢蠢鳥獸草木何

足為重輕使天君不昧常如日星不亂其性不戕其

情不勞其形則可以臻五福之首為一鄉之卿豈不

優於草木鳥獸而徒為天地間之一生成乎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七

檄文

付太原州安定縣土官周師顏

永樂六年正月初七日檄諭太原州安定縣土官周師顏先是陳元擴等聚衆作耗摽掠良民爾能起集義兵保障鄉里至今接堵無他虞已嘗遣人招撫爾乃聞風慕義具狀令兄周伯埴来見本司原情憫切備達總兵官處賞賚回還今復令男周大曆来見總兵官亦已賞賚遣回切詳太原一州所隸數縣地方廣遠人物繁阜適因兵燹不免流離正小民思治之日智人行忠之秋汝雖嬰疾弗出安忍坐視民患今再令爾男周大曆齎文諭爾爾可速来實授職事關給勘合回州管民庶盡臣子効忠之誠以副朝廷用賢之意承天命撫天民名正言順豈不偉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爾其思之慎勿猶豫故諭

付元郎縣頭目何世秩等

永樂六年正月初九日檄諭三帶州元郎縣頭目何世秩何可征何仁壯等先是陳元擴等聚衆作耗摽掠良民爾能起集義兵保障鄉里使本處人民免罹寇患誠為可嘉其首賊陳元灌等已行擒獲典刑了

當宜遣人齎文往諭爾等即同前来引送總兵官各授以職仍回安民永享榮貴決不食言嗚呼福善禍淫天之道也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其慎思之毋貽後悔

付下洪州同利縣頭目阮日新

六年正月十二日檄諭下洪州同利縣頭目阮日新先是賊人陳元擴背義為惡攪擾良民不得耕織衆所憎惡爾日新傷小民之罹害疾臣惡之逆常棄彼凶逆来趨義路先遣阮益等来報許擒元擴首賊好善惡惡彼此同情深可嘉獎今給憑来人收去付爾收執爾日新可上順天道下遂民情率爾義士奮忠勇將首賊元擴生擒解来上以協天朝弔伐之仁下以遂爾等平賊之志獻功之日吾將引赴軍門總兵大人體皇上用賢之意爵必不吝爾日新等尚盡心力毋怠毋違

付太原州頭目何伯川等

六年三月初　日諭頭目何伯川何伯川先是賊首陳元擴阮多秘等聚衆作耗摽掠良民關廣威州麻輪冊白思毋奮其忠勇集聚居民止為保障別無他圖已嘗

遣人招諭即如命至如利仁州之陳戶太原州之周
師顏奉化府美祿縣之陳向等亦巳俱知命至各授
一官管民去訖梁元壽丁巳辣等猶豫不出大軍一
臨家無噍類爾何伯川等胡不詳思自懷旋俱今再
移文諭爾爾當與達人仔細籌慮背逆向順以取功
名正在斯時不可失也爾宜愼思毋貽後悔

付三江府土官知府杜維忠

永樂七年二月初十日檄諭三江府知府杜維忠邇
者賊人簡定違天背義糾合頑詠為不道肆行擄
掠毒害生靈中間無知土官聽其脅從民被驅擄惟

爾獨能堅執大義感
朝廷之恩盡委寄之重秉忠報本率領偏官起集義
兵保障地方勦捕賊人使彼境內之民咸賴以安彼
時愚頑執不波流風靡惟爾介然自守屹然特立誠
若中流砥柱疾風勁草爾之忠義深可嘉尚已達總
戎極加稱美今大軍前進征討叛逆故特諭爾爾與
同知杜驥等益篤忠貞同心協力遇有梗化賊人即
便設法擒除撫我良民俾安田里共樂昇平他日爵
賞之崇寧可量也勉旃勉旃毋怠毋忽

付諒山府鷄陵縣土官知縣郭巨

七年三月十四日諭諒山府鷄陵縣知縣郭巨近者
賊人簡定出沒逼脅良民中間不才土官罔知逆順
從而為惡者不可枚舉爾郭巨居衝要之所知向背
之義俾境內民安賊不敢犯似此忠義誠為可嘉除
備呈總兵官知會外今批差府同知倫璞齎體往勞
爾用愈加用心協同流官人等保障地方撫綏百姓
俾安田里各遂其生今後遇有梗化叛逆賊人即便
設法擒除俟事平之日另議爵賞定不汝吝勉旃勉
旃毋怠毋違

付宣化縣土官知縣麻伯虎

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諭太原州宣化縣知縣麻伯虎
等先是阮公茶麻希仲等作耗爾思榮授天朝官職
不肯順賊知爾往縣守土保民忠義可嘉已達總兵
官知會今賊人鄧悉等自相攻殺人心散離我大軍
見行出捕賊亡有日但爾太原所隸十有一縣除爾
縣民安向化其餘縣分未審若何爾可體探某縣某
人為首作耗某縣某官仗義保民明白開寫差人齎
來庶使善惡分明免致一槩殄滅爾宜用心毋怠毋
違

付清威縣頭目阮迪等

七年九月初九日諭清威縣頭目阮迪阮克從范克
宣梁屯等前日簡定等脅民為亂民不得已以此隨
從今總兵官英國公大調軍馬已將鹹子黄江盤灘
東潮靖安雲屯及清化等處作耗盜賊俱各敉散北
江諒江新安三江歸化等處脅從之人俱已復業獨
爾清威切近交趾不見来歸所以不来者意以謂曾
殺官吏曾截官軍故不敢来噫此小人之心豈君子
之道也殊不知前聖不咎既往君子許其改過比先
亂時人心恟恟誰不欲避害求生也即今平治天道
昭昭誰不欲改過自新也人皆有是心獨爾非人類

耶今特諭爾爾若冥頑不来大軍壓境四面攻擊必
無保全之道爾若率衆速来舊職不移百姓如故必
無失信之理爾阮迪如能綁縛阮克從范克宣梁屯
阮克從如能綁縛阮迪范克宣梁屯范克宣如能綁
縛阮迪阮克從梁屯梁屯如能綁縛阮迪阮克從范
克宣等親獻赴司即加陞賞以酬其功来與不来利
害繫焉日月照臨斷不汝紿勿自疑忌以取滅亡

付太原府舊州判官周師頩

七年九月二十日諭太原府舊州判官周師頩大凡
與人必以誠待人必以信此古今之常理君子之當
為也當得獻黎賊之後交趾之地東自雲屯西抵順
化南至水尾北達丘溫凡一土一民無不畏威懷德
慕義向化也獨爾師頩自生疑懼深匿山林始而上
書繼而遣兄終而命子狐疑叵測趑趄過甚吾之待
爾一於誠信無一毫之虛偽後率爾之轅門總兵官
遂官爾師頩于州任爾兄伯墳于縣爾子大爵數来
從吾遊接以言命以酒賜以食亦嘗置諸左右訓之
諄諄俾来從學爾来見時吾亦厚遇而禮貌比他未
嘗少衰也吾之待爾誠乎否乎信乎不信乎後簡定
不道逆天虐民民愚無知被脅共亂爾太原山深人

衆民易聚散恐爾父子為彼所害亦嘗縈于懷也不
知爾父子亦有此心否乎今大軍到来賊已大敗民
無不歸又恐爾路阻不能自達令人齎書諭爾爾雖
書上不即親来不知爾又持向日之疑乎否乎今我
斷不以不誠待爾爾不必以不信疑我縱爾聚衆置
捆爾以區區之徒叢爾之地亦何能為乎無非防盜
免禍而已豈有他求哉向之不来不得已也今而不
来是自失其機也失機取禍理勢必然除將爾所上
之書備達總兵許爾自新尚恐爾疑今再批諭爾爾
父子可即同来名爵民社一仍其舊如能將簡定遺

棄賊人盡數綁獻軍門尤加陞賞吾之誠心如此吾
言如此爾宜聽信毋自疑惑

付建平府土官知府陳祥潘士文

永樂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諭建平府知府陳祥潘士文爾授牧守之職處必爭之地而能保民者焉亦人所難能者矣何也建平一府路當衝要孤立遐荒無保障之兵有劫掠之賊多攙之輩不時出沒鄰境之徒繼亦潛來爾陳祥潘士文披瀝肝膽躬擐義兵屢戰屢捷古人嘗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不遇盤錯難別利器蓋吾於太守見之矣爾志在功名心存民社

民不安不懌盜不息不已爾之眷屬寓于公第斷不失所諒汝亦必不以家僑有掛意也功蹟備達總兵必有賞賚諒汝亦必不以未覃急急為心也冀爾益堅忠藎之誠克盡民社之寄遠人功名必自茲始汝等勉旃幸勿自畫

付宣化府土官同知梁士永

八年三月初四日批諭宣化府同知梁士永為人貴有禮禮以讓為先處人在乎和和以忍為尚蓋謙則爭辰之心不生能忍則忿恚之氣不作自古及今處己處人未有不知此而能[illegible]一[illegible]一府隸有七縣民夥地廣在交阯目為大郡爾與公剔同知此府獨得專治噫亦勞矣哉自是以來政以循盜以息民以安愚每握口稱善屢達總戎公剔毎至亦嘗詢其所以以語協恭公剔輒曰士永年長我仕先我今雖位等吾不敢僭也愚聞是言一則喜爾士永之與公剔羨則同僚親猶兄弟今後一府之政同心以施設七縣之民合力以撫綏勿較短長益以讓行下已勿分彼此益以忍存諸心邪言勿聽聽則離間生焉讒論勿達達則禍亂作焉能如是諭刻骨銘心以忠以義成始成終一旦政平人和以最上聞秩陟之榮

不可量也士永其詳之慎之

付太原府太原縣父道閉克紹

永樂八年三月十七日諭太原府太原縣父道閉克紹我
皇朝克平交阯復設郡縣張官置吏立綱陳紀務俾一變夷俗均沐
教化是以四五年間凡兇逆之徒無不成擒遠邇之民無不歸附獨爾克紹以幼冲之愚信群小之說既不為簞食以先迎而反恃險阻以抗敵何不知人事之順逆天道之循環也如此及開顏以首先降附之

功授知廣源州事爾始內悔赴司来見吾不逆詐遂
授爾劄仍為父道爾回之後又不安分保民數與廣
源争擊命官岑斗烈捉殺其兄弟人民又嘗縱兵侵
掠果爾之所為乎抑潘固韓撥置乎潘固惡深罪重
已就常刑餘者頭目人等悉縱回還諭令納馬當牡
云後逾月今纔得十六匹而布訴艱難巧言旁午此
出于汝乎抑由汝祖母乎爾以童稚固不足責爾祖
母之賢明頭目之曉事獨不知趨事赴工之道乎今
與爾約自玆以後不究其往惟慎將来爾克紹務聽
祖母之教誨禁頭目之侵掠勸民田桑以足衣食毋

致饑寒教民禮法俾勿盜刼免於刑戮睦廣源之隣
篤閨顏之親如此將見同沐爵祿之榮同享太平之
福則爾上不失其為臣下不失其為子富貴之長久
忠孝之名開在爾克紹矣書至即與爾祖母開之誦
之言出至誠汝宜諦聽爾仍於今年四月中旬後親
隨祖母前来引赴轅門議授爾職爾宜如命施行毋
自遲怠

付諒山府下文州土官知州黃添祐

八年四月初二日諭諒山府下文州黃添祐我
聖天子奉
天討罪命將出師未幾而季犛授首簡定成擒復古
郡縣張置官吏凡交阯之有才有德者無不交辟旁
求浚明亮采俾同流官同為政教下無遺賢上無曠
事如杜維忠知三江府而三江無烽燧之虞陶季容
知歸化州而歸化免鋒鏑之禍鎮蠻有阮希仮而陳
貴之徒束手成擒建平有潘士文而阮多搭之衆望
風遠遁麻伯虎之經理太原黃公劓之安撫宣化梁
汝笏之措置西都身榮于上民樂于下聲聞于時皆
由甲得其人也是故府得人則一府治州得人則一
州治縣得人則一縣治政之得失民之休戚未有不

自夫賢者之用舍也諒山之為府也地廣民稠去中
國之遠未甚交阯視為大郡惟府治之人由是吏得
以侵漁民得以盜刼苟非才德出衆知識兼人俾領
斯任以治斯民則民無由而安政何由而舉乎爾知
州黃添祐粗識詩書頗知禮法當
天兵南下遣人代見者非一人
恩命既承捧檄任州者又非一日此正大丈夫有所
遇之日得所為之秋也雖然下文不過一州而已民
不能勝廣源也不能大思郎與其長一州何若守一
府與其味於前何若明於後若曰病疾而汲黯不卧

治於淮陽少若曰老耄則卓茂不力行於密縣乎汝如知天道福善禍淫之理達人事順吉逆凶之機盡一府地圖具一府民數親齎赴司覈其名實當引赴轅門陞授爾職以諒山府之民社畀爾矣誠如此也不惟上有知人之明野無遺賢之譏民無失所之嘆而汝亦有際遇之隆而不負平昔之志也經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爾添祐乃知道者其詳思之

付建昌府快州東結縣頭目丁蒲

八年四月十二日諭建昌府快州東結縣頭目丁蒲比者令人齎書諭爾示以誠懷欲爾來見授以顯職

俾歸撫民爾乃自執狐疑之心托以恬退之辭遣人報書不即親至致勞總戎又以書諭爾猶堅執如初不審爾欲奚為哉且季犛篡逆奄有交阯簡定煽亂兇黨實繁尚皆相繼滅亡貽笑澆邇今爾所據之地不過一鄉所擁之衆不過數旅果何所恃而然邪然總兵官不即加兵於爾者蓋由不忍斯民之肝腦塗地亦爾未嘗從逆抗我

上師之故耳今不爾絕復以書示爾丁蒲苟能灼見順逆之理乘此改圖之機躬詣軍門一聽面諭或仕或已惟爾所欲是從若然則非特爾身家之福實一心鄉黎庶之福也書至爾其思之

付土官同知阮遷

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諭土官同知阮遷比者梁士永阮俄何伯祿等率衆來降俱已復職去訖節次亦嘗遣人往諭欲爾來見復爾官爵俾與梁士永等同管宣化府事爾乃自懷疑慳不即親來今令幼男克道齎書到司知爾背惡向善之意矣除將克道寓養于此待爾親至並知前諭陰爾名爵父子同歸永保門戶榮耀鄉閭如仍欺詐猶豫不來則必別有處置爾其思之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

八年五月初十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太原一府民人歸附之後尚有賊人周師頒裴季昇阮克軫阮茶梯克終楊世眞翁老等敢於梗化潛出劫奪民不得安已委爾起集民兵勦除今爾呈稱躬率土兵直抵洞喜縣賊巢將翁老等擊敗斬馘三百餘級生擒一十六人馬匹軍器稱是首賊翁老等僅以身免差主簿黃璋堡等管押所獲賊人到司除門招明白典刑示衆外然爾伯虎救賊安民克盡厥職固為可尚其從事之人又不可不先錄其功也檄到之日即特

部爲之人所獲功次實錄送來以憑定奪其未後賊人翁老周師頖阮克軫等尚冀爾提此精兵乘機殄滅務在盡絶以康民庶賊滅民安親齎功蹟来報以憑定奪毋自滿假致賊脱散貽我民殃度爾此行深歷山林冐暑以往極爲勞苦今特先以醴酒二罇專人往勞爾伯虎其勉之哉

付鎮蠻府土官同知阮希伋

八年七月初四日諭鎮蠻府同知阮希伋近得爾捷報知爾用心緣鎮蠻之地乃賊入出没之所也爾宜益盡心力多集義兵殄滅寇刼撫養小民以盡汝牧

守之職分以宣我
朝廷之德威除錄爾功達于總戎論功行賞斷不少吝書至爾宜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誠知所諭則龔黃卓魯不專美於漢庭也勉旃勉旃毋怠毋怠

付丘温縣土官知縣農宗諧等

八年七月十六日諭丘温縣知縣農宗諧知教縣縣丞農驃諒山一府官悉効職民皆著業惟鄰郡姦孽韋廣僚下文黄添祐脱縣阮元㯋陽爲命官陰從逆賊刼奪良民謀殺官吏兵加則閗風遠遁寛待則抗命不從爲衆所惡人所共知爾丘温知縣農宗諧[illegible]教縣縣丞農驃乃丘温世家爲夷民標準毋善子[illegible]素合民望天兵南下首衆来歸爾官于故鄉凡官于鄰邑冠蓋聯翩聲名烜爀榮共一時家傳悠久於戲何其幸也四三年間堅秉忠誠志存民社政勤而事不廢寇至而操不移於戲良哉汝之特立如此所以見忌於人不爲所與向者至司事已辯明于嘉乃至誠特加錫勞冀其圖報於將来也然獨善非善兼善乃善也隣邑廣僚爲人如此爲害如此民遭塗炭不得耕鑿爾等一皆置之度外恬不爲意可爲兼善之道乎書至爾兄弟可熟議停當或推誠招撫若来則

榮貴不失或設法擒除若獲則功賞必加汝或予違趑趄觀望縱賊殃民是爾之厥罪惟均也同惡相濟變福爲禍是爾之自貽其憂也爾宜善圖早爲之計

付交州府土官知府杜希望

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諭交州府知府杜希望邇者總兵官調尹都司軍于鹹子置爾兵于銳江實以銳江鹹子爲交阯之要衝故也爾能益篤忠貞克仗[illegible]義勵乃心力奮爾兵威是以賊不敢犯境民賴以安全爾希望可謂守人之所不能守行人之所不能行誠絶無而僅有者哉總戎特加陞賞甚愜公議今特差

官勞以羊酒尚冀爾希望自今以後尤當洗心滌慮
撫衆防姦絕糞遂之蚑弭潢池之兵俾道路通行民
安樂土他日所勛未可量也尚盡爾心無負予望

一 付土官指揮路文律等

八年八月初二日諭土官指揮路文律等三江口上
連天建下接銳江威蠻應平太堂古捞襟帶前後最
為要衝比先失守賊黨竊伺路不能通行民不得生
理牧守之人每以為慮沂蒙總兵官調爾文律之兵
往彼鎮撫措置經理甚合輿情爾文律克承鈞命嚴
飭部屬鳩材掄匠築立城柵以居爾兵以安緣民可

謂能盡指揮之職矣其千百戶阮過堂等又能身先
赴工割舍勞衆亦可謂能聽文律之命矣今特專人
勞以羊酒持書往勞爾等亦當體
聖天子惠保之仁奉總兵官鎮撫之意堅其柵深其
塹完其室廬利其鋒鏑隊伍日清號令日嚴瞭哨日
勤防閑日慎俾盜賊絕跡居民按堵開市以通財貨
闢地以事蠶桑擊壤之風與傳前之事息此愚平昔
之所望也爾等益宜精白一心展布四體他日功成
名就遷陟之榮
朝廷自有成規斷不爰惜爾等其慎之哉

付伏州頭目丁蒲

八年十月十四日諭伏州頭目丁蒲近者亦門差兄
俸等齎禮奉書推誠未見已行引赴轅門特加慰勞
仍諭爾親至議投爾職俸等領命去未終日而爾蒲
即輪東結范旬等之劫賊救眞利阮木之土官連書
來獻備達其由嘗患人有過而不知改改又不強為
善者比比皆然今蒲不惟能改而且能強於為善而
又有志於立功噫善矣哉除將范旬等收察論刑及
將丁俸等援例用賞外今特撒付爾蒲知爾即知前
諭將本州為惡之徒擒其尤者數人親解赴司議爾

功賞毋信群小自萌猜忌繳至詳之

付諒山府廣源州土官知州閉類

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諭諒山府廣源州知州閉類茲
交阯地方大軍掃平之後不義之徒雖相繼為亂未
幾俱已滅亡向善之人或官或民各安職業其被賊
脅從之人但能悔過來歸者總兵官皆不株罪又且
量材委用之行事之實人所共知惟諒山府所管七
州十縣地廣人稠但為上官者無不效力盡職委之
則事成呼之則身至鮮有敢違者此皆職分當為
度所係也惟下文淵州黃添祐雖留心愛民如命而

四三年間止是遣人致禮奉書展誠而已終未嘗至
不知添祐恃其兵甲乎城池乎抑可為知識乎冥頑
乎爾閉頑素與交孰批至可即親至添祐居所將順
逆禍福反覆諭之彼知惛然省悟見機而作汝頗即
與同來當引赴轅門議授一職總理本州知信群小
仍懷二三汝頗即當開誠面約指不食言務必乃至
彼若此回不至後必追悔無及爾頗其善道之毋怠
毋怠

付宣化府土官同知梁士永黃公劉

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諭宣化府同知梁士永黃公劉
近聞爾等在府能守法度又肯用心委之斫竹而竹
筏蔽江而下橋梁遂成命之燒磚而城磚增數有盛
民不勞辦此皆汝士永公劉為政有道使民有方故
下能用命而上能成事也雖然事不可不辦不辦則
職曠民不可不恤不恤則民怨二者之間最宜留心
斟酌得宜斷不可全此而失彼今特專人以此意諭
之爾等其聽之哉今冬將半民力餘時已成之磚亦
可陸續運至勿待盡完齊運人回先以各縣已未燒
成之數與之來報孫宗繼犯逆賊也尤依前批故法
捕至又不可從之以貽害於氏阮俄閑時就令作示

繼赴司他人不可遣恐路有疎虞銘心銘心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永樂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近
聞爾境有紅衣賊人越爾宣化往攻大慈鄰邑莫不
驚駭欲別調人擊之恐傷良善況無爾所報所以不
速擊也不知爾伯虎知之否乎今特專人往問爾可
即探其所以果係劫賊爾即率兵擒捕無縱之而為
民害如所說者不實亦當究其來歷此紅衣之人從
何而來係何人所使亦須以實來報不可誤也燒磚
一事向已面諭再三今亦極久不知此事若何所完

若干竟不以數聞使人問問亦不知楊臣覽之磚又
如何守到可遣師旅来報一府之事咸寄爾躬爾伯
虎其以民社為念毋負
朝廷委任之意慎哉慎哉

付下文州土官黃添祐

八年十一月初六日諭下文州土官黃添祐節次遣
書示爾順逆禍福已諭詳悉茲不再及今得爾書至
極知爾情所奉馬匹銀兩亦已收記復以此意備達
于總戎知爾感化矣今爾弟回特以此示爾爾當味
前日所發之書促裝就道親赴轅門面授顯職回還

撫爾人民榮爾祖宗光爾閭里吾為
天朝大臣為政安民一主于恩信天日在上詎肯作
僞述眞而失信於人乎此字至絕不可再持疑忌觀
望何何失此機會爾如不果當與廣源州知州同至
留南寧知州于爾家以護爾眷属爾添祐其詳之毋
怠毋違

付宣化府土官同知梁士永黃公劉

八年十一月初八日諭宣化府同知梁士永黃公劉
如今太原地方與爾鄰境彼處大慈縣近有紅衣賊
人刼掠已調府伯虎楊臣覽起兵勦捕爾等亦迷領

精兵一千餘人連夜前去會合麻伯虎等土兵同心
勦滅務要擒除盡絕無貽民害畢日具獲功人名呈
報定奪給賞及所還戶下人口多有人藏留不肯送
官爾可一一搜解前來勿要存留累及平人爾士永
等當奉行不怠境磚一事最當用心可陸續運至為
妙悉心悉心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楊臣覽

永樂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楊
臣覽爾二人自歸附以來首尾六年未嘗有分毫違
錯命之招民民從俾之捉賊賊息太原一府十一縣

縣除二人而安汝之聽我號令者如此而我待汝二
人如心腹未嘗肯聽小人之言而疑爾等爾臣覽近
來與伯虎以私隙搆亂互遣小人告訐扣傾聽伯虎
則臣覽不平聽臣覽則伯虎不安欲兩聽之則爾等
均為罪人矣慮之至此寧以不能調之流官罪之而
爾等一皆置之不問此無他惟保全爾等也保全爾
等者非惟為爾等一家也為一府之衆也吾為爾等
用心如此不審爾等知之否乎今我
皇上憫我交阯之官民有其罪過蠲其稅徭吾與爾
等正當偏向日之舊汚為今日之善政洗心滌慮改

過革非與同僚如弟兄相親相愛勿爭私仇於百姓
如妻子得所得安勿相擾害爾等能如吾語則爾同
僚之氣和一府之政舉十一縣之民安如此則爾伯
虎臣覽之職稱矣
朝廷黜陟之公豈私爾哉爾伯虎臣覽自茲以往惟
以和相處以仁愛民以正行事以誠報我勿再爭私
害公占人村分搶人子女奪人家財互相訐告攪擾
官司吾言如此爾等聽之則福違之則禍今特書付
爾爾等可同來與之面諭毋違

付快州頭目丁淸等

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諭建昌府快州頭目丁瀟諒山府下文州土官知州黄添祐七源州脱縣土官阮元嘛諒山府萬崖州土官楊高天太原府洞喜縣首領楊克終惟人有避凶趨吉之心故天有福善禍淫之道靈知著龜應如影響雖千萬年無一毫差忒也惟茲交阯之地慕我華夏之風酋長咸官居民按堵凡為善者賞不離身有為惡者亡不旋踵應雖自天實由人致今爾等於此道理想必知之何不勇為且爾等始而遣人致儀向化之心罔已前矣中而不果出者意謂待爾不誠計誘爾來寘爾于罪愆以方面之

大臣為小人之行乎縱爾一人可欺其如衆人何矧今

聖天子大頒

明詔普施洪恩有罪者赦除嘯聚者原宥停金銀盌鐵之課以利民免商市魚池之稅以濟衆凡在官民無不感戴爾身雖不及此爾耳獨無聞乎今吾敬謄

天語以諭爾衆并用手書以布吾忱爾等宜改故態

何

新恩即率部屬如期親至吾當引赴轅門議授爾職復回管民吾惟體

朝廷寛仁之誠爾勿逆方面忠謀之意其尚熹之毋貽後悔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

九年六月十一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近得爾所遣人至詢其動止咸稱病篤不能領賞愚疑未信今典史王時冠同爾家人麻鳴冉到始知爾實病無一毫偽處蓋由小人嫉爾職大妬爾功多故有是流言何足信也今字付爾爾宜自專善加調攝藥石如之具數來關吾不為吝病愈之日從容前來見

天使領重賞如病未愈不可勉強致又復作冉濁今

英國公大人提兵遠來各處土官無有不來見者爾雖在病不能親往亦當遣人一至何疏緩也如此陳排安不來本縣管事爾宜以

朝廷任賢為民善惡禍福遣人諭之使即赴任與同流官辦事撫民毋信彼狂偷安曠職書至奉行毋仍疑忌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大軍克平交阯之初爾以宣化父道推為知縣後陞同知命爾補益即行撻閱令爾幹事成用完報遣官催促爾

敬奉惟勤家人報東吾待尤厚爾被麻虎牛引紅衣
攻圍來報甚急恐爾有失即達軍門調兵救想爾於
此時非我能照之衆幾入虎狼之口及爾來謝感泣
不勝後知爾與楊巨覽不和又嘗以書諭解及嘗面
諭巨覽以女妻汝此無他惟欲爾輩同盡心力同成
民政同享富貴永保身家也後爾信縣師依左使安
罪流官愚始聞之以爾素不讀書誤至于此亦無所
恠意欲候爾至司諭以中國禮法而總戎亦有鈞諭
令爾知戒非有他議也後師猿來吾以其年高又屬
爾親不能夾輔為善却行從史作非以此將師猿杖

而遣之一則使師猿知有法度一則釋流官被責之
憾也爾慮不及此遂以為疑屢喚爾來稱病不至及
朝廷遣人齎
勅遠來勞爾爾仍不至各處官民以此涉疑起謗謂
爾練兵器聚土兵欲為逆舉噫吾扣爾之心豈有此
舉乎不過因人謗甚猜疑不安不敢即至所以聚家
人以自護耳使爾果有逆舉當在簡定之時不在平
定之日也吾所以不信屢以爾前後効力至誠之意
達于總戎總戎聞他人謗爾不即調兵擊爾者亦惟
以吾言為信吾亦冀爾必來以合我言以絕衆謗也

雖然遠今已久既不親至又不遣人舉止如此而欲
使人無疑無謗不可得也吾今再布忠言推誠示爾
爾果至誠別無他圖可由間道從容前來當待如初
保無他虞誠如是諭不惟銷彼讒謗滅彼猜疑而且
安爾境土全爾身家言出至誠神明可鑒爾伯虎宜
以此言咨與達者熟議詳觀切勿如常輕視吁禍福
利害皆自人為擇而行之不失為智爾若恃匹夫之
勇欲抗天兵之衆是猶蝙蝠撼樹螳臂當車也爾其
慮之毋貽後悔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九年七月十三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今月十一
日據爾遣孫男麻伯岩等齎呈來見歷陳所以然爾
之操持不待爾白而後知吾之明斷不待爾言而始
見文詞工巧何如誠意之交孚凢吾教爾以維持之
禮者所以遺爾以保全之道也故召之諭之于再于
四使吾信讒復如此舉止乎吾既不信人之讒爾復
有何讒被哉自玆置之一皆如故今
欽差官以爾病未興齎去賞賜書至爾即速進至于
廳事致敬盡禮拜受如儀絕不可以病不出而坐受
君賜也仍即遣人送天使回爾宜調攝病痊赴任管

事守本部之舊職報
朝廷之新恩若吾待人不誠誘人以利而置人於不測之地者萬無此理嘗曰止謗莫如自脩又曰作善降祥爾其鑒之不再喋喋

付諒山府琴縣舊土官黄得彜

九年八月初二日諭諒山府七源州琴縣舊土官黄得彜永樂四年冬大軍始進征伐安南時父阯之上民被李蒼之暴虐兵釋戈矛降附爭先民持簞食來迎恐後是以總兵官上達
帝命下順民心推赤披誠略無疑忌有官者復珪組之榮無官者歸田園之樂生養休息五六年餘爾黄得彜始聞
天兵南下而乃遠竄山林輸誠歸命雖失於桑榆趨吉避凶無害為癸蘿今將爾仍為琴縣父道給與劄付收照回還自茲以往協贊官員同為善政撫綏群小共樂昇平務必民物阜安風俗淳美有功之日另行定奪毋懷疑二自取滅亡

付宣化府土官同知梁士永

九年八月初十日諭宣化府同知梁士永爾同官黄公剔家小向被人驚散未得完居嘗令爾招撫今兆久猶未來報不知爾處置若何再撒示爾如己回矣善加撫恤俾得其所具名來聞如未回也即將親屬如阮俄國俑的當者遣之使設法招諭妻妾子女僕從之類悉要回還一以見汝同僚相保之情一以見吾上官博愛之意他日公剔榮膺
寵錫金紫豈歸汝與之會也不亦善乎爾如怠於招撫俾彼妻妾子女散離背産杜口失落與公剔面會之日寧無赧然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

永樂九年九月十七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賊人翁老引紅衣行刼民被其害善善惡惡咸願除之是以向嘗令爾集兵勦捕今越久矣軍聲不聞賊勢如故不審爾攏布如何其集兵多寡決以其日定往何所俱不來報遣閣知縣往促亦不聞回今欲調兵搜捕又恐誤及善良若專待爾為不聞捷報民之不幸有如是耶噫仁人君子可如此坐視耶今專人持書諭爾爾即如命發兵就道直抵賊巢生致渠魁于軍門安輯斯民于田里誠如是也不惟爾能其官而小民咸有所賴矣不惟吾嘉爾績而總戎必大有所賚矣爾即奉行勉之勿怠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楊巨覧
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諭太原府同知楊巨覧今二十八日晚爾遣家人阮慶等齎呈到司已知備悉但賊人翁老紅衣乃一時行刼之人爲數不多若如汝請還爾調兵兵一歷境玉石俱焚利害非小爾可與朱通判等同心恊力聚集邑民固守境土如賊来犯就便攻擊毋畏怯勿怠慢務有事情仍一一遣人密報最不可輕視也批至奉行

付新安府土官同知毛忠等
九年九月三十日諭新安府同知毛忠等自前日報賊犯境柵焚兵散至于今日竟不知爾等見寄足何

地亦不知爾等布置若何及民情賊勢若何久不来報知利害識事機者殆不如此宇至可将此意一一條陳親齎赴司知爲政事所限不可離者不必親至止遣人代来言在乎實報在乎速毋迂説毋遲慢

付宣化府同知梁士永
九年十月初六日諭宣化府同知梁士永今月初五日爾遣家人黎水孚来稟覩要率兵前往太原搜捕賊人麻宗繼此誠爾爲
國爲民之盛擧盡心竭力之誠心但太原境内賊人翁老結構紅衣翕惑人民刼掠財物正欲調大軍勦除爾若領兵往彼一遇大軍恐無所辯非所以爲利而適足以取禍也絶不可輕發宇至可與樊知府杜同知梁國補同心恊力嚴餝所屬精選士兵各守境土保障居民若爾境内民安盗息即其能事也下必勞衆遠擧近来鋭江頑民竊發刼掠善良報知總兵官殄除不數日回還矣候到當令人諭爾知會来一叅見他不悚及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九年十月初八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賊人翁老

結構紅衣剽掠居民爾府屬縣官皆懦劣不能支持棄民社挈妻孥而先遁者有之素爲不善致民乘亂而擒殺者有之由是蚩蚩之衆恟恟不安自相紛擾誠可恠也獨爾伯虎操益堅氣益壯傷民之在塗炭視賊有若仇讐閩閩萬齎批文至即爲集兵遣阮羅送賊書来足見用意雖兵衆已集而捷音未報不知翁老之巢穴尤在何地紅衣之烏合通有幾人及爾若何而相機行若何而奮力泄阮羅去後今又彌月一字不報一人不遣使人悶悶日以引領而東也今鄭事自北江州同知爾將富良謀殺流吏賊人一一

捕至此又懲怨向善之大端如此行事則翁老紅衣
區區之賊不翅若釜魚罝兎何能逃爾勝算哉書至
可即度時相幾奮力殄除以報
聖恩于上以收大功于已以施大惠于民元戎回日
大有旌賞公論之下豈敢私也慎之慎之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九年十月　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自古忠臣
義士惟汲汲於公義而不屑屑於私仇故相如之謝
廉頗寇恂之讓賈復皆以國家為先而不以私憾為
念千古之下使人談其聲名仰其光彩噫何其妙也

且交阯所屬除直隷之州外其霑光被澤者府有十
六爾太原乃十六之一爾
朝廷以爾與楊巨覽並同知府事者欲其同一心力
弘濟斯民也五六年來爾等政聲之優劣心術之正
邪耿耿在人目洋洋在人耳豈有不知者耶且如楊
巨覽當簡定嘯聚之際不過斬周師頗擒陳舜龍了
安定一縣之稅金他無足道也爾伯虎辨一府之稅
金饋官驛之馬四匹兵衆而紅衣寢怗政平而黔首服
從若校治功之最殿孰不知爾伯虎之功居多安任
校而後知之乎且巨覽若果截路劫財誘人害衆情
狀若明公論之下非孰敢容而爾具呈于官可也遣
人報我亦可也安得擅款興兵以較強弱要知汝請
以定用舍殊不知兵凶器也可輕操弄哉官
命吏也敢擅黜陟哉今爾斯言並及不顧義理何其
謬也吾知此非出爾之本心蓋由著筆者因之誤爾
使吾惟信著筆者之文而不究伯虎之心吾亦同為
謬也此吾所以勸爾學藺寇戒廉賈者欲爾為忠義
也忠義之心既存則私憾之意自釋乃曰盜在我息
也民在我安也盜息民安吾職盡矣
國恩酬矣令名彰矣彼不職不道者焉能免我哉如

此不猶愈於爭強弱校勝負乎除令巨覽自今太原
各處公差人至驗實即放不許阻遏爾伯虎凡有公
幹可遣者多不過二三十名亦須明給批帖定立限
期或令一流官或流吏與之偕往如此則彼皆無可
得而議路亦無從而可遏也書至爾即遣人取府官
于富良爾亦即與之同治府事富良之兵守府以係
民餘縣之兵殺賊以安民尚大義捐小節旦夕元戎
回則必大録爾功以行陞賞爾其聽信愚不食言

付上洪州知州阮仁禪

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諭上洪州上官知州阮仁禪近

有人報總戎在化州築城已完留兵鎮守大軍回至丹台海口不數日到米臘聚賊人聞此聲勢俱已退散止有古末邑民之賊不知利害尚肆頑惡刼掠細江民人欵犯新橋坐捆其賊如此仁人君子肯坐視乎矧爾本州逼近賊境見駐之兵又衆若一動身彼區區之烏合鮮有不披靡而敗者除令白江白知府阮通判幷下洪楊知州趙提舉等各率見在弓兵前去會合外㩴至可即多選精銳合勢定期相機設法將邑民古末賊人奮力擊之除害安民狡名定償在此機會不可失也慎之愼之

付提舉侯銘

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諭提舉侯銘拂性而生疑因疑而起謗者在在有之自非明哲之士何以灼知而敢斷哉典史甲江向已推誠出官復即恬然引退安居守分人孰不知近有小人来賊紛拏復興謗議乃以謂反意世豈有辭官而為盗捨安而就危者歟雖三尺童子亦莫之信也雖然吾固許其為善恐他人猶以為疑欲窒疑而止謗莫如使江挺身一見為可彼如不稔惡不持偽來無越趄見無疑忌豈特止人之謗窒人之疑亦且快其心志樂其妻孥而泳名亦不失為明哲之上也宇到可即追人將江送至諭前尚回爾其慎之勿令猜忌

付太原府同知楊旦覽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諭太原府同知楊旦覽今得爾家人楊鵬等齎書報稱爾縣民被賊擊以寡不能敵衆乞兵往援許爾旦覽世守安定民素信服雖賊衆我寡而體爾忠義固守不回必無虞也即今總戎已將演又等處地方平定分軍留守鎮撫其民仍躬率大軍追殺首賊李擴等俱已遁出海外其鎮蠻奉化新安建昌之民亦已復業如初近城賊蠻慧廉藪

爾的徒已被大軍於今月二十一日殺收擒戮無算境內有衆今已帖然獨爾安定民尚未知而賊猶執迷不即退避是自取滅亡也然賊之計不過利人之財非有遠謀也爾可密與諸頭目牌兵說知大軍已到之意同心固守不許與戰直待大兵外攻爾從内應擒賊安民在此舉也慎勿輕與他人言及此機慎之慎之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九年十二月初六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今月初六日得爾遣家人齎呈到司知爾能如諭率衆殺賊

致翁老遠遁紅衣退回民亦賴安路亦通行皆爾効
職盡忠之所致也可嘉可嘉即今總戎已將各處作
耗賊人殺敗逃散民人盡招復業各處派土官俱率
所部頭目運粮上倉赴營參見爾亦可躬率所部頭
目同引殺賊有功之人赴司一以見今日盡職之能
一以弭前日遣人之謗一舉兩得正在此際不可失
也不可緩也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永樂十年二月二十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爾以
病搆不親到司前後發批遣人諭爾之意想已知悉
舊年冬爾報赤衣作梗備述總戎即調大軍剿除皆
如爾言為爾除害爾不親赴轅門銘感稱謝乃即棄
其家當挈其妻孥奔于山澤總戎又恐士卒破爾家
資乃嚴諭令爾家得以完全秋毫無失待爾之意爾
自以為何如大軍回後爾又不躬謝總戎垂愛之德
直待市擒所差人到後爾纔令麻通前来噫亦何疑
之甚也且賞善罰惡
國家大典如翁老甲江揚良等皆昔之逆戎也今一
幡然改悔躬来投見總戎皆加陞賞並無分毫見疑
惟范慷黎藥陳原憲等不伏招撫致被擒獲所以不

敢岳法皆諭以極刑爾伯虎平日殺賊保民與三江
知府杜維忠新安知府莫遠等功次不相上下
朝廷知其為人所以頒賚誥錫錦衣酬爾之功揚爾
之名也汝有杜維忠莫遠之功又無翁老甲江等之
罪何自狐疑經年不出噫何見之左也今麻通回復
以始終相與之誠諄諄告之使報爾知而通再三乞
字取信今吾再批付爾爾可帶弟麻攀親来一見仍
令爾向撫民管事誠如所諭不特釋人之妄議抑且
全爾之功名保爾之身家天日在上吾不紿爾其熟
思以行毋執迷取禍

付廣威州頭目杜个旦

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諭廣威州頭目杜个旦惟人有
善惡之分故天有禍福之報福善禍淫捷如影響交
阯平定垂六七年詮選賢任能撫安百姓惟欲在位
者享爵祿之榮在野者獲室家之樂總兵[illegible]上體
朝廷弔伐之意除暴安民用心設法無所不至故挈
衆降附者爵賞必加如古隴之翁老諒江之甲江萬
崖之揚高添萆是也梗化不服者斧鉞必及如芙蓊
之范慷清威之黎藥三帶之陳原憲等輩是也刑賞
誰公分毫不惑爾杜个旦[illegible]被黎藥脅從[illegible]

近抵造人来見已曾諭及俾令親来恕其罪恐量
爵賞又踰月餘仍不見到今總兵官水陸大軍俱已
回營爾若不来總兵必怒別有所為恐非爾求全之
計且恐累及他人古經不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爾
宜慮之吾告爾以忠言不欲置爾于死地不知爾欲
璋范俾之禍乎欲為甲江之福乎爾可與親近有智
識者熟思詳議去惡就善舍禍取福避害趨利勿持
疑忌自取罪愆

付太原府父道閉克紹

十年四月初八日諭太原府父道閉克紹爾克紹遣

閉公表齎書到司中間所請事已悉知但農世崇父
也世物文如子也子不聽父可謂孝乎擞至爾克紹
即與祖母共本司委官并爾同僚流官邢以前諭申
教丁寧還世崇之父道俾世物文如同歸世崇家以
盡子職以聽父命如其異議乎違爾可即將彼父子
親引赴司別有定奪勿信邪謀有傷公義至于村舍
頭目濫冗宜與流官公同選拔不貪財不害民向官
府辦政事公平正大人所信服者一人為之其餘貪
鄙奸邪害民悞事之小人並許從公黜之為民若
毛公倘狗私曲致許下不寂為不可及今後縣中只
有憑辦官事即於流官處給批前来此
國朝之通例汝欲剖竹為符少夷狄汚俗最不可墮
宜即奉行不可違悞

付下文州知州黄添祐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諭下文州知州黄添祐
夫人以眇然之身膺莫大之任有民有士足食足衣
不可不謂之福也惟能知此福故能享此福若欲永
享此福又必勇於為善苟或放僻邪侈無所不為將
見所得之福變而為禍矣嗚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
殃天人之際可不信歟聞汝讀書故以此告爾當勿

匿罪人勿攘隣土勿誤官役勿釣民譽勿以不誠與
僚寀勿以坐治慢上官誠如吾言咸改此失斯可為
天子命官小民父母也于時而五百前驅臧獲後從
近則藍輿遠而叱撥顯昂于州邦光耀于閭里不惟
小人不敢謗以是非而
朝廷且旱其寵錫矣苟或首鼠村擺狐疑胸次趑趄
觀望竟何益哉偶因人便走筆示恍宜體予意親赴
使司與議除官係民之策以盟守信享福之誠勿忽
予言勉成爾志慎之鑑之

付清化府磊江縣掌縣明日郭元渏

人生於覆載之間欲其安昔治世之隆永紹宗祧之
福者亦惟能守其本分處以至誠盡人事之常不違
天道之順也清化府磊江縣忙蒙柵頭目郭元湧頃
當天兵南下首執大義北歸徭役之供不廢田里之
樂自如利賊出刦肆流毒于邑中頑惡隨從如置肉
於几上而元湧忠誠之心益堅順義之勤益至躬率
善良力結寨堡俾禍民者不敢西窺守土者免於東
顧吁真疾風之勁草歲寒之松栢歟今錄爾立心行
己之能取爾出類拔萃之美給以公據付爾永收仍
令有司復其門戶勞以樽酒爾其益効忠勤殄除餘

孽益盡心力安緝小民舉善者事存有司報功者國
有公論勉之勉之勿怠勿怠

付清化府磊江縣可盧柵頭目何玉能

清化府峩樂縣賊人黎利亡人心之仁悖天道之順
脅從其流亡以為爪牙結構其隣壤以為聲勢潛入
鄉村搶奪財畜近来磊江縣可盧柵卒羅切虜之殃
猾何玉能堅順義之志乃率壯丁力摧賊勢雖廬舍
有灰燼之虞而妻子無鋒鏑之禍大軍援至賊即潰
奔郡邑之招者一呼而山林之避者即至向義之勇
所彰効順之誠益著事既錄聞人皆欣悅特因實

示褒崇今出劄付給爾永收免役財之差徭次之
爾之門戶爾其益率義民益展其忠誠竭盡心力
滅其殘寇以安戶善以保身家忠義之績有欣
朝廷之賞不吝

付清化府磊江縣巴潭柵頭目范仲崧

順逆之道智者能明去就之宜勇者能決知順可就
而逆可去則福自至而利自隨爰清化府磊江縣巴
潭柵頭目范仲崧操心端正不務傚尤所因遇事公
勤大為鄉閭所重雖因黎利之肆惡少脅從而所慕
義脫身以歸復鼓率良善充効忠誠籌策無遺防關

有法致賊不敢侵漁使民得以安安順天而天祐長
民而民安若此善為誠可嘉獎今具其實給劄護照
爾其永堅誠悃以撫居民益盡勤能以除賊寇忠義
之績成褒崇之錫至爾其勉之慎勿怠也

付諒山府萬崖州知州楊高添

嘗見古人未有無過者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矣亦
未有不遭謗者謗而無辯則自然無謗矣爾任郡守
十有餘年終始克勤士民咸服頃者見則肅其成
言則露其肺腑任事則盡其股肱吾未嘗聞有
亦未嘗聞有謗言將擬以考最陞以高陞豈期

以君子之大義為心而乃以小人之私嫉繁虞餔日使郡府之事不廢其見長者之禮何如費紙筆之數喉勞妻孥之跋涉覩爾今日事我之意非我向日待汝之心是則無過而自醞釀其過無諂而自行欺其諂也何見之左疑之過乎今將爾所遣之人即日發回并以此帖付爾爾其謀諸高明決于方寸念朝廷龍瀛之隆洗山林汚染之陋學當代縉紳之善為郡守政事之美過勿憚於改諂勿勞於辯惟處以至誠執以大義興疾疏道欣然赴司一以詰其夙好一以舒其抑鬱即給文憑催回故郡仍同僚采以撫邊民日月照臨鬼神鑒察吾不食言爾勿猶豫

諭所屬併高年耆民文

人事作於下而天道應於上此理之必然也今而水旱相仍鼠災不止風雨甚烈天戒如此豈非人事有所未至者耶號令之不明政治之未至撫字之不及建明之不周意恐人事如此故天道如此爾讀者知道年高德卲者此道必明之有素嘗為我一一陳之吾將舉其廢墜補其損失下以遂民生上以答天意不知爾為我用心何如其明以條陳毋隱毋泛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八

雜著

招撫交人榜文

嘗謂王者師張九伐惟加乎有罪聖人一視同仁尤切於無辜夫致治之大道在威德之並施故舉除惡務本之義必存脅從罔治之仁也曩者交阯黎季犛造惡逆天篡主害民民不聊生天亦厭亂於是我太宗文皇帝命將出師聲罪治討未幾渠魁就縛生致　京師幸蒙　寬仁待以不死其餘脅從置之不問遂復古與圖郡縣其地而又護以衛所統以三司

尤恐治有未專事不歸一復命余來總掌布政按察二司立法詳者愛民重也朝廷之制定有司之職供新附夷民得覩聖化無不思革海嶠舊染之汚無不喜沐朝廷維新之治是以二十年間生生息息各遂其性均得其所由近及遠家有餘粮自夕達旦村無吠犬治教明而禮法行衣冠盛而絃誦作其為用夏變夷可謂盡善盡美矣于時雖竊名僭號如簡定季擴范玉楊恭者助惡害民如阮帥景異黎行范善者蜂亂作相仍而亡不旋踵作惡降殃是其天報及余蒞

名達京亦嘗念及爾衆意謂官必政舉民懷嚮啓課
最知出幽谷而遷喬木也民必樂爾妻孥安於田里
如登春臺而享太牢也豈其一為黎利所惑遂忘撫
育之久而從惡逆之輩其黎利乃俄樂縣一小民為
嶢山關之巡檢何才可重何德可服而乃委身聽命
甘不為恥官則舍順從逆趑趄覬覦於彼此而憂形
於色矣民則去安就危保抱携持厥婦子而哀籲天
矣論其法誠無可宥原其情尤有可矜獨黎利不懲
覆轍又敢致尤以罪惡之貫盈必天討所當加令我
聖天子已命大傅黔國公沐等太子太傅安遠侯柳

卷之八　二

等總率大軍分道入境如虎如貔如雷如怒人以我
師為有神從天而下我度賊勢如迎刃而解〻區黎
賊無慮其不成擒也
聖天子惟恐久沐膏澤之官民齋罹士卒之矢石所
以復　命余來專為爾衆分別保全蓋不專之以威
而復廣之以德也承
命就軍悉心於是惟欲遂徯蘇之望恆
好生之仁俾利不待血刃而來降民不勞傳檄而安
堵不奮爾官爾民曾以予心為心否乎然過貴乎改
改則過無而禍至惡不可稔稔則惡成而禍隨〻矣

官民見此檄文即同西諭為兵而屯聚者即散還
避亂而流離者即回復業本處官吏耆里首領官即
將還鄉復業且分人名具數呈來給憑照回安居樂
業有司不許攫罪官軍不許侵擾若有執迷捻惡不
悛為兵者不敢避亂者不回許諸人擒來治以重罪
仍量所擒人數多寡頭目大小陞賞有差若黎利弃
頭目能自改過率衆來歸者一體陞賞若不改過向
善許手下頭目擒送軍門擒賊有功之人重加陞賞
此皆忠言並不爽信嗚呼人事之順逆天道之禍福
朝廷之德威告已丁寧布亦昭著出此入彼在一轉

卷之八　十二

移况今遇其時得其機爾能隨時乘機去逆效順則
天必降福而
朝廷嘉予之重不敢不為爾伸若時違機失作惡如
故則天必降禍而
朝廷法令之明不敢獨為爾屈爾當篤信而求福勿
自持疑而取禍古人不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爾其
圖之
再使交阯召回之後而彼人復變城陷什七八守將
請援遂命偏師復征而在京之士官屢請以吾往復
治爰有是行時宣德二年春之事也

庭訓說

父之愛子教而責成者乃天性之眞人情之常也子雖克肖亦必諄諄言而循循誘者愛之至也觀今少傅楊公勉仁教子克恭之詩始而叙其跋涉艱險離合憂喜之情終而勉以脩己治人繼志述事之道淊淊殆數百言其愛之深教之切迷其成者蓋以此也或曰堯放勲之君舜側陋之聖何嘗不教子而朱均皆不肖黃憲牛醫之子胡廣田父之裔何嘗恃父教而乃名重位隆子之肖不肖似不係於父之教也愚以謂不然夫父不得子子不有父皆不幸也養子必

教教必責成爲父者之當爲也君子惟其所當爲而不億其事之所難必豈可以子之肖不肖遽置之而不教哉今勉仁公丁

治世擬巍科貴居孤位力贊皇猷國家之所倚重縉紳之所效則蒼生之所仰賴勞心焦思吐哺握髮之不暇而尤切切於教子以欽其成可謂能止於慈矣克恭天資聰敏好學慎行孝友謙恭蓋亦成人而能爲子矣亦何待父教令而聞父訓服膺不失日益進脩可謂能止於孝矣父盡其慈子盡其孝慈孝之懿萃於一門何其盛哉克恭以訓辭裝演成卷朝野名士咸道其美駢珠綴玉昡曜驚人固不待愚道而勉仁乃不以愚鄙亦從而屬之愚言愚其惟願公之家子子孫孫皆如勉仁之慈克恭之孝慈孝相承永永不斁是愚所望也雖然公家一門之慈孝固愚所望若人人因而觀感興起亦皆以是心爲心俾父子皆慈孝之人比屋皆可封之俗尤愚之所望也於是樂書於卷末時

宣德四年二月初吉書

萬木圖記

少傅楊公榮勉仁一日以萬木圖示予予披閱之知

其爲公先祖達卿公之所作也達卿公之處建安好淡薄喜施予嘗於凶年濟人饑人懷其惠樂於公之大嵓山種樹以報由是樹亦茂歲益增殆不可以數計未嘗售以規利惟爲儒釋之廟宇津度之橋梁與貧之居無廬墓無棺者取之他皆不與後大公殘埜於大嵓山之陽鄉黨邑郡之人過者莫不指其山而思其人覩其樹而多其惠公之德可謂大矣不特此也又嘗化其凶暴恩及飛潛利祿一不介諸心其積善也又豈一事一物一朝一夕哉善積於前慶延於後理之常也是以勉仁欽身科第官祉翰林今進面

爲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太學士斯其報也然勉仁朔
入暮出左右謀謨用致太平日無暇刻意以大公之
致也已數十年之久卜兆之所又在數千里外雖嘗
歸祭然亦有時安得常常而見之爰作此圖若以展
玩則衰草寒烟之窀穸想音容如在膝下振風凌雨
之樹木觀枝柯如在目前非以娛觀覽適情與在孝
思也古人云忠臣出於孝子之門詎不信然雖然勉
仁不惟孝於親忠於君雖於家於人於物亦莫不待
之以誠處之以道也逮卿公之家聲益振而下墜者

豈不由於勉仁哉余衰老盲塞鉛槧生踈實不能達
公之盛獨以忠孝爲天下爲人子者爲人臣者之當
爲亦愚平生喜談而愛見者故忘其鄙而書之時
宣德四年二月十五日作

走筆戲書文

今有人焉行年六十有七鬓白齒落聽重視昏誠弗
堪任使之重獨以老成故舊乃不見遺雖置閒散而
朝請罔缺
急至溼也今年春闔通衢之衆謡萿神明之籤報與
家宰之夢協意動惟其時也歟然君子固窮樂亦在
其中達人知命不取乎其外正其體而明其道用則
行而舍則藏陳力就列既日不能投閑置散孰云不
可入從
鑾掖立就鵷班垂紳正笏旦
朝回隱几讀書晚飡能無媟訴之悾惚有筆硯以文
游閒既不聞馬嘶空庭將聽雀噪客久謝而不至門
雖設而常關無諸己酒債尋常有是夫世情冷暖質
諸道又何愧于天而作于人論其情亦難發諸聲而
見諸色時光代謝天道循環人感大應否極泰來
五雲深處

萬乘尊臨王言如綸官得以脩其職臣心如水祿足
以代其耕不齎若鹽車騏驥遇孫楊斯奔康莊泥淖
蛟龍得雲雨上騰沖漠陟遠升高濟人利物昔窮今
達似無與于已既屯而亨乃歸命于天貴豈可苟求
求必以道富不可苟得得亦有時聽其天而乘其時
行其志而利其衆擠之日同
國家之安危視之曰願
宗社以長久悉耳目之見聞發肺腑之抱負戲筆于
一時俟驗于他日
自述示子

先聖嘗言古者易子而教之蓋托於師友也余有兩
子長曰璇次曰丘隴事田業不暇於詩禮次曰瑄曰□
未冠而卒惟幼而琮者從學余從政內外雖不得耳
提面命其于為子之心未嘗不欲其除師親友也然
師友不過指引責善而已至於自用其力則又難仰
他人矣余世家泗州五溝村有名　思兩皆六世祖
也元延祐間挈家來山東青州之昌邑西二十里書
埠村居焉累世業農
龍飛淮甸余尚穉穪洪武初先父令就鄉校越十年
余年當志學遂入邑庠又三年補郡學員洪武甲子

自隸闈入胄監再逾年出判陳之南頓再調弁之捷
陽縣而兩入京衛幕下有志于民覆自上書論事洪
武三十年春余三十六歲
太祖高皇帝擢授工部右侍郎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調左侍郎未幾陞尚書
永樂三年調北京行部尚書永樂四年
朝廷以安南土酋黎季犛僭號弗庭偏師問罪余承
命先之兩廣督辦軍用食仗是年冬師渡富良賊即
敗逋明年渠魁就俘雕題向化遂郡縣其地復古輿
地圖開設三司總制其土爰以余掌布政按察二司

事初附夷民雖或叛服不常然居重馭輕軍旅作威
用夏蠻夷守令存焉足以有變無虞永樂十三年以
來始慕中國之華風漸脫蠻夷之汚俗老安少懷趨
事赴工甚有可觀者焉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勵精圖治遣使召回官無居事
封贈祖考時以宦游三十年久未遂
寢東歸祀丘壠未逾月以安南反側就其往討復遣
使召還俾往交阯仍領二司之事奈何帥不得人失
利而回復改命董漕運於淮泗以速輸需貴上書營
田承

命入議遂調行在戶部宣德七年秋調今官今年七
十有三雖曰耳目不職筋力衰微性念
四聖眷顧之隆絕口不援例以求謝政欲求圖報於
萬一也尚憶始往交阯逾五月而幼子琮始生逮于
承
命回北京而琮已廿餘矣慮其失學於別來南京有
垂訓之語再使安南有立教之儀退食之餘又嘗有
戒之之詩而琮或裝潢成卷或重襲珍藏若有聽受
之意而不知進脩之實久而不替為何如也故悉取
前言重錄于右雖非嘉言永猷不足以為傳家之美

能於傳習之餘觀察而不忘銘刻而不怠益親炙于
師友漸聞然于鄉邦果能成立不惟不失爾為子之
職亦不負為父之所願望也於是乎書

于埰墨蘭

嘗經言民曰庶民草曰庶草是皆衆之之意若蘭乃
庶草之一獨能見重於世者果何取焉蓋蘭不生于
原隰而於必岩谷者高也不長于糞溷而必於雨露者
清也葉下覆德不欲上也香遠聞香以及人也幽可
以比困窮約可以佩君子就之者如親賢士慕之者
如懷佳人是以一移植必置諸軒一想像必形於紙

筆豈可以他草而同日語也蘭乎蘭乎吾知其為庶
草之拔萃者乎蘭之為物如此而士亦庶民之一也
人為物之靈獨無可取乎蓋士不恥微賤而專詩書
不計溫飽而希聖賢以正心脩己為學以致君澤民
為念一旦拔諸草莱置諸左右一推仁則四海蒼生
如登春臺如享太牢矣一宣政則萬姓群群如肅秋
霜如冒斧鉞矣功烈巍巍名聲赫赫將見銘彝鼎被
絃歌亦豈可與庶民而同日語也士乎士乎吾知其
為庶民之出類者乎向使蘭無可取同一草也人將
芟刈之束縛之以供炊爨覆墻屋耳士無所取人將

奴隸之斥朴之饑寒切體勞苦終日耳又何能見重
于人見用于世哉吾子埰講誦之暇持墨蘭以請題
故書此于左蓋不注意于物而責有望于人也珩其
詳之

工郎中推恩卷

余往年為工部侍郎嘗充四川採訪使四川地方
廣郡邑多余方年富力強不問夷險無有不歷之所
在廣漢日曾聞有王廷瓚者好讀書勤教子不干榮
利鄉人以善人稱後子子政由學入官歷政既久
朝廷錫誥以彰其能不惟已也而又推以及其親於

是廷瓚因子之貴亦蒙
錫誥贈為戶部郎中恩同天地光賁泉壤可謂身後
之榮矣不然將與木石居鹿豕遊落落與凡庸等終
身泯沒而莫聞于世矣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可
不信歟憶昔採訪時余在始仕之年而子政尚幼今
會于都下子政已壯余已老而廷瓚已沒矣嗚呼時
之推遷人之存亡亦可傷也已余故感而併書之

謝許侍郎惠麥

昨夕司空假奕召飲醉歸官舍有手帖示送小麥一
斛以為客邸新春之需余聞麥之為物也根荄苗繁

膚黄心白霜雪不能欺牛羊不得牧春風翻浪舟子
不敢施其帆檣夏日掉旗武夫無敢厠以金鼓刈之
而黄雲登場磨之而白雪入室此麥之體也及乎入
甑而玉團森上甆而銀絲潔飧之足以充饑饔之足
以濟遠故高鳳守之嚴叟卿求之切蕪蔞亭得以釋
饑田舍翁得以易妻為牲以享宗廟為飯以抱墓田
此麥之用也麥之體如此其貞麥之用如此之博今
乃割己所有濟人所無不知欵用濟饑易妻乎抑欵
為喪為祭乎為喪為祭則有餘易妻濟饑則不足不
審高明為意何在況區區家無不舉之喪墓在東海

之角室無可易之妻此皆不必論也必以旅食粮不
遺故舊值三陽之開泰欵八口以無饑以今日之厚
於是夫喻前日之薄乎方面用心在此其意無他秪
受銘感之報厚顔揮洒未畢適有客來閲此既竟乃
作色向余曰公之論麥體用兼全理意明暢此特舉
其輕而不及其重何見之左而言之易也余聞悚然
敬問所以客曰許子輕財重義樂善好德當代之偉
人也今之所遺雖物不充范子之舟數止倖元亮之
禄而其誠以況愛不失[illegible]為仁推及索居不失為義
云為春正不失為禮友而先施不失為智況又償已

許未送之麵不失為信許子一斛之物而有五德之
美公皆不原乎理而獨及於物使許子亦聞寧不為
公作余遂低頭拜曰因其輕而得其重觀其物而明
其理皆客之力也爰錄所言用彰厥事

碑陰戒辭

愚福嘗聞人子於其親之歿也為棺槨卜其宅兆而
安厝之恐不固久而又穿壙地作灰隔防五患其愛
其親重其事也如此城西新郭我
祖考祖妣顯考顯妣及伯及兄遺體皆在焉但地狹
路近昔嘗患之今宣德元年三月間余承

命來祭
祖宗遂與弟祐禧子瑆子琮及姪璲璭琥珏僉議既
同已廣其塋地繚以墻堵增植樹木營建享堂樹立
豐碑惟欲安其親之遺體而盡其子之職分也恐後
之人有不知愛親崇祀之重而不能盡其心以違諸
道故為戒辭勒於碑陰後之子孫鑒之戒之
建此塋園週斯墻堵疏之以渠植之以樹中立享堂
前開神路更樹豐碑具紀其故若此塋基
祖宗所依言其孝思于孫須知惟陰貴靜惟神白敬
克孝克誠景賢希聖曰堂曰墻勿毀勿傷曰析[illegible]

勿褻勿戲勿閧勿埸勿谷勿褰勿貨於盤勿占以殘
脩之飾之掃之洒之栽之培之治之理之時節忌辰
必享必誠犧牲醴齊必潔必盈永承積德垂裕後昆
守而勿失孝子順孫

禮部孫祠部行狀

故奉議大夫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孫恕[illegible]孫名
恕字近仁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昌邑縣人其縣之西
僅五里許地名曰道昭世家於此地沃宜禾[illegible]極無
極備之年未有不秋者人因富庶故多好學元末兵
燹田里蕭條我

朝洪武初學校大興貢科有法君以秀俊入補邑庠
弟子員得師得友益進益脩永樂四年貢京師惟積
學也久故中式也易遂入為太學生每以遠大自期
未嘗以漆達為意永樂十年
朝廷以甲兵為戎事之大董工之人遂蒙選授工部
虞衡司主事在官嚴謹凡所作者靡不堅利九年于
官三考皆最由是于宣德元年陞禮部祠祭清吏司
郎中祠祭所掌皆禮樂祭祀之事尤為國之大者君
乃惟寅惟清克敬克誠故於所事罔不合理人方期
其晚成以伸其素志奈何天不假年遂以疾終於官

嗚呼是可哀也君行日
朝廷以重賢之典頒　誥授封君為奉議大夫妻王
氏為宜人曾祖名　祖名[illegible]隱德弗仕考名思恭妣
滿氏亦蒙推
恩皆贈如己思恭生子二長曰忠次即近仁也生子
四長曰禎娶兵馬指揮劉賢女次曰祥娶參議王貫
女曰裕娶處士仲思能女曰禧娶百戶鍾榮女諸生
子皆聰慧勤篤喜讀書足能起家獨禧早卒妻鍾氏
時年二十有二守節事姑擅不再室生女一適禮部
郎中文盛生孫二曰洪曰漢亦皆清秀不凡君家一
門之內子盡子職婦守婦道皆由君之積善有素而
能然也君生于元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初五日歿于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四諸子
將奉柩歸葬先塋以行狀來請余與近仁同鄉少又
同學義不可辭遂以所知者筆之于冊其入官之後
仕路既岐天各一方君之操存施設恐未能悉知其
詳也然仁者樂道人之善尚望立言君子因狀之所
已載而更求其行之所未陳兼舉並著俾無遺漏不
惟潛德幽光得以發揮而厥子厥孫亦有所賴以傳
不朽也

奏稿

交阯布政司按察司掌司事尚書臣黃福謹

奏啓為設計誣陷事臣某家世山東素居貧賤惟知
稼穡之艱罔被縉紳之貴至于臣得遇
聖明始從學問術
太祖高皇帝之深恩擢臣為工部右侍郎
皇上纘承大統之初誕用寬仁赦諸罪過又陞臣為
左侍郎未幾陞本部尚書
恩寵之隆榮華之至也續調北京行部尚書王師克
平交阯開設軍民衙門總制三司

皇上以臣掌布政按察兩司之政拜命以来日惟圖
補報之誠盡臣子之義以不負
皇上付托之重為心也而況交阯之民難安易亂自
開設衙門以来
朝廷添調官軍前来征勦凡六七次兵事雖屢至于
艱危而臣自不易其雅操但于無事之月督農桑足其
衣食興學校道以禮義使知尊君親上用夏變夷欲治
同中國當有事之秋集民為兵助我軍威聚民守堡
為之保障近如陶金社正鄭公證等作耗人情洶洶
恣亂動搖彼時大軍又任又安入征勦賊人潚傺而我
官軍先在者數臣於是將北先兵國公差官於化州
赴来附近東關慈廉等州縣生坐民人并本司招到
流民充運鹽人夫并運鹽船隻委左叅政馬貴管領
又將本司一應聽撥吏典并起附近復業人民委右
叅政侯保領總兵官調同官軍殺賊守堡仗我軍勢
屢立戰功而右叅政侯保亦已歿於賊矣且兵固非
有司之事但當有事之秋仗義効力除害保民臣子
當為不為分外又豈可徒知纏而不知權能處常而
不能處變今鎮守内官馬騏以平昔所為不律孝多
臣每執法不肯阿縱手下犯法儀常拿問所為不肆

者備奏聞是致積恨興恣乜旨逆言乃謂臣於附近
東關慈廉等州縣聚藏化州人兵太原宣化等府人
聚民兵欲為不義又說前項化州民人於臣辦納月
錢意在煽惑衆聽動搖人心陷害臣某也且臣受
聖恩為尚書二十餘年入列六部之卿出治方面之
重豈不知為千載一遇之幸流芳百世之榮況臣素
以忠義自許名節為尚日惟孜孜盡厥職期于古之
人臣有名望者爭輝于竹帛也今馬騏設如此之計
興如此之謗使臣何以臨夷民以盡旬宣何以率僚
屬以振紀綱欲親赴京面陳其事緣受寄遐城不敢

擅辯若默而不言彼諂如此日積月累罪及舩舉[illegible]

聖

聖明憐臣愚昧或取臣京打繁難遠差或調邊遠寸

別處管事使臣不墜奸邪之計得盡駑駘之材以全

節義之美上以報

皇上生成之大恩下以遂微臣之至願實為萬幸萬

幸臣謹待罪在任聽外謹具奏啓

聞伏候

敕令旨

餞淮陽舉子赴春闈

學校乃

國家育賢之地科目實學者入官之門設其進脩須

加奬勸淮陽儒士赴秋闈者最多而蟾宮桂林折高

枝者極少僅聞彼義而有二生余之勸意每負厚頒

今赴春闈宜伸祖餞特以羊酒送赴賞堂願道斯懷

力躋膴仕義之所在幸勿薄焉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九

詩

五言絕句

戲書東齋之壁始號邑庠在洪武十年三月也

明世何勞不讀書鰲頭爭占日試看布衣儒

生我在

北流舟上懷故人

昨酬東岸酒今泛北流船回首瀘江遠令人思惘然

過蒼梧

一棹抵蒼梧西山日欻晡魚羹催僕買蛇酒入城沽

秋官赴京二絕

江水連天碧山雲帶雨收行人舟似箭閨婦淚如流

江水連天碧山雲帶雨飛佳人終日慕遊子幾時歸

晚翠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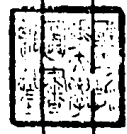
碧沼滄州岸青松綠柳叢小軒深處局晚翠與誰同

秋香詠

蒔植軒前後軒開池上頭西風來賞席滿地晚香浮

不寐有懷二絕

年高偏發慮夜永不成眠薄德忝三少深慚食萬錢

去國三千里離家二十年

恩深鸞誥下道遠鴈書傳

省躬

爾不離常道天何負爾曹祥殃隨所作報不爽分毫

戒貪

市上遺遺物田中掩窖金良心過似古雅望到如今

關中和韻八首

關中秦政鹿劍外子陽蛙天命因人事將来屬漢家

此地新平地何時大定時諸州寬賦稅百姓尚瘡痍

盜應釁酋起民辭乳保逃不知天網密空任海舟勞

宦情詩可述愁陣酒能當不善平生惡令人若探湯

詩成宜自悅酒熟莫相招日日當三省師師在百僚

病實分醫療遺骸命吏收惟能調攝者處處[illegible]春秋

犬睡門前日牛耕雨後田交州新學立多士共周旋

開國多三傑傳經數二程每慚無一訦白髮重傷情

送人回廣西

海口春光早沙頭柳色新滿斟交阯酒遠送桂林人

關中和韻四首

聖主膺天眷神功豈可量萬方歌舜禹千古邁成湯

虎旅交南定龍旂塞北清太平今有象四海頌聲成

職外雖任瑞朝陽鳳好音大平何可擬孔壁典漠書

舉目山河異驚人歲月過如何知春化不及令朝歌

口號寄友人

戶部劉員外亭升竹嶺邊侯君偕一造不肯着鞭先

新庄遇雨從教諭周在易遊

村舍霑風雨田翁具鷄黍樽前叙主賓門外喚兒女

墨蘭

處得山川秀芳從雨露多清香何事遠爲有好風過

戒少司徒墨蘭四絕

能寫芬芳盛難描馥郁馨莫忘幽谷靜慎處玉堂榮

有本山川秀無邊雨露恩芳傳名筆底香滿巨家門

根生無惡土花發有清香從托良工筆常登君子堂

昔在雲岩表今移繪畫中斯馨收拾在不必羨東風

秋闈撤棘後二絕

文場能戰勝觀摘喜名登他日傳臚後尤希輔聖明

右喜舉人

妍媸由鑑別輕重自權分多士服公論先生喜主人

右奉餞考官

秋旱三絕

供祝思無欠耕田望有秋今秋猶不雨應使老夫憂

四望逢秋旱農家望雨来此情誠在念天意自然回

畿外深秋旱徐東瀑水衝覩民輿菜色乘傳上泥封

京師有所見

錦巷停輪軼青樓與姓名誰知絲竹作都是太平聲

冬夜睡起閒詠

暖炕重加被紅爐又用吹不知風雪裏多少賣柴兒

正月十二日偶成四絶

京華新歳月燈火競元宵隨處喧絲竹無人受糾家

甫酬新歳酒又看上元燈絲竹誰家樂哀翁不欲聽

爆竹伏方白鬱山火又紅太平人共樂絲竹滿東風

蓮燈呈巧藝烟火出奇花絲竹東風暖京華第一家

喜雨二絶

今春當二月好雨已三場大有從誰致吾

皇感上蒼

好雨當春作田家喜在禾年豐應有望擬作太平歌

謾興

日暖花開處天晴月滿時人生能幾遇不樂欲何為

五言律詩

和呂秋官大報恩寺韻二律

梵宮塵不到衆衲謹便便室懸無烟火空談有本原

法輪從漢轉木鐸自周遷大教名雖釋無非為善緣

千載報恩寺齋學安心座有宗師統門無俗客臨

鱗遊沼面白鶴戾松陰我到求空迹眞空没處尋

過江西撫州五峽金川皆彼驛名

五峽交晨發金川近午過好山常疊翠流水不揚波

舸艤迷津遠樓臺傍岸多呼童問風景比爾越南何

寄夏少保

南越懐三益中華見五倫但知交誼舊不投寵光新

炎海無仁里神京有德隣莫交容易別辜負宿心親

過湖庭湖

總角齊天澤擁旄渉宦途兩來交阯地三過洞庭湖

水接長天遠山離大地孤岳陽知已遇重與醉芳壺

游君山

中流山獨聳勝刹勢何雄有道如斯逝無塵涤此空

鐘聲隨旦夕帆影任西東謁罷開舟去回頭一覺同

懷揚少傅

已登新少傅不脱舊儒冠草　詔承明易揮毫後樂

難有憂雙鬢白無愧寸心丹多少蒼生眼分明望謝

安

哀蹇少師

寅亮名何重銓衡位不輕四朝加寵歷萬姓望昇平

來覩潦煙象俄聞薤露聲西巴歸葬路一弔淚雙泠

挽熊都御史

江右熊元節在官踰兩紀衆望濟時康一疾竟不起
歸葬石頭邊往弔徒哀爾安得扁鵲神一挽即如始

挽禮部張尚書

投職皆由德超遷喜勝常心方興禮樂病忽在膏肓
歸柩孤帆遠窮泉一夢長臨風伸奠處不覺淚沾裳

送翟訓導之六合學任

暫職非為失新除喜有官近瞻紗帳絳遠勝雪窓寒
學半傳經易親全養志難青年須努力大器晚來省

過武昌

城頭黃鶴樓城外鸚鵡洲舳艫出漢表涯岸分江流
樓棟白雲暮接天芳草秋我來吟不盡沽酒載行舟

長沙有懷

關中求士急洛下貴主賢損益乃長策紛更真少年
楚江魂設弔漢主席空前一棹西風過令人倍惘然

四年閏七月二十日自南寧來太平北行八九
十里有二水合流而下東南來曰左江西北來
曰右江左江太平所控右江田州所轄謂之婚
江口遂發建武所之與目遇之因成近體一章
以識其實

遠岸如平陸輕舟頻逸驂兩江來左右一水下東南
林鳥投巢穩村尨晝睡酣會須將此意紀實付封函

南壇秋祭

泥淖監與重恭崇祀事誠齋逢連日雨祭當五更晴
月下衣冠肅風前黍稷馨不須雞骨卜民擬樂昇平

送人回京

共抱丹心壯何妨白髮新識荊心恨晚惣海席生春
酒熟能延客詩成妥寄人忽聞轅北向不覺淚沾巾

送余行人給賜上官還京

處處春光早煌煌使節還恩光分海外別意在杯間
落日東西路閑雲遠近山他時楓陛見幸為道民艱

余來交趾越五年得予宗儒受業府庠一日歸
省侍于縣下少請學詩自命曰牛余聞之持耦
道之曰學古欲其入官為政在乎養民養民之
本在乎食足而食之所自又不外牛也故八政
以食為首食本乎農而農本乎牛牛乎牛乎其
為政之本乎吾兒以牛請詠吾有在也故成一
律以嘉之時十年三月十三日

仰望蒼城復桃林武事成牧隨原上綠飲亭聞

當辛山川舍寧辭畝畝畊斜陽歸後飽卧月到天明
翰林王撿討有從軍樂二詩見示遂步其韻作
守土憂二首
守土憂何事眉中少萬兵國恩深陳懼民瘼重矜營
幾日干戈息何時治教成此懷向誰道都付托先生
又
亂中思治切感歎據征鞍盡道平蠻易誰知守土難
抑鬱求足食茅屋怨祈寒擊壤知何日情思頌
帝鑾
奉寄儀部王郎中

外域求先輩南宮屬省郎錦囊詩句盛茅屋客心涼
善遇新臧獲貧疏舊孔方佇看歸鵷日鳴鳳在朝陽
十三年五月十九日送徐都帥之京
海徼無塵起將軍有詔行五年官舍冷萬里客舟輕
白髮關山舊青天日月明莫將銅柱志移 玉關情
嘉土官自京受賞回還
在地多夷俗朝天盡楚才九重金誥錫萬里錦衣回
自許忠心壯咸云泰運開吾民今有賴行見上春臺
留別
入探聞二語從吾過十秋瘴鄉存故態雲路作新遊
好客能青眼遲家笑白頭江干多尺素勿惜寄東流
留別
孔孟門牆久唐虞日月新入官由學古觀過乃知仁
閩海家千里炎陬客十春歸朝知己衆素志自兹伸
寄師都指揮既饗須知故舊之不遺耆久之漸
衰老之將至乘倥偬之少隙成荒唐之鄙語拭
目抑邑逆情塵聽時二十年五月二十四日也
我愛師都帥英才世罕倫窮追山外賊善撫海西民
歸令軍門肅文章樂府新何時携酒共一笑滿堂春
寄王僉憲二首

一別人何遠相思鬢已斑鷹來天北少客到海西難
鐵面嚴霜肅蒲鞭愛日看近聞魚米賤且喜善加飡
又
關山千里隔萍水幾時逢嶺外新詩興川西舊好同
栢松當晚翠葵藿向陽紅願託秋風雁頻將美問通
送人還京
久別人如舊今逢鬢已皤鳳池封駮熟烏府激揚多
客裏秋三度天南夢一柯此回霑雨露雲路莫蹉跎
賡左參韻二首
嘗從東魯學不誦北山吟松栢凌霜操葵花向日心

一官無足論萬里有知音更喜炎荒地雕題樂種紲

又

我愛劉藩相才高更苦吟筆端顔氏手句法杜陵心
三省遺仁閭群英慕德音我慚鉛槧拙疑似嫗宵紝

伯宏賢契久病清誨不聞使人如有所失偶成
一詩奉之時十五年八月五日也

撫枕常求藥從春又到秋有言慚索食無夢醉青樓
目短龍江遠書遲鳥道脩頷思陶侃在肯使鼻齁齁

題凝素齋卷

姑蘇有佳士齋以凝素名着雨晴江潔當空霽月明

凝之本乃立推此道能生令我欣然詠揮毫風雨驚

書懷寄交人

位大榮無際才疎愧不堪變夷須損益成俗在漸涵
笑彼辭平北憐君擅指南莫因從政後忘却讀書庵

寄從鵝李司訓

伶傳居海岸彷彿脫塵囂風月舊蘭契煙霞新草庵
寒枝垂露菊秋樹帶霜柑日日閑軒詠期君作指南

詠螢

江村荒僻處腐草化生成入暮星星小臨風焰焰輕
能除拶[illegible]亂生明樂在陽和地休趨老尚輕

詠螢

寄跡湘江岸翻身國使舟蓬開風靜夜拖獨月明秋
鳴虎從誰訴聽來為底愁不如高枕臥一任鬧啾啾

悼阮布政名勲土人也以
朝同同從軍行至昌江敗績潰之日也竟不知
其存亡爰有是作

向與旬宣友來從弔伐戎身存同利害師敗各西東
擾擾浮生裏嘻嘻冷笑中昌江幾回首滂淚滿東風

悼杜参政名維忠亦土人也夷人未亂之先從
于官交阯反側不常者故然也渠能始終如一

所以懷之

我憶三江友操持衆不同疎離秋暮為孤嶺歲寒松
郡起編氓幕朝加胄于封彼蒼何奪速不使沐時雍

悼馮参政名貴常德人也交阯反側之際而能
率土人協我王師以攻擊之到處克捷故所在
主將待之比他加重竟歿於軍事聞
朝廷錫誥贈以左布政使光賁九泉名聞四海
芳流百世噫亦丈夫也故有此作

我憶馮常德為人正不煩入參民事少問陳武功多
北闕金花誥南交薤露歌不知諸史筆所寫意[illegible]

廣府僧寺遣懷順德道除夜抵廣府就宿于寺

御杯揮筆遣懷一時 十月二十三日

伍佰南和發藍輿廣府停驛途程百里僧寺月三更
醉筆懷能遣空談夢不成晨鐘如有意催我去元城

宣德十年仲冬十有九日辱承春侯王公子召時偕通政陳公太常徐公魏公旗手衛郭揮使聯御以往公子家在聚寶山外竹木叢中輪蹄不到風景自殊座皆文士杯酌之間談笑從容一時雅集誠可以叙幽懷忘世故也時已有作未卒其韻旋之異日始就其篇因錄于此以識其歲月耳

近綴中官席邀臨公子家窓前梅馥郁門外竹交加
義氣情均篤文談味轉佳不貪杯裡物惟恐日西斜

種竹將上事先君

托竹嚴家訓名軒寓孝忱有材存大節無物類虛心
日近壘氛遠天寬雨露深服膺先訓得成立顯於今

周儀賓榮養

分職猶能養君今富貴中寸誠雖在敬一樂莫忘忠
竹筍冬寒翠葵花近午紅此懷須念念上有老天[illegible]

孟母挽章

不覺年光速俄驚甲子周母儀留內範世事付水流
遠吊生芻已長眠幽室幽豐碑良史筆光焰徹千秋

送沐公子儼雲南覲省

暑雨鳳臺晴肩輿送遠行孔懷甘旨奉不校別離情
柳折三眠嫩帆開五兩輕滇池斑舞後勿惜寄家聲

哀周庚子

明世文章伯青宮侍從官承恩常感德校藝問知難
久病醫高蹈新塋柩遠還辦香今獻處雙淚不曾乾

送禮部陳侍郎考績

蕭蕭雙鬢雪耿耿寸心丹考績今朝去承恩何日還
須知遣[illegible]好莫道別離難若待豢清閑頤言寒暑艱

通政司李司丞思覲堂

久佐鑾臺政恒思鶴髮親三鄉遷有道五秉益無人
錦誥推恩遠斑衣入夢頻名堂朝夕視允領史書紳

甲寅新正七日吉夢

今年人日好吉夢應無虛未覩先聞慶先符報喜書
樽前瞻貴戚目下頌康衢此地允從學何門叠曳裾

和蔣吏部喜雨

天地生成德君王化育心人方[illegible]小旱田即延甘霖
擊壤承平兆名亭雅頌音老夫何以賀惟擬有年吟

送熊訓導赴安慶

[illegible]顧余鬚白髮愛子正青春詩禮傳家舊衣冠拜命新

[illegible]賢宮君子樂綠野小民親他日膺交辟重看據要津

寄大海和尚

儒釋名雖異仁慈道不殊達時惟拯援靜處自跏趺

保定荆初識金陵意不渝具飡忘美惡對榻話虛無

寄郭公子

才華皆自致門第更誰同滄海無涯水嵩崙合抱松

錦衣雖衛分戚里勝侯封先輩言知足高明想已通

示子回家祭祖迎母

以吾縻爵祿遣爾赴山閑祭祖誠須在迎親道要存

驛途嚴畏霰旅館慎晨昏事畢歸來早休教人倚門

挽徐司徒二親

處約鄉譽重宜家婦道尊竝生週甲子同沒隔時辰

合葬佳城舊推恩聖澤新賢郎在司馬一念一傷神

挽劉司丞父

林泉身獨樂詩禮教何優甫受天廷錫俄歸地府遊

山間行處後江少釣時鈎我之宅努吊臨風思不休

挽刑部俞侍郎止吉一律

明良圖至治俊乂任傍求[illegible][illegible]名何重承恩仕竟優

西朝階七轉一吊淚雙流若問平生事豐碑石上頭

又

浙東有佳士早通金閨籍一心方抱卅雙鬢已垂白

憶昔日邊遊今為泉下客歎把生芻吊湘江烟樹隔

席上擬王同寅少司徒句行

手持入上節來撫浙東民資憫徵科拙須知撫字勤

別嬿唱三疊詠落梯十軍歎問思君處江東日暮雲

哀王處士

林下特方樂人間事忽違只知騎鶴穩不管鶴書進

貴籍黃堂子名由王者碑盱江宜累酒烟樹隔天涯

哀少宗伯張尚文二律

胃羅天上宿官拔衆中材北闕陞三品南荒使兩回

秩伯方藉德雍露忽云哀何處主芻奠登山玉樹埋

又

大塊無私假浮生有夢如青雲方得路白髮又登舉

繼述佳兒在功名太史書我存杳一辦想到會稽[illegible]

送無為太守官滿考績

太守能長守無為素有為治民君子道述職帝王畿

白下逢時喜淮西去後思此行須課最高陟更無疑

清涼寺

梵宇依山構儒居住嶋米僧眠門不出鳥見眼先猜
戶泄無新火長攜有舊埃何如宣父輙處處是英才

冬夜睡起閑詠

我老未歸田常懷大倖錢乞輒思齊變管宴數齊賢
四海無星事三公盡日眠中宵呼婢起執燭寫詩篇

挽曹侍郎

大地平如砥靑年正好遊乃承天上詔不帶世間憂
翁曾甘棠詠淮陽雄寨謳只餘高冢外芳草自春秋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十

詩

五言古詩

內江李秀實給事崇恩堂卷

山川數西蜀文物同中原彬彬君子者內江李氏番
傳家有詩禮種德無田園走子與其父儒術皆淵源
棘圍名並顯絳帳道彌尊育才得三樂曳裾革一門
上書論時政驛召來帝閽拜官入靑鎖封駁達辰昏
宗山乃爲崇因心以知恩崇恩名其堂蓋不忘本根
仰之近日月登之卑崑崙覩思敬益致感報忠常存
詠者粲珠玉讀者披蘭蓀豈惟光斯世足以垂後昆
美哉崇恩堂晝錦焉足論

擬奉陳高士二十韻

江右有高士兀兀勤詩書燃膏以繼晷而不留須臾
南山美玄豹北土多蠹魚公輸運斤巳飛衛彎弧餘
梁欣輝絳帳黃門曳華裾耿耿靑坊近蕭蕭白髮疎
元良正大寶俊乂咸趨除草茅亦備錄故舊焉遺諸
食竹烹首政舍爾其誰與舟敬置左右不欲勞衰軀
玉堂春晝永
金闕曉鍾初朝夕克納誨啤啤民宰佑小大咸以正

緜緜財用舒放歛光列聖帝力歌通衢馨德格上下
禎祥來邊隅緝熙今際遇士幸為何如及時任勉強
逾候徒嗟吁勿為溫飽計勿婋錙銖譽伊傅亦人爾
志同睽焉殊嗚呼陳高士明良語不虛

足擬給事中寄韻

故人有仕句遠出金臺北披閱刑釋手欵和材靡及
天涯各一方情馳無所囑南來驛使多見即詢消息
君家詩禮傳發鮮雙琺璧青瑣十餘春尋見眼前赤
我今年八九齒搖膚不實具位慚走報寡過恨無式
以下足浙海僻何時刻可望不可得田園今荒蕪松撫孰

俯植幾回有歸夢分明聚親識素抱葵藿心今成瀟
柳質春寒與秋意月缺與日異何獨昧於斯既衰強
為力家人笑我癡朋友謂我心有疏不敢發欵言遷
自默天遠目力近空嘆成夢塞故人幸數寄慎勿徒
相憶

送沐公子治回雲南省親

黔寧世家裔■楚貴公子孔懷定省曠南去疾如矢
我老弗克餞作詩以送爾孝思出寸心山水隔萬里
有舟輕如葉有道平如砥棹抵瀘水涯滇陽入吸底
壽親主於愛一晚何勝喜上得問起居下得具甘旨

養志若常事德本乃在此兄子正青年門地非他比
服膺庭訓久正達堯舜理青天白日長玉器黃流美
公子能勉旃躬自納繁祉公子能勉旃名自垂青史
雪消春水來勿忘遺雙鯉

席上分韻得採字

大寶登聖人旁求得賢宰圖治方緝熙百工亮采采
仁政由舊章德澤極覆載重才考績嚴立期敢誰怠
述職二卿行預餞集寮寀春御江水帆想見暮雲靉
酒飲不在醉詩成宜屢改最喜逢堯舜又得同元凱
成言抱葵藿相與調鼎鼐於久益愈惟瓶空主更買

秋香亭上菊盈盈和露在昭之能永年滿座惟乎採

漫興

我年七十七一生有四子長者膺如牛但解桑麻理
次者名讀書全不通經史三子方六歲尚未解紙筆
四子甫三齡日惟覓果實生子皆如此門戶恃誰起
濟濟兩孫兒足為目前喜大者方十歲在學頑無比
小者甫歲餘尚在襁褓裏大者已如此小者難預擬
積善有餘慶所典有明紀天道豈我欺努力省諸己

風雨夜懷

及來風雨惡今早蕭蕭意長安酒價長遠人思衣蠹

寒暑各有時貧富自為計我老苦嗜飲特有當[illegible]

耕讀軒

人能苦讀書力不暇耕田耕讀兩不輟斯乃上之賢在隴喜得熟挑燈那能眠內有溫飽樂外有詩禮傳徽書雖未下中心自怡然他年書隱者孰肯為君捐

正月二十九日喜雪

今春天氣寒雪片大如掌原隰徧沾濡草木咸長養農家舉手惟豪家開宴賞四時皆若序聖明今在上我喜詩易成從容不勉强

騶虞十韻

石固名山顯騶虞仁壽臻虎軀威不猛猊首性尤馴質炳霜花潔文凝墨色新出乘平野霽入沾茂林春西竝周岐鳳東伴魯藪麟一朝離翠麓千里獻楓宸至治馨香日皇天眷佑辰有生咸化育無處不尊親宗社同磐石歌章屬搢紳微臣爭覩早嵩祝不知頻

重過高郵湖

大哉高郵湖經過三十里楚江資其表秦淮壯其裡洞庭或可班鄱陽豈能比陰則天同浮晴則淸徹底載舟分人勞溉地助人耒濁者投之淸汚者賴以洗採者多菱芡漁者多鰱鯉朝宗順長性納衆寬得體[illegible]千波不揚彼颶空白趂潛運舟無危我堤堅下風恬浪靜兮國泰民安矣大哉高郵湖驚人須無已

蔡明遠慈樂堂

姑蘇蔡明遠少穎非他儔卜居建業地靡與俗同流雖不干榮利而能擇交游松柏已色悴萱草多忘憂內則奉弟悉成立良有白三春暉至重寸草心難酬日以展定省時以供廚羞曾敬盡膝下慈樂生心頭慈樂以額堂斯意何其優大獲玉堂筆燦爛珊瑚鉤順適誉可尚慶室之鳴球人譽毋滿假在已宜進脩

當今以孝治有薦毋淹留舉爾達雲衢拭我雙眵眸勖哉蔡明遠勿為稻粱謀

襄公席上和周庶子韻

襄公張綺席正值暮春辰畫堂白晝永俎豆羅時新瓊觴非欲飲交勸來同頻庶子不嗜酒但飲呈天眞職方尤喜飲題名主餘津對客揮霜毫篤出平生親我醉亦强爲着■隔幾塵尚念會合難一笑寧云貧庶子去去遠使我心酸辛又恐明朝別江上淚沾巾

送黃公靜菴

[illegible]叙五[illegible]而以[illegible]三[illegible]以[illegible]

有壽可享福斯言允𦓤傳永嘉靜菴公蕭散人中仙
學足以垂訓德足以希賢有子既進士入官來文淵
四朝極寵眷三紀多超遷既聽復聲至又覩孤班聯
錫封頒誥早存殁沾恩延所貴固因子所存無愧天
古人七十稀敢望百歲綿公今九十三一徙何乾乾
官雖未尊榮事無毫末牽樽開靡肯虛榻下靡肯懸
製作多珠玉揮洒多雲烟偉哉靜菴公誰如福壽全
仁壽誠確論庶徵匪言詮公子昔相與楓陛同周旋
公面雖未覩景慕常惓惓今聞歸大羅恨不逢生前
玉樹埋九原薤露徹九泉九泉不復作萬事俱茫然

豐碑荒草外高冢斜陽邊丁寧我良史千萬勿遺編

良夜吟

公署簿暮歸私第渾無事倚窓對明月却思在塵世
月缺魄再生歲宴少難繼所以洛陽城重此耆英會

揚少卿赴京

揚子上金臺敬賀天壽節壯懷喜遠遊不知鬂横雪
對酒志慷慨下筆蔚奇絶佇看承恩迴宮袍煥猩血

崔御史重慶堂

六合玉燭調萬姓仁壽域所以崔御史一門多聚德
父祖皆具慶椿萱發可識班衣繡衣在頴惟家宙幽

送天官進表

遠上五雲鄉敬賀萬年節用展葵藿誠匪同世俗別
帆張白下風馬度金臺雪世治莫忘危好進無逸說

李司丞文郁致仕壽命

行年七十餘歷官三五品文壓日逸人政輝門下省
金臺恩似海襄陽樂如寵賢乃入擒門嘉禾秀高雕

永樂四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至太平八月朔偕
大理公謁先師廟廟在城北因而賦此

聯衘冒秋雨出郭行晨香禮竟尼父廟延登庠序堂
白叟論經史青衿罍酒漿我雖不嗜飲荷茲來意良

文談有益友仁化推虞唐雲山翠律翠霜橘纍垂黃
顧茲嶺外俗思我齊東鄉歸來坐精舍一詠聲琅琅

寓憑祥縣有懷奉陳吏部

憑祥山縣幽環抱多溪嶺原草通行階庭梧蔭金井
魚出清溪淪獸來曠野穽廳閑事宜簡門不接馳騁
日邊使遠來海外星雙耿青年邑宰迎白叟縣君請
共寓條經旬所話咸肯綮入夜皆忘眠坐對青燈影
黎蠻何不臣廟於今義整動如風雨生止如山嶽靜
擬肴吊伐師爲破兇殘境納欵多渠魁係蘇咸引領
不聞上卒勞惟知粮餉省捷書報須史

天顏開俄頃倬截開拓功絶勝 與搖伊誰之力 [illegible]
妙算有所秉

轅門戲筆

天兵下安南烈一無人境萬艘畢渡瀘群虜道無影
會從既倒戈蘇望咸引領首惡獲何時懸解溺介拯

送行人余福将慶事畢還京

下車適盛暑返旆當清秋相逢雖云晚此別應難留
柳岸開金樽沙堤嘶紫騮既宜
聖上德還道吾民受行志在青年莫待空白頭

賦英國公功業用劉參政韻

張公有将才師出如風雨涉川潦不溢歷夏天不暑
海徼憚威名中華許器宇動如鴉凌雲止似蛟蟄渚
鐵馬絡金羈緋衣覷白学功業邁前休英雄誰可侶
兆征餘孽來首念編氓苦大志在安人勝算自
明主儆撤先遠方招来自近府来者如趨市恩推罪
罔赦處處反旋倪一一復故土裸者衣給饑者粟
與使達者榮珪璋窮者樂環堵渴者池不晷陶者器
不欲我聽之撫字但以敬作所待看與俗淳歸功頌
神禹

拄樹吟哀子寄司馬

封皿有荆地地靈地亦奇城外水千里山前挂一[illegible]
桂樹僅數尺鬱鬱依山陲綠陰布夏蔭清香散秋[illegible]
九天露常潤四時霜不欺我昔江上行往來頻見之
永為北堂棟忽有南山移南山去萬里遂植誠非宜
還共碧桃哉栩對朔朔怖南来佳木少貞性殊不怡
彼風刮地起此樹連根衰丘壑無所庇燕雀無所依
靈飈忽不聞晴旭陰不隨良材雖云已令名終靡虧
樗棘莫■■誚匪爾茅檐椽

送王僻檢討航用其韻

王君有抱負久能畢自牧蚤年事雪窓明世皆驚躍

玉署呼先輩梓里美名族得句頻揮毫令人頻駭矚
贊襄元戎功威令秋霜肅協和海徼民德澤春田沃
他日奏華勛九重瞻穆穆

胡君仕文從事于南交越三秋矣瓜期將行有
詩留別余因步韻以伸其意

潜心于孔門失脚来南徼三年海外歸一棹江干嶢
白髮過鄉關青年美師表玉器惟黄流勿勞問龜兆
此行多碑薦孰謂知音少報國當益壯會看濟時了

送鄉友通判李夢台之幹回家

憶昔在東萊共吟洙泗畔朔與爭翱翔下意各漂泊

河北能官去固窮殆不惡日邊拜命來不憮尤可樂
毋與談交游間亦共杯酌喜得際風雲而不念於槩
君忽云別離我問乃驚愕茅屋寄牋擭雲途驅叱撥
沐
恩金闕深歸省班衣湧須見我厳君毋忘我新廊上
壽情怡然享牢禮交錯我意及於斯君心遂許諾君
心不少移我事庶有託明年秋桂香手與重相撞

良夜吟

徐飈掃夕陰虗碧湛秋水宿耀晶其晶兆潜止所止
露坐天君瑩因令塵慮使花香度庭悴竹影走窓紙

我吟情聿舒我歌心獨苦但知盍旹為胡云者泰否
古今稱丈夫志在勞太史德澤洽人心聲望隆人耳
參參百世餘轟轟能者幾爰及
聖明時治教紹姬姒黎庶登春臺才知處仁里廊廟
開堂堂賢能來比比照與徑寸珠支廈連抱梓克濟
巨川舟善馳天廐馴施設尼軥流調和俞佰餌入煇
席上珍出發遼東矢濟濟同臣扶岂特樂金紫政端
丙魏聲道學曾貞雅風歌召棠山功貲櫻邦耿耿
北辰臨巍巍函嶽峙麟閣擇上圖太常傾筆紀彼蒼
昭　皇仁休徵應無已白象來庭綵鳳儀産陳紀神
龜祥不凡嘉禾實不枇言治莫淡唐勒夷何足菡接
武稱米元弱縱尤可鄙堯舜是祖述湯武乃程軌日
月頓重明光煇燭遐邇雨露期長春沾濡均彼此嵩
呼不已聲
皇基千萬祀時歲在乙酉夏五月望日書于京館之
西軒

黄忠宣公文集卷之十一

詩

七言絶句

書懷

不種桑麻不養蚕不將實學附空談王侯斤兩無多重有志男兒一担擔

廣元事監回還廣元四川之邊郡也回日正值元旦故有是作

一年月日從今數萬里程途自此回遙想瞿塘關下去一舟如葉浪如雷

法雲寺僧送茶偶成

法雲寺裏住持來又奉清茶一小甌座上與談空未了寸心陡覺淨無埃

宣德元年五月初二日視事之余署側少憩俄而覺來記在平野忽見西瓜子堆數十石許余過之因取一杯袖之而東欲擇地以種既覺遂成絶用紀其事意謂瓜子乃孤字也

大地平平瓜子堆老夫自取一杯來袖而東去從谷裏欲擇川閑好處栽

夢入梁棨東廂覺而戲成

合抱之材數丈長沉香顏色鐵心腸崇上有[illegible]者且做東廂大脊梁

再奉夏少保絶句以留別也

雨露于今徧九垓天南何事又塵埃鳳銜詔下早輕發再帶天飄一鶴來

江邊榕樹

往年花發燕于飛今日城荒杜宇啼惟有瀟瀟榕樹好江邊常待暮鴉歸

鄭侍郎墨梅

群芳寂寂雪皚皚獨上春光意思開只恐流酸調鼎去倩人寫入畫堂來

野宿

白髮從戎野宿難一天風雨五更寒何時解組歸田里紅日三竿夢未闌

憶京華

八年不得到京華江左遥思路轉遐擬向今冬奏天子乞將骸骨早回家

晚詠

問疾客來情頗豫[illegible][illegible]懶悶偏加問誰許可醫合病狐驚竄飛行落霞

寄邑庠司訓從鵷李先生以同遊玉眞宮與道
官談論不舍歸而偶成
瑤臺瓊竿會斯須却愧塵襟尚未除歸卧北窓凉月
曉令人頻笑脫淵魚
寄登州知府于梓人以墨竹墨蘭見惠也
寫竹寫蘭同太神一川春雨滿崗春吾廬若許留眞
跡又見江南幾故人
過平灘灘在貴州境內山對峙中有長江其地
多瘴馬上偶成一絕
檳榔煑酒杯偏美草果烹雞味更和兀氣中融滿腔

于平灘瘴厲待如何
秋南山行
茅屋依山護竹籬稻畦水滿鷺雙棲老農耕罷桑陰
睡中放山坡不用縻
撞川山行
山行久不見溪鳥今日沙頭一箇飛交交嚶嚶上天
去飄然不用青雲梯
送郭大參有父安之行以茶盞奉充途中之需
并以二十八字錄上
瀛州產出秦川雪陽羨芽抽龍水余持向海西舟上

去故人嘗我舊時心
九日張少師席上戲書
少師不外東萊叟長日閑談海上方若使玄關參得
透明年再醉菊花觴
通州舟上奉呂宗伯
南徼歸來鉛槧疎誤將宗伯寫司徒幾回閑倚蓬窗
笑伏獵金銀何處無
過濟南一絕用隔其體
往年載酒藕花湖醉筆爭將舞袖塗今日驂停楊柳
館名泉雖有故人無

臨清有借馬其姓者素有戒行頗知宗旨聞歆
葉臨清之廛寺往彰德之山林特作絕詩用伸
餞意二月四日
一腳登開彼岸舟一節携向白雲丘相逢未久俄相
別不識雷情有偈不
元城寺有僧教宗乃故官之子資質俊敏因勉
以二十八字蓋亦席上口占也
空門弟子宦門兒欽水精神玉樹資一貫五倫無所
昧一乘萬刼有何疑
京邸設興三絕

朔風凛凛雪紛紛金殿朝回靜掩門故席酒稀無我
分一爐榾柮十分温

六出飛揚巽二狂祁寒偏到客中裳平康儘有杯中
物自笑行囊之孔方

莫笑身如涸轍魚也勝吟跨霸橋驢直沽水起舟行
日短婦長吟樂有餘

立春詠夢

夢與司空在水邊欣然縱目都青天青天大字書適
還三字分明寫保全

挽師尚書

桃李春深咸得意村城雪滿不知寒聞人云自東阿
過猶見孤兒淚不乾

夢寫鍾離不已覺成一絕用紀異事

今夜三更一夢奇揮毫不住寫鍾離鍾離有意于迂
叟要就逕虛作伴兒

口號呈黃冢宰

掖垣事簡日偏長署後松風午更凉散屈高軒同一
笑莫云足下又生瘡

憶子琮

小兒聞

試上京華兩月餘來不到家病起扶節蹴引領令人
望得眼睛花

沂州道庵庭松絕句

老松青覆到眼前恰似豪家翠幙懸一枕南薰清晝
永玄關扣罷舞青天

召飲不赴時東海神祭畢而宴鐘鼓鏗鏘禮數
交錯直至日晡極歡始散是夕中酒而次日高
教授名飲不能興作此以謝蓋一時之醉筆也

畫堂清晝午風輕俎豆精盈意更誠不足尚書名不
得夜来宿酒未曾醒

小孤山阻風持節使江西

小孤山下買香燒彭澤門前繫畫牢整夜澎湃眠不
得看来無計息風濤

巴陵阻風二絕

昨日從容過洞庭今朝倉卒發巴陵遥遥天闕何時
到獨恨風濤不肯平

盛世星軺海外歸巽公河伯效靈時如何連日西風
起不肯徐徐向北吹

約友二絕

思君欲與話寒温不見聯御過我門籬菊自開秋欲

[illegible]客窓空對月黃昏

白髮衛冠有底懷黃花滿眼爲誰開秉聞得句今朝
奉勿憚驄總過午来

謝人惠菜

少併春蔬菜滿畦满畦生意雨中肥顧君常滿閑門
饉莫待花殘鳥亂啼

求牡丹一絶

索愛中書德行嘉醉生珠巨夢生花而今老禿渾無
用好送來吾洗臣家

朝回偶成一絶

月日朝回便掩門書窓吟罷月黃昏一身閑散無窮
事難報金鑾聖主恩

謝人惠撒攬笋頭二絶

老来爲客口偏饞笋攬承君惠滿籃燎肉烹茶厭飫
後小窓深夜夢江南

九秋炎徼落紅鹽三月淇園露角尖遠到京華鮮可
愛當筵對客不勝甜

春雪一絶

恰似梨花與柳花東風吹乚碧窓紗呼童掃向銀瓶
煮不勻爐仝半餅茶

御人召[illegible]一絶

大轄朝回退飲衙欵鼓棋子落燈花老来最怕罰念
谷不必勞伴再到家

閒中偶成二絶

人事亨屯由造物世情冷暖笑兒曹日長讀盡炎劉
史獨喜任安義氣高

一段韶華未許殘滿前紅紫尚堪看如何風外楊花
惡先逐東風去不還　此諭進僕也

春寒早起

東風不到畫堂簷簷外輕寒不入簾白髮趣朝常起

早單衣還問細君添

南回過高郵阻風一絶

暮發高郵湖上舟夜深颶作泊芳洲澎湃浪裡蓬窓
客却念山陽是地頭

儀眞舟上五絶

鑾江舟上有僧衆坐久帷閒步泡誠寫與新詩渾不
解令人拊掌憶江南

新詩吟罷蠟將殘醉筆揮餘墨未乾不見江南趙昌
冠幾回和月倚闌干

乘風發棹望青山海莫龍潭淺處灣想到江東能幾

丁匆匆掛席又西還
江口風來氣勢豪江心浪起雪山高扁舟強發剛三
里篙子連呼下二猫
長江風惡浪如山舟楫頻危衆膽寒幸有矴公能效
力滿船稽首賀平安
閑詠
自念今春病在家扶筇日步也知賒冬今毎服盈甌
藥桃李空閑満開花
詠竹
冰雨櫛風不變更倚天依日勢崢嶸清陰大節皆常

事領引岐陽一鳳鳴
春日閑詠
花落深紅満樹苔一雙燕子恰飛來薇垣晝永文書
静閑倚東風詠阜財
偶成
晝堂深處翠幃低爇硯香濃綵筆肥何事満犬春雨
露靜塵猶逐曉風飛
夏日即事
紫燕泥香畫棟空黄鸝聲巧緑陰濃葵花開過階前
日正千頃心向九重

金陵二絶以未答程二舍人作此未及録斯人
亦能詩者在四年冬十二月廿
京國風和雪數乾漢門春早不知寒淮陰多有新吟
句曾拭雙眸酌後看
寄京青年備數閑那堪白駿起居難侯門子弟多汪
度肯怪衰翁拜不遑
五年七月十五日通後五絶
金鑾宴罷出金門傍午歸來酒半酣久看殘編嫌字
小閑敲棋子到黄昏
畫船端午淮南發白酒中流剩卄沽歡對銀塘排一

醉恨無紅袖與相扶
數口妻奴四壁居九重御筆幾時除夜來求得靈籤
報利在今年八月初
往日牛刀久割鷄而今蛟物又蟠泥舟横野水待人
渡鳥奔上林尋樹栖
今日分明午夢中御前數奏極從容傅巖呂渭猶陳
跡記得當年十八公　此篇述夢也在七月十五日
乙城曾鄉人大名縣學教諭譚毅因留杯酌席
上口號用進對體
往年青眼會都邑志在功名氣焰強今日白頭逢魏

傳情賜故舊話頭長

東昌喜雪二絕

清陽早起猶疑屋崇武晡来雪滿船来歲年豐今有
北沿河下好播皆田

積雪盈畦尚未晞来雲挾雨又霏霏今冬膏澤沾如
許来歲豐登定可期

靜海阻風二絕

河水隨潮入海通海風吹浪挾潮高孤舟遠泊荒村
外直到次朝始發篙

一棹南来興未那堪中彼北風吹長帆高閣夕陽

外看到何時得上桅

亟欲長帆亟下矴滿河曾浪雪花生何時巽二顛狂
能鼓枻滄溟賀太平

雨花臺賞菊不赴

閑身未老得踈狂既老登高有底藏頗惜良辰同酩
酊莫教黃菊自芬芳

直沽九日二絕

萬里乾坤一太和村城處處菊花多直沽舟上重陽
節獨對西風醉裏過

北去南来似轉蓬直沽九日已三逢黃花爛熳西風

裏誰共金英白露醲

中川十景絕句十章為李給事作

中川城外舊仙壇人去名存事可歎猶記諮詢經過
日一鞭殘月五更寒

右醮壇曉月

石洞朝雲不肯棲潛龍底事久蟠泥爭如飛到蒼蒼
處化作桑麻雨一犂

右龍洞朝雲

花塢清高地步隣年年花木自為春當時獻賦人何
在惟有鶯啼燕語頻

右花塢春啤

衣錦還家拜相秋鄉閭欣為構書樓而今人去樓摧
久幸有時髦接武脩

右書樓晝錦

菊生鴈塔不尋常士若登科菊預芳自昔趙雄題塔
後黃花已見發蕃香

右鴈塔秋香

中川縣後有池源立石題名號桂湖雨後水深清徹
底不知縣令似湖典

右桂湖碧澄

聖水靈湫寺後邊滿池常漫梵宮天料應中有潛龍
在一禱俄占雨沛然
右聖水靈湫
羽衣久不到玄門石上惟留臣跡存丹井有泉塵累
没落花無主月黄昏
右葛仙聖跡
中川西望好登臨二絲兩眼雲聲翠嵐若要杖藜携酒
去舍陵岵裏華陰南
右三峯併翠
西川勝刹數東林水抱山環入望深夜笛漁郎殘照

裏分明一泒太平音
右東林晚眺
鍚考功席上口占臘瓶紅梅二絶 續自步韻
臘瓶花插一枝紅疎影横斜入酒鍾恰似西湖新折
得畫堂滿地是春風
一枝梅插臘瓶紅落葉浮香撲玉鍾爲爾流連今日
酒由他埋怨五更風
晚翠秋香二亭
栽松成樹竹成竿鳳鵲巢來夢寐安我坐小軒馳慮
處編氓何處有饑寒

九天白露已呼霜三徑黄花始見芳若假西風輕着
力滿庭無處不清香
謝黄吏部惠葛布二絶
華裾同曳五雲鄉承惠江南葛作裳因却典儀知盂
浪歎賡殘韻恐荒唐
節屆秋賓値老卿曉來猶着薄衣裳閒揮綵筆多牀
五信說皇明勝李唐
李寺正恩慶堂
慈親教子已成人得荷君恩又顯親忠孝自來臣子
事夫君勿忘這天倫

挽李寺正萱堂
相夫教子是當爲人歿儀存内壼知惟有賢郎哀悼
切西風涕淚滿齊衰
和陳禮部謝惠海棠韻
深春院落海棠鮮紅滿危樓近暑邊昨折一枝送潭
府歎君笑對飲中仙
謝惠魚
宗伯池塘滿尺魚弄晴揺尾僅千餘已聞鈌上無僅
者莫笑隣翁有乞諸
熊大理卿巡撫江浙四絶

聖主憂民遣重臣江南無處不諮詢舊時多少瘡痍
在盡取將来達禁宸

田多禾黍箔多蚕雞引雛行犬睡酣遥想當年
旄旐無不留停驂

人聞荆棘畏風霜誰識田園沐雨暘常見江南耆叉
説皇華惟此不尋常

星軺初發怨來遲鳳詔徵還貴去思白髮才疎吟不
盡玉堂筆直自無遺

能大理陞右都御史之南京喜其得人作詩以
奉四絶

廊廟從来重栢臺栢臺今喜得奇才擬首海宇蒼生
頼大應皇明大運開

楚楚人登二品榮揺揺南上一帆輕金陵近處堪回
首楊子江深兩乍晴

十載詩書讀五車九天雨露感重華栢臺退食從容
處細看清和向日花

秋霜凛凛日融融荆棘蕭條草木豐好縱太平閒暇
目鍾山高處歲寒松

題靈境真遊卷二絶

淮南官迹飯黄梁莫道神遊是渺茫想像畫来今已
久梅窓展玩墨猶香

縹緲煙霞有路通琪花瑶草自春風勝遊未畢鐘聲
逐回首清塵不再逢

戲筆馮寺丞詩後

和我詩来惠我茶烹茶玩句味何佳不惟元白中心
伏又使盧仝極口誇

沐公子墨梅

根深花盛異群芳倘質西湖雪后香寫入溪籐高處
掛畫堂無處不春光

雲山圖

青山疊疊白雲依茅屋低低緑樹稀横卧舟橋秋水
静往来已趂夕陽歸

述懷

天上五頒新歲曆日邊兩發故人書幾回臨楮思裁
答却恨龍鍾肺腑虚

詠物

群芳稀莫獨存梅老幹雖生雪尚埋惟有東風能著
力江南始得一枝開

爲甄尚書𦵏𦵏作

致仕司空拯非夜来騎鶴上青霄同遊英俊雖哀

滑何似分金作時高

九月初八日付子琮奉行

明日重陽約十賓秋香亭上共三巡洛陽眞率維云
美勿儉勿奢又可入

㝠境眞遊

名近僊成洞府遐神遊一覺筆生花龍蛇欲動煙雲
滿不數當年衛管嵇

冬夜睡起偶成

行行止止復行行行到香山頂上亭日近天寬時俗
目群芳無處不數榮

畢通政召飲以病不赴

何事今年老病多春光九十一南柯都門東両纔潭
府好倩誰扶步步那

謝人視病

問病多勞老臣卿深慚無力出門迎夜來畧與醫評
脉薄暮增寒到四更

七月初一日發龍江次日過三山

三山疊翠挽清流日暮雲深客尚游敢是炎威變已
服一江風雨滯行舟

過櫓港

一棹南來五兩隨一江風雨示秋期舟人深解行人
意蓬底晨飡過午炊

蘭溪驛舟中即事

蘆港風檣刺樹尖江村秋水泊茅簷蓬窓吟罷技班
管蘄簟涼生趁黑甜

廣西漓水舟中

瓊海汪汪尚不波小灘洶洶待如何我多篙子如龍
虎艄得船頭幾棹歌

和王檢討賦元戎平蠻歌十首

一出王師

南荒餘孽不來庭大犯勅帖扼至靈
聖主憂民遺水火將軍受命總天兵

二駐市橋

弓矢何勞習澤宮甫賁今日屬元戎市橋磨礪人心
壯盡道能成破賊功

三驅東究

東都厭飫發長平南海波濤有巨鯨鉄馬一嘶東究
靖使聞鈇古賀持清

四收佛討

將竿舸艦萬艘過誡傳金鼇仗玉戈佛岕山蠻簞食

遥采[?]遺一矢入恩波
五破鹹子
我士桓桓鐵裹袍賊船落落竹迎刀萬艘一掃無遺
跡始信將軍膽氣豪
六下黄江
來勝窮追到海門黄江瞬息屬吾壐[?]鯨波無復狼烟
起便發星軺奏大勳
七取盤灘
江上雕題倒應弦江中矢石勢驚天蠻酋膽落聞風
遁府[?]帳春生奏凱旋

八哨東潮
鐵衣輝日馬頭高蘭槳乘風膽氣豪百萬雕題一揮
散紀功太史頌崇褒
九通滑化
大捷乘風發使軺全功都自木完枚如今食足兵閒
後管取盤[?]深兩臣酋
十還交阯
將軍功業重如山三日能除百萬蠻從此天南無一
事北江早聽凱歌還
陳少卿垂至成三絶寄之

灑江東岸草萋萋又聽中原鐵馬嘶幕下青油人必
正好傳一檄定群黎
市橋雨後柳陰陰遥望轅門似海深但願編氓咸引
領不愁夷虜不成擒
天高何地不飛塵好雨當時處處春曾見余陵老白
若至今猶自說曹誠
陳吏部書至賦此以贈
去歲難留送別車今年遲辱寄來書江山多少春挑
李青眼曾看到此無
和劉博士韻

莫向天南嘆旅寥青山隱隱水迢迢草堂深夜觀餘
史不惜芸窓絳蠟消
右一
一日思家腸九廻客懷須待一尊開莫教深夜芭蕉
雨送得秋聲枕上來
右二
天南何事不知秋地在青天欲盡頭草木連城烽火
在微垣空倚曉風憂
右三
莫向西風賦式微春來擬贈綠楊枝鳳凰池上承恩

[illegible]好學萊公自補轉

右四

瑚瑚如萍水上浮每從天外望神州欲將尺素傳雙鯉丁得瀘江向北流

右五

白日彎弧夜挑戈將軍神策捷書多鸞首信已無生意但問招來得幾何

右六

古鼎清香象紫烟薇垣當晝晝安邊何如昔牧荊州者運甓晨昏不肯眠

右七

白雲直下望三山望盡三山不得還恰似老班歸與切向人求入玉門關

右八

往年窮理諭魚鳥止是工夫到簡編今日脩為方覺熟自然規矩中周旋

右九

十萬貔貅百雉城大寬租調並常平將軍擒得[illegible][illegible]去也上凌烟百世榮

右十

訪王儀之不遇

柳營西畔草堂空黃犬聲迎白玉驄不是故人來避我太平無處不春風

和劉左參東究見寄韻三首

楚江霜落柳初黃華身秋深葯亦香獨有天南偏異樣綠陰八月蔭高堂

漢庭良吏有龔黃數百年來姓字香今日天南多太守何人宣力佐明堂

東究山前晚稻黃草亭深處硯生香吟成琱玉知多少一字渾無到玉堂

和趙孟宏草廬為風所倒

茅屋疎疎暑雨欺竹籬落落海風吹何如江左朱門好過午朝回對酌時

付慈廉太守

畫堂東構小亭成山有蒹葭波瑟笙我欲勸君休此意好將舊蘊布新聲

送阮布政入覲三首

柳花飛雪水拖藍[illegible]却憐孤雲歸思早春光無限到天南

至尊九邊寄敗皇朝允治安長策　欣白玉精瑛

有納古

瀘水來風度竹花過南方仍赴京華此行莫道關河
遠四海從来是一家

全州舟中作

萬里西風一棹輕那堪灘水作波聲雖然險不如巫
峽不到大池不肯平

寄陳少卿

秋月揚輝物夠隈夜窓獨對勝常齋但知君政忙如
大郡管吾能病似然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戲筆寄劉僉憲

昨日城南誤作東玉驄白騕醉春風歸来好箇鞦鞦
處不憂西山落日紅

龍游太守託祖母之命奉書索事因成

可笑龍游老太君一封遠寄墨猶新衡陽莫道無飛
鴈今日天南也得聞

為北江府判作

一妻一妾尚分爭十縣三州幾日平寄與北江安判
府鶯鶯不是不卿卿

寄友人二首

三月抱席在嶺麓一旦禪餘念素居特為星軺邀小
酌小知深卻意何如

山中白石巳回首隴上黃雲刈到家旋裹溪藤供嘗
乳莫教暮雨打梨花

戲奉陳貳卿

夜来有客来相報報道高軒歇早過今巳日高三丈
遠不知斯意果如何

送阮布政赴京二首

一棹東風出玉山一壺春橘過烏蠻衡陽亦闊多飛
鴈登寄平安兩字還

卷之十一　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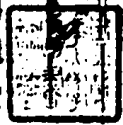
我從南越望東齋每餞齋人有所思瀘水一尊今日
別掖垣十載舊連枝

兄如錫示弟如珪如璧弁姪璜璲瑾知道我與
汝等相去既遠相別亦久托人不能以寄書托
書不能以達意政以暇時馳想不止掇成絶句
十章以寫彼此交懷之意倘一存心究如會面
鄉曲達者亦與知之不一一

我安南越瘴鄉氏汝養東萊鶴髮親萬里相思不相
見西風惟有鴈行頻

青山雨露水東流日出成春雨後秋獨有萬甘氣妻

美酉風吹不到東州
新正五日父生辰壽有兒孫宴有親我自南来天鶴
里每逢此節倍傷神
兄弟既翕猶于貲老親安樂勝常年天南今日無烽
燧惟勸歸民努力田
七旬六七白頭親長樂田園日日春昨夜夢歸無限
喜覺来還是異鄉人
二十年来不到家城西咸頃舊桑麻老親分付兒孫
種自把壺觴慶歲華
不見親顏二十年寸心常在白雲邊天南儘有平安

字只是秋鴻不肯傳
桑麻敲野逮親庭桃李成春宴弟兄萬里天南思見
處一窓明月夢三更
漸廓西頭是祖丘年年祭掃　于今二十年来
久不得重添土一抔
勁節凌雲楚竹長丹心向日蜀葵香春風滿樹荆花
發顚兩存誠未肯忘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十二

詩

七言律詩

莎針　府學師命題也

東風淡淡日輝輝莎草如針出尚稀微仍有緣沾雨
露首尖無意假爐錘能鑽官道恒恒上難刺征夫鴻
薄衣多少佳人織指嫩不教收入碧紗幮

奉勅回京奏三司同寅于時皆有詩賀之行故
賦此以托之

久在南交德罔聞

詔歸北闕墨尤新九千里路無限險十二要擧有底
親離却白頭衰老于托於青眼舊同寅明年京即相
逢日痛醉新豐甕底春

過欽州

萬里孤舟夕遡流五程十日抵欽州病餘熱思民
藥老法新寒憶獎表
感闕有恩来海外簡城無事到心頭時時想見
天顏叅不得非蘇趁紫騮

南交回還到京作

朝時洪熙元年正月十四日也

素喜詩書有所傳已將顒畯付諸天南交出鎮九千
里　北闕来朝二十年已許捐軀炎海外豈拋拜命
御階前朝回自說將何報栢操葵心皆水堅

送人出使南交

南交持節數誰賢喜見高明又着鞭
詔自天須星有應恩隨車去雨無邊多沽来石江村
酒慎選巴陵水驛船事畢歸来重見日禁城風軟柳
飛綿

寄老妻十律

草茅微賤沐恩光駑力繼衰志不堪叅殿早朝車服
盛盡堂夜宴綺羅香叢冐有箕伊何在尊席無人執
敢當青鳥来時黃豹欄西風滿路七香凉

右一

我尚天恩好爵縻爾資餘廕也便宜瀟灑白髮憐偕
老耿耿丹心喜自持富貴一生夫婦共田桑百歲子
孫爲今秋處處風光好熟路輕車莫又辭

右二

相從偕老匪荒淫重此元倫自古今汝話分明猶在
耳我年倏忽歎從心惟資邊豆供昭穆豈藉楷梯事
織紝今卜相逢知有日莫教又向夢中尋

右三

結髮于今五十霜老来不比少年狂生前富貴朋同
樂膝下兒孫許自將可歲吳爲千歲計一生先有半
生忙請看南北山頭墓若箇曾將麥飯嘗

右四

家世原從古泗来孝思無不自嬰孩田園禾黍秋深
烈丘隴松楸雨后栽四五心存茅縮酒三元泪洒紙
錢灰老夫不得同斯意待爾親来詰一回

右五

敢喜承恩近聖顔奚云黜我是儒冠二三品級来天
上六十年光撚指間忙處常多閑處少別時容易會
時難一生夷險同誰道惟待夫人海上還

右六

青雲得路喜同陪白髮還家幸一回海上松楸常入
夢日邊雨露自爲懷歌兒舞女情雖篤舉按齊眉義
大乖此宇到時詳此意七香早命赴金臺

右七

朝罷公余白日長倚窓常憶舊遊鄉三春花外論啼
鳥六月槐陰挽葦京家子也家能愠醸老妻慊十丈
逸畫而今再許同心字快讀誇放上七香

右八
妥年從學任飄零誰識乳乳一後生孤館祁寒無煖
炭小窓深夜有螢燈夫妻今喜頭雙白兒豖重台眼
共青佇看田園歸去日庭槐陰密酒樽盈

右九
今春瑞氣靄吾門感應從来吉夢存方嘆一身常在
客忽聞二子並生孫積仁有自鍾先德垂裕無窮属
後昆接武亞光知有日先教理會奉晨昏

右十
四年八月十九日舟次東光小龍灣西岸追慕
先人忌辰致奠之餘哀念不已因成一律用紀
其實
每歲秋来到此朝心如祖括瞎嚎咷終身有服從繼
禮舉世無人置束茅赤手南来慚孫奠白頭北望痛
勉勞蓬窓明月今宵夢准得還家會一遭

龍灣舟上
兩到鑾江即北還而今始得到龍灣山川佳麗人常
仰冠蓋存亡事可嘆畫舫有詩聊遣興白頭無酒不
禁寒明朝私第從容裡男女稱觴日日歡

靜海舟上
去年跨馬出長安煙火雲山屬目間雁兒不進千里
發鷓花又是一番殘蘭舟夜雨灘頭泊玉署春風夢
裡看身在江湖憂亦在不知後樂幾時還

遺詔哀悼有作
鼎湖龍去萬方聞都怨蒼蒼太不仁住久江南人歎
老望窮薊北淚空頻松林宴瑒思端午楓陛詩須想
立春惟有巍巍功德在石渠深處典謨新

偕周良一教授遊南逢近城村名
乘閑載酒出豐宮聯轡城南義氣同笑對樽前頭並
黑醉歸馬上頰雙紅棲鷲野燒寒投鳥響度林巒野
寺鐘吾道平生在忠義那隨俗子哭途窮

寄高遜志先生時有于子人知府亦以親條見
報
因閑于郎白絹封相逢夫子練冠同十年楚國思鱸
客再世燕山失馬翁史部聲名星烱北石渠文字水
流東壯懷不遂蒼顏變依舊春風杖履中

過徐州
一帆輕快北徐過往事思来感慨多只羡祖龍先稅
駕誰知亭長已揮戈關中有道諸侯會垓下無為四
面歌盆子不知天意任却爭豆粥向滹沱

東海神廟齋次偶成寄萊州府學教授趙堂處
先生洎邑庠諸教官

獨捧天香到海濱海濱遥望渺無垠乾坤合體原無
極江漢朝宗自有神世不揚波昭盛治時常分澤忠
斯民如何呂政來驅石直到于今尚笑人

持節使江西行冊封禮直沽舟懷

憶昨都門跨馬來佳人覕勸小金杯眼青剗北風前
柳心在江南雪後梅十二時辰催棹發三千里路計
程同京華春早燈宵好看有何人着意陪

徐州聞子琮自南京回北京

洪上州城雪後埋城邊洪水響如雷報來驛使聞雖
到說道吾兒跨馬回日暮誰家分煖炕天寒何處覓
深杯佇看歸在燈宵會偶坐隨行許汝陪

湘江舟上

一別湘江兩岸深往年過處又重臨山頭雲氣有朝
暮灘上水聲無古今萬里南來誰注意九重北望獨
何心竚看事竣回朝日獨奏歸田聽往欽

過梧州

不到蒼梧二十年今朝再過倍淒然江邊山色渾如
昔城外人家不似前墩攬鮮嘗香濺齒擷椰乾嚼溢

流涎南交事竣歸來日蛇酒多沽不校錢

悼司馬盖兵部尚書陳洽也先忝戎務從師於
沙河與賊利戰而敗績遂歿于陣思而悼之故
作

憶昔同遊予最賢而今何事任紛然本期冕佩投無
地豈料沙河別有天遺骨不知何處葬孤兒幸有故
人憐空梁落月思顏色血淚雙流似湧泉

洞庭湖為巴陵之勝槩而岸有樓久雖推圮而
規模宏壯足知其向之不草率也希文一記鋟
之于上讀之使人追感不已因又戲成一律

多櫓輕舡過洞庭南來風軟浪花平占占鬼鳥飛無
力隱隱魚龍睡不驚上下乾坤同混沌東西日月自
分明岳陽多少騷人筆獨喜先憂後樂聲

巴陵舟上

安危有命順為長苦樂無常已屢嘗重使南交過八
桂又回北闕望三湘落花啼鳥山空好流水夕陽棹
自忙他日賜歸東海去黑甜清晝綠陰涼

遊君山君山洞庭浩渺之際孤峙而遠據有什
剎在中有臺世云詩此之基又有一井亭世云
柳毅亭因遊之而有後作

君山如黛水如藍老去登臨力不堪未識儒官川[illegible]
主徒勞行者獻空談軒轅鼎爨基猶在柳毅亭虛井
不堺館穀無人歸興速一舟夜泊岳陽南

余偕郎官全君浩于啓曾學士第適黄菊盛開
滿庭秋意爰留余飲是時有時彥諸學士皆在
席上酒行歡甚遂忘其陋擬成一律用寫一時
稚集之盛時宣德三年九月七日也

滿庭黄菊艷金錢正在重陽兩日前留客滿斟新釀
酒呼童重出舊吟篇只知酬酢乘閒日不覺疎狂似
少年何事醉来容易醒寸心都在五雲邊

冬至后三日學士曾先生有早朝詩見示驕珠
綴玉可與雅頌並觀敢效先賢用費嚴韻特具
稿呈幸加斤削

冬至鷄人着絳衣朝陽唱曉曉光微鑾聲初止千官
肅日色將臨萬炬輝金殿慶韶和祝敔玉階舉祝徹
庭闈太平有像今遭遇獨恨年来白髮稀

挽曾柏光薦學士子也

昔奉晨昏在兩京已聞聰敏過諸生從来積善名㑹
慶何丕云[illegible]負太平今几壁埃空自暗書窗燈火[illegible]
誰明薇省士皆歸来晚哉使傷心月滿庭

謝人惠白魚

玉署孤高自尚寒雪鱗雙遺我何安喜看賓館行厨
易稱念漁家入署難夜宴餚馨偏助酒晨炊鮮味倍
加飡不知慚愧之雙報且道何無尺素看

謝人惠撇攬筍頭

故人惠我遠方珍京館嘗来味並新紅落洞益炎嶠
晩黄穿犢角渭川春虚心勁節論君子始幽終廿等
直臣非是可飡尤可重揮毫成詠不知頻

謾興

揚柳依稀道逶迤春深正是着鞭時都門祖帳陳須
早楓陛綸音出不遲風暖花香遊子樂月明酒醒故
人思留花玉署如椽筆為我多吟送別詩

哀金華處士婁子忠

一笏傳家數百年獨閒于惠愛林泉生前積善無人
肖身後傳榮有子賢高塚松楸多雨露豐碑文字薄
雲天七夫存歿能如此不枉重勞太史編

清明有感

去年賓館青精飯今日帝鄉藍尾杯丘隴松楸尤弟
掃門庭桃李子孫培一封白下無人寄千里青齊有
夢回會看聖恩許歸老林泉到處是蓬莱

為邵伯梵行寺净源和尚作六月四日也

邵伯西邊暫艤航開窓忽見逹磨堂坐隣蓬底嫖炎
暑来趂松陰納晚凉金碧交輝新殿宇江流圍翠舊
池塘老僧深解崇儒意烹罷茶来又炷香

高郵湖有感

往年涉險過斯湖今日看来不似初東岸功成人有
賴西風浪起艇無虞蒲生新緑魚龍穩栁發濃陰烏
雀居安得玉堂椽筆老為書片石置湖隅

臨清中秋夜舟上懷友

五两清晨發上流一生今夜喜中秋風催𩙪𩙪雲歸

岫天遣團圓月満舟人在日邊空自想杯停花下共
誰酬南飛白鴈應無數肯寄朱門錦字不

寄元戎十一月十一日代别

賀罷千秋赴遠程適逢多士有餘醒畫堂壓𣪍連忙
下金䇤瓊漿㵎灧傾大喜風雲同際遇何妨舟揖入
漂泠輕風短棹夕陽外不暇登龍道别情

送儀眞二舉子

詩書本不為功名爭奈功名在後生丹桂两枝同日
折青雲萬里一時登鑾江朝雨微壓浥淮水東風短
棹輕我到京華雖老憊鴻臚傳處尚能聽

儀眞與江右僉憲黃會於舟中席上戲成考𩃲
榮陞又得歸省也名翰者
官満烏臺課最陞承恩又展孝思情懷親有似懷君
好衣綵無忘衣錦榮落日鑾江杯酒盡東風白下布
帆輕来春允顧歸朝早盛把民情達聖明

佳安元日五年也步祝公韻

時調玉燭治何平氣轉鴻鈞物漸登蓟北青陽咸有
賴莱東白髮獨無能且如璧闕馳情祝何似隨觴上
壽稱尚念雍熈誰觧頌惟君巨筆為能勝

過徳州良店驛俗名桑園三月二十九日

重裘擁雪出淮南今脫重裘試薄衫平野深春芳泛
緑長河新霽水拖藍臨街酒店多留客近宅桑園不
養蚕獨恨鶯花逢客裡蓬窓悶煞老瞿曇

魯家務復回四月十一日也

魯家務堡喜重来治道三陳螞蟻灰心在日邊身未
到詔從天下棹空回隄防工美醍醐勞漕運舟遥仂
陌催王事臨時行樂處鷓鴣聲裡藕花杯

興濟阻風

天風連日自南来星使扁舟適北回𣂏𣂏殘雷頻斷
續迢迢河道又縈回燕臺有詔新恩集楚館無書舊

根堆凡事從來由命裡不須妄想不須推

題羅氏族譜

休論名家總幾何文江儒數一門羅鄉無隱德逾先世代有才名擅四　科界業懿聲椽筆盛九重褒典錦章多煌煌族譜勝碑刻貽厥孫謀永不磨

七月十五日休暇約陳司徒奕飲未舉而爲他客所已因錄之于此

今朝休暇荷恩光底事能消白日長客知未閑投轄禮儒門深解爛柯方兩軍初合何人勇三戰全贏我武揚君子有爭非止射也宜下飲紫霞觴

十月十一日舟次衛輝汲縣河下驛大梁周大叅一見詢知舊寅許文起撫民事監駐于汴郡因成一律亦席上偶成也

旅食京華三月餘君家屋第故人居作年狩作無成續今日司農有遠圖從使北闈拚撫稿大叅南捧起居書歸朝若遇同儕問爲道原蔡病未除

冒雨北來泊舟南旺步回詠之十月十九日也

畫舡清曉發安山南旺停時勞歇閘芥塵朔風酒火綠蓬窓夜雨客燈寒念鄉關品思重出巨舟僧出想一看人若有誠天必應不知五兩幾時遲

閑詩二律

皇明圖治重三公何幸承恩入九重白髮丹心常皎潔却嫌眵眼太朦朧莫云巫峽安流與不與終南捷徑同行有明良相際久江山草木總作風

聖明天子御華夷今日分封效古時行土有民由有德無荒無怠自無危服膺祖訓良心樂滿斛工家令開馳四海蒼生忘帝力此情惟有玉堂知

六年三月初一日戲爲前二句適有客至而置之越又二日因卜籤獲吉遂成其篇斗眞可以爲詩特爲一時之懷耳稿之今日收驗于將

來神豈我欺也哉

春風桃李滿園開正值齋居輟酒杯客有可人期不至籤呈佳兆泰將來都談近世房姚事曾論當年旦奭才潦倒無成空悵悵得關懷處且開懷

平江仲子叔敬承父命往西蜀祭掃先塋轉求餞詩時在乃尊席上秉酒揮毫之成以送叔敬善吟哦好學者也

儒門高第將門兒遠省先塋重孝思一棹纔從金川孫寸心已爲錦城知休留秋館傳鴻雁早向春山聽子規他日金陵重會處樽前細讀舊吟詩

哀祭岳父

旦行才足稱儒冠命與時違乃可嘆象鼻山遊杳渺辭鷄兒嶺去夜漫漫三湘脩竹無由見九畹佳蘭有夢看更憶西江埋玉處白楊衰草霧團圓

紙帳

幾回沉溺在漣漪一旦登庸着蠒絲直許畫堂深處設莫將銀燭醉時移雨餘星漏思寘毋滲斷詩成槼雪兒更喜梅花心思歎江城空自角聲悲

鄧楮揮席上偶成

庭槐夾道綠陰濃蟬蟬侯門似海深同道自宜詩對

作知音那在酒頻斟来揄有景羞予老笑羞無忘識了心敢是汾陽王可重高風凜凜到于今

哀刑部白侍郎

昔在金臺拜侍郎今来白下忽云亡五刑弼教諭三載萬物歸根又一霜京闕有恩歆黍稷廟堂無夢泣孤孀佳城遠在涪郊外從此長眠與世忘

哀兵部秦郎中父

錦章封錫聖恩深浮世紛紛不到心正好樂遊林菁里那堪醉卧古藤陰故人有誌辭何切賢子無文痛罔禁落得東山最佳處白楊燈歷雪沉沉

哀大理柴少卿

往年承命出金臺雨露繽紛北府開寃獄弗聞知吾政長途方喜騁良材那堪棘寺張翬去無復金門待漏来執紼未能慚我老臨風東望不勝哀

沐都督邀飲歸醒偶成

中弟深沉主客嘉膺概寒浸牡丹花壺觴有意留爵更絲竹無聲之楚娃醒處不忘心北向醉時應怕日西斜明公歸到滇池後肯憶青門舊子瓜

遊後湖步吾秋官詩韻

人老衣單怯曉寒肩與後從氣桓桓滿湖春水凝眸綠一葉扁舟逐岸寬對酒有朋無限樂揮毫成韻不

勝歡太平堤上歸来晚畫角高樓曲未殘

哀刑部陳侍郎

正用多才翊緝熙那堪一病失扶持有名遺世心雖切無子傳家事可悲十口孫衰舟遠送三山故舊淚空垂平生事業吟難盡存時紳民作碑

教授三先生文侍兹小兒来省佳翰遠頒雖未識荆究如對面作詩一律用展謝忱

家子遥来問起居開緘又得寄来書絕勝繫帛勞鴻鴈不用操刀剖鯉魚愧我有官宣究之美君無期建

倘餘待看詔許東歸去握手論文一笑俱

清樂公患牡丹九年春也時兼兵部事故聯中及此

清樂公何用意使年年折送牡丹花兩衙時事總迂叟自道也一段春光付老娃奇色異香驚陋室深根固蒂在名家我慚空識東風面不到芳園共紫霞

正統三年四月初五日吾友通政徐公置酒召賓余亦在列蓋賀天下之雍熙特巻樽前之惟謔也獨余衰老弗克久陪爰人代謝遂自先廻慚無謝閣下之雅懷乃強扶燈前之老筆設詞以陳肺腑過目乞付丙丁呵呵

君賀昇平閑大開也招迂叟盡堂陪背隣白日休閑過今信青春不再來綺席龍鍾愁久立監興頭雖喜先廻漏傳酒醒思量謝對燭揮毫不用裁

五月十有四日地官署後設酒與吏部蔣稽勲以序別意時有太常甄少卿充士任席太常公因出送蔣公行韻余於席上和之以道別意

遠送郎官到大都馬蹄得意奮康衢天邊有詔迎金鳳海內無人嘆白駒此日且斟行客酒他時常迓相公車廟堂諸老如相問為道壓襟尚未除

立春設宴二絕

問送泥牛欵君何敢知吾道不蹉跎一時陰否消磨盡四海陽和化育多有酒似酥斟臘脚無人如玉轉秋波自將巨筆成高興三尺溪藤一掃過

莫計春秋享幾何且將閑裏斷顏酡隨朝北闕慙才短致仕東萊感恩多二十四初登仕路六旬九盍沐恩波今朝席上歡相語明日門前幸再過

懷平江伯陳元帥

自別淮南帥府來欽情無日不縈懷萊嬰久喜交游善唐宴咸誇漕運才黃菊西風惟自詠清樽明月共

誰開今朝白首重相會後會應知得幾回

寄致仕呂少卿

在官思慮樂常少謝政歸來憂又多守令政煩談卓魯子孫學务教尼軻昂成雙酒乘能淚韶下頻吟擊壤歌何事先賢忘世易欣然獨占懶雲窩

謾興

老夫有幸際唐虞五十年來在仕途北闕恩深新少保東萊人老舊尚書丹心仍志恭弘化白髮無能效敬敷四海交遊知我衆何須胥賦歸與

送少春官吳廷瑞歸省

久事寅清定省待夢魂常遶故園飛一封晉向承明
奏千里帆從建業歸闕掖有恩來曠蕩門庭無地着
光輝忠臣孝子皆吾分蚤脫斑衣尚錦衣
挽周處士副都御史濳父也
濠泗當年動義旗林泉深處獨披遲攀龍附鳳雖無
分跨鶴騎鯨乃有時封誥自天多雨露挽章傳世總
珠璣賢郎上得逢堯舜餘慶淵流想已知
壽段侍郎太夫人
熙熙皞皞聖明朝積善之家有幸遭貞節夫人踰孟
母絕奇兒子繼虞皐白邊寶誥推恩重堂上斑衣慶

壽高我望東萊空感慨無由膝下報劬勞
大理呂少卿慶壽堂
有壽之人享福多公年七十福如何四朝咸事古松
栢初度重逢感蓼莪先聖有言仁者壽賀君無事醉
顏酡山陰更比蓬萊好待我歸來定一過
都水部鄧郎中萱堂
為人享福在多年今見微郎有母賢婦道克家齊四
德母儀教子邁三遷金鑾主錫推恩誥水部官開上
壽筵當代衣冠無忠孝願君努力要兼全
德州舟上懷魏少卿

同辭楓陛出皇州遠適金陵喜共遊猶子東萊因問
信故人南去不停舟羌燕春色思青眼菊抱秋香笑
白頭楚水轅門吾友在不知肯為我留不
席上和蔣稽勳
深喜微郎際聖朝生平好善與人交才高不論文章
價年老猶堪筆硯勞天語嚴明求俊乂世情冷暖笑
兒曹他時得意須行志慎勿同流恥縕袍
送林照磨行
聖主求賢古莫儔綸音簡出鳳池頭鹽車騏驥逢知
日雲海鯤兒得意秋下筆如神何有有存心似水最

休休丈夫本為蒼生出不在揮毫在運籌
和陳通政靜海寺牡丹韻
牡丹如雪又如丹都傍僧堂與道壇富貴春光攢鶴
頂風流夜月浸珠盤厭來西洛天何近開向藍關地
不寒好景好賓須好賞明年又知共誰看
西出都門轡鞅多昂昂帶悍稱冠峩龍沙關外春風
軟獅子山前曉日和中使未來天塹闊高軒暫駐梵
宮過良辰美景堪行樂談酒教人沒奈何
龍江橋上偶成
金川門外龍江驛三日兩日來一遭午後有興幾顛

蹴秋風鬓鬓雙刀搖北閣瓜埠湖聲遠東望鍾山王
氣高安得雖人金闕唱孜孜待漏又知勞

送子琮復讀書應天府學

至親青子畏乎離諒爾生資不甚凝易子教時雖在
父潛心學處匪由師三冬文史須教足一字功名几
莫題他日果能尤悔寡不煩士類不相知
汝未生時我遠離而今老大尚愚癡用心就正非無
友立志求明自有師班氏妓從投筆發相如嘗向過
橋題他年看際風雲會勿忘東來好四知

憶周廢子

自昔承恩赴建康令人頻憶老春坊荆花盛發充庭
秀桂子聯芳近日香校藝幾回嗤曳白還家千里展
焚黃明朝飆陛承清問願道明良廢事康

大理呂少卿致仕南歸

我美山陰呂少卿太平謝政最高情黃麻北出千金
重白髮南來一棹輕春篭酒香詩興發午窓日轉夢
魂醒從容讀罷蘭亭記好上東封答聖明
白髮瀟瀟老少卿公清原不負平生九年官滿三書
最千里程脩一棹輕闕下有人談令弊江南無臨貴
高情老當益壯君知久勿賦歸與到聖明

哀師尚書

入見騎鯨去不還誰知畫虎已成斑旦將鐵面臨方
面再佐天官陟地官桃李春深成得意荆城雪滿不
知寒閒人云自東門過猶見孤兒淚不乾

大理寺鄭寺丞兄怡貞詩韻

義聚年長國錫頻惟君不出事經綸志味近世乘驄
客跡邁先朝聽履臣一樹荆花常帶雨滿庭棠棣不
沾塵寄来北寺陰鏗句争和江南白雪春

少宗伯子瑾歸祭

少宗伯子正青年不為功名廢簡編拜闕北来人心

大掛帆南去路三千束芻禮畏焚黃後追酒心馳尚
壽前自古忠臣由孝子賢郎了此要拳拳

挽段司寇

偉器成因久琢磨聲名大自擬蘭科此身正際風雲
會何事俄聞薤露歌失怙孤兒心欲碎未来老母淚
偏多九原一挽何時覺徒對空梁落月我

挽曹御史父

天上風霜拂世情人間玉樹遂凋零惟聞庭訓嚴終
日不抗塵容過一生[illegible][illegible]驚太史推恩錫誥荷
承明賢郎哀毀宜如[illegible][illegible]川詞林悲慟聲

治邑列位相公余啓閲来書手不容釋盡誠過

愛銘感何勝特作律詩錄奉電矚笑幣幸々

一官同邑道同科飲射雖多事不多時雨家家治蠶

穀春風處處聽絃歌我頭已白無由會君眼常青有

信過逢想當年未曾好至今竹帛不消磨

黄忠宣公文集卷之十三

詩

七言律詩

寄胡祭酒頤菴

一朝拜別九重天五兩歸来十二年舘閣故人書屢

問橋門多士眼將穿卜居塵外無輸鞅垂訓江南千

簡編從列東湖常對月梅花夜夜到窓前

哭岳飛

大廈將摧勢已孤當年都望此公扶半千鐵騎方輿

宋十二金牌却為胡海内旄旎無所賴獄中父子有

何辜纍纍高冢夕陽外空使英雄洒淚珠

征南過彭澤縣

山城落落枕江邊客棹搖搖過縣前陶令宅東山入

畫彭郎磯下浪驚船谷田㶁㶁耕秋雨柳岸答留釣

晚天民樂官清堯舜世㨿郵不到已多年

過潯陽

一夕東風一雨餘一帆南上九江深客爭沽舘荻花

外人與渡船楊柳陰彭蠡回看思禹績廬山相對慕

歐吟文身地遠何時到蓬底淵樽且自斟

過黄州

東風如意送行舟不信吾舟是逆流繞倚逆窓看赤
壁又龍紗帽過黃州千家門外斜陽畧百雉城頭細
雨樓好問坡仙歸政後有人夢得羽衣不

舟中謾興

湖水送連鄂渚天江風頻送武昌船黃蘆灘閙秋飛
鴈綠樹林深暮噪蟬西蜀久安諸將武南蠻猶待伏
波賢如今交土勞
天討指日將軍奏凱旋

過臨蒸驛

臨蒸南去入炎方最愛西風滿棹凉湘水石灘晴汨

汨衡山雲樹暮蒼蒼伏波事業猶輝漢刺史文章尚
重唐佇看交人啣璧後師班俘上喜非常

過蒼梧

聖恩浩浩諭丁寧使節煌煌益勵精八桂客居秋十
日九疑舟泊月三更炎蒸地許調和節嵒獄人宜稅
使輕頤我師平交土早喜看遐邇樂深耕

潯州舟上

盡夜搖搖客棹輕潯州泝上望南寧痕無蹤跡防秋
燠尺有光輝暮暮晴茅屋人家隨地住根船燈火隔
溪明炎方詩有先歸客特寫新吟寄貞清

檄垣謾興

莫道安南不可居安南江石也相如詩書成俗傳無
弊風土宜人樂有餘六月黃柑陳俎豆四時香稻滿
郊墟承宣無術慚多教新韻頻書寄草盧

檄垣自述

平生不計命何如今日誰知道可居萬里馳驅王事
鹽三年蹭蹬世情疎南平時有天邊詔北望淮無海
上書何日陛辭歸省去舞斑衣綵詠康衢

次逢吉朱先生二韻

岸闊沙平水不瀧交人無計守瀘江三旂齊列六軍

渡萬馬一嘶群虜降民望徯蘇天有意將施英邁世
無雙功成治定何人紀獨有先生筆似杠
騎擾舟侵日不空多邦一破便成功樊崇勢已眉空
赤劉秀兵神刃不紅輕舸已逃寰海外斷槎空落越
江中佇看治定功成日敢賀將軍不世雄

送逢吉朱先生一節并詩以謝因步其韻

同使入南交者稀惟君堪送此節歸削完虬尾漆猶
濕鑄就鳩頭金更輝吟倚晚風歌醉帽行拖秋雨濕
征衣回朝莫嘆多衰老萬里扶持去似飛

送趙孟宏還京

近世誰能處駁我惟君行止不勞思從容海外承恩
日彷彿江南上國時官道晨催行馬急客窓夜惟報
雞遲唐虞日月今依好頭學當年老稷夔

寄王儀之郎中

我寄天南歷八霜風流僅見有王郎鄉萬里客懷
好芳生三間春夢長絶壑孤松當[illegible]翠疎籬[illegible]菊入
秋黃侍肴歸拜金花誥鵠立螭頭染翰香

和徐祺省元留別韻

荊花共樂初逢日蜀鳥[illegible]開[illegible]別時屢舉離樽微省
勸忽看歸棹柳陰移[illegible]各[illegible]頭偏黑愧我無裨髮
欲絲歸到錦城耕[illegible]處多[illegible]佳句寄相思

送王時中還京

昔遊花縣念民鄉今贊烏臺化速靈丹詔九重天已
至白頭萬里海遙還東風芳草綿綿道落月平林處
處山山去定酬平昔志瀘江不必唱陽關

宿齋偶成寄劉博士

齋居端坐正存誠獨在微垣舊草亭金鴨煙消更盡
梟篆絳紗銀燭夜深明今秋兩旅猶征代何日蠻方靚
治平博士先生諸大道可無一語慰吾情

步劉博士韻二律

我作持節治南徼已見中華曆五頒每歎絲綸與澍
徼那堪烽燧起天關咸承
聖主恩光大又喜將軍武略閑明日頑痕當盡蹟一
封先上慰■龍顏

落落茅齋遠俗交公餘兀坐厭塵勞雨聲橫地海風
急秋色滿窓山月高無客不將瓊篇出有詩頻付錦
囊韜他時事監承恩去鵷立楓宸聽鳳韶

為諒山貳守阮勝徽作

諒山別駕舊書生門部無私有政聲病體葛衣冬後
脫公堂蠟炬夜深明人家買犢耕春雨村社收盤絡
晚晴願得東民均樂業南交始見世昇平

寄友人

京華別後屢星移海徼從來過雁遲萬里關中勞跋
涉十年嶺外又相思眼青每羨人如玉心赤何妨鬢
歎絲雨露滿天春柏塞人生遇此要須知

和林從事別韻

往年單舸下邕州跋涉津如博望侯浙右幾回親舍
夢越南三度客窓愁別來柳岸當分處望到雲山欲
盡頭四海熙熙堯舜日願君努力效伊周

奉陳少卿

念我如逢走二京美君似玉最多情龍州對酒看從
發駝海邊床聽雨傾衣與那堪雙驥瓌囊空不受一
鮮京令人忽憶裴參議鮮到黄江一識荆

步陳吏部見寄韻二首

莫問雕題有幾何義旗指處總投戈城頭虎旅停傳
箭原上蠻家擬織梭犒士每憂粮餉乏傷民深愧倴
錢多徽垣倥傯無情思揮筆聲吟恐字訛
念愚本是舊書生何幸身逢四海清孔孟道存能報
國孫呉知乏莫言兵要旋馬首朝楓陛須掞鯨鰭出
海濱明日捷聞何以賀瑶觴鄉瑟月三更

卷之十三　六

寄賀陳少卿

孟敬西来寄好音四凶一旦盡成擒凱歌送奏三軍
氣簞食爭迎百姓心瘴海不留投井轄月窓猶對續
絃琴鐵山振旅知何日遊邇鹹關入壁深

次陳少卿韻四首

平生好直惡依違道在焉論體瘠肥願我才疎甘遠
牧羡君事畢得先歸八千里外官如舊二十年前事
總非不是齊人急功利平生好直惡依違
北海家傳幾世居南交官止一茅廬夜窓明月自盈
縮情院白雲頻卷舒民瘼每牽雙睫合世塵不染寸
心虚何時擊壤如中國環堵蕭然樂有餘
遠客残秋不慣禁那堪風雨草亭傍鬢毛白髮忙終
日彷彿青年惜寸陰江上網米魚已膾床頭香噴酒
初淋蕭條客思惟君慰莫將泥塗没影深
莫嘆囊無馬氏金何如筆有杜陵神若聞過失宜胥
誨不到饑寒且莫嗔空犀病軀新命吏長登卧学舊
叓人從君幾度歸来晚對月思量愧異卢

寫懷寄陳少卿

白髮親年七十二七年不見豈情堪自知子責如醫
恥雖報君恩似海涵客夢有時歸社曲鄉書何日到

卷之十三　七

天南窓虚月冷人蕭寒設把新詩詠草池

書懷寄友人三首

多謝明公遠寄書如心成怨孰能如昔閒能敬則交
久今見求親而反疎頭白也知憑社鼠眼花猶會察
淵魚休休自許思公藝喋喋河勞教宰予
百年倏忽是人生四海漂蓬最傍情肉隻蛋如秋雪
滿寸心常似夏葵傾頻將大事籌油幕莫用閒情稽
管城石廩春風歸掉近擬同花底醉嘶聲
大事成時幸蚤旋春風滿棹島江船交情願我如平
日心態從他異往年白髮始看經謹句畫堂閑弄阜

代絃夜来喜得捷書到準備壺觴露布前

元夜戲成

海徼炎蒸久不清今年元夕覩休徵東風絲竹家家
洒明月樓臺處處燈白髮守官慚乏報青春行樂嘆
無能薇垣吟罷甫三鼓猶似當年待漏聽

和陳弍卿見寄韻五首

恩光再被使炎荒中亦常如在廟堂湘水夕陽明猶
抽邕城秋雨落桄榔吟揮斑管珠盈帙夢醒青油月
滿床司馬得人與盟慨舊游何處不生光
一時官府簿書忙萬里唐虞日月長最喜小民無桀

色却嫌俗吏少剛腸綰章千載官南服戲綵何時覲
北堂天遠風高鵰鶚健肯容孤翮共翱翔
越使南来四牡遲故人北塱寸心馳月邊舟許陳三
畧海外重逢在幾時杯酒未酬新款密雁書還寫舊
相思人生莫道如萍水離合原来有定期
白髮添多眼欲花忽聞馳報有皇華西風消息雁千
里明月相思天一涯司馬不因題柱筆伏波焉用問
津槎使君久負懸弧志莫道交南不是家
炎荒不比玉門關油幕重来豈等閒萬里瀘江新畫
舫一聲越鳥舊青山條謀有道宜多福撫字無能傍
厚顏尚誦多情珠乏盛莫教秋老雁空還

十五年九月八日交阯生員充貢者三十一人
吾義兒宗儒亦預其列行之日文士皆有祖餞
贈言愚因步其継作者之韻以華其行且勉其
志也

海宇清寧穎禹廷英才踴躍覲神京嘉林曉月雙旌
遠瀘水秋風一棹輕董賈從来談道義尼軻端不負
功名諸生此去須加勉日日交南聽好聲

寄陳僉事

憶昨江南送遠遊著鞭追不及行舟往来馬上頻回

首望到天涯欲盡頭三考有聲新德政十年無外醬
交游海大迢遞西風早應念飛鴻有到否

人之仕進頗列清要者以其當言路繫風紀也
如臨川陸廣平兩為監察御史再拜廣右按察
副使後又調除交阯憲司事到官以来理刑之
善譬如由基之射楊王良之當御無為不當無
往不可今已官滿九年赴京考績別余將行余
既喜其久歷清要愛其能振風紀故託鄙辭用
伸餞意時十四年十月十一日也

泥封遠出恩光大驄馬南来海徼安萬里瘴鄉雙鬢

酒衙簇東風五兩船白晝錦衣親舍近紫雲金詰
官先相逢有日君知否瀘水拖藍舊故綿

輓芸澗先生

文江高士道如何出處從容總異他諸葛空勞斜谷
口伯夷終餓首陽坡玉芝花謝風霜早丹桂枝荒雨
露多天祿而今班馬衆看鳴佳續付悲歌

寄劉博士

十年相別不相親常憶君遊建業春挾舉有聲山嶽
動貞清無愧鬼神欽曾逢老上陪龍翰又擊騰道賛
身起他日隨登鰲閣去作聲撰向上邊聞

送方通政劉鴻臚事畢還京

都下同来萬里程天南偕見兩星明霽卿敢將康樂
去雲路能將鳳詔行柯艦着鶯秋水騎篮與截道晚
山晴炎荒已覩戶風久尤頼推誠逮聖明

賦川中徐祺耕隱卷

君才俊偉世承平却用閑情去隱耕布穀飛来春正
好子規啼散月初明心懷帝力膺時禁志紹家聲看
既成我亦有田東海上歸耕是不在蒼生

送劉左參政赴京

大參北上五雲鄉桃李来春滿路香別酒酒汀山雨

霽征衫箸馬海風凉一身許國忠心壯萬里歸家夢
志強南土烽烟猶未息此行須為建吾皇

奉陳貳卿四首

十年交誼涉齊嬰一段中情託管城灃水月長開巢
秀市橋春早蚌珠明人家有酒禾皆熟海徼無塵柝
不鳴
北闕天高多雨露何時同聽九成聲
海徼夷氓昧教條那堪散處水迢遙漸磨成俗時須
久撫度能成決尚饒入仕人咸思賜福觀光誰不愛
趨朝明公曾省蕭條舍五鼓窓前鵬未銷

容裹休嗟無馬騎心頭無憋是扶持二千勳合功多
著五六郎官事鮮遺毛韻有倚專深飾楮生無命脱
運濟菊花風外長安遠願早歸朝拜鳳儀
休言交阯是偏程只願民安樂政平忠士總懷宗愁
義愚人猶識木蘭征君依日月階清要我際風雲愧
悔盲冢宰望除當代重願派大網覓群英

栢臺公餘奉大常則得上稱其善詩也

栢臺西望院深沉中有高人閉戶心毛穎丁謝準得
意楮生無命亦何心入囊價倍曾陶玉嫩也參如麗
水金李並齊名[illegible]入扶武鈞血今

步陳貳卿韻

綠柳營中氣勢除碧油幕下更謀忠人知自北來千
里誰識平南第一功御鮮行看來各廩鮮貂擬與醉
新豐頓公多筭休遺策國事從來大在戎

任大參勉使此以詩見示因步其韻二首

三十年前學聖賢老來猶未識經權天南但解居仁
宅海上何能置義田商室獨稱伊尹任漢廷還讓霍
光尊孜孜志在編撰樂不美詞林一字傳
我愛皇華美少年高吟泣鬼辯驚筵四方諮度兼專
對三載旬宣更罔愆北闕泥封恩曠蕩南荒烽火事

署連待看歸奏
天顏喜楓陛掄材日九遷

十三年春丁宿于府學諸儒畢集以鼓為題成
有歌詠于因何教授傑作以步其韻

蜀嶺奇材斧既成抱林牛鞹釘尤明中虛不使纖塵
入體靜常當大禮鳴莫逐春風喧綺席好隨夜月鎮
甕城虞廷昔日夔專美還藉伊聲致太平

端午席上

四海昇平日月長金陵今日又端陽位兼司馬忙還
樂心在蓬萊老更強解粽雖因流俗作開樽喜有汝

入嘗丈夫志亦明良會千載昇光燭電光

挽蔣指揮先人江郡孫

沙漠入回海宇寧池陽猶冒幕賓名滿頭白雪年何
永一挽黃梁夢不醒積善無涯餘慶著贈官有自聖
恩榮生多未遂見陵前惟念豐碑太史銘

送姪璉還鄉

姪逢甲第疑如夢翁號佳城潑似泉我亦自知青眼
在彼蒼不爲白頭憐喜悲交集無人識離合重看有
簡賢歸語故園諸眷屬都將孝義樂兒年

端午席上口占奉吏部黃公

金陵今日遇端陽公署相邀話舊長常秉丹心依日
月何慚白髮除虞唐哲傳米石蒼浦酒盤薦泉州黍
角糖待看明年當此日臺堂別是一春光

天官惠布

葛布織長總兩端故人惠我我何安適當盛暑裁何
易賞念祁寒織最難脫處呼奴將入篋衣時知稱已
薰蘭重承雅意慚無報聊寫荒詞奉一看

寄太常尚寺丞二律

我憶城南老太常紹塵時花石繞傍門前溪水終朝
綠軒外清風六月涼琳琅聲成新雅頌瑤琴操合舊
宮商何時得與同杯酌直到曾消日轉廊

自離海岱別長安五十年來幾轉官羨子清閒詩思
好慚余衰老酒腸寬已知黃閣有房杜莫道朱門無
憲丹軒外松風秋瑟瑟不知焦尾共誰彈

挽叢御史父明遠

世事紛紛不少干故園歸養寸心安三分春色隨時
易半百年光挽處難天闕有恩金誥贈雲林無路酒
樽閑而今喜得承家子柘府崢嶸看豸冠

沐公子敬齋

孜孜畏慎不離躬肅肅威儀表裏同視膳問安無少

怠下門軾馬有餘恭善交得友思娶德作所期君想
旦忠于若始終存此念晚成不減舊家風

沐公子綠筠軒

特搆華軒甲第傍盛栽脩竹異群芳滿園生意凝千
畝一榻青陰想四方地接風雲根柢固天分雨露子
孫強願將大節持門戶勿效徂徠飲興長

和越使王侍郎韻二律

我涉雲途五十春老■志氣喜如神但慚位重才無
補那慮門高譏有塗鴛去星軺人未久寄來雲漢墨
猶新而今來際明良世願效虞臣夙夜寅

晩翠亭

公署雖無壑與丘結亭署後一般幽梅花冉冉開早松竹亭前幾度秋絲筆吟来情意閑青藜踏遍緑陰稠夜来聊倚東風憩不覺從容又夢周

秋香亭

瀟瀟白髪起幽懷結個亭成兌韵裁北闕近連時雨降西風遠送晩香来本朋退食思民事那為延賓勸酒杯飽嚼金英慵歸去愛他清意勝蓬莱

挽周處士儀賓父

不事功名事典墳遠居丘壑絶塵紛庭童有客松陰勸猿鶴無隣薤露頻朝晉挽章輝北斗賢郎哀淚泗南薫先生多壽應多福餘慶重看裕後昆

招蒼祝畫士歸

休憐阿堵傳神手且聽驪駒在路歌一棹東歸秋水闊寸心北注故人多深樽開處新吟得焦尾鳴時古調和桃李松楸全在上莫教雙鬢客中皤

秋香亭九日雅集

秋香亭上森如玉九日風前對酒材喜有滿庭秋意任更無一個俗人来休教烏帽空垂地須脱陶中再漉醅流水年光只如此太平勿惜重開懷

陳通政九日登雨花臺不赴

節届重陽綺宴開雨花臺上勝春臺但窮此日欣欣賞莫説當年荷荷哀烏帽有情多挿菊白頭無分共御杯待看學得沖虚訣歳歳登臨極早来

綺席張時菊正開登高宜上雨花臺群英濟楚争行樂六代荒涼不用哀此地縱非元亮徑何人不勸仙翁杯慚余衰老君休笑深嘆青春不再来

和山陰圓通寺獻師韻

内有操持外有儀門名應恨識荆遲門開重棟初延客燈裊輕烟久話時自古汝南崇釋教兩今塵外喜民裊明朝別向錢塘去幸寄西湖雪裏枝

陳通政考績

銀臺官滿赴金臺秋雨初晴路不埃馬到石頭城下繋舡從海口岸邊閑閑門有句乘高興按轄無人遂徘懐課最承恩陛辭罷迢遞歸路莫徘徊

奉勅賜主藩使宴

中官新捧御書来海外諸藩進貢回光禄設筵羅玳瑁尚書當席勝蓬莱感恩致謝龍顔見望闕仲誠虔拜陪沉醉歸来高詠龍飛鴉猶自桀庭槐

清樂軒

戚里高人道進脩外除濁氣内忘憂毋談文子有[illegible]
適深羨伯夷無外求常把琴書留眼底不教名利到
心頭待看清樂軒開日擬取新吟對酒謳

都察院位服磨先人種竹軒

久聞干越有高人愛住青山種紫筠滿地綠陰無酷
暑一窓清意有餘春凌雲大節宜成器向日虛心不
染塵更喜兒孫今被澤九天雨露四時新

挽趙武庫父

秋深萬物悉歸根歲暮西遊道亦存十室有家哀故
舊一門無騎事晨昏微郎致毀踰常禮寶誥加封裕

後昆若問長眠忘世處欒城廓外永安村

和人遊靈巖寺韻

鴈落群峰接九霄梵宮磊落路迢遙水蘸玉笏蒼頭
吐山寺青松白鶴巢遊子有官心耿耿禪僧無事志
囂囂他年有詔歸田里也托尊樂變靡寥

和人遊能仁寺

能仁大刹倚高岑石徑荒凉竹院深玄鶴巢松常有
夢白雲出岫素無心禪僧神在遊空境即使勞因佈
德音獨我綠村當大任服膺常恐不能任

和淸樂公中秋韻

紫下衣冠濟濟追誰知駟馬一生幽能冷珠五三丁
字一卧瓊瑶十二樓未對晚香酬九日先乘淸樂賞
中秋文章富貴名天下何羨門前水迎洲

和淸樂公九日韻

曠逸樓高地不塵重陽爭賞菊花新鄰杯樂聖雖多
客下筆如神有幾人脫去塵襟忘主客歸來酔眼看
星辰老夫勉強賡嚴韻臨楮深慚字不眞

寄弟祐

同氣連枝有四人兄年不惑早沉淪我縈珪組家山
遠汝事松楸俎豆頻世薄只知妻子愛老來偏覺弟

兄親何時奉詔回新廓白髮相看共一樽

費子實無心翁南歸

不由門第上雲臺甘分田園伴草萊骨肉相逢方盡
樂家山久別又興懷舟停遥遡江邊樹人勸溺流竹
外杯此去未知重會日早傾春鴈寄聲來

送人回豐城

海宇熙熙玉燭調匈城夜夜德星昭一經教子傳家
久千里懷人掛席遥樽酒交談方切切客窓歸興又
飄飄杯泉長晝渾無事願上東封勿憚勞

眉壽堂朴洪春官先人也

白髮親年九十餘故山一別幾居諸日邊有分當調
燮膝下無由問起居舊著斑衣藏篋笥新頒綿誥耀
鄉閭尊顏款得常常見眉壽高堂大筆書

戍少司徒思彩堂

正喜椿萱雨露滋風霜何事一朝衰斑斕有篋藏於
我白髮無人舞向誰孤子永懷千古道九原不阻寸
心思而今幸際明良世信道居家治不移

挽蕭處士

海宇無塵日月明田園有分子孫寧滿簪白髮期終
養一枕黃粱夢不醒聖主詰頒來褒貴賢郎列位柏

臺榮主前事業休勞問都在豐碑太史銘

又

自古人生皆有死何人能得盡哀榮前朝一命非官
小上壽百年幾數盈積善在躬昌後裔推恩錫誥貴
佳城白楊深處豐碑聳過客看來字字馨

周職方致仕南歸

周道昔乘騾駬肥上林今聽杜鵑啼日邊金鳳御恩
出江左皺郎謝政歸夢醒午窓新韻廣酒開春竟故
人稀玉堂令嗣思庭訓莫道賓鴻不北飛

哀亡女

諸葷不茹久蕭條四序常存往祈參朝緇臨寧光十
里寺尼懺冢遶三遭資粧稼女伊尊事參諸栽松攻
弟勞莫道服輕恩義重年年十月復苞茅

鳳陽熊太守官滿復任

聞說濠梁太守賢十年一星任蕭然白頭吏畏能除
弊綠野民歌不愛錢借冠幾封爭北上承恩五馬又
南旋願君努力希先哲黃相當當年自潁川

天官舍人省回

遙想高堂音問疏特來建恭問興居昔驚客棹風前
發今喜親庭日下趨上壽心常思爵滿南歸口不道

囊虛天官有子能如此擬見君門早曳裾

王都御史豫章送別圖

出鎮江西都御史今朝忽奉玉音回盜賊發摘先爭
遁民感懷柔歆再來蘭槳輕搖歸興速柏臺重聽政
聲諧老夫強作詩相送筆未揮時眼預揩

送吳都御史之南京赴任

仕子咸求着豸冠柏臺高處到尤難才由質縕能施
設位不虛充貴糾彈行色適看離薊北聲名俄聽滿
江干從今入得春臺上莫再東山覓謝安

太常馮寺丞松風軒

小剌四外盡青松鬱鬱叢中細細風露頂洒時穠蒼
花瀉茶聽處喜脩同來果有伴雙玄鶴鮮偎無絃一
襟掬夷夏均懷堯舜樂那知此樂更從容

撤棘之後宴諸名公故作此以識太平之樂

京闈取舍主文公玉署閒筵品物豐盛世衣冠文會
樂太平絲竹頌聲同別時幸歎二疊醉后休教舞
八風歸見故人當國者須言民尚有疲癃

送舉人赴會試

多士來京罔後期幾人下筆愜先知已看虎榜登名
早勿使鴻臚接唱遲雙玉瓶空人欲醉一帆風順容

何恰從來施設由年少願盡丹衷翊萬機

走筆于秋香亭識京師秋闈事也

考官天遣玉堂掄多士雲屯棘舍分不待漏聲燒一
燭爭將筆陣掃千軍登名有數循成執較藝無私籍
主文他日臚傳廷宴後入官尤願盡廉勤

焦可款林塘清畫圖

熟看林塘清畫圖綠陰深處草堂孤朱衣黃卷終朝
對紫陌紅塵一點無且在山中混貴遷將來日下聽
都俞老夫入仕京中久對山吟詩想二疏

睡起閒詠

江左居官海北家家山莫計路程賖驚殘枕上銀箋
信剔盡窓前蠟燭花海岱白雲常突兀但猿脩竹正
交加侍看東去逢知己白雪吟余醉紫霞

寄太常馮寺丞

人家處處樂雍熙未若寅清更有儀使至召時思踴
躍病來着莫怕驅馳玄門故舊今休訝綺席賓勿素
所知感德無由伸謝悃挑燈中夜寫新詩

喜子迎送因而偶成

松栢從來耐歲寒老人偏見幼兒歡夌晨相送蘭堂
出薄暮爭迎政府還我輩不妨垂白髮爾曹須識舞

衣斑古人成立皆年少勿效群兒碌碌頑

挽羅鄰御史先君

處世惟知積善強聞身又在太平鄉半生劍北風雲
遠一覺淮南日月長令嗣栢臺官顯授而君泉壤誥
褒揚好將太史脩來誌勒作豐碑後更光

閒讀有作

陰慘陽舒古有之今朝復見聖恩推鷄御紫詔天何
遠馬驟紅塵決恐遲盡洗傷汚咸皎皎普沾新澤總
熙熙從今小大皆爲善不測之恩罔再期

寄子琮

我舘通州半月餘金陵偶有寄來書八行字裹傳消
息百拜尊前問起居屋符苟完斯足矣俸求壽俱即
沽諸江干雪後梅花發擬與吾兒一會焉

魏少卿考績

藩邸輸忠匪慕酬
楓宸推許異儕求四朝任使恩何重十載寅清職寂
優洒蓋日斜離別館帆開風順望神州金臺儘有南
來鴈得意佳音肯寄不

和楊少師

百辟紛紛百忐熈謹啗龍馭祀天時華停宮闕天連

近入鼎衣冠月上進百獸舞餘辯五殿六軍隊整護
鸞旂至誠有感
皇天格五色祥雲遶太微

又

兗旒肅肅上金階分祀纔知到蓬萊殿上和音聞九
奏斗邊平耀喜三台慶成設宴勞光祿錫飛昇財發
鹿臺多少從官爭上頌人人高似子雲才

七言古詩

次陳貳卿韻

南交抔土阻山水數百年來墜不起陳溺有如將絕
綫歆食真偷閒膽驥幸而中有陳留守一身萬里祈
天兵天王弗忍弄凶器但將大義丁寧明陳胤孤子
如愛狗黎權獨兮國無偶奸諛從吏成推戴衆口一
辭孰可否天王遠送添平旋東風滿棹龍灣舡搖搖
南出應祥境林深路狹揮行鞭先奇後正軍堂堂元
戎竝馭軍中央彼不逑遁乃敢拒滿天春日成秋霜
塡然鼓罷誰亭亭三軍雨散天平□彼孽謂得計吾
軍云勞形天王一怒須黃麻將軍壽麾驅塵沙幕宥
良平之心殞魔多信布之爪牙列艦迷津若轉杯輸
粮滿堡如山推縱有金城湯池恃何能當我仁義哉

瀘水瀰漫斷鐵馬蟲沙遶邏歌風雅夫子桓桓迅雷
至孽徒靡靡懸河瀉渠魁生致在今冬垂髫戴白雍
熈中武功已邁商周盛文教期於唐虞同奈何餘孽
重經過我班師意成蹉跎將軍義旗爰再舉瀰兗川
血前尤多古今天地常陰晴將軍到處來撻發於
黃卷看陳迹今向清時覩實行王道平平賢路開君
恩霶霈慚駑材時雖不為人所重而今不為人所回
向來病瘦如蜂腰故人不見令我招曾聞遠赴湯泰
約曾聞步雪山陰橋與交在義君須念況君平昔好
書劒書劒有成孰可儔才名衆與稱無厭一隨韉軼

將軍營泥封冊下推銜并拯今手臨齊抹馬每賦詠
微言歸程他鄉洋水誰賓主但願黔黎皆按堵施吾
禮樂同華風息彼風煙無外侮瀘江南北一丞变一
月兩回背青顧君斯能信當滌雕君義勇為類于洛
請君仔細計從前好處相承能幾度

寄王檢討偕三十韻

日邊玉署多潛英妙年獨秀三楓鄉平標落落冰壺
清胸次汪汪湖海宏吟哦金玉相和鳴揮灑雲煙爭
縱橫九重深處多知名記之翊我元戎行元戎貴爾
天南征運籌默相任匪輕一身韜畧三軍精動如排

空風雨驚止如天地山岳寧有戰必勝無敵兵有攻
必克無堅城抵今鹹子賊舟停關風遠遁鯨鯢程將
軍功業從此成將軍聲望何其榮秋垣百萬貔貅營
乃知幕下推良平我自瀘江初識荆以誠相與如弟
兄他時振旅還神京史存直筆非私聲揚眉吐氣重
登瀛向陽葵藿須當傾當今
天子唐虞明願言海徼瘡痍氓賣刀買犢思歸耕

悼林與祖叅議

少年有志先飛黃中歲好遊排荒唐學書學吟以陰
深古心古貌恒揚揚紹章紆綬無定方東掖之民以

君詳西京之地名尤彰虞部郎朝靴滿霜微垣旅愛
勝甘棠丹心耿耿懷
君王天南一棹遡瀟湘古邑不比西并六碧海蛟騰
雲鳳翔九重綸音來如飇車回盛暑汗流漿八桂民
迎惟恐傷咸願與天同其長玉芒不向敵霜芳乘龍
直返白雲鄉我歆贈之一瓣香我鳴中京當倚將瀘
江自斷煙微茫令人惻惻瞻彼蒼從此絲竹間管商
夢回月落空彷徨

奉舊趙孟宏

趙孟宏心休休襟懷落落誰能儔不以自在江湖樂

嘗以太平天下憂青瑣承
恩入封馭乎群侯邦土與同事輔徽乎皇猷雲龍風
角一時遇舜日堯天百姓足九重遠謫何所之萬里
南來有餘裕襲筐難買蒼梧船足胝誰供古邕鞭我
聞徒自增嘆息寄聲雖到那能前昨見鷄陵哨兵報
馬頭開報知將到我亭深處春先生我悄下時塵自
拂趙孟宏此來當匆匆入生百歲三秋逝天南未必
身終窮豈不見宋朝寇司户烜煌赫赫耀崖上又不
見唐時老韓愈蘇軾烈烈居潮州丈夫當貴學舜常
在才名邁前古趙孟宏休休曲明朝下馬瀘江東

與君開我床頭篭脫巾㳉醉挑花風

答陳少卿

市橋別淚揮未畢清遠西風報消息開緘宛若對年
採入目令人知歎寄一行兩行兆交情三行四行詞
治術熏沐開至五六行木端始云及家室我官南交
垂九秋眼底寥寥誰與匹頃年狼狽由藩公早晚從
㩗問過失御杯即醉總忘懷和句喜成虧拘律所交
在道義豈但膠與漆一朝凱奏歸別酒滿樽出感𢫫
會面難今何寄辭疾君書贈鎰兼我心知己悉南交
雅趣惟山水摸寫小圖愧草率無聲詩受有聲畫餞

言僅得三五七既草雖不切世務一段精誠俱已述
土娃恣樂故居安水毋加勤亦脚逸此章款達過鴈
稀什襲重函付便驛遥遥北泛古邕舟行行上見長
安日長安日邊數奏餘却憶石渠誰秉筆攻取戰勝
功是誰在元帥運籌決勝事亦由有良弼古人任大
憂愈深正猶持盈常恐溢斯間盡所學毋俾名異實

大叅杜公脩貢之京設酒賦詩以餞者繽紛于
瀘江之上余因三江阮教授韻步之以餞其行

白雲無心出孤岫玄豹有情隱深霧化為霖雨澤蒼
生養成文采得龜路丈夫能存經濟才治世自發明

居遷杜公家世南交陲昂藏孤鶴雞群秀心也有谷
福自昌鄉閭無閒民歸厚弔民伐罪王師来仗義投
誠如磁負富貴在天豈偶然昇騰有日非驥附郡守
三江承恩多官壁一紀靡空屢再承寵渥拜叅余
紫煌煌輝白晝孜孜撫字雕題安所恐不施欲與聚
有財能施罔剛慳行湧能弭不知怒民歌南土之甘
棠國倚大厦之梁柱一朝海徼烽塵飛處處休農益
兵戍妥安獨見㩼三江譽美遠勝封萬戶今將貢物
輸忠誠欵覲
天顏瞻國度不勞萬里乘波濤惟喜九重霑雨露拜

辭楓陛聽綸音贈別詞林錦章賦青霄路遠疾歸来
疾服使我無西顧歸来却憶在何時梅花帯雪留春
住臨別強將詩句吟期君永保功名樹

貴忠宣公文集卷之十三終

黃忠宣公別集目録

黄忠宣公别集卷之一

御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恭嗣鴻圖篤思治道政本所寄必資於舊人儲闈之建必嚴於名輔咨爾北京行部尚書黄福發身儒術事我　皇祖

皇考敭歷中外遂自冬官卿轉北京行部甸宣交阯以撫新附之民歷年滋多端厚之資濟以闓敏之才弘毅之器達諸恭慎之行蓋上資其才下懷其惠偉然勞績簡在朕心是以嗣位之初萬里召還庶幾朝夕用爾老成今授爾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於戲為國用賢予尚資於直諒輔儲以德汝必懋於功庸尚體命之榮往其祗服

洪熙元年三月十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之治惟簡賢用官矧夫職之重者師保以燮弘至化六卿以分理庶務而又託以協守之任者尹兼有是責厥任匪輕朕嗣承大統

聖知必惟舊人用以其任咨爾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少保兼户部尚書黄福敦重恭和信敏直諒事我
祖宗四十餘年殫力攄誠多効勞勩忠加於南徼政
成於冬官專長官僚存總邦賦允沿中任簡在朕心
特進爾光祿大夫賜之誥命仍參贊守備南京機務
書曰人惟求舊朕之於卿深切倚毗尚惟寅亮弘化
延國阜民益隆成績如申公之克勤克成朕惟汝嘉
汝其懋哉
正統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我國家敦尚古道優禮大臣生有褒封殁
有贈謚所以崇德報功獎勸賢良也故光祿大夫少
保兼户部尚書黄福秉以剛毅之資明正之學歷事
列聖五十餘年操存廉慎清名克勵乎士風履行端
方素志允諧於臣節追我
皇考益隆倚毗而卿遽焉淪謝追念往勞宜伸卹典
兹特追封特進榮祿大夫太保謚曰忠宣於戲輸誠
盡職生已存進於崇階稽行揚名没可垂光於永世
有隱終始式表異恩靈其如存服兹嘉命

成化[illegible]年五月初七日

勅類

勅尚書黄福卿國之老成久勞於外朕篤念不忘茲
欲[illegible]之勅至布政司按察司即付尚書陳洽卿馳驛
還京以副朕延佇之意家口令有司應付脚力後來
故勅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
勅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黄福卿在交阯垂二十
年篤效忠勤積有惠愛人心悅服即今黎利作亂皆
因有司失於撫綏所致交阯之人望卿之來如赤子
之慕慈母勅至爾即星馳來京沿途更過衛有司

驛所應付軍夫拽船擡轎急速前來故勅
宣德元年二月初四日
勅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黄福卿前在交阯垂二
十年篤效忠勤積有惠愛人之信服洽于一方
先皇帝嘉念老成萬里召還俾輔朕躬今交阯之民
思卿不已朕固不欲卿去左右而重違民意其為再
往鎮之夫君臣相契不以遠邇尚殫心力必使人人
咸得厥所庶幾以副朕懷其交阯布政司按察司事
卿悉掌之欽哉故勅

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勑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福交阯布政使司右
布政使阮勳爾福等清忠正直秉愛民之誠恭敬[illegible]
良堅事君之節皆
先皇帝朝老成朕所倚注今交阯不靖發兵征討凡
總兵官所行一應事務特命二人參贊其同心協力
運籌建策和輯將帥獎勵軍士早成平定之功用安
一方之衆凡事有當陳奏者悉密封以聞益攄忠勤
用副委任欽哉故勑
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勑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卿
先朝老成盡心國事朕所深嘉勑至即馳驛還京任
以部事故勑
宣德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勑戶部尚書黃福朕今嗣承
祖宗大位深惟南京根本重地守備必須嚴固卿歷
事
祖宗四十餘年老成忠直厥績茂著今特命同參贊
襄城伯機務撫綏兵民操練軍馬大小庶事皆同襄
城伯李隆及太監王景和等計議停當然後施行卿

其益篤乃誠益勵乃志以副朕倚任之重欽哉故勑
宣德十年正月二十九日
勑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福朕嗣承大統圖任
舊人以靖家邦卿秉德履義事我
祖宗逮今五朝奉上愛人務持大體數歷中外譽望
惟嘉今特陞卿少保仍兼戶部尚書守備南京參贊
機務賜白金伍拾兩綵幣三表裏南京國家根本之
地保傅為國所亮之臣卿其體于至意益效忠勤光
輔于理於永久欽哉故勑
宣德十年二月十五日

皇帝勑諭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福
國家饋饟多出江南比歲以來輸運轉艱必盡處置
之宜庶幾經久之道今命卿往同總兵官平江伯陳
瑄計議或何處可以立倉收貯却令備運官軍關支
接運前來或不立倉收貯只令糧里長納戶并運糧
官軍仍舊各自備運前來數者之中何者為便卿與
平江伯陳瑄就便提督施行務要軍民得所輸運不
之其緣河備運木植卿等就便提督務要施設有方
軍民樂於趨事各處河道淤淺之處亦須計議停當
或委本處都布按三司堂上官或令緣河衛府州縣

官軏便量起軍夫隨時脩濬淤淺河道疏通舟行順
利其各處閘壩往往官不得人為權豪勢要所挾啓
閉不時致舟船阻滯一程動經旬日閘壩損壞經年
不行脩理亦須計議設法整治務要啓閉以時流通
無礙凡一應儹運之事俱要整理停當悉革舊弊乞
須盡心撫綏軍民斟酌其力不可過於繁勞并嚴切
禁止下人不許因而生事擾害取人一毫違者輕則
就彼痛治重則奏聞區處卿等皆國之大臣朕所倚
注夙夜用心出謀發慮上副
朝廷之命下副軍民之望故諭

宣德四年四月十三日

記

後樂堂記　　解縉紳大學士

聖天子尊臨大寶臣縉當筆署
詔奉天殿中
聖天子若曰永與民同樂其以署
詔紀年大哉
聖天子身脩思永樂以天下二帝三王之盛心也所
民為世一時之過也昔者二帝三王以是存心也共
皆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下至蕭曹丙魏皆同此心望
於海隅蒼生凡有心者莫不同為鼎鼐人和上下一
體何其盛哉亦感應然也
聖天子作於上寧無翕然應於下者乎北京行部尚
書東萊黃公昌邑人洪武甲子舉于鄉入胄監事
太祖皇帝歷官至工部侍郎
聖天子首擢工部尚書調今官永樂四年師征安南
命公先次廣西鎮遏調護餉給之絕明年安南平總
治交阯布政司按察司又明年盜起海上師復來征
兵民事劇叛服情變撫摩帖抑應對展放于以體
聖天子之盛心平定安輯之俾各樂無異于圻甸

之中華轂之下也是以竭其心思勞其耳目盡言而
極論蚤作而夜息揣摩盜賊之情而惟恐一事之失
其幾度量任上之器而惟恐一事之失其當身體眾
庶之艱而惟恐一物之失其所此其事、無時而不憂
也迺以後樂名其所居之堂而請余記之且曰余有
慕乎范文正公之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也嗟乎文正公雖以良相出鎮立功西陲而仁
宗未究其用故上視周召有所未及者今
聖天子所以任公者過於仁宗遠矣而公豈惟慕於
文正公者乎雖然其言則周召之言也其心則周召

之心也公熟之宜也今茲南交舉復綏靖公歸
朝廷雍容廟堂聽都俞之聲睹干羽之舞公之樂也以卿相之榮有庭闈之慶里門下車命服聯奇亦公之樂也夫是之謂後樂也若夫世之所謂好而矜誇者豈公之樂哉然則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庶幾聖賢之樂者與是將以名其家居之堂也豈不可以垂示其子孫哉公今所寓廨舍也亦將大書揭其間俾後之人知其樂之所自而咏歌
聖天子永樂之治於千萬年

後樂堂記

曾棨大學士

憂樂人之常情然常人之情有所當憂者往往不知其為可憂而未嘗憂也其所樂焉則必欣欣然先樂之以為足以快其心志滿其願欲偃然自肆若無所事焉者惟士則不然其志之所存常與人異惟其異於常人則其憂樂亦豈常情之所能同也哉蓋士以身任國家之重治亂安危之所係若患害未形禍機潛伏衆人不知其為可憂也而獨先憂之四方無虞時和歲登人皆以為可樂而先樂之矣於是乃獨後樂焉故范文正云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萬世不易之名言已乎東萊黃公洪武中以進士歷官戎榮陞工部侍郎蓋自筮仕以來夙夜在公竭力殫慮孜孜焉惟欲自盡其職而憂民之心未嘗一日而忘也此其中之所存為何如哉公在永樂初進秩尚書承
命出鎮交阯兼領方伯之任方是時國家太平蠻夷率服雨暘順序嘉祥屢臻公乃雍容在邊德流恩施民以底寧而公之心庶幾亦少樂矣於是始作堂以居而名之曰後樂焉洪熙改元
天子念公久勞於外召還以冬官兼太子詹事予幸忝職春坊遂得與公周旋辱不鄙以名之意屬文以記之嗚呼世之獵功名饕富貴者及汲汲焉爲身謀惟日酣嬉宴逸思有以窮極心志之所樂而恒恐在他人後此其人於當時果何所裨益哉公自釋褐入官鞠躬盡瘁歷職中外二十餘年其心戚戚焉恒若有弗懌然者及夫四海之內其民熙熙然皆得其所樂而後公之志始克遂焉則公之樂誠後於衆人之樂矣假令文正公九原有作又烏得微斯人之歎已乎雖公之志孰謂今人之不如古也雖然予之言不足爲公重輕然樂道人之善者亦予之志也遂不辭而爲之記焉

後樂堂記　王英學士
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名其所居曰後
樂之堂盖取宋范文正公之言也公在洪武中鄉試
起家衛幕歷侍郎永樂初升工部尚書叅佐大將南
征交阯留鎮其地洪熙改元之初徵公還
朝以尚書兼詹事此改戶部公之德量清直寬弘博
學有文章其為政也精敏詳明不事苛細務持大體
歷官四十餘年始終一致卓然為大臣此天下之人
所共知者也朝之卿大夫豈有踰於公者哉而公又
以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言以名其堂欲益加憂勤不
自逸樂之志即文正公之志也其榮名偉績著之青
史垂之無窮者非公其誰英辱愛於公竊登公之堂
喜為公道其美也敢序而賦詩云
詩曰高堂何渠渠維公之所宅揚名以後樂公志安
所適緬惟范公言服膺以為則嗟公間世賢天稟資
超特剛明且曠達忠謹兼亮直六經飽蒐羅諸史廣
探索詞源若江河浩浩流不息汪洋入健筆萬頃波
濤激伊昔
太祖朝獨獻天人策[illegible]京師即典戎幕職卓然
著才能豈但[illegible]六卿夙夜愈兢惕
文皇嗣大寶眷遇逾往昔拜官大司空以道輔
聖德南交阻聲教神怒天所殛我師如虎貔討伐此
兇逆命公佐大將戎事必贊畫兵戎遠益振所至誰
敢敵蕞爾醜惡徒一一就俘獲設官置郡邑疆土斯
廣闢公堂大藩政維容畢繁劇黎民初歸附公布
上恩澤沛如雨露施萬物得生殖郊野稚與耄懽欣
力耕穫愛公若父母歌詠起阡陌
仁皇眷念公統天御宸極詔公賫元老有德有勲績
委任益崇重聲光轉煒赫公惟不矜伐尤自尚謙抑
恒懼寵祿優守職多過忒夕寢席不安晨興每忘食
非惟好勤勞惕心在邦國仕之為臣者位望皆赫奕
曠能不暇寧憂慮勤旦夕嗟公其賢哉節操久不易
年雖及古稀力壯鬚未白信知國耆老福壽天所錫
永言仰先哲造次思儆飭休聲播四方勲業垂竹帛
斯堂著華耀世世永無斁
後樂堂詩有序　王直學士
古之君子得志則澤加於民不以位為己榮也蓋天
之生斯民也寒者欲衣饑者欲食勞苦者欲得其安
抑鬱者欲得其平不有以任之則民惡能遂哉於是
有七賢生乎其間而君人者因得與之共天位治天

民而民之歎遂失夫大賢者固與斯民同類天特賦
之以出類之資俾人君用之以治夫同類之民推是
心也則民之疾憂其有不關於己者乎是故居其位
則與斯民同其憂民以樂也然後同其樂非己之樂
也蓋樂民之樂焉耳夫如是則不違乎天而亦不負
乎君矣然則有視民之疾苦若不與於己而恝然自
樂乎其位者不謂之違天負君其可乎伊尹相湯以
王天下視天下之人有一不得其所者其心愧恥若
撻於市尹之於民如此易嘗以位為樂哉必天下之
人舉無失所者然後其心樂焉不然則不樂也不違

乎天不負乎君非居位之賢之所當法與宋范文正
公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誠
能先其憂而憂以圖之則民將無所憂民無所憂而
樂矣然後已亦樂其樂蓋樂民之樂也公之志猶伊
尹之志此所以為賢也今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
東泉黃公祇事
累聖歷五十年許國之心老而彌篤其志蓋與文正
同因取其語名堂曰後樂之堂當天下太平兆民樂
而
仁在上危惓惓以安民為心公之所謂後樂者蓋

體　一
上聖仁而措之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大享其樂而後
已亦樂焉此其志無愧於文正無愧於伊尹而亦不
違乎天不負乎
君矣直備員少列得從公之後嘉公之志而樂為賦
之公之德業在
朝廷而施及於南鄙蓋表然在人耳目當自有史書
之茲不著詩曰惟天生民有欲在衷欲而不遂其心
忡忡乃生大賢寔與同類受任乎君寒衣饑食勞者
使安爵者歆舒熈然其間其樂于于民既樂矣已亦

克樂於君不違於天亦若昔有伊尹篤志於民一夫
不獲愧集其身迨宋文正惟尹之似先憂後樂不忝
其位後千百年天復生公克秉忠誠一其初終祇事
三聖暨
今天子兆民既安無間遠邇惟
皇聖仁視民如傷惠綏撫摩其恩汪洋公曰地官寔
惟臣職以安以養臣敢不飭夙夜敬恭以暢
皇仁敷而達之其心肫肫富貴崇高公則兼有公不
自樂惟民是阜民生孔阜悉恬以嬉惟公之心厥心
用怡嗟嗟上天生此兆庶惟　君主之惟賢是輔

先乎民而後其所以入世以偏行米降公之惡夢
有嘗其祭　國史有史紋匪先列公志所存既篤厥
浮黃踐番躬矜　國心昆我作此詩亦匪用説尚容
厥成以娩往摧

後樂堂記　陳璉侍郎

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顏所居堂曰後樂取范文正公語也間屬予記之不敢以不敏辭夫士君子出而都高位膺大任有志致君澤民者惟思竭忠殫誠論思獻納匡弼盛治俾天下之人咸躋仁壽謳歌鼓腹於平康之世然後享乎富貴安榮之樂

則此心少可無愧孟子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此也文正夙有致君澤民之志故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區區忠誠罔不在帝室奚嘗一日恣情縱慾為逸樂也耶後富鄭公稱之曰公既貴家人不識富貴之樂則其平昔之志可以白於天下後世矣豈非後樂之言有以基之與今尚書公亦然公任洪武中以儒術起家荐歷華要永樂初由工部尚書調北京行部尋出鎮交趾兼掌藩憲二司事而蜡合官推所學以施諸政歷事
四朝咸被寵眷適當
朝廷清明天下乂安可謂遭際之盛矣揚位尊祿厚使日具三牲五鼎娛情聲妓之樂有不難致乃斥而不近政務之暇以經史文翰自娛居處衣食務為儉約惟惓惓然以致君澤民為心所秉之操益堅所建之績益茂由能以文正自期砥礪名節致以今日堂以後樂名宜也若夫公之勳名學行天下所共知不待予言之贅故即其志之所存者而為記云

李時勉

當憂而先憂當樂而不樂君子之心也君子之心在

天下故其憂樂亦在天下禹稷契皋陶伊傅周召之所以佐理天下也蓋未嘗一日而不憂則其於樂也自有不暇及焉不暇及於其樂則其憂勞之心盡其事然後能使天下無一物不遂其生無一民不得其所如是而後其心安焉其心安是即所以為樂也是即所以為禹稷契皋陶伊傅周召也由是推之漢唐宋以來居輔相之位以天下為憂而不暇及於其樂者皆可知也然或存此心而不得施居其位而不能行者故范文正公有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言公在當時雖不究其用而其心即均撥

契皐陶伊傅周召之心其言即禹稷契皐陶伊傅周
召之言傳誦萬世孰不瞻仰以為美談今少保東萊
黃公寬厚坦夷學識明敏志意高廣胷次洒然無一
點塵俗之態一毫比昵之私論大政決大疑辭簡而
盡不為阿狥自策仕以來歷事
五朝四十餘年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平昔
言議未嘗一語不在天下國家論人臣以道事君赤
心報國而不為私己圖者方今其人焉公嘗慕范文
正公之為人而以後樂名其堂賢士大夫為歌詠之
者甚衆其子宗來示予因憶前歲得告歸過南京訪

公于寓誼公時已抱疾出與予坐語移時皆天下國
家事意甚惓惓又取酒酌予悵然而別別未四越月
而公竟歿然則公之在位多憂勤之時而未見其所
以為樂者是亦其名堂之意也因識以歸之若夫其
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見於今少師揚先生所為公神
道碑兹不著也

祠堂記　錢溥學士

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守備黃公以正統五年
正月五日薨越二十又六年為成化二年孫徽言于
朝得贈太保謚忠宣其年知萊州事句容俞諫捐俸
作祠于其所居尚已又九年徵以蔭補鎮江府經歷
過金陵乞記其祠夫天下之事莫難於服蠻夷性狡
獪難訓况交阯強悍為諸番首永樂初
太宗命將討平其賊黎季犛開郡縣命公以工部尚
書掌布政按察二司印以守其地恩懷啓迪咸有其
道中朝士大夫遷謫至者因才高下而處之亦得其
所致蠻夷知教化而向禮義供賦稅而服力役者十
有九年
仁宗即位念公久勞于外驛召還交人不舍公去扶
老攜幼遮擁至不能行歸陳交阯軍民事宜凡六條

悉見采納奈守非其人土冦黎利亂尚書陳洽等疏
乞還公以慰其衆由是復命公往將失其利而公在
虜中交人有識公者即號泣于衆曰我父母也使公
不去我曹不至此聞昇公至城下誘降公惟求死不
得乃厚贐送還至龍川驛出所贐付巫還
朝知公不預兵事釋不問至今交人言公必舉首加
額感歎不已夷豈難服乎
太宗肇造北京
宣宗入踐宸極而以南京為根本重地命公為戶部
尚書

仁宗改元之初遂進公少保仍兼尚書參贊襄城伯
李公隆守備公正己格物上言學校田賦鈔法鹽法
官俸數事多見施行文武協和熙然無事至今守南
都者必以公為羨談國豈易守乎夫內守其國而至
父安外制其夷而無反側古之大臣能然是者豈多
見哉跡公以擬諸倫蓋在交南若范文正公鎮服綏
夏而西賊破膽守南都若富鄭公留洛陽猶擧擧為
國知無不言居尚書四十餘年家無一産之益何異
無地如寇萊公客至必具蔬酌與之傾瀉家有無不
計也無異真率如司馬公宋之諸老歸然二代人物

也而公能擬之宜其為我
朝大臣稱首永樂初學士解縉紳嘗與
太宗評論大臣獨於公無間言後果處心行己始終
一節縉紳固知人而公亦無愧所言哉公諱福字如
錫別號後樂宋元祐間六世祖恩甫自泗州徙萊之
昌邑故今為其邑人曾祖祐志祖谷保考士中皆贈
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曾祖妣倪祖妣李妣王
皆贈夫人公自篤志苦學領洪武甲子鄉薦入太學
授項城清源二縣導皆有及人之政陞金吾衛知事
改龍江左衛陞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覽而奇之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任
太宗臨御李景隆指公言于
上曰此姦臣也公厲聲曰臣非當死但目為奸非臣
所甘
上知忠直不問遷左侍郎尋陞尚書初建北京改行
部尚書而撫綏其民交阯逆命遣將致討
命諳兩廣征調既平而守之中官馬騏忌公栽抑誣
奏公有異志
上深燭其妄遂寢其奏及　召兼太子詹事賜白金
文綺追贈三代亡幾董仁廟山陵之役又持節明封

親藩騏已激變交阯因其慕公即召還復往而亂已
成矣交人不忍加害而還宣德四年命偕平江伯陳
瑄總江南饋運
上言足食足兵省役三事均見嘉納既而改戶部守
南京正統四年冬得疾猶強起議事及春而薨公卿
以下奔走弔訃
聞賜祭命有司治葬士無賢不肖皆傷正人之殁而
為世道惜公自早歲至極品始終以國生民為心嘗
取希文語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執信義如金石之
堅持志操若冰霜之潔愛賢樂善無所疑忌任道

追兖險一心所得俸賜率分族姻窮纖之日宏州
背亨年七十有八葬昌邑西新廓之原配王封夫人
子男七人瑆琮珏瑄琇玗琍琮戶部照磨孫男十四
人恒㒞𢔶徵嵒徽嵩嶧巍岿峀嶠嶶峴徽即經歷嗚
呼溥生也晚不及見公然慕公剛正不阿為國老成
人而又凡其孫徵守職清謹惓惓以贈謚祈請暴揚
祖德為事公其有後矣溥既記其祠而復系之以詩
曰伊昔賢臣為時倚毗屹厥楨幹堅厥藩籬內經其
國外撫于夷生豈偶然寔天所遺天既遺賢畀以東
夷有道任已貴及其施来有黃公正直是持恭事

列聖　天心弗渝颺歷中外穹爵崇資憂樂惟民遑
恤我私交卓新附公往涖之恩同父母既教且慈公
既北還恪守彝鐵如器在縣正而不欹人臣志業莫
大于斯天何不憗俾違於世　賜葬高原昭德有碑
越三十載久而愈輝加贈
錫謚郡立其祠有来執奠備以此詩

重修黃忠宣公祠堂記　孫昂

今上正位之初紹復
祖宗成憲崇德報功尤為汲汲于時今山東左參政
常君道守萊州謂忠宣黃　公為我
朝鄉進元功壯節抗忠焜燿今古生沐寵眷沒獲紫
褒　國家恩禮已優渥矣往歲支郡仰止遺休復為
建塑祠像而子姓因以歲時致薦庸展孝思但求仰
承　盛制永賴血食于厥亡誠缺典也爰具乃事請
命　上可其奏下禮部議迺以春秋仲月次丁為期
而祀有定時牲醴粢盛各列厥數而物有定品初獻
亞獻終獻如儀而禮有定式祝辭則撰自史館重
內頒也復慮故宇就敝不足以揭虔妥靈仍
諭有司為完舊益新敦崇之典至是蔑以加矣常君
拜　命遂檄厥事于知縣戴君璣謂祀禮宜舉行然

例祀所繕治不可不亟戴君即精白事事廟貌桷樸
為精飾之像威黙昧為華色之彊址隘促為斥拓之
寢堂舊未立也為增置之廂室廢已久也為葺修之
凡五閱月而功集適按察副使錢君宏按部至瞻仰
之餘曰此重典也盍勒石以垂永世且屬昂為記昂
謝非其人不獲迺為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叔孫豹語范宣子以是為不朽而世祿弗與焉論
者善豹為知言忠宣功崇德懋固宜流榮顯號于無
窮夫何贈謚不獲于初終廟祀尤遲於六世之後耶
惟考忠宣立朝剛正嫉邪嘗忤權宦中官返于沒

先朝德意悉為權幸所沮撓是以越二十有六年為
成化丁亥始贈謚得請又越五十有四年為今辛巳
而祀典始下焉一時群小私恚固難掩天下後世公
議也已司馬文正貶秩于紹聖旋復故贈于靖康趙
忠簡擯棄于紹興猶獲追封于淳熙咸有以哉於率
尊崇享祀固
昭代嘉禮功宗卹典暴揚表樹諸君樂與先民志嚮
亦不可誣也書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正
今日之謂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諸君有焉夫
忠宣公德詳載于國史茲不容喙其祭祀儀式祠堂
規制則謹按厥曾孫邑庠生鸞所錄次書之碑陰庶
覩者永有所攷云嘉靖乙酉秋九月之吉書
昌邑縣知縣藏縲　縣丞杜秉文
主簿李文學　典史賈賢立石

一祭祀儀式

一祭期　仲春仲秋次丁日

一祭品　猪一口　羊一羫

魚醢肉醢殖菜共五品

米麪食五品　果子五品

香一炷　燭一對　帛一段

酒二瓶

一祭禮　行三獻禮如儀

一祭文　錄于前

一祠堂規制

正堂五間　新添寢室三間

廂房六間　大小門樓四座

一地址

原舊本家地址南北長四十二尺

東西闊七十尺

新添寢室地址東西長五丈七尺

南北闊三丈五尺

東里遺墨

士奇端肅書奉

少夏官良玉桐公賢友閣下奉
別隔歲懷思彌積春和遠惟優況納福為慰比聞加
有叅贊之命盖吾友才德簡在
上心有素計所以弛圖報効必不在東萊公之後也
東萊之逝僕為悼慟累日豈為交游之故實為
宗社惜之也僕官兩京四十年所見六卿大臣剛貞
之操廉介之心閎厚之度通碩之才經

國如家至公不私有古賢臣君子之忠始終不渝歟
議所歸無間然若東萊一人焉耳今安得復見若人
哉計　良玉之情必同於僕經紀其喪必多賴
良玉僕益無以用其情也輒有干瀆乞於撰月俸若
内致十石膊其家薄效區區之誠耳兄中作字草率
希照亮不備清明前一日士奇奉書

陳音

右書一通乃東萊黃忠宣公卒于官東里楊文貞公
在黃閣時所貽於少司馬徐公者公卿有徇國忘家
之忠宰執有顯忠遂良之懿成於是乎微矣

國朝億萬年太平之祚固由
列聖深仁厚澤誕被丁寰宇亦未始不由耆人大輔
以培植之也是書可登諸史冊以為千萬世為大臣
者之軌豈直　為其子孫之世寶哉東萊既歿後
朝廷加以顯謚殊恩句容張公守東萊為建其祠前
田翁公以都憲巡撫山東為表其閭三原王公以大
司馬巡撫南畿為奏擢其孫海内大夫士皆斗仰於
公思欲加隆之未能忠賢之繫人心敉明效有如此
錄古以來奸佞娼嫉之臣迷主誤
國荼千萬世指議唾詈其邑里子孫皆懼貽辱之及

而諱匿不暇方其人之未死往往自雄其智以希寵
固位為奇術不知其身後至於如此極也嗚呼其
果智矣乎其果愚之甚矣乎因讀此書而重有感也
夫

蔡天祐

于至都昌即取邑志并忠宣公志傳讀之思知公之
為人也及見東里遺札而後群言始釋焉嗚呼令猷
茂績扶持培植我
國家元氣以開億萬世太平之基者歷歷顯著可不
謂社稷臣邪獨所上國家大計終身秘而不發要之

謀謨深遠卓絕一世於我
太祖睿照天斷有默契焉者否則詎肯一旦取而進
之廟廊之上與之朝夕論思也哉
太宗朝或指為奸則置又不問劾又不問告變又不
問在交阯則服去則叛交阯獲則泣拜而禮歸之
朝廷則復任之而不疑誠莫知其何以至此也初交
阯
召趨還兼
東宮詹事事固以周公之圖賜之耳在當時士非一
人郭易曰豚魚吉利涉大川語曰言忠信行篤敬

貊之邦行之矣公之誠心公道無愧古人故君臣之相感友朋之相信中外之交孚後先之向孫機應之玄速乃非人力所為者文貞所見有古賢人君子之風兩京四十年公一人焉將無間然矣志者乃曰德之浹於夷民者深而於進退之際朝廷有公論焉吁可想哉

黃忠宣公別集卷之二

傳二道

公諱福字如錫姓黃氏元延祐間六世祖思甫自泗州徙青之昌邑故今為其邑人高曾以來皆務農力善公生岐嶷蚤游學於郡邑庠序九經史過目輒領解充勤勵識者成致期待洪武甲子領鄉薦入太學歷項城清源二邑簿有惠政陟金吾前衛知事改龍工左衛陞本衛經歷善於贊畫上章言國大計

太祖皇帝嘉獎陞戶部右侍郎日見親信公益勤政譽望以隆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調左侍郎尋陞尚書階資善大夫帝載是與愈有聲朝著新建北京

上思用練達老成富才識者往治其事永樂三年夏四月改北京行部至則庶務畢舉秋七月與總兵官平江伯陳瑄開設天津衛城池置露囤于尹兒灣以貯東南餉運明年夏六月

朝廷遣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土酋黎季犛弑主害民之罪命公先詣兩廣督辦軍需處置有方用無不給及罪人斯得因夷人向化郡縣其地開設三司以控制之　命公掌布政按察二司之政初附之民或

叛服靡常公能宣布
朝廷德教示以威信於是夷民愈慕華風變其舊俗
時武臣在彼多以氣勢相凌轢公能節之以禮待之
以誠咸得其懽心極爲總戎英黔二公禮重機務必
與之議而公廉明正大執法不阿鎮守中貴多不悅
乃誣奏公聚太原宣化等處兵民欲爲不義公亦上
疏具陳本末
上素知公而中貴之言無所自入
仁宗昭皇帝即位首召公還俾仍工部尚書兼詹事
太子賜以白金文綺公既

陛見陳交阯軍民事宜凡六條咸見采納洪熙改元
春三月賜誥褒崇贈其祖考未幾隨事
皇太子之南京　仁廟上賓
宣宗章皇帝嗣曆太寶命公與成山侯王通太監沐
敬按視
太宗皇帝陵于天壽山因董其工　獻陵成錫賚有
加乞歸展墓
上命馳驛仍給道里之費歸未逾月仰召公還以疾
義殆
上遣醫調治又遣中使賫以資養之物宣德紀元秋

八月東藩叛
上帥師討之命鄭襄二王留守京師勅廣平侯袁容
太監鄭和與公同居守焉公自交阯回未及三載俄
有警報代公掌藩臬二司事兵部尚書陳洽以公夙
鎮南交人民素所畏服愛戴累疏乞公復鎮以終其
惠土人仕者亦相與請
闕懇請至有得公往撫吾民不猶愈於三十萬兵之
語公時持節　親藩冊封
勅召公還厚加宴勞命公復蒞交阯掌布政司按察
司之政與安遠侯偕行及至賊境將匪其人失利公

亦被執賊欲加害有識公者泣拜呼曰我父母也舉
至賊營賊首黎利待之甚恭公厲聲曰我天
朝大臣可速殺我我不求生衆賊又曰公我父母曷
敢加害公遇便自裁以其防護甚謹竟不得死公乃
諭曰爾等勿恃僥倖我人馬何如歸於
朝廷輸貢上表謝罪黎利從之即遣人奉表陳情謝
罪禮送公還公至南寧時總兵官王通等已先至矣
通等回　朝屬吏公以不預軍旅特宥之時
國家饋餉多出江南比歲艱於轉運命公總督漕運
仍與總兵官平江伯陳瑄計議處置經久之道由是

立倉場督轉運漕河道脩閘壩而運餉者舟楫往來
無滯五年夏四月以遠輸勞費上言三事曰足食曰
足兵曰省役並陳所以措置之方
上嘉納之璽書召還調行在戶部七年秋八月調南
京戶部十年春正月賜
璽書命參贊守備南京機務公時年已七十有三雖
老而視事不怠由是舉以惇睦上下靖安
璽書褒美進榮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仍參贊守
備南京機務賜以白金文綺正統紀元春二月以學
校之政久弛諸生多事記誦經書畧不講究棄本務

末難求實才
上章言之用是天下學校一變舊習又特
上言四事曰鈔法曰鹽法曰官俸曰田賦皆切時務
四年冬十二月復賜
誥命授光祿大夫加贈三代考妣并封其妻如制公
風儀脩整不妄言笑志氣豪爽器識過人忠敬孝友
出於天性剛毅正直士望所屬其學根於經術不為
無用之文而典雅有法所為歌詩有古作者意雖居
繁劇手不釋卷尊禮儒士而重交游尤好薦拔賢才
號稱知人當官不為赫赫之名而事之細微無不謹

其存故復與地增置郡縣籍編戶定賦稅仍上其名
數他若芻茭之積軍餉之儲皆籌措辦庶務治繁雜
日不暇給公隨事制宜咸有條理又能鎮之以靜上
下怗然恆戒官屬毋苟急於政毋侵漁其民時召父
老諭以
朝廷德意俾各安其生理懷來安輯之功公實最焉
學校新設未有教官選待次之官有文學者委攝學
事生徒知學漸有可觀官有改任及降者初至或乏
多量給公廩以周之病者給櫝而歸其骨政務稍閒
則俾掾吏輩講讀大明律及小學使知守法持身之

道罔弗悅從公素習律令潘憲具獄公立斷之輕重
得當主者不敢高下其手而矜恤之意藹然行於其
中方
太宗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
上前亦指公為姦臣公厲聲言曰臣忝大臣固當死
然以姦臣當之非臣所甘
上直公言不問
上嘗命解縉論群臣自蹇義而下凡十八人公在其
列皆有所褒貶獨公則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
上深然之兵部侍郎徐琦使安南回至南京公與[illegible]

馬沐公襄城伯李公以及五府六部都憲諸公鈞見
於任城門外或指公問安南来者曰汝識此大人否
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名安得不識者耶初公被召還
京男婦耆倪追送者千萬人行百餘里不忍舍去公
再三慰諭始皆泣拜而別非恩德及人之深奚以致
此公在官幾六十年廉介自守家無餘財自奉甚約
妻子僅給衣食所得俸祿惟待賓客周匱之而已公
退輒以詩書訓子孫或觴詠湘嘗慕范文正公為人
而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言因號
曰後樂平生所作詩文有後樂堂文集後樂續

集過庭所授稿于家前後所上封事與廟謨廷論措
乎遂不盡傳而上自人主信之士大夫服之下至武
夫稚子莫不懷之外至夷狄咸知其名而誦其義
朝廷累賜璽書極其褒獎視古名臣蓋無愧焉歲已
未公疾屡作猶強起視事五年正月初力疾至公堂
判署文牘至是月五日薨于正寢悲夫都城縉紳士
大夫無不哀傷走吊哭者雲集其第訃聞
上為之悼歎遣官諭祭勑有司營葬人臣哀榮無以
尚此初公在時嘗屬予作傳蓋因循未暇為不意公
竟肖館今其仲子宗復有是請敢撫公歷官行事之
樂及平昔聞之於人者之一二筆書以為傳云
贊曰昔蘇軾之論司馬公其德備矣而歛之以二
言曰誠曰一少保公蓋嘗用力者也不然何以當
大任立大功聲名洋溢于夷夏而
累朝之所眷注人心之所感慕者與之脗合乎後之
欲觀公尚有質於斯哉
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夏四月丁酉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羊城陳璉謹撰

又傳

少保黄公福昌邑人也字如錫別號後樂翁先世湘

州人元延祐間祖思甫徙昌邑世業農而知為善曾
祖祐志祖谷保考士中皆以貴贈光祿大夫少保兼
戶部尚書曾祖妣倪氏祖妣李妣王氏俱贈夫人公
自幼言動異常兒成童入鄉校篤志問學勇於力行
洪武甲子領鄉薦入太學出判項城清源簿兩歷京
衛幕僚以上言受知
太祖高皇帝超授工部右侍郎
太宗皇帝正大統調左侍郎未幾陞尚書調北京行
部安南逆命柔詔兩廣備軍　安南平郡縣其地置
三司命掌布政司按察司事凡十九年

仁宗皇帝嗣位召還以工部尚書兼詹事時
宣宗皇帝以皇太子往守南京公以宮僚隨行未幾
還督作獻陵安南復叛仍命往理兩司事至其境為
賊得之既而送出境遂還京命督漕運未幾改戶部
尚書守備南京參贊機務
上即位陞少保掌戶部事得推恩三代公佐邑有忠
政為幕僚善贊畫二冬官克舉其職
太宗皇帝即位初為姦臣連逮
上詰之公曰臣忝大臣固當死然以姦臣當之非臣
所甘

別集　卷之十　八

上壯其言命釋之調行部時北京用兵之餘安集軍
民賑恤疲困脩舉廢墜庶務紛劇而理之咸有條緒
掌交阯兩司選任賢能撫綏反側以廉明之心行忠
厚之政化洽遐荒人心悅服甘為宮察克諧輔導毋
往安南為賊所得有識公者相與羅拜曰我父母也
願自全歸輔
朝廷公叱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
具疏奏云禮送賢良饋以餱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
乘馬送出境至龍州公悉以所贈歸之官守備南京
專務安靖官府無事軍民樂業其前後所上言有倫

存者曰足食曰足兵曰省役曰圖治以人才為本宜
別選賢良提督學政皆切時務公歷事
五朝敭歷中外四十餘年忠國愛民之心始終一致
未嘗以富貴移所志故其議論施設咸有裨益
累朝優待之恩賜有加而其自奉甚約妻子僅給衣
食所得俸廩皆以待賓匆周貧乏常得告展先壟鄉
里以為榮蓋其力學之心至老益篤故德望事業自
公卿以及士庶人靡不稱道之至薨秋莫不哀傷之
天子遣官賜祭勑有司營葬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
家子五人曰瑩曰琮曰琇曰玗曰瑚孫二人曰愷曰

別集　卷之十　九

鴻云
論曰甚矣世之大臣不可以無學也聖賢之道譬如
規矩準繩學者舉而措之斯無過矣不然未必不為
富貴所移易間有天資美者不至於大繆至於臨大
事決大疑能不惑於利害者鮮矣觀漢唐以下諸臣
賢否得失不由是乎若少保公者有所本也
正統六年歲次辛酉春正月甲子榮祿大夫少保禮
部尚書兼
武英殿太學士　國史總裁同知
經筵官事南郡楊溥撰

行狀

曾祖祐志贈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曾祖妣倪
氏贈夫人祖谷保加贈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
祖妣李氏加贈一品夫人考士中加贈光祿大夫少
保兼戶部尚書妣王氏加贈一品夫人公諱福字如
錫別號後樂姓黃氏先世泗州人元延祐間六世祖
思甫徙山東萊之昌邑高曾以來皆業農而以積善
稱公生而岐嶷異常兒洪武初父令讀書鄉校年及
志學補邑庠尋選入郡庠歲甲子得雋鄉闈升北監
歷項城清源二邑主簿惠政及民壬申陞金吾前衛

知事乙亥調龍江左衛戊寅陞經歷凖於贊畫素有
志事功識者皆以遠大期之是歲四月上幸言事為
太祖高皇帝嘉納超授工部右侍郎日見親幸公感
激圖報為政益力譽望日隆壬午六月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以姦臣逮繫公曰臣居大臣固
當死姦臣之名臣不敢當
上壯其言釋之調左侍郎未幾陞尚書永樂乙酉調
北京行部丙戌
朝廷以安南土酋僭號弗庭興師問罪公承命先詣
內廣營辦軍用公處置有方應期而集是年冬師渡

富良江賊即散逃明年夏渠魁就俘遂郡縣其地復
古輿圖設三司控制其土命公掌布政按察二司事
初附夷民雖或叛服不常公撫綏有道以是有變無
虞時總兵英國張公黔國沐公遇有機務必與公計
議公亦莫不盡心大為二公禮重公自膺重寄惟知
有
朝廷而不知有身廉明正大遇事有為不阿鎮守內
臣多不悅有誣奏公聚太原宣化等府民兵欲為不
軌公亦具奏陳情
上素知公遂寢其事

仁宗皇帝即位驛召還京父老不忍舍去泣送于途
者何啻千萬人至遼道不能行及抵京仍為工部尚
書兼詹事府詹事賜以白金彩幣
錫誥命褒崇推恩及其祖考洪熙乙巳扈從
東宮至南京及回
上賓天
宣宗皇帝嗣登寶位命董獻陵事賜賚優渥既竣
事公以久違先壟奏乞歸省
上允之賜以路費馳驛而回未逾月復召還京嬰疾
上遣醫護命中使錫以珍饌疾愈存卹

[illegible]府行州封禮適父叩嘗部及掌二司事兵部尚書
陳洽累疏乞公復鎮遂歸召還京
上命公仍領布政按察二司事及至賊境將扑其人
失利公被執有酋首識公者抱持公泣且曰此我翁
黃也此我翁黃也仍集衆羅拜既而酋首以尸衆界
公至營黎利出迎即置公上坐問公所欲公厲聲曰
我
天朝大臣今日至此碩爾等速殺我耳黎利等連聲
曰我父母我父母以厚資昇送出境乃上章曰[illegible]
賢良公至龍州悉以遺物歸諸官庫分毫無與[illegible]

兵王通等為法司所劾　被收公既陛見
上以公不預軍務特宥之即勅與平江伯陳瑄總督
漕運數年來致河道疏通舟艦無阻者實由公布置
有方號令嚴明也公又以遠輸勞費建言三事一曰
足食二曰足兵三曰省役承
命入議調行在戶部宣德壬子調南京雖耳目不職
筋力衰微惟念
四聖眷顧之隆絕口不拔例以謝政乙卯正月奉勅
守備南京恭贊機務是年二月陞少保乃兼戶部尚
書[illegible]有[illegible]金帛幣之賜進階光祿大夫正統改元進言

[illegible]功具宜
上嘉納焉戊午十二月授少保
誥命曾祖祐志祖谷保考士中俱贈光祿大夫少保
兼戶部尚書曾祖妣倪氏祖妣李氏妣王氏俱贈夫
人配王氏封夫人側室燕氏先卒張氏李氏趙氏皆
侍公於仕所子男五曰瓘曰琮曰瑒曰封曰珝孫男
二曰愷曰憪女二曰昌晟適逢玘曰昌明適葉清淯
嘗侍公於交南勞瘁殊至不以為勤病卒公哭之如
己子日之為義女昌明守節孀居凡十八年亦卒公
生於元至正癸卯十一月十有三日薨於明正統庚

申正月五日壽七十有八縉紳大夫走吊無虛日訃
聞
上為之震悼遣官諭祭勅有司營葬人臣哀榮無以
加琮將以是年四月二十六日奉公柩歸葬昌邑城
西新郭之原先期具公歷官行事請予狀之求當代
立言君子誌于石予忝與公為同寅相知為最深誼
不容辭於戲公敭歷
五朝有古出將入相之寄其受知
列聖不以高爵厚祿為榮而夙興夜寐惟以受
君憂國為念非予以是知公有得於尊主庇民之學

宜其享榮名為不虛矣嘗慕范文正公為人喜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言因號曰後樂所作詩文有後樂集若干卷藏于家在官五十餘年以廉介自守妻子僅給衣食而已且惟好施予俸祿稍有所羸輒以為待賓客周乏匱之需以故死之日誠所謂廩無餘財者公實有焉由是其所履歷自內京公卿大夫以及閭里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名而喜談樂道之方諸古名臣夫何愧哉予因取琮之所具者次第書之以俟大手筆裁擇焉

正統五年歲次庚申春二月庚子通議大夫戶部右

侍郎太康王鑰謹狀

墓誌銘二道

正統五年春正月五日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壽終于官時年七十有八事聞

皇上為之悼惜遣行人方貞諭祭命有司營葬事給舟以歸其喪既而子琮持戶部侍郎王公鑰所述事謁予銘其墓惟

國家有天下七十餘年治化之盛可以比隆二代蓋由我

列聖一德相承于其上在朝宿德老臣弼亮于其下

者是矣有畢公保釐東郊之功焉甲辰
仁宗昭皇帝嗣登大寶驛召公還京仍命工部尚書
兼詹事府詹事賜以白金綵段
勅誥褒崇追贈祖考洪熙乙巳
仁宗賓天
宣宗章皇帝嗣位命公董督
獻陵既竣事表乞歸祀丘壟尋　召還京得疾
上遣中使督醫調護而愈其時安南之民以撫守失
當思公不可復得乃大肆反側
上復命公往莅舊職比至將臣其人事已無及矣夷

民有執公者土酋驚曰此公黃吾父母也即解衣衣
之騎以乘之騎不便輿以舁之至其壘尊禮甚謹公
獨厲聲叱之曰爾等孤負
天朝厚恩天地鬼神洪殛之徐又曉之以逆順儆之
以禍福使官軍無一人被其害者賴公忠義之言激
之也有以見公之臨決於我民者深矣而於進退之
際
朝廷有公論焉既還改命董督淮泗漕運公以遠輸
勞費三事為言一曰足食二曰足兵三曰省役章既
上　命召公入議調行在戶部尚書上尋復調南京
戶部先是
朝廷勅襄城伯李公守備南京乙卯正月復
勅公參贊之京師為國家根本重地二公皆文武將
相之才倚任得人軍民之福也二月陞少保兼戶部
尚書賜白金綵段正統丙辰以天下學校宜得賢才
為言
上嘉納之戊午進階光祿大夫頒賜少保
誥命贈其曾祖術志祖谷保考士中皆光祿大夫少
保兼戶部尚書曾祖妣倪氏祖妣李氏妣王氏及封
其配王氏俱夫人側室燕氏張氏李氏趙氏燕先卒

子男四長曰瑩王出次曰琮燕出曰玕瑚皆趙出又
有曰琇者張無出公命撫之為張之子琮之弟玕瑚
之兄也女二長曰昌晟王出適逄玘次曰昌明燕出
贅蔡清清以侍公于外卒于南交昌明孀居十有八
年卒于金陵公哭之曰婿以子故而死女義以夫
故而死于貞痛矣哉孫男二曰愷曰鷹[illegible]卜以是年
四月二十六日奉柩歸葬于昌邑城西新郭之原嗚
呼公以尊
主庇民之心而濟之以通經博古之學歷事
五朝五十餘年其措之於事業者炳炳烺烺光明偉

帛功在
朝廷名滿天下揆于古之賢相可以無愧則其保有
終吉令終壽考宜矣爲之銘曰
有烨黄公剛正傑特閎博其器碩大其德
列聖眷注心膂股肱保衡三孤司徒六卿公勵微步
人毋父公公既化遂猷厥上克綏則從否則斯道
公之去留理亂係之公贊機務克慎益密間之元老
股之良弼憂上讜言遑恤厥身心切翊亮志勤生民
褒忠旌能煌煌
誥勅錫賚便蕃道途榊奕邦之文獻

國之典刑士之蓍龜物之鑑衡兩京倚重何可云逝
四方具瞻公其已矣七旬有八壽豈不多衆欸延之
命也奈何新郭之原水深土厚體魄攸歸百世永久
朝議大夫國子祭酒四明陳敬宗撰文
神道碑銘
自古仁人君子之明夫道者恒以天下國家爲心而
不爲其私計范希文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夫天下之大懷抱斯志者未嘗無人顧
其志得行與否則係於其所遇以希文之志猶不盡
行於當時非所遇之難乎惟士之卓然有志者則必

以是而或忽然亦鮮矣三四十年間士竒所拔人材
大臣若東萊黄公其可謂有志于希文而無愧者也
公秉剛毅之資持正直之節懷忠厚之志負遠大之
器風采凝重氣量弘偉而表裏洞達博學好古篤信
不疑不苟爲同不矯爲異不爲勢屈不爲福懾惟義
之循惟道之行豈非士之卓然者歟公東萊昌邑人
其先世見余所作基碑公諱福字如錫自少不凡以
書經選洪武甲子鄉貢入太學初授項城縣簿改清
源縣皆有及民之政陞金吾前衛知事改龍江左衛
參莫勤職而才識明敏剗削宿弊數出意見輔益上

官陞本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皇帝覽而奇之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黄離間之罪李景隆於
上前竝指公爲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爲姦
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遷左侍郎遂陞工部尚書凡所陳
奏悉見嘉納歲餘天下工匠集京師者多疫死都御
史陳瑛以爲罪[illegible]奏之又不問初建北京置行部時
北方用兵累年民散甚首改公爲行部尚書任之撫
綏公摠誠盡瘁[illegible]濡焦[illegible]而民以蘇交阯逆命撻大

將率師討罪命公先詣兩廣治軍實調度有方几
而民不困交阯平郡縣其地建都指揮司布政司按
察司總之設官如制命公以尚書兼掌布政按察二
司印蒞而董其治公視民如子徇其所欲革其所惡
勞之輯之訓之飭之躬勤不倦且戒郡邑吏或侮撫
字之政吏承公化無敢違戾公以新造之邦新附之
民政令條畫靡間纖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亦戴公
如父母時中
朝士大夫以逃至者咸見溫恤或有疾病躬造視之
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悉加禮焉中官

馬騏怙恩肆害自三司以下皆縮首斂避惟公數裁
抑之騏訴奏公有異志
上深炤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公居交
阯幾二十年
仁宗黃帝登極上言六事悉見采用時初建
儲驛召公還璽書有元老久勞于外雋念不忘亟欲
見之之語類行交人扶老攜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既至深被獎勞賜白金文綺遂命兼詹事蓋付托之
重云賜誥命追贈三代無幾
仁廟上賓公董山陵之役

宣宗皇帝嗣位馬騏激變交阯時兵部尚書陳洽代
公掌藩臬二司累奏乞還公蓋以交人思公之深公
先已持節親藩冊封即日召還奉命複詣交阯時交
寇黎利據列城叛
朝廷命將率師討之及公偕行將及境交寇拒師總
師者失律為寇所得並得公寇皆下馬拜公曰公不
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共置公於館父事之公
度寇無悔罪意即不食冀死寇謹防護不去側竟禮
送北歸奉命偕平江伯陳瑄董江南儲運公與平江
伯協心合謀績用有成公上言足食足兵省役三事

切於時務並見嘉納
宣廟念公春秋高久勞在外改南京戶部尚書
上龍飛之初以南京根本重地公先朝老成進榮祿
大夫少保仍兼尚書參贊襄城伯李隆南京守備公
時雖老無鉅細必周于慮而裁處適當襄城惟公言
之聽文武諸司凡有疑務咸就正焉於時南京政肅
民安蓋倚公為重
朝廷下璽書事關機務者公必預焉賜誥命授光祿
大夫加贈三代又上言學校田賦鈔法鹽法官俸數
事多見施行正統四年冬得疾日加猶時強起議公

務明年正月五日薨公朔以下命走哭弔訃聞賜祭
命有司治葬賢士大夫皆傷正人之没以為世道惜
公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家生民為心嘗仄帝文
語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臨大事決大議衆或媕阿
公獨奮斷衆或辟易公獨勇往人有善言樂從如流
斥姦闢謏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游
必擇于道憂國忘家老而彌篤所俸賜率分族姻鄉
續之日室無百緡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為
主享年七十有八葬呂邑西新郭之原曾祖祐志祖
谷保考上中皆贈光禄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曽祖

妣倪祖妣李妣王皆贈夫人配王贈封夫人子男五
瓘琮瑨玗琊女二長嫁逢玘次嫁葉清清侍公交阯
先卒清妻孀居十八年亦先公卒孫男二愷儁士奇
與公同
朝四十年晩辱公知甚厚未薨之先歲餘棨告歸江
右道過南京公時有疾首造焉矍然起執余手論國
事娓娓不倦語他及嗚呼言猶在耳安得復見正直
憂國如黃公也哉瓘求書公墓上之石敬叙而銘之
日維天之仁生賢與才上以輔德下以康時上之高
明識道任我我祇行之其倣佚惰業有黃公恒恒其

賁于追克明行之弗疑遭逢
列聖旣五十載崇爵重秩或揚中外靡遑夙夜靡間
寢興単智畢慮顒顒爪訴益下以惠益上以德數厥
謀猷寔時正直凡民疲疾猶痛在我民飢有瘳我食
斯下南交初附詔公拊循育之訓之呴其春溫交人
識公曰我父母有詔歸公如去恃怙翦翦其度內直
外方不茹不吐推賢薦能光將所存後天下樂公寔
天之秉執有維國之有公柱石在室士之仰公如霍
與衛爵圭林林嗟泣公志遂不慭遺匪時之旣
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
經筵事廬陵楊士奇撰

制命碑記

正統五年正月五日少保兼戶部尚書臣黃福歿于
南京訃　聞詔遣官致祭命有司營葬事旣葬其子
琮等以
朝廷褒嘉其先臣福　制命之詞刻之石欲紀其實
于下方而以屬臣時勉臣謹按黃氏之先積德優學
至福始以將佐入為衛幕上章言事
祖高皇帝嘉之超遷工部侍郎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陞尚書改北京行部交阯[illegible]
命往撫綏其民控馭一方晏然無警者十有九年
仁宗皇帝即位召還改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錫
以制命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未幾交阯叛夷民思
之
宣宗皇帝仍命之往至則鎮將已失守不可為矣還
改戶部尚書守備南京參贊機務
上即位拜少保兼戶部尚書仍錫
制命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及其三代考妣亦榮矣福
何以能得此哉蓋其為人寬厚和易襟度洒然與人

言傾吐心腹人亦不敢干以私問學篤實通知古今
識達大體諳練世故其論事必據理持正至于臨大
事決大疑偲偲焉無所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天下
國家蓋嘗以天下為憂而不知以富貴為樂眞所謂
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臣竊以為
太祖皇帝君臨天下延攬英雄旁招俊乂以開太平
不拔之基一時股肱輔弼之臣建功立業以名當世
者不可勝數其餘以遺
聖子神孫為後世用者殆亦不少至于今賴焉臣福
出身仕于

朝廷已五十年歷事
五聖持心操節始終一致可謂耆德元老之表表者
其所以肯
列聖寵眷之隆恩禮周洽若此宜也世恒稱三代賢
佐必曰伊傅周召傅說之事無所不載所可考而知
者高宗命說之辭耳今臣福叙德懋矣而制命又存
焉後世有不知者觀於此亦可以少見矣臣是以記
之
正統六年夏四月翰林學士臣李時勉記

誥命贊有序

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臣黃福欽承
誥命恩及三代贈其曾祖祐志知曾孫之官曾祖妣
倪氏為夫人
天章煥頒雲漢昭回
寵光煇煌賁及幽壤
朝廷崇大臣之　恩必推原其所自可謂仁厚之極
至矣猗歟盛哉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黃氏之先
積德于泗州積善于昌邑固非一世矣迨及祐志善
積而益深德積而彌厚天固欲大顯其家以昌厥後
也而溫于是乎生焉福倜儻明斷有文武將相才能

初白有司屢上奏疏受知
太祖高皇帝峻擢工部侍郎
太祖文皇帝陞尚書　朝廷既削平交阯郡縣其邦
特　命往撫綏其民用夏變夷丕顯厥績
仁宗皇帝復調南京戶部兼詹事表率儲端尋調行
在
宣宗皇帝遂陞今職階榮光祿扶登一品人臣之位
極矣始終四十餘年歷仕
五朝而其豐功盛烈足以垂光竹帛焜燿古今年七
旬有七古所謂宿德元老即其人焉宜乎

朝廷眷注益隆
恩及幽明而無間也夫德之茂者澤必遠功之大者
報必崇非祐志積善之茂不足以垂慶後昆非福積
功之大亦不足以有功于先德然非
朝廷優禮大臣之厚又何足以致
褒贈之典若是乎其盛哉是皆足以紀乎冊書垂耀
後世於是臣福勤諸金石使敬宗贊于其下臣敬宗
謹拜稽首以贊之曰
穆穆
聖誥煌煌
天章㶊㶊
賁典煜煜
寵光光祿峻階堂堂少保于父于祖上及曾考植德
在本積慶有源推及攸自貴及九泉玉帶綷袍寶鈿
珠翟歆玆　寵命
聖恩罔極曷由致玆福有大功爰
錫顯報尉乎褒崇福拜稽首
天子萬壽勒諸貞珉永昭不朽
國子祭酒臣陳敬宗謹贊

燕氏墓誌銘

母姓燕氏諱淑貞字[illegible]潔故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
尚書東萊黃公福之配世眞定人父周卿仕元眞定
縣尹入
聖朝例徙廬之無為州遂占籍無為而母實無為生
焉母姿聰慧於剪綴饋食不學而能年十五歸少保
恭謹端懿甚得少保心少保居官所操甚廉祿入僅
足供衣食奉祭祀待賓客母能安之粗衣糲食忻忻
焉愈於所事不懈益謹致宗祖鄉黨咸嗟異之永樂
丙戌夏少保奉
命往鎮南交是年秋子埰始生明年書自交阯遣命

母歸英之昌邑守丘壠母克躬紡績以給衣食朝夕保抱扶持惟倈子之有成不幸年四十有五竟以疾卒時琮年方十四及少保還而琮年已二十少保見琮頗面且喜且悲喜則喜琮之有成悲則悲母之辛勤鞠子而弗克享子之奉焉嗣是後十又六年少保免葬于昌邑新郭之原去母兆域百步許茲琮以夫婦合兆禮也謀于諸父兄欲遷母之柩祔焉僉以為宜卜以正統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即事先期琮不遠二千里來南京徵予銘其墓予視琮哀見乎色情發乎中有不啻若初喪然且詰其立心制行殊能脫去

凡近與諸貴介異以子之賢則母之賢又可知矣宜為之銘

曰貞曰淑母德具焉惟母歿也葬已有年夫君兆域不遠伊邇遷以祔之子克循禮踐履卒葬揭以銘章母魄斯妥千古其藏

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吏部左侍郎魏驥撰文

黃氏畫壁阡表

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公吉士奇曰福之先家四川元延祐中始從萊州昌邑擇勝得畫壁居之畫壁者謂其地水木清暉若圖畫云暨吾祖又從邑西之新郭里而自始徙之祖至吾之曾祖皆葬畫壁自余幼時先府君歲春秋展先墓必侍行至則從先府君後循次拜跪奠獻畢先府君未嘗不感焉悽愴也間攜余周行墓下而訓之曰此皆吾之祖皆吾所自出也然吾蚤孤不及究知孰為某祖孰距今為幾世所僅知者吾之曾祖吾之曾祖諱祐志祖妣倪氏繼唐氏二子長者伯父琬次者吾父二女李士賢張士全則吾姑之夫也小子識之福僅識不敢忘福入翰閣之鄉閭老長自黃氏來昌邑世以善德稱而未之有顯者今福幸以榮二品列官六卿固不能有所樹

立用顯揚萬一日且老矣又懼先府君所遺訓者後之人或忽焉而忘之也予嘗為我志祖考之墓石惟高曾以上墓石盍為我並志之將表之以貽我後人亦俾鄉之人不昧其黃氏之初也士奇曰嗟乎蓄深者發必閎公以惇德碩才遭逢

列聖禮遇之隆付託之重秉公持正夷險一心偉然時之名臣此豈一持世為善施義之所能有哉所本之深而遠固當自其高曾之上雖高曾以上體魄所藏莫能究知而皆吾之所自出也一氣所關精神所聚有感通之理禮始祖必祭況始祖之下又其近者

子此公之所為歆告其後之人歟仁哉孝子慈孫之
心也遂為志之又表之於衆曰
黃氏之先其藏斯在尊卑厥序左右厥位歷世云遠
載戢豐何以觀之于今司空勿毀其域勿剪其植
雲仍繩繩後有代興
宣德元年歲次丙午四月二十九日榮祿大夫少傅
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士奇表

像贊

楊榮太學士

道足以尊主而庇民文足以經邦而名將配嵩高於
中岳植甘棠於南裔位愈高而志愈下望愈崇而心
愈退斯洪為社稷之臣經綸之器並將鴐姚宋而定
韓范與夔龍而並響者邪

王英侍講學士

故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黃公世居東萊洪武中
太學生擢典衛幕以言事致顯用累陞至孤卿秖事
五朝德量之弘文章之富政事之善卓然如古之大
臣天下之人莫不尊仰之至觀公遺像慨然有思而
為之贊

偉哉少保允矣君子操行之純問學之邃發自幕職
擢貳冬官敭歷滋久赫乎有聲進位司空出鎮荒服
仁惠之德民其歌頌爰陟台輔惟公其宜燮理至化
參贊戎機忠勤之志老而彌篤令德在躬享有壽福
商周伊呂命世元臣誰其繼之嗟公其人

王直學士

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歷事

五朝凡五十餘年自鴻領之卑至孤卿之尊忠
君愛民之心始終未嘗間誠所謂國之元老者矣其
德行之懿政事之善勳績之殊茂文章之純雅足知
於
朝廷見重於士大夫至於蠻夷下俚之人亦莫不尊
且信者此誠邦家之光宜壽考百年終享盛福而天
不慭遺君子惜之其形儀風采之可見者猶足以使
人起敬起慕況直忝知遇之厚哉謹述贊曰天祐
聖君必遺之臣喬岳降神乃生偉人維公堂堂間世
之傑有謀有為有勞有烈昔事

太祖裨贊師干一言悟合遂佐冬官雍容在
朝垂紳正笏敬恭將事闕有遺闕明明
太宗寵克用公公亦盡誠委致其躬南北之平
帝命公往撫循勞來
皇德用暢　三聖相繼寵任弗渝既踐列卿乃進三
孤粤惟南京根本之地公職留務靜重以治寅亮
天地弼予一人夙夜允懷寅其良臣
國家隆盛賢俊是賴山頹木壞君子所慨遺像儼然
其將征數不忘者存後世之思

陳璉[illegible]

諭祭文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二月甲戌朔二十四日丁酉

皇帝遣行人方員諭祭于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曰

卿事我

祖宗歷官中外四十餘年皆在重任職端志正剛果有為忠君愛國致公忘私匪躬之節老而彌篤右不憖遺遽爾長逝訃音來聞良用悼嘆慨念老成存者無幾況卿之賢衆所甲倚茲特遣人諭祭仍勅有司營葬靈其不昧尚克享之

又

別集　卷之三　四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八月庚午朔卜有五日甲申

皇帝遣行人方員諭祭于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曰

嗚呼卿廷老成秉忠國家彌久彌篤朕茲臨御方重倚毗而遽長逝豈勝悼嘆今既窀穸復遣人賜祭靈其不昧庶克享之

祠堂春秋二丁祭文并典儀

又

維年月日山東昌邑縣知縣某

欽奉

命致祭于

贈特進榮祿大夫太保兼戶部尚書謚忠宣黃公之靈曰惟

公一代名臣德業隆盛功昭曩夏望重卿邦茲以仲春秋式修時薦靈其鑒格永慰瞻仰尚享

一品物

豬一口　羊一羫　魚醢　肉醢　韭菜　米食

麵食　果品　香燭　酒帛

行三獻禮如儀

別集　卷之三　五

祭文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三月癸卯朔越二十日壬戌少
保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少保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
少保兼工部尚書吳中
吏部尚書郭進　侍郎魏驥　洪璵
禮部尚書胡濙　侍郎王士嘉
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王直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王英

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王驥　侍郎鄺埜　鄭辰
刑部尚書魏源　侍郎何文淵　丁玄　邵昊
大理寺卿王文　少卿賀祖嗣　通政司通政李錫
翰林院學士李時勉　錢習禮　周叙
光禄寺卿李亨　少卿王賢　寺丞呂泰
太常寺少卿蔣守約　寺丞戴慶祖　王居
太僕寺少卿孫碧　沈仆
鴻臚寺卿楊善　少卿賈祥　寺丞王深
國子監祭酒貝泰　司業趙琬
尚寶司卿張信　少卿俞敬　寺丞朱禮　蹇瑛

欽天監監正皇甫仲和　監副高禮　廖義仲
彭得清
順天府尹姜濤謹以牲醴致祭于
少傅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東萊之秀盛世之英璞乎其資煒乎其名蓋負
才之卓越加以學之明止而成此德器之深弘方登
仕而憂國懷忠耿之直誠得大本之一言遂擢佐於
六卿自是以來二十餘載行至於極品之崇雖出入
無恒然其志之貞氣之剛不隨寒暑而變更蓋忠敬
慈惠上有以裨

朝廷下有以益庶此由是蠻方夷徼莫不仰
公如父母而況於腹裏之地含智之輩蓋不言而可
知其情當
皇上之倚注俾作鎮於南京惟嘉靖之是圖宜盛福
於遐齡何一疾之弗瘳奄乘雲而迅征遂使於見聞
者皆盡然以傷怛然以驚顧我等之託好感高誼而
服膺乃於今而長別則悲悼慘戚又曷之能勝湖山
川之邈悠嗟欲赴而未能聊寓忱於薄奠亦何足以
盡此心之怦怦者乎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三月癸卯朔越十日壬子太
師英國公張輔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于
留守南京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惟靈天鍾
英秀氣稟聰明飽諳經史練達老成歷事
列聖位居六卿命撫南交大振厥聲不剛不柔有為
有能軍民仰戴夷夏底寧吾忝交游肝膽相傾討謀
秘策罄竭忠誠比及凱還移守南京人情允若江波
浩清瞻仰
令德日劇懸旌年高德邵功勳名成豈期一夕永閟
玄扃訃來千里涕泗沾纓略陳菲儀以寫平生惟

靈不昧鑒我斯情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二月甲戌朔越二十四日丁
酉駙馬都尉沐昕偕公侯駙馬儀賓及五軍都督并
旗手等衛指揮郭勳等官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
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泰山之靈齊魯之英鳳翥麟游玉振金聲文學
炳蔚志節軒騰直言讜論功在
朝廷司空司徒克篤忠貞位列台鼎遂陟保衡密勿
廟堂
列聖寵榮燮調陰陽二光以明方當南交反側王師
削平島夷丹服化我冠纓公時受
命保釐維翰維楨恩撫威讋以妥以寧迨今入參機
務鎮守南京文武將相軍民頌稱是宜厚積鴻慶登
躋遐齡康寧壽考五福具并正爾資用宿德倚眷老
成何其一疾弗隔遽隔杳冥當
宁悼惜縉紳怛驚咸曰喪我耆龜失茲典刑昕等同
官于朝忝交平生倏茲聞訃悲傷曷勝茲者奠公以
酒公弗能飲祝公以辭公弗能聽茫茫九原公其何

之嗚呼哀哉有淚如傾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二月甲戌朔越十五日戊子
行在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王佐吳璽陳常等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出自名邦生逢　盛世稟賦殊常問學充裕登
涉諸司焯著聲譽荐沐
寵榮超遷顯位出鎮蠻方柔民敬畏佐理
皇州溥宣德惠歷仕

五朝忠誠不貳正宜壽考永列台纓豈期一疾遽隔
玉仙訃音遠聞孰不痛悼奈羈官守阻造靈筵式陳
菲儀以表微衷神兮來格清風颯然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正月甲辰朔越十有一日甲
寅襄城伯李隆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世家萊郡夙負令名及登仕途政績有成才猷
既著遂拜冬卿堅操氷潔碩德蘭馨經事

五朝克竭忠貞達邊地官付託匪輕悶用以饒益根
厥聲進位三孤荐沐
寵榮國之元老時之耆英予初奉命守備南京來幾
公至時或合并後豫參賛克殫厥誠正言確論亹亹
可聽擬謂吉人宜享百齡大穂素蘊輔弼
聖明云胡尓來沉痾遽嬰力疾視事忘乎寢興藥石
莫治倏然長征陰相與有年義猶弟兄追念疇昔寔
傷我情一觴薄奠涕淚交零嗚呼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四月壬申朔越六日丁丑錦
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指揮使張英郭珍孫昇徐景禧
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之生誕鍾間氣德媲臯夔行班契卨學宗孔孟
位致伊周歷官有年克展才猷
國家柱石華夷楷式大不憖遺遽云遐適哀動
九重訃音萬里市罷居民歌廢童子茲焉歸葬故里
佳城攀號莫及涕泗沾纓敬備蘋藻載相黍稷薄奠
一觴冀垂昭格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四月壬申朔越八日己未翰

林侍讀周叙遣男周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
黃公之靈曰嗚呼公之仕時喬岳名山蓄雲雨澤
被塵寰公之處已蒼松勁柏凌歷氷霜處險一節身
躋顯位逾四十年恭事
四聖人讓公賢出鎮南交
皇委重寄底靜一方人懷公惠豈無毀譽視之自如
豈無艱虞履若坦途
皇有蓍龜國有柱石是倚是毗惟公一德盛備康寧
謂當百齡天不憖遺遽失元老成聞訃悼驚涕泣中外

斯文契好冗在我輩昔我先人晩托相知叙也不肖
亦何遠期前歲之夏先人違世感公高情賻奠交致
今歲春半公訃淚来哭吊未能亦深我哀遡風北望
有淚盈臆寄奠一觴公其鑒格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四月壬申朔越二十六月丁
酉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徐晞嘉議大夫戶部右侍
郎王瀹偕本部司務照磨檢校郎中員外主事等官
謹以潔牲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嗚呼惟公抱明體適用之學當風雲際會之日存忠
君報國之心行濟人利物之術蚤遇
太祖拔擢顯秩才猷茂著聲名洋溢中事
太宗特拜司空或居廊廟盡心于內治或撫蠻夷致
力於邊功德業日盛委任彌隆逮事
仁廟篤念老臣召置左右朝夕諮詢
宣皇圖治尋轉司徒倉廩充實功績誰逾
皇上繼統圖任老成秩進三孤守備南京上宣
朝廷之德下達遠近之情軍民仰之如慈父
國家倚之如長城夫何一疾不起聞者孰不哀驚晞

等忝托同寅共事有年追思交游之義不覺涕泗流
漣望靈輀而一奠致精誠于九泉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四月壬申朔越二十六日丁
酉吏部尚書黃宗載　侍郎趙新　刑部尚書施禮
侍郎吾紳　禮部侍郎陳璉　兵部侍郎徐琦
工部侍郎吳政　周忱　都察院副都御史朱與言
周銓　大理寺卿陳勉　少卿楊復
通政司通政余可才　畢昌　光祿寺卿張惠
戶部郎中郭亮　太常寺卿徐初　少卿康爵

鄭雍言　王宗謨　國子監祭酒陳敬宗
刑科給事中楊英　翰林院侍讀學士陳用
行人司副劉武　尚寶寺少卿蔣芳　行人張縕
欽天監五官保章王景弘　太醫院判王彬等敬以
牲醴庶羞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行峻而方量寬有容蘊經濟之長才為文章之
鉅擘公自登途政績日崇嘗抗疏而直言遂致位於
顯融志伴伊傅望重夔龍永樂之初南交作孜以上
命而兼籌憲故恩敷而令肅致彼蠻夷罔弗誠服雖

余叔子之守襄陽張平淮之治西蜀蓋足聯芳而[illegible]
踊也既而　召還仍拜冬官鬚鬢已白心則愈丹出
宣政於廟堂或入侍於　金鑾屢承顧問喜動
天顏再轉司徒邦教是職由會稽之詳允致倉庫之
充實尋奉　綸音參賛機務為元戎之倚注荷國家
之寵顧位已進於三孤名實冠於六卿備膺五福復
昭令譽丈夫至此未為不遇也奈何天不憖遺遽焉
而亡縉紳士庶莫不悲傷矧宗載等相從之久友誼
之厚情烏得而可忘追慕英風敬奠一觴送靈輀而
一慟自不覺涕淚之淋浪也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五月壬寅朔越十六日丁巳
中順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榮華謹以牲
醴之儀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禄大夫少保兼戸部尚書黄公之靈曰
惟公天然秀氣挺生東萊高明器宇卓犖長才歷仕
五朝望重海内政賴其修民懐其恵夫何彼蒼奪公
之速雲排喬松風殘玉燭嗟予非才蒙公薦舉九年
于茲屢承過與忽聞公訃涕泗潸然舉奠一觴聊罄
微衷嗚呼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思公悼公何日而忘
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六月辛未朔越十三日癸未
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王瑬　右布政使王質
左參政朱永　右參政董繇　洪豫　孫子良
左參議李雯　黎鏈　杜琮　右參議蔡安貴
山東都指揮僉事李進　王用　高原　王信
江原　張安　韓清　趙本　山東按察使黄翰
副使韓璽　袁文華　王裕　僉事薛宣
張清　施信　蕭啓　偕運司濟南府衛歷城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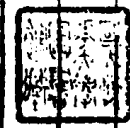
衛門等官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禄大夫少保兼戸部尚書黄公之靈曰
惟靈公之生世德明才良風雲慶會遭際虞唐躬行
孝弟善淑鄉邦通經學古敭歷科場歷居顯要汲汲
遑遑獻謀武謨朝中贊襄盡心所事孰能比方繼居
台輔翊贊巖廊夙興夜寐思窮抄芒有為有守無怠
無荒遂奉
君命平定南方宣揚國政炳炳烺烺夷酋嚮仰奔走
歸降兒童走卒孰不稱揚至今遺愛有如甘棠口碑
籍甚沒世不忘五六十載雲路翱翔載之史冊亘古

流兮何期薤露忽殞朝陽訃聞遐邇孰不悲傷然自
古死哀榮旦暮之常有如
公者靈則難量嵩折之水百錬之鋼歲寒松柏人中
鳳凰斯文出色吾道消光何今何古孰仔孰亡惟有
生氣彌久彌彰九天杳杳九泉茫茫招之何所魂久
天長有殽在俎有酒在觴叒隙薄奠淚酒沾裳嗚呼
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八月庚午朔越十一日庚辰
行人方員進士王宴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美人兮德望于鄉務實學兮材器弘良方筮仕兮
周道是匡陳大本兮
聖聰明揚尋超擢兮公卿棟梁振羽翼兮鸞鳳翱翔
臻于壽兮極品遑遑憂於國兮夙昔弗忘心之潔兮
烈日秋霜民之澤兮甘露春陽節有悠兮冊卅兮玉無
瑕兮士林光朝之東兮暮之西兮何出入之不常由
氣之動兮志之貞兮不恤世態之炎涼螢徽兮自任
公父母兮拜翁黃南之京兮世大疆伴作鎮兮靖朝
堂宜百福兮以兼徽徐卿兮成行書鄉述事兮曰學

口理瑩清徹灯珝兮陸續黃香何一疾兮遽大夢之
洋訃上聞兮爲痛悼哀傷即遣官
賜祭安葬兮自等承
命是將敬盡誠以脩祀事兮擴塋窀兮堅固垣牆明
堂潔淨兮吞秋蒸嘗松楸茂盛兮天籟琅琅公事將
畢兮復
命于　聊奉薄奠兮上液熳漿庶備庶羞兮剛鬣柔
羊靈其不昧兮伏願來嘗尚
享

輓詩

五言古詩

永新劉定之

海岱儲神秀邦家得老成榮居師保地安守帝王京玉鉉調元化金塑立泰清五朝終壽考四代贈公卿風詩藏家廟龜趺表冢塋仙遊應杳跡賡春尚留情堪嘆遺名與尤懷佐治平鄉人敬松檟藹藹護佳城

兵部揚翥

人樂已斯樂此志孰與京資禀既傑特學行尤精誠

邑佐及戎幕所至即有聲超遷司空亞復攝為名卿南交掌藩臬安集逾勞形撫痾加敬信恩威兩竝行還復涖民部贊運多經營旋命秉樞務守備居京城二孤職業優識見殊高明大事將大議一言決其平志節既堅定安肯逾平生勳業已云樹汗簡流芳名沒世有餘榮相知空復情

東里徐珵

公也人中傑来時起海濱明良欣際會屯難見經綸鸞鳳無卑集龍蛇有詘信玄成多直諒懷慎素安貧冀北初分治南交久撫馴自當忠徇國竟以德全身

天下稱賢者朝廷重老成居官方[illegible]奄嘆摧梁木俄驚萎大椿悲風来萬里階京爵三公遺烈存青史餘休在後人淒涼朋計日哀思動儒紳

淮南董璘

岱岳挺神秀累世鍾群英公獨抱經濟禀賦由天成卓然領鄉薦射策發[illegible]琴堂主縣[illegible]政治民情兩坐參軍幕理劇無改更建言[illegible]忠鯁讜論愜皇明遷擢冬官副尋作冬官卿謀謨能允協[illegible]善調羹大將平交阯領命安邊氓比比供按[illegible]謳歌樂太平仁廟嘉誠懇辟召秉鈞衡輔[illegible]青宮重[illegible]宣[illegible]龍榮

漕運江湖上宵征不暫停一旦膺殊眷鎮守居南京眷屬咸欽戴絃誦滿春城訏謨入悅服翊贊知忠貞永期匡盛治千載播芳名寧知嬰二豎舉世人皆驚竟爵龍樓望俄藏馬鬣塋幾回懷感切揮筆淚沾纓

安成劉球

岳降生英傑賓興得異才能令吾道泰還起士風頹佐縣同棲棘參戎忝面槐退常親簡策進不藉[illegible]敷奏陳忠款超遷自上裁從容[illegible]切[illegible]紳陪受命龍墀下宣威瘴海隈餉資蕭相給民借寇公回邊鎮金湯固蠻邦宇宙開皇言重譯布方物兩[illegible]来

邏斷防秋出還旌走傳催入朝雖鬚白報國未心厉
龍任綏南土崇階逼上台堯天期捧日殷鼎侍調梅
豈謂椿齡暮俄興薤露哀訃音聞北闕恩典下東萊
拱木兒孫樹甘棠父老培令終名不朽何日到泉臺

盧陵陳循

東萊古名郡山才多淸氣生此明達人遂爲休梁具
藍田出瓊玖豈期瑚璉相大用數十載迴久增輝光
南交恃險遠天子擇懷撫明公受付託職兼兼文武
金陵根本地守備資元戎復此任叅贊望重爵亦隆
國以有賢實老成尤所貴況聞仁者壽公奚無百歲

吾觀用世士豈少千羊皮失此一狐腋傷哉良可悲
喪車發大江遙遙渡淮浦見者誰不嗟孝子心獨苦
生榮北闕下沒歸東海頭豈無忠魂魄來往來風遊

金陵李時勉

前年過金陵相見情歡然開樽話疇昔從容坐游軒
白雲蔭脩竹淸風廻素絃懇款交游誼慨慷經國言
曼慮深亦遠豈但慰目前意愜辭難罄臨別猶惓惓
別來幾何時哀訃忽已傳凄京對落日流淚自汍瀾
如何國元老一往不復旋高標宛在目微音常若聞
京月碧天際疎雨青雲端安得見斯人惻愴傷肺肝

顏陽表紀

令皇聞訃日哀悼想儀形浩氣充霄漢精忠貫日星
朝推輔佐四海數皐寧推量同王導分訓追衛青
機叅幕府書疏上朝廷報國丹心壯傳家素德馨
文章昭北闕勛業著南溟賦鵩情瀟洒攀鱗志杳冥
畫堂停戲彩芸閣罷談經將士思遺愛兒孫憶過庭
衙門問畫戟麼匣暗青萍麾下憐騏驥原頭嘆鶺鴒
九重褒舊德太史勒新銘對景情懷慘臨風涕淚零
靈輿歸故里丹旐颺離亭薤露歌聲切傷心不忍聽

羊城陳璉

聖世崇文治英賢集廟堂維公當盛際秉德最忠良
蚤歲懷經濟長才合贊襄上書陳大本接武上嚴廊
才學咸推重功名未可量許身侔稷契有志佐虞唐
一旦遷行部淸風動朔方撫綏皆醜類發摘在豪強
炎徼驚氛祲蠻酋肆跳梁羽書徵虎旅大將得龍驤
奉詔回京國乘軺入瘴鄉重開唐節鎭新復漢封疆
藩憲司兼掌旬宣願足償惠敷如雨澤令肅似風霜
郡邑遵條格藩維振紀綱化人興學校務本勸農桑
報國心逾赤憂民鬚易蒼威名常赫赫令譽自洋洋
漸覺衰風華皆因樂彰乖匡居蜀郡叔子在襄陽

忽頒天書詔歸陪鵷鷺行舊銜兼輔導三接沐恩光
昔遭期劉宴壽邊類子房舳艫行接尾糧米積盈倉
今上常褒諭諸公極贊揚司徒官秩貴少保誥綾香
機務勤恭贊猷為善主張兵戎咸悅服黎庶總安康
清操思加勵孤忠矢弗忘幾聞木水稼倏報哲人亡
士女皆悲惻官僚叢竊傷秋香應弇冥晚翠亦凄凉
後樂堂空在東萊葉未荒朝廷頒卹典內醞賜塋芳
龍露歌聲慘靈輀去路長遺簡無長物書劍是歸裝
宅兆初營建銘旌永秘藏前勳昭竹帛遺愛在甘棠
愧我蒙相與常時藉激昂裁詩憑哀曲不覺淚沾裳

七言古詩

滏陽蘭從善

五朝歷仕令名馳蓋世功勛四海知大展經綸匡州
聖晉施霖雨濟群黎日南恩信懷夷狄天上勤勞補
袞衣冰蘗一生甘自苦忠誠方寸揩無違本期黃耇
應難老豈料蒼天不慭遺百姓哀傷梁木壞九重痛
悼太山頹魂歸海右飛雲遠夢入膠東落月低望斷
天涯情感慨臨風不覺淚沾頤

武城王玉

聞公登歲建封章龍眷殊優自聖皇已脫仇生栖扣

郄便從山甫補衣裳籌多兩廣兵謀盛總却三司理
政長北闕重來忠竟赤南交再入德尤香公孤儀表
垂台鼎社稷勳庸冠廟廊蕭擬百年調玉燭豈期一
夢逐黃梁門方盡哭哲人萎千古獨留汗史芳夫事
炎涼同往世宜今清白守空囊悲生死忝鄉人後為
寫哀吟倍感傷

歷陽李隆

東萊自昔文獻邦山川風物稱敦龐公生穎異儲欽
祥早游鄉校登上庠鸞樓兩邑低翱翔再賓京衛壽
策長大展經濟陳封章帝心簡在親褒揚亞卿位列

三品行司空倏居玄武鄉興師問罪之南荒以公先
之備資裝渠魁就縛黨道藏兼總藩臬控一方北還
驛召臨瀘江蠻民號泣呼翁黃到京復舉司徒綱誥
封三代賜龍箧九霄湛露何瀼瀼予叨京守誠懽惶
賴公參贊謀猷良同寅協恭五載強政言磨礱聆弗
忘貳公弘化登岩廊五朝鉄石堅心腸竭忠殫赤葵
傾陽胡為一疾遽弗康夢奠楹兮摧棟梁俾予拜營
涕泗滂追懷兮昔倍感傷豐功茂烈公實當銘彝鼎
兮紀太常褒賚諭祭營高岡兮碑屹屹當道傍照耀
千古垂風霜平生忠義格彼蒼生榮死哀何慨慷晚

翠亭芳後樂堂芝蘭玉樹承其芳聯輝接武孰可影
公雖亡芳猶不亡

五言律詩

廬陵錢習禮

海鶴譲青標忠良著五朝丹心長炯炯白髮任蕭蕭
德望宜三事勲名貫百僚赤松相伴去難仗楚詞招

又

畫翣出城陰丹旌指故林路人多雨泣朝上盡傷心
爲惜亡明鏡還悲廢素琴擭神東海上永夜亂猿吟

天台杜寧

高年推舊德峻秩位中台後樂先憂志經邦濟世才
聖情深眷倚白髮竟猶催一點心猶赤靈知徹夜臺

又

氷壺清節操松栢古儀刑惠政思羊祜嘉謨憶九齡
撫戎兼化俗重譯總來庭銅柱風猶外長存墮淚銘

又

直道知行已艱危不動心四朝頻出入雙鬢任升沉
翊化龍津冷猿閒蕙帳深嗟公難復作揮淚獨盈襟

濠梁郭紡

位列孤卿重名垂竹帛尊南靈猶彷彿江國入求思

旅櫬歸途遠穹碑壯節存萊山埋玉處過客一憑軒

淮西王貞慶

蚤歲事高皇才華冠廟廊五朝功業盛千載姓名香
補衮心長赤居官髩轉蒼俄驚歸旅櫬孰紼淚沾裳

滎陽邢恭

河岳鍾神秀賢才間世生文章傾後輩德望冠時英
位列三孤重身全五福榮哲人今已矣收淚獨含情

又

舊都叅贊蓋百辟仰陶鈞德洽寰地恩沾雨露春
五朝推行誼四紀見經綸汗簡豐功在誰能繼後塵

七言律詩

西昌曾鶴齡

曦匪崦嵫景不留斯人光烈耿無休功施四海民安
日名著三公位上頭玉匣閟泉今杳杳石麟倚樹史
颼颼穹碑讀史堪垂淚何待汗青簡裏求

高穀

四朝憂國鬢如銀雅量高風絕點塵帝簡數名多屬
望仲淹才學擅經綸米歌白鶴游神遠謝却青雲厭
世新後樂堂空賓吏散落花啼鳥亦含顰

吉水周叙

明堂梁棟督高擲黄閣耆年歷五朝手秉鈞衡勞勩
運功成尚偶見和調玉燭一夜遽凋謝銅柱千春播
頌謡悵望東萊神道表不堪風雨暗瀟瀟

恒山曹鼐

正色朝端德望優勲庸高與古人儔丹衷不負三孤
秩白髮寧忘四海憂星落台經神氣速雲龍松栢玉
光浮佇看昭代崇褒典麒麟閣應圖最上頭

京口儲懋

位重才高德更宜五朝眷遇古來稀治安有策天顏
喜文武兼資士論歸比丸兩京推老練嘗聞交阯慕

鼎威如今忽棄人間世念舊相知淚濕衣

姑蘇張益

五朝元老共推公八表將登忽正終北闕早承帷舌
命南交多著撫綏功霜華滿鬢丹心在月色當庭慧
帳空生死哀榮誰得似名書青史耀無窮

姚江邵宏譽

早獻佳謨佐聖明晚登師保際昇平運籌事業追三
傑濟世才華冠六卿夢斷黄梁無復憾名垂汗簡有
餘聲懸知埋玉萊山下翠栢蒼松萬古情

栝蒼周貴

五朝宰輔獨推尊政事文章出道存惟有佳謨彌[illegible]
閣史多功德被黎民孤鶱尸[illegible]宣霄漢清白聲名遺
後昆生死哀榮云足矣為歌楚些一招魂

永嘉周旋

五朝知眷世應無玉帶緋袍老大夫職副三公匡主
德政參群務握兵符彰彰美蹟昭青史鬱鬱佳城隱
碧梧最是金陵人更慕年來猶汲舊司徒

廬陵陳文

一夜台星殞碧空九重聖[illegible][illegible]元功經營自昔推宏
父輸翼當年屬召公碑勒巍[illegible]神道外聲華昭耀簡

書中承家況有青雲器福澤流傳信不窮

錢塘倪謙

三孤詔錫紫泥台輔星光映碧奎文化告看行內
句武功曾見服雕題五朝事業風雲會八表才名斗
岳齊午夜俄驚清夢斷幽亭香翠晚含凄

金壇高達

歷仕皇朝五十年文章政事兩兼全累　高位勛庸
著久諷陟方思澤宣當佇正期資碩輔蒼穹何遽奪
英賢諸郎英道無遺落勝有清聲耀簡編

安成吳節

名公出世挺英標事業光輝歷五朝南海冠裳思國
老東華文米惜宮僚師垣位通中台近卿省名從公
位超昨日恩榮優葬弗昌平松栢兩瀟瀟

莆田林文

蚤年儀發輔皇明職典掘衡列上卿憂國不知雙鬓
改變氏惟有寸心誠安南父老懷威德天下兒童識
姓名誰道温公今已死精忠千古尚如生

又

鬓進忠言達紫宸上惟憂國下憂民九重寤勿今房
杜四國句宣昔甫申觧組方期歸綠野騎箕倏見上

蒼旻古今終始哀榮者細數如公有幾人

又

太山頹矣哲人萎何事蒼天不愸遺訃報九重明主
悼惠均四海細民思五朝德望嚬山斗千載功勳勒
鼎彝故壟佳城埋玉處行人垂淚讀新碑

太和蕭鎡

早從宮省荷恩私晚到師臣衆所推一片丹心依北
闕平生清德著南夷聲名元自陳謨日功業乞栖舜
冑時目斷萊山何處是白楊蕭瑟不勝悲

雲間錢溥

五朝元老舊衣冠終始心堅一寸丹留守不虚
託出師曾致遠人安當時功太難封李此日軍中正
憶韓却恨平生未荊識台星昏慘暮雲寒

吳郡金問

惟公學業重南金朝野由來屬望深貴龍固知千載
遇忠勤尤見一生心日高賓館閒门盡晝晴佳戟樂
綠陰此際有懷應莫盡臨風不覺淚沾襟

雲間沈粲

當機觀見異人綱維中外老元臣漢庭舊識尚書
履海甸重消尉氏塵道濟五朝功業盛名高八座寵

光新奄騎箕尾仙遊遠聞訃傷心淚滿巾

吳郡陸通

自昔謀猷重老成公年七袠五朝卿曾留聲價題銅
柱每贊兵機住玉京台鼎正宜需舊德詞垣又見哀
新塋懸知生氣年年在慨我哀辭不盡情

趙輝

濟岱生材世共奇發身曾不較崇卑學明王道數陳
日卿厄冬官振揖時司馬南交勳績著參軍京國政
聲馳老年更拜三孤爵何事還乘傳說箕

清樂道人

[illegible]翊思龍美才能皓首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萬里炎荒思[illegible]
化幾年機務頼參承正期鳳闕司喉舌豈意龍樓大
股肱念我交游情最厚幾番相憶淚沾膺

蕭山魏驥

五朝歷歴擅才華政事文章鬢已皤較昔英豪元不
忝推今昔舊史誰過勲名難泯昭青史劍氣猶存禀
太阿我念竟孤山斗仰傷心空有淚懸河

又

圓嶠方壺萬里遥貞魂一去竟難招聲光已擬垂千
古勲業何慚重五朝楚楚松筠遺推操巍巍嵩華竭

別集　卷之四　十三

高標公余詩酒叨知已無復相逢慰寂寥

富春趙新

八十耆英世所稀五朝龍眷著聲威廟堂久展經綸
手京國常忝治化機守分但知存儉約攄忠寧肯效
依違如何一旦從仙逝遼海雲愁白鶴歸

澄江徐晞

宿望應[illegible]國總尊[illegible][illegible]閫閣顯高門峻階已貳三公
秩累代榮承列聖恩[illegible]國忠心昭日月立朝大節[illegible]
乾坤台星一夜[illegible]雲漢千載清光照九原

又

葵心無復曉傾陽四海猶傳姓字香宣化廿崇周召
伯歸山碎數漢張良詞林作功臣傳[illegible]新題大
史章忝列同寅應未久[illegible]私那露頸清觴

太康王綸

五朝元老重儀刑今日云亡淚零遺關恩懷宣德
化廟堂經濟播芳聲一生勤節存忠亦千載垂名托
汗青誰料與公成永訣無由闕下仰文星

錢塘徐琦

孤鄉長逝痛同當覩物思人更可傷忽見脩篁含晚
翠空遺黄菊泛秋香五朝盛烈銘彝鼎一代勲名紀

別集　卷之四　十四

太常事業應知垂不泯穹碑屹立耿幽光

東安施禮

五朝開濟老儒宗磊落襟懷孰與同生有奇謀膺大
用死蒙恩典得褒崇論功北闕榮華重遺恵南交事
業隆昨日秋香亭下過思君不覺淚沾胸

栝蒼吳政

清朝五世輔明君按節南交淨瘴氛韓范安邊奇計
著伊周贊化治功存永期海屋添籌算那忍台星殞
夜分此日靈輀歸故里歌殘薤露痛傷魂

古本宗與堂

東魯才華孰似君妙齡已看掛青雲五朝歷事賢勞
著八袠行年德望尊華衣鶴歸風淅淅空山依冊月
昏昏傷心最是斯文喪薤露哀吟不忍聞

關西康爵

昭代承恩五十年雄才文武喜兼全南交德澤陽和
布北闕忠誠鐵石堅第賜尚書光故里碑題少保表
新阡生平事業昭青史贏得芳名後世傳

沂陽蔣先

文章政事擅華夷膴仕忠貞聖主知一代高風光奕
世五朝相業際明時簪纓正好榮參倅薤露那堪寫
誄辭遙聯昌城新郭野徒遺後樂使人悲

廣川張惠

自從折桂步雲衢五十餘年在宦途信有盛名馳四
海固宜高爵位三孤操堅清白如楊震筆紀勳勞誌
董狐莫恨英魂留不得玉京先下玉魚符

山陰韓暢

班班功烈四方馳耿耿精忠列聖知方藉棟梁支大
廈豈期朝野失元龜神遊上國秋風急魂返來來夜
月遲昭代明臣今有幾病余和淚寫新詩

恒山趙敏

位列三孤好爵縻彰彰偉績著明時昔居南國仁慈
事今贊元戎德惠施三代褒封皆共五朝榮寵孰
能窺豈期一旦遊仙去通國賢良盡淚垂

新喻張縕

驚看柱石一朝摧京邑軍民為痛哀歷仕五朝裨大
化累兼三職展雄才身扶社稷忠盈秩位極人臣德
不回太史豈能撓直筆定書勳業示將來

莆田陳用

天生豪傑豈尋常大廈應資作棟梁冠笏五朝榮舊
錫詩書百世見流芳投身報國存仁政教子承家有
義方賓客更憐招飲處亭留晚翠與秋香

又

世家昌邑舊名揚入仕皇明五十霜位列三孤膺寵
厚誥封四代沐恩光也知白首馳聲重誰料黃梁大
夢長千里關山歸櫬遠夕陽回首倍心傷

濠梁郭珍

登平海內已知名百辟衣冠重老成列聖推恩居要
地三孤分命守南京秋香亭榆苔生砌後樂堂空月
滿擔直氣忠魂應不泯化為霄漢景星明

京岑周韻

台垣一夜隕星蒼鬱德遺亡衆所傷昭代已知承寵
渥清時枕恨失忠良滿庭明月人何在三徑秋風菊
自香竹帛勳名垂不朽更看華裔慶流長

東曹魏沈

歷仕五朝全大節縉紳咸仰士林咫正當鵷駿榮三
釜豈料求星落九垓姓字固宜垂宇宙功勳無愧上
雲臺知今欲憶行吟處晚翠亭空更不來

東曹張稹

清朝輔弼老儒臣醫療齊嘉想以振德被黔黎咸仰
戴功施社稷信無倫爵加光禄蔚名重位至三孤寵
渥新誰料騎鯨化仙去臨風無客不傷神

池陽何迅

九霄清夜隱台光四海蒼生共感傷德重華夷誰可
並名高山斗自難忘鹽梅豈但調商鼎黼黻端宜補
舜裳未識門墻曾被薦訃聞千里淚成行

又

一寸丹心八十年五朝元老獨推賢自天恩禮應難
幸隨地衣吟重可憐報國惟存憂國志蓋棺常之貫
棺識樜愁太史書難盡收淚還題與後傳

金陵陶元素

封命曾分輩主憂保釐當任重崇周清風勁節二
文茂實英聲五十秋猶冀閭閻霑厚澤空然廊廟著
徽猷蹇余自昔蒙青眼仰止高山涕泗流

平樂周鳳

仙遊一夕掩泉扃蝶化翩翩喚不醒杳今無蹤遊客
徑花殘忍過醉吟亭生前報國懷忠没後遺芳勒
謚銘此日靈輀歸故里京氏罷市痛難勝

四明楊準孟平賦　萊哲四章章十二句

萊哲少保戶部尚書黃公之殁也余聞而哀之不勝
遂賦此以抒其哀焉

維萊昌昌孕此哲人率游于泮乃作國賓天賜明命
厥志孔申爵及三孤穀祿彌臻於乎惜哉不慭遺老
全歸正丘式遂以道

又

維萊有士直焉如矢發必中的
聖其聽止業畢自居厥聞孔炤兢兢允持靡渝終始
於乎惜哉不求於涂全歸正丘式遂以夫

又

維萊有士誰歟之翰克文克武四蕃于千乃參師旅
以徂交土交人痛從街如父母於戲惜哉喪斯司

蕢歸正丘式夫已也

又

維萊有士王其瑩止既階光禄寔彼儛止厥祖厥考

推恩贈止廼築高門兆斯態止於乎惜哉靈旐歸

來些烏以招魂其可來

黄忠宣公別集卷之五

輓辭

黄少保哀辭

光禄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黄公正統庚申正月五

日以疾卒于南京之官舍訃至行在

聖上悶悼賜葬如禮在廷保傅洎諸能言卿大夫士

為文若詩以繼述公之名節功業而致傷悼之情者

已盈帙矣銘忝同郡晚生而辱公之謬知爲多奚容

已於言乎於是扙淚而爲之辭曰嗟彼泰岱兮嶙峋乎

蒼蒼鍾靈孕秀兮奐發其祥我公之挺生兮卜彼之

疆仁義爲冠佩兮禮爲衣裳才兼文武兮德器邈乎

難量清儉以自持兮操同氷霜發自下僚兮陟登廟

堂復侍從于青宮兮輔導有方蒞交州之遐廣兮兩

肆跳梁匪公之綏服兮孰挫其鋩别南京之神都兮

機務浩穰賴公之贊畫兮民樂乂康寔歷事于

五朝兮璺重名彰時倚之以爲柱石兮瞻斯世於虞

唐宜皇天之叶相兮永壽而康胡年之未滿百兮溘

焉云亡

天子爲之震悼兮失玆忠良眇予聖閒之小子兮嘗

接公之餘光俄訃音之來告兮中心蠱傷悵無由兮

莫掛漿塈江雲兮淚淋浪歌此哀辭兮庶昭不亡
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冬十一月四日癸卯翰林院
侍講　國史兼
經筵官同郡儀銘書

故少保戶部尚書黄公輓詩序

正統五年正月之五日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黄公以
疾終于南京　上聞訃為之悼惜公卿大夫士與夫
四方之人為之慟泼又賦詩詞以衰挽之公之子琮
徵予序其首嗚呼公國之老臣也洪武中大學生起
家縣佐改官衛幕拜工部侍郎進尚書累遷戶部尚

書守南京參賛機務自始至終歷
五朝九四十年矣公嘗以尚書掌交阯布政按察二
司宣布恩澤振舉憲綱夷人悅服暨拜少保兼職贊
化益殫忠誠蓋公之事上也恭持己也廉為政也寬
待士也敬而有禮未嘗以位尚望重矜己傲物其中
蓋坦明直亮而於學尤篤至老手不釋卷暇則作為
文詞或與相知者賡唱迭和為朝之前望舊德卉有
喻於公者也嗚呼國有大臣年德似郎君之所倚也
士大夫之所尊也四方之所望也書曰圖任舊人詩
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豈非公歟公可一日而無
於天之不慭遺乃捐棄明斷之所以哀悼而嗟息
者宜矣夫以公名位之崇德量之弘且享年之高至
於八十有而固無所憾何待於哀挽之作然哲人之
亡山斗之仰思之之深其言之發有不能已者也此
亦予之所思也豈能無言故書之以引諸作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侍講學士
國史總裁兼　經筵官臨川王英序

少保黄公哀詞有序

正統五年正月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黄公終于位年
七十八事

聞上惻然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公始自卑官累
陞極品歷事
五朝寵如一其德業顯于天下而又以高壽終可以
無憾矣而士大夫猶哀惜之不置端厚坦亮君子也
忠於事上篤於愛民范文正所謂先憂後樂者公其
人矣乎平生所為蓋無愧於天而為上為德為下為
民之心至老猶不懈聖天子委之以南京其所托重
矣然大臣如公者無幾人使得在近侍入則獻嘉猷
於君出而宣聖澤於民以畢其所志豈不尤愈乎此
士大夫之所以哀公也衛武公之入相年九十五矣

而進德不倦公之年尚足以有為而遽止於斯惡乎其不可哀也古之君子有益於國家者必歆其久生於世南山有臺之詩是已則於公之終雖欲弗哀可得邪直嘗忝同僚辱交尤好不能已于哀者故作哀詞曰偉夫子之好修兮服仁義以自繩心怦怦其直諒兮行弗展于周行遭聖明以奮興兮庸一言以悟主始低佪于下位兮遂卿佐其焉處勤朝夕以修職兮曰庶幾乎盡臣進專專以奉君兮退懇懇于惠民彼蠻夷之凶悖兮曾幾何識夫上下遇夫子而愛敬兮若赤子於父母荷列聖之隆寵兮耿精誠其未衰

猷忠謀之亹亹兮冀永世其賴之繫根本之攸托兮有嘉靖之丕績何天之不慭遺兮奄一去而不可得惟夫子之洵美兮顧任列其幾人曁鄒亮與弘化兮胡細邈其示申昔武公之佐周兮踰九十猶未怠兹黃髮之是詢兮悲夫子之不能待周詩之詠臺萊兮祝遐壽於無疆夫豈私於君子兮寔邦家之休乞魮音容之日遠兮徒興念於疇昔余寫余情於斯文兮涕浪浪以沾臆

嘉議大夫行在禮部左侍郎翰林侍講學士

國史總裁泰和王直撰

少保黃公輓詩後序

少保兼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卒于南京訃

聞為輟朝一日賜祭勑有司營葬事

恩禮至矣少師公碑于神道少保公傳其行事祭酒公為誌于墓所以著聞于世顯矣公之殁奚其憾然而兩京大夫士聞之罔不震悼咨嘆嗟不能已乃為詩章哀輓用寫其悲傷痛惜之意又何其厚耶其仲子琮編以為帙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臨川王公并諸有位請予叙其末予與公為鄰郡夙昔聞公名稱嘗與蔡宣德初公自交阯還始獲見公儀觀魁

梧襟度豪邁且其學博而識端其中確然如金石挺然如楨榦者人無及之稽其平生履歷大段毅然以道義自持當險難不測則危言正色不為回曲之辭撫南交深得夷情是境以安及代則變作矣比再至已為其所陷夷以興奉之出境拜泣以送之還

朝每上言論議時事則必致慮經遠務求益於生民迨治務南京切切以

國事為心雖進位三孤未嘗以官職介意人皆推其偉器力學至老不厭嘗奏置風憲官專[illegible]學政以培治本識者稱其第一好事教其子[illegible]書惟務明道理

安儉勤戒其典進取蓋其心有以天下之憂樂為係
絕不暇卹其家也於其歿士大夫所以述作彌道發
於悲痛悼傷之餘而不能已者蓋不以公之高年為
美而惜其所施緯有餘蘊焉於戲觀古人之記載則
當時賢人君子功業之顯著者炳然煥然況其形之
發詩而歌詠者乎後之人讀此詩則可以想見公之
為人卒不有感慕興起於其間邪是為序

翰林院　侍講學士同脩
國史兼　經筵官裔郡馬愉書

黃忠宣公文集後序

世資奉我
聖天子勑巡撫山東之三年為成化七年七月循例
詣　闕庭各陳所見兼會諸大臣議各所撫之地兵
民戚休以達　宸聰蓋為長治久安圖也既而暢將
南還吏部少宰前左僉都御史昆山葉公與中袖出
東萊黃忠宣公所著交潘集付予曰忠宣為我
皇朝偉人在當時極為
四宗所眷蓋以公為人操履堅貞問學明正識見超
邁精忠貫於日月清慎造於神明夷險一節老而彌
篤所致也以故西昌楊文貞譜曰　諸公極尊崇焉

還我
皇上追念往勞重申卹典特封太保加以美謚嗚呼
黃忠宣不可謂不遇矣然公壽槁著任
國史固無容贅第以平生所著詩文在交潘者未必
能流布於中國在中國者未必能傳播於天下後世
也此無他蓋以公所作未嘗板行而知之者鮮抑亦
為勳業所掩然耶予受之以歸謀諸布政使殷謙董
昱按察使王琳參政陳儼江玭副使劉敬董廷圭陳
相陳善參議唐濂尹淳僉事張圻楊琅劉時敏董琳
王綸為刊行計咸曰山東為文獻大邦忠宣為大邦

豪傑出為一代名臣為四方具瞻為
朝廷倚毗使其此作不著於當時不傳於天下後世
責在斯文頓各捐俸壽梓為不朽之傳予聞之躍然
喜曰文之顯晦固有時歟然予不及識忠宣識其子
琮為戶部照磨琮子徵為國子生皆嘗往來予門因
獲覩忠宣文稿堆積几案多至百十餘卷今少宰之
所付蓋得於交潘時所著者耳餘尚藏于家少宰蓋
未之見也然先傳其交潘之集則其未傳者譬之繁
星麗天光芒閃爍輝映雲漢當與勳業並著諒亦不
能久掩也因書以俟抑少宰之崇尚前賢亦于此乎

徵十月吉日

賜進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莆田翁世資書

詩文集後序

山東左方伯劉公謀刻東萊黃忠宣公詩文集刻既成乃屬予余曰黃公文集固有二楊學士序于首矣顧今日校訂再傳之由亦不可泯予為我援筆識其後可乎余惟文章與世運相為流通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然必有英明靈秀之氣中正渾宏之德奇偉卓犖之才夷險不變之節博洽古今之學傳之師本之經而後文可言也三代漢唐之盛邈不可追已近

世詩人文士窮感則專於怨懟榮達則專於淫泆不知以理義之正為言者非特其人之溺乎情好殆亦時之否然也惟我

聖祖革胡元之陋再造區夏文運聿興三光五嶽之氣醞釀磅礴故當時士大夫爭自奮勵洗濯舊習若金華宋景濂烏傷王子充諸君號以文名然其功業之著者尚有歉焉求其功業文章彰然於當世者其東萊黃公乎公發英敏好學蒐羅經史弱冠領鄉薦自佐劇邑以至作伴衛其政令勳名煜如秩如其大者在交南幾二十年民夷愛之如父母然其奉

爾再往為賊所得則相率羅拜禮送北還其德之感人如此其他可知而其為文為詩皆平正暢達脫略世故其體制不戾乎前人之程度而奇古高妙要必有得於天者今觀其詠懷詩云莫言巫峽安流異不與終南捷徑同待看

明良相際久江山草木藍春風靜海舟 公蘭舟夜雨灘頭泊玉署春風夢裡看身在江湖憂亦在不知後樂幾時還則可見其愛君之心其謝人惠菜云頓君常濟閉門饉莫待花殘鳥亂啼江榕樹云往年花發燕于飛今日城荒杜宇啼惟有蕭蕭榕樹好江邊常

待暮鴉歸則可見其憂世感時之志東光遇父忌辰云終身有服從經禮舉世無人置來茅赤手南來慙寂寞白頭北望痛劬勞寄妻云惟資遊豆供貽穆覓藉糟糠事織紝今卜相逢知有日莫教又向夢中尋則又可見其恭先德重伉儷之意其約友云籬菊自開秋寂寞客窗空對月黃昏別曼少保云炎海無仁里神京有德鄰莫教容易別華負昔年心又可見其篤朋友之誼海神廟云乾坤合體原無極江漢朝宗自有神過洞庭湖云上下乾坤同混沌東西日月自分明岳陽多少騷人筆獨喜先憂後樂聲湘江舟上

云山頭雲氣有朝菲汀上水聲無古今萬里南來誰注意　九重北望獨仁心其觸物動情對時賦事皆不廢乎人倫大經雖詞氣益然而卒能脫去凡近藻雪塵翳淩轢波濤穿穴險怪慷慨激烈又如此他如喻玄等六篇及平湖頌勞廣頌等諸作往往傳播人口其高視闊步長轡遠馭如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昔人云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為荒君不及為滅裂今觀黃公所著述皆和平正大道所欲言而已蓋有得乎中和之氣者也非其氣之所寧聽之所蘊與夫學之博才之充而志節之正何以與於斯哉　國家熙洽文化以應天地之景運其間能文之士當愈盛愈奇必有大制作可以被筦絃薦郊廟者要亦不能外乎公之遺矩也是集正統間嘗刻於昌邑邑令代史不常板遂散佚今方伯劉公忠其殘缺每巡歷所至輒為尋訪適公之孫黃鉢持家藏舊本來見遂為訂其魚魯捐俸鋟梓與天下之士共之若劉公者其亦有得於公之志趣者也公諱福字如錫別號後樂其世系履歷之詳具諸史傳劉公諱聰字守愚戊戌進士以部諫出長東藩今績美政卓然于時又能以其緒餘及此其好文樂善之意蓋惓惓

焉可謂賢也已

弘治辛酉重陽前二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政義興邵賢序

重刻黃忠宣公詩文集後

詩文豈易言哉昔人有曰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難今觀東萊黃公文集其詩則溫厚和平而不為雕琢其文則俊偉雄朗而不為嶮怪觸物動情對時賦事隨意落筆詞氣坦然其間自有奇妙高古而區區凡近者思歆効之方鏤心刻思被髮流汗不能贊一詞者亦可以驗斯言之信矣予自游郡學得公之詩文若干篇讀而好之常患未得其全帙及忝舉進士備員東藩巡歷所至每訪求之適公之孫黃鉢持家藏舊本來見予得而喜之如獲拱璧乃借為較其訛舛付之梓工以傳嗚呼公之才德著于天下公之勳業載諸史籍是集之傳不傳公無與也但東藩為公之鄉邦後學晚進當有所矜式今得是集誦其詩讀其文必將有以奮然興起景行先哲者矣則是集之傳夫豈無小補云

弘治辛酉十月朔日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古蒯劉聰書

黄忠宣公別集卷之六

教儀

凡為人子繼志承家必須潛心向學謹身脩行夫如是於親則孝於君則忠於友則信於閨門有別於長幼有序推而以往無有不善也盱為學效驗其大如此苟或始勤終怠靜言用違陷不經之害以喪志從無益之徒以敗徳云學而學不成語身而身不修酒色是娛家貲凋弊宗族惡之鄉黨賤之如是而欲有祿位享壽考豈可得乎今予荷聖恩而列六卿之重任承綸音而鎮萬里之遐陬以爾子失學豈吾父之心乎今已送爾於應天府學俾從教授惟望有成諭之雖嚴聽者恐怠故復申之以前言列之以後件爾須篤念而力行慎勿棄善而就惡戒之戒之

一為學者必須去私僻欲立志專心師明師而勿為無徳者壞友益友而勿與有損者遊朝就夕歸惟經史以玩索夙興夜寐務性理以昭融既惜陰於青年必游藝於白日作文草藏詩詞學字法須下着實工夫直到精妙地步斯可謂君子之學而不失人子之職也苟或欺己瞞人有名無實不惟有害於己而且

貽笑於人

一今既入學須守學規每月除朔望許假回家餘每日日未出到學日將落回家往回步行不許顧騎馬驢午飯止令一僕供送飯用蔬菜四品魚肉脯鮓不過二味惟給茶湯不用酒醴並不許在外沽市取人譏笑亦不許自日回家失誤課業

一家中買用喫食穿着柴炭等物并關俸賣俸止令家人整理爾並不許干預惟務讀書

一受業師處凡遇節令或雞鵝猪首瓶酒必為禮不許假名奢用私幹傷財自壞心術

一山東北京遇有親識往来者酌量親疎遠近置辦飯茶前廳祗待並不許延入後廳亦不許留居在院此宜記心不可違越

一俸給自今年正月起月該三十五石一半米該一十七石五斗每除七石五斗家用外其餘十石賣價收貯

一古人務內而不務外爾須尚學古人收心養性由義居仁飲食須淡薄衣服勿華靡涼則青綿布衫暑則青夏布衫條靴頭巾皆與群弟子同常要潔淨不許圓帽小帽絛帶褶子椒鞋俗濮類輕薄子態以自

題黃氏教儀卷後

金幼孜大學士

予久來萊黃公始以經術發身事我
太祖高皇帝為衛幕陞貳工部煒然有聲譽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遂擢公北京行部尚書未幾命
佐鎮南交公鞠躬盡瘁勤勞夙夜撫輯綏徠無一毫
弗盡於由是交人德公如父母而勲烈聞望遂著於
天下當
仁皇嗣統之初念公舊人亟遣人驛召還京改工部
尚書且命兼長宮僚比年

朝廷以交人反側復命公往鎮撫之將行命其子琮
讀書於南京郡庠因述為教儀以訓之琮服膺弗敢
忘復以公手筆裝潢成卷持以請予識其下方公之
為教總七百餘言其目有七首之以為學修己治家
之道次之以待人接物之方又次之以服用飲食之
節其言切實而簡當鑿鑿乎若布帛菽粟不可一日
而無者於戲可謂善教其子矣雖古義方之訓復何
以加焉琮尚勉之惟日孜孜因其言以究其理因其
事以力於行密察於幾微致謹於操持內外交修終
始一致庶幾賢人君子之域可以企及矣琮尚勉之

予且望之子尚有以復我哉

楊士奇大學士

父之於子至親莫加焉故至愛亦莫加焉然人之愛
不同君子者以義細人者苟利之而已工部尚書兼
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再奉
命往鎮南交也手書數事留訓其子琮皆持身治家
處人之要道所謂君子之愛其子也琮能敬父之教
裝潢為卷用旦夕覽省以予父之執也求志一言昔
趙伯魯受簡於父無幾而忘之彼亦人之子也琮可
不謂難矣乎然善承教者必因其言而明諸心力諸

行不徒文具以炫觀也勗哉琮乎且君有身教者焉
公秉心正大熟義利之辨以直道事君以寬惠逮民
在交阯二十年其人無老稚皆戴之如父母天下士
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也士苟有志立身
行道猶將視公為法而況公之子哉勗哉琮乎肅衆
人之子猶有卓然力進於善者況產於崑岡而非備
溫潤縝栗特達之美其亦奚所取貴乎琮乎勗哉琮
秀敏好學吾故喜為之言過庭之際尚以質於公其
必又有語予者乎
宣德四年歲次己酉正月上澣

楊榮大學士

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黄公之再鎮南交也將行命其子琮讀書於應天府學因手書教儀以訓之其為言皆切實略無浮泛冗長之詞蓋公自少力學勤苦以底成立至擢科第登仕版以享其榮名盛福於今日而危恒歉然弗敢自滿故於其去惓惓焉思有以訓其子而惟恐其習於驕縱流於奢靡而弗知所以樹立以墜厥行辱視公之意亦勤且至矣今之世貴游之家子弟往往或於狂悖狠傲憑藉父兄之富貴以陵駕當時者人皆謂其習性之使然也疾豈理

也哉假令為父兄者皆如公之善訓而所以開導戒飭之者若是其至則凡為子弟者雖欲為不善又豈可得乎琮裝潢成卷以請予識予素知公之賢德而又嘉琮之善承公之教也遂書此以歸之

宣德四年歲次乙酉正月甲戌

楊溥大學士

右少保東萊黄公家訓其子琮佩服之餘求題於縉紳先生方既多矣予奚俟於辭然不可無辭也夫變于必教之古人教人之方多不存今惟有讀書一事耳為弟子者於斯用心講明義利體念而力行于以

養性情變氣質圖惟遠大則志趣正志趣正則所行皆正未有不成人者不然或作或輟或急於聲利幸而遂其私亦無取於君子也少保公遣子就學讀書責其成者皆務實之事琮佩服不忘何患乎不為令器尚勗之哉尚勗之哉

黄淮大學士

昔在洪武中准承乏外制今少保東萊黄公自衛幕上言時政

太祖高皇帝嘉其言之切直超拜工部侍郎公益加敬慎略無矜遽之色准挹其高誼而限於職事迹雖

未甚狎而情則相傾是後數載間離合不一公之名益彰而位益崇蓋由其積行之所致也洪熙之秋車駕率師討逆公承　制侍

親王留守淮亦叨備班列旦夕供事

內庭必與公俱向之傾企者乎契而莫逆公之處心秉節偲偲然有韓富諸大臣之風退與士交談笑溫如春風之披拂潤如甘雨之沾濡淮竊自媿以為莫能及而公則不予鄙也公之再鎮南交也命其少子琮肄業于應天府學手書教儀仁條以訓諭之其言皆日用之常推而及之以應事接物其本不外是矣

公之教可謂言簡而旨遠者乎昔禹鈞為諫議公夫善行裕於躬儉素行於家而又能以義方教其子厥後五子八孫皆致位通顯名垂後裔公之德豈過於禹鈞遠甚而義方之教又章章若是琮其可不知所務乎余雖未嘗與琮接見觀詹事王君叙其處已大略信吾宗之佳子弟也茲以訓儀裝成卷帙謁言執友是善于求益者其與趙之無恤無以異矣尚何患其不與禹鈞子孫方駕於後先者乎淮聞公多胤嗣崑岡之璞皆美質鄧林之木無棄材豈獨琮為然第以拙衰侵尋退伏田里未獲申叙舊好姑識末簡

以致忻慶之私云耳

夏原吉 户部尚書

昔胡文定公與子書教之以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湖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辯是非終之以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諄諄乎望其子者至矣其三子果能佩服其言厥後長子致堂季子五峯以道學鳴于世仲子和仲亦為時聞人斯可見父焉能以善道淑其子子焉能以善道自淑其身也余友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衡命之再鎮南交也瀕行手書教儀一通通論于前件列于後以誨其子琮其言雖不出乎日用之常然造其極則士而希賢之地寔在於是琮也既錄一通揭諸座隅朝夕諷誦之踐履之又以父之手澤裝于軸什襲於篋嗟夫司空公愛其子之心即文定公愛其子之心也琮也祗崇父訓之心即致堂昆季祗崇父訓之心也雖然徒祗崇之盡若以致堂五峯華所以造詣思其齊焉而可也

黃宗載 吏部尚書

父子之道天性也蓋人之至親莫踰於父子其至愛

亦莫踰於父子故父之善愛其子者必教之戒之俾其為善人君子務底於無過之地而後已然父之能教其子者固難而子能受其父之教者為尤難今觀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昔為工部尚書時再鎮南交其子琮為京師郡庠生公手書教儀以示之其大要以立身行已之道待人接物之方與夫衣服之順時飲食之適用總書以提其綱分條以衍其義凡七百餘言皆切于日用之常無過高難行之事作人如布帛菽粟一日不可無者公可謂善教者矣琮服膺斯訓裝潢成卷求當代立言君子以發其意將寶藏而

世守之亦可謂能受教者矣是父是子詎不信然歟
昔韓文公送子符讀書城南其意謂人之賢愚本同
一初比其長而有貴賤之異者由其學與不學之故
也引喻切至訓戒深遠而後又有教子取富貴之言
此篇不與於荆公四選之集今公之儀簡直而不繁
核實而不乏皆脩天爵之言無一毫取富貴利達者
語蓋天爵既修而人爵自至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
哉者也且斯訓也非獨其子孫可以取法實世之為
人子者皆可以取法其先文公之議也必矣然文公
之訓必因其子之材有所不逮志有所不立因其病

而藥之有為而發未可知也又何庸議為因書公之
卷併及其事云

胡濙禮部尚書

君子之立言垂訓貴於簡切詳實然後足為其嗣人
之觀法而不至於空言也否則言雖多而無益於事
矣亦奚足尚哉今觀工部尚書東萊黃公誨子之言
與其子琮服膺訓詞之意予深有取焉蓋嚴父教子
之心無所不至莫不欲其成立而諄諄訓戒為其子
聽之藐藐者有矣公位列六卿才德兼茂嘗
太宗皇帝時巡守交阯推誠撫諭兵落輯寧方降韓

然著聞天下洎
仁皇臨阼之初念公久勞于外遂驛召還京兼掌宮
察已而以交人慕公復遣往治戒行手筆數百言訓
其季子琮凡若干條皆日用常行之所當務而不可
少遺者簡明而至當切實而不煩誠立言垂訓之良
法也豈徒其子之所宜佩服而敬守之凡世之貴族
子弟得而觀之亦足知所景仰矣而公立心行事之
概於此豈不可以驗其一端乎夫有德者必有後公
之為德盛矣琮克承公志謹留好禮恂恂謹飭孝友
謙恭聞於鄉黨尚慮其或敬承之有怠也乃以公訓

裝潢成卷間謁予求識一言以加警勵故之世子弟
憚拘檢而樂縱肆與夫聽之藐藐者不亦大有逕庭
哉琮尚惟日孜孜勉思紹述以企公休則黃氏之興
又豈有涯涘哉予既慕公之善訓又嘉琮之善繼承
也遂書其後以歸之

段民刑部右侍郎

予昔忝政東藩以事行部道過萊之昌邑聞縣之老
父談今戶部尚書黃公居家時事謂公事親[illegible]克
孝克敬謙恭節儉惟樂內植言行動作不務浮誇儁
志學問於書無所不讀前言往行有益於人己者公

體之於身力行不怠吾邦之人至於今咸取以為[illegible]
噫公之素行如此可謂能擇善而修身矣宜乎歷事
四朝鞠躬盡瘁輔佐其上以成治功恢弘光大若是
之盛也公嘗奉
命出鎮南交慮其子琮由是而學不加進行或不修
也乃手書教儀七條皆切己之言日用當行之事預
為之訓琮於是服行惟謹不敢少有背戾卒為黄氏
之嘉子弟也予觀自古達官貴人當豐亨豫大之時
溺於驕奢逸樂鮮有能教其子以義方也今公貴為
列卿富有厚祿無毫髮驕奢逸樂之念獨推平日躬

行實踐有得於心者列為教儀以訓其子其賢於人
也遠矣若世之為人父者能以公善教其子為法必
為賢父為人子者能以琮克承父訓為法必為賢子
其有補於風化也為何如哉然公之功名事業著於
天下後世皆學問修身之效也教儀所載無非學問
修身之事琮也宜服之沒身而勿替

周忱工部右侍郎

昔鄭玄之訓子欲其儉顔延之訓子欲其勤萬石君
之訓子欲其謙韓忠憲之訓子欲其慎後世皆傳誦
以為名訓今觀少保大司徒泉萊黄公訓其琮一帖
曰儉曰勤曰謙曰慎莫不備具雖是以往豈不可以
終身行之乎琮能服膺而不忘誠可謂賢子矣觀畢
謹題於後

陳璉通政

右教儀一編凡七條今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
萊黄公訓其子琮之辭也公在
朝廷有蹇諤之風出鎮南交有寬仁之政其修己為
學之方承上接下之道起居服食之節舉可師法故
具於教儀者鑿鑿實事灼然可行凡為人子者皆可
佩服而允迪之豈琮也所得私哉宋朝忠憲公億嚴

于教子以故絳績至宰相継門下侍郎餘亦不失為
名人使琮勉而行之它日所至其可量乎

吳訥都御史

昔考亭朱先生常遣其子塾受學金華呂氏瀕行舁
以教帖凡事師取友種學績文以至道途出入語言
之類靡不備載迨篇末復揩其要曰已上數條不過
勤謹二字循之有無限好事竊為汝願之也今觀尚
書黄公訓子琮帖其義深得考亭之意乎帖凡數[illegible]
言首曰繼志承家須潜心向學其即所謂勤乎又[illegible]
為人當謹身修行其即所謂謹乎至後書一開[illegible]

日如所謂云私節欲夙興夜寐之類者又豈有出於
勤謹之外乎是則公之心與考亭之所願其子者矣
夫豈異乎予之蔑歲祇
命出按貴州地遠少書嘗勒考亭之帖于學宮以示
學者詎知他日不有好事者刻公之帖以傳世乎琮
裝潢臣軸首書又訓大列當代鴻碩題識之語謁予
求言予因舉考亭勤謹二字以為琮告誠能繇是益
加勉勉術術將見學成行修克盡繼承之道者又豈
今日所可量乎予老矣尚拭目以觀至若尚書公之
勳名行業具載諸老跋語者茲不瀆告云

魏驥太常少卿

右教儀一通今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為訓其子
琮而作也余閱之公大要教其子以讀書為本然人
教其子以讀書則其教也至矣何者六經子史皆謂
之書而書所載孝弟忠信之道寓焉禮樂刑政之要
具焉持塊不能讀之耳人而讀書能知其理以踐其
實殆為人臣為人子也夫何歉乎哉矧公亦以讀書
決科為名進士至敭歷中外經事
五朝幾五十年鑿鑿乎言行政事四海之人識不識
咸不慕公之為人蓋所謂以身教者矣善學之者又

豈直在諄諄言語中求哉且琮沉毅謙抑有讀書之
資者余計他日行遠登高夫豈不係於此余辱公半
面之雅亦願學公者三復之餘姑識末簡惟琮其慎
承之

曾棨侍讀學士

宣德丁未春工部尚書東萊黃公承
命出鎮南交將行遣其子琮讀書於應天府學又為
教法凡七條俾之朝夕翫味以有所警飭琮既受教
弗敢違且以公書所教裝潢成卷謁予請言以識之
惟公以名德碩望歷事

累朝勳業著於中外惠澤及於遐邇真足為搢紳況
於為家庭子弟乎觀其所訓自為學至於立身行己
待人接物以暨財用飲膳服飾其言委曲詳盡使能
推之以極其至雖聖賢之學不外乎此公之訓其至
矣乎嗟夫世之宦家子弟往往驕於富貴縱肆荒怠
以辱其親而覆其家比而是琮能祇承嚴訓昕夕不
忘其亦可謂克肖者矣昔賢謂人樂有賢父兄詎不
信歟因琮之請遂為書之

王英侍讀學士

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之子琮侍公居一

京師戒絕葷酒門戶謝經史而侍公甚謹見紹紳
大夫進退揖讓肅然有禮度予甚嘉之一日以公手
書訓誡之辭示予請識其後予讀之其言皆勉琮讀
書勵行血驕傲為人子者尚能持循弗違斷可
以立身成人矣公之訓琮同其至哉昔唐柳公綽教
諸子仲郢甚嚴以令讀聖經及講議居官治家持身
之道當時公卿間惟公綽最名有家法故仲郢登顯
仕繼世有名德古今人稱之以大臣也德量文章政
事天下所仰望而又篤於教子故有企及於古人而
琮之孝謹雍肅且如此豈非能循公之教哉雖然琮

之年甚富而志甚敏於斯訓幸敬懋之始終服膺而
無忘則德成名立如仲郢之賢而見稱焉蓋亦可待
詩不云乎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是予之望亦公之所
望也故樂為琮書之

王直侍讀學士

右教儀一通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以
訓其子琮者也夫為人父者孰不欲其子之賢然或
不知所以為教則雖欲賢惡得而賢哉公有清德重
望足以為訓此篇自修身治家待人接物以至飲食
服用之微莫不詳具誠可謂善教者矣公往鎮交阯

琮留南京及公歸
朝廷琮來北京省侍二京皆萬方會同之地也衣冠
禮樂之盛雖自昔所無然人物衆多其可以湯或耳
目惛奪心志者亦有故貴游子弟能以禮法自持者
不多見焉豈獨其才質使然哉實教之不豫也教之
不豫而欲其不殆且辱焉可得邪琮恂恂恭謹舉動
必由禮度乎兩京之間未聞有所失則公雖善教而
琮亦可謂善承者矣然嘗觀之為子者於父之
教其初亦能勉而承之至於久而忽忘卒陷於不肖
此其志之不立故也志之不立斯外物有以移之矣

予歎琮堅持其志始終如一日凡公之教不但接於
耳而必存諸心朝夕由之不少忘後進而不已焉則
雖為大賢君子可幾矣琮以此卷求予言予欲勉琮
之進於學也故題其說如此

周述侍讀學士

父子天下之至親也而至愛存焉夫子之於父愛固
能盡而父之於子尤有以益之者必極其至而其愛
為無窮也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奉
命復往鎮交阯也留其子琮讀書南京郡學手自書
教儀一通授之大而治身勵行微而至於飲食衣服

其言切實而詳盡所以教琮者極其愛甚至而無所
也琮自是絕酒肉戒奢靡以公言置側取經史朝夕
讀之日益有得可謂善承公之教也公自布衣舉進
士列六卿長宮寮歷事
四朝始終一德而文章政事聲震華夏海內外莫
不慕公之為人以弗得瞻望風采為恨而琮乃獲承
公之教於家獨何其幸邪夫以言為教者未若身教
也今公自南交還
朝廷以耆德學望為國名臣持身慎行至老益篤琮
於燕間飲食起居皆躬視之非獨得公言教且又有

得於身教也琮質美年少恭儉服訓教公卿家子弟
若琮者世豈多得哉而其進蓋未可以量也然觀公
之言非惟可以教琮使貴游子弟得而讀之亦必有
所警發矣琮間以此卷俾予題予辱公不鄙而言辭
淺陋於琮何所增益哉因書以求公規且以塞琮請

胡儼侍講學士

東萊黃琮工部尚書兼詹事黃公之子也公鎮撫南
交嘗遺書教琮琮服膺嚴訓不失子道朝之公卿士
大夫名能文者皆為題識復錄其書不遠千里求益
於余世謂知子者莫若父故教子者亦莫切於父然
則余言豈有加於公哉古之聖賢教子者多矣周公
之訓伯禽孔子之訓伯魚為世之法程也至朱文公
蔡西山二先生訓子亦各有書帖是皆不為空言惟
於日用事物示以當行之要子公之教琮者以潛心
向學謹身修行盡篤念而力行勿棄善而就惡綱領
條目簡明切實可謂日用事物能舉其要矣琮之於
此繼志承家者固已有得焉乃所願於琮者由公之
教進於聖賢之道則其造就亦高且遠矣周孔之言
士君子所共知朱子之帖則以勤謹二字為要約西
山之書則以謙讓不爭先為天下第一義又曰獨行

不愧影獨宿不愧衾蓋為學至此則工夫益密矣富
貴云乎哉琮尚勉之余雖不獲接琮於公則同朝
也乃為書之

陳敬宗司業

凡天下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賢然而不能皆賢
者何哉世之人知愛其子而不知教者多矣知教而
不知所以為教者亦不少也父知所以為教了不知
所以承其教者亦不少也如此而欲望其皆賢可得
乎今觀戶部尚書黃公教儀若干條益知所以為教
者矣公今年逾七旬受知

四聖皇帝為
國元老其功烈著於
朝廷德望重於縉紳威惠揚於遐徼雖古竹帛所載無以加此公之子琮訓秀清謹服膺嚴訓甚習雖非言語文辭而自得於家庭觀感之間者積有素矣况其條教之嚴悉若哉若琮者不謂之賢子又可得乎然則公知所以善教琮知所以善承其教者若此於乎黄氏世德之遂其又可涯涘哉

李時勉侍讀學士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黄公為工部尚書奉

命往鎮交阯時書訓戒之辭以遺其子琮勉令就學凡數事今年夏琮自南京録以示予且求予言識其後昔趙伯魯嘗受簡於其父三年而亡之琮能寶藏是訓久而益篤念念不忘如此賢於伯魯遠矣夫父之愛其子者莫不欲教之以成其才然教之不以其道者有之教之而不善者亦有之李德裕嘗平泉莊遺戒子孫無得壞一草一木此教之不以道者也狄仁傑以忠愛東國行而其子景暉為魏州參軍貪暴無狀致人毀其父祠此教亦不善者也惟韋長孺以一經教子故其子少翁卒以明經致位宰相功名事業並稱于時父子之賢傳至於今以為美談予觀公之所為訓委曲詳盡可謂善教者矣而琮聰明篤學脱略乎膏粱紈綺之習以從事於詩書禮義之塗兩無或怠焉可謂能承其教者矣其進固未可量父子之美將接跡古人垂示將來豈特為方今所歆羨而已琮尚勉乎哉家之訓固自有素予不多及也

劉球翰林院侍講

宣德之初今少保東萊黄公以工部尚書奉
命撫交阯因書訓辭授其子琮而首以潛心向學謹身修行為言其後事條雖多大要寔不出此兩言之

外蓋學不加則無以明夫道故必潛心以自進於學行不積則無以成其德故必謹身以自飭其行是皆為己之功君子之心也公處其子也何其有道哉琮佩服斯訓十餘年且求發明其義于縉紳先生也既勤且非篤於尊其親之訓者不足及此昔之人有不教子以義方而納諸邪者固異乎公之用心亦有誦父之簡甚習而不失者琮亦何愧於彼哉雖然公自蚤歲入仕即知以名節自厲今年愈高而位愈崇清白之操未嘗少貶而忠猷德業著于
朝廷措諸海內施諸邊陲者動足為世法使遠近人

皆慕之非深于學行者不能也琮亦豈得不勉焉勤於學力於行以求此厥美哉易所謂鶴鳴子和者蓋黃氏父子有之請書其後以俟焉

劉定之翰林院編修

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出鎮交阯時謂書識几子琮琮既祇承弗急佷表章訓簡期以佩服永久予獲與觀焉竊惟君子言行所以播布上下使人之聽聞者孰不知向慕飾為名與然至其家人父子密相告語之間有無可務可式而著形諸筆墨者未若公所訓莫非敬慎儉朴持身保家之常愈此可見公純誠由衷表裏一致而世之為人子者顧斁其親之所以遺之豈皆在于禮教不過贏金良產是今足圖甚若陸賈之賢而其子惟利分其南越使歸之橐與寶劍而已琮乃能以公之教為心又而誼篤於此可占知其承芳繼武之可待焉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敢以此為公頌因以為琮勉

謝璉山東按察僉事

君子之愛其子者教之以義而不及於利蓋義者根於人心之公利者形於物我之私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二者之分而已今少保黃公訓子書累數百言於隆師親友勤學飭行應事接物之道精粗大小雖無所不備大要則歸於存天理去人欲夫天理義也人欲利也於義欲其存之於利欲其去之公可謂善教者矣然公之子琮既以公之訓體之心行之身推之事而又書之為簡帙求名公鉅卿題跋以發其義若古盤盂几席之銘以為朝夕觀省之助琮又可謂善學者哉予雖未獲識公以耆德躋顯位忠在

朝廷名滿天下竊嘗慕公之為人今又讀其書而得其心知其賢父子以義授受而不及於利也故樂為之書其後云

黃忠宣公別集卷之六終

黃忠宣集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黃福撰福字如錫號後樂翁昌邑人洪武甲子舉人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兵部參贊留都機務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其子琮所編冠以奉使安南水程殊乖體例餘多手札公牘皆不入格蓋福本以政績傳也

坦菴先生文集八卷附錄一卷

〔明〕梁本之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坦菴文集八卷》提要

坦菴先生文集舊序

永樂中泰和有兩梁先生皆以文章名當世伯氏斑泊菴先生仲氏則坦菴先生也泊菴先生之文雄渾浩汗如萬里長江沿洄百折而層瀾疊波激射起伏觀之使人心掉膽慄茫然失守少而視之則清麗峻潔一塵不滓如泰華芙蓉厽絕霄漢深於辭者也坦菴先生之文泓渟澄深如千頃之陂茫無際涯而微風恬波文采煥發觀之使人正襟斂容肅然起敬徐而察之則端重典則不矜不肆如莊人正士動合矩度稱其伯仲者也然泊菴先生入翰林在論思之地故其名煒然聞天下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梁翰林之文當時所貴重者而坦菴先生自少爲學官四方晚乃歷　王府爲僚屬其與人相接者寡故其文章惟嘗得見者知之而天下之不知者尚多也獨泰和後進推二先生之文比之二蘇識者以爲知言鎰自少從游坦菴先生之門先生嘗言作古文當本諸六經而參之左氏公穀先秦兩漢之書鎰當時親見先生六籍無所不通而尤長於書詩一時門人經指

拔出而掇高科辭膴仕者接跡心竊慕效之而於古文之說尚未深喻也昨者先生之子國録叔莊緘集先生之文屬鐵爲序因得莊誦焉然後知先生所以敎鐵者皆其所自得者也夫以先生之文其重當時如此其傳之後世無疑也豈待鐵之贊而後傳耶然叔莊之屬既不可辭而鐵亦竊念幸以鄙言得托名字於先生之文之後尤不敢以辭也用特論次以歸之先生諱湜字本之坦菴其别號也泊菴先生諱潛字用之云

正統十三年冬十月朔旦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門人蕭鎡序

坦菴先生文集目録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勅諭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朝廷於王國之設紀善所以貢其贊輔必
以文學老成之士處之爾修職郎魯府長史司紀
善梁本之起自儒術職教有成歷輔親藩咸克腹
正是用錫之勅命以爲爾榮其益廸乃心修乃職
使王之德善足以配古之賢王爾亦永有終譽
欽哉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一

表箋

到任謝恩啓

紀善臣本之伏蒙
孱恩擢授今職已於永樂十五年閏五月十三日到
任欽蒙給賜衣服田宅鞍馬等物謹奉箋稱謝者臣
本之誠忻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好善忘勢咨詢
每及於芻蕘舉才任能甄拔不遺於樸樕遂令微賤
之品驟陟清要之班聞
命可慚撫躬知感臣切惟有董生之學識始堪弼亮
於江都有枚乘之文章方可遊談於梁國蓋康非必

騰絕足而高岡不止單翎夫豈凡庸可堪冒忝敬惟
賢王殿下聰明出類仁智邁倫德業廣於日新忠孝
本乎天性建邦啓土克守
高皇帝之弘規敦本親親式承
今天子之美化以得賢爲國以愛物存心篤河間而
軼東平崇禮樂而移風俗爰今罕見徵古寡聞凡招
侍從之臣必簡文學之士臣本之幸生　聖代粗讀

父書志欲求道而學未克仕期適用而才不足備員
庠序已慚無補於明時擢職藩垣益愧有孤於盛德
況申錫田廬以厚其業衣馬以華其躬使之優游乎
翰墨之場出入乎圖書之府深抱素餐之耻允懷負
乘之譏臣敢不精白一心夙夜匪懈效鉛刀之用以
報所天盡毛髮之長少裨厥職永堅瀝膽披肝之節
庶副拔十得五之期尚賴道學重光禎祥畢至得祿
得壽保萬年之家邦有子有孫建百王之師表敢奏
語短瞻仰心長

賀建北京表

伏以兩京肇建創萬年盤石之基九譯來王恢一統
太平之治天人協贊夷夏騰歡恭惟
皇帝陛下道冠古今德同堯舜如天地之大萬物涵
覆載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囿照臨之內于是定鼎
于興王之地建都效卜洛之規瞻恒嶽而控西山跨
居庸而挾灤薊壯九重於南面運啓文明峙雙闕於
中天高連營室百工和樂而趨事庶民悅豫以子來
慶雲現五色於瑤階瑞日煥重輪于
帝座吉屬元旦而登五位式叙羣黎以朝百官道里
均乎由用華固于此繼天因治於此發政施仁禮樂
明備而三階砥平垂拱無為而四方來賀此所以承
天意之所屬而致宗社於永安也臣叨守親藩躬逢
盛事綸音誕布尤為洛誥定命之書鴻業告成載詠
鎬京復古之雅

賀

仁宗皇帝登極表

伏以大德如天正南面而登寶位重華協帝承鴻業

以致太平曆數有歸臣民交慶恭惟
皇帝陛下明同日月道合羲黃居九五之尊接聖帝
明王之正統為億兆之主得普天率土之懽心方懋
德以建中大保民而錫福制禮作樂邁漢晉唐宋之
隆發政施仁躋虞夏商周之盛是以承安宗社而鼎
致洪熙也臣幸際昌期恭逢盛事封以維城之舊加
茲元服之榮效嵩嶽三呼拜
天顏於咫尺祈本支百世祝
聖壽於萬年

學士登瀛賦

神堯起兮乘六龍揚天戈兮刈群雄闢乾坤兮再造混車書兮大同偉泰王之神武建盜世之殊功開天策之上府益極意於褒崇不自賢而傲物樂恥善以爲膚狩以蕩孤隋之酷烈曒文光之餘燼而振八代之憒風也於是稽天祿之遺典倣儒館於宮西徵英飛兮政翼聳雲矗兮璇題挹渭川之清流瞰終南之翠微金鋪爛兮炫目玉宇晃兮通暉接方壺於島渺兮跨員嶠之透迤虹光貫兮璧奎粤十有八士兮攜

手同躋瞻天表其肅肅兮仰龍鳳之德威紬金匱石室兮紛總總其論思激六藝之芳潤兮訂群言之是非若乃房以謀用杜以斷推經術有孔潁之長文學則虞姚是資二李二薛爭舉軼群蘇顏許敬論議時惟亮惟勖之並美若于若蓋之聯珪璧其分日而直丙在乃歸或以言揚或以德師或獻可而替否或補闕而拾遺參謀帷幄者蘊顒昂之重望折衝樽俎者抱公輔之奇才馳聲稷禹擬跡皋夔陳經國之遠猷兮皆帝王之弘規人文蔚其褰開兮伊夫人之登

抑爾其列鼎而食接茵而居從容乎圖書之府出入乎承明之廬慨董賈之不遇鄙鄒枚之曳裾鳴鳳皰而高舉兮肯睨夫林中之翼驊騮矯其四馳兮寧儕夫轅下之駒是宜望之者以爲登蓬瀛與列仙而爲徒追夫貞觀紀元泰運寖昌天府舊臣際風雲之慶會瀛州素選依日月之末光吉人多士穆穆皇皇懷瑜握瑾茅拔鴈行俊傑在位治具畢張躬節儉兮行仁義却貢獻兮抑禎祥四海雍雍兮樂康肇基三百兮膺天慶茲好賢之所致兮煒至今其流芳於世長

敬宗之負玷亦獲齒乎衆良豈徒愛其千里而不較牝牡與驪黃恥若不及堯舜者曾制作夫禮樂而留情於姬孔者徒衒鬻乎文章肆其致治比隆於兩漢而庶幾乎三代之王也猗與　皇明蘊富宇兮萬物韜兮群龍滿朝元凱接武兮登瀛諸子曾何足數兮聖德溥兮胥下土兮麒麟鳳凰在乎郊藪兮軼彼有唐配於千古兮

濠梁觀魚賦 有序

奉敎命臣混撰濠梁觀魚賦臣按南華真經莊子與

惠子游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味其詞旨汗漫猖狂超肰物外可愛也
肰率皆寓言求其合乎中庸之道者蓋鮮焉故臣既
撫其本旨爲之賦復要其歸於聖賢之學者以爲詐
不愧金鳴謹錄上進伏乞睿覽賦曰
南華老仙游於濠梁載招惠子逍遥相羊覽天地之
奇𧨏窺萬化於泯茫詔馮夷使梁津兮飭陽侯以導
鄉將浮游於泱漭兮觀日出於扶桑于時山影沉碧

水鏡凝光森涵太虛谿浸鋃潢爰有儵魚往來翱翔
非鱣非鮪非魦非鱨或揚鬐而奮鬣或飛沫而噴浪
或守坻而在藻或亂流而成行或睒釆於渟𣽡之下
或䗝鰓於呀呻之旁以游以泳相濡相忘若夫睨羲
網而不罹委任釣其靡賞淮南彰臨淵之羨馮驩空
彈鋏之望魯莊于棠之慾奚縱宣父不綱之德焉償
雖同族於鱗介而其獨發乎天機者欲究之而未遑
老仙游目縱觀騁懷以繹顧謂惠子斯魚何適湛淵
千仞爰居爰息碧波萬項可南可北彼圉於所安而
樂惟予之能識惠子啞肰而咲請陳私臆夫物之生
萬有不齊殊智異心偭焉四馳攫腐而賜者尚睨鵷
雛之效界蹶足而騖者不識龍文之可奇物以類而
猶爾人于物其何知子顧詫知魚之樂豈于我而見
欺老仙曰子之非我也尚能知我之非魚則我之于
魚也獨不能得其儱乎是相知者果可以此而識彼
豈必負鱗掉尾沓而後爲知渠哉惠子不答枝頤而
吁粤有瞿儒希顏之徒闖議鋪張起爲亂辭陋二子
之寓言盍中道而釋諸猗欤休哉仲尼川上之嘆示

不息之如斯孟氏原泉之旨耴有本之若玆兩聖繼
明兮暑往寒來萬物並育兮魚躍鳶飛予於是而洞
見夫道體之妙則可以觀天機之流動而昭輝矣彼
渾肰而難知者豈不自此有迹者之推乎二子聞之
太息嘵咨昧道憒學羞前之爲敬佩德音携手同歸

忠敬堂賦

有美一人兮鍾扶輿之淑清承祖考之遺德兮聯戚
里之光榮荃秉志之忠敬兮[illegible]哲王肇錫以嘉名闢
華堂於鳳臺兮琢文石以爲楹被蕙櫋以申椒兮綠

桂柱以杜蘅滋蘭芷於兩階兮羅松栢於中庭峙雪山之縞皓兮周錦水之清泠空翠紛其承宇兮威鳳噦而來鳴於焉逍遥以止息兮重修能以相成彼佞巧與慆慢兮羌行迷而不願世夢夢以多歧兮孰余導夫先路蹈先民之攸行兮仰玄聖之餘栞昭白日之蕩〻兮瞻洙泗其容與望魯參以爲正兮相仲弓以爲度決勇往而無狐疑兮不中道而改錯結木蘭以爲車兮植芙蓉以爲旌飾雷師戒豊隆兮促晨駕兮吾將行踵堯舜之純粹兮襲三王之顯明輸吾衷

以不欺兮微有隱而弗情恢若思而無適兮恒夕惕以惺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而相仍慨徃者之莫追兮惜來者之無停余僶俛不憚夫勞兮終吾身以服膺重曰射惟羿之宗兮奕惟秋之因唐虞世其不遠兮道昭晰而長存仰止景行于不忘兮庶足以盡節乎君親

歲寒賦

日月倏其不淹兮四序迭而推移玄冬〻聿以道盡兮露凝霜而降威草木紛其搖落兮鴈知時而南來朔風颯以凜〻兮霰淅瀝而先霏雪紛〻而交下兮群動寂以屏爲夫何一佳人兮躭歲寒以自怡緩步〻出於東廂兮南階委虵御緼袍以禦冬〻兮飡壺粲以療飢覩松竹之特立兮挺霜雪之竒姿玉樹産於藍田兮瑶華陸離皓鶴翔於玄圃兮縞衣披〻樂比節而侔貞兮睨紛華而不顧也抱清白與耿介兮不捐棄而改錯也雖富貴貧賤之有遺兮惟節義之是務也世混濁而莫辨兮羌不知其故也覩夫君之執德兮庶渺忽其窮也仲尼厄于陳蔡兮名番萬世顔回困

于陋巷兮志節彌厲原盡心于所事兮雄廼謂其爲非智豈雄之失身兮誠有愧原之蹈義宜其得戾而失鼠兮終投閣以自斃然則隨所遇而能安兮諒此心之弗二遂爲之歌曰陽春載熙桃李茂榮兮歲寒憭慄松栢守貞兮君子之德玉潔氷清兮紉蘭蘅蕙佩芳馨兮居易俟命矢不中叓兮企先哲之茂行兮槩適駁其有聲兮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勤有堂記

古筠黃天民清修樂學士也從容乎禮度慎篤乎行誼景仰乎古之人用心于學益嶄然群居中者也故恒爲大夫君子所稱誦而願交焉余分教來筠時與天民投分如舊甚愧其敏學而恨相見之晩也一日造天民所爲勤有堂見其規制閑雅崇廣有度不亢不庳無藻繪之飾儉可愛也羅植花卉扃以垣墉雖雜處城闉而人跡罕至靜可尚也遂相與周旋忘其

爲客之況既而天民觴余堂上請曰某甫弱卯即有志藝文事弟恨多嬰世故而年及之矣然心猶不忘而暫舍也盍圖于此藏修游息以下上出入六籍中庶幾其猶有所獲焉先生爲我記之以警其無怠可乎余曰噫賢矣哉天民之用心于學也夫人用心勤者業斯有就焉度斯勤則善射王右軍勤則善書公孫氏之于車揮之于弓未有不由勤而能有其業者也況學聖賢之學者乎記曰人不學不知道又曰學而後知不足蓋學所以能知夫道不足所以能進夫道也苟勤弗至而怠勝則自足足則無以有諸己矣況望其于道可幾乎此古人所以惜陰競辰汲汲不少貸者職此故也若天民之志之勤如此可謂知不足者與吁彼服儒衣紳以文字爲職業者迺致於外誘沓纔惰業譬欲東而西其轅欲南而北其旆見古人書不啻若風雲月露之接吾目曾何足以動其心而勤于學也哉聞天民之風不愧發于中乎余知天民駸駸有得于古人之學者必自勤致也他日挾其所有出而取冨貴于明盛時則斯堂其永有聞矣雖

然天民取韓公教子詩以名堂天民蓋自得之而有待矣固無俟於余言然稱黃氏之後來者登斯堂也有所觀感以接武於前聞人則余之記烏可少哉於是乎書

崇德堂記

君子之爲學立志不出乎尋常衆人中則其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溺凡近而安小成欲望其進德修業爲士君子之歸者蓋尠矣此近世之病而學者之大患也熊氏子高崇德其字也作堂爲事親讀書之

所仍大書其字揭堂楣巽有所仰瞻警發而盡爲巳之學焉此其志何可及哉嘗徵余發其義以相其有成而不負名堂之意也余多嬰世故不克如其請今年夏余將以攷績去筠學其友黃有恒勛之請益堅廼爲之言曰美矣哉子之名堂也自五殊二寔之氣氷徃蕩摩而人物生焉人之所以爲人仁義禮智其性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倫也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書也顏曾氏之得孔子者其學也由顏曾氏之學以讀夫書以明夫人倫則吾之所得于天者可

以尊崇而不失墜之矣蓋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不知所以尊之非崇德也且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將何以參兩閒而爲人乎肰有學非其學亢於空虛淪於汚下者不爲不多也其不至害倫傷敎鮮矣尚巽其能崇德也哉今子以崇德爲字而又揭之以名堂而常目在之眞知用心於古人之學矣其立志不亦出乎尋常衆人之中者歟吁彼馳騖于富貴利祿塲秉觚濡翰以取世資其不乘天爵於人爵之後者幾何人哉此德之所以不崇也余於子之名堂焉能無慨於衷乎子尙有以自勗益求其所未至則子之成就不可及矣異日抱其器以大受又庸有不爲斯堂增重也哉余故書此爲堂記使熊氏之子弟有能立志如子者誦余之文皆知所崇德云

泮溪八景記

君子之心遊乎物之外者可樂也遊乎物之內則累於物矣果於物則是非美惡之辯戰於中得失予奪之幾交於前雖有之亦不足以爲樂矣此余覩傅君子雨泮溪八景而得之也子雨爲筠望族世多聞人

至曾大父某用蔭爲莜官溪以故得名余嘗過子雨登其德芳堂亭館翼肰而深靚竹柏雜肰而交蔭所謂八景者一擧目可盡也建嶺負其後桂池橫其前回峰峻嶺相與角立乎左右湘泉流水過泮溪會野橋而出紫白如良綠梅谷春來則有風蓬肰好鳥鳴嚶下上雲烟杳靄之相滋蘭芷芳馨之可襲凡寓於耳目而得之於心者皆可樂也子雨於是擷畦蔬取池魚邀余擧白引蒲極酣謳不厭歌聲激烈出金石酒肰若脫塵坌之轇轕而神遊乎八極之表不知酒

之既盡日之在山也余疑子雨之樂有得乎物之外者矣因諗之曰世有居台鼎之重負公輔之望祿食萬鍾馬踰千駟熙熙然如登春臺子雨得之其以爲樂乎又有善治生者如計然白圭居積與時逐貲累萬金畜牧之富千足其美食妓服從姬歌兒與千戶侯等子雨得之其以爲樂乎子雨曰是有命焉求之而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皆慊於吾意則吾之所以爲樂者未有不累於吾心也且彼富貴者德薄能鮮無所輕重於世厚自豐殖以愚其子孫恒樊樊焉於

得與失則雖憂且勞不暇而況得而樂之乎歐陽子曰山林之樂有以自足而高世者放心於物外也吾幸際明時享太平之福囂囂乎自得而不資於人也休休乎無不足而有餘也其放心於物外者歟彼富貴者雖無不可致吾固不能以此而易彼也噫子雨之遊乎物之外者豈莊子所謂至樂也歟請書以爲記縉紳君子有慕子雨之樂而不能得者宜賦詩以見志傅君名霖子雨其字云

逸拙齋記

廬陵戴君和篪邑著姓也自少負氣卓犖不隨俗雅化視世之齷齪者無足當其意讀古人書皆張皇校度而得其所以然尤好趙文敏公字書每臨倣逼真人慕豔之以爲不可及嘗曰昔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故所得汪洋無涯涘其文雄深跌宕有奇氣學非游不克信哉遂橐貲游西南諸州數十年居養見聞之助稇載不勝矣既而慨然曰吾年與時邁非拙於中拙於遇也遇不遇有命焉吾歸營兎裘婆娑一丘一壑之間與造物者澹然相忘於無爲之天夫豈不

逸乎是吾拙者之所爲也於是即所居讀書樓之左構室兩楹以自休其間鄉閭子弟從之游不拒或勸之仕以耻寵貿榮不應題其額曰逸拙之齋蓋耻濂溪周子之賦云客有過之而偵其所以名君曰黃帝遺珠象罔得之周人鑄鼎倕齧其指君子蓋惡夫智巧也世之人殫智慮役心神搰搰擾擾以[illegible]趨於富貴利祿之場無毫髮出其揣摩臆見之外者未嘗不以巧爲得也由吾拙者觀之不已勞乎其性鑿矣魯顓蒙之不若哉且彼患得患失與時進退無所輕重

於世依違澳涊嶔以飬交負名乏寔者尤多豈若吾之老於是齋與雲物爲朋徒而樂太平耆之爲得乎歐陽子曰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於是有味焉故䒭以逸拙名吾齋也客喟然曰君之拙其莊周所謂樂全者歟抑可謂知命之君子歟非純朴無以養其真非淵默無以達其會非抱朴守雌又何以全其天哉請爲君記之君曰唯唯遂爲之書

大田別墅記

宣慰播南楊公去州治東一舍許得深靓閟廓之所曰大田重岡複嶺如拱如逬如列𢪛帷皆環翼內向外固中寬其平曠衍迤爲原田周二十餘里公喜曰斯境美矣而其勝不彰未有郎而愛之者豈造物者故晦其迹有以待予哉廼鳩工積石築土以閉其水之泄而瀦之洿泓淵深漫衍廣平彌望如湖岸湖之山剪灌木薙榛荊以出松竹環洲之渚植楡柳種蓮茭芙渠而集鷗鷺臨以時雨之亭泛以畫舫之舟海神之祠峙其右水月之庵直其前而勝益增合而名之曰大田別墅因其舊也佳時令節公與其屬及州之賓客者游焉當夫雲烟斂霽山影沉碧水光接天鳥飛魚泳上下浮沉亭榭飛落簾幙洞開佳花美木掩映左右微風動而遠響生可以脫塵埃而滌煩囂者皆盡於四矚公舉觴命客或投壺雅歌分題賦詩或扣舷待月投竿取魚雖四時之景不同而寓於耳目以陶寫其性靈者無所遇而不可也公豈所謂不娛意於繁華而放心於物外者歟嗟乎公達有播土二十餘世歷年六百忠孝大節著在累朝深仁厚澤

流衍一方公之樂此有以哉雖然孔子有言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公之樂益欲廣其仁以覆露乎播人使皆樂生安土無寇攘竊發之警變鄒魯禮義之風達其智以博觀事物之理以宣布朝廷之敎化使周流無滯潤澤生民此公樂也然則公之樂益有得乎山水之外者矣栖子以觀游爲二政之具信哉噫子午橋以裴晉公得名輞川以王維增重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大田得公之賞識其永有令聞於時矣余素固其勝適有具其事來徵記遂爲之書

播州楊氏忠孝堂記

余讀播南楊氏家傳觀其歷年傳世之遠中更變故多矣而楊氏以一姓有土地人民之富多歷年所連珪累組奕葉有光豐功偉績繼序益隆何其若是之盛哉豈深仁厚澤之及民者遠而忠孝大節之在朝廷不泯與蓋有所自也按楊氏自京兆端協神夢起討南詔肇開播土武節之伐叛懷貳武經之好讀書招游學繼以忠烈公之討閩詠穆拓地七百餘里建學養士立言垂訓蔚為詩禮之家開府公委政事親

誓天許國留心文治創孔子學以表礪風俗惠敏忠宣及今宣慰公繼承不乏者二十三世自唐僖宗符乾迄　皇明宣德垂六百餘年仁義忠貞之積名爵勛業之隆與夫累朝褒錫之榮先後輝映無有紀極此忠孝堂之所以作也余嘗迹兩漢唐宋將相名臣立功于一時興利于一邦分土受封以遺其子孫者每有其人然不一再傳湮没無聞者多矣豈功烈蓋世者不足以至遠而仁義傳家者可以建不拔之基乎楊氏自武節而下累世讀書好仁變椎髻緩裳之俗為鄒魯禮義之邦又世效臣順盡心所事雖所遇夷險不同□中植弥厲卒白於天下後世宜其積有世緒積之而愈厚引之而益長也雖其來有自抑天祚忠孝而造物者有以相之歟今宣慰公克惇祖武前此又未之聞斯堂之聲光其有引而弗替矣語云盛德必百世祀楊氏萬世子孫誦余之文當知所興起

養志堂記

君子之善事其親者必思有以樂其心不違其志則父子之天全而孝敬之行著矣此姜善氏養志堂之

所以作也善字伯淳為今環衛武德將軍正千戶福之冢嗣武德公余江右之豐城人也端謹忠厚長者愛伯淳俾從■宫教黎先生巽夫游伯淳克承公志嗜學工詩服勤不少貸卓然輩行中罕見似人嘗於居第之偏治一室深廣有度不亢不庳至四壁而黝其柱扂其奧以藏書疏其明以坐賓客芝蘭竹樹之勝雜植而交蔭無長物焉武德公官暇輒出坐堂中伯淳左右娛侍進趨唯諾惟謹武德公遇事訓誨亦嗚伯淳婉容承顔不敢違恂恂如也或時命酒觴客

治具豊美須史畢脩武德公未之知而無不如其意者可謂能子矣伯淳一日跂而言曰斯堂既有銘幸爲之記俾陟降仰止得有所勉焉余曰人之所難得乎天與得之而可以爲樂者莫大于父母兄弟具在也又能好學自修以順其親而娛悅其心志則其所以承乎天者益厚而無愧矣蓋父母之於子非樂其不違去膝下而日進乎三牲之養也樂其敦篤乎詩書循蹈乎規矩親近乎端人正士忠不違於君孝不衰於妻子信不失於鄉黨朋友日置其身於高明正

大之域爲之光榮使人稱之曰某某有子矣此養志也伯淳之好學自修足以力行深造而無難事則如之何不樂也雖啜菽飲水未嘗不欣欣然有豫色養親之志孰有大於此乎若娖娖如轅下駒才美不外見非養志矣亦伯淳之所不取也伯淳喜曰願爲諸堂楣以求其所志遂爲之書

清白堂記

守成都爵衛尉楊侯於公署之偏闢小軒爲休暇燕修之所不亢不庳深廣有度欵兩楹而至其四壁琴書圖史之外無長物焉大書清白二字顏其楣曰吾楊氏系出漢太尉震之後震博學耿介秉大節立朝人不敢干以私用能以清白遺子孫至今人誦之若前日事吾素慕其風而願學焉同寅諸君子咸樂其志之異而望其行之有成也遂播之聲詩來徵言爲記夫豪傑之士生乎百世之下讀古人書見其高風偉節蓋乎當時被於後世而不泯者未嘗不慨然仰慕思尚友其人有低徊不可及之歎況爲之後者乎此楊氏清白堂之所以作也侯可謂有希賢尚德

之美矣夫君子行已修名之所當先者清與白也清自不足他技能何補焉然清欲其守之無所雜白欲其行之不可涅也守之清行斯白矣未有清可雜而不汨於物白可涅而不汚其身故曰惟清無雜惟白不涅惟清惟白斯以成德此誠聞之古昔而罕見之今玆者也震之風聲氣烈昭晣史冊至今有耿光夫豈無其故哉宜乎我侯景仰追慕於百世之下也嗟乎世之人極意於耳目之奉尚浮華多寄意耽樂於風月煙霞江山泉石之美以自娛者此堂一舉目自

得之不必道也求如侯能篤志好古人之風節以礪厥操者無幾侯可謂賢矣他日接武前人與之匹休儷美又何難之有哉余聞侯勇敢多智便馬善射重氣誼慕古名將之節蓋奇士也斯堂之清白可以永久而益光顯矣遂記之以張本云侯先世淮右人舜臣其字也

復心軒記

內翁陳公復予舅氏止齋先生之第三子也治屋於所居之東傃陽牖明不侈不陋朴如也朝夕奉先生

居其中以休其暇日榜曰復心之軒盍知爲善去惡求爲君子之道矣今時歸自蜀日侍先生坐軒中笑語移日公復必斫鮮烹肥豐薄異宜而調膳必精絜香美剖小甕而酌之曰家君老矣而吾兄又不可以久留欲衆首無幾必累五行觴予二連飲不辭先生喜而佐之曰子力有以勝之亦引滿盡興既而明日復然又無日不然公復益藉予以承先生之懽其可謂善事親者矣今年秋予瀕行公復徵言爲軒記夫復之爲卦合坤與震而名以一陽居五陰之下爲陰極而陽反之象蓋純陰之月諸陽消剝已盡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積之踰月然後其體始成而來復而天地發生萬物之心其端已萌於此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君子觀卦德知反善之義能於至靜之中念慮方萌知其爲善而順養之不善而改之以從善則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皆具於我矣顏子之不貳過周子之幾善惡蓋皆致力於此而得之矣公復知事親當順且悅處兄弟當愛而厚與人交際能直而好信不肯踐有過之

地蓋庶幾不遠復修身之要矣其爲君子之歸無疑也尚力踐其寔以底於有成焉若徒名斯軒爲選勝養高之所以流連光景而已豈予之所望於公復哉故爲之記

竹所記

越之上虞管君雍仲自山東憲幕調兖之節推十餘年郎公守之東爲別室兩楹而至其四壁傃南牖明種竹數十竿挺蒼翠掩映階砌琴書圖史旁午几格間公暇則燕息其中太守黃公采題其額曰竹所縉

紳士皆侈以詩文俾予記之君爲人恬淡靜虚謹畏清約其瀟灑絕塵之姿獨立超邁出群之趣與竹相賞於尋丈之地吟風弄月以陶寫其性靈一時之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者皆不足以移之則君平日之劬神於聽斷襞積於人事豈其情之得已哉宜其既退而即休其暇日於此也予嘗徑造竹所君倒屣出迎命酒賦詩引滿酬謔俄而凉颸徐動竹間摵摵有聲而鳴鳥過之嘈然金石奏而絲竹間合也在席者如遊廣寒吸沆瀣而漱清冷不知炎風焦暑之爲烈

豈復有一點泥滓之累其靈府哉夫竹虚其中抱道之器也直其外獨行之表也疎節抗勁貫四時而不改士之不以得失變故易其操者類之然則君之愛竹不獨况其德之似而其志之所在亦因是而著矣予嘗嘉淇澳之詩託興于綠竹美君子學問自修之功盛德之至善而後申之以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蓋言其有是君子之寔而使民之不能忘也君爲政簡而寬直而有愷恩惠流于刑罰予又知民愛君之不忘覩斯竹而愛其棠矣嗟乎竹一植物耳何所獨無而君之居爰則有時而或去未嘗眷眷於是也後來者有慕君之爲政求君之高節卓行必自竹所得之矣君上虞之世家其從兄芳仲洪武間令吾邑泰和有善政民至今頌之如初則君之賢也其來有自因併記之

江津縣重修學記

永樂戊戌秋臨川袁侯廷輔以乙未進士爲令江津甫下車謁廟顧瞻學宫隘陋梁棟低壓赤白漫漶展禮惟艱輒慨然曰廟學所以尊崇聖王以先風化爲

一邑表厲吾不能大而新之過也遂與丞姑蘇王君某圖之議以克合廼拓舊基增高加廣僦工掄材礱石陶甓經始於庚子六月至八月而禮殿成將有事于門廡會侯當朝覲而舊令至事遂中止父老德侯政役不逆寡弱相率懇留於朝侯以洪熙乙巳冬復來官未遑他務經營勸督如初又有主簿隴西李君典史會稽嚴君協心贊助爲戟門兩廡及廡若干楹以神厨牲房舊在講堂後供祀弗處改作於戟門右以餘材作齋房湢浴之所於西廡側凡百皆具經工

於宣德丙午之十一月落成於明年二月之壬寅本石壯麗丹碧輝煌而人不以爲侈取材於公用力於餘而人不以爲勞盖侯内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成此于人所難爲之時而又賴同寅二三君子篤意以濟盛美豈學校之興固自有時哉既而以教諭方君相基會作之本末來徵予記按郡誌江津以南齊永明間自巴郡移僰溪郡今縣治也歷梁陳隋唐學校之制無考宋治平乙巳知縣鄭諤重修之元至元乙亥燬于兵又三十有八年爲皇慶癸丑知縣安文思

仍舊基復之事具載學記　國朝洪武初亦嘗改創而規制弗稱歲久輒壞至侯而克成偉觀非刻諸石無以起後人之紹述而承侯之績於不刊嗚呼侯可謂知所當務矣古之爲治政與教兼之今之郡縣知爲政以有立於時猶不多見况遑及于教乎且有司簿書之不責者謂之不急非侯之好學師古何以能若是哉宜侯之卓出今世士而追乎古之人也江津之士來學於斯者毋用力于空文以干世取寵當講求夫明體適用之學以治心修身處則孝友于家信於鄉黨朋友出則忠於君使見諸功業皆足以傳于後揚芳猷于不朽庶幾不負聖朝養士求賢之美意侯興學之盛心也是役也其竭力承事不容怠私縣吏某皆預有勞績於法牽連得書故并記之

楊氏瑞竹記

泰和楊君孟并家多竹命洗其縈有小根剛附别枝間忽榦葉鮮茂叢筍駢生根柢旁合無培養灌沃之勤而發榮滋長有非人力所能致者亦異矣哉思貽楊先生知爲瑞具以告余按譜竹之别類六十有一

而瑞竹不常有由其不常有故人異之異之則謂之瑞宜矣古者王政平德至草木則神芝生于廟甘露產于庭以昭異也今楊君家獲瑞竹之祥豈亦有致之者乎先生曰君爲人履信撝謙事親孝謹與兄弟友愛尤篤雍雍怡怡撫孤姪如己子先人手分業多至相讓一家如一人斯其有以致之也嗟乎和氣致祥尚矣然必因物以著不期而至動者有知而自化之植者無知而自生之天子見諸天下士庶人見諸其家雖大小不同皆和氣所致誠不常有夫竹之爲

端一本而中分竝節跱高聳聳擢秀而已世或有之以爲盛觀見諸賦頌詠歌載在信史垂耀無窮未見不藉土壤培植而異本同榮如楊君家所產者其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尤近古所無而罕見於今也可不謂之祥乎所以彰楊氏昆弟子孫本支繁衍異體同心之徵何疑哉余聞楊君之世祖清叔登宋理宗端平二年進士第官至靜江理定縣簿尉位不滿德其祥鬱而不彰久矣今乃獲茲異瑞則其鍾美在人必復有簿尉出而爲楊氏顯者豈造物假斯

竹以爲之兆歟此可爲楊君賀也先生曰如子言則昔人所謂不于其祥于其人信矣止齋陳先生喜而賦之余故樂道其事爲之記

西園草堂記

泰和爲吉之大邑贛水經其南而東抱後空三華諸峰如列屏帷金魚珠浦玉帶相與角勝當其前地盡鍾秀士之生乎其間者文章事業皆有名於時

國朝休養生息之富環縣治而居者鱗次櫛比競以室屋高麗相長雄爲甲乙數故其地至尋丈幷十金不可得求寬閑深靚之所可以養高而自肆者益鮮蕭氏仲齡居城西白鶴山之後魚池之南少東地稍寬衍池沼竹樹可悅人意轂擊肩摩之鬧不至益闃閴中之勝處也君之子藤縣令蔫之直所居之南爲屋若干楹不侈不陋虛中疏外以即與牖明佳花美植雜然交蔭其左右琴書圖史旁午几格間可以遠喧囂而出塵埃誠養高自肆之所也顏之曰西園草堂蔫之日迎君休其中偕昆弟子侄問安視膳不敢廢違所以承顏色而娛心志者無所不用其情余嘗

與客過之蔫之輒烹肥鱠鮮命酒爲歡掀髯披闥徙倚旁皇君與余年相若而氣槩同飲即忘形藏鈎賭采余三角三負亦遽飲不辭既醉而歸不知夕陽之在樹每過亦然又無時不然因竊自嘆人生有子能讀書爲難讀書而能取科第致通顯爲尤難況又康強壽考逮其祿養者乎此人之所不可必于天者而君俱有之其爲忻幸當何如哉既而蔫之起復再令高要徵余記其堂曰俾後人知其有以也夫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況老而既衰者乎蓋老者之壽

雖出于天而養亦不爲無助爲子孫者凡世故外患感慨憂愁一不以槩其襟懷攻伐其元氣有以養夫精明靈長之本則享年之永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爲之知所以樂其親如此其賢于人遠矣哉堂不可以無記也遂爲之記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贈張日孜詩叙

人利其生者恒患疾病之不治利人之生者恒患學術之不精疾病不治不知醫者也學術不精不知書者也夫人病不皆不可治由不知醫故不求能治之人庸工非不欲其治由不知書故無得可治之道于是治于人者無以利其生治人者無以利人之生焉厥而病家至死不怨庸工庸工終身不悟其挾死道殺生人其不明理不以太乎同寅梁本之先生吉之

泰和人也告余曰吾邑之西昌有張日孜氏世業儒也七世祖槐應登宋進士第再傳迄伯讓父子始以儒業醫爲醫官傳祖德翁父宗益世有積德以能醫鳴于時至日孜傳愈久業愈精活人愈多而其聲尤灼灼焉日孜始從三峯處士尚仁蕭先生學醫而源儒故理明而不窒于用儒而達醫故術工而不盭於道是以人賚之治者無不愈且速也吾母常病一日病非常病亟致日孜日孜投之劑如障下泉使東之不竟夕而厥疾瘳矣吾德之深不能報哀善以詩鳴

者歌而美之與先生一言弁卷首余惟事親者固不可以不知醫業醫者亦不可以不知書事親不知醫必無所擇而委之廝工何以利其親業醫不知書必無所見而擠之死地何以利于人哉有仁人孝子之心者不亦悲夫使夫為人子者皆本之之知醫可不陷於不孝矣為人醫者皆日孜之知書可不陷於不仁矣余嘗聞人善而樂道之其能已於辞乎夫醫之為道與相人君為天下國家者等事雖殊道則一也以日孜之積學不怠去彼為此易地則皆然也知張

氏自槐庭累德繇慶其來遠乎宗盖而下復有如槐應未可知也日孜其勉焉本之喜曰是可與日孜期矣請書之是為叙

芸莊詩叙

江西僉憲婁公顏其藏書之所曰芸莊好事者為之說播之詩文凡若千篇渢渢乎洋洋乎不可尚已復以叙屬廬陵梁某其言曰聖人之道非言不立也聖人之言非書不具也然藏之久則有蠹游文字間齧紙啗糊魯魚亥豕之訛莫辨職此故也芸香草采殺

置汗簡中可以[illegible]之焉某曰夫書豈魚蠹之[illegible]道自昊羲黃虞迄于周經於孔子之手垣墉峻高鍵閉未聞有所謂蠹也不幸孔子歿正路蕪而異戶闢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仁義先被其蠹矣又不幸厄于秦壞于漢唐易蠹于九師春秋蠹于三傳申韓毛鄭為詩之蠹大戴小戴為禮之蠹離析六經之旨蠹賊聖賢之訓者皆是也斯其不為蠹之尤者乎其為害也非彼潛身於[illegible]借縫句讀間之可儗倫矣然則魚之為蠹也不過殘乎文而已人之為魚也乃為道之蠹

焉賴孟軻氏韓愈倡空言以辟之雖時有張[illegible]哆[illegible]以求噢糟粕終不得肆其防範正道擴斥異端之功俟矣百世之下又有若周程朱張諸大儒相繼出[illegible]翼聖經蠹不得遺育使聖人之道煥然如日方升[illegible]功亦不下孟氏矣是故知有芸之芸當知有人之芸也芸之為芸可以藏六籍而無蠹人之為芸可以存斯道而不泯焉方今　聖天子崇正學錮異端[illegible]斯道大明之時矣公之擢風紀又能剔瑕刻[illegible]尾肆毒以蠹民者伏而不敢逞以能官聲鳴一[illegible]

無所自耶蓋公平昔樹藝之深灌沃之勤故其芸蕃蕪暢茂又得以辟夫民之蠹也夫豈辟書蠹云乎哉

黃氏族譜序

黃氏之先本于盂縣太史涪翁其始祖也居豐城雙井則盂縣之分也居筠之新昌婺庄又雙井之分也爲婺庄之所自出則秋水居樓下其派爲支爲前村爲棗樹下爲嶺背合樓下爲四也世不乏衣冠士在宋有諱六一者爲上舍生其子爲夢炎登宋景定三年第官由贛縣尉至提幹其他爲尹爲尉者不一而

嶺背爲最盛爲嶺背之所自出者則諱四七簽府君也有曰汝敬者距上舍六世夢炎五世縣尉則其曾祖也年七十餘質直純厚識道理於黃氏爲長且賢鄉稱善人雖隱身不祿仕而未嘗落其家也一日告其内弟朱貴曰子今科第出矣吾黃氏星分四處世次遠而益殺服至于緦麻則窮矣服窮則昧昧焉不知其所自尊卑紊而恩禮薄喜不知慶憂不知弔甚至相目爲途人者有之孰知其初也本一人之身也以一人之身而至爲途人吾不忍視也非譜之繼作則無以合親矣親不可合則忘其祖矣如此而欲其孝弟之心生復可得乎吾今因故譜詳叅廣摭遠者不遺貧賤者不棄非類勃興者不容冒有修其譜略其世者疎同姓也有修其譜詳其世者尊吾所親也子爲我彙次以觀諸族人使知服雖窮而情不可盡昭穆有次疎戚有別貧乏當賙患難當恤冠婚喪祭當告一族如一家一家如一身然後吾尊祖敬宗之心可庶幾乎且異日有昌吾宗者則可以無墜城南杜拜汾陽墓之事矣貴將以春官行遂克相其成并

求余一言以引其首余因貴得交汝敬今貴有請不敢辭惟古人立宗法有百世不遷者大宗也有五世則遷者小宗也所以固同姓厚人倫之道至矣後世宗法廢而譜諜作世家大族猶得有所考焉然經喪亂來知譜之不可少者又百無一二也今汝敬年老源二于繼先垂後惟宗譜之是究是成可謂黃氏賢子孫矣爲黃氏之後來者尚能心汝敬尊祖敬宗之心引而弗替則孝悌之心得不油然而生乎汝敬而下復有如夢炎爲黃氏顯者未可知也請書余言以俟

贈璡宗器遊士詩叙

方外士慕聖賢學聞仁義道德之說是所謂墨名而儒行者也可以與之遊矣璡生宗器鈞故家子也自少好佛老受戒于無爲師無爲志行脫俗樂山水而嗜安閑甘澹寂而忘勢利其與世之外倫傳教者遠矣宗器悉服無爲訓勤本教習而不懈將有得矣乃曰吾教宗指化民爲善也爲善莫大于孝弟孝弟之道孔氏善言者也吾讀孔氏書斯可以會而得之遂挾策從余遊余見宗器貌癯而性恬神完而守固

與之言不膠外物而未嘗違于理雖侍坐竟日而心無所肆釋之知道者固諗之曰余讀孔氏書者也雖于道無聞然服儒衣誦言不敢戾先王之教行不敢違先王之軌所聞者仁義道德之緒餘也子曷爲謂余而來耶宗器曰儒與釋其本異其教一也先生之言璡所樂聞之矣余甚喜以謂吾徒在門墻尚不知樂學親師有如秦肥之視越瘠宗器以方外士乃能不爲其法所拘而銳志于學此豈易易得也哉昔韓退之柳子厚以宗公鉅儒猶不能忘情于大顛浩初余何敢望退之子厚□□可不與宗器游乎自是宗器事余甚謹而余□愧無助于宗器也今年春宗器將游西江過彭蠡望匡廬鍾阜禮大士聞人以足大觀壯其去者皆有詩俾余叙之余聞晉宋間好與賢士大夫游者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也當時名流如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傾巳與之游宗器逝此能益克其所得與道林諸師匹休則今日豈無王謝輩與宗器游乎宗器勉焉是行必有所合矣是爲叙

孔氏家譜叙

譜爲孔氏作所以誌孔氏之所自出也孔氏出于軒轅至宋微子啓三十三世矣至先聖夫子四十七世矣自夫子而下又五十六世有曰希魯者官廬陵値元季道阻不通歿于官其子叔賢留寓南昌之新吳因家焉叔賢娶泰和陳氏有子二人長曰斯誠次曰斯聞皆卓立有成人行今其存者斯誠也陳氏於余有通家好以故恒相往來一日持其譜詣鈞庠請曰先子棄其兄弟幼孤不能返故鄉僑於此追念先緒

之遷將自茲益落况居異土苟家譜不系則數世之後昧本源而不知所自出矣斯譜修于從高祖思文推官府君而藏□於大父復蒐緝於先子先子不幸早世無以白所志先生能不靳一言則存歿之感也余復之曰古之人有立功於一時興利于一邦者其子孫猶綿二延二食報數十百祀而後已况夫子之盛德貫古今詼穹壤乎夫道莫盛於二帝三王書莫備於六經天下之人一時固被其膏沐矣然刪之定之賛修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

者非夫子不能也其功豈不賢于堯舜乎則其子孫碩大蔓延世有封爵以享天下後世無窮之報豈爲過歟竊惟夫子之德在天地猶元氣也元氣流行於四時無物不有雖飛潛動植之殊類孰非元氣根柢乎其中以爲生育句甲昭蘇之本哉孔氏子姓雖星散四處而夫子之德流衍洋溢無不在焉德無不在則無有不蒙其福澤者矣今斯誠居新吴始二世能由此而繼二承二以世乃祖父以無忝前聞人則夫子之遺澤所鍾其大有興者必自斯誠始豈如是而已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斯誠能有味於斯言可不勉也夫可不敬也夫余何人敢序斯譜無所逃借目之罪然仰後斯誠而出者得有所考証則其庶幾乎是爲叙

贈醫士朱完敏詩叙

太史公叙扁鵲傳云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醫其一也夫巫所以事神無預於人病醫則死生維之胡可弗信使人病在腠理在血脉猶或可以苟生在腸胃則漸於骨髓而攻之不可達雖越人亦不能扶其危

將走而不顧矣醫何可以不信而信巫哉鄉之俗尚鬼而事巫病多不事醫藥惟走致巫而禱焉儌幸病者生道未盡而不死則歸德巫載牲篚帛拜巫之庭恐後即不生而斃爲未嘗怨巫委之曰命也用是業醫者至無所售其技豈有知巫之妄爲不足信而從事于醫則又罕遇夫貳爲余承乏來鄉幾十稔所信而愛敬者完敏朱氏其尤也完敏爲人恭謹不衒能其傳也有自故業術專而不僑于衆人其學也有素故見理明而活人有神劾視彼假斯術以媒生者萬

有不仲矣叅出乎尋常之中者也以故縉紳士恒相稱詡許與而其聲遂藉藉焉郡博士何君廷貴字貢疴多德完敏良愈於是發爲聲詩以歌詠其美繼貢聲屬而和之者若干人博士俾余序卷首余與完敏相知最深不可辭夫人喜怒哀樂之不節傷于寒暑飢飽會氣閉而臟竅不通於是疾病生焉聖人有憂之故設爲醫之教調其陰陽表裏榮衛虛寔以濟夭遏而全性命之正也巫以事神而得名則巫神役也非有假神之號以欺世誣民而奪之利也今之巫乃

肆然假神號而陰嫉其欺世誣民之術今之人亦樂其欺事巫至死而不悔嗚呼挾巫術以愚人者不仁也信巫而愚於人者不智也先王之世有以左道惑衆者一拘殺於司寇然則巫不誅則醫不行醫不行而欲民無夭遏得全其性命之正幸矣然使世之業醫者皆完敏之工且良病疾者皆知先王之禁而不事巫以瀆神則巫將遷異業以媒生矣尚能恥人之信哉惟一完敏而事鬼神者尚不少巫其可既乎巫其可既乎余獨樂完敏之道有成而能見信於大夫君子故書此以爲贈且以釋夫世之信巫者惑云

贈潛彥鵬上春官詩序

皇帝御寶曆之明年永樂癸未歲也江西循舊典以科目取士踐場屋者至六百人而中有司繩尺者百四十有五人視諸大藩得士爲最多鈞士子預茲選者十人而郡庠又得十之四於乎盛哉文運之泰也非我

朝作新封植之厚焉能至此哉從予游者潛濵其一人也濵字彥鵬爲人性靜定嗜欲甚淺檢身由禮植乎內而不好先人恒裕如也鈞俗以商賈爲

資雖士類亦皆營營汲汲而濵乃能去味耶潛用讀書閒嘗自誦曰讀古人書當以古人爲師法若風靡波隨以同流俗奚以學爲乎故譽日起頗其儕輩余甚愛之冀其他日將有成焉越明年甲申濵以春官告行僉憲裴公汝器適行部至鈞率諸薦紳士餞之有好事者繪爲錦江送別圖一時江山風物之美友朋之交情別態不盈幅刻而宛然在目誠可玩可愛也於是播之聲詩積成卷俾余弁諸什夫古人書豈徒慕古人之表表者而已乎當求其心[illegible]而畢

力䟨羨相與之後先斯爲有成苟嘐嘐然曰古之人而行則盭之不古若多矣今世士學非不可如古人而心不能如其所存覩其平生役心勦力以慕古人之不隨世而泯者文章非不麗矣聲聞非不煥矣而世殊事異倏焉若飛鳥遺音之過耳湮沒無聞者何限盍其不知心與古人異而徒慕古人之不朽焉今吾子貌不踰于今人而心獨與世俗殊趍又能以古人所至者自期待夫豈易易得也哉不以古人之學進子而誰與況今　聖天子右文興化以唐虞三代

望治道以稷禹伊傅周召期天下士思復古也士君子窮經致用遭逢之厚前此未有苟不知所以自礪以報稱明時不亦孤朝家養士求賢之美意哉老泉蘇子有言曰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余之愛子竊效于老泉者也尚其恒心不畫以底于有成焉則余言爲不虗矣是爲敘

冷氏宗支圖序

冷氏之先商州人也五季世有諱謨者事周世宗爲茶塩都運判官南徙于筠因家焉今永壽鄉之逍江郎其地也運判子四人長曰江次曰湖曰溪曰海仍君逍江者伯也居厚之沙港湖者仲也居厚之泉溪者叔也季則居塩縣之太清焉今居藍塘侯封者則又塩縣之分也由宋迄元子孫衍迤碩大世用讀書耴簪紱者尤多事載家乘可攷蓋著姓也元季兵難大作鄉井民豪自團結白晝殺人于貨者相環人莫之敢嬰有利冷氏貲産者謀殲冷氏而空其所有子孫作風雨散去家益落當　國朝底定初雖間還故土然老者已歿而幼者始成立又當干戈偷攘中皆

失其故譜不知所自出久矣洪武丙子余承乏來筠有弟子員諱春字載陽者執經于余嘗爲余誦其事甚悉將謀續爲譜而春登第拜紀善官去且歿矣其兄朝陽與姪吾同始克成之朝陽一日謁余而請曰斯譜之作承先子志也以運判爲始祖者非以其初一人之身也自商州來筠之始祖也不録江湖溪而下三支者子孫蕃毁散處不一不可攷其世次也譜不通塩縣者族屬疏遠欲係之而無由也而猶述及海者不敢忘其所自也自幾世而下録之詳者耳目

所逮也彙次既成先生不靳一言引其首以觀諸族人使知惇宗睦族之道卑尊不紊昭穆有等服雖盡而情不可盡有無爲之相通喜慶而憂吊一族如一身則雖復有如沙港泉溪之分必不至相月爲行道人矣噫賢矣哉朝陽與吾同之用心也真能知尊祖敬宗之道哉夫譜諜之作所以厚人倫國同姓也古人所甚重焉自經變故來世家大族能保而存之者不多見矣能續而修復之者尤少也故昧本原而紊世次疏恩義而瀆倫紀彼我欣慼邈若秦肥之視越

瘠曾何足以動其心哉有如朝陽能修其譜以承先世而傳遠示信于後人者落落二如晨星也其用心可謂賢也已爲冷氏之子孫視斯譜也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異時天昌冷氏復有如運判如紀善其人出爲冷氏顯者豈有郭崇韜拜子儀墓之失也哉然則朝陽斯譜之作所係非細故也故不辭而爲之叙云

送汪昌言上春官詩叙

昌言舉進士時余作教于筠庠之九年永樂乙酉歲也將爲考績行適昌言先余告別上春官余與昌言師友之誼深至於其行也烏得無情乎余往年過松湖見昌言父希孟謹厚直諒與人無競誠好善君子也諸子昌齡昌世更迭侍左右而昌言獨嶄然群居中凝重而不遷淵靜如有容蓋遠大器也既而昌言以余有一日之長來受經于筠假寓城闉無早夜濟礪茹苦如茹茸有所辨詰鉤索不即其奥不置也間抽其緒于文辭如山下出泉衮衮不已余心竊喜之冀其他日必穎脫于等夷之中者也自是昌言用志

益不分而余益愧無助于昌言焉今季秋興賢詔下昌言曰泛駕之馬曩千里足不得周行大道將何以自見乎我所懷抱苟不踈有司繩尺有司當不棄我哉遂挾其所有角于文場果先登焉鄉里嘖嘖稱嘆咸樂昌言今日之有成也嗚呼昌言可謂榮矣夫古人重德教非惟弟子之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相與游從未嘗不欣欣然樂也蓋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焉余方倚昌言有相長之益而昌言遽別余而去也余烏得無情乎於是合同志者詩以餞之

而與之言曰登東山則見魯矣登泰山則見天下矣昌言得一鄉之士而友之其成就已表表如此是行也得一國得天下之士而友之豈無爲昌言傾困倒廩哉其成就又當何如耶夫器隆肰大者肰後有所受昌言尚拓而克之以俟其志焉是爲叙

贈歲貢史壽叙

古之論士先德行而文藝次之其教之也有法而不苟其進之也有序而甚難故士之出于其時也或措諸事業或見于言語所以表見乎後世者皆可師法

不隨世而汦也周衰先王之敎檵于秦漢興取士尤爲近古其見于言語者毎有其人如司馬遷相如王褒劉向楊雄班孟堅之徒其言非不雄渾而典雅可謂拔出非常之士矣肰慱而寡要文肆滋而本則漓焉又有膠于章句訓詁者以任事爲粗迹溺于刑名術數者以講學爲空言雖各隨其所至肰其行一與古戾則又兩失之矣至唐士子專以詞賦進身違古益遠而其本蹶拔爲尤甚惟韓子蓋庶幾焉而于道未醇也豈非先王之迹熄而士安於世所尚亦不自知其至者與我朝稽古爲治庠序養成之法教化開導之方度越漢唐遠甚以經術取士而士之不篤于自修者則終身不得齒薦欲因言以觀其行此又今日之所以兩得之也余忝教學宮十餘年士子之英偉不凡可與共學者尤多未嘗不置其文而先其行焉深翁子貢史壽史保崇之裔孫也爲人謙早自牧退肰自處于衆人之中慊肰若不見其有餘類楊子所謂實名固寔者余與之處凡二年其行靜終不渝覩世之緣飾以取售者大相遠矣奈心許之而冀其

有成也今年春壽援例將貢于大學余與壽師友之誼最深至于其行也烏得無言乎夫越人之望幽并也遠不下數千里心苟欲之焉策泛駕之駟北轅而首之未有不至者矣士之篤志力行欲追乎古之人者其立心必踔乎今之人也溺乎今之人者則其去乎古之人也益遠矣壽也行純而氣剛學勤而言達可以有爲者也愼毋怠而止以底于有成以無負朝家法古取士之意則余之所期待于壽者爲不孤矣故脩書以致勉又因以棐夫世之矜藝文而寡[illegible]

行者是爲叙

湧翠軒詩叙

滁介江淮之間山水之勝可樂者多也直滁之西南有曰豊山瑯琊兩山名獨著天下葢物不能以自貴因歐陽公而耶重焉公嘗爲此邦其髙風直節至今與玆山相峙爲無窮夫以公之炳炳不可葢者固不係玆山之有無而玆山之勝則得公而名著矣叚陵張君某之爲寺丞于滁也政尚簡易民安而教行於是即公署之西爲室四楹扁曰湧翠之軒葢慕歐陽

公之爲人而致夫仰止景行之意焉軒之規制不亢不庳適介乎兩山之間嶔巖谺谷角勝效奇或環而内顧或趍而復止或峭拔獨立而不可犯有泉寶石出雲中其音泠然仰而觀俯而聽皆不出乎几席間軒雖不盈尋丈而四時之景可樂者皆無遺焉葢兩山擅滁之勝而斯軒又盡兩山之勝也張君於公餘輒與賓客來遊來歌命酒聯詩滌其思澡其神悠然而醉洒然而醒如列子御風翩然褰舉遺塵坌之轇[illegible]詩飲吸沆瀣[illegible]薄太清其樂爲何如哉夫窮山水之美而忘情于物外以適其適者非富貴者所能兼也今君懷印曳綬以享尊榮而又獲于此以休其暇日此可謂兩得之矣君好學能文辭故居官有藉藉聲又能慕古人之風槩而追躡其步武以並圖不朽則君之爲人與其心之所存者可知矣異日爲豊山瑯琊增重又豈讓古人哉宜登斯軒有得於觀覽之餘者皆爲君賦之也余不能詩遂僭序其首簡云

浩軒序

士君子致身清要揚休聞於當時其志必有所在也

志既有所在又能資其助於氣以行之故底于有成爲夫人平居懷抱若卓卓過人一旦遭逢而所爲恒不稱其志意譬之爛牧勁將雄視莫敵而旄麾鼓鐲又咸歸節度然所將者皆剿殘羸罷之士鼓之不作振之不起終至敗衄挫屻而難成夫豈有所變發其胸臆者哉葢所謂至大至剛精明而英偉者不克也吁此孟軻氏之所以難言也欽監察御史蔡公　按臨剃湖適余忝校文之列公出所名浩軒詩文示余且辱徵言焉[illegible]哉公之所以表其軒也非知所善

餋者能之乎公青德士林於古人書無不讀二之皆有以研窮其理弗𢗅弗止出爲名御史敭歷中外杲縞如秋霜烈日擿奸宄鋤強梗雖賁育之勇不能敓使豪猾舞手以乘民者落膽不敢逞民用獲蘇醒是豈一時義襲而取之者所能哉盍浩然而獨存者養之有素焉彼揠苗而助長如行潦之集其涸可立待宜其歉然而餒也視公之善養以充之者大相遠矣今公尚不忘而以名諸軒盍猶以集義爲事者也此其志何可及哉軒之名不亦稱情也歟余知公其永

有開矣是爲叙

況氏重修族譜序

況出於廣受姓自烈始以國爲氏也唐貞觀中開國侯昌伯食釆于江右豐城之曲江號水南族八世王娉以迎宣宗功封水南伯宣宗幸其宅榜其門曰海内文章伯水南忠孝家後歸隱南昌西山地因名況坊又八世王興興生四子炳煥烜燁炳子政唐河東節度使食邑于筠遂家藥湖筠之有況氏則自政始也政子敏徙新吳之乩峰烜子敬徙廣之韶州燁子孜仍居西山十一世昇徙靖安昇六世曰鍾爲今禮部儀制郎中用薦擢知撫州府政之後有曰君質元季游蜀值兵興道梗家蜀之瀘州君質生三子長諱綱次純領洪武丁卯鄉薦次維綱生四子子高子玉子善次子春出後純子玉從予學中永樂癸卯鄉舉補太學生常念家譜不存去筠州隔絶無所稽質能知者自高祖敬道而下玉其子幾六世得郎中所續舊譜敬道之去政與郎中曾祖懋建之世次可類推而槩見特不知其號字行耳子玉據其本始正系高

祖以下六世缺其上至政者一十世以其亡逸無考而側書以其不敢妄加竄補可謂寔錄矣既成求序自先王宗法廢而氏族之官失其職世室大家譜不得不作盍生者日繁勢不可以聚處則分既分則有譜以合之使一族如一家親盡而情不盡長幼卑尊之有倫冠婚喪祭之必諧冨者收貧植者字弱維持聯屬可數十世而知其初本一人之身也然非有賢子孫則譜爲徒作若欒郤敗於數世房杜降於再傳譜不作可矣今觀況氏之譜世有名爵至於今不乏

子玉之出而爲斯詩也亦白矣豈繼其後者子孫之
賢歟予故書此以告其後人使知子玉之志又不可
以無繼也

送學正張先生致仕序

長沙張汝賢先生以洪武壬申從太學生選爲蓟州
學正改瀘州又改合州遷歷三學行已簡諒端方所
至士子皆造就有成出而膺政教之任者皆有聲先
生職教導之績著矣今年春以合州秩滿至天官年
踰七十得告老而歸凡州之士官于　朝者徵予文

爲先生榮余惟先王養老之禮不講於世久矣今
天子稽古右文復舉行之誠一代之令典千載之奇
遇也蓋士之老于官者憚夫勤且劳年七十上書致
其位而去以晚節末路得無爲爲安榮
天子憫其老不欲煩以政遂其退休之志俾歸老于
家庠序鄉射燕享之禮不替邑大夫之禮於其家咨
政令之得失者不以朝則以夕可謂尊且榮矣近世
之仕者倦而不知歸或志于歸矣又慮無以爲家而
不樂于歸往往冒爲而不知止者皆是也先生隨牒
走四方上下萬里三十有九年悉心力于造士育才
以報稱明時其勤劳不爲不至矣一旦引年謝事賦
式微歸故鄉視彼留祿之士不明於進退之節措而
不知去者其榮辱爲何如耶先生歸矣復得自肆于
山椒水澨訪昔時釣游之所尚在也速姻故舊同年
之好尚有無恙也相與幅巾藜杖相羊風景攬嶽麓
之白雲混湘江之清流擴幽發粹以詠歌太平之盛
而老其天年余不知先生爲堯舜之民歟爲三代之
民歟故書此以諗之

陳氏甘露竹序

永樂己亥春正月之三日甘露降于陳氏庭竹之上
玉潤冰凝珠連星綴啖之味甘美如飴累日嘗賜不
歸異矣哉陳氏有止齋先生者嗟感不已曰古語云
王者德至天和氣盛則甘露降耆老見敬則柏受之
尊賢養老則竹受之不偶然也今　主上明聖百靈
效祥至德之和薰蒸融盎于兩間則天乳明潤而斯
瑞降矣當流味於九戶之前凝照乎三階之下以彰
顯休徵不意其見諸民間也德無似而臻茲嘉應可

以謂之祥乎客有知先生者復曰先生之論當矣然天之降災祥在德各以類應人君之德所施者溥則休嘉之徵見於國爲士德修諸身而其徵見於家不以位之崇卑而爽其應也謂之祥也何疑先生早失所怙兄弟二人獨與母居家無宿舂而親之饔餐不乏嘗開館授徒闤闠中得一味之美必裹囊以歸奉不食不忍食事兄御史公友愛尤篤休戚同之撫其子如己出先生之素行如此天之降祥諴瑞又豈無所自乎且先生奔騰叔世無一兎之罝一壠之植偕

辛勤特起於將落不振之餘光復先緒諸子皆克承詩書之澤居官有爲當家有立孫曾繩繩又嶄然見頭角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歟則先生有德之報豈特一盂露之爲祥哉其徵遠矣豈柳子所謂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人歟先生乃喜賦詩以紀其寔客復倚而和之混特帰省自西蜀俾引其首混先生之女兄子也知先生無異于客之言故次第其語如右

单教諭族譜序

四明奉化单氏譜倣歐陽子譜例而作也凡名行字號出處葬娶子幾人女適某各係于圖之下其行實可書者亦槩列於後與夫女婦之有名節可輔教警世者皆牽連書之視歐譜獨加詳焉以春居晦溪者爲始祖春以上居小晦與耒陽者知之而不可考其次不敢遠引以亂宗春以下十三世可攷者不敢畧其間繼絶泒別尊卑昭穆之等親踈服殺之異不以貧賤而掩棄貴富而冒襲一閱譜圖而盡得之亦歐譜祖安福令萬之意同一寔録無忝也編輯於十一世孫某而克完于其從弟冷齋先生某冷齋爲泰和

教諭徵言序其首夫人之生惟多與久則其勢必分分之遠則其本必迷蓋理之常也先王有憂之系之以姓氏別之以大小宗有掌姓氏之官領於天官大宗伯有譜牒以藏于太史其爲防範至密矣自宗法廢氏族之官失其職傳襲錯謬或以字望多而訛其姓或以房多而訛其望者往往有之古人所謂字孤叔貧赴喪告冠娶之事無異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畧不槩其裏孰知其初本一人之身乎此後世宗譜之所以作也程子有言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人不忘本

須是明譜系冷齋可以無愧矣爲卑氏世萬子孫視斯譜也知其族雖散而譜有系其世雖遠而緒有統泝流尋源以篤夫尊〻親〻之誼安有鑿杜固以滕爲孫以韓爲何之失哉此冷齋之頤皇也用推其意爲之序

風木軒詩序

霞城蔡君彥嘉由太學選爲刑部司務以勞績陞吏部稽勲司員外郎謹畏清約不畋不同縉紳君子無戚疎皆知其爲賢也宣德庚戌余謁選天官君持風

木軒詩文一卷俾序之余惟人子於其親之没墓於郊祀之於廟而思其志意嗜好終身不忘至於富貴榮寵之來而吾之所以爲養者有不逮則抱無涯之痛亦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此君風木軒之所以作也君又圖其先大夫處士渠蔡璵山之似朝夕展省加躬行乎丘壠之間無松栢而履春秋霜露之變不自知其情之悲也家舊搆室兩楹傺陽室與塵其中而不敢處以待親之游止旁時上日拜薦疏奠恍若聆其謦欬接其話言名曰風木軒者亦彷佛見諸圖者所以致其不得已之情此君之志益又可悲者矣雖人子思親之切固不待圖之有無然目之所接情動於中而又有可感者則圖亦不爲無助也夫人生有善行得爲君子殁則使人嗟悼哀傷况於爲之子者乎然則諸君子之形諸歌咏而追輓處士之深者益皆發乎性情之正而非虛辭溢美以爲人也於是又可知處士之賢矣嗟乎子欲養而親不逮[illegible]君固無所用其情然揚譽青雲之上

聖恩推本原始二親褒贈之典有加

龍章璽書賁於泉宫可計日而俟矣孝子事親之至孰有大於此乎君可以少慰也斯軒之聲光當並傳不朽無疑焉用序識其右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序

止齋詩集序

舅氏止齋陳先生好吟而于近體五言尤工至老不倦嘗風晨月夕之際杯酒倘佯或景與意會或事觸乎中可娛賓客諷示子孫者一于詩發之不肆情而逸志不愁苦憔悴而自憐婉而不迫紆徐而曲暢渢渢乎和平之音也先生早喪父涉世多艱奉母從兄處殘構毀垣之下四顧蕭條而學殖弥礪坦肰無不

自得之態迨世難既平門祚漸復而先生日就衰老諸子皆極意娛養人情世變不以一毫干其意而先生亦未嘗傺然以自放不見其有餘自少及壯壯而老夷險一節不以窮達槩其心則其詩不繫于憂樂固有超肰而自適者至矣夫人心遊于物之內者未有不為物所役遊於物之外則懽愉悲傷是非美惡萬變日代乎吾前視之無異鳥獸好音之過耳曾何役于彼而變移其胸臆哉故其見於辭也簡遠閑放沖淡雍容皆和平之氣發焉余得先生止齋稿而讀之初無意於句與字之工而繩尺渾肰不見圭角誠張子所謂佳處在用事造語外惟虛心諷詠乃見之敢僭為序引以見先生之游乎物之外也先生字仲亨止齋其別號云

景遠樓詩序

君子之遺世獨立高視塵物之表不溺於凡近者豈其玩心高明而能有所養者歟夫養之無素則其見也必不卓矣余嘗求其人不多見也溪山康君從霖作樓為逃幽養高之所山水之勝鍾焉木石壯麗規

制渾渾出塵坌而挾光景群山離立百里間攢峯峭壁隱見雲烟杳靄之中山之泉飛瀑曳練經巖尋壑而來映帶其左右絢秀毓奇千態萬狀不出几席可盡於四矚樓不待飾而奐矣題其顏曰景遠之樓當夫佳時上日康君招朋游具樽俎掀簾披闥遠眄八荒攄發性靈見諸吟詠不獨四山之白雲長江之清流可攬可濯也二儀之所以清濁日月風雨之所以晦明變化含胥之氏肖翹之物之所以形色生育不徒接其景於目又有以會其理于吾心矣康君之所

養誠有得於此乎有得於此則其過人遠矣宜其不多見也夫人之耳目不蔽於淺近則所得者遠故其胸次開霽光明洞豁無際不復存一點查滓欽萬化不盈於方寸南軒張子所謂脫去凡近以游高明康君之登斯樓不爲無所助矣於南軒之言益有冥會而心契者也時有好事者爲之記復聲諸詩以侈樓之勝余故書所以作者爲之序

趙氏重修族譜

先王別生分類胙土命氏又立大小宗以維持之有

官以掌姓氏有譜牒以藏於太史俾骨肉不相棄尊卑不相踰世雖遠而泒系有統恩禮益隆不至相目爲行道人者豈無所自而然哉自宗法廢而姓氏之官不立世家舊族能考其世系自爲譜以承先緒開來裔者不槩見也間有作者多出於離析渙散之後無所稽據往往牽合竄附冒貴顯以夸世駭俗徒重有識者之嘅矣余觀武進趙氏譜源委根據得先王統宗合族之遺意非苟作也趙氏出太祖次子魏王德昭之後世服圭裳爲公爲侯爲州縣文學之職輝映後先至金鄉教諭叔琰君十有六世矣於乎何其盛哉豈趙氏世澤相承之厚有以培植之歟春秋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八卿當晉之猶競而已降在皁隸彼益恃其門地無所積累又從而傾拔之也然則趙氏之久而益著豈其前有道以肇之後有道以紹之故耶趙氏舊譜亡于兵燹叔琰先君子敏善號清溪者欲續爲譜未就而卒叔琰君始成之紀載有詳有畧畧則殺同姓詳所以尊其所自出也自始祖而下或名或字或行號或官爵不一書者書其所可知者

也或名字行號皆無攷則書某以續世次也歿則書子幾人存則不書蓋未可量也其生卒娶葬年月日文學行誼有可載者則各見于譜之後視歐蘇二家譜例尤爲詳且密矣程子有言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叔琰君有之噫爲趙氏之子孫覩斯譜也尚益思繩其祖武以衍延慶源於無窮焉若夫述其先世歷官閥閱之詳則具見侍講學士陳君德遵之文茲故畧之特序其作譜之槩云

王氏族譜圖序

先王之於氏族其生也衆有宗法以統之既衆而分又有祭法以合之所以振起其孝弟惇睦之行而維持風化者其法具在厥後宗法廢祭法不明其存者獨氏族志而公卿大夫之緒猶得有所攷也既而又并亡之則夫世家巨室之系有不泯者譜諜不容於不作矣此余於

魯府長史王公韞玉之譜有取也王氏當晉爲寵盛其派有二一本漢王康爲瑯琊臨沂之始一本漢代郡守王澤爲晉陽太原之始其後累世皆顯于晉則

天下之爲王氏者皆本於此矣公出自太原先世由真定中山徙右北平再世而生晨晨生欽欽生紹宗紹祖紹宗仕元爲魯王紋錦提舉司副則公之曾大父也子恭讓蔭爲紋錦局副使則公之大父也子友文則公之先君也紹祖又徙於昌黎之睦井鄉今爲譜倣小宗之制每五世則別爲圖圖之下各著其行事始終之槩不系於晉諸王者以其遠而無所承不祖於中山者以舊譜亡而世次不可攷皆不幸綴寘合以自誣而誣其祖爲故止譜晨而下六世以其爲盧龍之始可知者也又爲家廟於公宇東四時躬率子弟行薦莫之禮此皆承先志而爲統之合之之端爲益過乎今世士遠矣授余序之俾來者知其有以也昔歐陽公法太史氏年表爲世經人緯之譜黃文節公止譜其七世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畧之後世多取法焉觀公之譜蓋有二家之法非好古而深于禮者不能也公以科目由沔縣文學用舉擢今官階奉政大夫褒贈其二親行誼卓爲一國之望所以繼先啓後者無忝矣二子純繼方篤於孝弟文學

而接武將來未艾也用引其首使王氏世萬子孫觀者有所興起

賞牡丹序

余歸自西蜀將復之官時仲春貫莢欲更陽和散暖百花方折萼露蕊繁紅輕白如綴玉蒸霞一時濃麗豔冶無不可悅人意者因竊嘆居錦城逢此景十數每爲官政牽引不暇一日賞今幸在告適此景佣遇而車馬有行色又不暇賞物本無情時不可得豈予之不遇哉翌日將輟友人陳君觀齡邀予賞牡丹

時雖戒飲亦不辭而忻然赴之陳君烹羔羊膾鮮鯽
茹醢蔬菜雜然陳列莫不芬香美園牡丹以球帶
張小旗五綴以綵帛飛揚旆旆與花掩映婀娜相稱
陳君坐賓友堂上舉觴屬予為花壽時春日方妍花
之向者如迎折者如語含者如慍俯者如醉仰者如
悅千態萬狀皆卓出凡品如有情意相與娛樂豈昔
人所謂花之富貴者歟余舉而壽陳君曰草木之花
可愛者多非人則不顯王子猷愛竹陶淵明愛菊周
茂叔愛蓮三物擅名勝至今稱于云美不自美因人

而彰信矣物之遇與不遇亦有同於余者乎言既有
舉白引滿起而告予曰今
天子纘承洪業以來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生民得
煖衣飽食以安業樂生熙熙皞皞享承平之福今得
同賞此花陳君與吾曹之榮遇何可多得哉予會後
花之遇不幾於忘所自乎余俛而酬之于是四座皆
懽觥籌交錯發為詩歌長篇短詠如金春玉應陳君
喜而什之余故書此以引其首云

江湖勝覽後序

昔司馬子長好游蹤跡嘗半天下南游江漢上會稽
探禹穴北涉汶泗講學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與豪
俊交游故其文奔放而浩漫停滀而淵深如龍跳虎
躍使人睨視而膽慄如正人君子弁冕端委于廟堂
之上使人貌敬而心服李白乘舟一日千里或遇勝
處輒終年不移故其逸才宏放飄然有凌雲之意其
詩閎肆儁偉殆騷人所不及非二子盡天下之奇聞
壯觀以助其氣則其見諸詩文豈能擅長千古如此
哉金川劉君嘉謨手其江湖勝覽詩文一卷示余曰

好游吾志也幸語我以游余聞君子之游涉歷浸多
則其得於中者益弘深而莫測其出諸外也愈汪洋
而無涯涘矣嘉謨斯游豈獨覽夫川蜀之勝哉將必
盡天下名山大川有可以寓眼傾耳使人驚且愕者
皆目擊心領極其大觀而無遺則其好游之迹已不
下於子長太白矣又能攬結涵泳其精英清淑之氣
以克拓其襟懷振發其性靈則措諸文辭必水湧而
山出又何古人之不及哉此嘉謨茂齡秀發可以畢
力而追蹤也吁世之士蟫蝕經史矻矻窮年求古人

之陳迹自謂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者焉可與此同日而語哉葢見紬於嘉謨者也潁濵蘓子有言於山見終南泰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之賢夫然後可以盡一時之大觀而無憾余於此尤有望於嘉謨也若夫進其家世文物之美爲人之孝友信恭則具見諸首序茲不復道

送錢致遠還漢州序

予忝之　親藩凡府僚之相與上下論議交契者皆一時之端人碩士賴以長善救失多矣公餘又得與

四方之士旅寓於錦川者爲詩酒交亦有以知其爲人皆淳龎舊德誠不多見也若錢先生致遠其一人焉先生洪武中來居成都之漢州買地擇山水之勝而居之課僮奴以耕稼爲業穪羨漁鮮以自給每有酒未嘗不飲飲少即醉輒據石箕股而歌歌曰山谷蒼蒼兮窅而幽石泉泠泠兮井以流播我穀兮飯我牛招白雲爲侶兮遺余老於林丘被堯舜之仁兮余與世其焉求人皆謂先生能安之其樂天知命者歟居無何有聞其賢于王王召見之眷賚存問甚厚尋授徒城中歲餘懇辭求歸曰余衣食其土之所有足矣它固老而無爲亦非所長也遂戒行李就道其交游徵言爲贈先生故嘉興名族也幼從蘧軒子尚金公學明於修己治人之術而齟齬多故卒不克少施于世以老豈人生遭逢固自有命耶夫士之學古懷道豈徒欲善其身哉將推以及人也然德足以寄一方之重才足以周當世之務者無幾又汲汲于得與失貪名乏寔無所輕重于世倏焉若飛鳥遺音之過耳者皆是也曾若先生放身泉石享承平之樂以老

其天年而忘其憂者之爲無愧哉予聞先生居鄉曲不苟合於人人耿介自守與人言必忠信鄉之人友其德而寡涼行者多矣于世教不無小補豈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歟故於其歸用書此爲別因以識予之交云

錦江送別詩序

盧陵王君賓賢遊西蜀入閬星霜矣凡全蜀山水之勝可驚可愕可歌詠者皆寓於目而得之於心無不足而有餘其莊子所謂遊乎物之外者歟一日將歸

蓋陵其友姬[illegible]舉交游餞于錦江之湄時顥氣橫[illegible][illegible]爽爲爽萬籟嘈嘈如戛金石而奏絲竹風帆沙鳥相與上下於烟濤浩渺之間觸乎中者不能以無情情見乎辭遂有詩焉於是命畫史繪爲圖不盈幅剡而江山風景之美友朋之交情别態宛然在目錄諸作于圖後俾予引其首昔司馬子長好游天下之名山大川壯麗怪奇可喜可愕皆有以盡其大觀而爲氣之助故發爲文章或奔放而浩漫或停滀而淵深或妍媚而蔚紆雄勇壯偉[illegible]人心悸而膽慄者有之典

重溫雅似乎正人端士者亦有之此其平生足跡半天下而所得者如此耒嘗役於物也余聞賓賢家用讀書聞伯氏賓旭爲[illegible][illegible]令有能名賓賢父母俱存其來游於蜀也非[illegible][illegible]訪名山勝水以肆其耽樂之情而已蓋學非游不充也然游乎物之外斯遊之至遊乎物之内則役于物矣徘徊固於江山泉石風雲月露草木蟲魚之微發之聲詩以陶寫其性靈雖工[illegible]益也賓賢是游必有得乎物表以克拓其襟度[illegible]發其意氣幾於子長之游矣異日見諸文辭有不[illegible][illegible]由出鬼服頓耳以驚世絕俗也哉今賓賢歸登天光雲影之堂拜其尊府必傾[illegible]廩羅列而進矣是爲序

贈葉縣丞還官序

士君子之讀書致用無適而不可者必其學足以明當世之務才足以周天下之用也苟得於此而遺於彼優爲趙魏老而不足任滕薛之政則非通敏贍給之士不足以立功於一時流聲光於無窮矣能擅此長以有聞者余見榮昌丞葉君公成其人也葉君廣

信之弋陽人永樂丙申由太學生拜今官夫丞之職所以佐令爲一邑無所不當問然政事之用舍操縱令專之丞雖有所問不同乎理而同乎令則職官之諸與不同乎令而同乎理則勢有所不行而無成功此丞之職所以尤難也葉君爲之令爾其賢吏服其明敏事有所下紛紜旁午必資葉君以耶共君亦爲之盡不狥物不隱情必求當乎理而後已非擅過人之才者能之乎今年秋司風紀者按其能徵署司獄事司獄職雖卑而所繫甚重凡逮獄聽讞者有不得

其情累歲月不釋寒者欲衣飢者欲食疾病呻吟者欲有所訴攝皆賴司獄以有濟葉君撫視拯救無不得其歡心咸曰葉君於我有恩焉嗟乎葉君之爲政也無繁劇簡易皆能有所成而上下交譽之如此豈通敏贍給之士者歟歐陽子曰士之不學果不足於用葉君其好學者歟夫水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下三峽過荊州以至于海非舟檝不可濟小可至乎大也葉君能不以所得自多而日加勉焉則異時躋顯秩享厚祿播令名于無窮有不難至矣今將歸

榮昌憲掾王一清氏率諸交游求余言以華之於是乎書

梁氏宗譜序

梁氏自長沙居泰和至提刑之孫六承事徙梁潭七承事徙冶坑西塘至定遠尉而下曰四承事子祥徙廬陵之白沙五世至料院一清號琛洲學正景行號高峰兄弟二人出衣冠文物又大振厥宗冶坑梁潭之譜雖有少崧之跋世遠而不可校矣高峰嘗取少崧所跋二處譜參攷而再修之以數十年不通之族而欲得其詳定難矣況又緊見而不全者乎至其世孫學詩僅存其什一於兵燹之餘於是考訂其訛謬補其殘缺西昌楊先生公平喜其善保不墜世美爲跋其後而其弟學庭繕完竣事亦既昭晰無遺矣大抵皆龍雙井黃氏譜例學庭之從子用弘輩以爲覩閱之便莫若歐譜又倒倣其制而重加增續冐僞無據者黜之疎遠失系者收之爲僧道徙業者見其父位下曰一子出家而不名示警也其名行字號娶葬官爵子幾人女適某系于各圖之下其行義有可書

者爲小傳於後凡墓銘記序之文爲梁氏作者亦書于左方尊卑昭穆之等世次源流親疎之異秩秩不紊如引繩貫珠數十世之傳一披圖可盡得之視歐譜獨加詳焉將刻以示族人爲符合使不至僞竄妄亂徵余同宗敘之夫有祖而後有宗宗有五也有宗而後有族族有九也世遠而族益繁派異而今不明非有譜以聯屬之則喜不慶憂不吊相目如行道人者多矣仁人孝子之心有所不忍也梁氏之譜再失而再修之世有其人豈非賢子孫哉叔孫豹有言保

姓受氏之不絕莫若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梁氏之閈其先者可謂盛矣繼其後者又豈無其人哉尚能誦叔孫子之言以心其作譜之心則必有所興起用書以爲叙

贈醫士王性之序

工部都水司主事楊君從義蜀潼川州之射洪人也以宣德辛亥春清理山東庶務至兖州得疢疾而變傷寒益往來道途衝冒風露寒暑之久故所中獨甚醫者環攻之不能入如水沃石衆皆危之君亦自料

不可解兖郡推管君雍仲別致環衛士王性之性之診候即曰病有生道醫者投劑之誤往往止療以膏瀵水揚瀾侵尋至不可治不幾於非仁者歟夫用藥如用兵急則并力搗虛以挫其鋒緩則先聲設伏以披其本根視彼強弱而爲之應然後能取勝也今不論標本伏勝之故而槩治以傷寒其不愈而增劇也固宜於是受其藥而徐滇之固源浚滯不三月良已楊君耿介人倒囊無以報性之以爲文字可傳永久來徵言爲謝夫天下方伎惟醫爲最難其書博而深其理奥而難疏非有所受於人不能因言以求意因意以施諸用何以起人之沉痼乎秦越人得之長桑君能盡見五臟癥結不待切脉望色而知病之所在淳于意得之陽慶別決生死察人之脉與天地相似二人者之術如神夫豈無所自而然哉然則得其傳則顯雖古至人猶然况後世乎性之挾其術而治療多奇中豈其傳之有自歟與彼師心自見以欺世者異矣夫人病在腠理與血脉則固無不可起惟患業醫者生人之道少而遂擠生人于不可治之地有如

性之起楊君誠所謂良醫師者矣益十全上工也性之茂齡秀發力能遠追古人如韓康伯宋清之流則人之蒙其惠利多矣不特楊君也語云活千人者其後有封性之尚信余言而日加勉焉

蓉城別意詩序

皇明有天下五十餘年　四聖一德覆露涵濡之深溥海內外罔不奔走臣服承平之日久矣然未嘗去兵弛武張皇作肆之政載在司馬秩有常度凡職武弁例得襲有祖父蔭叙必角其勇力伎能可以犯堅

冐乃使馬善射足追武前人肰後授之嗟乎春秋可以無世卿之譏矣成都中環衛懷遠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金侯其嗣父職將校藝于京師諸搢紳各賦詩以壯其行色來請余爲序余聞自古聖帝明王之善御天下也不黷武亦不去兵故當平治之世未嘗忘戰農隙講武定爲著令教以坐作進退之方習其耳目于金鼓旗旄之間安其心志于斬刈擊刺之際萬一倉卒有警驅以從事如撥虀振槁孰敢嬰其鋒哉後世計不出此天下甫定輒卷甲韜戈以爲太平

盛觀士大夫之子弟知世其官而不知修其職乘堅策肥蔭華榱而席文裀以爲當然聞戰陳之事則縮頸掩耳而不願聽其民亦豢養于無事之域驕逸脆弱不可復振一有竊發乘之則豕突鳥竄剪爲俘虜之未遑唐宋之晚節末路是已我朝法古爲治仁義禮樂之化寖明寖昌而於講武耀德弥久益厲其制治保邦之謨過唐宋遠甚豈昔人所謂逸而知勞者歟誠子孫　帝王萬世之宏規也侯讀書好文撝謙不伐有杞梓之用干城之器其于紹父世業固所優爲之矣行當賈勇挺出衆中衣錦來歸尚盡心所事以延世賞于方來云

巫峽秋高圖送王縣丞考滿序

姑蘇王君應辰爲丞江津之六年宣德丙午歲也將以述職朝京師江津令袁侯廷輔請言以贈且曰予辱爲令一邑之人民錢穀征賦其操縱用舍雖得專之然事之紛來沓至填委充牣于前非一心兩目之用所能周賴王君之賢并力一心相濟以有立苟異巳者南轅北旆心勤事左有不掣肘矛盾者乎予之

所以受若直而不怠其事者王君之贊畫裨益居多茲命畫史繪巫峽秋高圖以識别願一言以壯行者之色而慰處者之思也夫山厚重不遷能出雲爲風雨利澤乎萬物秋高氣清則露刻奇麗槩雲干霄岌肰無阿附之意居官牧民者之德與才似之袁侯之所以爲王君贈其用意遠矣哉噫二君子之協于其職可謂賢矣韓子有言丞之職所以貳令于一邑無所不當問大丞既以貳令爲職則似不可專而于事皆當問不幾于出位而侵官乎盖令雖專制一邑而

得與失亦均之令苟賢一政一事之出不入同而理同丞不問可也設借之以爲厲階不理同而入同丞不問可乎肰則丞無出位侵官之嫌而得濟其志者益令之賢也肰世之材足一官者師心自用以之賢榮希聲而已見人之長巧詆擠軋惟恐出已上者皆是也有如王君之守正循理袁侯之推善讓名者誠不一一僂指焉此豈小丈夫沾沾自好者之可能哉雖肰今之爲州郡者未嘗無其人果有知二君子之賢乎居州郡之上連城數十控地數千里其名與位

尤爲專且重又豈無知二君子之賢乎其必有以取之夫鴻漸于木不久安則馴至于陸王君是行可期也遂書此以復袁侯以爲王君之贈云

贈袁知縣考滿序

士之讀書致用將以行道也肰爲州縣者不擇事而行不卜地而處不枉道以徇人而能濟其志者何若是之鮮哉四川連城數十控地數千里爲守令每有其人以余之所知陰計其人之可否落落如霜氷晨星卒不多見也豈其學不足以明理才不足以適當時之用者歟能卓肰有立者余得一人江津令袁君廷輔也君臨川樂安人由乙未進士拜今官爲政兼平不苛勤循渠矱以學校爲風化之原隘陋不稱拓舊基而改作之殿庭門廡高大壯麗絢爛人目次則勸農桑招浮戶核救荒之具剗吏民之奸猾梗有所畏而役不及貧弱城市輿梁道路館舍凡周官著爲令者皆修葺爲永久利事每有所下必詳議其當否肰後發督促者踵相接于道往往番橐去銜者多方趨君隱伏卒不得其間其善于爲政皆類此部使者

過之而不留曰江津有袁令事不足爲矣故在官三年公無逋負民安其上下賴以給足而其行事著於人之耳目者磊落皆可書雖其才足以有爲而持[illegible]行道亦今之爲縣者[illegible]不及此所以獨得濟其志[illegible]嗟乎士平居用力于[illegible]文見古人之流風善政低徊想慕真若可追躡不相下一旦奄肰居民上恇怯澳恐鮮有不失其素守者豈其養于內者有不克歟求如君之行已臨民不爲威惕利疚而能有立者幾何人哉君先以舊令至去官民訴留之

天子重違民意俾復令江浦令以述職將行諸君子分題賦詩以爲别余故引其首以遂君之歸以係其民之思云

贈陳長史歸省序

國朝著令凡中外臣子歷仕年多者欲歸省其父母展掃先世塋域皆蕳與告誠一代之良規聖天子汪濊之深恩也魯府右長史陳君文質援例得歸高凉省先壠復旼厝其二親環衛自揮使鮑侯而下相率餞于泗河之濱時維仲春風和景明新木

援藍栎萬緜而曳緑桃夭冶以爭姸風帆沙鳥相與上下乎烟濤香靄之中管絃歌舞雜遝而互進送者不能以無歎而行者亦有以暢其情也酒半客有起而祝之曰士窮經固欲致用肰皓首不能表見于時者有矣君今讀書耻青紫如拾芥歷職行人又擢陞王官不可謂不遇矣此可爲君賀又有起而祝之曰世之士平時詡詡若大有爲肰既得之卒不見于行恇怯溟涊與世浮沉泯泯無聞者不少君獨不改其初志卓肰自立有聲于時此足爲吾黨榮言未既秦和梁泥執爵而壽君曰惟聖明右文興化登崇俊良蓋欲撫臨其民躋風化于唐虞三代故優禮其臣子使之省親焚黄以榮其鄉惟忠惟孝以承寵褒而致太平我賢王奉揚聖意推恩以待其下而君得盡其情於祖宗父母是行展埽丘原塋祭禮盡而王事靡盬我之行邁不可以少緩此又君所當知也君曰唯唯於是在餞者皆請書之以贈君行遂爲之書

贈成經歷考滿序

朝廷樹都閫於大藩其制自鎮帥與副貳皆以積軍功之駿者領之而慎簡文臣有學術識治體者一人爲之經歷事無大小必先之廼循次而至帥肰後行凡軍政之設施儲廪之出納案牘之叢脞帥雖貴不得有所操縱一委於經歷帥恒視成而已即有不可責歸經歷而帥無與焉其任可謂重且難矣非守正循理才具眾人之長者曷足膺是選哉桂林成君彦聊永樂中以太學生擢四川都司經歷四川連誠敖十控地數千里鎮戍捍禦之廣甲兵士馬之富邊防

夷獠竊發之警不與他藩等爲之者率皆督殿去尤
未易治也成君闓通精敏勤慎謙畏不好異以爲奇
不拂人以從已爲之恢恢乎游刃有餘地人惟見其
重而不見其所難爲者故鎮帥以下皆賴其賢以無
廢事下屬之吏皆服其能而不敢逞其私與怠于是
成君遂有聲藉甚益庶幾所謂有學術識治體守正
而循理者歟茲以九年上計天官樂君之有成而惜
其去者徵予文爲贈余嘗教瀘州與州之從事桂林
李君尚賔爲文字交審故知成君之賢益習熟今又

獲識君不可默夫千金之驥不鬻於三家之市明月
之珠必媚乎百尺之淵君子抱有用之才而不遇可
爲之地局促沉困終不二一見者有矣成君今懷印戋
綬日與
天子重臣叅大議決大事二不歷乎我則尼不行士
之致用不可謂不遇矣雖然處繁者或忽于簡事大
者或失之小皆常人之情而君所或慎者成君是行
將階夫高遠尚益不怠而止則必能盡用其所長矣
異日流光垂榮播芳猷於弗朽豈如是而已哉姑書
此以卜之云

播州宣慰司郭先生考滿序

皇明有天下垂五十餘年薄海內外罔不臣屬稽古
禮文之事寖明寖昌雖荒徼萬里之遠皆建學立師
以衣冠其人而俎豆其風俗焉前此未嘗有也當先
生之得播相知者咸嗟咨太息曰方
國家柄用儒術士之行比一鄉材足一官者無不登
榮顯要盡用其所長先生以博洽之學闓通精敏之
材顧不階顯融以成其志之大弊二然以一命教遐

服無適不稱其志意歟先生慨然曰昔宗元爲柳州
不鄙夷其民而子弟至今能文辭播雖遠沃浴
聖化涵濡之久猶中國也況楊氏世職其土宣布
天子德威若建瓴水職敎導者能以鄒魯待播人則
播人亦必以鄒魯待其身矣吾道之行有不易易者
乎洎到官播人翕然師尊之多所造就今先生以述
職去凡搢紳交游皆樂其道之果行發諸聲詩爲先
生榮俾余殿末簡夫君子之居官不卜地而處不擇
事而行皆能有可稱道者益其學足以明理材足以

適天下之用也世之士拘曲守常得一職非其地輒悒悒不樂以居豈歐陽子所謂士之不學果不足於用者歟先生魁梧長身音吐如洪鐘鏗然見之若不可玩狎久而即之温如也其中之所得又有大過人者如此是行陟明進階庸有不大竟其用以措諸事業者乎此可爲先生卜之也

贈賈提舉序

鹽之有貢自禹平水土始厥後立法責之以利用足國源於管子滋於桑弘羊而盡於劉晏由是天下之

賦鹽居什六七然非得閎通精敏之才足以周當世之務者未易稱其官以有立也河南輝州賈君士衡由太學生遝歷尚書工部事通練諳曉出入上拜四川鹽課提舉司使爲人和平端方履謙居易未嘗察察以御下而人畏其明不敢驕夫私與怠遂有聲藉甚嘗曰士君子幼學壯行凡甲兵錢穀有司之事皆職分內事無不可爲爲之無不有成但患操執之不堅心志之不立也又曰人善其官則財自理四川鹺司所轄鹽場不下數十百處若毛舉鬆趙與之校錙銖錐刀之末則人重足立無所容事由之以不集但能端本澄源使元奸宿豪乾沒鬻貨者無所售其伎則利歸於公而吾之職舉矣物論以此多其識大體時有求余文爲賈君贈余曰世之士讀書致用以榷酤鹽鐵爲厲民之階槩欲弛其禁此腐儒曲生不知務之論也洪範八政食貨先之蓋財者有天下國家之用不可一日而無也然任人則善任法則弊善理財者不必求有弊之法但求無弊法之人則國用恒足而民不困且追也使掌征榷者皆賈君其人卓然

有立如此則民庶乎其有生矣苐未知如賈君者有幾也賈君同寅喻君克勤余江右士也由進士爲給事中行人司副擢今官二君子皆賢其才力又足以相濟當匹休儷美播令聞于方來豈容管劉諸子專美前世哉

贈胡知縣考滿序

爲縣近民之職也居官而宜于民則民有所倚而得其生民得其生然後吾之政成而民懷其惠矣然世之得民者恒寡而卒鮮能濟其志何也蓋縣百需之

具出焉

朝廷事有所下會府承而致之郡不難也督郡而已郡承而致之縣不難也督縣而已縣則倚辦於民焉苟會計之弗當設施之不得其宜而奸黠緣爲厲階舞手以乘民而民往往訕於家嘆於途者有之病視其去之不早況有能思之而不忘者乎脩江胡君用恕由郡庠生登甲申進士第擢知簡縣事始試其爲政也去觚角紲雕琢以平易敦樸爲務于刑寔先有罪而惟恐傷人於賦役度其可行者然後發否則開

陳利病爭於府府聽乃已與民期會未嘗耳疾爭先以傾世要譽處上下人己之間不矯矯爲異不翕翕爲同坦如也故卒能有成而民倚之以得其生嘖嘖頌之不置口非其心所存之厚而學足以致用者能然歟世恒言縣不易爲使仕而得擇所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多嗚呼縣非難治也得人難焉韓信驅市人與楚角未嘗敗沮挫屻者將利也庖丁日解千牛而芒亦若新發硎者器利也今以百里之地民戶多者不下三四萬少者亦六七千付之庸常奴二者是委儒夫以烏獲之任也其能相與有濟者幾希縣之所以不治豈爲過哉觀胡君之爲政宜民如此則縣固無不可爲也昔龔黃卓魯致位卿相以理天下之民小可至乎大者又未有不自縣始也胡君歷官九載上計天官進階有日安知有不造龔黃諸子之所至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此可爲君卜之也予與君相知故勉徇諸君子之請而書此爲贈云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付
致仕歿于家公初待教諭
不分無早在淬礪有所鉤索辯難弗懈
性嚴急凡衣食碎細之具皆取給於君動
無幾微見於小心承順而讀書不輟人皆稱其孝

洪武乙亥邑大夫以明經舉爲華容訓廸年二十五
爲人師勤身率物抗顏有立從游者皆信嚮悅服用
能底于成永樂甲申考滿改蕪州君學益進而爲教
一如華容時諸生受業者率以進士發身致顯官又
大肆力於詩文皆師心自得而繩尺鮮有不合大方
家者遂名振士林時有武弁鎮燕州挾勢陵轢人衆
莫之敢抗銜君不早謁欲攝以威君戟手罵曰
朝廷用汝捍一方不能爲民屏蔽又從舞手以乘之
我忿二切皆無由剪雞孜顧欲在辱儒官邪遂訴其

事於朝執政者直先生而罪武弁易置之吏民皆德
之曰使斯人得柄用於時豈復畏強禦哉永樂辛卯
丁外艱去服闋改崇慶州學　親藩聞其名
奏擢爲今官優予之隆前此蓋未嘗有予寔與君同
之豈意君遽先予而歿可哀也已君生大明庚戌六
月一日享年五十配某氏子五人長曰某次曰某曰
某女二人以某年某月日厝于某山向之原從先人
之兆嗚呼儒生鑽蝕經傳從事古聖賢之學庶幾其
有聞矣豈徒獨善其身哉蓋欲見於時俾惠利之及

於人人也肰卒槁項黃馘不克少試于世以老君三
爲教職一拜王官雖位不滿年不獲大蔚于用而其
施于人有諸躬者可謂博且檗矣使君殁而有知夫
復茹憾於九原哉其辭曰　有粹其質有蔚其文行
不忝乎先世學足以致其身胡始有聞而終不斷用
永厥聲以告來世

故嶬菴彭先生墓誌銘

故嶬闇彭公殁之三年永樂辛丑歲也其子會持
蜀府工正劉君仲珩所狀公之世出行誼哭且請曰

先君與予生同郡爲校官同年被舉擢今官又同時
不幸奄及大故子宜銘以昭示不朽按公先世得氏
於彭城歷漢及唐累葉以衣冠顯當五季時僣竊竝
起玗爲吉州刺史卒鄉人子弟捍蔽一方民賴以全
活後歸湖南馬殷奏授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開國侯
加太尉封安定郡王廟食于吉事載郡誌可考太尉
十二子其三曰彦昭彦昭生師奭師奭之孫中夫知
康賀二州雍元祐黨籍始居廬陵之豐溪中夫九世
爲道卿則公六世祖也道卿之弟簡卿與父及子三
人同登理宗景定三年進士第其别派若思永父子
之在宋止所兄弟之在元皆以文學風節表當時此
其究著者也公上距太尉十八世諱德字孔修生甫
弱冠父兄相繼淪殁鄉邦弗靖而家難乘之公克自
樹立事親孝謹應門緊傒斬斬有序如老成人比壯
長身玉立偉肰奇男子也嘗慨肰曰科第吾家事不
可使自我落莫游邑庠從易菴謝先生子方受詩經
舉於鄉不偶永樂癸未入太學有　詔選其尤者爲
教官得百人公第優等擢教諭鄱陽邵陽學政久弛

不立士皆苟簡墮業公至漸摩成就之有法悖禮義
爲之閑而以身先之外者嚴毅可畏而中實仁厚有
恩故卒皆化服多底于有成至今學者有所資以耶
科目必曰此彭先生麗澤之遺也六年校文西州
賢王殿下聞其名延見待以殊禮所上詩文皆手教
答之二十年由邵陽陞重慶府學教授重慶大郡來
學者毋慮百數公隨其材器而造就之諸生樂學以
得公爲有所依歸不二年規矩肅定而典籍之備及
之矣王素知公之材諭之曰此職不足以辱子將有

待也日與諸文學論思獻納在左右優禮隆洽雖遇
河間東平不是過矣公先敎重慶時同鄉人爲御史某
嘗劾府之乾沒贜貨者其人陰祈公解之公試之曰
君得此賍矣我何解爲由是銜公且懼其不免先事
訐訴辭連及公俱逮赴京獄既脫誣而遘疾卒寓所
仲子式抱喪南歸以某年某月日甲子塟南坑學堂
山巳山亥向之原從道卿府君兆公生乙巳七月二
十九日以永樂戊戌正月甲寅歿享年五十四曾祖
某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原配戴氏子二人曰會曰

式女二人同里羅日省劉自誨其壻也繼室毛氏子
一人曰善完季曰慶側室羅所出孫男[illegible]公爲人
骯髒負氣矯亢不隨俗高下好面斥人過知無不言
言不避權豪自視世之屑屑者無足當其意肰與人
交豁肰推心腹無疑礙故知公者病其直而嫉公者
病其無同也爲詩文簡健典重有繩尺類其人字書
亦清麗絶俗可謂能世其家者矣諸子皆好學自修
克承先志於是又知公之敎行於家也嗚呼公負高
世絶倫之識卓越之才使獲大施于時則見諸行事
必磊落過人遠矣惜乎與世齟齬落落難合至晚年
一遇而輒仆豈非命哉今所書者特公之小耳肰公
之浩肰而獨存不以摧沮困抑而亡者猶可想也此
見公之所得于內者多矣善爲工正君之子壻狀公
之事爲詳遂摭其槩與予之知者爲之銘銘曰碩碩
乎其學稜稜也其方養之不亟用之則剛有美斯玉
孰瘞其光有㳽斯蘭孰瘁其芳豈知夫直道之行而
不較夫外物之戕嗚呼歿則短矣存也長吁其何傷

成都左護衛指揮僉事童公墓誌銘

公諱俊字孟英姓童氏世爲鳳陽壽州下蔡人祖諱
義自少勇力多智元季兵難作
太祖皇帝龍飛江左挺身來歸從平章韓公丞相徐
公征討屢立戰功由百夫長累階至明威將軍僉成
都左護衛指揮使司事其歷官行事之詳具前長史
陳公南賓誌父諱綏洪武丁丑襲職永樂四年調從
今黔國公征交阯領前鋒取道至猛把降土官招纂
至富良江首擒賊走之以計去江中暗栅得奇功賞
鈔椀三所至賈勇爭先殺獲賊人戰艦無筭遂從大

兵下東都繼進至西都破賊縛其渠幕府四上其首功五年領所部還七年夏再遣力戰死于敵公以嫡長世其官爲人直諒恭謹持身循禮當官處事勤以法繩下不苟取于敵人畏其嚴而服其公永樂辛丑奉使北京既歸得疾至真定卒恒山驛是年十二月初五日也王憫之俾其同母弟儀往負骨歸遣官諭祭賻卹之甚厚以明年七月壬午葬于奉陽之高山寅山申向之原從先祖兆其孤子善來請銘刻石墓道公生洪武巳未得年四十有三祖妣太恭人游氏

妣恭人宋氏娶虞氏子一人卽善女四人在室嗚呼自古有志之士遭時奮身顯有爵秩其子孫必與守成之主享悠久承平之福公幸列官　親藩褒蔭叙以紹先世之澤奈何享年不永而僅止於斯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宜有銘以示將來銘曰　胡積之厚而嗇其施孰究其享遽淪于泉高山有石勒此銘詩以志其藏以洩其悲吁嗟乎後人尚世其引之

何員外墓誌銘

大明洪武壬申工部員外郎何君殁迄今宣德丁未三十有六年矣其翁蜀府伴讀惟亮狀公之世出行誼來請銘刻石墓道曰吾兄學足以酬其志志欲推其道以澤夫人雖顛頓齟齬之際而中猶弥厲人皆爲之惜而其自視怡然世多以遠大望之亦嘗自謂可終行其志不幸不至乎中壽用不盡其材以卒既無所見于今又無以遺其子孫吾兄得不茹恨于地下乎子吾同朝宜見諸銘使後世知其有以也公諱幹字維翰撫之樂安人曾祖俊翁祖德遠元壬申貢士父伯善元辛卯進士授武岡縣丞未及上而元社

屋入國朝累徵不就嘗膺聘出典文衡學行爲當時學者所宗公其次子也自少頴異好學于書無不讀而擅長于詩凡古文詞賦亦典則雅麗高出儕輩尤好工書畫務追古作者標格精到雖片楮醉墨至今人寶愛之洪武庚申

高廟徵天下文學萃京師抜其尤日侍殿庭與之商榷古今人物賢否得失以觀其蘊試之論賦時務之策以觀其才公所對稱旨既逾月拜吏部考功員外郎公以年少且書生懇辭謫除在京行用庫大使公

不爲少貶曰吾安于此命也甫一歲罷行用庫改西安興平縣稅務使壬戌詔諸司舉雜職明經可爲教職者一人興平以公應詔比至而教職滿又改雲南武定軍民府和曲州元謀縣主簿公弊二走萬里略無不豫之色以寬簡爲治而民樂之戊辰丁武岡君憂服除拜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過責問四刑部時執政以訊共多者爲能公性仁厚不忍榜掠蔓引曰歐陽崇公爲囚求生道今無辜而求其死縱無大咎如吾心何故逮者多見白而執政滋不悅未幾復舊

官數月得疾不起享年四十有四母董氏公生元至正己丑娶羅氏元星子[illegible]縣尹公路之孫女子一人復爲定遠典史女四人皆適士族孫男三人洪淵沂孫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里之禓家山嗚呼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卓越之資既得之當壽考學問以成其材使有所遇合表見于時否則立言砥行有所聞於後孰謂少試諸用輒踐艱乘危學不酬于人用不究其志竟不祿如公者豈不大可哀耶昔陳太丘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諶群泰貴顯獨盛觀公三世仕者皆贊而不彰豈亦有所胎前光如陳氏者乎抑天將張之必固翕之也耶用書其寔以告夫後人銘曰學足以求夫道仕足以澤乎民將任重而致遠遽仆車而折輪嗚呼孰屯其享孰晦其光歿可悲兮存也長公有知兮其何傷

處士龍彥載墓誌銘

宣德戊申　月　日廿溪龍彥載寢疾歿于家余以服闋瀕行其次子某泰蕭進士孟勤事狀哭請銘其墓按狀龍氏自時昇居廿溪世有聞人至連州推官

爲宗顯連州二世曰希白號盤居翁者又自廿溪出居西昌子姓蕃殿克拓衍遂極盛田園邸第之雄詩書文物之懿皆傑出其鄉盤居生桂庭桂庭生徐溝教諭仲彰君則徐溝公之仲子也諱輿字彥載徐溝生元盛時用讀書好禮聞兄弟四十餘輩獨嶄然群居中不以輕肥聲色相高折節與賢俊交游講學雖元季家事滋出亦不少廢當時若王御史子啓蕭虔士尚仁水部王事王伯貞靖江長史蕭用道諸君子皆禮致賓塾爲子弟師君時甫童丱屹然異常兒

俗無度朝夕不離書帷誦習即通大義既長事親孝謹處兄弟宗族恭讓恂恂先生長者嘗稱之曰爲人子如君當不落其家矣洪武戊辰徐溝公歿不數年兄彥貢又歿君孳孳借弱弟彥鼎復歸井溪平時僮奴家客豪悍闢睨作風雨散去君區區掇拾于荒棄千百之餘勉心勤力經紀以承其家田廬繹然鄉閭歆豔以爲難永樂間邑大夫以行誼舉爲耆老鄉里爭忿不以訴于官爲理而以得君一言爲直也其見信于人如此晚年課子孫學問益篤以詩酒自娛日

記錄先世手澤修輯其宗譜旁求一時名彥詩文表著之曰非此無以示後人使之尊祖敬宗引而弗替也此近世士所芥視蔑如而君獨能爲之可謂賢矣君生洪武庚戌　年　月　日享年五十九娶遂江項氏貞慈柔順得婦道子三人長曰　先君卒次次　女　人適同里　以明年某月某日葬里之某山某向嗚呼人之生也遭逢盛際享有豐亨裕大之福以保有其家聲雖衆人可能也若夫世難方殷襞積變故幾仆復興而克振不墜如君者難矣此豈世人庸子䦨孫之可能哉君於是賢於人遠矣余宜銘辭曰　連州開先寔鴻厥聲盤居續武震越鏗鏘培本濬源流光番榮徐溝續文不賡其傾君遭陂運克勤以承如泉之進如木之升生克無愧歿享其成尚啓後人無忝斯銘

徵士魏先生墓誌銘

永樂丁亥夏五月　日宜興魏先生歿距今十有七年矣其門人陳善狀先生之世出行誼來徵銘按狀先生諱經字子章世爲蜀之邛縣人系出魏了翁之

後曾大父某仕元爲某路教授大父某號南軒宜興州學訓導父某隱德弗仕當元季兵難作宜興失守吏民竄伏者相繼南軒慨然曰吾職校官扶人紀去則辱不去則死吾寧死不辱遂闔門死之先生年十六教里之張氏得不與其難先是善之曾祖某避兵寓張溪山中先生慕其績學且長者往依焉先生自幼聰敏嗜學經史子籍皆淹貫造詣　國朝宣諭中夏即所居授徒自御嚴重動循榘矱雖盛暑燕居不脫衣冠爲諸生講說章解句釋必究夫明體適用之

要不尚文辭且曰禮義人之大閑當以此自處亦以此處人故一時從之游者隨其器量皆有所成就由科目進顯者每有其人蔣某與善其傑也他以治民美數善書有聲者尤夥凡宜之士類相與磨揉湮華悖尚禮文爲衣冠之俗先生之功居多洪武甲戌用舉者徵詣 京師策以經濟之務先生以求寔材修寔政爲對執政嘉之第優等比入選

上憫其老賜歸時年六十七矣邑令周賔慕先生之高每行鄉飲必致書固請至則待以殊禮每事咨詢

故寔先生爲具陳祟朝尊賢養老之制與夫民事設施緩急之宜問無不知知無不言令爲之嘆服居張溪闢垣植以栁杜門却掃焚香默坐援琴賦詩陶然自適不知駕乘之勞機擭之畏泊如也先生性仁孝嘗痛先世之鍾禍遇其時必泣涕連日雖老猶然里之長老欲敎道其子弟必曰魏先生吾邑之望也曷耴則焉後生小子欲善其身以事其父兄必景行先生爲儀表曰爲人如魏先生足矣殆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歟先生初無子子妻之姪升旣寢疾速善之父某與其門人某曰吾有子矣升宜復歸其姓又指其二子寔常托焉將終戒善曰我家世業儒必奉我以禮毋得事佛老壞家法言訖而終生天曆戊辰享年八十娶王氏貞一有婦道子二人即寔常孫男幾人女 人以是 年 月 日葬東山某向之原略時士之學言懷道將推以及人也觀先生學術之富履道之粹方足以追配前人則其所得于內者多矣惟行與時違不能沾一命以老且死豈非命乎然一邑之學於先生者如麟鳳麒麟皆足以發祥瑞世光

顯于時則道又未嘗不行于人矣何必居位然後表見哉善字某 登乙未進士第今爲大行人能不沒先生之善養又俟芑之外孫子羣也余嘉其義不可辭故爲之銘銘曰

志於道爲儒學於文爲工行於已雖屯被於人則豐東山之陽有蔚其封勒茲貞珉以告無窮

唐善墓誌銘

武德將軍成都左護衛千戶正唐侯某之長子迷以永樂二十一年夏六月一日庚戌得疾卒于家生洪

武庚午正月丙子得年三十有四將塟其父母哀進之蚤殁也請誌其墓以圖永久按進世爲鳳陽滁州之全椒人贈武略將軍萬二之曾孫武略將軍諱恪之孫生而聰慧稍長好讀書言動有禮事親孝謹與群兄弟友愛尤篤侯喜其早有立凡家事大小一以委之進綜理有序無不如侯志內外親戚皆歎其賢曰唐氏可謂有子矣及卒又見嗟悼奔走弔賻哭之盡哀嗚呼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孝友之資幸而得之尚俾之壽考以成其材以見于世傳諸子孫柰

何不少假以年其所得于天修諸已者有不至乎成就而齎志以殁天之生夫人而命之如此益非余所能知也此進之父母所以哀傷之至而欲余有述焉曾祖妣陳氏祖妣呂氏妣施氏娶王氏子一人某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冬十二月　日塟成都縣龍泉山某向之原銘曰

千里驥子將踔周行九苞鳳雛將翮高岡奄焉以止父母孔傷余銘諸石以遠其芳尚利後人有引弗亡

王用禮墓誌銘

君諱和字用禮王氏其姓也爲人沉毅端厚不爲浮薄詭異之行孝弟行于家擕讓著于里閭益一鄉之善士也娶何氏子五人長曰良次曰觀曰祿曰信寔季曰回蚤卒女二人君以洪武辛未卒于家何氏年纔四十婦道母儀皆無愧嘗自痛曰夫者婦之天也不幸不得天其夫爲未亡人與其死以相從于地下孰若教其子以成人俾其女有所歸使吾夫得瞑目則我之生不猶愈于死乎自是蓬垢無湯沐珠翠羅綺不設於身鄉鄰族屬不見其面躬蠶績事以經紀

其家粥簪珥買地塟君於鳳凰山之麓持身教子皆有法中外嶄嶄子婦皆化服女嫁爲士人妻告其子良曰汝衣冠家子非讀書無以承先志良游學庠序領永樂乙酉鄉薦會試南宮不偶例送胄監選入文淵閣預修永樂大典登乙未進士第妻林善事其姑姑愛之甚厚隨良居京何氏殁於家林聞之以不得終養痛哭而絕良丁艱歸塟其母與君同穴林附于姑之墓左君生元至正乙酉五月九日距殁之日享年四十七何氏與林生卒年月自有誌嗚呼此可以

見君之教行於家也余讀二南詩見后妃與諸侯大夫之妻內修法度輔佐其君子雖兔罝之野人江漢汝墳之女婦皆承其化而篤於禮未嘗不嘆其盛也然女婦之行無獨成二南之化本於文王之身教豈無所自哉觀何之為妻能不負其夫林之為婦能孝於其姑則君身修家齊之效可考証不誣矣是宜銘其墓以告王氏之後來者銘曰　君子之教行之以躬不言而信閨門肅雍刑于寡妻克承其夫化及子婦克孝其姑宜亨而屯亘植而躓胡嗇君年而豐其

德有子嶷嶷有孫繩繩銘以昭之以永厥聲

故陳母曾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曾氏諱某泰和西昌名家子故承事郎御史陳公仲逑之妻也性靜一柔順無幾微雕琢懦而訥於語言不請外習善女工剪制事及笄歸陳氏陳氏為泰和望族素名有家法而御史大夫人蕭氏尤謹飭不苟教諸子必由矩矱子婦無錙銖私蓄孺人事之小心敬順不敢出一不遜語大夫人宜之御史公之孝益彰梁氏姊於御史兄弟為冢長兄弟視之如母孺人事之如其兄弟遇介婦有禮每事必躬先之親睦無間言時歲惡雖大家多匱給孺人少食以飽諸幼宗戚嗟異之不容口陳氏多名婦孺人之行為艮難也洪武甲子御史公始以鄉舉上禮闈與孺人訣曰立身行道男兒事也況吾家世有科第不可使自我落莫吾行矣惟有老母吾弟雖克備養然汝家婦也誼不可違孺人曰諾君弟好為之毋貽大夫人憂既而御史公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山東道孺人事大夫人曲盡恩意大夫人安之丁外大夫人以天

年終孺人哭之痛適御史公以事罹譴孺人憂戚愈甚髮種不勝笄體僉不勝衣悒悒得氣浮疾未幾御史公改秩山西道按事閩中稱旨復改廣東道將候孺人而孺人疾作不果行以辛未五月一日歿于家子賞髫齔不克襄事遂蓁堊焉享年若干歲御史公感孺人節誼嘗自咎曰吾不恭慝度遺孺人戚以至此誓不再醮甲戌亦考終于官賞年甫十四孱弱累然有成人行每痛悼曰吾父當行時吾始四歲不可識矣吾母雖尚能記憶亦僅得其彷彿嗚呼天韜不

弔而隆割若是其慘乎二親不一存将何所伸其志乎抱終身之痛何𦆵而可已乎不如不生之爲愈乎與人言輙嗚咽酸辛不可禁癸未冬諃擇地改壟嘗自爲狀俾其姑之子梁混錄之混御史公之甥也沐孺人之愛深每一讀之潸然出涕不能執筆者累日雖然混寧不忍抆淚一言於孺人乎嗚呼賢而不貴德而不壽天之不可恃有如是耶豈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耶不然天之於孺人何若是其嗇耶天耶命也混不得而知矣孺人生有元子賞娶劉氏女某適

嚴誠重以是年某月某日合厝于某山某向之原禮也銘曰　夫之賢子之肖孺人有懿行不食其報胡蒼蒼之不吊嗚呼命耶德音不已歿而不死遺我後之人子孫孫子有穀者所爲賢母里過者下車毋傷其檟梓

坦菴文集卷之五終

坦菴文集卷之六

墓表

贅菴蕭先生墓表

士君子讀書學問窮日夜之力以求古人之所至凡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與夫子史百家之言傳於世而不泯者莫不研窮張皇爲之去疑解蔽以極乎性命道德之秘名物度數之詳推而下至天文地誌農圃醫藥卜筮山鑱冢刻釋老方外稗官小說之文亦皆旁搜曲摭罔有遺漏則其學可謂博而道可行

於天下矣然有命焉而不得於是攄幽發粹作爲文章以傳諸其徒行其道於後世百世之下使人低徊思之不可見況當時獲登其門而親被其教者乎此余於贅菴先生之歿不能不爲之嗟悼噫傷也先生生而穎異聰敏夙成甫五歲讀書終篇即能成誦既長隨父宦游維揚兩浙間從碩儒宗工講貫於書無所不讀宏肆汪洋才思敏贍捷給含毫伸紙俄頃數千百言如山下出泉滾滾不已傾其輩行若不經締搆而他人瘁神竭力有不能及也洪武壬子以書經

領鄉薦明年停禮部會試拜給事中以目眚告歸喜
曰得譚道讀書以養老母足矣遂開館授徒來學者
詵詵問無不知知無不言隨其器識皆有所造就復
大肆力於古文韓柳歐蘇曾王諸大家皆涵濡嚌嚅
沉酣饜飫久而後出之遂成一家言一時碑銘序記
以得先生之筆爲幸詩賦亦典則雅贍有唐人格調
爲廣東福建湖廣考試官所拔士皆有聲預會選經
書召　對賜坐　恩賚極其隆厚當時以爲榮遇此
先生之大可知者如此細則春坊中允尹昌隆備書

之矣先生生元至元巳卯二月二十三日歿永樂元
年十二月初二享年六十六葬里之珠林原子四人
騈馴驩皆卒今存者騄也孫男七人嗚呼先生之學
可謂傳矣其所得於内者非後生小子所能探測雖
不克少試於世而昌隆諸子出爲先生之先如威鳳
祥麟儀儀師師皆足以應符瑞世則先生之道猶行
也余嘗從先生游款款之見不爲無所得以一校官
走四方上下萬里徒得推其緒餘■以淑諸人而竟
聆抑無聞不能齒諸子之列以流衍先生之膏馥安

得不嗟悼盡傷於先生之歿哉肰世稱侯芭之知楊
子雲余以爲桓譚亦不可少也故僭表先生之墓以
俟知者若夫先世官爵之詳慶流之遠則具載家乘
茲不復道

樂處士墓表

君諱集字大成樂氏其姓也先世有諱衍者登宋嘉
定三年進士第官至宜春縣丞幾世祖庭鳳爲國子
司書子孫衍遞寖盛以讀書有聞事載家乘可考曾
祖某祖某父某皆有隱德以貲産甲閭右而故家文

物之美彬彬乎一鄉之望也君生而穎異甫髫丱已
嶄然群居中稍長即有志于學無早夜淬礪與其從
兄九成游安成劉雲章先生之門受毛氏詩元至正
初嘗一踐場屋而不偶未幾兵難作而科廢遂幡肰
曰學不足以明道徒拘拘謏謏拾一科以于世取榮
苟得之愧也吾盍不上下古今載籍博取而約守之
乎遇不遇時也顧吾之所以求諸内者何如耳遂取
秦漢以來暨魏晉唐宋諸大家之文章劈析校度張
皇擂撫窮日夜之力以窺其指意之所在故見諸詩

文皆不違繩尺有可觀者其篤於學蓋如此平生為人剛毅有氣與人言必依於理不曲從苟止遇事勇於有為人莫與亢肰平居恂恂肰一儒生也時旁邑寇擾竊發君所居適當其衝豪右皆疲於軍費君悉肰其橐資之不吝寇蔓延滋熾鄉里多罹其荼毒表兵征贑歸者又無紀肆鈔掠尤甚樂氏兄弟遇害者十餘人君每先事燭幾卒無恙又為之給其寡稚而俾死者有所歸亂甫定念宗祀之危一髮千鈞即剏追遠堂於開林寺以祀其殁盡之親買田以給其

費先尚書劉槎翁嘗記之其急於義多類此君生有元至順癸酉以洪武丙辰閏九月七日歿享年四十有四娶同里胡氏進士南城丞諱箋之族孫女也有婦德子四人長曰金次玉次琳次[illegible]皆克世其家女一人適某君性孝謹於養生事死之禮必誠必信而不苟父既喪事母蔣氏益篤於愛敬家政無大小必咨之肰後行撫其弟妹於恩意尤盡也惜乎壽不滿其德學不見諸用而賫志以歿知君者不能無憾焉君之塟前國子學錄蕭執先生已銘其竁矣今廿有幾年泰和梁某始表於其墓嗚呼士之居閭巷修名砥行豈必居夫位遇夫時而後表見哉夫讀書致身在富貴之位者未嘗無其人往往踰閑顧利冒恥以苟遂希奥卒泯泯無聞或貽其修於後者皆是也君之所得於内者足以自立於不朽而竆通修短固知有命夫復何憾況其孕德儲祉又於其後之人發焉不必身有之也余故論著君之大者以表於墓以慰來者之思焉

行狀

故句容縣教諭胡公商用行狀

公諱璉字商用胡其姓也鄱陽衣冠家惟胡氏世有積德至公尤克自樹立為人魁梧奇偉身長七尺虬髯奮張論議英偉見者為之易色性孤騫傲岸不曲合取容當世肰聞人善如已有嘖嘖歎之恐後大夫士與公游者行或有涼德輒曰胡公其知之否也言未幾公已曳杖來痛詰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肰笑曰友道貴直非訐也平生不尚華麗大布之衣脫粟之飯澹如也少從豫章陳仲易學舉子業尤邃

衣易肰兩弗偶於有司當時莫不惜之永樂元秊[illegible]
起遂杜門索居惟事親爲務母喪終制弗御酒肉父
旅歿於括蒼時道阻不通公裝難跰蹁走二千里卒
負骨以歸人人嗟異之歲癸丑五月袁州偽帥歐祥
遣右丞劉敬襲筠陽據之一時名流皆爲所羅否則
必遇害公獨斂迹自晦非惟不得用而亦不爲禍之
嬰也甲辰冬　大明兵至江西諸郡望風納款大將
軍分兵吉贛聲言不亟降者屠其城劉敬聞之大恐
計無所出則謀掠士女金帛火筠陽退保新昌城中

民皆惶懼晝夜號泣公知事急乃往見敬麾下偽
院判雷均正員外袁友德曰汝等乘時竊據今日復
能有爲乎不肰雖首領不獲保矣尚何言哉友德且
駭且問公曰事已迫矣不早爲之所恐置兎釜魚須
臾不復有生意筠城既不能保獨能保新昌乎此豎
子見耳且天命人心已歸　眞主觀其用兵可知矣
大將軍兵之所至無攻不克無戰不勝迅若雷掃[illegible]
等固裝此一城生聚肰汝亦困逼就縛矣知者貴知
幾失其幾悔無及也友德黙肰良乆曰君言是也[illegible]

右丞不我從柰何公曰大丈夫行事苟可以濟衆爲
之不顧弟往說焉以納汝忠否即俘以獻友德等如
公計往說敬〻懼而從謀先詰督府授刺而難其人
與論莫若公遂要公奉書以行瀕行公難之曰吾行
矣汝等先諾後悔吾死不一髮乎而城中禍福尚未
可知也友德叩頭指曰天地鬼神昭布森列有違斯
盟家無噍類公于是乘傳至臨江以其事白于大將
軍大將軍深喜歎即官之公苦辭不敢頋且歸速敬
等來降乃賜衣一襲俾還筠陽於是敬等相繼出降

城中以戶計者十萬以口計者五倍戶之數皆懽肰
相慶以爲更生至今遺黎故老告其子孫曰若等得
廬尓居佃尓田翊公力也其先事燭幾類如此洪武
八年膺文學徵擢教句容直諒忠信士子敬而化之
未終三年淹以疾歸每撫膺嘆曰吾乃止于是命也
自是無復晋心世事衡門之下觴詠不輟萃易詩書
諸家說析而係于各章之下於易則又以程朱之論
會通之而芟其繁蕪者謂其得四聖人心諸史百子
手纂者二百餘卷每呼其孫振指視之曰即不諱後

遺汝以此矣賦詩爲文問存其稿享年七十有五得
疾遺命其子治喪不用浮屠將易簀親友環視莊之
曰灼艾或可起公舉手加額曰君子貴知命某年七
十五得全歸宜矣言訖遂終時辛巳三月十八日也
公生有元泰定丁卯曾祖華父祖慶叔父原夫皆有
隱德娶張氏娶王氏子二人長曰雅先公卒次曰韶
克世其家孫男振女三人以是年五月二日厝于東
山巳向之原嗚呼傳有之曰活千人者其後有封公
以剛明正直之德邁往卓絶之見雖不獲盡用于時

然筠城數十萬民得以保其父母妻子其功豈小哉
予知公之子孫不食其報不止也不識其墓以昭來
裔不可且公於予相知最深其未歿時語其子曰狀
吾行必梁君梁君其知我者予來問公疾公復以屬
予予不敢辭故摭其平生行義之大者爲之狀如此

先母行狀

宣德丙午八月十二日先母卒于家越明年丁未正
月不肖混始聞訃歸自蜀又明年戊申十二月十三
日奉柩厝于同里之盤古山壬東向之原不肖混冒
不文之譏狀先母世出行誼敢泣血請銘于大人先
生先母諱順止姓陳氏元贛州路推官梅村府君之
曾孫潮州路教授道山府君之孫處士友慶先生之
子生禀淑質端靜柔慧於女工事學無不能祖母道
山夫人楊氏婦道母儀卓冠家族先母自幼至長飲
食啓處不離左右每事教之皆有法故宜得變及先
君來婿陳氏猶聞訓誨嗃嗃先君亦聽服惟謹得禰
於寡過之地混始有知先母嘗歷歷道之當元季兵
燹所過燔劫無遺奔竄轉徙無寧歲先祖心易先生

歿先君奉母楊氏與孤弟妹三人處殘構毀垣之下
田園蕪沒生事荒然栖栖日不暇給先君出則傭書
歸則採野蔬以爲餐食貧處困安時所難先母服勞
盡瘁躬紡績縫剪以給其家脫簪珥以畢弟妹婚嫁
略無憔悴不堪之態宗族鄉黨稱焉時混與兄濬甫
知學嘗誨之曰須見鄉里號治儒業挾兔園冊子早
早授徒閭巷間老則力疲意耗無所售卒困迫終身
蓋未嘗明經故也若前輩諸先生爲學者授經講道
雖老而貧用未嘗一日乏汝曹勉明一經庶無他日

之困混兄弟俱服不敢忘潛以詩經領洪武丙子鄉薦為四川蒼溪訓導用舉者徵應廣東四會陽江陽春三縣令所至有治聲永樂癸未預修高廟實錄入翰林為修撰兼右春坊贊善陞侍讀文學為士林所推重混亦同年出為瑞州訓導陞教諭溧陽納溪永樂丁酉蜀府辟奏為紀善混兄弟得祿為養三十餘年庶幾不辱先母之教也甲辰混侍　嗣王入朝得告歸省王賜文幣八有副白金五十兩為先母壽先母喜曰吾二子皆荷　國恩以及老身吾沒齒為榮

遐矣先母生元至正甲申四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三子二人即潛混潛先九年卒孫男六　果棨罂揖　檢樞　孫女六曾孫男十六人女　人玄孫男二人伏惟先母生衣纓家能不溺其習而閑於女則清苦儉約安于賤貧若素肰者雖其天性之美亦平時教養漸習之有自也故其為女也愛不失於父母為婦也孝不違于舅姑義不咈于夫之姻族為母也子孫行其教僮奴女使懷其惠潛德懿行著于閨門其所可書者多也此姑述其槩焉混切痛不肖積累教溧陽

而先君殁守官藩邦而先母又殁俱不得躬殯奠先兄方遭時奮身用不盡其材而賫志以卒混不肖無狀不能自振拔為二親光榮罪萬殞不足贖使二親有知其能瞑目於泉下乎伏望大人先生哀憐不以混因抑無似賜一言以蓋其不肖之愆以庇其子孫于不朽云不肖男混泣血頓首謹狀

哀辭

鄭處士哀辭有序

古稱死有重於泰山者為死得其所有補于名教也

蓋死者人之所難非見義炳如日星確乎其不可奪者孰肯舍生而取義哉故君有不得于臣父有不得于子者多矣鄭氏自德珪兄弟爭死維揚獄載在信史休有烈光三世而下又有處士為之曾孫慷慨就義以接武前聞人嗚呼何鄭氏之多賢也不有肇之孰其紹之豈天啓其衷以為鄭氏好義之報歟抑為天下躬秉彝者之勸歟蓋有不與人而亡不隨世而泯者矣予讀其傳思其人有不可見遂為辭以哀之云辭曰

有美一人兮鍾金華之清淑紹世德之悠緒兮允義
宗于南服惟弱齡其好修兮企古人之遺躅被頳霞
以爲衣兮攬素霓以爲裳懷忠信以自植兮申廉智
以爲防溯瀍洛之安流兮匯洙泗之汪洋望曾參以
爲正兮相顔淵以爲度味道升堂兮踵先覺而獨悟
荃秉志之中正兮將馳騁乎雲路胡遭家之孔棘兮
紛罹憫而阽危痛伯氏之抵法兮奮一死而先之不
顧難以圖身兮惟視義而安歸既得正而斃兮又何
愧夫民彝羌紛紛其爲蕭艾兮焉知夫蘭芷之芬芳

鴟鴞嘰而爭鳴兮獨見夫鸞鳥之高翔我思美人兮
横涕泗其淋浪宿草莽莽兮九原茫茫魂歸來兮舊
鄉不可見兮心孔傷奔委袘之綿綿兮世愈遠而彌
昌聊抒情于短些些兮庶以志予哀之永長

黄芸巳先生哀辭 有引

先生諱傳字野得承累葉詩書之澤耽道風成志情
軒冕迫于郡侯之辟方出其緒餘以淑諸人而享年
不永是可哀也巳夫士讀書學問生無所遇合不得
大見于時而德修言立善足以遺其子孫而聲不泯
於後世雖歿何憾焉勉爲詞以慰先生于泉下云
嗟若先生兮鍾扶輿之淑清承祖考之遺德兮荃秉
志之中貞保厥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相先民之攸
行兮潄芳潤于六經泝洙泗之淵源兮希顔閔而相
成耳幽晦而終志兮將訪道于考亭襲芰荷以爲衣
兮佩江蘺與杜蘅睨碱砆而不顧兮用能保乎美理
嗟若先生兮昭哉博閎處惟仁之居兮用惟義之行
方小試于湖學兮摯蒙發盲軼胡瑗之高駕兮接武
聯蹤歷九逵而發軔兮固將踔乎雲之路也歟

天閽而見帝兮願竭忠而見悰也昭白日其杲杲兮
不捐槃而改錯也冀捷徑之干進兮猶抄忽其悟也
胡哲人之早萎兮奄忽先乎朝露也欲訴帝而無由
兮羌不知其故也嗟若先生兮我悲傷歿何短兮存
何長偉令子其娟娟兮鳳鳴朝陽　天光下矚兮草
木輝煌委袘綿綿兮百世餘慶顧瞻兮玄堂撫松檜
兮蒼蒼愧生芻之莫莫兮道云遠而難將聊假辭以
抒情兮庶以志遥思之不可忘

袁處士哀辭

嗟祿命之衰薄兮恒涉世而多艱栖學宮而淹恤兮
遵吾道夫西川歷峽山之崔嵬兮泝江漢之奔湍老
冉冉而歸息兮素髮颯以被肩追惟先生之不可見
兮横涕泗其潺湲嗟若先生兮世貿貿其焉知相先
民之茂行兮邃幽晦而自怡被荃蕙以爲裳兮紉蘭
芷以爲衣擥桂椒而成堂兮飾文杏之榱題處芳潔
而去穢汚兮保瑶美其無玼居惟仁之安兮用爲義
之施昭白日之杲杲兮不揹矩而爲規愧獨覩夫鄙
薄兮胡汩汩其久睎偉令子其耿介兮躡繩墨之攸

緒流厥美于孫支兮森階庭之玉樹飫六籍之膏馥
兮仰玄聖以爲度騁騏驥而躞蹀兮將騁馳乎雲之
路羌孰道而階茲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奠昭晰于九
原兮而垂耀乎一邦之土也重曰嗟若先生壽既昌
兮歿不忘予何爲兮增煩傷嫉澆僞之昌披兮惜淳
風之淪降秉三秀兮玄堂撫檜栢兮蒼蒼藉生芻兮
奠桂醑緬瑶瑟兮激清商酹先生于冥漠兮奏遥思
之永長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與洞翁書

今年春公延書中微示相規意未知吾翁肰乎否也
別幾兩載聞吾翁作文學書髮髮乎不類儕常混甚
喜而愧弗及也使吾翁挾此以步武文場延譽搢紳
郎未嘗不可矣肰此特今人事非古人之先務也蓋
古人之學修行爲本文藝事次之若違本而事末雖
綴斑馬之文辭亦何足筭哉今有一人焉孝翁行于

家撝謙表于里閭持身如珙璧惟恐或玷學問又甲
儕輩必有揚之者曰某不可以尋常目之也將不亢
其宗乎又有一人焉磔裂古作抉拾陳言抽其華置
齒牙間爲耶青配白之文畧可人意見庸人瑣子輙
號于衆曰是有學者也已亦以庸人瑣子自負悻悻
駕人慢師友輕同列甚者藉虛聲爲階利之媒躬爲
市井之行而不顧必有疾之者曰某肆行可愧者也
將不危其身辱其親而莫之救乎嗟乎始之立心理
欲之幾判不容髮終之成人善惡之歸變隔千里矣

雖然牛山之木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誠可哀已然豈無日夜之息雨露之潤哉未必終濯〻如也苟能申絜矱戴[illegible]以檢身寡嗜慾以養心則有不爲君子之歸者益尠矣又何古人之不可追哉近以事至京師于親表中聞吾弟行事將有類所云後一人者噫果言之者眞耶抑傳之者妄耶吾叔之盛德不宜遽有是耶衆方崇其咎于混曰汝修撰兄與洞不相知者十餘年矣汝素與之講學又亟稱其賢今若是今若是汝不言而誰言嗚乎混尚得以無辭乎嘗記先

叔府君臨歿時執混手曰汝兄弟皆宦途人惟一子煢然其成立未可知也此時叔母與吾弟皆在側吾弟雖聞之不如混知其言之可痛也今吾弟雖知其言之可痛而混兄弟遠在天之涯地之角又不[illegible]得相親無分寸之補矣然則今日聞而不以告者不仁也知而不能改者不孝也此咎將誰執哉以吾弟之聰敏宜必有所思當求其如前一人者去其如後一人者則祖宗父母幸甚兄弟幸甚衆又曰聞令弟負剛氣者也手子書其不口練之如泥不止也混曰吾弟非越人關弓者混固當涕泣而道之餘不暇計然此不徒爲吾弟陳也有猶子曰果者亦以是告之

說

默齋說

節推管君爲兗州公暇退處所謂默齋凝神燕坐耶經史百子氏潜玩沉繹索隱鉤深未嘗諷誦吟咏而皆得其所以然君固不以語人而人亦莫能窺其際也蓄養其心以無言而葆光乎埃壒之中肆其情于行素而相忘于恬漠之境豈遊乎物之外者耶抑將

杜德機而爲是者耶客有叩而問之曰語默有時可默而不默則失之躁不可默而默則失之隱二者皆衆人之所過故君子有不爲君今以默名齋豈避嫌惡佞而三緘其口乎且君有官守之責方綢繆于聽訟勞神于訊洪其蔓延牽於前者日有其人非難之不辯也非鞫之不得也皆假辭說以是〻非〻而折之以求其情又安得而默乎顧廼自矯以名其齋豈所謂考鍾鼓不聞其聲畏影而走乎日中者歟君曰子何言之背也吾之默非老氏杳冥昏默之謂也吾

黙則能静二則外物無所嬰其懐而能思二則于天地之大事物之多千變萬化之理皆具于吾心而無遺由是以御天下之至動而不見其擾動之中而静之所得者行焉吾黙有體則有用豈静而不動者欤肰則吾之居官出政亦黙有以爲之根抵也子知道者何其言之背欤且游孔氏之門者居多而顔子獨黙識終日如愚夫子稱其好學黙無所用乎安我子貢以言語擅長一時而夫子嘗不之許每抑而教之不黙果足尚乎吾方以黙自居彼誕妄荒誕詭二自

得以欺世盗名者慎無過吾齋而吾聒也客無以詰竟起謝去君通肰坐齋中遂次苐以爲説君字雍仲越之上虞人

箴銘賛

拙齋箴有引

泰和王先生存性持拙齋卷示余曰吾相忘于拙久矣吾之不能爲人巧猶人之不能爲吾拙也夫任智術者不可以語道全純朴者可以養其真吾平生言訥于口不能效人之脂韋以媚世行未嘗先人亦不能與方凢合以同俗故無以藩飾爲聲名至于富貴利禄之塲人皆熙熙絜絜如登春臺吾獨赧肰低回而去之吾之拙殆有大于此者乎非有所悦慕而袭括以矯俗于名蓋天性也子其箴之余聞古有抱樸守雌之士務修其内而譲之于外先生豈其人哉箴曰凡厥有生真賦難均善悪之機于此焉分君子循理由仁義行不汨其真世以拙稱小人逞慾惟智術趍已鑿其性世以巧譽拙爲我德巧爲我賊胡今之人不辯其惑勗哉王君盍爲拙逸黄帝遺珠象罔是

拾勗哉王君毋爲巧使周人鑄鼎倕㗖其指我言非瞽王君是箴景行先哲毋貳尓心

資深軒銘

凡厥有生上帝降衷四端萬善萃于厥躬不爲知誘不爲物移本源静深惟我所資一爲形役外詛内訌習矣不察窒焉不通君子反之潜心以道學問辯思由此深造爲之不已日就月將優游厭飫勿助勿忘積之既久理與心融不待勉強自得于中取之左右無往不逢如貨之積靡求不獲如泉之深靡流可竭

卓哉黃君先哲是師學以爲巳道豈遠而我銘斯軒與君同歸

商用先生遺像賛

粹乎其質淵乎其衷屯其施而不洩歛其奇而不融氣之克也屹砥柱于中流言之立也炅皓月于長空潔二乎其清可以洗一時之濁卓二乎其見可以啓衆人之蒙廼鳳游雲漢之表而蟬蛻汙濁之中於乎百世之下見若人也雖未易追履其步武而猶得景仰其高風焉

建平像賛

外不爲絢履讓葆光內求其白被褐懷玉見人之休休若耻諸巳見人之譽二避若負辱申桀蘧以爲坊被忠信以爲服潄清冷兮青原白鷺之間采三秀兮武姥金華之麓翩然野鶴之孤騫炯然璞玉之在櫝肯堂肯構以似以續噫此其所以知止而無不足者歟

純陽呂眞人賛

大道無名眞原其始後天不老孰究其終存三寶而混希夷之妙抱一眞而濟坎離之功微正陽不識其仙風道骨得海蟾乃授夫太極參同躋黃鶴兮出有入無竦長劍兮馭氣排空吁安知其不常往來乎太清之庭紫微之宮廣百二十化于無窮也耶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題跋

題陰符經後

右陰符經三百言葢臨倣虞世南墨本而勒諸石者與眞無辯未易以刻鵠議也予友陳君秉綱好從事臨池之學將爭雄擅長於作者之林
賢王殿下款相其成故特畀之嗟夫此豈易得也哉世南學書于浮屠智永深造三昧不擇筆紙而妍捷過人稱爲當世獨步此本結搆掩映不見肉不露骨

勁健飄揚清潤遒麗晉人所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者豈相遠哉令人見之撫胸扼腕有低佪不可及之嘆焉世南嘗稱智永一字直錢五萬此價又烏可少欤論者謂是經以無爲爲宗以天文地理爲數言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非知道者不能作又云不出于黃帝葢李筌所爲朱子辯之詳矣故不復贅而書此于左方

題聽其自然卷後

莊子有言物之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不爲軒冕肆志不爲隱約趨俗謂之樂全至哉言也士君子之出處誠有得於此則游乎物之外矣豈復以得失累其靈府哉余所見兵馬指揮何公庭用其人也方公之先世身都帥閫之尊爵列公輔之位重珪累組富貴無倫而公不以爲泰及夫引身恬退晦迹丘園樂耕釣以自休與雲物爲朋徒而公不以爲約夷險一致澹然無所累其秉皆聽之自然而已是非游於物之外者乎葢爲所當爲者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義在我命則係于天焉我之行當乎義雖

所遇通塞萬殊日相代乎吾前者皆自然也吾何容心于其間哉遇則安之而已安之者聽其自然也公之素行如此其非子所謂樂全者欤遂係之詩曰
彩鳳鳴朝陽爰止梧桐枝胡爲等雞鶩塲翼林中棲眷此靈異物寧能久低佪自天銜瑞圖復向虞庭儀而子貴知命出處誠有時在我聽自然素行罔不宜天道有屯復此理君諒知

題琴樂卷後

琴之爲德可以導養神氣宣幽發和使人樂之而不

厭狀徒得其聲音而不得其情者樂不可幾也余來官　親滯有同吉章君雅好琴工詩善書學者尊之爲琴師鮮有儷焉因自號琴樂余嘗過之章君拭几焚香爲余操浙音調商羽變宮徵繆肰而高逝繹肰而相屬君得之于心者不能喩以言得之於手者不能傳以譜俄而爲廣陵東武之吟安軼徐步張急聲清逾遠聽而追察之若彩鳳翔雲丹葩耀日何若是其麗哉信可樂也既而告余曰韓公歐陽子善聽琴猶不能無憾況後人乎吾之琴非纖穠哀怨切促險

躁者此蓋和平安樂之聲也嵇中散有言非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非至精者不能析其理知此則吾琴可識矣于是又鼓渌水清徵之曲賡之以龜山猗蘭之操嘽緩而不肆幽深而不怨不噍殺不恣溢洋洋乎渢渢乎余爲之心曠神怡若吸沆瀣而飲醇酹不知伯夷之爲清柳下惠之爲和也君亦舍琴鼓舞抃躍歌有虞氏之南風余倚而和之曰山之高兮蒼蒼水之深兮湯湯伯牙去之千歲兮君繼步其翔翔莫賞音之可遇兮馳遐思于不忘招成連于師曠兮栖息乎無何有之鄉聊與君兮相羊君之樂兮其無央歌闋而罷

題杏林春曉圖後

右張氏杏林春曉圖詩文一卷作于洪武丁卯迄今洪熙乙巳三十有九年矣讀其文誦其詩宛肰如見當時諸老與震軒公相與之盛今皆無一人存矣可勝歎哉震軒公之子日昭兄弟獨能寶藏完好如新又未嘗不欣幸張氏之有賢子孫也嗟乎張氏種杏之所城闉之地也少不過尋丈多不盈半畝使種之

者不已將何所之可容乎豈借董奉之事以爲張氏積德之徵乎肰則震軒公之種杏其在無心之思不土之里乎震軒公年登八袠勤一生以活人計一歲之中所活數千人則八十年間豈下萬人哉所活萬人則萬善生矣震軒公以一心種萬杏視奉勞人之力費人之財占百畝地種之者其得失不亦大相遠乎日昭又與其弟日省日敬克勤無怠以世其家學諸子多讀書同時出領鄉薦爲之子若孫皆能深厚以培其本高援以防其侵灌溉疏洗以蕃息其生意

余知張氏之杏敷榮暢茂鄂鄂相承與物常春豈特百世而已哉爲張氏後來者尚引而弗替哉用書此于今翰林侍■讀王公行倹詩之下方

題蟻菴何先生墓碣陰

永樂丁酉冬十有一月朔伴讀何采偕予進講經帷已告混曰先子捐館于洪武丁酉至永樂甲申翰林侍讀學士解某始克銘其墓痛惟先子克成家緒勤一生以盡心于學問甫登第而與時俱晦不克少試于事業建奉

聖朝累蒙徵聘而先子頹然老且疾無復有意于世矣今得備官于藩府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碣至今未立負辜深重混具以其說上聞

賢王殿下嘆曰是子嘗聘之而不可起者也宜有以慰其子孫特命工正臣仲珩書而勒諸石而紀善臣混識其陰混嘗讀先生蟻閣集其文閎博淵永其詩清麗典則皆有德者之言不徒經學之擅長于天下也然此亦先生之緒餘耳其所得于內者未盡見也非■賢王假寵褒顯則何以播芳馨于弗朽哉於乎士君子之修名砥行生無所遇於時歿有傳于後世者不可以無賢子孫也

跋于喬送行卷

蘇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則不似者非畫之工矣余謂天地間凡有形色貌像者藝之工皆可必其似而人則不可皆得其似也夫龍變化莫測能者因其潛飛見躍之異而筆之人皆知其爲龍而不以爲虺蜥人則不然自一人而至千數百人必各一其像也各一其像則其言咲覩履風度神韻亦各人

人殊態也畫史固欲人人而似之豈非難哉昔顧愷之爲裴楷寫真頰上加三毛便覺神采自異則求似其人雖一毛不可少非精于藝者孰能與于此乎吾邑蕭于喬氏兄弟父子以寫真名于時自兩京鄉郡名公鉅人皆以得其筆爲貴以其可傳于後一日爲余寫二世小像觀其託形色極變化以見性情括精氣以全其風韻神采嗚乎可謂難矣夫人之見于外者必其中之所有似之也劉子之論受脤子貢之見執玉皆因外以知其內于喬之肖吾形又得吾神氣

則非但寫真而心亦從而寫之矣此豈尋常畫史所能及哉當時若少傅楊公士奇先兄侍讀用之學士王君行儉皆有詩文以睨其歸凡若干首余得而觀之用書此以識其左方

跋李偶給事中勅命

右李氏所藏 勅命四道其二封臣偶與其配柯氏其二贈先臣通與其配晏氏皆臣偶在工科給事中時宣德二年七月十三日今

上皇帝所錫也臣偶寶愛如珙璧俾臣梁本之識其

後以永庇其子孫于不朽焉臣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舉萬物皆囿於覆載照臨之中各得遂其性成其材

皇帝之於臣子無中外小大皆錫之 誥勅以褒顯其身又推本原始以及其先世 天語温穆奎奕踰情 奎章璀燦輝耀泉宮所以旌能命德勸勵其臣子者何往而非 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哉臣偶一芥微臣遭逢盛際存歿俱被寵榮真千載一時也尚精白一心惟忠惟孝以報

聖德之隆以揚其聲光而啓後人之嗣續于無窮焉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跋先公坦菴文集後

先公坦菴自筮仕瑞學迄考終魯藩歷任甫四十年著述亦頗繁夥在瑞與溧文藁間存一二惟蜀魯所作賴象樞隨録亦不能無遺先公棄背之五年栗學録北監遂以暇日編集成卷既十年迺求國子祭酒蕭君孟勤選擇其精粹者分爲八卷又爲序以畀之欲鋟梓以傳而力有弗逮又十年子憲分教鎮江滿考懋丞建陽之三載始克市板刊行於乎先公位不滿德年未及中壽而子孫祿不逮養徒抱無涯之痛

今幸存手澤而二子克承栗志俾先公之文傳遠不朽則亦庶乎善述者矣謹書于卷末以識歲月云耳

天順庚辰春二月朔旦不肖男栗百拜謹識

跋坦菴先生梁公文集後

文字在天地間如精金美玉不可一日無

皇明肇興文運益隆而洎菴坦菴二先生伯仲齊名煒然爲西昌首稱德鳴幼侍先君子與聞其緒悵生也晚弗獲瞻依輝光徒切仰止坦菴公之文子

國録簡訥嘗編集欲梓行未果比二孫接武仕途乃克成先志而文益盛行於世迨今百餘年板刻字跡或有蠹蝕湮訛幾不可辨觀者病焉玄孫諳等深爲此懼僉謀補刻計若干葉文字凡若干篇

遂爲全書德鳴始得盡讀公之文恍然而悟躍然而起克然其有得也亦何幸哉公歷官餘四十年著述甚富存者猶八卷大司成蕭公謂其文泓渟澄深如千頃之波茫無際涯而微風恬波文采煥發至哉言乎顧德鳴晚學庸劣復何容贅雖然文如坦菴天下士也諳等能追崇先德以不至遺佚屬予以言志可尚也已後乎此世有若人焉文之傳不與天地相爲悠久哉於戲摩崖之碑石鼓之文苔蘚蠹蝕讀不成章知者尚珍愛之而況祖功

宗德爲子若孫者可不念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德嗚不敏請誦此以詔來者

嘉靖辛丑歲夏五月吉旦奉政大夫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前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内姻晚生陳德嗚拜手謹述

坦菴先生文集後跋終

坦菴先生文集附録

梁先生墓誌銘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姻家楊士奇譔

宣德甲寅七月丙子朔魯府紀善梁本之卒于官本之初病殿下日遣醫賜藥既卒賜棺及賻爲文遣官祭之于是其子栗奉櫬歸葬泰和五十八都牛路之原具狀求余爲銘梁楊世婚姻家本之之考睢樂先生妣陳

安人及兄用之皆余銘其葬矣今于本之又義不可固辭梁氏先世已見其父兄銘文本之諱混以字行晩號坦菴自幼嗜學始從其父兄稍長出就鄉先生質疑請益弱冠即窮日夜研鑽傳註力求諸古人不暢不止遂貫通四書及詩書二經鄉之號前輩者或不及也瑞州府學聘訓導瑞學久鉄師士習庳陋本之力作新之傚其學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學則聖賢可至不學則陷没爲庸下人若之何其自棄也旦暮躬率勵之爲之講說敷析疑達學者始有悟入

日進其功不能自已旁邑之學者來從加多自是大比瑞之士彬彬出矣九年陞溧陽縣學教諭溧陽學亦久弛本之篤于教不減在瑞數年其學者勃興如瑞未滿九年父喪服闋改納溪縣學納溪士習尤陋亦盡力作新學者稍知向方旁邑學者亦有來從

蜀獻王聞其賢奏舉爲紀善

獻王崇儒重士作寶賢堂曰引官屬之賢而有文者討論古義或命題試文章以適而盡出府中書籍資之由是其官屬學識皆進而本之尤傑出本之臨事

論議侃侃盡公道甚見奬重雖小人有不便不爲動

蜀靖王嗣立重其盡誠輔導嘗致白金文綺爲其母陳安人壽母喪服闋改

魯府紀善

蜀僖王嗣立復因使存問賜白金等物在

魯府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五本之事父母孝父母安之敬事其兄撫其兄子厚惇睦族姻伯舅之子貫少孤貧陳安人甚憐之命二子教之本之赴瑞州遂以貫及其從孤弟洞偕行旦暮督勵其學後貫洞皆[illegible]

進士貫卒其孤甚貧以其子妻之凡此皆孝之推也爲人剛方公直是是非非不肯苟徇平居未嘗一在己干謁有司凡賑鰥孤恤死喪無厭倦意爲文章典則古雅雖老不廢學問教學者必盡心後多成名所至舉墜與廢在溧陽出己資倡義一新廟學增其舊觀嘗考湖廣鄉試鑒別公明士論愜服襟宇坦亮澗畧學宫教授之暇與達人韻士觴詠酬暢脩然物外之趣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劉氏陳氏孺人孝行如夫子男二長粟泰和縣學訓導孝行如父母次樞

女四長嫁王稌次楊持次陳昪季楊稷嫁王氏者早寡居孫男四恩憲懋忠女一銘曰

於乎本之允蹈孝德於乎本之允淑訓廸游屬

宗藩亦允弼直銘以揚之來者其式

魯府紀善梁先生墓表

魯府紀善梁先生本之以宣德九年七月一日卒於官年六十五其子泰和縣學訓導粟與其弟樞奉塟於其鄉[illegible]山之原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先生已銘其墓矣粟又請余文表

諸墓上盖少傅公與余皆其姻家也義不可辭先生泰和栁溪人自少博學于經傳靡不通始爲瑞州府學訓導秩滿陞溧陽教諭以外艱去服闋改納溪

蜀獻王聞其賢奏舉爲紀善丁內艱既除改

魯王府紀善先生有英邁之氣忠厚之資其勤於教誨謹于輔導言行之善者盖多皆其職所當爲不可得而備書也姑述其可以垂世厲俗者盖先生事父睦樂母陳安人極其孝敬凡所以養其口體順適其志意者事無大小必盡其道至於俸祿餘貲皆以歸

於親不爲私蓄計事其兄翰林侍讀用之怡怡恭順未嘗有所忤父沒家政舉歸其兄嘗自念惟一子而兄子四人田廬當均給諸子其兄則不欲有所輕重卒兄弟均分之其內皆化無彼此言者從弟洞內弟陳賞皆早孤先生皆教之有成賞一子屏先生許妻以女賞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以卒屏貧無貲產或謂先生於婣事將何如先生曰屏雖無地其上獨無天耶卒妻之而厚撫之親戚有以田質錢者久之不能贖而貧益甚先生遂其券俾得自資先生又有田遡曾氏曾氏傚耕者數十年累納傚直先生以其同業儒且連姻婭義弗受且欲割以畀焉及曾氏子孤且貧先生念欲振之曰斯地也吾心許久矣卽自書券往授焉使食其利其在瑞州人有死而不能葬者輒出錢率衆葬之窮民無告者輒賙給之與人處能輔以義有所未至輒面斥其非人或不能堪不顧也及其復于善則相接怡然人是以樂親之嗚呼先生之德如此古所謂治教之本也而不究于用今已矣豈非可惜哉世之號爲才者多矣其于書非不讀也

而行或異乎是盖悖其父兄簡其親戚欺人之孤遺而長人之惡視人之死喪困急而恬不之省者其於仁義何如也夫風俗之所以厚賢才之所以興起盖由賢者表勵之也使先生老而歸鄉之良子弟有所視法而益勸于爲善則風俗之厚賢才之興當益盛乃今不可作矣嗚呼安得復有如先生者哉歲月易邁流風餘韻將久而忘之故特書其可以垂世勵俗者如此使歸鐫諸石以示來者

宣德九年九月一日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　讀學士修　國史同邑王直書

坦菴梁公傳

公諱混字本之姓梁氏坦菴其號也其先長沙人自南唐時徙居泰和至今為泰和人世有仕宦公之高祖昭伯宋景定間方山京榜進士歷任太常博士宣州撫州知府曾祖才可祖彥卿父不猍俱有隱德母陳柳溪名家不猍先生傳學工古選詩所著有畦樂集學者皆稱為畦樂先生循猶及承教愛先生二子長諱潛字用之公其次年方弱冠皆以明經能文為

里塾師公尤氣岸弘偉不少屈下于人當時稱邑儒有子皆艮者必歸之先生既而公兄舉鄉貢佐教蒼溪公亦聘明經佐教瑞州瑞之諸生素不知學公務誘掖勸文化為之大行又出所得束修以賙瑞民之窮且乏不自庇者故人德之無間滿遷溧陽教諭為亦如之而于禮殿講堂齋舍弊䕌躬率修補偉然一新嘗以聘考湖廣鄉試衆稱其公衡鑑之精丁外艱去居喪必由乎禮俊俗化焉服闋調教納溪未幾蜀王聞其賢奏求為府僚除紀善居十年輔益滋多

洪熙紀元從
嗣王來朝以母老乞歸省王賜白金文綺俾為母壽
後遣丧調
魯王府而見遇益厚又五年得疾
王屢賜醫藥卒賜棺歛視他僚有加焉公性孝友事親及兄克盡其道鄉黨稱之而於從父及母弟之孤子皆教育之俾于已出平生剛介自執嘗曰吾所行求順理而已所著有坦菴集壁經指南葩經正鵠二子長栗泰和儒學訓導自丁母憂來侍疾遇公卒已

而走京師求墓文將奉柩歸葬而求循為傳公兄自蒼溪遷翰林修撰再進侍　讀皆兼右春坊右賛善與學高文傑出當時循童子時所從師也循又其考會試所取士且辱同官翰林數年迄今辱梁氏三世知矣而可愛不腆之言耶竊嘗論今仕外服者公儒之巨擘也公之文學行誼無所不備當世名公君子鮮不知之而公乃不甚用無大功名以止雖循亦惑且惜嗟乎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斯言皆不可以觀公獨於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其庶幾

乎夫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常理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常道也常理出於天有時而或變常道由乎人君子有不易公處乎理之變而所由者常道其然無足怪也使處變而遺常所得或未可量肰公寧爲此不爲彼也此所以爲巨擘也狀

宣德九年八月甲戌翰林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修國史穎川陳循撰

坦菴梁先生挽詩序

宣德九年七月朔泰和坦菴梁先生殁于山東之官

舍未殁之前數月其子釆自其家來省之故殁時釆在側既殯殮走京師求銘於少傅楊先生以歸塟於是士大夫知先生之殁也殞涕而悼惜之者甚衆王發爲詩歌以哀之積以成帙先生之友少詹事王公命予序之予因念與先生之兄侍讀君舉進士時先生已分教瑞州是後聞其名籍甚恨未之識也及先生典教溧陽𢾾納溪士之出其門者尤多而予與先生參差不偶訖不得一相見納溪蜀邑也

蜀王聞先生賢請於　朝以爲紀善竊自歎與先生相見之期愈不可得也越歲庚戌先生以內艱服闋還　朝獲一握手於旅寓相與論道徃昔企仰之私輒傾吐心腑歡肰若平生昔人所謂傾葢如故者信不誣也先生既𢾾　魯府紀善魯去京師不遠以爲繼此而會晤可期亦安知其去幾五閱寒暑而竟至大故能不爲之傷感而痛悼之深也耶雖肰不特此也先生之教既行於四方偪在　王府嘉言讜論有足多者惜乎未及大用以展其所素蘊見諸其事業而止於此昔董仲舒在江都有正誼明道之言垂諸

史策王今學者宗之惜乎先生之所以陳於
王前者不聞於世史莫得而紀之以傳於後今之士有不如先生之問學足以儀乎人不如先生之才行足以善其政或居高位食厚祿康寧而壽考而先生之賢位未及七命年未及中壽以殁此則非獨予之所哀世之人所共哀之也挽詩之作豈徒肰哉予是以序之有不知先生者其徵於此先生名混字本之

是歲九月朔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兼修國史金陵李時勉序

附録終

坦菴文集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梁本之撰本之名混以字行坦菴其別號也泰和人洪武中爲瑞州府學訓導遷溧陽教諭改魯王府紀善本之與其兄潛齊名蕭鎡稱所作淳澄深端重典則蓋莊人學者之文然規模與其兄相近骨力根柢則皆不及其兄也

松月集一卷

〔明〕釋睿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永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松月集一卷》提要

松月集序

余取友於方外求其內外不偏而胸中瀟落者不易得也蓋內學能究明夫心性外學能遊戲於文辭兼之者尠矣若松月略禪師氣韻高爽自幼習儒蚤歲從釋徧參老師碩德而有得焉迺退然閑閑[illegible]林下無慕乎外喜為唐人詩禪餘則吟詠與朋游唱和其徒孫永禎掇集成帙甚肖唐人體製中年更歷世故披一衲于三椽之下究竟直指之學法法發於言辭警世俗而薄勢利人爭傳誦之及屏居雙塔精舍出入尤簡凡騷人韻士相過則留連倡酬終日不已余暇造其室獲觀其所謂松月集者展誦數篇不覺令人灑然脫去塵慮禎求序于卷端吁爾舊零落方外之友亦稀矣若師乃茂林之松檜歷霜雪而不變者余得為友而樂於餘生亦幸矣

夫詩以寫情性爲詩而不本乎情性則亦何爲
而樂乎翔林下咏歌非食肉人所可道超出塵
埃脫去凡陋使人朗咏而長歌之則此身如在
烟霞泉石之間大山深林之下不知世之有金玉
富貴也余本山澤枯槁之士絶軒裳榮辱之念
久矣每於高僧道民即與之爲友如師也久同
山林之盟今觀是集乃陶情寫性得其所樂哉
盖師冲襟雅度與嘉木同其寒暄與浮雲同

其舒卷故發於五言七言開闔變化不煩
繩削非抽黄配白者比余故不辭而爲之
序且眼目能知之固不在贅辭焉師名睿
略字道權以松月扁其軒居人呼爲松月
翁蘇人徑山愚菴禪師之高弟云
洪武癸酉六月朔包山俞貞木序

松月集

吳僧　睿略

過伏龍精舍

青山開梵宇白日静埃氛古佛遺唐像殘碑刻宋文
桂香秋徑滿澗水野橋分便欲相依去翻経共白雲

過宜興善權精舍留題

異縣山深處蓮宮出翠微鼓鐘朝吾響泉石晚含輝
野色圍江闊松風入磵扉洞腥龍或化林密鳥爭依
淨境心殊悟塵寰念若違何緣留此地幽賞澹忘歸

送喜上人歸日東

鄉國扶桑外雲程野鶴隨浙江分手處滄海獨歸時

古鉢携香飯輕囊有贈詩茫茫天地内重會杳難期

伏龍道中二首

秋風藜杖出岩阿人跡爭如虎迹多試問伏龍僧隱
處牧童回首指烟蘿
橘刺藤梢路不分採樵人語隔林聞荊扉古寺行應
近西崦微鐘起白雲

南城詠雪

流水歲云暮天花忽滿空繽紛來遠道排擠舞迴風
施巧穿簾隙分妍積殿宮圍梅英減素城堞粉添濃
撲面如含意粘眸若闘容嫌鹽堆可並柳絮舞難同
大地瓊爲砌遥天玉削峯却愁迷翠嶺過馬失青驄

禪室爐煙擁謌樓酒壘供吳祥知景泰壓障表年豐
光映書堪讀寒疑硯或烘党姬喇煮茗則客倦迴蓬
勝賞情偏逸狂吟句亦工明朝晴約伴應獨看杉松

登石湖上方

乘興陟山椒烟蘿未覺遥景多吟緒亂林靜約塵消
古木岩邊寺夕陽湖上橋年來頻往返處處識漁樵

與偶菴過横山訪芝師宿福壽精舍

避氛同出郭尋幽偏芳朝林香花亂薮柳暗垂叢條
古寺倚崇岡入門塵已消山翁弄微和開窻納涼飈
竹影掃閒榻松聲起餘潮境靜固多趣心空殊有超
盤桓遂忘返焚香憩西寮

題畫

樓臺縹緲五雲中彷彿蓬萊仙子宮我亦林泉閒散
士欲攜琴去和松風

登天池

扳林躋絶巘窮覽思徘徊逕路由天闢松堂為佛開
雲霞棲寶地猿鶴護香臺我本忘機者何妨數往來

過謚覺精舍

落日過江濆舟齋遠世紛疎鐘迎棹起清梵隔林聞
竹逕飄殘雪蘿龕覆白雲山翁如舊識頭問且殷勤

題畫松

霜天喬木總摧殘獨愛青松耐歲寒誰道操心同鐵

石當年猶自拜秦宮

瀼北草堂為璠講師賦

草堂依瀼北幽出浣花溪烟樹池邊合水禽窻下啼
詠臨芳野靜望接遠山低它日相尋去仙源恐自迷

同川機院留別甫琛中甫諸友

江皋十日留歸思遶長洲恐別東林友遥登北郭舟
烟光沙樹晚波影岸花秋他夕相思夢還來古渡頭

松雲小隱為應上人賦丶相

結屋向松林寒雲一逕深幽棲依絶境覧物悟無心
鶴墮花飛雪風回韻襍琴涼宵趺坐處蘿月照禪襟

次韻送獨菴之燕山

金陵憶别思蒼茫彩鷁輕飛下朔方喜有才名揚
上國可無詩卷贈行裝淮山夜靜猶啼月楚塞天寒
鴈度霜萬里不辭征路遠愛弘大法佐　明王

留銅官山題畫就别金上人

江楓搖落旅心孤隔岸漁舟近可呼明日乘潮歸舊
隱莫煩峯頂望檣烏

紙衣為文老禪賦

磎楮裁為服飄然意出塵著來輕澹雪稱體潔迴春
玩月人稀見戦松鶴自親賸知行道跡時與白雲隣

晚過雉亭道中口占

路暝過雉亭人家半上燈有山難戀客無寺可尋僧

野艇迷愁入溪橋險處登前程誰作伴秪有月為朋

題倪雲林平遠圖

江上雲山望欲迷林亭秪在柳橋西春風短棹曾相問時聽幽禽隔岸啼

詠況

老去本無能貧來湧自矜畫看花作供夜待月為燈草戶慙過客藜床忝病僧古賢多危難我輩敢懷憎

宿東城蘭若會伯振講師

解后宿禪扉涼宵興莫違賦詩凌白雪論道發玄機林僻漏聲迥月高燈影微此生同是客何處可言歸

送僧東遊

吳山行已遍適越興還饒壞衲難禁雨浮杯不待潮水花迷處好雲島望中遙倘入霞城路先須到石橋

蘿軒為忠一叟賦

層軒何處尋藹藹薜蘿深葉響秋檐雨藤垂午牖陰景同依樹宿行合古人心想見翻經罷清風自滿襟

重過佛日山居曰懷青州獄咲軒

香刹偶重遊悽然共客留雨窓論白下風致憶青州野茗從人摘山櫻任鳥偷幾能回舊隱為說斷行愁

登天平山白雲泉亭

絕嶽登殊險松亭景獨佳乍聞僧掃葉却訝虎跑沙泉脉流無踐花源問更賒杖藜隨所適何處覓仙家

次韻奉酬宗文陳茂才

自謂談詩不離禪更無別法可相傳儒僧有量无同道江海無心総一天適奉清塵時快意緩歌白雪夜忘眠知君贊佐興吾社紺宇爭看借碧蓮

留宿對溪精舍次成老禪韻

茅齋臨野水幽寂異岩丘徑僻無塵稀窓虛有客留禪吟終月夕觴飲劇川流此會良難得渾忘世底愁

送壽松溪請藏經回廣東常惠府寶林寺

湘渚遊巡景寂多寶林香刹在烟蘿加沙自泛輕航去貝葉誰勞白馬馱桂嶺地高寒有瘴桃源風澹暖無波曾聞故里幽棲穩那復登山問鳥窠

寒窓寫意二首

踏雪穿林旋拾薪地爐然火煖回春于今歲晚天寒日得意安閑有幾人

松龕苔壁任空疎猶勝前人樹下居誰管一龕清徹骨靜中消遣有琴書

人生末路事多艱我獨無能樂少閑身畔且忻無長物疲深窓戶任開關

暮秋詣仁余庭上方與愎太二師分韻得何字

開士過烟蘿幽尋試一過霞楓明疊嶂霜橘耀層坡鹿飼投衆飲漢開棹月歌賓棲良得景高詠総除何

宿觀里精舍次峻師韻

綺里真堪隱芳齋異昔遊地便村自別林淨鶴偏留
縱詠寧拘律飛觴不較籌良宵當盡興身世夢悠悠

楓橋夜泊 洪武乙年作

江村霜夜停舟月冷潮清動客愁亂後人烟非舊
日野橋溪水自長流

過華山精舍

華山多勝縣登覽倍娛情峰削金蓮秀泉涵玉鑑清
層宮輝白日古像飾華瓔聞有香山詠雖磨千載名

秋日過洞庭上方

迢遞陟層巒花宮樹杪看幽棲誰得意清詠獨成懽
岩簇黃金賈湖開白玉盤不向蓬底見雲水浩湯漫

黃山松下口占

松逕陰寒雪未消杖藜投欲度山橋樵童忽報岩多
虎依舊沿溪過小橋

與東明訪皇師不遇

冒寒踏雪扣松關誰料禪翁又出山悵望逶迤終不
遇斷雲空帶夕陽還

贈全真道士孫古林

海上蓬萊幾度遊壺中妙藥活人多知公隱處非凡
境曾聽青天一曲歌

鬢眉飛雪貌如童全是脩真煉藥功鶴氅翩翩塵不
染玉簫横弄月明中

回南城舊業

行樂諸方信杖藜柴門空鎖草連蹊羞看過客名書
遍珎重且無凡鳥題

贈養蒙生舟居口占

出郭檣迎苦未留偶驚風雨暫停舟知君逸思同雲
鶴不欲傷心話舊愁

浩渺孤舟似葉輕載書閒讀寄高情烟江月渚從遊
去莫遣漁翁識姓名

過松隱菴次韻

湖上開扉景寂多避喧繞復到松蘿紅蓮沼靜魚群
戲古木林幽鳥自歌地遠俗塵容嘯傲友逢知己縱
懽娛余生甚得林泉趣誰羨軒墀佩玉珂

題倪雲林竹枝

雲林詩畫總風流草木知名不易求瘦影一枝明先
眼使人不覺詠涼秋

詠瓦燈

體本由泥質燈從戲刻成影疑含水碧光許帶皓明
蓮炬寧同烟蘭釭莫並清朗懸禪室內猶可讀殘編

留惠日次韻酬梁用行文學

澹然塵外士林下紙隨緣有相寧非妄無心即是禪
短垣花露靈踈牖竹浮烟憶共城南會分携又隔年

送陳生回松陵

送子四江上風颿半日程人烟非舊好景物似新棨
亭冠無虹饕灘遺釣雪清欲尋嘉隱處瞭詠樂閒情

聞蛙聲

城陽幽且僻柰爾亂鳴何夜苦妨禪寐朝癡廢詠歌
鼓傳聲易雜琴理調難和欲禁勉無法空令厭恨多

止吟一首

予生徒嗜吟罔諳詩旨妙適意聊自娛形言但詒誚
由斯欲已吟吟癖難自療閒歌即技痒觸景每頭掉
月夕罷登樓風晨停陟嶠止已日如愚無復通吟竅
人間行為然語彼非心要攝念入無為迥出太古調
雲鳥不關情烟花自含笑賦此報知音虛名奚是釣

過見山亭得閒字

我愛茲亭勝脩脩水際閒窓寒居近竹叢濕路逢苔
波影採書幌嵐光落酒杯不同陶謝輩那得看花來

題山鵲圖

誰識山中鵲有靈喙紅頭白自呼名海棠花底幽栖
穩料得終無彈弋驚

題畫

碧岩青峰峭重重松下茅堂啓硐東安得入林尋隱
者世情都付嘯吟中

題釣隱圖

蕭蕭木落大江濱鷗岸青山似富春想得子陵垂釣
趣白頭甘作自由人

宿黃山精舍啜野菊花茶

野菊何人采煮茶試一嘗入心清更苦散體熱迴涼
藥譜傳名劑山窓識異香自成林下味吟夕當揮觴

次韻宿黃山酬道菴

茅齋幾度來分榻開士焚香夜不眠吟偈得傳珠服
衆賦詩逾格未離禪世情厭似冰霜冷道誼喜同金
石堅誰謂秋風摇落盡岩松庭栢尚依然

題倪雲林為孤雲畫竹

懶瓚友孤雲揮圖意獨存雪霜遺勁節風月著吟魂
鳥啼曾留迹烟浮尚帶痕幾回嗟歿後清事少人論

次韻清覺淵自江東回吳遷居後至

廿年江左去遁跡萬山深不意回荒業遷居遇別岑
童顏成老態時語變吳音未欲論心事焚香對綠陰

送覺淵復過江東浮源九峰

九峯緣因熟千里苦程賒舊業翻為客空山却認家
澗幽猿嘯月林靜鶴迎車到彼休忘約還歸共歲華

勤窓為鄒茂才賦

為學專攻氣似虹壁門墳典苦研窮翠屏風月烟霞
趣盡在勤窓咲詠中
十載觀書不暫離聚螢映雪許誰知君非有志從勤
苦爭擬嘉聲徹　鳳池

題青山白雲

白雲來往碧岩棲岩畔花宮望不迷今日自憐遊客少野航閒泊水亭西

次韻奉酬天平復菴禪師二首

宴坐白雲深長年不到城林泉知得意湖海仰高名法演空無迹詩傳玉有聲何因偏懶出識見月孤明

自從還北郭舊業廢南城蔬圃如無主松軒只有名觀心期實行齋板哭虛聲偶許相忘話非關理不明

識用前韻奉答復菴二首

大士據天平招提壓郡城祖燈忻續焰僧傳合標名屏列千峰秀濤翻萬木聲幾回尋訪去耳目頓清明

高風齊惠遠佳句似曇城本有才扶教非同浪得名嶺雲舒雪色石溜瀉琴聲欲論心要重尋塑發明

吳山值雨口占

踏雨過吳山雲梯上下艱屈身猶鶴步就樹作猿扳衣屐穿蘚污形模却帶頹羞稱方外士垂老未能閑

題漁樵問答圖

兩翁忻自得活計在溪山罷釣月隨唱負薪雲共還花源容燕集蓬島許躋扳閱盡榮枯事都來笑語閒

題雲林畫

展畫戰詩識苦心踈篁古木影蕭森當年聽雪人何在湯向滄浪覓賞音

除道人血書蓮經請題

血書秘典固奇哉妙義無邊理總該紅蕊蕭花三四朶等閒都向指頭開

龍潭李巡檢考滿

鎮守龍潭踰六載地方平治樂經營春和麥隴農傳唱夜靜花村犬絕聲懲惡志須遵舊制考功終不負前程未容秩滿朝天去應識賢良愛慕情

宿東城祚真分韻得溪字

古院近城蹊何期會却齊蘿窗吟月上石榻伴雲栖魚躍花邊沼禽喧竹外溪良宵殊得景惟賞共留題

京師送福嚴長老

一錫凌空近鶴飛佳山混卓恰如歸化行自合生華社法施惟應關大機江月影隨雲衲冷海潮聲摇曙鐘微老懷豈有言相贈要記長干會亦希

題葡萄上有絡緯

西域傳來異水晶龍鬚蔓架幾枯榮嚴寒壞衲逢時補未忍空閑絡緯聲

送全福講主

杜周溪上寺南宗舊名山既選師榮住寧容法施慳入炯隨境遠風月寓情閑它日期尋去停舟一扣關

題雪分巖

一室碧岩間閑雲動作堆晴看風掃斷寒訝雪飄來

數影兮禪榻澄踪露石臺卷舒兮自在曾不慮纖埃

平遠圖為瑜上人賦

滄浪池上古僧坊高樹侵雲不計霜憶自秋風搖落後幾回延月到禪床

題畫

沙島風清鶴喚儔塘月白漁歌對景似忘塵世結茅欲隱烟蘿

挽蒙菴先生

故交零落曉星稀俄爾仙翁賦式微化鵬竟從華表去濟人無復杏林歸山中行樂遺風在地下修文與世違珎重友情相愛厚挂節無語對斜暉

萍菴歌為璟上人賦

人以菴居妄認為實爾託以萍知身退出萬物擾擾兮江漢無拘一葉飄飄兮魚鳥同逸或隨清風而泛鷗波或乘彩鷁而游蓮渚不分逆順縈枯穿管注來寒暑逆旅相逢兮嘆莫爾如仙源出入兮風流如許爾萍為菴兮覓無定踪雲水為鄉兮安限西東日去日来何了要識菴中主翁

雅趣堂六詠為沈公濟賦

山齋

齋掛空山幽處世情殊不相關樵唱夕陽橋畔鳥啼碧樹崖間

翫古軒

人有古今同與道無今古相分晴窗撿閲圖史志在青山白雲

竹磵

叢竹幽臨碧澗晴梢影落寒泉拂石清風自至隔林如聽氷弦

白石坡

青山未為佳處白石竟是幽坡韞玉人難知測浮輝雪掩松蘿

清陰谷

流水日夕傳聲松筠雨餘含緑忽聞黄鳥一囀而愛清陰滿谷

野亭

迥野山明水秀空亭曠絶遊塵況緣不通官道來登少得閑人

泉岩遣興

孤雲野鶴定何天老住茲山亦信緣香積飯炊新碾水名泚湯浴自温泉夜禪得意寧拘坐晨諷開心肯縱眠誰為徽名能束縛叢林矩則合如然

春夏秋冬四景為黄生賦

疊阜嵩山去不賒杏林幽處達仙家春光漸老稀行客閒看青童掃落花

楊柳依依氷滿川杏花開遍碧岩前當年湧說曹林
景争似蘊山有董仙　右春

楊柳汀邊住棹藕花洲上幽栖閑翁匀日酣飲深樹
黄鸝款啼

綠樹陰藏水館紅蓮香噴山飶自有千岩爽氣那知
三伏炎囂　右夏

憶昔勝覽來諸方偶逢仙侶留岩房秋高氣清桂争
發滿庭金粟浮天香吹簫弄月喜欲狂擬隨鸞鶴遊
遐荒水光山色固無變花落花開知幾霜昔當年少
令老蒼展圖披玩歌成章蓬萊臺閣不可望層巒疊
嶂烟茫茫　右秋

萬壑水迢迢千峯雪未消試疑明月夜渾似白
雲朝林閙迷巢鵲溪停泛剡棹野橋無限趣瞻
咏樂漁樵　右冬

桐軒為勝上人賦

桐倚岩巖栽習軒道者閑自成方外景端聚嶧陽杕
暖翠繁雲蓋涼陰覆石臺地靈多勝趣林僻斷氣埃
丹鳳啣花下青猿抱子來曉窓鳴葉露陰谷殷泉雷
琴許知音聽詩逢適興栽心源應湛寂待月共徘徊

巾山草堂為盧縣丞賦

幘阜巖然秀氣鍾草堂幽致趣無窮門連花島推源
上地接雲溪較瀼東别墅豈無摩詰畫閑居深有少

陵風宦游政喜時出莫羨鄉園隱息隆

過羅漢寺

偶過羅漢寺懷抱適然清静愛觀梅處幽閑剪橘聲
雲依簷下宿鶴出樹邊迎幾度來消夏纔成一和篇

湖山小隱為沈孟昌賦

卜宅西湖上天然圖畫開黄柑弥塢植江杏掃雲栽
谷静傳漁唱林踈見鶴回蘭飄太古雪花發綺窓梅
君向山中隱我從方外來素聞脩善行令得暫徘徊

缺齒

從它齒豁少開啓出語須防字不真禍福本由人自
召祇宜緘口養精神

好睡

黑甜一枕忍驚殘紅日三竿睡政安世底是非都不
管華山處士有陳摶

深雲潤師尋筍作供戲成二絶

假榻岩房日漸深從容纔見待賓心欲求玉版為禅
供自向猫頭竹下尋

初出頭來味便高待成犢角許誰挑真情說向深雲
主作供先須慰老饕

遠趣樓詩為王良輔賦

吳松嘉景歷難窮盡在斯樓眺咏中茗雪遠峯青接
漢洞庭秋水碧涵空閒居固有陶潛趣隱德寧無魯

望風曾記雪灘乘艤過杳傳漁唱落乘虹

悼遂菴善世法師

十年掌教在　皇都白首投閒一事無人慕慈風感
悦服身歸淨域衆驚嗟絶怜像季無師範實論叢林
少學徒頓我弟兄空老大法門凋謝竟誰扶
位極兩街名國重學通三教豈尋常官班注日娱先
退鷹序驚春根失行　京闕化身多現湍湖山頌德
伏輝光始終全義人間少道望從茲大播揚

送璘幟首住無錫祇陀寺

錫阜祇陀寺雲林舊宅傍朝來霆講席師去即陞堂
法妙隨機用宗危在力匡老懷無可贈斯語出相忘

送純長老住江陰廣福

變峨解后說行藏奉檄澂江住大方既選有才能輔
教肎辭無語贈行裝天花帶影飄雲衲野鶴傳聲伕
法航到寺不勞施棒喝已知良玉出崑岡

層巒精舍為漸上人題

岌岌萬重山霆空聳翠鬟嵐高迷鶴隨松偃許猶扳
深嶮紅塵斷層宮白日閑緣知浣花叟題詠竟忘還

題畫

雲合山無骨泉奔澗有音草堂人不住門掩落花深

悠然閣

峭閣倚晴空悠[illegible][illegible]窮江山來眼底風月付吟中

静愛潮如雪閑娛鱗似鴻紫飛千古意俯仰頗相同

遣懷三首

收閑踪懶慣於世禮何拘萬法知非實微官咲似無
遣塵盈案積芳草盡堦鋪老去情如舊閑行亦自娛
老邁本誰怜優閑出自然元非厭人事端不解扳緣
閑靜固多趣寡交終少徑雖云有官守心不遠林泉
長日本無事晚來神更清風林啼鳥歇雨砌雜花明
趣獻探幽得詩因觸景成禪餘良自遣元不為浮名

山中殿成喜而有作二首

綱衆維揚激漸深欲營紺殿鎮叢林形勢豈為官拘
束頭白未闕詩苦吟錢穀浪堆妨惧用椽椽山積怨
霆況紙令且喜成功了不枉銷它萬兩金
紺殿巍然棟半空試觀諧制自雞同三宗衆聚宏叢
席　萬歲山呼冠嶽嵩來注宰宮加欽仰遍選檀
度喜成功以蠡測海人多少從此饒甘立下風

題畫松四軸

虬蟠虎踞歷年多秀質貞姿老不磨[illegible]皆岩居無事
日幾回清適對吟哦　右憩崖穩翠
一塵不染本孤高雪幹霜枝聳碧霄寂寞有時來磵
曲拄筇閑伕鶴歸巢　右孤高烈風
虬髯鱗甲聳亭亭屈鐵交柯偃蓋青可比尋常閑草
木歷經霜雪不凋零　右交柯屈鐵

萬木凋霜獨傲寒當年曾作大夫官紙今清影傳圖
畫老我題詩意亦歡　右棟梁之具

遊龍巖清舍次韻二首

碧峯環峭絶香刹隱霏微畫壁霞添彩蘭燈日掩輝
雨龍潛石洞雲鶴度松扉壇許仙流入岩便靜者依
路逕游莫遂人老願難違它日携瓶錫從師去不歸
野寺鶖峯近寒雲鳥道微天書折鈒股梵像紫金煇
棊響花閒石茶香竹外扉巧音鶯歪轉新逕虎相依
九斗名猶著三生願豈違撥開嗟未老携手肎同歸

倫菴都綱彝禪師忌晨

倫菴入寂五經春頭我同條感嘆頻法社更無今日

慶臣扶未運有何人
廿年掌教肎施功迭奏塤篪恨不同了悟一塵含法
界扶典不獨播高風

洛陽陳隱山自少林來持書卷求語

均阮隱山來者誰出途還似在嵌聆少林祖意休忘
卻處世行藏要主持紅對夕陽遥接望白雲流水悠
相隨即心是佛無多子倒腹傾腸說與知

次韻奉酧祝侯少卿下顧荒山見贈之作

賢侯昔自湯山別千里環滁入夢思鑁鑠劉容同古
揖風流文彩冠當時公庭靜奪林間趣山水供傳畫
裏詩准左喜逢論藝事三生石上幾分離

題墨梅

庚嶺一枝春霏々帶煙雨景殊深雪幽芳香動吟緒
南州筆如刀摹影到谿楮令我思飄然留題復何語

題樊公辟南林舊隱圖

舊宅臨芳圃欣々木向榮焦桐時得趣白雪夜彈清
花徑無輪跡雲林遠市聲妙年須進業大器晩期成

題秋江待渡

滄江木落萬山秋幾許行人叙渡頭便欲乘潮登眺
去渺然舟楫在中流

述嘆　乙丑五月

世路崎如棘前程跬步間遂艱行蜀道不覺唱陽關

白日投無處愁雲望滿山出門祇有幾那復問刹壁

舟嘆

上岸復登舟携家無所投易地皆爲戶逢人競說愁
日高移柳渚夜靜泊蘆洲縮地嗟無術隨風浮逐流

寄寶勝天英記室

寶刹蓮池上幽棲獨未忘英姿同玉樹雅志凛秋霜
蕭散情無累從容語涉章施經臨野市吏供入花莊
尒器提期遠吾庭喬待昌草書奇出晋吟律意全唐
難後覔群息時來道自彰安心真是藥此外更無方

題畫

浩渺洛江一葉舟群鴻嗷々楚天秋梵宮遠在千峯

頂直欲拔緣到上頭

意曾日莊錢公見過

憶別忘何年相看意得然雖云同郡邑不異隔山川
仍誦當多翻蓬溪好泊船罷論今日事且乞示吟篇

遠山樓為顧子銘賦

翠眉攢綠處天際澹愁隱隱碧雲合迢迢殘照秋
神遊臨海島心遠極瀛洲它日過濠上登均萬里樓

貧樂歌

予初學苦空未辯貧樂曰一朝貧賤道始親迺知貧
樂超常倫貧中清樂不易論為歌一曲歿陽春固窮
樂道有先哲況乎我輩林泉人藜床草座亦自足烹

葵飯藿惟甘貧堆金積玉詎足珎識時達事終全身
均不見富家翁貪求無厭理不通當哭馬援并龐公
誰解財多貴賑施但欲蓄積過石崇驀然得罪累兒
女身亡家破都成空由此觀之貧最樂身畔從教空
索索破琴殘卷放床頭不怕人來夜偷劫粗衣糲食
但隨緣東去西來無繫縛無繫縛兮隨所樂入道吾
迂言大錯世間萬有盡空花何須羨跨揚州鶴人無
心兮方合道子罕不貪元是寶登山涉水任閒清嘯
月吟風縱幽討縱幽討兮事亦奇非達智者難款知
如此優遊世無比求神覓佛將何為

題梧竹圖

翠竹蒼梧若弟兄參差石上鈌幽情化龍棲鳳休嫌
晚雷過空山待月明

夢雨

予夢少靈一夢希有夢酒得雨夢雨得酒夢以理推
雨由義剖雨迺天澤醴泉應偶酒有妙理聿傳世久
順事悅情睦賓娛友對月可酤遇花安貸誰解百篇
獨誇八斗鈞詩為鉤掃愁如帚或過其惡一無可取
障智瘢雲汚性墜治禮失酬餘禍興淫後予何嗜飲
事多掣肘托以解愁忌[illegible]夘酉人或無知笑余罔守
醉顛不聞酒仙聞否道悟由心行非在口嘗欲戒之
不覺疾首飲以德將奚惡奚欲顛頻夢雨少慰老朽

題畫

古木踈篁[illegible]鳥群栖傍野塘幽蕩舟未得清遊
興老我披簑暵白頭

為人上人題江山烟雨圖

遊歷江山日偏逢雨際多水亭迷楚渡香刹鎖烟蘿
瀑下虹千尺灘浮艇一梭被晶嗟老去好景與誰歌

觀性齋為顧生賦

之子頗好道觀性捨齋扉性體同空寂萬法之所依
而以性觀性罔象元幽微同觀一念動平地山峩巍
昌谷莫污染顯示諸佛機虛明恒自照廓徹含靈暉
了見無一物許爾總知歸

長詩一首贈史氏作舟

大哉四海并百川波濤浩渺遥接天南商北賈莫可
濟古聖伏羲垂憫憐刳木作舟復為揖㵎入来往功
無邊後有共鼓貨狄革迹相效作而流傳我昔江湖
遊覽年東書卷畫多乗船清風半驅疾於鳥千里快
意同飛仙有時夜泊蘆汀前月明閙歌漁扣舷浪花
堆裏櫓聲急宛若群鴈啼秋烟古聖勛勞奚可言千
古仰德猶天然我今衰老步艱阻欲求一舫畜安便
曾聞史均藝高出巧倕手段堪爭先與吾擇氏宿有
緣出壓法侶齊賢累然相見愜厥頭良材擇用非
論錢公心平等寧有偏要使鐵石同其堅雲濤雪浪
任揚播隐然嵌屋聽奔泉推遊四顧如在天不覺與
動吟鋒有因而賦之成贈篇瀾翻笑語非雜禪史均
史均當勉旃

送瑛上人回廣西桂林府

上人求道切自是出群材整泊三吳下遊從八景来
心空光自照体寂鏡非臺錦里回帆去攀花腋正開

次酬性泉吳侯二絶

偶遇知音悅性天尾爐不斷水沉烟道門人物如公
[illegible][illegible]戲文辞不離禪
老去頻添白髮侵六根涉境潛無心黃鸝自解娛賓
意恰々庭槐囀綠陰

代贈醫士吳近志詩 并引

[illegible]吳近志者以醫為業善畫山水多與方外
交蹤散有仙道之風凡病者求治不擇貧富因
名播于時焉華嚴僧蕂偶患膈痛甚危篤而吳
均來察脈用藥剋日而愈神効莫測往来慰問
者咸驚異之但無可以報幾命手賦此用詶其
萬一云

吳松醫者吳近仁香林昧在桃溪濱青囊秘訣世莫
測舟務藥囊長如春葛仙衆現細盡讀翁散自若清
都人丹青復潟庸頭髓往々落華驚常倫滄洲遠勢
𨓍乘津曾蠢疊嶂聲訢嘉聲迎揖盈有因濟人為
濟無疎親運鍼察脈存乎誠不以利感慟其貧衲僧
春秋踰六旬誰惜虛脆色蕉身偶嬰一疾致危篤餘
年未盡還吟呻吳均交契情且真桃溪奮隱無勞詢
幸遇相遇為醫治鍼藥用當誠通神恍錄盧扁世復
生談笑去病猶拂塵酬以白璧烏足云余無可報寧
忘均々多羡行雜具論頗言種息遺兒孫

題倪雲林枯木叢竹

雲林秋晚鶴為群幾度閑吟對此均雖道當年騰化
去展圖猶自挹清芬

題貞大用竹枚

龍門雨過碧幽寒爍々晴梢葉未乾逸思幽姿入筆

別會宿涼夜集青鸞
具慶堂為蘇與善賦
具慶立堂名縣知孝敬情宦游来茂苑禄養阻饒城
采菊關心遠望雲離思生親庭何可慰佳政致勤清
題儀維那贈行手卷
聽講領綱維從容楼滿歸觀通源湛寂逢喻法幽微
風度凌雲鶴音聞啓妙機要期扶象季未許適郊扉
題松間對奕圖
假蓋古松間碁白日閑塵寰稀有此多是洞仙関
題涼堂北古木
堂前喬木本良材翁蔚蒼煙鎖未開好把繁枝疎理

去定回迤月上花臺
對残菊
一年兩苦過重陽委露残葩尚有香節去自憐知己
少恐看蜂蝶幾回狂
題菜
地暖葉偏肥時挑可療飢此中清澹味只許道人知
題子猷訪戴圖
雪月交輝夜山陰蕩小舟湯傳尋舊往良是學仙游
林﨑鶯栖鶴溪行趣狎鷗古人聊適興千載説風流
送車上人之長干
求道過金陵誰勞問驛程雲消鷗渚闊風便鵲舟輕

講席長干盛花宮徧界清縣知師到日法侶定相迎
題梅竹羽毛圖
野梅幽篠曲通蹊瘦影疎葩蘸碧溪何處飛来頭白
鳥止身高下得安棲
題山水圖
山水意無盡披圖記往年艇浮沙際月尉宿嶺重烟
鳥徑樵踪斷松門屐跡連試看遊覽者真是地行仙
送錫英還潮州
潮陽程萬里送別自三吳原上鴒音切天邊鴈影孤
江行隨月冷嶺宿怖林晡恃有吟懷在凄涼酒一壺
送妙上人還吳省親

旅窓幽寂思身閑茂苑難忘有舊山獨倚鳳臺成悵
望林鳥逕背夕陽還
題錢舜舉山水
千巖連萬壑幽覽趣寧窮蓮島無門鑰花源有路通
平林橫列幛浮艇渺翔鴻老去逢斯景渾疑陟華嵩
過石臼湖
始出石臼湖雲濤渺無際望之猶大江舟小渉非易
撥首自沉吟無端驚險地推蓬叫舟子把舵牢着意
爾輩遘篤同衣身稱寶異顧視同載人跼蹐皆驚畏
臨難無相嘆造物有關係同禱白衣仙幸叨陰力庇
胡風捲鴻濤舟穩如乘騎瞬息到岸傍俛仰聊紀

次韻荅姚先生

訪尋適值桂秋天白首相看信有緣媿我德非蓮社遠羨均才並玉堂仙投機欲時頻會論道何妨夜不眠喜共年高無一事笑吟風月悉歸禪

自遣示諸孫

處世同夢幻貧富無勞說貧者猶暫寒富者亦暫熱寒熱能幾時貧富等一瞥富餘貴難施貧當固清節孰知釋門子頓寒不顧熱貧即道易親富則道難切居貧戒易持處富行難潔貧自樂清閒富乃貪不輟貧比若松筠富喻同花月松筠固冷澹獨嘉耐霜雪花月盡惟賞終憐有殘缺吾今貧若是如得寶自悅一物不求餘萬想悉皆滅性海本澄清心珠原瑩澈跡雖寄市廛念若居巖穴粗糲但充飢弊衣從百結愚流湯笑貧智者應欽哲禪餘一放吟不覺成饒舌

題幽居圖

列泉涵野洛煙鶴唳秋林何處堪留詠經扉在竹深

明靜齋為解上人賦

高齋曰明靜斯義極幽微曾達空門理方知道者機龕燈澄夜月庭竹澹秋暉不涉纖塵事巍然獨掩扉

雪中有感二絶

朔風捲雪滿床吹冷膄由來秖自知老屋壁跡誰葺理損令縮項憶楊岐

自憐衰朽不禁寒翻笑神光作話端不解自安心便了少林立雪乞師安

過平泉菴

寂寂溆子山環抱境超絶崇宇碧蓮開幽如畫屏列捫蘿造其巔苔路幾縈折深訝達仙關靜想隣帝穴竹筧引崖泉香廚飯炊雪喜茲日游不枉勞車轍霜果熟無磨山禽啼未歇匪唯發吟情良足助禪悅濟濟道門子香燈莊嚴設眼根雖涉境心地罔分別延余坐石牀禮敬情太切問道本無言問法元無說但息諸安緣與汝安心訣

題竹石羽毛圖

試觀畫石猶真石瑤草琅玕共作函恰似仙壇遊步處往節閒看鳥相呼

贈王生出仕

幾年勤苦負才名里族終期出仕榮此去朝天應進擢渙田清獻舊家聲

送徐生畢節從軍田省覲復去旧所

殳苑幾年遠遥從畢節漏拜親今白首訪旧半空落復去程如故重田境漸非殘用良有贈無媿老萊衣

寄常州天寧

法幢徧從上期海仰高風時遇緣猶退宗通說亦通毘陵今獨步義虎旧施功天育從它去吾門貴道隆

寄大雲士[illegible]
滄浪邊上掩禪關閙市門頭絶往還世諦論来殊逄
俗心融境寂自髙閑
城市山林事〻便掩關欲静轉多緣何如了現成公
案飢即飡兮困即眠
繞池松竹護滄浪遍界明〻不覆藏欲識本来真面
目㷀然湛寂露堂〻
娱竹軒
繞簷無雜對獨以竹娱情石榻餘芥在蟠囪瘦影清
寧忘賢共隱終待鳳長鳴望有平安信皆頓為報聲
泉山書屋爲諸知縣賦

松月集 十

岐陽名家結幽居〻中一物不離畜〻書何興誦読
家押駕寧論三萬帙聖經賢傳世㽞薄無比名家千
嚴肅積書志大欲廣讀肯盧設放閒娱目助讃古四
載道器教子訓孫相継蜀匪唯務本爸事親遠期出
仕安氓俗群書寶藏踰尺玉文光詞焰相輝燭佇聰
嘉聲徹 九重傳家共享昇平福
題雲林竹枝
雲林與鶴去悠〻遺墨香消跡尚留渭上空傳有千
畝何如清閟一枝秋
[illegible]筠對四[illegible]
幽篁喬木排雲[illegible]接林景不迷誰望傳聲高遠

擧從教得食且安棲
遊岩居[illegible]
古木幽森碧磵連層宮隱〻白雲邊試觀岩壑非凡
境自是方諸鑑象天
題梅花
氷玉清姿淌面霜水邊林下發奇香從教才子多題
詠無出逋仙意趣長
訪性山主就索題畫
杖藜訪舊到城西歷〻千峯望不迷白首相逢無可
語隔林閑聽水禽啼
隣翁惠笋偶成

松月集 十一

暫離荒園竹叢中隣叟殷勤送籜龍爛煮待賓誇妙
供肯將閒比紫駝峯
題古木筠石畫
髙木亭〻意出塵幾回搖落又逢春唉看頑石怪〻
在屹倚琅玕似待人
寄施太守景仁 其宅有江月軒
昔在東州解印歸一琴一鶴自相隨近懷嘉隱江皋
上不隔花源與武夷
白下四吴未得尋見松深感故人心〻多〻彼此良難
會清月臨軒想獨吟
望雲亭爲黃[illegible]道居士賦

久別雲南嶺下居高亭縱目望雲飛紛紛觸石同蒼
雲片片浮空似白衣出岫無心霑雨露穿林有日到
庭闈卻緣忠孝難全盡幾度逢人漫說歸

鄒隱李思問先生賦

自古賢多樂釣青孰知遷隱可逃名蓄書教子非干
祿賣藥傳家是養生浩浩乾坤容逸客寥寥風月付
閑情蓬門頗有仙源趣肯望軒墀衣錦榮

次韻酬克己老儒

厖眉老儒冠戴杖來長廊適逢秋氣清訪我同聞香
金菊雖未放玉簪開繞墻玩之有佳趣笑談時已長
荒山之嘉肴冷淡猶氷霜悠然成妙詠揮灑驚鷹常

題竹石圖

峭石雲初斷幽篁露未乾披圖思舊隱彷彿碉西岩

題梅竹圖

瘦影和煙碧暗香含雪清偶來逢此景便覺動吟情

蘭居為張主事賦

叢蘭近幽居春風吐繁芬清出太古雪香飄滿庭宇
新詩托以吟華觴對堪舉塵事不相關仙源在何許

題梅

老梅香噴竹林傍鐵石心腸滿面霜近到揚州吟興
少看花空說水曹郎

病中二絕

老來百病苦交煎動輒艱難悉自憐恰想從前無病
日分明身是地行仙

自慚老去強為官抱病驅馳不暫安知有業緣還自
受肯從閑舊說多端

寓洞庭回吳口占

下山撥棹日將晡舟子招呼莫遠圖休較前程行幾
許便辦令夜宿西湖

題梅

疎影搖窗月繁葩撲鼻香詩人逢此景未免攪枯腸

題匡廬晴雪圖

幾谷春寒雪未銷層樓疊閣聳瓊瑤展圖漫說匡廬

景爭似巔梅過野橋

題松下對酌圖

松下優游共詠觴人生知遇幾春光酣翁適意應難
晚笑指山花在夕陽

題翎毛圖

珍禽自惜錦衣斑顧影雙栖積棘間應待它林風日
好御花深處到仙閑

留湯山偕天英出

元正　朝覲赴

皇都喜得平安一事無政欲對京同夜話孰期瓶錫
久留吳

住山渾似作官難可笑虛名莫易看信有福緣纔稱
意要須銷東人徑寬

次韻奉酬雲泉沈先生

老去住山臨福地偶逢博士隱隣崗閑風便欲時同
往聽雨容招夜對床詩法遠追唐李杜道聲高續宋
蘇黃政當吾教興隆日更望儒冠為發揚

次韻答惠天英

書法齋懷素詩工邁皎然同舟辭茂苑分榻到湯泉
嘯詠殊忘世行藏不離禪英姿素無玷白璧可相連

次韻自題

湯泉林間寺山翁念卓然氣灯含素月鐘梵雜鳴泉
咲語皆成詠風顛悠入禪知音幸毋忽寒拾道堪連

次韻答天英

文聲落落冠中吳築室投閑向蘚蘿自謂年高修淨
行竟忘秋晚念貧婆觀光政好朝
天闕晦跡寧容老澗阿不有漁翁相引去安知滄海有
洪波

永思齋為陳性善賦

四明陳善士孝行播遐方萬里遠家舍一身戍建昌
父從齡歲沒母自近年亡靈骨既歸土息容如在堂
劬勞息罔報紉相世難常賛有嘉言贈永思終不忘

次韻奉酬桐川處室

往年閒思慣於賓歌水登山下廠頻老去維揚叨掌
教輒勞迎送笑分身
幾回搔首賦停雲千里相望出戶頻遙想吳淞嘉隱
處定應無事惱閑身

金園草堂為吾氏賦

隱處卜金園茆堂遠市喧清懷憑畫卷樂趣付琴樽
池暖鵝鴨集庭春棣萼繁雖云居世網端不異仙源

題對奕圖

對奕古松間身閒心未閒都來一着子餘事不相關

春暉堂為敖主簿賦

春暉映北堂恩感自難忘劬少乎凝眸碧庭萱引意長

存年娛祿養歿世慎行藏孝氣出天性嘉聲隨處揚

題青山白雲

白雲來往碧巖栖岩畔花宮望不迷今日自憐遊客
少野航閒泊水亭西

墨菊為雍上人賦

舉俗空傳九日名幾人能解擷金英信知陶令千年
後賞有餘香挹露清
黃金一簇占秋榮欲制頹齡恐未能眼色鼻香元不
實況夢施影上溪藤

送譚大尹考滿

自到維揚始識荊盛傳牧宰最賢明公堂畫靜煩哥

斷吏棠氷清儀行政欲論文来楚苑偶當考績赴
皇庭天官引薦應高頭龜鶴相随任去程
秩滿悠々意轉勤政聲先喜播重闈都門策馬趍朝
疾禁苑聲驚得句新勝歷樓臺超紫府榮霑雨露覲
楓宸賢侯固有安民術當輔
明君作正臣

墨菊為忠上人題

草木摧殘菊自饕效陶餘氷是娛情當知物性元空
寂寄世無勞較悴榮
時當晚節慕芳辰採菊東籬話已陳老去未能忘宿
習展畨猶喜墨花新

題畫荔枝

一枝火實艷霞光自是閩中異色香聞在封頭新摘
獻味甘渾似酌天漿

代簡奉寄蔡侯都司一首情見乎辭

吴下識任安襟懷瀉碧瀾戰威風偃草吟思雪漂蘭
重法逢僧款疎財待士寬廣陵尋不遇抗郡訪尤難
筭路無千里覊身有一官鷲峯宜眺賞天竺縱遊盤
覓句應横槊探奇政解鞍澗泉鳴洞口巖木聳雲端
望月頻開牖聽鸞每凭欄始終煩護教餘事不相干

次韻答盡遠長老

住山隱々立何功多被微名悞已躬政欲投閒田淅

右信知臨老尚淮東泉嚴頗植田園樂淮海全憑客
旅涵暇欲涉江頁款々莫勞裁月轉檣篷

秋江送別為李秀才賦

長江秋氣肅行客興何濃去愛惟山水心将劇華嵩
沙邊楊去棹天際渺翔鴻素有江湖量元知色相空
渚蘋揺浪碧岸對着霜紅閱景程遥尋源觴泛通
詩材吟可盡野趣遊難窮它夕相思夢都来送別中

来鶴軒為王道官賦

廣陵道牧王真師古貌自是神仙姿霞冠羽服梵巖
肅信乎誠矣存乎儀一朝儀亦来訪余持卷語求来
鶴詩顧予筆硯久停棄搜枯翅之烟霞詞寉本仙家

一靈物翩々獨許仙人騎瑤林瓊館自馴狎蓬萊閬
苑常追随里民方民素崇道親喪服禫展孝思設壇
營醮欲升度命師指援登仙達師當妙用念誠敬變
化不測非凡知引魂鞠鸞至群鶴蹁躚下舞来如期
清音素羽美聞見盤廻容與仍遅々寧是師懷琴鶴
妙又非林逋畜數之神通感物頭靈應觀者每拜手
詫奇真風悠然播邇遐通會者寵遅臨軒墀

次韻答徐祓四舍

淮東觧逅識容儀旅館休言賦式微得意自幾入世
少知音誰說道門稀十篇待月邀同咏六翮摩霄羨
獨飛欲究苦空真妙理見無一物許知歸

一草亭

浩矣天地間鞠結為亭屹立邦江側曠名通迩瀛
其中有才子見之令人驚身如魚鳥逸吐詞蘭雪清
遐觀渺滄海俯仰臨形庭雲濤互吞吐風帆蜚不停
好景摛成畫奇峯娛作屏素於世味薄志在研窮經
苦寒當映雪隆暑仍囊螢寸陰重尺璧詎悼勞神形
肯當名不朽端慕德惟馨寓興聞自適抱才無所營
會看際遇日六翮橫青冥

杏林春意

山杏萬株花新城景倍奢試来郭宗宅却訝董仙家
藥施通神効醫誠種息遐老懷隨喜贈句之帶烟霞

題畫

長松流水古仙關羽客清遊久出山笑覓知音行處
少抱琴欲上釣船還

次韻奉酬王學士汝玉

偶過維揚作宦游老慚迎送越三秋羨均榮入鑾坡
去佇聽嘉聲冠九州

訥軒為王牀翁賦

古之君子言固欲訥言恥太過行防不及一語出口
百世為則子識不凡以訥名軒志存遠大學究淵源
靜[illegible]理妙[illegible]無言辭談有失雄辯多偶君若緘口
心月澄圓

送丁知縣任滿赴 京

南風吹雨洗炎蒸令尹朝 京越去程丁寧江都無
酷吏 九重天闕有嘉聲樓船載月誰同詠禁苑聽
鶯自悅情倘沐 恩波歸舊職重来林下話三生

奉酬克庸先生

老去厭聞塵俗事湖山長想故交人偶来得遇蕪城
日况說同遊茂苑春佛剎自娛臨福地仙源誰遣隔
凡塵却緣別久情殊切倍覺從容笑語親

靜處軒為始上人賦

比丘之法無可為禁安禪靜處如照世燈上人志在
靜處名軒叢林秋晚松竹依然心安靜定湛然清淨
不染一塵似大明鏡行合古道孰云未了默坐華軒
山月皎皎

題水仙竹

凌波仙子踏江雲帶月来尋抱節均瘦影素葩無可
語致令才士挹清芬

題竹

地偏林靜鳥聲清見竹如逢好弟兄歷盡風霜無變
色山窓孤坐自娛情
老去披圖憶舊時每逢均子即題詩秪今枯坐鷄牕
下[illegible]鳳鳴鶯穩不知

迎旭[illegible]上人賦

陽烏初出海關戶俯迎賓霽色誰非受流光自可親
池魚戲動景禽鳥啼新學道毋辭蚤攻書計在寅
嵐消巖聳秀露滴樹含春肯惜分陰者湖山有幾人

題畫

憶在錢塘望遠山樓臺多似畫圖間青春行樂無餘
事猶記扁舟載月還

慎獨軒為田上人賦

層軒幽致不受纖塵標名慎獨以見其人畫圖為侶
松竹作隣世紛既遠聖典宜親研窮文理允脩厥身
防非止惡夙夜惟寅石床孤坐如對大賓三業本淨
一念元純霣花適意雪曲怡神易消白日難遇青春
當效先哲期出常倫嘉爾靜者於道諄諄

題趙秀才畫竹

儒冠寫竹如寫字書法由來妙不傳數葉烟梢樹素
壁試觀幽思即湘川

題畫菜

地瘦葉肥根且嫩待賓為饌豈尋常仙厨漫說多珍
膳無出此中滋味長

題画茄

崑崙紫瓜吾所愛長夏山厨用不虧食品較來無定
味屬圖隨書一題詩

杏林春藹贈醫士郭士廉

杏林深處遇仙翁妙學流傳世莫同隨病製方元得
理救人罔待不煩功咨詢究有根源趣對不寧無橘
井鳳文友賸篇皆蚩曲咏評真似畫圖中

橘井秋香贈醫士宋文賽

儒冠醫道衆稱良祖父相傳得異方井引玉泉隨病
去橘攢金顆襲衣香濟生為物存誠切用藥通神罔
測量山野愧無佳語贈深期種悳世流芳

東山樵隱

儒士潛忘世托以樵為隱故宅居東山似與仙都近
奇峰列翠屏古木蟠丹井持斧入巖林採薪殊有省
世傳觀奕人柯爛忘歲永青山豁吟眸白雲怡引領

蓬島去不賒花源樂堪並淂志在林皋無念於鐘鼎
詎獨效淵明亦欲攀商嶺自古多隱賢千載名不泯

田侯太守之北京口占以贈

牧宰出燕城迨今去北
京一身無長物萬里有清名淮甸苍務落[illegible]山雪致
晴時當與造際未幾年程

怡雲軒為孫吉作

嶺雲窓外起一望思怡然點綴全成畫飛揚半屬仙
從龍離水府伴鶴度晴川它日為霖去歡呼下
九垓

雙節堂為詹侯賦

一門雙節義天彰旌紋特重二婦賢雪柏霜松無變
色守名不朽世相傳
士夫操守在乎安對境持心不動難節婦二均從古
少可書貞烈後人看
題脊令圖為董侯賦
原上雍渠兩水禽飛鳴意有急難臨因懷弟在三峯
下遂使兄從萬里尋夜雨路旁愁入夢春風花雨喜
同吟侯門自古全忠孝洗耳重重聽好音
題郭天錫墨竹二絕
儒冠能為竹傳神老去披圖意轉新玉立一枝千畝
在淇水清出渭溪濱

幾年遊戲在江湖風雨偏驚旅館多三徑就荒歸欲
理竹枝一曲許誰評
題呂洞賓
純陽真人本仙骨異人授與長生訣乘鶴吹簫徧界
遊爭如了境無生滅
次韻嗜飲胡給事索和
幽人高對語提壺坐聽娛情日易晡使可從容陪客
飲不辭醉倒有人扶江湖夜雨杯堪遣桃李春風興
莫孤自古聖賢[illegible]樂道同那復問愚儒
酸酒
醞釀[illegible]用調羹恰政宜不獨使其[illegible]

喜逢人譽善便開眉
露華堂為蔣茂才作
君子貴知本原以孝為務庭前花木藹華澤含曉露
堂因名露華怵惕興感慕孝養慎無違存歿嗟有數
嚴親骨已枯慈母鬢垂素白日悲易昏紅顏苦難駐
痛念劬勞恩拔茹莫能訴綵服舞堂前母子歡相顧
奉養服勤勞純孝名遐布美均江左來林下忻相遇
春江送別為白雲磵長老作
送子同歸郡春江望不休去程無萬里恐別上孤舟
岸柳垂烟碧巖花列景幽白雲閒似我準句好重游
題畫三軸

曾陪詩友過江亭偶聽流鶯憩綠陰憶自往年吟癖
在細論不覺夕陽沉
層巒疊嶂秀無倫西崦茆齋絕點塵才子抱琴尋問
去林間應有賞音人
人間信有地行仙松下茅堂即洞天不染一塵猶世
外拄笻踏雪望晴川
題竹石圖為戴知事賦
露滿秋林長石苔公堂幽致絕纖埃何人月下吹橫
玉喚得湘江碧鳳來
此君瀟洒有人傳虛立雲根思諧[illegible]遇雪霜無變
色林間送古會群賢

梅雪軒為范士達賦

維揚承渚有才子梅雪名軒殊可喜歲寒為愛出塵
姿玉封瑤華清莫比彷彿孤山處士家徘徊宛在瓊
林裏人謂再來何水曹永日花開吟不已芳香幽韻
襲襟裾梅雪交輝照四几有時取琴橫膝上一彈四
壁清風起梅花古調久不聞白雪遺聲將已矣何當
洗耳聽微音世情都付東流水

落齒口占三絶

老去齒牙看漸落餘存三五勢將崩何由傳得休粮
術落盡從它生不生
齒牙咪訣語多訛對客爭如一默何宿習未能忘嘯
咏謗摇唇舌不成歌
人言齒落見衰容保養全憑飲食功舌在齒亡難辨
味細須抹月蒲批風

睡覺聞鶯

金衣公子忽傳聲睡覺終聞便悅情世事不須閒計
料且教懷抱一朝清
黃梅節序氣清和卧聽鸝鸝舌自歌遂起扶節來對
下好音終不厭聞多

喜雨口占

夻雨…儀村震漸變滂沱到夜深屋漏起床擁不
睡…樂民心

述懷五首

顒望佳音事轉禁臨風悵快賦停雲苾芻香變同蒲
草像季貧婆不忍聞
法門凋瘵有誰憐興廢當知數使然達士請觀良夜
月幾回缺後又重圓
指揮使姚侯福忠作報恩齋事中間祥瑞頗多
侯甚喜於道場中索能吟者咸賦詩以賀之余
亦未免塞白云耳
將軍忠孝能兩全酬恩一念常拳拳家齋沐同其
賢庖廚預滌除葷羶雲集僧寶猶珠圓絲幡綉蓋重
重懸異沉嘿露清心源淨如水月開壇進笠揩妙理
爭窮研梵唄歌揚金石宣嘉音振逸濤奔川熏修功
德猶廣淵普為冤親滌罪愆設壇施食演秘詮更深
人靜娛安便香花飲食潔且鮮又當施者心純堅鬼
神莫不皆來前利益一切功無邊溪藤製燈通夜然
官河放去浮紅蓮照破昏衢徹九泉幽瑕乘此猶昇
仙傳經一事幽且玄官民善士來駢闐繞壇旅立鴉
行聯人又頂戴隨輪傳本為善信增福田復化愚惡
從所悛孔雀經義括大千振鈴唱和驚龍眠使人長
壽古祥駢萬般毒害皆除蠲應時群鶴來中天上下
作舞仍盤旋多種鴉應難具言皆出齋主心誠虔所
作殊勝詐良緣滋海淵之無比有捴褒福利歸九乾

上祝

聖壽齊天年額侯祿位加榮迁子孫本㭍繩綿々封
大功熏入奏編令名不朽圖淩煙令名不朽畫淩烟

春谷為磨隐均作

巖谷春明景倍新鳥啼花咲悅天真誰論才士難潜
隱自古乾坤有逸民
高隐中山舟木深軒棠榮辱潛無心水流鸎囀皆成
曲樂道時々聽好音

壽萱堂

萱草封堂後萋々含露芳堂中有慈母白髪明秋霜
朱花照白髪相顧時榮昌堂下子與孫上堂称壽觴

綵服舞堂下蔵年娛親傍萱花顏長榮慈母期永康
時得奉廿百此樂候異常春暉恩罔報寸草心焉忘

望雲思親岳為部監生子房作

天際孤雲自在飛望之不覺涙沾衣故園親家無由
掃幾度逢人空說歸
雙親逝久骨應枯雲白山青景不磨罔極深恩誰語
報孝思長慟一披圖

指揮陳旋過方丈索語以贈

淮海相逢始識荊人多頌德舊知名全忠全孝誰非
於兼武能文自不矜靜受綠陰閒駐馬罷訶白雪共
聞鸎明朝忍別惟言贈輔翊

皇圖賀太平

題梅

皎如瑞雪照巖腐風遆幽香到骨清誰似當年何水
部肴花吟詠有閒情

贈解上人

貝葉手不釋叢林誰可同清懷無雜染奧義苦研窮
峻嶺梯雲上長河假筏通尔真龍象子期振舊家風

次韻奉酬象菴

自辱嘉言贈空山絶異聞月明懷嘯詠時到閲畊耘
身煉輕於鶴心降懶若雲遥知無一事清思雪紛又

次韻奉答梁用行幕府

憶自之東魯迄又歷萬山誰来言宦達老去悅身閒
詩慕傳千首文嘗見一斑故鄉同茂苑衰朽未忘還

寄覺海愚長老

閒居進道外無魔憶別俄經兩載過聞接方来襟度
好未容飛錫卧煙蘿

送隱嶙二上人之徑山充書記藏主

之子碧雲流錢塘作勝遊五湖同棹去雙徑一門留
貝葉翻華藏文吳踐橘洲臨行言有贈扶教在清修

過城東碧雲深處訪遜菴左善世

碧雲深處草堂開白石墀頭次第仕迴烽又聲光誼宇
宙叢林感仰法中魁

作官自不如官藥守世知如短焰燈白首投閒離合頗觸情懷廣吟如水

別吳閒諸友

湖海相知即弟兄亡鄉不改故園情終又寄世皆如客親友毋煩唱渭城

題雨竹

玉立淨娟又經寒色詎悛雨中看白好奚必到湘川

皆山軒為吳侯寺丞賦

環滁官舍囿幽栽事簡庭階長綠苔流水抱軒琴筑迥好山接境畫屏開親當考牧存嘉政公暇題詩頭俊才勝聚無由共歡賞臨溪步月幾徘徊

琴趣為吳仲鉉作

琴聲久不聞琴趣誰能識陶鄱陽有儒冠太古遺音趣深得築室茲山遠俗緣靜愛花開映月夕綠綺橫席每一彈鶴舞鶯鳴人共惟流水高山意無盡清音峭入風松寒律呂諧和至精妙俗流那解琴中要徽音潛弄趣有餘世底箏琶詎同調賀君冰清猶更奇雅澹不異陶潛詩無絃一曲默自款月白江空沖未知

長干滿上人近過維揚乞語為贈

湖海從何適無忘衲上機祖燈期續焰法社使增輝素業無玷清宜任絕非叢林霜月冷尊看曉星稀

味道須急倦採玄合遺微饑甘藜藿食衲尚芰荷衣淨樹花數點淮山對飯扉進修期了悟庶不負春暉

送成均張以安回京師

之子本英秀講習在儒庠良由廣聞見食息慎行藏始膺永未泮奉 命來維揚總督理鹽課公勤殊異常逢人盡稱好潔白猶秋霜遇閒適林下笑談自相忘筠窗雨初歇芝草飄幽香投機体忘倦道合心清涼事完還言別未易留行裝素交盛文士餞別多蘭章登舟度楊子渺又如鴻翔會看覲 天闕榮擢升鵷行 皇恩重山嶽報効存忠良

芭蕉花開口占二絕

庭植芭蕉僅五年一花開似未開蓮此中葉又藏甘露不雜群英出自然

大如蓮朵漸榮舒甘露藏心慰客殊一葉待開隨採味不教蜂蝶采花鬚

題白蓮花

玉立娟又白羽搖香風四徹斷紛囂因懷結社同修士千載無名道本高

題梅二首戴知事請賦

素愛孤山玉頸不沾塵世纖塵花底未忘吟詠水曹應是前身

肯倚西湖南嶠尋思也自清高綠綺琴橫膝上冰輪閑掛梅梢

秋江送別

送子思依又送人盡說歸淮山秋雨後江岸柳條稀歌向離觴咽鷗迎去棹飛寧忘分手處黄葉滿苔磯

題挾彈圖

大將功成不自矜偶陪鵷侶入園林持弓策馬閒遊戲碧封黄鸝自在吟

九日書懷二首

備員鸖鄂掌宗綱九遇重陽菊綻香自笑虚聲無補教驅馳羸得滿頭霜

草木榮枯各有時黄花晚節最相宜慚才微耿雖無取知分安貧足自怡

巢松為周廣茂才賦

四明地幽曠山水猶洛中蛟門自天設蓬島遺仙蹤其中有才士自號為巢松又本山嶽秀堅貞性乃同素無軒冕念殊有謫仙風聖經積滿架文理深研窮養材期大用直擬摩蒼穹要符丁固夢詎比秦時封幽棲侶雲鶴靜玩怡髯龍濤聲細成曲入耳清絲桐古有陶隱居愛之樂融融又均聽志無喪德業加修功會看際遇[illegible]翩橫層空

題二仙[illegible]遊圖

兩仙忻遇氣融又更訣相傳入華嵩誰問前程途近遠桃花流水趣無窮

題賀監圖

風流狂客賀知章榮宦開元有寵光詔許簪冠從道去鏡湖一棹足徜徉

竹磎為鄒道士賦

萬玉臨溪石井通煉丹曾寓葛仙翁定知鸞鶴盤旋處迥與人間境不同

羽人自以竹磎名玉立琅玕鑒水清境物一如超世外碧桃花下誦黄庭

送泉首座還雲南

滇陽開士釋門秀古源為號泉為名胷中充若水鑑清萬象起滅無迯形身如浮雲空南北飄然萬里來皇京名山巨刹遍游歷知識門戶咸趨登每聞好語塭胷臆行藏如護琉璃瓶揭來長干大講席翻徹海藏絕惺又了知諸法本空寂尋枝摘葉浅許融秋風忽動南歸興何異鸞凰翩青冥詩朋道侶爭拔餞貫花雪曲行囊盈匆又別我來廣陵袖卷乞語登雲程顧予老朽坐兀又蘿囪几研塵埃生强成俚語笑傳去用表湖海交遊情

維揚[illegible]海潮音公叅年遊歷諸方遍叅名德[illegible]可愛也廿一日持卷子前自謁

恩還山迺爲其室曰進山龍隱拜求一詩予老
拙筆硯久棄辭之弗獲遂不拘題姑述其所能
無勉進修但塞請而已覽者毋以為詩較其工
拙可也
寓形宇内猶旅泊知音肯同吞自縛身如魚鳥遂群
流跡遍山川與城郭志在尋師學苦空探奇抉賦殊
從容每逢知識若參問葛藤自是欺盲聾趨來
皇都觀道域初向長干從講習名相幽深甚閑鎖自
非智鑰寧開入倒持鉄錫趣龍河傲翔海藏驚群魔
了知諸法一字無說黃道黑捷宣吟建隆拈提邦城
側寺廢兵塵久荒寂命師開闢據規床崇構一新棟

百日非專内學究已躬醫儒道術深研窮語言三昧
等丸轉真俗二諦融圓雖瑜伽儀範清無比仿佛芙
蓉映秋水靜夜曾聞演梵音萬壑松濤播遐迩春風
和氣天生成尊賢重士存真情世之金玉等塵視上
下周旋無所營外緣擾又宜反省内行循又自修謹
古人對下不棄宿有戀幽棲覓安隱自緣歲久居淮
山栽茶植粟延徒還雲白山青趣無盡瓦坐蘿窗深
掩関

題畫

挽松流水古仙閣羽客清癯又出山笑覓知音行處
少[illegible]琴欲上釣秖[illegible]、

調馬圖

騄駬驊騮裹卋稀進心狩戰將策奇功厮養從容隨騁
步與它凡馬不齒同
驥子龍駒訊寫真雄姿封不下騏麟將軍曹霸遺風
在老玩丹青妙入神

三友軒

三友以名軒四序景幽絶梅萼暗浮香松筠翠森列
態又共歲寒堅貞傲氷雪軒中俊才子交物如交人以
文會同志善德相資身湖海廣聞見智識超常倫用
捨逢順間以道娛自守處世欲成材誰言不須友德
業加進修用垂名不朽

覽秀軒

層軒幽曠冠溪山秀色都來几席間想得高人冲然
趣放舟遊覽偏區寰
須陽來此寓行窩海濶天寬景更多雲鳥山花皆可
友風晨月夕聽歡歌

送志孝子北歸

偶逢淮海識容輝四首燕山雪滿衣忠孝兩全從古
少萱堂應喜若萊疑
告別南　京去北　京望雲雨苦若沉吟
楼庭用捨皆由命全孝全忠一片心

松月集終

故揚州府僧綱司都綱兼天寧寺住持簡菴略禪師塔銘　有序

簡菴禪師當勝國之季與余同參學於逕山師之識見高遠議論宏闊啓我蒙昧多矣余故以兄事之暇則同遊泉石林藪題詠唱和爲樂者甫十載

國朝洪武間師出住山行道余亦應

詔赴上不相見者三十餘年永樂改元癸未余來朝　京

上命蓄髮冠帶輔導

東宮時師綱教維揚始獲一會皆老頽荒鬢握手笑談如初維揚去　京纔一帶水余意與師時得聚首且盡餘生之歡不期師無疾先戌而逝嗚呼痛哉其徒孫永楨狀師行實一通屬余銘其塔蓋余素知師者念其舊好吾何敢辭遂按狀而書之師諱膺略字道權號簡菴嘗以松月扁其軒居故人呼爲松月翁蘇之茂苑人也髫歲出家于城南真慶院投禮昱大銘爲師年幾冠受具戒從九臯聲公於永定習天台教觀師不樂於名相乃逃入禪遂參逕山愚菴及和尚見而異之俾掌藏鑰秩解退歸真慶每於大山深谷之間茅屋茂林之下息焉遊焉日與幽人韻士吟詠適興其詩格高趣遠絕肖唐人製作無一點塵俗氣不下於雪竇越徹故一時聞人爭羨其爲哉師勇於爲義朋友有難奮不顧身而力援之如師者古之人何加焉洪武六年癸丑出世住吳縣延慶次住寶華三十年丁丑　京都僧省舉師住上元縣延祥寺有湯泉山一勝境也於是師聲名日盛三十五年壬午住揚州府僧綱司都綱兼天

寧住持師性閒靜安貧守道不肯倚仰於
人然人之向慕者如水之東注焉師心廓
然空一切相而不住無為乃於天寧建大
殿中間塑釋迦彌勒無量壽三大佛殿後
塑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左右壁畫華
嚴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善知識金碧髹彤
刻飾綺嚴極於崇侈非他方可並不三年
而有成績師居僧司安僧護法政理清平

緇白之衆咸服其能事也化緣將畢至十
年壬辰十月初二日無疾辭衆而終年七
十有九舁龕茶毗府衛官屬皆設祖奠道
俗人等執紼而送者數千百人火後靈骨
塔于功德山觀音寺之旁天寧耆宿感師
之德分爪髮衣履瘞于天寧塔院而尊奉
之師平日所作詩有松月集中吳隱君子
俞貞木爲序以行于世徒孫二人曰永禎

[illegible]志淨銘曰
於華簡處者在別傳不樂名相遂送於禪
首參徑山得其旨要退歸城南安貧守道
泉石是居松月為伍吟詠適情超然得所
勇於為義不顧其躬朋友有難力援始終
弗矜厥功弗有厥德可並古人衆皆悅服
出世住山風規異常名聲昭灼宜步大方
遷主延祥維揚綱教護法安僧政令不擾

空一切相不住無為肇建大殿不日成之
諸佛菩薩塑像施設金碧五采絢爛奇絶
瞻仰加敬如暗遇燈緇白四衆咸服其能
七十有九化風將墜一旦而入無聲三昧
燼餘靈骨以[illegible]勒文貞石永永不亡
永樂十一年歲在癸巳春二月資善大夫
太子少師吳郡姚廣孝撰

松月集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釋睿䂬撰。睿䂬字道權，號簡菴，蘇州人。嘗以松月扁其軒，人呼爲松月翁，因以名集。前有洪武癸酉俞貞木序，後載姚廣孝塔銘，稱其詩格高趣遠，絕肖唐人，製作無一點塵俗氣。今觀其集，大致亦承九僧、四靈之派，而陶冶之力則不及古人，故邊幅淺狹，意言並盡。五首以外，規格略同。廣孝之言，未爲篤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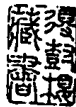
天台林公輔先生文集不分卷

〔明〕林右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查愼行家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林公輔集三卷》提要

目録

天台林公輔先生文集

林齊氏禱雨有感序

雨果可得而求乎。雨降自天，非人所能為也。今人有物，藏之家，人欲得而用之，詣其家而請焉，曰：幸以是物見假，猶或有得有否，況於雨乎。雨果不可得而求乎。宋景公罪己之言一出，而熒惑退舍；魯陽公與韓搆難，援戈一揮，而日為之返；專諸刺吳王僚，而彗星襲月；聶政刺韓相傀，而白虹貫日。彼一言一動之間，上召日星之應者如此，況於雨而不可感耶。謂雨不可得而求，也遂置天於漠漠冥不備己以告，罔不可也；謂雨可得為求，則終日吁天，得之則喜，不得則戚，又以怨者尤不可也。古之人能感天而天應者，豈無自而然哉。其感於心深，然一致，與天地相流通，與萬物相終始，故其動靜呼吸間，有足以感日星、召雲雨者矣。況其有求於天而弗之應乎。是以所居之鄉而鄉大穰，所居之國而國大熟者，皆此道也。黄巖洪武十三年夏六月不雨，禾苗就槁，民將散矣。吾友林齊氏曰：吾居是鄉，鄉旦無年，民心皇皇，吾其可忍而不之恤耶。遂禱雨於寒坑潭，而雨應之。出叢沛然，民心用安。鄉之大儒松溪潘先生序其事，播傳於人人之稱頌齊民者不休。曰：於乎，吾行天下，見有出牧萬民，掌號令和置者，日知簿書為事，刻剝為心耳，豈知夫民哉。若遇水旱，民有苦之者，則聽之漠然，甚有戲之曰：使雨可得而求，則山亦可得而耕矣。又曰：庭前木葉如故，為有害於苗乎。今齊民非民社之寄，而拳拳為民之憂，豈其要譽於鄉黨而然乎。蓋其惻然之心動於中，而禱告之誠，有不覺而自至也。天雖欲不少慰齊民之心，不可得矣。雖然，天至幽遠者也，求之可得而感，吾之一心，非有待於他人者也，反不知求之歟。豈求之有甚於求天之難乎。抑易而忽之而不知乎。世有求諸心而得於天者，或有之矣。未有不求諸己而得天者也。觀齊民之得於天者如此，則其求諸心可知矣。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其齊民之謂歟。齊民篤學而有文者也。潘先生皆言之矣，茲不復云。洪武壬戌秋七月廿八日林右序

呂

新安汪氏族譜序

世常言故家喬木，夫所謂故家，豈豪富之家，雄據一鄉，一鄉之稱哉。蓋詩書禮義之澤，先世用此而顯，後世用此而有立，使聞之者翻然進業，見之者竦然而動容，把然而揣，欲進進俯仰其間。有不可得者，此則所謂故家也。嗚呼，亦盛矣哉。右生也晚，不能走天下，徧交故家之子弟，得觀其世澤之懿。近謁琴坊汪先生，出其家譜，并子朱子四友堂記讀之。知汪氏自忠烈公至于先生，八百餘年，歷隋唐宋，功在朝廷，德在民心，學行著於家鄉者眾。有知其視世之朝為其已盛，暮為其已滅者，當何如也。人稱有盛必有衰，此時豪富之論耳。若夫故家之澤，得人而繼

之雖遠百世而可無衰也譬如有源之水日新日盛派而爲千流萬道會歸於海可以演漾天地可以涵浸日月畢之而不竭注之而不溢斯豈有盛衰之間哉不然觀諸先生之家蓋可見矣先生明五經爲學者所宗云

全室文集序

合衆人之耳可謂至音乎曰合衆人之耳是適天下之音也非獨至音合衆人之口可謂至味乎曰合衆人之口是適天下之口也非爲至味豈合師曠之耳者爲至音合易牙之口者爲至味乎曰二子不過知有音之音有味之味而不知無音無味爲音味之至也邵子曰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味味矣而未嘗有味也而爲萬物之祖音音矣而未嘗有音也而爲萬音之母雖師曠易牙且不能知況衆人乎音味至於衆人所聞知其爲音味也末矣古之爲文者亦然縱橫上下馳騁開合使人鼓舞其中如聽鄭衛之音如享九鼎之味曰非是不足爲文者君子不謂之文也惟不文於文而後至文者出焉譬如繁音已去衆味不存一念之間皆爲至音至味世之人有弗及知之者矣吾郡全室泐公少受業於欣笑隱建主大刹名滿天下而文遂傳於人予嘗得而讀之不激變以爲奇不取巧以爲工行於自然止於當然寄至味於淡泊存至音於冥漠追之不足以媚悅人之耳目久之不覺使人心涵而理順豈人所能盡知哉惟其不知乃所以爲古人之知也公之心有在矣於乎文雖學佛者之餘事耳而學佛者往往有所至焉其神閑慮靜舉天下之是非不足以怵動之其念之所往無非妙用而世之人古且拳拘富貴古且怵於貧賤富貴貧賤其言卑肆肆則誕而不入於道卑則淺而不至於道間有不爲富貴貧賤所惑者有不能以爲雖能之有不暇以爲宣其文之不如彼哉雖然渾淪無始芒芴不露先天地而非先後天地而非後吾知公際斯際也固將游於無文之天而命之所出亦善者機耳雖神巫季咸望且走矣況當今之人能測公之淺深乎

孫惟學詩集序

詩莫盛於唐而唐以詩取士能者可以得祿位否則處山谷間是以人無不學學必以詩爲道近世以經術取士而詩稍廢知惟自喜者而後習之也莫不以唐人爲法求精於一章一句曰此唐人語也甚者竊其餘緒庶幾乎以求其似於乎詩本乎聲又本乎人而人心之妙天機觸衍贅亦隨之淪浪孺子之歌聖人取其近於道三百篇之作多成於閭里女子之手彼亦何所習而然耶余嘗登太山臨絶頂有鸞鵠飛舞空中向風長鳴音韻琅然輕重疾徐自成律呂如得善樂者而寫之未必不成章也況人之靈於物者耶欲心而坐萬物已具張目而視則日月之朗耀吾詩之著明也風雲之卷舒吾詩之流動也山川之流

時吾詩之起伏出造化之生成吾詩之始終也如是將為往而非詩吾詩為往而非我何必日習諸人而後能哉當今詩獨盛於吳吳之詩獨推高公季迪余得其詩而讀之誠無愧於唐人者也有高公之學者孫惟學氏其詩迥視高公余又得而讀之誠得高公之閫奧者也不識二子拘拘然學諸唐人而後能耶亦自得於天機之妙使其因學而後能也則當今吳中戶不下數十萬學者不下千百人何其所聞若是之少而獨二子為之最乎以是而觀則二子之詩固有得於學之外者矣雖然學猶規矩以求方員雖未得其中猶得其近若夫廢規矩以求方員非自有規矩者不能也如二子者其縱橫反覆無所欲而非規矩者乎宜其詩如是之盛也余與惟學年相同吾詩之心又同執筆之際則離乎其在後信乎詩可學而能也倘乎詩非可學而能也

潘先生文集序

潘先生諱伯脩字省中天台人也三舉於鄉不第於春官竟抱遺經躬耕大澤間當是時名公鉅卿知其才者亦皆以其節高弗能稱聘用焉之為也元末方氏起海上朝廷連數郡之衆不能致討先生至其門說以逆順語即斂戈甲請命於朝其所從事者皆一時海夫不難先盡其職取權之為遺流散降人之家余往往見之常恨莫得合為一集近有隣氏子請余曰吾得一書不知何書也余亟起視之乃先生之文也于是讀而歎曰當元晚士大夫皆困於科舉以其耳目所見為高遠之所能窮夫聖經賢傳以究道德之蘊近之不能觀夫衆氏百家之言以資耳目之娛中之不能覽國史考明君賢相荒主暗臣治亂天下之所因譬若莊農野叟得一隙壤芟除而居之自謂至安豈復知有四海之大據山川之會處高明之觀為游心息神之地者乎先生考觀遠取作為文章雖時雜以怪奇而色貌華寵炳炳琅琅足以呈時露秀視流俗所為卓爾其不同者矣夫一鄉之所尚能拔出於一鄉者固難況舉世之所尚不渾然超其中如先生豈易得者哉善乎鄉先生之論潘先生莫耶大劍也其光爍然足以動星斗其鋒鍔然足以破堅瑉而不保其缺折之患雖然不害其為千金之寶也可謂得先生之為人者矣若斯文又豈非莫耶之光不能自閟藏者乎吾知世有望氣者將發蓬而取之希世之寶終不為下土物也必然同郡林右序

黃泰忠行義序

吾讀太史公傳魯朱家郭解事未嘗不歎其處身之心也夫已諾必誠已行必果不愛其軀赴人於困厄生死之際是固丈夫所當為然丈夫之生也一世之事莫非其事也豈止于是而已哉夫當朱家庸近厚郭解明快勇決使其粗知問學所立當有過人者惜其徒知以此為終身急急也使後世稱之曰俠其處

身不亦小乎。雖然，人有田連阡陌，家藏鉅金，至于兄弟宗族將已於溝中隮者，不忍出一金以活之，況其未嘗相識，甚有幸其所與，此其所有以為私鄙者，又況其形目未嘗相接，即以悲難者之，慨然不顧，出為死於一生者乎。此當朱家郭解之事，未可以為小也。以吾聖人之道視之，則當朱家郭解為小。以當時視之，能如當朱家郭解者幾何人哉。故袁盎罵安陵富人曰：且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其慎嫉當世亦甚矣。黃泰忠蕭然一儒士也，其狀貌臞然不盈其意，氣寧遜。鄭時脫吳志淳於將死，後又拔李飛於獄中。州吏曰康子安將死，託白金六百兩及他物稱是，與泰忠曰：幸歸我妻子。已而臣其妻子，悉以所託與之，家居壁立，好義之心益甚。今蘭莊葉先生傳其事，人莫不知泰忠為行義人也。泰忠未嘗為意，讀書鼓琴，自樂其業，嘗歎曰：此豈吾之心哉。使天下之人皆無急難，皆自樂其土，吾之心也。是知為吾儒者自有其道，非當朱家郭解可及也。傳稱泰忠執長退讓，塵垢滿身，猶不忍汚，不識二子亦能知此否。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又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義固當勇，為一於勇而不知學，則陷於亂而已。今泰忠義而能學，使其見吾聖人，當在所取哉。同郡林右序

贈吳思哲序

昔齊嘗有使至趙，趙不問其君，且問其處士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葉陽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哀鰥寡，賑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夫二子一布衣耳，而其名之重於鄰國也若是，鄰國君皆問其出處，以驗國之重輕，果何道哉。蓋能行人之所當行，而人不能行故也。人與我同類也，同類之相救，理之常也。譬如鳥之飛，則相附而為羣，獸之走，則相依而為類。其羣不可得擾，其類不可得侵，或擾或侵，相驚相呼以去，是孰使之。此固出於中之所有者，況夫人之靈於物者耶，而人則不然矣。因其靈而不能全，遂流為邪僻之心，智日之所運，夜之所計，惟知有己，而已其親，人之饑寒困窮，邈乎不相及，甚至於視兄弟親戚，若外人者矣。欲望其有能如二子者，可得乎。宜其名之重於隣國也。故人有不善，善必人知之，為善而欲人知，固非為善者之心，而其風聲所被，固有幽之而愈顯，抑之而愈揚者矣。同郡吳思哲氏，其曾祖用晦先生，仕宋為鹽司令。會宋亡，其同輩皆欲挽出以事元，先生不答，閉門深坐。時元新有江南，徵求百端，小民騷然無訴，先生則毅然己出以代之，故其子孫至今能率先生之道不廢。思哲則尤傑然者也。余嘗過其鄉，樵童野叟皆能言其事，固識之於心也久矣。今年，有瑲上人來謂余曰：吾師並吾親鳳凰山之側地，追思哲之曰墓不能

廣也日夜為憂不可以訃思皙聞之曰此孝事也召予即以田與之因得成吾親之塋百世之下霜露所感吾親之魂有所安皆思皙之意多也將欲謝之以財財非吾所有亦非思皙所好也遂求善文者表其事使知斯人也亦以寄吾生者之感於無窮焉余曰思皙之心固善矣上人之心亦善也世俗獨人之患惟恐其德聞於人深自晦藏其心以為吾大也何稽於德而德固其不德於己也則晦以見於顏色而人道長矣若然則雖不患可也雖不受其惠亦可也何德之有哉今思皙固不以德望上人而上人亦不以一日忘乎思皙二者交盡其心焉耳其心之能盡斯謂之君子矣若思皙上人者豈非君子也歟吾聞相熙楷休之謂俗一人之唱十人之和其俗乃成將見吾鄉之人其皆如思皙上人者乎

待旦軒詩序

大冨衛指揮方侯名其所居曰待旦世之大夫士咸為詩文以記詠其志與余嘗相善也使余序焉余謂旦者夜之所盡之所啓也昏之所窮明之所復也君子於此幽微而興整冠而坐非但所以示勤政蓋亦觀夫晝夜之故昏明之變體諸其身驗諸其人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也惡者為利欲所汨昏如夜之中四無所見雖一身之微有不能知也善者天君昭徹如晝明之下洞然八荒之遠不能逃乎方寸之間也於是去昏而就明去惡而就善此其為貴也不然衆燭而起汲汲就從至晝夜無已晦則合之匹夫匹婦皆可能也君子果何貴乎侯以英偉之姿稽世胄之貴處茲大藩雖優游以待歲無不可也而乃警其身心者若是外物所蔽內不為欲所困昭然有見卓然有立豈尋常之士所能及哉宜其膺 皇上之寵眷樹勳名於當世也雖然自晝而夜此一日之昏明也自朔而望自望而晦此又一月之昏明也自四時寒暑之代更此則一歲之昏明也自元會運世之往來此則天地之昏明也蓋昏明必有所會因其會而觀之不惟見一日之近且足以推天地之大則我之炯炯不昧者常存而大易盈虧消長之理可得矣以是為將武侯八陣之秘有不待學而悟侯其知乎余嘗造斯軒而更論焉

龍井志序

龍井距錢塘十餘里山水觀深宋辯才法師行道處也法師主席天竺所與遊皆名公鉅人如趙清獻蘇文忠公相往來叩答尤密天用是名滿天下其徒藏之如師小民仰之如佛一日自天竺謝事退於龍井依巖壘縛茅以覆身錢塘之民聞之相與出力創其居殿塔臺宇隱映於疎林古木間至于一泉一石皆為文士所記詠錢塘雖多勝地至論清絕必曰龍井凡東西遊者不之龍井必以為恨蓋三百餘年矣元末時毀於兵所存者惟數楹而已顧左右荊棘沒人脛猿猱晝棲暮出呼號於累日之

下回思昔日鐘鼓之音為何如耶天台懷思以仁自少受業於是山身與其盛而及其衰歎吾老矣不能復也遂捨是山故實及詩文為一集名曰龍井志使後人據是志與復祖宗之盛可也以仁之心亦悲矣夫盛衰相為倚伏如晝夜寒暑之必至炎炎之隆固生於窮冬沍寒之所冥冥之昏實起於太陽亭午之際君子推微而知著測始而知終有知其必然者矣故道必之形獨立於萬象之表以觀夫盛衰之運為何如而世之人沾於盛衰之中固其盛也自謂可傳百代而無故凡可以為者無不率先為之但恐為之者不廣廣之者不堅久殊不知其衰之機驟驟乎已隨其後矣余少時猶及見豪家大族恣不度於閭里高櫩飛棟儼如封君之第無幾何時形滿影馳求其彷彿而不可得況求三百年至盛之久乎則其衰也亦數之所宜然也雖然數之所拘惟人力之為者爾人力之所不能為數亦不能如之何也如法師之道清獻公之德文忠公之操行固將回薄霄漢寄造物於無窮豈與是山俱盛俱衰者哉以是知道之不備德之不立而徒恃夫人力之求宜其為盛衰所盛衰也以仁嗣法師之道甚至人之事以仁者無異於法師則法師之居雖有盛衰而其中之不可以盛衰者以仁固得之矣

送陳中復先生東歸序

天下之事非讀書為之為之必不精何者事無巨細皆有至精之理存焉彼授於人不過形跡之似口耳之淺耳其於至精之理豈復有所得乎故曰理非讀書者不能知也譬如畫畫人物者皆宗晉之顧愷之唐之吳道子宋之李伯時也愷之去今已遠其畫不可得見道子之畫世所存者十能一二然真偽相半非有識者不能辨至如伯時之畫世所藏者多矣觀其筆力所運如是而起如是而伏如是而生死如是而榮枯縱橫發於頃刻變化存於毫末神與理俱誠神品也以伯時而觀則顧吳之精絕可知矣然考三子所以至此者亦豈曰得之於形跡口耳之間哉蓋其天分既高聞學深備雖欲不至此有不可得也傳稱愷之當時號為才絕所著詩文有啟蒙集道子與顏魯公同學少同學書書不及公遂去學畫畫成持與公觀之曰此亦書法也伯時與孫子瞻黃魯直輩交甚密往來唱和之作甚多後人有高其道者即所居龍眠山作書院以祠之則知三子平昔之用其心力者固不止於畫也惟其書無不讀故於理無不明理既明矣其視天下事物皆浸融於胸中形之於藝術之小者皆其從容嬉笑之餘耳人孰得而及之哉彼世之庸夫棄己之學逐逐然以求乎人有如小兒學書得點畫無差而已求於神氣之生何如宜才藝與身畫近無可稱遠無可傳者矣陳中復先生金陵人也少力學通易經歷官江海晚寓居四明其所得者皆一發之於畫識者謂其畫可比伯時無愧余與之相見於客

舍聽其言談理命之微古今事物因革之故雖當世宿學莫之能並以是知其追逐伯時者在此不在彼也先生曰吾今歸矣力耕大澤之中觀夫山川出雲草木華發皆吾筆底之流動天地不得閟藏之吾盡世可得而見身不可得見矣子欲訪吾當俟於東山山之阿見有童子劚苓者而問途焉吾與子別矣子善自愛也余少頗有立志而才不足以副其志稍有所出輒為人笑慨遂欲如聖人執御以自名然名不可苟得也庶幾乎還四方之願將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先生善畫能寫余於赤麻間雲雨滃滃遂望一碧之際乎

送嘉興天寧寺住持竹菴原禪師序

歐陽公嘗謂自少出交得石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自其教流行中土而世之豪傑或意氣高深不能安伍屈抑或命與世違不克行其所蘊職焉外其家身託跡其間者豈惟一秘演哉公蓋未深求耳夫余年至少也吾郡至僻也以至少之年處至僻之郡宜無見焉可也而所見者不一矣於當今所推重者其一曰全室泐公公猶深林茂木足以仰蔽風雨凝重人也其一曰隨菴濬公公若三代鼎彝不俞俞即人也知其古意獨存也皆通明宗學用其暇日出為詩文蒼深偉麗播傳人口繼二公而起者今又彬彬矣余不能盡見也得見於其徒所畏服者曰竹菴原禪師號字奇朗畧不為事物所侵亂嘗應世作者之求未嘗宿思執筆千言立就皆極其姿態若三人者量其才不後於秘演論其學不後於秘演觀其資品高下不後於秘演而歐公以尊學重德閱歷於世可謂久矣而謂僅得於秘演者及至三人以是知公未嘗深求之也夫才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盈地皆水也因之大海見其水皆無南無北淪於不測漸光接明倏忽朝晦自揣水盡於是矣遂以無水視天下可乎因秘演之高謂無復如秘演者不以厚誣於世也哉雖然海者水之所會也不觀所會不足知水之大若吾郡者其又浮屠氏之海者乎是宜其出者足以布揚化宗超拔等夷也吾嘗讀郡志言天台山中有地環五百里曰不死之鄉有寺曰方廣五百羅漢變現其中風月之夜時或聞鐘鼓之音或見金光飛射林木而今無矣豈其再託人間世戲浪無端如原師諸公者即其人非耶

送劉松溪歸雲間序

余與雲間顧文昭相友善暇則閒出遊佳山水必徜徉終日嘯歌而歸時有學道者劉松溪氏文昭同郡人寓居治城山下倚髯偉貌目稜稜有光射人彼自負奇才悃愊不和與人接閒余二人至則欣然往迎拂几席呼童子掃脫蔬亂投石鼎中煮茶出飲叩常道談已而四世之知我者少微二公不足稱吾狂態子每奇其人使其得遇安期羨門當變化無朕上下六虛間不難

矣惜其辱與余友余方且日與事師而與是非相馳心如橫湍果足有資松溪乎徒累之而已爾今年松溪請於其長歸葬其師來遠子別余聞道家所宗老子學老者曰莊周周浩然獨立於萬物之表謂身之所有皆若寄寓然及其將死弟子請葬事則却之曰吾以天地為棺槨萬物為齎送視世之悲沉於生死之際列子孫戚戚悲泣而悼之者周亦可謂達矣然吾觀之則未免於有心者之為也夫情之所至形必見焉任情而行葬之可也棄之亦可也葬與棄吾不能知也然周必欲脫葬而自棄此豈無心者之所為哉有心而為達則亦非達矣雖然周固不欲葬在其弟子則忍不葬今松溪之師吾不知其與周何如而松溪之必葬者此亦弟子之至情也與松溪其歸矣空山月明收視返照中有物方圓徑寸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久松溪果能養之而不失炯然而不昧則將大觀乎無窮之世變矣斯時也身尚不能有弟子又孰得而可葬哉

黃玉鉉文集序

余自冠即學為文迨今已踰三十年矣而不加進每誦古人之作未嘗不悚然而歎曰文一藝耳余以十年之積不能進況學古之人深於道德者耶以是知管樂安於伯者之佐蕭曹安於吏治之臣彼非不欲企伊周而望傅呂也蓋志為質所拘遂安乎質之所近而為之此其功所以止於伯止於吏也余之質既已下矣用是將去乎學而安於質據質所有而評言之野信其自野而已言之浮信其自浮而已回視古人不啻大布之間此綿或者詰其然則給之曰古今風氣不同文亦隨之不同也退而自思斯言非所以欺人抑且以欺已人不可欺也已可得而欺乎近見西江黃玉鉉之文若勇夫赴敵雖三軍之衆叱咤其膽力益壯可比其文之敢若長鯨駭浪吸風吐霧怒立如山岳雖有如雲之舟過之莫不逆流而退可比其文之馳也玉鉉年少於余而文已至於此非其生質之美能如是哉不然豈非學能至是耶何余學之不能進也客有聞予言而告之曰人之質非物之質也人靈然者也物塊然者也石之不可為玉沙之不可為金此其質也已定終莫得而變夫人與質美矣不學則變而為愚其質愚矣能學則變而為美其愚其美係乎學之能否非質之所能定也深山有道之士顏如渥丹肌膚若冰雪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其於靜定之功深矣苟無其功將強加顏肌顏肌終不可強也將欲入於水火水火終不可入也今子引年而不學學之而不加加之而不得其要猶有未至即咎之曰質是非所謂無其功而欲如有道之士耶質之不能變宜矣質既不能變況望文之進其可得乎如其不然根柢乎心細浸淫乎史漢出入百氏涵泳古今涵之既久而未淺也傳之既深而未撓也於是決之以導其滯瀦之以揚其怠障之以蓄其奮洩之以

漫。其態。肆之。以致。其歸。則廣。為學。藝文。從廣。遊。與於乎。客之言美矣。余之愚其至是哉。以王鉉之廣。加如客言之學。吾知其文。非止於今日所見而已也。異日所至。人將曰。王鉉之文。其古之人歟。非取乎古。蓋其自文也。不亦美乎。余因王鉉。庶幾乎其有進矣。

贈徐允昇序

世恒言為將者不可知書。知書則志氣消懦。雖赴小敵。有不戰而自懼矣。觀歷代以來。創業之初。其將固未嘗知書也。然戰必勝。攻必取。及乎天下大定。欽戈消甲。將家之子。往往業文翰以致飾。一任以將。則茫然不知所措。以是知將果不可以知書者為也。吾謂將但恨不知書耳。未有將知書而敗也。不然。當今將家所宗者曰孫吳。使孫吳不知書。則其論兵二書。何以能作。諸葛亮躬然一書生也。渭南之陣。雖司馬懿之善將。甘受巾幗之辱。至死猶歎其天下之奇才。唐太宗之時。關將無慮數十。而獨推李靖為首。觀靖為太宗問答。深究古今治亂之情。將家勝敗之故。與太公六韜無異。彼二人者。謂之不知書可乎。裴行儉唐休璟嘗以明經舉高第矣。及任為將。號令一出。三軍齊慄。西北諸夷聞之。皆膽落失職。甚至薛仁貴。時所稱者其勇力耳。然猶知天文。吐蕃之敗。歎曰。今歲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於西方。謂其於書無所知可乎。今夫被堅執銳。出入萬衆之中。斬健擒驍。使敵畏之如羆如虎。此固無所事乎書也。若兩敵相當。力不足相勝。鬬而氣見。兩氣不足相成敗。而智見焉。[illegible]而[illegible]之。鬬料之於未萌。決之於將亂。左右莫測。方員不窮。吾意非讀書者。恐不能至是也。如陸機房琯輩。坐談文士而已。其得於書皆發之於虛辭漫說。至於沉潛而有備。從容而善斷。概乎無所知也。則其一戰而敗。固亦宜矣。余友徐允昇氏。將家子也。進退雍穆。若不勝衣者。至據論古今。風厲峻烈。皆見明於事外。人意所不能及。而凝坐一室。浸漬圖書。終日殊不厭也。嘗道四川。拜武侯祠。觀八陣圖。徘徊日光水影之際。慨然有作矣。余每與之見。則歎曰。此有用才也。或者稍其為治世使公子。未足以知其人。夫知人於已用之時非難。知人於未用之時為難。其人已用。賢不肖皆著白天下。有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人未用。使捷者似智。流通者似才。而端厚有容者似愚。抱璞不施者似拙。欲從而知之。此所以為難也。余雖不才。而知人之明。頗不讓於世。若允昇者。異日出為天子將。吾知其無負於國家也必矣。豈世之崇文翰以自飾者可比哉。今年。允昇往四川。侍其親藩收公。此人子之常也。予故不言云。

3

送曹國公北征序

嘗讀宋史。見太宗有治天下之德。而無治天下之慮。當是時去五代未遠。謀臣健將。熟鬬於干戈者。十尚九存。擁契丹之崛彊

不。一舉滅之。乃狃目前之安，恬予與之相忘，以貽後世子孫無窮之患。澶淵之役，吾知非得寇準，則宋之南渡，有不待高宗時也。夫安不生於安之日，常生於不自安之時。已不自安於天下之未形，逆以為之所，斯能享至安之福矣。太宗之見，何其不能滿也。皇上以天眷之隆，收攬海內豪英，掃除胡虜，屏息塞外，遂撫有方夏。制作禮樂，可謂治安者矣。然聖慮所慮，若四一藥未除，猶足妨治。況今之胡虜，又非昔之契丹比也。何者？昔之契丹，酣豢於北，譬如惡獸，以北為巢穴，出而何人其盤也。今之胡虜，肉得中國，已百餘年，則視中國為巢穴矣。一旦勢窮而遁，常如失歸之獸，磨牙振鬣，倏風悲嘯，豈有尋隙之間哉。討之之兵，有不宜後矣。竊議其可討之名有三，吾必勝之道有四。天無二日，尊無二上。彼夷狄耳，敢冒帝號，兀然南面以行天子之事。一宜討也。彼既無中國，乃虛名其士，署中國官爵以居之。二宜討也。彼不知有天命在上，尚妄有所覬，使我邊鄙之民，烽燧之設未息。三宜討也。以吾方盛之勢，來彼至弱之餘，有如太陽方升，爝火之光，何能是。必勝之一也。彼立國之初，人自能闢，及富貴已成，銷溺懈於其中。有如病風之人，志雖有在，而力不能動。是必勝之二也。彼素無紀律，急則星散，緩則人聚。大兵碎臨，緩急莫測，首尾不救，各將自將矣。是必勝之三也。彼素無上下之分，忸怩所向，閒而誘之，皆拔陣來歸，不半年勢孤力盡，真成擒矣。是必勝之四也。彼負三宜討，惟恐吾力不能勝耳。力既有以勝之，如之何其可以度外視之乎。且以皇上獨奮廟斷，合天下征虜，吞任良將，其必滅之，乃已深思之慮，豈刺刺然所能及也哉。曾閔李公，實奉命以行。公之先王，嘗受征胡之寄，大軍未出，彼已胷遁。及長驅往逆，妃后相臣，皆為我擒。至今武臣，名皆戰慄失色。公以英銳之資，抱文武之善策，高下在心，制之在我，而敵不得遁。試知在死生者也，以是逸才，繼先祿之謀，況今當大國威靈，區區胡虜，在吾目中矣。語曰：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非常之人，世不易得也。若公者，可不謂其人哉。將見成功而還，凱歌奏俘，還告先王，余雖不學，尚為公侍之，使天下知世臣之後，在唐不獨李愬，在宋不獨曹瑋，而公之名，且與之俱雄，百代下豈不偉哉。

送汪先生序

新安為子朱子故里，其學者皆崇尚經術，如雙湖、庭芳、雲峰三胡先生，定宇陳先生，古逸汪先生，暨克寬汪公、仲弘倪公、子常趙公，皆通明朱子之説，因朱子以達古聖賢心法，發越經旨者為全書，昭布天下。學者寶之，用為求道入德之端，豈世役文辭以自炫，持揣摩以捭闔斯世者可比哉。春坊江先生，世居新安，其上世祖與朱子為內外姻，早從古逸先生遊，而雙湖、庭芳二先生，則聞而知之者也。雲峰、定宇二先生，則見而知之者也。若

江倪趙三公。則又親與之爲友者也。故其得朱子之說爲名據端以擲緖。挈衆以會一。涵之廊之。浩浩乎其盛矣。嘗讀經山中。負笈來從者。相踵於道。以是名聞於上。召授春坊官。日侍東宮。動進獻謨。皇上甚嘉重。會今年疾疢。勅賜致事而歸。公卿大夫士。莫不咨嗟以爲榮。夫壯而仕。老而致事而歸。此亦禮之常也。然。聞古今之致事而歸者。非徒歸也。閭里小子後生。傳考學而問業焉。是時道術已明。所學者固無岐僻之煩。猶有待夫考問者如此。況當今道術散裂。才高者蕩而爲空虛之求。誇言盛說。動以王伯之佐自許。及與事會。莫不迮迮例謬失措。才下者瑣固然自守。視出戶履坦坦之易。猶丘山之重也。是用之者無實。守之者無用。望夫賢師友也久矣。其得如先生者之來乎。一山之隅。一衆之聚。固知先生未能舍蛇而雜也。夫學之不致。非學者之罪也。教之者之罪也。譬如影之所隨者形。形已傾然。安望影欲端然有立。雖日求之。不可得。故世無志不學。惟患無師爾。當今之師。舍先生其誰哉。先生之教。必有異乎人矣。將才高者不至於蕩。才下者不至於狹。用之而有實。守之而有用。使人指之曰某也賢。某也才。某也行己有本末也。如此某也立朝不可回撓也。如此某也撫民有德惠也。如此皆先生造就之功也。則公卿大夫所以榮先生。又豈今日一歸而已哉。右雖不學。得與多才相周旋進退。不亦幸矣夫。

靜學齋文集序

天之與人。富貴名壽。皆不甚惜。至於文章。則甚惜之。何也。一代之間。列土上公王封大國。而年至上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士。不過三數人。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賢其文而傳之者。無幾人。夫以天下之大。能者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者。又不過幾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於世若是之寥寥也。嗚呼。我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賢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於無。生無於有。世之顯者可僞之。沒世之沉淪者。可使之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誅。鬼神不可得而知。浩浩乎與天地爭功能。蓋天地非不大。至精至純之氣。不足以生斯人於世。雖欲不惜之。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惜之也甚。故生於世也少。理數然也。今夫生數百萬於天下者。何損於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幻。因是人而淺。將欲不惜之可乎。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麾革莽。則漲乎於人見。夫豪官勢人。甘爲奔走之不暇。殊不思彼可尊。我可賤也。天何生彼之多。生我之少也。生之也少。則我之尊於彼也多矣。難在飢寒。猶爲可貴。而乃爲抉屈抑。何不自惜之甚哉。余觀古今文人。其不屈者鮮矣。雖韓文公之賢。猶不免此。是以未嘗不爲其太息也。陳亮所采之文。其嚴正也。如大儒之秉禮周旋必中矩度。其和通也。如巧夫之星使斂散反覆之機。轉移之間。又非在

已哉求之於世如原采者無幾人原采嘗言趙孟之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所羨使吾文如古聖賢是吾心也其氣節廉隅唯不為世俗所屈疾風破屋斂衾而坐誦猶不止原采豈無心人哉蓋天之所與我者甚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自重者非恃吾所有以驕慢人世乃所以重乎天也昔傳說之欲見陳后山如后山之賓懷金往見一謁之頃金竟不敢出甚矣欲之之如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今誦后山之文不敢原采其后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嗚呼世習日下士不以文章自立皆挾以為取富貴之資而已耶得如原采者而友之豈非吾之願哉故序其文以見其可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松竹居詩序

余家天台山山宜松竹當秋冬之交霜雪雜下萬木盡脫枝摧根開無復榮意而松竹獨青然改色余時盤旋其間歎曰此物中之類當公也霜雪之慘孰與生死利害之急公處其際略不為動以方集之衆而抗安祿山虎狼之師以孑立之迹而死盧杞得君之勢以單車之使而都李希烈逆命之威累挫而益厲至死而益明其與松竹之不變者何如哉余於是思公之不可見見二物即以禮公者禮之而世之來時貢累翁：陽溜下色然視人有衛態及時累既窮逸乞人無愧顏者翁則不知以竊曰翁豈者謂余曰人貴於物也尚矣子何獨貴物而賤人與余曰吾非貴物也貴物之似乎賢者也吾非賤人也賤人之不若乎物也使人能似乎二物吾將師之不暇豈曰貴之云乎哉者聞余言悚然驚退及環天下求欲可語此者蓋鮮今年江西翁士白氏見予曰吾有居沙地居左右皆松竹吾鄉非無他草木可愛玩也然花妍葉秀者惟貴富家所取而抗簡不附如松竹者亦不我厭也嗚呼物孰不得天地之氣而生而松竹也得其氣為多故能閱群物之榮枯而不與乎同其榮枯也亦如賢者與人同生而不與人同其生死人果能以賢自立物果能如松竹之自完則又非余兩人之志也哉惟其不如宜乎士白獨取松竹余獨貴夫賢者也士白志完而氣清觀其所尚則其為人可知矣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士白其庶幾賢者乎

贈醫陳仲安序

余出遊天下臥病都市心中惛，而內沉手足不可疾舉召衆醫視之皆曰此風證也遂以風藥投之而疾愈甚一日夜夢一醫冠裳甚古來謂予曰吾神醫也神謂子有節義於世當有所立故使吾來視子子所患者氣也氣橫於中而不洩則血滯其道而不能行是以內沉而外重也然非湯藥所能已鍼石所能治惟以術劫之試以平旦使兩從者挾之以御疾趨數十里乎足不停止則氣復於流血順於道病可愈也余曰斯病書於何書斯術載於何方乎翁歎曰天之生人有斷不同人之得病亦一

齒不同藏之若忽之間機之卒然之際豈書所能盡言方所能盡載乎書不過言病之略方特載術之粗耳使讀書可以為醫則今之有知者窮日夜於此而泛觀其文博采其說是可以為醫矣而俞跗何足為奇乎使檢方可以為醫則今日頗知字書治檢方之所在以治人之病是亦可以為醫矣而越人何足為高乎惟其不由於書不依於方變化生於一心死生在於俯仰此二子所以高絕天下環古今莫能及也蓋讀書以為醫者猶儒者讀書之士依方以為醫者猶儒者科試之士彼非不言聖人之道而不知聖人之道果何如也彼相不言治天下之畧而不知治天下果何略也惟其平昔用功者在言而不在心故也

余聽其言竦然既而覺明日遂以其言試之果驗因歎曰醫者一術耳其精微之際書固不能載況為聖人之道如不會於心不體於身而欲求之於詞語間此者書科拘之士所以見嗤於通論也而宜歟吾以是默考天下醫者依方以治病者十常八九讀書以為醫者十常四五能得於心者十無一焉則知物惆吾儒者無其人而醫者亦無其人也嗚呼大道缺裂日習紛、皆就於下則余心之可觀者豈獨醫而然歟今年聞有盧氏子名道者年甚少得疾甚奇其外父王君處善曰吾聞陳先生仲良治人多矣請之來必能起是子也遂請陳先生先生視之曰兩無憂也因投以劑不數日而病愈不識先生之治人果依何方果由何書乎抑亦所得者在其心乎余雖不與陳先生相見聞其治人之效則其平昔之所用功者固不在詞語也余他日道寧川訪吾諸友因詣陳先生各書所見聞相與共論焉可也是為文以先之

贈趙怡雲序

天人相與之際微矣謂天之高不通乎人人之卑不係乎知此皆偏人之論也昔老成子學幻而歸遂能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四時冰雷天之所有也將天遠於人乎則四時不為老成子之幡校也將人遠於天乎則老成子何以能造冰起雷也然則天與人固未嘗相遠也晝隨床而月暈缺鯨魚死而彗星出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以一物之微尚通乎天動星象召物類況於人況於得道者之心不流於欲確於事湛然與天相與流通者乎宜其呼吸間足以動天地召雲雨者如怡雲趙先生學道龍虎山而歸通郡不雨郡父老至其家而請曰吾聞學道者將以濟人也道既成矣不知所以用與無道者同今三月不雨萬姓嗷嗷待子一起怡雲曰吾仰觀俯察之際知民數有未足也數有不足雖天不能雨而況於余乎父老曰雖然子不可不起也遂強致之龍頭山中設壇怡雲曰三日當雨雨不沛然禾亦少蘇矣既而果然人咸謂怡雲非惟有致雨之能而先見之明亦人所不及也予在鳳陽友人宋述古嘗與余言

少讀書龍虎山中。見有道士五六輩。偕髯古貌。抱藏奇術。皆如老成子之流。惜予不及見也。不知怡雲亦皆嘗師之否乎。雖然。術可得而師。心不可得而師也。心苟正矣。雖無其術。猶足欲天地。況兼有其術者乎。心苟僻矣。雖有要妙之術。思動一物之微尚不能。況於天地乎。余嘗宿廣寒祠下。夢一老翁指余曰。子知人心之妙乎。不速而至。不運而化。入無朕不為細。被無垠不為大。心乎。寧神之極。抱氣之全。其將游於無為之天乎。余慨然而覺。冷然而悟。固未嘗以此語人。若怡雲者。其可與共語者乎。吾將脫棄萬事。與怡雲道遙無極之境。則所謂動星象召雲雨者。亦吾術之粗耳。

送趙孝先先生序

水所以載舟也。舟所以載物也。以萬斛之舟。江海可行也。欲行於淮溝之間。雖挽以萬夫。亦不能移步於尋常矣。以如山之物。載以萬斛之舟可也。而欲以河堅之陋艇試之。雖愚夫愚婦。望而知其為不可也。何者。所載非所任。所任非所勝。故也。古之大人君子。如諸葛武侯之興劉。如郭汾陽之再造唐室。如富韓之輔相天下。功在朝廷。德滿人心。四夷八蠻。聞其風者。莫不景服。後世有志之士。想其德音。恨不執鞭與之從事。是豈尋常才器所能致哉。其積於己者。譬若天地之涵育。如造化之變生。雖有至大之物。不能踰吾涵負之中。雖有至梗之物。不能化吾變生之際。是以稜於其事。見於其功。若是之烈也。彼妄庸之人。粗有可稱。而不審其才不足以當大事也。驟欲以武侯諸公之事加之。其能有成功乎。而妄庸之人。不思己之才不可以當大事也。苟媚於時。處天下之大任。加於其身。至於任重而功不稱。如鯀之治水。如殷浩之將兵。大或至於殺身。小或至於失名譽。為天下笑。嗚呼。是猶以陋艇載如山之物。灌溝行萬斛之舟。雖欲不敗。不可得矣。然或不敗者。特幸焉耳。是以吾夫子之教人也。必因其才。而弟子之學於聖人也。必度己之才有能於是者。方曰某於是似有所長。不強心以望其高。亦不狠心以處其下。有可以治軍旅者。有可以為小國者。有可以相朝廷之禮者。與日言不負其才。才不負其事。譬若影響之相答。豈如妄庸之人。不思不度。遽然以大任而自處。至於敗哉。今之學者。無志固不足論。有志者。兀坐筆研。動以伊周自處。至武侯諸公以下。撞不為意。遂使天下之人。指為迂誕不信。其誰之過也。孝先先生。自少讀書。才器深偉。求之同列。鮮克比之。至於人事萬端。料之於未萌之先。剖之於將成之際。十不一失。抑亦可謂世之能才矣。而孝先先生猶歉然自視。吾知先生不見用則已。使其果見用也。當有所立哉。嗚呼。人之所貴者。不在任之大小。爵之崇卑。而在才吾才高下耳。吾才果高矣。雖處小任。猶貴也。吾才果下矣。雖處大任。任過乎才。徒反為人之羞。尚何貴乎。孝先其知之矣。孝先

姓趙氏宋桑偉觀三十三世孫云

送林思度歸隱後序

人之貧賤富貴皆天也世之不知天者則曰彼漢漢在上何預乎人人之貧賤富貴皆係於力之强弱耳于是用力以求富貴去貧賤者至用力愈多富貴不可求貧賤不可去則憂形於色戚戚然以悲嗚呼何不思之甚也原憲居魯於室蓬戶桑樞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自如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曳屣而歌商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彼二子非不知富貴之愈乎貧賤峻宇雕墻之安乎陋室狐貉黼裳之榮乎縕袍執壷引漿之養乎匡坐曳屣也然皆順而受之者蓋知貧賤富貴天之所命莫克禦之所以安乎天也吾心既安乎天則加乎之關莫非精義之融液至理之流行匡坐而絃曳屣而歌足以自樂又焉知孰為富貴孰為貧賤乎此君子所以貴乎知天也若吾友林君思度其知天者乎思度古衣冠族也通經學古工書與善詩詞世之落落知名者未之或先僑居白雲山之陽有年矣人勸之曰以君之才少屈辱之則富貴可立致也思度曰吾世居黃山之新墟有弊廬焉非葺之可以蔽風雨有田數畝耕斂之可以供朝夕有園一區桑麻之可以樂寒暑仰天之時因地之利雖措以老焉可也吾何以富貴為哉於是歸所從來挐舟東歸將友麋鹿伴魚而安心焉嗚呼其可謂吾知天者矣其亦異於世之人委天於漢漢而戚戚於富貴貧賤者矣雖然嘗觀復之卦矣剝盡則純陰為十月之卦而陽氣以生積之踰月而陽體始成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此陰極陽生之機否極泰來之象也故曰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君子於斯之時當亨亨道焉吾知林君其自今以往不為卦之復乎富貴之來有所不能辭矣 右雖不敏尚冀為君他日大書不一書也林右序

遊巾峰後序

洪武壬戌七月望夕雲漢開霽月色皓然特異於常蘭莊葉先生與吾友同遊郡城南之巾山臨絕頂俯眺萬類胸中廓然不知此身之在人世也或曰樂哉斯遊乎子曰以遊為樂是樂生於遊明日遊矣思今夕之不可得反以為悲者有之知則斯遊也生今日之樂少於後日之悲多如何吾徒之心若是其漂滯乎獨念吾徒散行天下或留於蜀或留於越或奔走吳越齋霄之境驚風駭浪憧憧往來蹤跡邈焉不相及矣今一旦見偶於遊物得皆歸故鄉極乎談笑盤桓於山之頂持酒爽猶俯仰天地之無窮古今變化相與之無盡而皆賢之已遠慨後生之未來則吾身之寄為何如斯遊也樂乎否乎若以遊為樂則今之并大翰好清散之為也而謂吾徒哉皆曰子言然也遂相與賦詩各一首蔡君既為之序余特記其書於左右云

遊學齋文集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流者，衆人也。知世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淪溺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為世俗之所浸溺，而吾一行一言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動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挽者，亦安焉妥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脩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焚坑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倡為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又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雄才，竟不能為天下變。至程朱諸君子出，一掃陋習，挽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憣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於邪說，來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如宵行，何由覩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禹稷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割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割天下之事，是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益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 之徒，屑屑於布衣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欽之，吾儕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世，學者則異於是，沉圄前朝之故習，竊成說以為文辭，雜佛老以為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鮮乎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為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者，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者，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出，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希直見之，又豈非吾徒之所願也歟。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指其一事耳，舉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述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許廷愼詩集序

杜子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文，心之所出，心無所得，又焉知得失之所在。得失所不知，而曰知乎文，吾不信也。古之聖賢，千言萬語，皆寫其心之所得，故其大通神明天地，小入毫末，妙入鬼神，人得一家之微，為終身之用不窮。至於荀卿、賈誼、董仲舒、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諸公，擬諸聖賢，雖時或有偏，而其

江涵不測變流不滯亦非自外而至故其言猶為世尊艷何也言發於心心之所得雖未如聖賢而其所發也亦不謂率爾而妄言者矣此天下後世亦莫得而廢之也若楊雄王通之才不足以及此識不足以知此始則以鑽刻為工取聖賢之言章模仍範傳於天下其曰太玄經者以配易其曰法言以配春秋其曰文中子者以配論語其意謂聖人為天下之所尊也冀天下之人相謂曰彼乃欲與聖人配則其高可知矣是假聖人以欺天下僥倖於一傳嗚呼是猶取土以狀人其形面呼足人也察其神氣則無矣抱童子遠而視之猶曰人也近而視之亦知其非矣雄通之言是欺童子之遠也將傳於天下可乎哉吾是以知有得而言其言也雖少猶足為世貴無得而言雖致多累千萬亦徒勞勞耳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矣尚何以模範為事哉 皆無得者也世之能知此者則吾友許君廷慎乎廷慎少業科試會有感曰詩不足以發明成業遂取六經及聖賢之文讀之數年不覺胸中浩浩理融意柳淵澄藏積吐吞呼吸力不可得而制也事不可得而泄也於是觸時遇物肆而成章至于中橫下上顛倒攲正翕散之際莫不如其意之所欲為於世之吟弄風月為至妍妍草木情思為工者皆不暇顧也故其詩知隆隆振遠邇此豈得於口耳之淺哉要其心之所得有不自知其至者矣嗚呼吾思少時與廷慎同學廷慎長余一歲爭趨戲為笑樂焉知其至此而余也愚日偷譬如盛盆盎待秋雨之一漑而不可其視廷慎寧不恔然於中心乎吾知無能及矣故書此於篇端為異日歲月考云

洪武庚申夏五月廿八日同郡林右序

許廷慎詩集後序

廷慎在鳳陽時嘗讀杜詩忽然悟曰古人之言乃在是矣遂斂其平日所作向火焚之自是歷年不作一語惟晝夜誦想幾至忘食寢人或以問之皆不知所以答騃騃似木偶人一日呼童子研墨甚急大書所作感興諸詩極其宏壯時江西劉先生子憲以詩自罰見而歎之曰是子且來逼人矣予因取觀之誠非近代人語也間其得何法而然廷慎曰法可言也法之意不可言也上士用法得法之意中士之法得法之似吾誦數用法矣如是而起如是而然如是而為開闔如是而為抑揚頓挫如是而為輕重高下意之所至辭必與俱固未嘗固乎法亦未嘗廢乎法也古之藝人如庖丁輩千變萬化皆隨其心乎所出無他焉亦為用其法耳由是而觀天下之術未有不用法而神者也余雖知其言之美而不用其言者矣會別歸廷慎日有名及去年相見蔡淮上探敝囊中得錢二百沽市中酒相飲寓舍廷慎執酒稱篆子詩其首數語曰少時結交友悵悵長憶君何期夜

來夢。復接平生，歡握手步雲閣，示我高世奇渾雄脫凡近要妙幾通。與余歎曰：吾豈文士也耶。廷慎曰：子非文士，豈有經濟和如古豪傑者乎。子曰：吾雖非古豪傑，亦不願為文士。廷慎笑曰：吾別林生久，不意其狂態復發。已而又曰：子雖狂，大丈夫立心當如是也。拘拘文字之末，抑可悲矣。時夜已二鼓，各擁衾而臥。明日散去。俱迫於職，雖時時會，竟不如此時之歎接矣。未幾，兩廷慎得病死。將死，曰：吾以藁累子。余謹藏諸篋中，未嘗敢易出也。出則必大哭失聲。思沙時與廷慎同在邑庠，廷慎穎悟絕行輩，獨奇予可交。抵其死時十有四年，中別去者惟二年耳。然又以書相問，也語相通也。豈如今竟不可復見乎。是以思其居處，思其咲語，猶足以起人哀慕。況其手澤之存者乎。嗚呼，廷慎已矣。聞雖恍忽見於夢寐，覺視枕席，惟月露淒然而已。豈不可哀也夫。豈不可感也夫。

詩話

吾友許廷慎以文學鳴天下，尤喜論詩。嘗與余論宋元二代詩文，曰：人皆謂宋之文高於元，元之詩高於宋。殊不知宋之詩亦高於元也。若論詞語工麗，音節瀏亮，宋或不及。至於說古今道事理，輕重明白，豈元諸公所能及哉。大抵李杜大家所以高於人者，豈止音節詞語也。其卓然之見，足以蓋絕天下。元初諸公猶或知之，至張仲舉之徒出，無復知之矣。余深然其言。近與人言之，感慨然不得。今年袁君來，聞論及此，見至言也。宜常人所不知哉。古謂大言駭俗，自駭爾。觀此益信。許廷慎一日與余同論柳詩，至登柳州城詩云：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是何其大也。其接聯云：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豈茫茫愁思正於芙蓉水薜荔牆。又何其小也。其大小不倫，類如此。若李杜大家，必不爾為矣。廷慎論詩至多，余皆忘卻。今日偶讀李詩，忽憶得之，故錄藏篋笥中。欲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送沈公桓序

唐史稱韓會、盧東美、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略，以王佐自許，天下號為四夔。謂其道可與古之夔皋者侔，故云耳。其後四人獨造果相德宗，惟是固位而已，未嘗見一策、著一謀足以利濟天下也。以是知處士少小相聚，妄作名字，相呼誕為高概，其中實未嘗有也。宜其一出名負乎位，為天下後世所指笑。而其中果有者，亦豈肯贅言其自高也哉。余少與公桓同在邑庠，公桓姿儀開爽，與予交最密。其相負志願亦頗自大，視古今英傑偉人，將相天下，功重業崇，則曰吾未用耳，用則未必不與若等。其擬擬渾流者，不一睨目顧。觀人或見余兩人，亦以能相期許。而數年來，予兩人奔走南北，足跡乎其所接，口嘯乎其所歷。廚人，衛子，皆衛易，而偏之矣。鄙相見用，猶閣麾者。此況偶見耶，以是知少時所志，未與世事，惟見乎已，不見乎人故也。嗚呼

萬頃之陂一碧千里光際天地而渾涵無驚尋丈之峽阻以利石則洶洶然奔號日夜淫注之驟沉雄終日若無能忽至一舉足則瞬息千里而下乘凡駘振發長鳴縱步不盈百武已困矣何者所負者大則其所容也不露所志者遠則其所致也不易若夫尋丈之峽下乘之駘雖日號鳴誰信其為大器遠涉者哉回思予兩人何異於是知無能用矣顧衡有廬一區有田數十畝深耕其中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畜妻子指其餘足以及親戚鄉黨席蔭而坐臨流而詠園落脩整雖犬不夜驚復得天少假作御一壽如韓子所謂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於既死亦余兩人之志也公桓歸矣當黃冠野服笑待予於瓊臺雙闕之間乎

送林序

物有可用雖在荒陬遐壤之間負險抱危不即乎人人將即之以其有利於用故也苟無可用雖高自譽美求人之用不可得也士之於世亦然已有可用之才耶雖斂其聲聞不求世知世之欲有所用者有不得而舍我也已無可用之才耶雖奔走大人王公之前求一事之任一爵之榮譬若賤物之求售醜女之求容免人之厭憎足矣尚何望其用我乎故曰人不患世之不我用惟患我無可用者耶彌戚悲歌於飯牛之下齊桓公取而用之得伯天下段干木自藏於魏魏文侯致祿百鄉時往館之適其廬必式秦人聞之不敢加兵賢者有利於國也如是為國者將棄之而不求可乎彼未嘗求於我也因其不求遂置於漠漠是齊終無以獲伯者之資魏終無以弭秦人之兵也大凡求人賢者必勝物也求人而用我者必勝士也吾郡林君讀書黃山之陽未嘗求聞於世也以才貢于朝出貳大府之政既而以例歸有司又迫而遣之林君豈欲世之用己也哉然其智足以見遠才足以有為氣足以有負世雖不用不可得也雖然燭遇晦則有光藥遇疾則有功賢者雖不求世用用之不獲所遇亦不能成功立業者矣此漢文所以歎李廣不遇高祖之時不獲萬戶侯之封也夫以林君之才遇當今之時正志士立功之秋獲封侯之榮有不在此者乎

送宋行義序

余以山林朴野之資不更事〻妄為友人所薦遂校職閣門下閣門諸君子皆自謂俊英言出而風生動至而機動步趨起捷者轉丸視余長衣大帶訥言澀步者豹不相與嗤之是以言無所與謝也行無所與謀也惟惟然以無無未數月會偕宋義行氏亦以明經校此職至其所為視余有加人之咲余者四將笑義行矣予二人既為人所笑遂自歎然相得且則同出業則同歸坐則同席行則同途至於是非往復然不然可不可皆與同也同之日久則咲之者日衆矣因其咲而余兩人亦相對大笑不知彼之笑我也我之笑彼也今年歲將選侍親王文置識

論駁。軼出。甚見寵遇。而同類且交稱其才之美。嗚呼。人之身一。年之間。爾何才與不才之遷變哉。蓋人有能有不能。千尋之木。以構大廈。凌雲雨。臨河而釣。不如一竿之竹。萬石之鍾。根風而響。擊撞山谷。負粟而炊。不如三斗之釜。何也。才既不同。則用亦不同也。義行明春秋。知聖人予奪之旨。古今成敗之由。禮樂出入之故。又旁通藝文。其釋煩冗。就優游侍輔之職。宜其上有所寵。下有所稱也。雖然人處不才易。而處才難。不才者之不能。人無咎責。不過一笑而已。才者之所能。有未至人則責之容者矣。是義行今日之所處。尤難於前日也。若曰吾短於彼而長於此。恃其所長。而忽於所可畏。利思其易為也。傳曰。衆口鑠金。積羽折軸。不亦其可凛凛也夫。

送錢先生序

吾台郡在江右海。地靈人傑。而故家大族。皆環處其間。其尤者曰錢氏。錢氏武肅王之後也。曰韓氏。魏公之後也。曰曹氏。曹忠惠王之後也。曰謝氏。謝晉王之後也。其他將相文武大臣之後。莫可勝數。歲時子孫嬉遊里閈。衣冠文物。雍容可觀也。歷數百年。屹然與山川爭高。久傳而不竭。亦可謂盛矣。余嘗排徊諸大家。與其子孫相往還。而於錢氏尤密。錢先生克邦。敦厚好學。吾邦所仰信者。恒喜余至。則出先世所受鐵券。及五王遺像。焚香啓函而觀之。金書焜煌。衣冠尊雅。想見其前史。因歎曰。當五代時。天下割裂。生民日蹙於干戈。惴惴焉莫必其命。而錢氏保有吳越。且將百年。息智偃勇。與民相忘於衣食之鄉。其陰功盛烈。及民者多矣。宜其家若是之盛也。視彼同時之人。日為身謀。而不為家計。日為家計。而不為民慮。乘時以逞欲。欲盈而不厭者。今誰身誰家也。是知志得於一時。而未必志得於後世。而欲後世之得者。其無為一時之謀乎。世之事君者。觀諸先生之家。亦可鑒矣。予別先生已久。凡於所過。恒矜而誦之。近臣以先生名聞上。召授建昌知府。夫府之所任重矣。今夫業文翰者。決闕於千百中。得之不過職令佐而已。而先生一旦遽臨乎府。豈不以先世事君字民之志。欲先生推之於今日乎。嗚呼。忠者先世事君之佐也。愛者先世字民之志。先生其知之矣。則夫世之為人臣者。德業尚有過於忠愛者哉。

8

送浙江大理李侯序

予少讀韓非子。觀其論治民之道。意謂天下之民。其初未嘗有善心。然不敢相為惡者。率恃吾之法耳。民之性。其頑也。譬如金鐵。金鐵非陶冶不能成器。其曲也。譬若木石。木石非匠石不能成材。民非法不能自理。故曰以法治國。繫楷而已矣。余初喜其說。至考之於古。能造法者莫若商鞅。能用法者莫若張湯。法之所加。不阿上。不凌下。意謂是時天下無闕民。而民之犯法者日多。日之用法者益衆。紛紛並起。智者游意於法之外。私者為

患於法之內民有不勝其病者矣是以知民非畏法也治國者固不可無法恃法以為治則非其道也古聖人知其然一則曰德教二則曰德教誘以禮樂之化申以庠序之教而民皆相與吾德教之中至有不率教者然後加之以法法非聖人所急也故民之犯法者罕見譬若大海波濤洶湧居海之民日與海俱出沒波濤之間未嘗有懼色使平野之民卒然臨之則神飛膽落矣在鞍湯之時民之見法猶海民之見海豈有懼心哉心無所懼宜其犯法者日衆聖人之時民之見法猶平野之民見海望而畏之有不待用法者矣此其效也以法治民則民嘗玩吾法之行以德化民則民嘗畏吾法之至不患吾法之不備而患

吾德之未孚也聖人之心也我皇上之有天下也知法之不足恃於是廣敷德教凡訟訐者皆屏於外於盛選賢才為天下理官令浙江李侯其一也浙江土壤人民之廣半天下詞訟倍之侯不以法急其下不以法慝於衆反復乎仁義之言拳拳乎天理之說民之感德自新者衆矣吾郡糧儲越年未足大府檄侯治之侯至進父老而言曰民之久逋於官豈其本心也哉蓋其貧無所出耳既無所出則有司日夜以刑繩其身是以愈困也遂放以歸與之期民歡然趨之如期告納民心豈不善哉然其不善泊物劫上者以不善待之是以民亦飾詐相善也韓非以為民不嘗有善豈其然哉以是吾益知其為說之非也雖然秦漢以

來為天下守法吏能執法之堅如韓非之說者固少矣況不為韓非者乎此侯之為人更千百而一見與日輔相天子出大化於天下使天下皆知聖人之道皆知韓非之說為不可行是余之所深望也侯精慎廉通讀書種文嘗為名太學生云

孝友堂詩序

自三代以降世之為學者持縱橫捭闔之術取封爵富貴榮其身家風驅電掣則世相呼為丈夫男子習文辭張弛古今出入幽微豪視天下則人相呼為大儒先生至有律心於體言不妄發行不妄動其事親也甚嚴其處兄弟也甚至不越名教不治世貴滿乘日有以究其為學則人皆指其悃隱民嗚呼此道德

所以日濁風俗所以日靡也其流俗之弊至有以為漢相之尊其體無敵坐見於其下有僭僞一方指顧無上使父奔走於其前者尊卑倒置無復倫序君子有不忍言者矣民生其間欲望見如萬石君父子者已不可得況欲望如三代以前之為學者乎故非有卓然特立者鮮不為世所動譬如駭浪日奔非有固崖之隄焉在其能為保障哉吾郡雖僻處海陬子朱子屢至其鄉迨今學者猶能去華而踐實尚本而棄末二三遺老列坐田間彝倫之訓小子後生猶及見之四時丘墓書聲滿山谷中君子過焉殆有所取也王邦寧氏世為吾邦大族少已親染父兄之教其事親處兄弟也仰無所愧俯無所怍人鮮能及之暨長

歷仕至浙東憲僉親死即棄官歸曰仕以為親親既死矣仕亦何為乎其子弟請鄉之老儒教育之入其家庭尊卑少長雍雍如也因名其堂曰孝友夫孝友之在人心與生俱生非資富貴加盈虧非壯老而加損益推之南海而準推之北海而準但學者為名利所撼遂視為不急而孝風蕩然矣猶幸吾郡庶幾有存者而邦寧得與起於其間者乎此孝友堂所由作也予自知讀書慨然欲求聖賢之道於簡冊間守之於身推之於家邦歟年來奔走汨汨二親在望春秋代變不得一上壽於膝下紛紛多故時或為世所取其去本雖實也遠矣視邦寧得無歟然而慚汗乎

望雲軒詩序

昔狄梁公登太行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移時不忍去後之人狀其形於此宦遊四方不得朝夕見其親則做公故實繪而為圖以寓其思親之意心亦苦矣余謂人之有生內而心膂外而體膚皆親一氣所分也自嬰孩壯老皆親所養育也故一舉念一瞬目即吾親在焉又何待夫雲而後思親哉因雲而後思親是思親有乎時知以時而思親則鄉黨自好者不為也況公為之也蓋公思親之心因與雲會非因見雲而後致思也宋徐節孝先生以父諱石過石則避而不踐或曰天下用石多矣則避之而後孝歟先生曰吾豈固避之哉吾過之怵然傷吾心故不忍加足於上其亦公之心也哉遂陽庠生敏氏少孤事母甚謹有司以才薦諸朝仕禮部儲官至一飯之頃一語言之間念母不可見即涕泪俱下嘗曰吾以不才荷皇上恩德祿養之備將迎母至此然母老矣道途之間恐不可至將遂已於心心不能已也予是名所居之軒曰望雲蓋見雲猶見吾親也其亦人子不得已之心乎夫纂效古人當以心不當以迹心同而迹之所處者不在是無害其同也迹前同矣而心之所駐者或以不然未見其能同也當狄公之時武后擅朝僭干天位奕前唐室將已盡矣而公以一言遽移其心以幸張柬之之策以成復唐之功忠孝大節凜然於天下後世子敏尚有志於公又當以公之心向期待則雖未見其親不害其為孝子與不然功不立名不著則辱日加親所不過養親之孝耳豈親所望孝於子歟者哉子敏純孝人也才行傑出輩流吾知其異日所立也大矣

張彥剛孝廉詩序

昔漢之有天下患民之弗敦於孝也故設其科曰孝廉以處天下之士將誘天下之人皆知為孝之善其意可謂美矣當是時士以孝廉舉于郡國者累累有焉勇者至於割股柔者至于廬墓其俗可謂成矣然原視其初不過上以此求下則以此應上抑其果知為孝之善也貪其名故力致其實怵其所欲故強趨其所歸譬若賈者之於利利在於東則聚而之乎東利在於西

則舉而之乎西東西非有定也帥利從焉耳向使漢之設科曰文學吾知秀廉之士將為文學矣夫豈其本心也哉惟其不利於上之所求不獲於世之所棄躬行孝弟形於家庭者達聞里人雖不知己之行益加世雖不求己之道益者斯為孝弟然世之能如斯者余則未多見維揚張秀剛自天下兵興奉二親避居大同遷離之際奉養之具益備二親安之忘其居之遷也大同藩閫高其行義辟為佐書已而二親繼殁奉其柩歸葬於祖塋之側日夜號泣如見乎親雖至服闋其哀不廢繼遷浙江都司楊秀剛歎曰吾親殁矣吾季父繼死瓜州未葬吾仲父病歸鄉里我然無依吾其可久縻於此而不盡其情哉遂謁歸道瓜州負季父遺骸葬於親側進金帛於仲父曰兒絆小祿不得久為大人養幸留此為一日供仲父曰吾固衰朽無以報吾姪也惟願吾姪有子亦如吾姪之賢也鄉人言之或至泣下秀剛豈放此名於鄉里乎抑諛於世之所求乎抑亦如漢之士進身必由於此乎蓋誠動乎內行發乎外雖欲自已不可得也秀剛其為人賢乎哉夫孝者近而常人所能行遠而賢人所未能盡孔門高第游夏之倫天資之高制行之完人孰及之至聖人論其孝皆有所失况其下者乎况於後世乎此秀剛之行宜乎吾徒歎詠不一而足也雖然昔詩人之攄君言而不以攄其之功者重而以得孝友之行為榮故其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張氏之孝其知聊邀焉余嗣闕之將有好古尚之儒焉知其不以得秀剛之佐衛榮乎惜乎秀剛不遇古詩人而見託於吾徒也

送鴻福寺舜上人序

余童子時聞鴻福寺瑛公牧隱有能詩聲人得其詩皆環列拱視不啻如見外荒異物有識者往往造其室請問所為法是以其詩傳於台人者甚盛及余長將欲見公而公已赴高僧召未幾示寂大界禪寺矣用是未嘗不致恨於生之晚也今年其弟子舜上人過予於客舍言曰吾師臨終時閣維南他所遺舍利皆瑩徹有光吾奉之以歸將建塔於鴻福而力不足於是者數歲矣今訪道而還台之人以我師故庶幾乎能集我事也吾塔之建有日矣懷古人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余何也陶於情而溥於義遂有親君親如道路者矣況於其師者乎而學佛者尚於師也生則能事之以道死則能葬之以禮歲時奉祭則能盡之以誠凡一動靜則曰吾師之教凡一飲食則曰吾師之恩否是不名為弟子其徒亦擯斥之不少容昔人謂其學絕倫理而去之吾以是觀則其倫理固和尚絕也不然何上人學之於其師者是哉上人自少事公戒行甚嚴不撓屈於物累所至宗風洪暢人翕然尊之今且繼公主席鴻福矣余與日歸訪上人於山中尋公舊遊處相與論公之詩精靈不昧亦或足以知區區仰慕之心耶

酣雲軒記

吾自少聞黃山林養民伯仲之賢。常欲見之。已而見其仲氏齊民。朴茂人也。禱雨有感，子作序以贈焉。已而又見其伯氏學民。溫默人也。號其居曰盤所，余作文以記之。獨養民未與見。今年、忽寄書來曰：吾昆弟子皆有亭。吾雖不識子，嘗號其軒曰酣雲。計子以吾昆弟故，必不簡我也。予笑曰：予天下之窮民也。與世相棄也久矣。而林氏伯仲相繼有求焉。子言雖陋，得無以少侵之耶。嗚呼。天下之物，可以酣者甚多。而人酣於財、於色者尤多。日持牙籌，計較錙銖，雖利盡子人，意猶未慊。此酣於財者也。擇鄉之處子，妖姣嫽嫭，晝夕盈前。此酣於色者也。而有志者則笑之。曰：彼烏足以留大丈夫哉。於是南馳越，北馳胡，取利祿於朝，立聲稱於天下。此則酣於功名者也。而達者復笑之，謂生爲贅疣，死爲贅徃。一酣於酒，不知人理之哀樂，不知世道之安危，視日月之遞運，天地之茫茫也。凡是數者，皆有迹可見。故吾可得而酣。若夫雲，陰陽一氣耳。聚之則彌滿太空，不可得而拒也。散之則不存毫末，不可得而追也。果何迹可肆吾酣耶。嗚呼。有迹者有盡，無迹者無窮。有盡者可以有心求，無盡者可以無心得。世之人不能無心，故其所求者在乎迹也。養民不能有心，故其所得者在乎雲也。然吾聞養民之居，離雁宕不數舍而近。雁宕之山，高抻霄漢。四時雲氣浮游於其中。養民時攀援而上，據絶巘，攀山石而歌。固將與雲相冥會於太空之表者矣。又烏知雲不可得而酣也。不然。屈子喰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含朝霞。六氣果可得而喰，沆瀣果可得而飲乎。正陽果可得而漱，朝霞果可得而含乎。將以屈子爲妄人也。將以屈子爲實，其實不可得而見也。是其中固有不可言之妙也。豈俗人所能知哉。養民其知者乎。余與日巘當請養民而更論之。

觀瀾軒記

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水豈易觀哉。今夫水，奔而爲湍，定而爲渟，深而爲淵，既而出之則爲川爲河，大而會之則爲江爲海。指童子而問焉，莫不能曰水也。是水若可以易而觀矣。然君子之觀，則不在於是。觀其演漾澄泠，不傾於世之所可傾，不撓於物之所能渾，有似吾心之潔。觀其浩然直前，犯山陵，摧木石，闢聲震撼上下，如怒雷奔擊，有似吾心之勇。觀其中涵外明，澄鑒萬類，來不爲禦，去不爲節，有似吾心之量。觀其支流所達，灌溉庶物，有似吾心之仁。仁以利生，量以容物，勇以赴義，潔以處己。君子之觀畢矣。所觀雖在水，其所得則不在水也。至於聖賢之觀，則又不然。觀其瀾則知其源所從出。因其源有以悟夫道體之所至。道則充天地而不爲大，斂之於吾心之微而不見其小。視夫曰仁曰量曰勇曰潔，亦道中之一事耳。嗚呼。水豈易觀哉。水非難觀也，道難悟也。將以水爲道不可也，離道而言水亦

不可也。目之所觸，心必與偕，道其在水乎，其在我乎。同郡沂齋申先生，居於澄江之濱。朝焉而趨來冠蓋，倘徉江岸，歸僕則倚石而坐。有賓至，相與汲水飲之。暮歸啓軒憩，鑒水微吟，且曰，吾始與水俱化矣。因名其軒曰觀瀾，俾余記之。予生質濁下，如在泥塗。豈能知水。水且不知，又烏能知道。異日有問津而過者，貴中求與之言，則觀瀾之義，當何如也。天台林右記

愚軒記

傳有之，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巧辯至于大，則竭天下之人，無以復加焉。然而舍曰非邪，而乃示之以拙與訥焉，豈其韜光之德，爲進脩之具而然歟。其意以爲我雖巧，恐天下以巧攻我，因而敗於巧者有之。吾雖辯，恐天下以辯攻我，因而敗於辯者亦有之。故不若用之以拙，使其視我若無所能，用之以訥，使其視我言若不能出諸口。彼則必易而侮之。彼人之至愚者也。吾何畏彼哉。於是竭其所有以攻我，我徐而待之，不疾不厲，消其意氣，摧其鋒鋩，於語言謀畫之下。嗚呼，若是者其果愚耶否耶。吾友剛宗傳氏，變機若轉丸，論議若風發，博學攻文，與世豪傑相驅馳，不啻夫駃騠於曠野，雲飛電掣，而驚羣辟易，不暇及名。其所居曰愚，人皆疑之。予曰，此宗傳所以不可及也歟。使宗傳之巧，雖足以蓋斗人，其辯雖足以屈斗衆，然其心一是之恃，恃而必驕，驕則人且叢而謀，群起矣。以一身之微，而與群衆相從事，雖有神人，亦不善其後矣。而況於人乎。此宗傳所以一示人以愚，而人孰得而測歟。世之小智自私者，恃其所有以自衒，卒陷於愚中而莫悟。其亦可謂愚矣。如宗傳其可謂愚者哉。不然。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人見其不能也，不用也，將謂其亦愚人矣乎。天台林右記

芥舟記

物以有用爲貴。物無所用，雖君子不取也。況以不貴之物，假有用之名者乎。譬如舟，取其適海也。然爲舟必擇於名山，聚良工而後成。吾友謝敬明氏，乃欲以芥爲之。芥小草也，果足以爲舟乎。縱爲之，果足以適海乎。是非以不貴之物，假有用之名歟。雖然，此物耳。假之不足以欺世。吾嘗聞一士，少學巨野中，躊躇四顧，皆莫與爲敵。遂慨然有用世之志。歎曰，使吾得用於時，當變化融液，如伊如周可也。下至蕭曹房杜，不足數矣。日：諸人寢傳諸郡，郡即其所居而聘起之。天下莫不仰望與其遺澤之及。至稍臨之以事，則彷徨無所措。世相傳作笑語，皆相戒曰，毋學此士。嗚呼，大言遺實，誇志盈加，尚慨斯人哉。此王從所以誤之耶。安知石所以禍宋也。使其幸而不用，人將仰其言，莫不有棄扣之。惟不幸其見用，當時雖被其害，後世則不受其欺者矣。敬明之言曰，人學貴乎誠。誠有是，則以是稱。吾於儒未甚有得，世稱吾者甚盛。是非欲以芥爲舟，可言而不可爲，可玩而不可行者

以因名所居曰芥舟，將以出入觀省焉。故明可謂善學矣。古之聖賢，其實愈深，其謀愈至，有自比於木石者，有下問於芻蕘者。木石之材，芻蕘之智，豈有過於聖賢者哉？蓋聖賢視己之心輕，待物之心重故也。敬明其有得於此乎？其有異於王衍安石者矣。雖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中流失楫，一瓠千金，又焉知芥之不可為用乎？以是觀天下，固無棄材，在用者何如耳。天台林右記。

散齋記

林君思度少學於默齋黃先生，旣壯，即翛然有物外意，隱居林塘間，日觀造化盈虛之理，有得夫人己之道，意度豐融，出語閒淡。余與之談，未嘗不茫然自失而歸。會薦者出為中牟，漸再遷甌寧簿，別且久矣。作縣，劇任也；簿，小職也。以小職當劇任，意其必有悴然無賴之色。及今年相見於客舍，而意氣無少改於往昔，抗且武，其所居曰散。予曰：散者，高人逸士之所事，有民社之託，日汲汲焉以盡所事，猶曰不暇，而乃以散自況耶？以散治家，家事必廢；以散居官，官事必誤。故世言善治家者必曰謹，善居官者必曰慎。子嘗以散扣其聞乎？思度曰：吾思之熟矣。世徒知散之有誤於官，而不知散之有益於官之大也。吾嘗讀漢書，觀鄭都之徒，治郡作邑，日夜鍛鍊其民，使民手不知所措，足不知所蹈，日繩而法至，口啓而禍隨，譬若束濕，縛急急無所容，非惟民不得一日之散，而己之心求一日之散不可得也。卑茂劉禁其為術疏矣，不事嚴令，不為笞楚，躬行於上而民化服，於乃聞一言得一術，莫不心諭而意領之，非惟民得從容於畎畝之間，而己之心果何所拘耶？故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閒體正，六轡不亂，人皆知進退之善御，而進退中繩，左右中規，鈞百而反，顏闔知東野稷之必敗。早嘗之治，造父之御也；郢都之治，東野稷之御也。吾將效其善乎？抑效其敗乎？善者必急其所能致，敗者非緩使然也。嗚呼！急之則亂，緩之則治，豈治縣為然，推之天下，莫不皆然。古謂治世之吏以緩以紓，亂世之吏急以暴。緩以紓，民得相安於教化之中；急以暴，民則日戾夫刑禁之下。觀其民可以知其吏，觀其吏可以知其國家之治亂。思度真治世之良吏矣。雖然，知其散而不知持散之有道，是亦沖淵無為而已。尚而忽以為治，思度其有道乎？吾聞既閩朱子過化之地，深山大澤，豈無善言王道者隱於其間乎？思度尚其求之。洪武乙丑春三月既望，天台林右記。

潛室記

楊李金仲路氏名其所居曰潛室，求予記。余謂人能潛心為上，潛名次之，潛形又次之。身居山巖幽遠之境，而名動四海之內，使人將指吾名以為歸，曰其所謂賢者，其言有文，其行可尊，此之謂潛形也。渾渾然日與庸人俱行，將指我為士歟？我固未嘗露為士者之事也。將指我為商賈歟？我固未嘗為商賈之心也。

叩之不知所從。測之不知所致。此之謂潛。名如今仲將其將潛夫名乎。世之知仲將固多矣。而名未可得潛也。其將潛於形乎。名既為世所知矣。而形未可得潛也。不然。其將潛於心乎。潛心之說。非乎所能知。然蓋亦聞諸師矣。天地之過化。日月之運行。以至於萬物之生成。吾則潛心以玩之。聖賢心術之所在。功業之所存。見於天下。載諸簡策者。吾則潛心以體之。下至古今豪雄戰鬪。是非。家國廢成之故。吾則潛心以考。之。若是。雖飯粥不繼。如蕭然陋巷之顏子。蓬戶桑樞。上漏下濕。如環堵之原憲。人不我知。我不慍也。人不我達。我不悠也。懋懋以脩己。悠悠以待天。此之謂潛心也。人能志此者鮮矣。人有不學。學而不志於此非學也。吾聞仲將。淵況而有藏。克己以自脩。其有志於此者乎。不然。如老氏所謂空馳身心於壙蕩之野。佛氏所謂幻棄身心於寂滅之境。甚至出怪奇。現神變。入水以遊。辟石以居。亂草木以為徒。狎禽鳥以為羣。此之謂潛。非吾之所謂者矣。仲將尚以是戒之哉。

樂琴所記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物。聖。於。樂。其。得。於。物。也。深。矣。世之得於物者不一。姑以得酒者言之。彼輪其趣。茫乎不知有天地之高深。蕩乎不知有日月之變遷。曠乎不知有死生憂喜之可悲可樂。至頌其德曰聖曰賢者矣。夫酒害。性物也。多矣。其所得者猶若是。況先王之樂也哉。先王之樂。於今其亡也多矣。獨琴士大夫相傳不廢。其操曲調律。雖成於後人之手。而古音猶有存焉者。吾觀世之能者雖衆。而能眞有所得而樂之者。則少也。雲間進士張彥直氏。少學琴於鄉先生。非有故。未嘗去乎琴。聞此余彌之。余洗心往聽之。當其得之於琴也。試之卒然之事而不驚。加之以怡愉而不喜。已而亡乎世。不知世之處我耶。我處世耶。已而亡乎人。不知人之去來於我耶。已而亡乎身。不知身之有身也。已而推琴而起。并琴而亡矣。予曰。子之得於琴也如此。宜其有樂也哉。雖然。余之所知者音耳。凡天地間有形氣者皆有音。況於琴哉。琴則非止於音也。傳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得人心之正。心。正。則。音。正。音。正。則。可。以感天地召鬼神。琴之於人也大矣。不然。徒音而已。則今閭巷之所歌童舞如聲遏雲月。悲楊傾柳。又未有不可聽而樂之也。何止於琴乎。

。

潘氏祠堂記

永嘉甌江之北。有地曰河田里。隱於其間者。潘君龍田也。嘗按朱子家禮。構祠堂於所居之東。作五龕。其一虛其主。以奉始世之祖。蓋其譜亡。莫考其所自出也。其一奉高祖宗鎮君。節度幹辦官諱俞者也。其一奉曾祖處士諱光者也。餘二以奉祖諱鄉父諱浩者也。又以其高叔祖登宋文武兩科。監揚州鎮諱埜者祔焉。凡其族無主後者。又祔焉。歲時率子弟。行禮其中。器物非

躬致者不勤。端誠儼恪。如見乎祖。已時徙居郡城之南。環江帶溪。而九斗紫芝玉女諸峰。森然來拱。新構之祠。比舊為尤勝矣。而所奉則無改也。龍田善學。持禮謹：。不妄進取。有鄉黨儒者風。前翰林檢先生伯衡。嘗為其撰壽藏之銘。今國子博士吳先生濬仲。為傳其立身之概。而祠則未有記也。使其子進士劉來請於予。予謂祠所以奉其祖也。奉祖世之常。茲何與。而書可乎。雖然。在先王之世則為常。在後世則非為常矣。何也。有尊榮重秩據乎民上者。日之所圖。惟知有己而已。歲時之祭。或祭於非所者矣。其器物。或取之於一時者矣。晏嬰、齊賢相也。而祭豚不掩豆。王珪、唐之名卿也。而祭不作廟。皆取譏於君子。夫君子固貴乎儉。儉至於奉親。其為儉也陋矣。今龍田一庶民耳。能案乎典禮。致隆於親。祭有所。器物有誠也。不亦異乎。是宜可書也。雖然。構祠堂非難。而奉親為難。奉親非難。而保親之澤為難。先世詩書禮義之澤。於吾身而有加焉。無祠亦不害也。苟泯焉於其所承。為暴汚小人之歸。雖崇大其祠宇。日進庶羞。吾知其親祀有蠲。其來歆乎。龍田賢者也。其必無是哉。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慈竹堂記

人之事親。道之常也。以道之常求乎世。則知所得必多。然環今古傳記而考之。則一世之廣。不過數人。豈世有其人。史皆略而弗書歟。抑以其常。特取卓然有異者而後書之也。嗚呼。吾觀世之所以事親者。朝而食。暮而飲。人孰不能。且夫飲食也。亦有思飲食果足以適吾親之口。安吾親之心者乎。夏而葛。冬而裘。人孰不能備。夫裘葛也。亦有思裘葛果足以便吾親之體。而無寒暑之失時者乎。出必告。反必面。是事親之常理也。亦有思出入之際。果能俯仰而無愧。無以貽吾親之憂者乎。不然。居：衣食常理之間。是曰養而已。今有田數頃。有廬數區。其力足以致此者。皆能養也。君子不取之者。以其心不在是也。三衢鄭智圓氏。少讀書。事親甚謹。嘗植慈竹於庭。謂竹之所以庇護其子如此。況父母之心。人之父母。將何以報之也。故其事親之行。皆非世人所能及。以才撰述政績。於四方道途之勤。未嘗一息忘乎親。嘆曰。朝見乎親。雖暮死可也。觀其心。豈在夫衣食常理之間者乎。使其得遇古良史。固將為智圓大書而顯列也。雖然。待書而後勸者。中人之才耳。如智圓者。則視夫史氏之書。未足為重輕也。昔程伯子論王安。曰、安石事親有道。觀其論周公能盡為人臣不能為之事。故用人臣不可用之禮樂。則其事親必有洋：自得。夫安石博學有文章。猶以事親為得。況其下者乎。吾嘗謂天下之事。皆有窮。惟事親為無窮。使安石以無窮為心。豈有自得哉。智圓之心。果有窮否乎。世有大人先生如程子者。且將為智圓論之矣。予之文何足貴云。

淡賞軒記

余嘗泛長江泝峽明客有指夫水問余曰子知夫水之爲味者乎予曰水淡然無味者也客曰惟其無味斯能主衆味使其有味則自成一味矣烏足以調成衆味哉人惟無心然後能主有心使其有心於物則爲一物所引焉足以空視萬物也哉余嘗然長悟歸則收視返聽遠世俗久之目視五色之熒煌猶不視也耳聞五聲之鏗鏘猶不聞也口嘗五味之芬芳猶不嘗也非不視也非不聞也非不嘗也雖日々與我接猶不與乎我而我此心泠然太虛中無畔無岸四達之昭々也嗚呼此非老莊氏體一抱神之術者乎由是御飛雲上下八極之表視春秋寒暑猶旦莫視千古猶一日如古之今蓋不難也武林汪文麟氏家嘗盛矣皆棄而不顧獨喜與高人逸士相往還晝則讀古書夜則竊想古人蓋處身人世間而此心直欲尋人世之非我觀聲色臭味是非榮辱皆若外物名其所居曰淡賞其心果有所至哉抑其容亦有如余所遵者乎不然何文麟以盛年處盛家能淡然若此也雖然淡非可賞可賞非淡也余異日歸道武林坐予軒中掬水而飲之相論羲皇之道至於一畫之先則予與文麟固各有所得也夫以淡爲賞斯乎下矣

宗善堂記

吾聞麟鳳之出則禽獸擁護左右如拱至尊彼豈强禽獸之我宗哉蓋其德之所及其類有不召而自至也是知人不患不爲人所宗惟患無可宗之善爾善蓋一鄉必爲一鄉所宗善蓋一國必爲一國所宗善蓋天下必爲天下所宗善未至欲强人之我宗亦可得善已至欲强人之不我宗亦不可得也嗚呼人之所宗者以其善之所在也苟善所在不擇親疎而宗之況吾祖父之義善而可不宗之乎宗之若何亦如吾祖父而已不然曰其吾祖也吾父也善在一鄉一國滿天下將持之以高乎人哉考其行有甚於常人之所不屑爲者是徒足爲祖父之羞爾奚足尚耶金華楊大用氏其父彥耕祖原素皆以清德不仕鄉閭稱爲善人有諱淵字文源者仕宋爲台之寧海令治最有聲民相與祀之至今不絶是其十一世祖也翰林學士諱億字大年謚文公以宋文茂德左右眞宗是其十四世祖也文公居浦城招賢里子三人曰璇曰琍曰璣　子四人曰洙曰瀫曰淵曰澥寧海其第三子也遂卜居於台子孫散處台之四境甚多皆能以文學亢其宗而大用今又遷於金華之武川矣然歷歲滋久不能知所由來遂譜其祖行葉遷徙之故留諸堂中名其堂曰宗善使後世子孫知吾祖父樹立不易而好善之心可以油然生也夫善天下之所同而暴戾者熾然閭里執戈挺刃刑戮有所不悛一言其善則喜一言其惡則怒是其心初知善之可好惡之可怒也然而遂々爲惡而不反者蓋貪生之心重欲利之

心怠從也苟凡可以為生心不舍也以趨乎善苟凡可以為利必不棄利以求乎善是以善日以消惡日以長不至於亡不也使其倘返乎初遽然中變如截淵周衰之勢猛亦不解矣則大用為得不為子孫之慮歟傳曰積之如堆山毀之如燎毛故家喬木與叢林俱化枝柳本動搖後生意皆其子孫不能以祖父之心為心者也果能不失祖父之心如文公之德寧海之政豈不如傳所謂十之齒之可以益大者乎吾雖不文固當為斯堂大書不一書也天台林右記

足庵記

嘗聞一賈其初至賓也行宿坐食皆當人譽下倘一日為人備掘地得黃白金無數遂擴通衢市便利宅居數百十人極其能者各持金走南北持物之錢盈以取輕重利不十年其家大饒雖其鄉故有家皆不可敵怨歎曰吾雖富不過編氓耳富而不貴何以立乎人上請納粟補官未幾果得官遂乘大車策大蓋呼從擁道周畀覩同己同己積不能乎各出力以計傾其家至盡賈僅以身免與初無異或者聞其然賈曰人猶器也器之受物隨其量受過乎量其器必壞嘗見夫陂池矣其所容者分內水耳大雨混百川而過焉量溢能容則潰流並決而出吾其類是矣或曰人非不欲富貴又恐富貴不得其道使子果有悟於是何至大困如此哉故聖人作易於大有之後必受之以謙物至於如衍其盛極矣然非謙不足以持之謙之為卦上坤下艮坤地也地體卑下艮山也山勢崇高以崇高之勢藏體卑下之中爲有謙乎賈曰已矣後何言哉各長揖而退乎聞其事識之胸中久矣太常典簿白子堅氏魯人也築室俎徠山下嘯歌鼓琴日有以自樂及為有司所薦任容臺幕長惴惴焉以滿盈戒懼曰吾初所望一畝之宅十畝之田以寄夫身力之所存豈知得如今日踐清要享榮貴如乎昔之志於此足矣遂名所居曰足庵噫使賈得聞子堅氏之風吾知其家可守而身名俱立矣惟其不知日以其足者常若不足遂至于不傾其足不止語曰知足常足不足將自辱此言雖小而人不知者恒相蹈也以子堅之賢宜其有知於是哉

野航記

范子峻雲間人也厭其居之隘陋遂擇材於山求匠於野作小舸廣幾尋尺長加倍之中置古今聖賢圖書與夫秦漢以下鐘鼎彝器日泛漾沙洲淺渚際達山窮野子必呼飲於其間和觥而歌若不可以世羈者人皆目其遊方之外也予自經揚子江至松澤與之過見其神氣內蘊而徹充於眉目於是並舟而進揖其人曰子何居而至是也子峻曰吾居於是以是為家以水為基以岸曲為藩墻以魚鱉為鄰戚也采芹藻而煮之把波瀾而飲之予曰異哉子之為人也且古聖人樹宮室以為安遂舟

所以濟其危。安可常處而危不可頫涉乎。天下之廣、深山大野、豈無措足之地、可以藏子、而乃棄安而就危乎。子亦可謂不善擇矣。予峻曰、子知室之安也。吾爲子危之。且所樹之室、不在千家之市、必在百家之村。其相與鄰者、抑皆爽慝之徒歟、抑亦非奸慝之徒歟。聚之以貨賄之柄、標之以是非之樞、設之以有機之柁、張之以冒利之帆、而鼓之以勢利之風。泛於溟溟之海。驚風怒濤駭觸、然後百怪雜遝而進、則吾之身不爲所溺者幾希矣。不然、室雖安、居乎室者何在也。後之人指吾室過焉、徒見夫墻傾柱側、鼯鼠亂走而已。且吾今當風波不興、蛟鰐遠遁、洶流千里、水花殘而獻勢、清飇至而效涼、月色萬頃、霜雪皓然、目變而神融。尚知所謂危乎不危乎。以是而觀、則子所謂安者未必皆安。所謂危者未必皆危也。吾子去矣。遂剌舟而去、不歎曰、此學道之士也。吾聞得道之人、常不與人近。渤海之東、瀛洲蓬萊之上、是居也。賢者遇之可飛化霄漢、下者遇之亦可得久視之術。若子峻其有所遇乎。不然、何其言之類是道也。

樸庵記

京師繁會區也。其人皆習於驕豪、傲然以華靡自欺、被金繡、持粱疾驅、以馳騁相炫、以撫少年之逐。求其退然自脩、寄身於闤閒之鄉者、蓋鮮。是以予嘗聞此過其人、則不忍與之同處同席而語也。久之、得鄱陽劉斯眞於友人座上。明日、斯眞邀予過其家。家寄清溪之滸、蓬蒿葺門、草蔽階除、不忍剪去、指曰此吾所謂樸庵也。吾居此十餘年矣。日起端坐其中、第見夫天地運行、日月推遷、萬物生成而已。而世之紛紛起滅、可喜可愕者、雖大若丘山、震如怒霆、皆無所關。知古謂身世兩忘者、殆我之謂耶。余歎曰、有是哉。昔之所鮮遇者、今遇之矣。遂與之定交而退。思少隱天台山。山之中有古洞、偶采藥誤入其中。中有白氣飛浮、如素濤翻湧。行可里許、有老翁出迎余曰、吾迓子久矣。坐定、余觀其顏貌、類非世人。遂問其長生久視之道。老翁曰、匪雕匪刻、其知乃全。匪華匪藻、其爽不還。體乎自然、是以能永年。余未悟其意。老翁解之曰、子獨不見深山之木乎。挹雲霧青青、獨立無改色。好事者取而爲器、雕之刻之、傅華藻之、而木之生理失矣。人亦猶是也。雕刻之以是非之刃、華藻之以喜怒之色、則生之所存者幾何。不然、如老子所謂敦兮若其朴、如老子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朴、所謂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則何年之不永乎。予拜其言以出。明日再欲往、而故道失矣。數年來每一思之、內外傑然。斯眞神氣內抱、光澤不露、其有得於此者乎。尚與我言之。

皆州精舍記

或謂北方風氣剛勁、士生於其間、其才寬、其學正、雖怵之死生、確乎不可動。南方風氣柔弱、士生於其間、其才敏、其學華、臨之以利害、雖毫髮不[illegible]。故出而爲國立功立業者、類皆北方之

士。而南方鮮有及焉者也。予初信其說，及徐思之，當春秋之時，吳南方外服也，而吳季札歷聘上國，縱觀四代禮樂，悉知古帝王之蘊，如親見而知者，吾聖人歎其為知禮。子游亦吳產也，北學於聖人，亦與子夏同科。歷秦漢以降，士出於南方者不一矣。且未暇論，如吾濂溪夫子，生於舂陵，是楚極南境也，夫子特立天人之表，一掃世俗末學之弊，上接孔孟不傳之緒，下開程朱未言之見，迄至于今，為君者知尊王而賤伯，為臣者知宗伊周而羞管樂，為民者知忠孝為本，而浮華為末，原本反初，固皆夫子之功也。以三君子而觀，則天之生才，豈有南北之間哉。聞於南北者，恒陋氏之謂耳，非論乎豪傑也。若夫豪傑之士，固將挽風氣與己俱化，如冶鼓鑄，雖投以強梗，莫不消融於其中，豈復有所陷溺乎。或者之言，殆不足信也。夫桂林視舂陵，又加南矣。有士生於其鄉者，曰吳尚賢，自其鄉貢入太學，登乙丑進士第，擢職翰林，其才其學，與中州之士相馳騁，至於超危跨垣，中州之士猶有愧焉。暇嘗過予言曰：吾家全州之濱，土地衍沃，而山水回合，時有飛雲出自大澤，蕩浮緣陰，淺諸際，吾讀書之所適據其會，境曠神怡，有以大吾受學之基，子能為我言，將刻諸其間可乎。嗚呼，才本於賢，所以成其賢者，在乎學也。不學，雖生於齊魯，將為小人之歸矣，況南方之士乎。學，雖生於窮鄉下邑，可以為士，可以為賢，況北方之士乎。是故聖人教人，拳拳皆本於學，初未嘗以方所定也。觀尚賢之能學，蓋可見矣。異日尚賢歸，出其所有，與鄉人子弟共講焉，吾將見其鄉顒顒卬卬，如圭如璋者出矣。敢以是齋卜之。

扶芳軒記

世謂省事不如省心，心既不能省，日與事俱淺，非惟不足應天下無窮之變，而其中之所存者亦淺矣。是故古之豪傑士，不設事之多，惟畏心之多也。曠然立於萬世之先，而泊然不為一塵所撓，淵而澄之，非可混也，啓而朗之，非可晦也，于是出而與事接，雖千端萬緒之來，有若持衡以稱輕重，在物已無與焉者矣。諸葛孔明進兵渭南，對其敵者司馬懿，善將人也，勢亦危矣，古且羽扇綸巾，逍遙渭濱之間，悠然有浴沂之意。繼孔明而相者費禕也，魏兵壓境，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務亦殷矣，方且與客圍棋，了無倦色。彼二人者，豈止其才力有過人也哉，蓋其養于中有素故也。養乎中者有素，則形諸外者可不動而勸，不勞而施。知嘗見有道之士，呼吸雲雷，倏忽如出掌握間，麾指龍虎，使其上下天地，出入人群，無突事。余問其得何術而然，曰：吾無術，吾惟不亂心耳。曰：不亂於心，能至是乎。曰：天地萬物皆我心有也，心既不亂，則彼烏得不為我用哉。嗚呼，此空山自養之士，心一不亂，猶足感天地，動萬物，況大人君子之心哉。曾謂其處天下之事，可不小亂其心耶。而世之人，椅邪狹之見，拘拘污濁下

紛鬧如聚蚊終日往來力絶氣急不能間以尋丈吾見其心念煩而功愈難矣金吾將軍王侯以中賦質英爽善歌詩詩淸壯可愛堂搆軒名曰拄笏治事之隙日與賓客笑歌於其中談論古今理道人物賢否得失終日無倦客客退緩步廣庭來風去來空月流動微雲變滅皆在衿袖望之浩然若不可羈以事者而明日視事沛乎應之未嘗少有滯留則知侯之中蓋有所養矣程子釋易之中孚曰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然人之能感乎物由其心虛故也侯之心其虛矣乎由是等之而上吾知侯雖將大軍亦且羽扇綸巾從容乎奕棊之際矣何止曰如晉人拄笏以望西山爽氣哉

南齋記

居室有名古乎曰非古也曰名非古而君子何取焉曰古之人於盤盂有銘几杖有箴今皆無之獨名所居室因其名以究其義以驗諸心是亦進德成學之一端則君子爲得不取之哉同郡滿史陳先生博學善文章兩試於有司文旨高深不爲有司所省察竟抱業而歸歎曰莫邪大劍農者見之非惟莫之用亦送識矣掃門靜坐與造化爲友近而求之於灑掃應對之際遠而觀諸天地萬物之變化汪洋浩博其蘊也盛其出也大矣故遠近從學者甚衆先生隨其材質懇懇開悟久矣皆能以文學顯名是以鄉稱善教者莫不曰先生而先生名所居室曰南齋以右嘗侍教於左右也俾爲之記右嘗思之以方言之曰南以時言之曰夏以易之卦應乎夏位位乎南者則曰離離以一陰處乎二陽之中而二陽昭著上下爲文明之象昔唐崔信明生之日五月五日日正中也太史令史良占之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日中之盛也其後得以文顯已而果然得非先生命齋之一驗乎是知先生文學之盛蓋亦非偶然者矣雖然離爲陽之盛得生之候君子於此不以盛爲喜而有持盛之道守之以中正而不頗定之以仁義而不覆故盛可久也先生坐斯齋究斯義其必有得於中者乎固非如鄉鄙自好者虛其名以爲觀飾之美也

8

張氏繼美堂記

天下所共美者曰金玉金玉固可美也然君子則不以是爲美其所美者在於人賢乎是故四海之廣得一人賢有文者必形之於頌紀其行實於傳惟恐其群同草石無以著稱於人何者金玉易求人賢難得故也以四海之廣得一人猶可重者若是況相繼出於一家者耶則其美宜何如也春官小宗伯張公衛作堂於所居名曰繼美復序其先世與予曰吾張氏之先因五代之亂由金陵徙居吉之和川傳數世至十九承事某再徙於五雲之鄧溪承事之子喧登天聖八年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知象州尚趙氏郡主家始烜赫矣朝散三世孫某由補字官遷

檢校宣議郎二世孫漢良登淳熙六年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知澤州又尚趙氏郡主自朝散以來傳世十有一歷宋有國之間一門舉進士者十有七人宰邑者二人官國子者一人為丞為簿為從事者九人以父蔭而得官者四人暨皇朝出而仕者又二人乙丑余從由國子生登進士第今官在九卿從日夜惟思懼後世子孫弗克知吾祖父相繼之盛遂自肆誕散而位於淪泯子其為我書諸堂中使其登吾堂仰先世積累之由固非若崛起於一時忽興於一世者也庶幾乎知所戒謹哉噫天之生物莫美於人既已為人矣而所抱者非賢不過四能運動之物耶既已賢矣而不顯於時則賢將遂泯賢者既已顯矣而所繼者非其人則顯遂與我俱泯今張氏不惟賢者之多賢而顯者又多也不惟顯者之多繼之者累累而出焉何天之厚於張氏哉豈非一德之傳譬若山川鍾沃而草木發生於其中者雖一枝一葉皆光澤華潤乎為張氏之子若孫者亦難矣思先世之盛日惴惴以自惕勵斯能相繼於無窮不然豈宗伯作堂之意哉

丹桂軒記

望上純御天下清明廣大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奸於將相文武之子各致其才能於文翰間表列縉紳談經論文以自克勵否是則相與恥之豈非神化默移之妙有至是歟李君子綏太師韓國公第四子也公以道相天子今致事居定遠里第君朝夕侍焉遂於所居構軒中列古圖書外樹丹桂當秋風徐來空月散彩花雖亂開葉間色與月映香供風動君援琴一再鼓於其下琴韻清泠有飛鶴蹁旋而來鳴舞久之與琴韻相諧不覺身在瀛洲蓬島亭亭物外塵消慮滌有不知何者為桂何者為我矣其伯兄駙馬公因名其軒曰丹桂俾予記之余謂人之於物也皆因其性之所近而好焉性不在是雖強其物以進彼不過一玩而去性苟於是物為宜則意之所注欲須史離之有不可得者矣故長松脩柏犯霜雪後歲時而不凋枯者則節義之士好之嘉梅美竹抱獨於岩谷中不渝變於寒熱者則幽隱之士好之至於桂也有文之士咸引以自況或登大科則曰扳桂曰折桂豈非以其散花於至清之餘舞零露以自芳如有文之士昂然拔出俗類沛乎其所發者皆清芳之辭乎吾聞君善讀書能歌詩俊逸不群輩行讓之宜其有好於桂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君之謂乎雖然物不必人之好也而人自不能不好賢者不必人之慕也而人自不能不慕君學既成文行聚著則人皆仰之而來曰此賢者也吾不可不與之遊如君之於是桂不能含者矣由是知國家文治之效世臣之盛不其美哉

深州先賢祠記

傳曰。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說者謂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夫以飲食之微。尚思其人以祭之。况吾鄕先賢。道德之盛。充滿其身。法並後世。而吾儕仰沐灌於其中。可不思其人以祭之乎。人不飮食。不過有死而已。至於身無所立。則將爲小人之歸矣。以是雖生。夷狄禽獸皆能生也。何足貴乎。當今天下郡縣。必列祀先賢者。其意在此也。深州在古冀州之域。民風樸茂。士皆世出不窮。迨元末喪亂以來。人殘於兵。家亡於火。其所存者。驚懼之餘耳。惴惴焉日啟以自息。豈復有爲學之事哉。故雖版入皇朝。涵養垂二十年。文學猶未甚振起。學正趙伯欽至。歎曰。此吾之責也。吾聞之。人有所激。必有所慕。因其慕而激之。則易爲化。遂按圖經。得唐國子祭酒孔公穎達。文學蓋公文達。公之宗弟國子助教文懿。丞相姚公知古。五代時義門李公自倫。宋丞相李公昉。侍郎李公知及。二程先生曾祖羽。合祠先聖廟側。用二丁祭聖畢。次日。率邦人士子。致祭祠下。使其知吾鄕先賢之盛。不可不效之。效之既深。則祠而祭之。不可得而後也。伯欽可謂知教之職矣。嘗謂自聖不作。道術散裂。譬若黃河奔注潰於東西。天下洶洶。莫知正道所在。蓋宋程朱諸君子出。縂天人之學。昭揭聖經之旨。指天下之人曰。此爲萬世不易之正道。彼潰於東西者。非偏則倚。非過則不及也。而人由是得見聞之端。庶幾乎可以學夫道矣。奈近年學者。口誦其詞。心不離其亂。齊易舉之。出語人曰。吾之學程朱氏之學也。吾學程朱可致聖人也。及爽考其跡。肆爲小人之所不忍爲。嗚呼。言聖經。以文。蓋行引聖道。以敵邪心。此程朱之立教然哉。以是較若唐宋諸公。言雖未純。而行之甚若。理雖未醇。而守之甚加之。爲愈也。傳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重於言久矣。今之人。非但行不及言。而言行若出於二人者。深之士子。來游來歌。其將有考於斯乎。不然。則祠之立。不足爲邦人之重輕。而孔蓋諸公有靈。亦不係祠之有無也。邦人其勉哉。伯欽名衆。天台人。卓然好學而有文云。

懶窩記

余友江西田一。登試禮部第一人。以文章識論。屹屹出人意外。謂之而非隱。揚之而非浮。回視流輩。皆莫能敵。予嘗過其所。指謂予曰。此吾之懶窩也。余曰。人莫大於勤。懶則業荒。業荒則才不能成。古之聖賢才傑。其所就雖有大小。而其學也。未必不始於勤。文王之皇皇。孔子之汲汲。考之傳記可知已。今子以方進之年。驟長之學。乃欲縱之以懶。豈吾所望於子耶。一登曰。子知吾所謂懶乎。非懶乎學也。懶乎世之人也。今夫持什佰之術。歷險走危。欲天下寶貨。爲盈於己。吾無心以施之。是吾一宜懶也。坐不安堂。行不出國。而田連四境。瑀氏之加。以自奉。然居矣。味。擁。餌。笑。歌。吾無心以致之。是吾二宜懶也。學不足以知道。才

不足以任事。乃籍貴倚權。傍取顯職。臨乎民。自以爲豪寵異比。吾無心以爲之。是吾三宜懶也。惟茲三宜懶。有於心。則所勤其所宜懶。懶吾所當勤者矣。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彼所謂寡。即吾所謂懶也。懶吾懶以至於無懶。吾學可進矣。若老佛氏棄世間事。指心冥漠。其曰自修不過自肆而已。絶倫理以安其獨。外禮法以安其急。其所爲似吾懶矣。實非吾之懶也。予聞其言而歎曰。天之生才。未始不同。一爲物欲所障。利害所臨。然後聖賢愚不肖。斯分矣。余少特不足之資。即與世相周旋矣。而去與商賈遊。日行市閭。覗人所有。惟恐其不可據而取之也。及暮引歸。伏枕而思。計明日取於人者。當何術爲先。雖至達旦。神力愈明。追今粗有知矣。而膠膠於中。莫可勝脫。斯時也。得聞一登之說。誰不能釋然於此也哉。歲月遒往。吁嗟何及。尚幸得如一登者而友。庶幾乎懶吾昔日之所志。勤吾今日之所闕。則斯窩也。一登能不分余半席也耶

○望雲樓記

黃巖張君士用。名其所居之樓曰望雲。介友人趙名永請記之。余曰。韓雲如布。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周雲如輪。趙雲如牛。衛雲如犬。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地氣不同。故結而爲雲者。亦隨地而變。不識士用將窮其變以爲耳目之娛乎。抑將吐納其氣。欲亭亭而上升乎。名永曰。比豈士用之心哉。士用少事親甚謹。暨親歿。哀毀踰禮。躬自負土爲墳。欲廬墓側。念終身無廢廬之制。遂於其所居作樓。迎望親墓。日夜拜禮於其上。庶幾如見乎親。蓋所望者在墓不在雲也。特雲以自寄耳。余因歎曰。天下之事。皆有可止之時。惟事親無可止之時。古之孝子。凡可以用力於親者。無所不用其情。刻木代養。躬草報讐。殫深情於方寸。抱至痛於終身。豈以君子極有取焉。迨世習不古。士皆酣豢於爵祿。始有遺親而仕者矣。亦有親死而不歸葬者矣。亦有葬而居他邦者矣。溫太眞與劉琨將命。絶母裾而去。後母死不復歸葬。凡有封拜。皆辭不受。果何益於母哉。歐陽永叔廬陵人也。葬其父崇公於廬陵。而自居於穎考之崇公。旁無他子。歲歲墓塚。果何依乎。夫求道孰義。孰有過於二公者哉。而二公之事乎親也若是。況乎他人哉。此士用之行所以爲賢也。雖然。以人而概士用。則士用爲賢。以士用自概。此亦事親之常事耳。何足爲賢哉。苟有一毫自賢之心。是事親之道有盡。吾知非士用之心也。遂爲作望雲之詞曰。念吾身兮吾親所遺。吾親已沒兮吾身未與偕。靈髣彿而不見兮魂漫漫其誰依。心鬱結而不解兮日慘慘其無輝。春秋代序兮見吾於何時。登高樓以望遠兮雲莽莽。吾親之墓。窮杳冥之無應兮雲豈知吾心之故。形有迹而不存。神無微而不通。雲倘有知兮乘吾親以來降。雲兮雲兮。遡旦暮之相從。使士用登樓遠望之際。誦

吾詞以招之。庶幾其親之精爽一來格。安士用號守愚於斯堂
歟。識者東櫳楷紳間多稱道之。

植樗軒記

廣漢之野。獨望千里。未嘗有木。惟一村所産皆樗。廣漢之民日
負寳貨購材於其中。余適過而問曰。此莊子所謂不材木也。子
將焉用之乎。其人曰。吾取以治吾室也。大者爲棟爲梁。小者爲
椽爲桷。含是莫能用也。余曰。大本臃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
中矩度。取之有不勝斤斧之煩。用之又奚足以成是室之美歟。
其人曰。吾非不知也。奈所産皆是木也。舍之無可爲室。用之雖
曰不美。猶愈於無也。余因歎曰。鄧林之野。豫章之境。楩柟雲蔽日。
中於棟梁之負者。不知其幾千也。皆生於多木之地。不爲人所
重。而是樗也。獨擅於無木之野。爲人所貴者。如此。人亦獨遇也。
當三代之時。雖有真才德者。猶不甚顯聞於後世。抱一材負
一藝者。皆可自矜而不材不藝之人。致飾自媒。上之人猶取之
恐後。豈不如是樗之在廣漢之野哉。大凡天下之物。不貴所有。
而貴所無。當其無也。雖樗人競而得之。當其有也。雖文木猶棄
而不顧。木乎木乎。非材之窮通。亦係其遇乎。莊子謂其不材得
終天年。此亦一偏之論也。吳君思哲。上世皆以儒術顯。思哲讀書
不廢。治身有度。處世有道。豈不材之人耶。乃以樗自況。斂其材
於無用。思哲幸生當今多士之時。故可自晦。若生於無士之時。
則雖無材者。皆强而用之。況有材可得隱乎。世人有言曰。焚膏
所以繼晷也。無則以松明代之。駕舟所以通海也。無則以竹筏
代之。豈不知松明之不如膏。竹筏之不如舟。然適吾之所無。何
暇計美不美哉。此廣漢之民所以用樗也。思哲其知之乎。雖然
人之生也。惟恨己之不材。己既材矣。惟恨世之不我用。今思哲
乃欲世不用其材。吾不知其何心也。識者必能言之。

海鶴軒記

雲間吳子景淵。志趣曠出。與世物少所遇合。居其鄉者得二鶴。
聚子弟而謀曰。吾居之鄉。無足以悅子之心者。遂持二鶴以獻
吳子。愀然歎曰。强物以娛己。於己得矣。物乎何有。乃之大湖而
放之。鶴則奮翮刷羽。向風長鳴。飄然際雲濤而去。黃鶴山人聞之
爲其圖以遺吳子曰。此雖非鶴。有得鶴之意也。因懸其圖於軒
中。名曰海鶴云。物各有其性。性各有所安。得其安則樂。違其安
則悲。譬如魚鱉處江湖。虎豹處山林。易山林以處魚鱉。移江湖
以處虎豹。求其一息不能以安。而世之人不知。乃羅天下文禽
珍獸日致於前。而於鶴也尤甚。使其舞蹈悲吟。動中音節。甚
者乘以大夫之車。出入於左右必隨。嗚呼。豈鶴之得已哉。不得
已而惟人之從者勢也。或曰。鶴文禽也。人取之者以爲潔。余謂
清在人。不在鶴。心果清矣。雖無鶴可也。心不能清矣。雖有鶴也
於己何益。此吳子所以向大海而放之也。雖然。有潔癖者。能卷

禽獸雞狗，圍者不思高林廣澤；竊其庭者不思深山幽谷。此豢之以有其道，知無其道則鳥獸且沒形於山澤之不暇，豈肯自遊於其囿寢於其庭乎。嗚呼，此道不傳久矣。吳子倘有得焉，則鶴之來也，不待人之獻；鶴之去也，不待己之放。鶴乎鶴乎，不知我之為我也；我乎我乎，不知鶴之為鶴也。彼我一天，視圍之所存，又烏足得其意也哉。

日涉書舍記

錢君克溫卜居日涉，讀書於其中，因號曰日涉書舍。友人林右聞而喜之，遂為之言曰：昔孫權勸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以自開益。魏太武曰，天下可益人之神智者，惟書耳。二君生於海宇分裂之時，馳騁干戈之際，宜其所尚者智謀，所右者勇加，而乃以讀書為事者，何哉。蓋讀書者，譬若大川喬嶽，萬物之所畜備，入其中者，未有不得所欲而歸。聖人得書而益聖，賢人得書而益賢，英雄之人得書而益起其驍勇之心。才分不同，未有事焉而無所得也。二君之事乎書，其必有得矣。不然，則平昔之間，豈無可用其心哉。而今之讀書者，不考前人用心之所在，顧泛記其說，敷而為文章，以為藻身之具。或一事一物之來，則環顧莫知所為，遂使天下之人相與曰，讀書為無用。嗟乎，豈書之過乎。使書誠無用也，則古人已廢之矣，何待今人乎。吾嘗以謂秦自三代以後，天下可為者有三機，可輔者有三君。惜乎當時所輔者，皆不讀書之人也。如漢高之大度寬仁，唐太宗之欲治，宋太祖之渾厚，使有臣如伊傅起而輔之，制禮作樂，更立程度於天下，豈不能侔三代而為治乎。而所輔者蕭曹，所佐者房杜，所相者趙普，皆不過因己之才，隨時所欲，備弊補漏，與民休息。天下雖得小康，而不享大治之盛，豈非其不讀書之過乎。今夫人欲理一家而不讀書，則家不可得而理矣；欲治一國而不讀書，則國不可得而治矣。況天子之輔相乎。故趙太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惜乎所用者非其人也。孰謂讀書無用也。克溫深知乎此，則其早夜之所從事者，豈將取其說以為文身之具哉。蓋將推其所有以為用也。可用者在己，見用者在人。在人者不可得為，在己者庶可為也。

貧樂齋記

給事中何安道，會稽人也。嘗讀書邑庠，於所居構軒，環列皆山也。嵐光飛浮，水聲激越，朝夕變現於其中，安道樂焉。雖饔飧不繼，連坐鼓琴自如。其友人申伯樸過而歎曰：可謂安於貧者也。遂題其齋曰貧樂而去。明年，安道以才入胄監；又明年，以才選為今官，身居侍從，寖將通顯矣。他人處此，孰不詫詫自得，酣於甘脆之奉，困於錦爛之華，爛然以臨乎人，而安道同於自如，所處無改於昔。予暇日嘗訪其所居，見其中所貯惟圖書而已，其器用皆瓦石，其衣卧皆韋布，其所食飲皆蔬食，外無他味。余戚

之四。是非飾情干譽。如公孫丞相覆布被、飯脫粟者耶。安道曰、天不為寒暑易節。人不為貧富易行。言有常也。天道失常。則陰陽易位。人道失常。則災害立至。吾雖不如古聖賢。願聞為人之術矣。隱顯者時也。不為隱顯俱變者行也。時無常也。行有常也。以有常之行而變於無常之時。君子殆不取焉。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欹器之戒。子獨不見之乎。子聞其言。益歎其人為不可及。昔子夏聖門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心。未能自決。今安道年甚少。其能處身若此。豈非有於道。有所聞耶。程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或曰樂乎道。曰以道為樂。則非樂。與道為二矣。蓋聖賢道德純備。俯仰之間。皆可樂也。所樂皆道也。安道其知之乎。雖然。聖賢之樂可知也。聖賢之不樂非聖賢不能知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觀魚軒記

至人無好。其次不能無所好。從其所好而觀之。可以知其所蘊。彼好金玉者。固無足論。或托一物以自寓。此亦不失為君子也。至木雞翁脫棄萬事。潛入深山。養雞自適。日與雞伍。呼之必至。王羲之自謝事歸。酷好觀鵝。夫二物非有聲色可悅。然二公好之至。其得意佳佳。謂天下之物莫能過。何也。蓋形神相遇。若芒芴之間。知焉者得而不知所以自得。同焉者合而不知所以自合者矣。否則一身之內。肝膽楚越。況人與物接之相遠哉。今會稽徐生。於所居之側。鑿池一曲。養魚數十尾。退事之暇。縱目其上。其必有得於魚者乎。吾聞君子可寄意於物。而不可為物所滯。一為物滯。則心惱惱焉。常為物所使。莫能自脫於物之外矣。寄意於物。其來足以為吾之樂。其去不足為吾之病。吾之心常為物之主。而物常為吾之用也。昔魯隱公觀魚於棠。春秋書之。夫以一國之君而好魚於事何損。然論滯物之患。亡國敗家皆由於此。如衛懿公好鶴。竟以好鶴亡其國者矣。故春秋書之為百世戒。今徐生將有位於時矣。而好魚。得無滯於物乎。雖然。隱公之觀魚。觀其形以縱其欲。徐生之觀魚。觀其形以悟夫理也。或者謂木雞翁之成仙。有悟於雞。王羲之之書法。有得於鵝。若徐生修身進學之道。非有得於魚乎。予不可得而知也。徐生幸為吾言之。

明故刑部主事葉見泰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見泰，字夷仲，姓葉氏，族出宋丞相夢鼎，祖某，父某，皆不仕。當前朝時，學尚科舉，獨喜學劍，讀古今兵法，悉知用兵之道。環視守土臣，皆闒冗不足與為成事，遂航海至中原，見總兵河南王擴廓帖木兒，連三上書，諭天下形勢，不報。先生笑曰：豎子之事可知矣。去依中書左丞李彥文。彥文曰：吾在中書久，試閱天下士，無如子者。薦諸朝，授翰林典籍，不樂居也。歸。會天兵取台州，先生衣褐衣，造軍門謁其帥。帥促見，語三日夜不休。署部從事。下永嘉，取福建，收兩廣，知朝廷遣使至安南，帥選先生介其行。卒能以禮居之，俾其使致貢闕下。皇上愉悅，授高唐判官。遷睢寧令，陞桂林府貳，平以家居久之，起為刑部主事。先生歷四官，惟睢寧之政，民至今樂道之，而在刑部也，事出於執不能已，然亦棘棘不撓。附年四十有九，卒於官。先娶王氏，繼室方氏，生子男四人，女二人。長子剛，年少而又先卒。嗚呼！人誰不學，學而能知古今治亂興亡者，鮮矣。知足以及之，而才不足以用之，猶如無知也。才足以用之，而不遇乎其世，與無才者同也。譬如舟楫既具，不遇巨風，則不能縱濟海中，世何以見其舟楫之能？若先生者，豈非命也夫！先生善古文詞，意完而不修之以為豐，不刻之以為奇，曲暢中理，度世以此推服。要先生自視之，不為貴重也。右少與昂遊，事先生以師禮，先生愛右殊甚，酒半酣，嘗歷詆已而歎曰：吾將老矣，能無望諸子弟？及今不十年而先生父子俱殁，俯仰身世，抑可悲矣。銘曰：

白山之側，有氣如虹，播為五彩，飛結太空。望者以為至寶之藏，豈知其下為先生之幽宮。蓋其精英蟠聚，故鬱達而蒸。吾知世有知者，當曰此人中之雄，惜乎其命之窮，竟抱才以終。

胡海若先生墓誌銘

胡若海先生，天台人也。少自學，深野無畏，師友而能至，立不渾渾於同人。至壯，出遊郡城，讀郡儒先所為天津橋記，未取即回，急推墮江水中，無令人笑泰之無人也。時郡中推高才生，惟王宗儒、陶晉生數公而已。數公聞其言，相顧驚愕，詣其所寓里請交。由是先生之名起矣。天下已大亂，日破紫塵，具牛酒饗豪壯，如學走馬試戈劍，出入上下，虎搏猿行，慨然有用世志。眾以其能，聞諸藩，諸藩將辟為從事，使高句麗，其王甚賢，見列國使。先生進曰：當今元命將絕，列國相吞，未知一之者誰。王悔無及矣。王諮曰：吾絕居海島中，國未易吞取，有將如孰，親王國，如反手耳。王悅，下迎再拜，賜先生以黃金錢并他物，橋是歸立，散諸親戚故人，皆盡見。藩將嗜金帛婦女歌舞，無他誌，逡巡去，屏居東山下，戒口不言世事。蓋有待也。及皇上定海內，下詔徵賢士，郡以先生應詔，出為清州判官，遷龍州，為萬泉縣丞，再轉為青陽丞。用薦者起為吏部尚書郎，尋逮坐法謫道病死。洪武

乙丑某月某日也前夫人張氏能讀書史先生偶誦吳起傳歎曰使吾為將獨不能如起乎夫人笑曰使汝為將止能救我也聞者相傳為笑先生在鄉家時使子迎夫人幾及而死其子權殯於道傍佛舍一日僧聞擊門聲曰吾宮人見至僧驚起不知何宮人命迅掃庭宇傾開先生旅櫬至矣可不謂異也哉後娶某氏生子男四人女一人嗚呼觀先生少壯時志氣豪夯如歸流蕩注就不回一蹴可至於海豈知其竟死海不可至徒見其狀若是之泗泗也銘曰

奮而欲飛厲而欲馳回復而障之冥冥其竟歸吁嗟乎可悲

蔣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蔣諱某字大德台之臨海人也祖諱某父諱某累以望業聞故至今人以其姓名其所居之地曰蔣家山云其家故於務皆能以文學自振起而處士為其敢蓋其質性詳敏然日以內修於外之榮枯代謝皆無足撓其心故也當元末方氏據有浙水東三郡逼士為其屬官使使者起處士於北處處士謝曰鄙人朴陋不識事宜不習禮度豈能善事將軍且將軍之所急者英傑之士耳如鄙人之迂腐雖得千百何用焉厚賂使者曰善為我辭否吾有死而已使去方氏以其言切不復起處士益自晦藏雖閭里城郭之近不妄出也私謂友人曰此輩欲污我我平治時尚不欲仕況仕於此輩乎爾第觀之事在吾目中矣未幾果如其言鄉黨民皆欲攜老幼流散四方處士止之曰吾尚有粟可得以周瞻粟盡而散未晚也遂擇善計事者掌其事隨大小而分之民賴以全明年又旱復發其所餘弟子告以用將不足處士曰民一日不食則飢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矣民皆將死而己欲獨生尚何心哉其好施不類此其在家庭不妄言笑其在鄉黨雖細民一以和色假之至老不衰得疾七日而死死時洪武壬戌年已七十矣娶陳氏生二子長曰應麒次曰應麟女三人皆為士人妻嗚呼君子未嘗不仕仕不得其道不仕也故曰有命存焉既有其道而所遇者非其道不仕也故曰有義存焉義命而盡斯謂之君子如處士者非其人也耶銘曰

生有所養不必其豐死有所藏不必其隆其豐其隆不與乎躬優游以終尚延厥宗

明故儒學提舉汪公墓誌銘

公諱僩字一初其先歙人唐越國公華第七子廣由歙遷於睦至今子孫為睦人太公諱斗建宋國子生當伏闕上書言賈似道誤國不報遂拂衣去不再仕伯父諱蓋號松隱無子以弟諱汝懋仕元至翰林待制生公命為松隱公後公少嗜學暨長以善詩文名事松隱公孝謹甚庚子秋皇上以兵定睦其守將謝某辟之一見公日詢以政道公言無諂隱謝雅重之未幾謝入

覲上問曰爾為政顧得何士相助理乎謝乃以公對即日發使
者徵起之公至與中丞劉伯溫學士宋公景濂仝侍講帷月命
為儒學提舉明年以親老乞歸養藜室野外躬耕無悔色其宗
有已死無後者公斂其喪以葬不十數洪武甲申再起公對策
第一人上命白衣巡省山西歸將大用已而至穎州道病卒有
司具斂其柩歸葬公年五十有二娶俞氏生子潛女二人所著
詩文有納齋集藏於家潛以明經有祿於朝日與予會來泣請
銘嗚呼儒者固不在於仕然非仕則道不可行於世余讀公之
文考公之行其道可謂盛矣惜乎不一再出竟落落而死非命
也夫銘曰
一出而歸再出而死胡推而行胡尼而止茫茫其然夫亦何言
銘以表之有道在斯

洞一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暉字泰然姓吳氏其先汝南人有諱全者仕宋武義大
夫其始祖也有諱寬者宋贈濠州團練使武義四世孫也仕承
信郎水運正將諱澤者團練之子也家信有子五人其中子慨
然有節義扶危濟弱生死以之元旌其門曰義士累贈奉訓大
夫江浙行省理問爵嘉興縣男者諱森字君茂也奉訓之子漢
英仕元從仕郎財賦提舉博學有文所交皆名流先生之考也
先生少有異質長去為黃冠師已而奉朝命提點嘉興玄妙領
諸宮觀事鄧大旱先生立禱而雨嘗犯雪策馬出北郊外遇一
叟叱曰孺子來吾有書授汝達則相天下窮則為起醫受歸而
讀之乃老子道德經也三復其編默然有契遂棄去養母以
醫名當世著醫書有曰神元錄曰本草正義曰醫佛揭分造化
之秘皆前人所未言後人所未知者復註老孔釋其言外意年
六十有六預知死日端坐而逝娶朱氏生子男四人弘道源道
抱一東發女五人皆適士人孫男四人原善名善惟善傳善弘
道葬先生於永安里先塋之側先生志氣高朗不以生死富貴動
心惟曰趨義為急嘗有鄉人鍾某貸錢五千緡窘不能償以女
歸之先生面焚其券反其女曰爾勿以此為意鍾拜謝持女歸
其好施予類此老氏之道雖事虛誕然於彝倫猶未也奈學者
失其指歸遂以不家為高與釋氏相競上下詭言詭行絕棄綱
類非惟我聖道所必誅亦固老氏之罪人矣先生平有感悟棄
之而歸老氏使人之嗣由我而續俯仰之間皆無愧怍豈非深
可尚也哉銘曰
少遊於默長優於正大倫攸常以續似續誰謂老氏日倚清淨
大倫不知焉識天命觀我先生勢勢孫子當弘厥慶

琢谷先生鄭公墓誌銘

洪武乙丑詔起故江淮總兵幕府參贊鄭公於隱所公至年已
八十矣衣冠進退麗雅上望見而悅之召坐便殿詢以治道公

條對甚與明日欲處公重伍度年已老不可留遂親製古辭一章以賜其歸世咸謂天章寵錫此古人君待大臣之異禮也而公起草萊一見之頃即已得之可見上愛賢之意至深渥也吾知山林沉溺之士聞之亦且伸眉吐氣于于而來乎越丁卯公以疾卒其子墉來請銘余按公諱倫字子彝其先居大梁自戶部侍郎蘭從宋高宗南渡徙居金陵侍郎次子戩官至饒州通判因家焉至今子孫為饒人通判七傳而公生公少蓄加功問學賢長出遊天下所交皆名流如揭文安公虞文靖公稱之尤至是公之名藉藉在人口耳矣湖南憲使趙之維薦公授寶慶儒學正時未赴而天下兵起退居山澤雖落間帥臣交書

社稷公堅臥不為動皇上初取饒得公即授參贊江淮幕府時偕強大以窺我者猶未平兵甲日出俾公掌鹽利以資給之公盡心所轄氏不可撓而軍已無缺上嘗親征張氏公扣馬獻善策果敗張氏俘其驍將徐以歸賜公彩段二疋白金二十兩旌策之善也明年來朝以病乞歸上從其請歸號環谷野人及乙丑再起而死矣娶吳氏卒再娶祝氏又卒繼娶王氏生子男三人長即墉次曰坰曰坦公天性靜深所學即能記覽不忘所為文辭卓卓無世俗氣尤善歌詩詩行於人甚盛其所著五始究然不可湮沒右聞其名也久矣今乃獲載其聲跡於墓上其可以不文辭乎銘曰

雖不儒懦氣萎而靡稍出指令世間笑嘲惟君子生乎踔俊明斂跡山陽我非耦耕謝聘書伺時而行聖人天開收天下才翩翩自野公其來哉一言恰合俾贊其帥烟火千里公爲是穿出入與機豈壽曰利敵不伺窺知我有備扣馬獻謀擒其梟尤金帛焜煌上策之酬古有訓言公非自覽棄之來歸以養其全皇上思之我有遺老在饒之野可詢治道公拜稽首臣曰就橋皇心之聖惟仁是寶皇上愉悅勅賜龍章俾旋于鄉公雖汝矣猶有耿光銘以表之百世不忘

凝翠山人求公墓誌銘

洪武癸亥夏四月求公年七十卒於家越二年其孤秀文英之於栖幕山之原且狀其行實一通詣余曰天台人也居與我連吾父雖葬而墓未有刻時思之莫如予宜為章哀許之請無固郡也余因發其狀讀之歎曰當元末天下潰亂百人之聚千人之邑強者無不揭戈奮起縱暴恣睢居人朝不及飽暮不安枕廟雖守土臣聞其聲即抱印縱逃遁公一布衣耳乃以策化鄉之首中都使其棄仗械聽命其功偉矣有司上之於朝命下授海鹽州沙渚務副使公不願就豈非狗義以弭亂因仁者之事乘亂以取爵位尤非君子之心也哉洋洋山澤卒以壽終可謂全義命者矣公諱友直字元舉少力學有時名制行謹厚務不漫同於人惟視與古合乃已父死讓兄以同居之財其女兄適

戴氏生二子而戴與貧無依公迎養於家教其子至有知鄉有困貧者告退視適識即餽所有以予之其資粟萬厚類此使少辰以就時位則其所見當有可觀者焉娶戴氏先公卒繼陳氏繼李氏子男二人長即李文以材仕於官次李雅女一人適同里已故公諱出廟御史端公諱全者自會稽徙於四明至公十五世矣曾祖諱惟明祖諱鑛皆隱不仕父諱興之仕元家山副使也嗚呼公家自侍御公以來代雖不大振起皆能引德不伍於編氓尚有以見君子之澤也哉銘曰

嗚呼凝翠方古逸民有功不居抱德自存狂者怒者卒制其馴後世稱之曰如其仁

8

胡風子傳

胡風子名溫字遵道會稽人也少落魄湖海間晚入閩居於閩者久溫好飲不常得人方具飲溫不問主客即往造飲引巵大醉覺飲盡不謝而去日出行市間群小兒逐之呼曰風子風子溫亦顧而自笑夜宿古廟下或佛舍中雖遇寒冬甚雪穿布單衣履草履身不顧恤人遺之以衣行未數步遇貧者即解以予之時駙馬都尉王恭守閩上賜以織金龍衣衆與酒賀溫歸之突門而入四某亦賀公遂持酒故覆其衣衆色動恭不為怖溫亦自若也閩漳帥徐王喜士甚溫特過其家王召飲同宮即令從者設饌以待已而溫至或歌詩或起舞或慢罵其同宮王不厭也與王之子爟遊爟年少負才氣溫與他人語皆不省惟與爟語合其語皆正辭一日則告王曰吾將歸矣負索行三舍為閩者阻而回溪蒙中止有古硯八分贈諸所往來曰爾可與我沽酒酒至縱飲起舞曰閩山喜鵲少越山喜鵲多如何不歸去其如羅網何歌罷即飲眉仰卧而死時洪武七年冬也王葬之於漳之西門外溫不言何生人皆不如其年或曰死時年四十有四也溫身瘠無肥枯然如削鐵人問之答曰子獨不見心若死灰身若槁木者乎其才思壯捷人有求者即肆筆疾書不再觀與麼詩百十首彼誦未訖而溫之詩已就矣詩多陰刺人故閩士皆畏避之嘗過元忠臣漳守迭理迷世祠酌水而祭之四衆

之生不如侯之死侯之死名長在此萬歲千秋元之臣子拜已大笑而出著書名曰竹帛流芳載元之忠臣義士并貞烈女敘其故系之以辭類曉歌輕重皆有深意則溫之為人可知矣贊曰余讀古書傳言志士不一如其志即汗欲自狂人往往非笑之彼不為動若溫者可謂其人非哉溫無疾歌舞而終如生死在其已者亦云哉矣乎每誦其歌心忽忽悲之

按溫歌曰關山喜鵲少言關中賢者少也越山喜鵲多言越中賢者多也如何不歸去其如羅網何言久留於此恐羅其禍也蓋溫善罵人關中賢者少恐不能容故其言如此嗚呼震海之編豈尺牘所能舒其體哉

徐孝子傳

徐謙江都之陵人也少愿謹事二親不妄離左右里中惡少年會為縱誼皆謝不往少年相與非笑之而有識者頗感慕其為人母嘗患瘫腹潰潰不可近謙以口吮之而得愈父為里人連繫獄法當謫戍邊謙詣官告曰某父年已踰六十筋力衰日行數十百步則憊矣尚能負重行千里之外乎某年壯力絕出人誠得代父雖使赴湯火可也官哀許之歎曰此孝子也乃署名於籍免其父歸謙欣然就役居困約間發書至猶以不得奉親為辭可謂孝矣其父亦善士恆與予游余嘗讀梁書吉翂傳翂嘗請代父死其後丹陽尹生志衆翂純孝翂曰子代父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是乃因父取名至哉其言乎夫為義取名義必不誠如謙者未嘗學問豈知謂為何者其所知惟有父耳天性自然孰謂義在外哉

張烈婦傳

禮部員外郎張繫一日得罪繫獄獄吏具詞將置於法其妻聞之曰吾雖歸張未半期月然義不可使張獨死謂死於其死後之日孰若使其生見吾死為無憾焉遂引繩絕吭而死年方二十有二名淑寧姓金氏與繫同姑蘇人也後三日繫蒙宥遠還近裴婦於其鄉聚之言曰自婦歸於我朝夕勸厲我者甚至聞一善言則喜稍不中度然然不悅迎吾有行必與之論而後敢告於人非吾教也乃吾之賢友也其舅姑言曰自婦歸于我家非惟善事吾二人而禮容雍肅不見己解家隱然以理抑邪婦也乃吾之賢子也故其死也其舅姑與夫哭之必盡哀而遠近聞之者皆相歎嘖嘖不容口嗚呼死生命也然知命者惟明理者能之故理之所在死生不遑如子死於孝臣死於忠而其生也亦生於忠孝苟其不然越理而何謂吾之生之死一係素定豈善知命者哉今婦不聞先生長者之教而慨然死於其夫謂其知命者非耶嗚呼並知理之在人固與生俱生者也

潘孝女傳

孝女家金陵泉水鄉姓潘氏名三其父德新洪武甲子得風痹

割肝女

痰濁卧不能俯仰如斯者不食飲輸腥新心疾愈乃已至丁卯疾持至漬死者數如潛者告予天告予四方持刃裂腹剖其肝十許作湯以進偽曰此羊肝湯也父食之覺味美已而神氣爽然不旋時病如脱去洋洋可行卧如常女隱不言時父見其容色枯悴且詰其然女曰曉夜之湯菜肝肉也出視其胸刃傷猶未合父大驚奔告里老明日列事于有司有司以聞上命禮部旌表其門女年二十有一矣

貲四人之於親視其所愈而能致死而此常理也何也吾之身吾親之身也使親不生吾身焉有女其知之矣當持刃時一自有其身吾知其親刃深何以能舉之哉

答徐始豐先生書

右年十七始知讀書時以進取為心方且抄錄前朝科試之文旦夜誦習採竊其餘漫衍成章譬如宋人刻楮之戲將以媚人而已人亦以為能不三年頗自厭知遂棄去學古詞亦不過慕效近人所為規前人稍變其句讀耳豈能如古聖賢仰觀俯察發天人之秘洞貫幽冥法則古今在邦在家之不可缺者抑以是為文宜其見斥于大賢君子而辱書乃曰有所取焉右始得之而喜終思之而疑豈先生果有所取哉抑奬引後進之法不得不然也夫師之訓弟子猶如老農之播植其所植者不皆沃壤故必隨所宜而廣植之失之東南猶有望於西隴之成若植之而皆待夫沃壤則居于磽瘠者終不獲一植之利不幾一鄉之餒矣豈善農者哉今先生之取於古儒無廢植之意抑右鄉不底於成其過於右者將不底於成抑取十而成一雖曰用心勞而功寡此之皆無取不至於成者猶為愈也先生之心盛矣

昔蘇東坡曾南豐皆為一代之宗蘇公得士最多而曾公所得者惟陳思道一人夫蘇公以天下之人求己而曾公以己求天下之人故也以天下之人求己則凡天下之有志於學者皆可隨其小大而教之此曾公所以擇也為野也以己求天下之人則凡己合者斯從之人性有萬不同豈能人人如己哉縱有之不過萬中之一此曾公所以止得於思道也且人不能有

所至斯有求於我彼所至矣方以自成為能其何求於我歟嘗
公用心拙矣雖然古之師友相求者以道今之師友相求者以
文文如屋廊雖行如閭井小人不顧其不可也行如衰齋其口
訥然不能言其言質然不能知不顧其可所謂德增腐壞人心
耳果奚益哉以是雖如雷公之愼擇不為過矣惜乎公平日所
求聖賢者亦惟在乎文章之間當是時如周濂溪程明道伊川
三夫子公皆不識而近有得於師道乃因每於揚雄之書有得
焉則公之所擇者果然否耶當今去聖既遠眞聖賢之學者惟
先生天下所取則者惟先生其言一出學者據之以為準繩四方
師之以卜其賢否固不可如雷公之愼擇至于無取亦不可如
揣公之泥似所御者皆文士之流也可進者進之所以與其為
道可退者退之所以求其合乎道是道亦難退亦難貽世之眼
文藝賊世俗者將欲然自縮而歎朴茂行君子于于然出矣而
右也何人歟奮筆舌使玷辱門下歟或者固其退薦幾何悔
少分聖賢為為之末則見進之日方始矣今夫人見稱於尋常
猶以為喜況見取賢大夫君子哉其喜宜何如也歟以為辭乎
甚非微異於鄉自揣其中不足當先生之所取恐人因右將不
信先生之言也韓子謂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
亦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然此固以利言也賢
者固不以利之高下而陶款之歟又不可泥然無別況求道者
知愚者得進則賢者日退矣右不忍以一己之私使賢者日退於
門下其曰取之云乎則世之學者甚喜甚幸矣聞先生今將退
處故林右嘗有所獻古君子之退非徒退也孟子七篇作於退
自齊梁之後朱子四書之說成於奉祠之日當今經書皆究矣
而禮經獨為殘缺加雜以漢儒之記有不純也鄭先哲戴大監
嘗力為之辨草盧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於今未大行也宋有
天下三百年其明君賢相典章文物比漢唐而過之而史則不
稱先生倘加意於二者作為二書以惠來世右雖不才置諸抄
寫之列有不敢辭也秋深向寒惟冀以斯道調護未期晤對不
勝懸懸之至

與許士倚書

右在鳳陽友人王倚德來持觀樂詩數首示余曰子試以為何
人作也余讀久之歎曰此古人作耳非今世人所能為也使今
有斯人也雖在萬里之遠余且求書相從求其議論以開余心
之未然者倚德笑曰此吾鄉許君士倚之作也子曰子今歸矣
當做道寧邑以求一見既而與事撓不果去年足下一至城府
三造寒廬亦不及見何相慕之深而相見若是之寥寥也豈天
假吾二人之知而不假以一見乎雖然若足下之詩余不及見
至於精神心術觀足下之詩已見之矣豈非和和物和不泥
於迹不溺於空洞然與神明居者乎不然何其辭語淡而意度

豈知宛然若是自得之深也。古之人遠矣。讀其書。讀其論行之
所在。顯在千載之上。而精神心術。隱隱可想見。是何也。蓋其言
之所發。即其心之所發也。心術苟正矣。惟不言。言之必豈弟溫
辭。心術苟邪矣。雖欲假大言以掩之。有不可得。王介甫發言持
論。動以聖賢自居。及觀其文。則刻薄探峻。譬若老吏持法。輕重在
心。又何待觀其貌而後知其人哉。觀人之法。觀其言而知者上
也。觀其貌而知者次也。見其貌久而與居而不知其人者般人
也。當今寧邑戶不下數萬。其見足下之貌者。當不下數千人。蓋
能知足下否乎。聞有能知足下否乎。彼皆不知。而予雖不見足
下之貌。觀足下之詩。已知其為人。謂之非知足下可乎。既已謂
之知足下。雖不見其貌亦可也。雖然。古人之不可見者猶也。若
余與足下生同時。非有千年之隔。居同郡。非有千里之遠。又豈
可不圖所見以償所懷而盡。欲以他辭託之哉。是以願見之心
無須臾忘於中者此也。當今人物凋弊。志于學者則溺文辭。好
事自用則貪名利。挾而起之。正在足下。舉右之所以願見者在
此也。若徘徊山水間。一觴一詠。盡朋友之歡。如蘭亭竹林者之
為。豈吾徒之願哉。是雖得見。猶如不見也。右明春稍閑。尚能相
見。故先以此書為贄。

跋張長者傳後

莊子稱庚桑楚居畏壘之山。三年。畏壘大穰。其民欲相與尸而
祝之。社而稷之。固誕其言而弗信。及按友人某所撰張長者傳。
觀其所居之鄉。代皆倚之以為重心。而受蔭之不啻若父母焉。
始以其言為不誕也。嗚呼。匹夫而動鄉人。蓋必有其道矣。恍之
以財。財有時而盡。不可得之於久也。恍之以言。言有時而忘。不
可得其心也。惟仁義。彼哉遠。如水之潤物。肌膚皆邃然。
雖以不言不動。及之彼猶信服。不暇況有所及者也。此庚桑子
之道。所以為至。而長者即其徒也歟。按傳三歎。不知世之有斯
人也。不知世之有斯人也。

跋善養堂文後

先儒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
以伐病。遂以藥石比乎用兵。五穀比乎治民。此亦概論云爾。使
用藥者審以伐病為心。而不知養生為本。則人生之氣將斃。
病雖去。體中之所存者亦殆矣。譬如用兵者而不知治乎民。盜
雖以息。民亦不得而立矣。西江李仲善以善醫名。予叩其術。仲
善曰。能養其病於未形之先者上也。能養人於已病之中者次
也。不知所以養而專治其病者為下矣。故吾號其堂曰養善。此
仲善所以善治乎醫也。使得位者推是道以用兵。其將業當在
趙充國之間乎。惜乎仲善得之止見於醫也。

跋蜀山川圖

吳僧寶墨住蜀之峨眉山凡七越寒暑暇命其徒善繪事者圖蜀之山川為一卷及去年四出以示余余未至蜀觀其圖見山川周縈如列戈戟誠亦險矣而有蜀來恃其險以自固者取險反不足恃如漢光武之取公孫述宋太祖之取孟昶皇上之取明昇皆師不再衍一鼓而下如劉後主之見取於鄧艾李勢之見取於桓溫王衍之見取於郭崇韜亦不能少距以旬月雖劉先主諸葛孔明之長才制奇出變動若鬼神不過僅終其身而已嗚呼險安在哉吾嘗觀其險兵法所謂無所往者死地也譬若城郭然敵未至吾倚城以為安使敵環繞而來叩城以入吾之安反為彼有將欲縱之於東東無可歸也將欲逐之於西西無可至也於是非面縛則自救而已故兵未至蜀蜀可守也兵一臨之解有不敗亡者其以斯歟而奸雄之士見其環中之土四不受敵則曰可以為吾窟定也見劍閣峩峩則曰百萬之師未易過也見長江橫厲則曰駢舟之兵不能上也遂裂光分耀自帝自王於其間殊不知一再傳身族湯戮而遺墟敗址傾倒風雨之下使過者愀然顧視指之曰此某嘗所居也此某祠樹之所也豈不可哀也夫豈不可監也夫傳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論險者在此人而止耳不然則關中百萬之勢控天下如建瓴尚不能守況區區有蜀之僻險也哉

跋譚氏家乘後

譚將軍濟翁出其家乘示余余按譚氏居長沙自宋端明公世績顯至濟翁今七世矣其族嘗繁衍會元末死於干戈者殆盡獨濟翁出鄉閭遇明主立勳名以有爵位祀孫不隳念夫述者不能記至於後恐不可記遂錄自端明公以下代名序字為一書號曰譚氏家乘有題辭則誠意伯括蒼劉公伯溫為也乘有序則翰林學士金華宋公景濂為也暨侍制吳公瀞仲脩修蘇公伯仲皆相繼為文以褒以成軸夫數公皆以文章負重名於天下苟非其人雖臨以權勢誘以寶賂求其一語不可得今皆為濟翁發之讚稱其賢不止則濟翁之為人可知已古之學者文武之器已具於庠序之中故一旦出仕於朝仕相則能盡相之道仕將則能盡將之職未嘗歧二者於異途甘身處乎一世也暨庠序之政不偏而全士始不多見矣居廟堂者則師旅之務非所長將三軍者則經綸之業非所習雖以秀猶之賢一戰而敗斛律金之才至書名有不勝其難況其下者歟今濟翁出入師旅戰勝攻奪為世虎臣退事之暇即與儒者講論理道識書者知懼有可稱其於世也未嘗敢須臾之忘豈尋常士所能及宜乎諸公讚稱其賢不止也夫人有不賢而賢之不過名公則其賢也不顯矣濟翁之所以顯於世者蓋亦諸公嘉稱之力也歟雖然賢而欲顯於世者固非賢者之心使賢者泯泯無聞於

世亦非作者之心。此諸公之於濟偏有不能自已也乎。余因反復而深感之。若夫家乘之委。則諸公論之詳矣。

跋鄭泉州墓誌銘

張太常來儀作鄭泉州公墓誌銘云。公為臺椽時。諸執政言。世祖時。南士往往屈跡任於臺省。今皆廢之不用。豈祖宗立法之意哉。執政然其言。遂上聞。用是選南士有才行者。為臺省官。考之元史。順帝至正十三年也。是時南士有名者。莫過宣城貢師泰。饒州周伯琦。臨江吳當。三人。因公之言。同日拜監察御史。朝廷相賀為得人。後師泰累官至禮部尚書。平江路總管。及張士誠攻平江。師泰不能扞守。棄城遁去。伯琦為江東肅政廉訪使。長鎗鎮南班。陷寧國。伯琦率僚佐。倉皇出見。嘗為其脅誠之以御。吳當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及陳友諒陷江西。為其拘留。一年不卻死。其鄉人劉永之等三書開之。不能答。以三人而觀。則元之不用南人者。可無意而然哉。雖然。朝廷之用人。不可有所偏。心有偏。視則視重者其用心廣。其視輕者其用心疎。以輕視之。心而行用疎之法。則卑柔自屈者。能擯擠而進。剛明自守者相率而去之矣。日興王之佐。皆是人也。嗚呼。非南人不足用之者不善耳。固未可以此三人遂以概人視南方也。不然。若泉州公者。亦南產也。果如誌言。何其所立之卓然也哉。元之亡天下。有非一端。而此尤繫其安危者。甚盡余故特表而出之。至如公之行業。誌已詳矣。不及論云。

跋顏魯公真跡

友人林思源近得顏魯公真跡一卷。其文前後脫落。字尚完整。持與予觀之。余歎曰。此非魯公不能書也。其用夫隸書法。進御乎。今之人。但求形似之美。譬如美女。徘徊花月之下。過者孰不歎稱。其視顏然古君子。高情老貌。拔淩蒼松喬栢間。知之者幾何人哉。思源其謹藏之。俟識者然後出焉。

題雲川錄後

錢塘湛淵白先生。博極羣書。著名天下。仕元。至儒學提舉。其所交皆南北偉人。暨老退事家居。傷夫交者日以散。散者日就盡矣。而其親疏之篇在我心者。不可忘也。遂錄其郡邑姓氏為一帙。名曰雲川錄云。嗚呼。人莫大於得友。友非所以固交結貴顯譽於天下也。非所以藉鄉鄙爵位於一身也。有德者足以相友。有學者足以相勸。知識者足以相長進耳。此孟子所以取之於一鄉。一鄉不可得也。必取之於一國。一國又不可得也。必取於天下。蓋不如是。恐不能盡為人之道。而後世則不然矣。稱有所知者。則欲孤然孑立。與形影不相同。吾慮其初心不過傲與忌二者而已。傲則挾己之長。而視人所立。雖正猶曰彼烏足與我友。忌則見人之長。不欲出己右。凡可以中害者。無不用其心。嗚呼。才者天之所生也。其壽夭禍福。皆本於天。豈吾之傲

忌。從使其進退。執使見其用心之不廢也。孰若曰。彼之善天下之善也。吾當為天下愛之惜之。彼之功天下之功也。吾當為天下尊之重之。如是。其功與善。雖不出於我。而我能容之。爲知其不歸於我也。昔有問於韓魏公曰。公之事業。無愧於古人。但文章不及於古人耳。公曰。我用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何謂文章不及古人。此公之相業。所以非秦漢以下所能及也。今觀先生此錄。好友之心至老不衰。得不起予千載之感乎。先生既死。其孫以中先生博學好友。探赤厥家。今亦且老矣。出錄示右。俾題於後云。

題趙氏族譜

余至金陵。客有飲余玉兔泉者。曰。此泉宋秦檜所鑿也。其味冷然以甘。子不飲哉。失盛事。余曰。宋以至仁立國。不幸壞於張齋。已而高宗中興。張趙韓岳諸公。相與戮力。復國之期。指日可待。而檜叢於虜。密高而置張韓於散地。殺岳公。貶趙公於潮而死。遂使帝業偏安。中國化為夷狄。百載之下。言之猶且疾心。吾知斯泉非矣。狗彘且不食其餘。況予粗有知者乎。因問曰。檜之泉尚在。而其子孫安在。客曰。皆已無矣。余歎曰。斯泉亦能絕人之後乎。遂却而不飲。客亦慚去。近見趙公之孫。持其宗譜與予觀之。其子孫方且以文學武藝起家。至顯職者。殆不可偏擧。夫檜也。能死公於當時。可絕公之嗣於今日否乎。嗟嗟之感。張而弗識。殆乎自焚。此檜之後。所以寥寥皆就滅也。嗚呼。觀公之譜。則世之恃威以行者。可不監夫。

○○○ 題耶律公楚材傳後

余觀耶律公之輔元。譬如善醫者之治病。求其無死而已。非能盡去其源也。又如善馭者之御小兒。求其無犯而已。非能盡禁之以禮也。嗚呼。大丈夫生斯世。其亦不知哉。幸而猶聽用其言。民賴稍息。彼生長於絕漢。而非有禮義所浹洽。其所知者。惟曰。利而已哉。公曉。因利以導其止殺之端。欲盡殺漢人。說之以為牧地。公則進之以漢地商稅山澤之利。欲誅河南殘民。公則言留之以為採錄金銀之利。欲屠汴京居民。公則奏之以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官民富貴之利。公豈好言利之徒哉。蓋以迎呼彼之欲。非利不可止民之生。非利不可綏也。故公不得不擇說而言利。若日持其說。彼將曰。迂哉。吾則曰非義所當為。非惟拂然不入。欲求無殺。不得矣。嗚呼。公有致治之才。所遇非致治之君。以制禮作樂之資。而佐之以聚斂之說。此雖時之不幸。亦公之不幸也。公至晚年。見天下日就平。人進撲買之利。則反覆諫諭禍機不測。或者謂。公既開其源。又不得止其流也。蓋利之源開。利之流難止。故也。是以為元之世。君臣上下。皆以利為心。稍有自振拔者。相視如希世之鳳。士大夫觀此。非甚不得已。如公不可言利。

題諸葛孔明

大丈夫欲有為於天下所遇必得明君至甚不得已必惡君也若夫所遇者窮自智用其瑣瑣之才以鉗制臣下雖伊尹太公之才德亦且救死不暇矣尚何足相與有為哉孔明其始所遇先主者明君也其後所遇後主者愚君也惟其明足以知吾故能付吾以有為惟其愚昏然無所知故能一聽吾以有為是以孔明得舒布其四體才有所必施令有所必行中無所制後無所格然不能廓清中原者蓋天也雖然挾長才以輔愚君有孔明之心而後可非是如曹操司馬懿之徒且就中取之矣

題項明軒先生絶筆後

余聞諸父老云當宋亡之時其民不忍歸元相落聞皆械鎧白刃至加盡闔門就死不辭及易姓數相顧涕泣其老者穿頭圓終身不肯易知嗚呼何宋德入人之深如此哉嘗考之三代以後享國最久者曰漢曰唐曰宋然漢唐之亡也其君皆得罪於天下故姦臣悍將皆因時而取之取之之際民亦安然其覆亡不知先孰為漢孰為唐也如宋之諸君皆仁義人也不幸迫於强虜一旦而亡天下之民有如赤子之去慈母戀戀之心深如之何其可忘也以民之不忘宋也如此則當時受其祿者可知矣會稽明軒項先生嘗仕宋為鄆州參軍當元丞相伯顏駐兵金陵先生與御史賈惟卜慶同奉使至兵前視伯顏直辭不少屈及宋既亡聞文丞相斬關出職又恨不得與之同死噫使先生得東國大柄當必有所見如天不祚宋則其死節豈在文丞相之後哉惟仕不滿德枯處山澤故國亡之恨死不瞑目矣先生之孫復今以進士起家仕列侍從將致通顯此亦忠孝之報耶

題唐祖救竇建德

先儒論高祖得蕭銑鄭世充竇建德皆殺之而不置而宋太祖得諸降國之君皆保富貴以終此其可見二祖之優劣也嗚呼世充之惡神人所共怒雖降可殺也蕭銑無罪且其才廓下不足忌以殺過惟建德之才比諸群起事者所不能及其所建置皆頗伯王之略高祖固未嘗少忌憚於建德也況既已得之復肯舍之於生地乎南山之虎其猛非類偶搏而得之欲將豢於檻穽中其終日咆哮惟恐其抉檻而出致害於我孰若殺之為安此高祖之待建德也若夫宋太祖之時五代以來健鬪之人皆已盡矣其所存者惟敗亡不肖之子雖處以形勢之地安以虎狼之師亦不能以有為况置諸大梁一布衣耳復奚能為哉倘有建德於其間太祖將殺之乎抑亦容之乎殺之傷於仁容之傷於我則不仁之責不能逃矣以是知高祖之殺建德出於不得已太祖之不殺出於得已耳雖然王者之興有天命存焉天之所廢人不可得而扶天之所興人不可得而遏雖諸葛孔

明之才。不能復漢符堅之強。不能勝蜀。呪矣。德雖才。豈能遂天命。以前爲哉。果亦有爲。亦如李密之送死而已。斷時也。執而救之。彼我皆有辭矣。又何必預致於其間哉。

題陳平不諫漢高祖伐匈奴

先儒之論陳平。當漢高祖伐匈奴。不能諫其不行。乃屈帝遠出。幾陷至危。而後爲僥倖萬有一生之計。吾觀高祖。東擊韓王信之奮。將兵三十萬。欲一蹴匈奴。使後世無擾邊之患。其謀固矣。故聞婁敬一言。即以阻軍罪之。斯時也。陳平雖諫。有不聽者矣。劉先主伐吳。滿朝皆諫其不可。先主不聽。卒敗於吳。諸葛孔明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諫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夫孔明之於先主。其君臣之際何如也。尚不能止其行。況陳平能止高祖乎。雖然。倘張良在其中。吾知高祖必不行矣。

題李廣

漢文帝謂李廣曰。惜乎子不遇時。如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夫爵賞出於帝。帝既知廣之才。即以此與之。無不可者也。而何必待夫高帝之時乎。吾以是知帝之用心。當劉項之際。生民倐於干戈。略以盡矣。至帝之時。皆殘罷之餘。方且休息。固當養之於富庶。撫之以和乎。廣誠才。不過一驍將耳。玆非其任也。非其任而遽以爵歸之。是天子以爵私與人也。其去鄧通之寵無幾。廣之賢。爵其所非任。亦必不受也。若衛廣之才曰。然。知下之兵。驅馳絕塞外。與匈奴相鬪爭。是後日武帝之爲也。烏能養大漢四百年之民。心至武帝。虐用之而不忍背乎。翦武帝出文帝之後。故足以肆其爲。不幸生文帝之時。吾知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何者。民未受其德而適承其害。其誰懷之。此漢之業。殆難於高祖。寶固於帝也。與。雖然。帝之不用廣是矣。賈誼亦棄之不用。何哉。

題永思堂卷

陰陽之流行。或有時而更。河海之淵深。或有時而竭也。惟君子之思親。抱終天之痛。致終身之慕。果有時而窮乎。噫。孰不謂心之官則思。然思不在於孝。則其思爲邪妄。孝思而不致其永。則其思也爲有間。有人心者。覽是卷。寧不爲之惻然乎。

題月夜訪友圖

空山月出。松陰在地。主人獨酌亭中。門外剝啄聲。童子徐步出應客。余觀此圖。見襄陽孟浩然攜琴徙步。徑賈浪仙傳敲月下門。兩詩宛然目中矣。古云。畫與詩全一處。悟者當自得之。

題東坡書王右丞終南別業詩遺帖

右東坡摹先生書唐王右丞終南別業詩。右丞詩格造指。境與心會。迥然天出。無纖毫刻迹。非真得山林妙趣者不能道。坡翁入司帝制。出典名藩。中更流離。雪堂炎海。晚欲買田陽羨。爲菟裘計。竟不獲如其志。手書是詩。豈有厭薄世故。有慕於脩然獨

往者耶抑其與寄高遠有異世而冥會者耶余竊繫於此紆觀
是帖重慨于懷

題鼠食瓜圖

右錢舜舉作鼠食瓜圖其一盜齧瓜而瓜苦及其皮盡而苦至則更齧其他以求饜而苦有知也其一猝然而捷至目動而屢顧若有畏也亦黠矣哉夫人之敖於世唯也甘其所甚苦嗜而所可畏忽然以陷於害悔而莫之知也豈獨智顧不若物之微哉噫余觀其圖有感焉

題草蟲圖

是圖宋僧居寧所作即大小三十括蒼名卿葉公劉得家故物也草蟲四十三皆蜩螗蝶蛾其一則螳螂奮臂於其後兩有倚相乘狠如攫如其飛鳴飲啄生氣紛然而機械顧伏若有知也噫陰陽之糅雜稱之倚伏天生天殺其無心耶抑有意耶浮屠泡然論心境俱滅豈固醉偶動於中而感於物耶抑亦遊戲筆墨偶然而然耶公於圖豈亦有所感非特愛其筆精妙而已也予觀是圖蓋亦有感於中矣

題畫牛圖

昔彼翁題畫牛曰世間馬耳射東風恨不長作多牛翁公爛熟世故語固應爾遂生仲容寶載嵩氏衆壯牛圖徵予題不置蓋其寫好而其志趣可知非但愛其筆意高妙而已噫汗血騂利之場治治一艱生春秋方富發軔亨衢顧獨能含彼取此斯可尚也夫

題鼠瀆蓮實圖

右鼠瀆蓮實圖其標曰李東林作有蓮的八九枚殘然狼藉於地喫嚙之餘肉無一完者有碩鼠一安其尻蹲而食之眼光動搖且食且窺計非盡食且不止余觀之蓋人食餘委之而不屑者故彼得肆食耳因而歎曰夫鼠穴垣墉壞器皿食張湯之肉嚙魏武之鞍甚矣其貪而黠且善盜也而蓮之實又甚甘以甚甘之味而遇貪而善盜之類使吾深藏而善貯猶將從間以覬覦其狼藉於地委而弗屑者耶噫慢藏者盜之誨非其起者盜之招歟職其咎鼠也人耶

題莊周夢蝶圖

右劉淵畫莊周夢蝶圖而宋宗衍氏請予題其左周之意以謂其夢爲栩栩然蝶也其覺爲蘧蘧然周也周固知昔之爲蝶者夢也庸詎知蝶之不以周今之覺爲夢乎其寓言於物化也妙矣夫文之妙猶畫也周也既以其栩栩蘧蘧者畫之於書而淵也復畫其栩栩蘧蘧之狀于其圖衍也復俾予畫其栩栩蘧蘧之意於其書其圖之後不終於贅乎嘗試以周之意而充之凡宇宙間無非夢也周之畫於其書也亦其夢中之語夢也淵之畫其圖也又其夢中之寫夢也其與周言夢中之占者奚以異

顧後俾予贊於云云以諸其夢中之語夢而寫其夢中之寫夢也烏乎可雖然予嘗有聞於夢之說矣世之人以夢為眞者惑也以眞為夢者亦惑也以夢為夢者滋惑也吾知古昔聖人夢而得說夢而見周公也與周之夢蝶殊必有分矣是奚以贊於云為噫安得起九原而相與莫逆一笑哉

題山水卷

中林有處幽々其無人而釣船之在步也抱琴有童子々然其來思而小橋之未渡也夫是以悠々然而有有餘不盡之趣也嗚呼觀是圖有豁焉者於知畫其庶幾

題二馬圖

近年以來畫唐馬者吳興趙文敏公其最也三山劉生出此圖其一白質黑文昂首而凝立其一霜蹄玉面俛首而嚙膝奚官皆唐人衣冠楚々可喜不知何人作此要亦學文敏者也生請予品題余曰生骨聳而神駿昂々千里駒也會當有識之者尚何以按圖索駿哉

題王右軍觀鵞圖

昔王右軍好鵞山陰道士曰為我書道德經當以是鵞歸之右軍欣然為之執筆書罷竟籠鵞而去世之好事者皆繪而為圖寫其觀鵞之狀夫君子豈有所好哉有一好於胸中必為一物所制使右軍無是好也則山陰道士求假吾一笑有不可得者况從吾以書乎顧不能脫此乃為書之恐後是亦可為君子一好之戒歟

題麗澤文卷後

人與大於得友得友非所以廣交接也延聲譽於士林也蓋同心相處同道以為學也故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夫兩澤尚以相麗為益况君子為學者乎會稽楊宗旼作軒山中名曰麗澤蓋將取四方之友抱道而自適蓋非但其天分之高其亦得夫友之為助乎謙王說伯山五雲變之士往々日與俱行而人不知宗賢蓋必有所遇矣不然膚寸淺才言辯而心傲朝合而暮暌者徒為人影耶又何足為友也歟

琴操二首并序

雲間爵伯蘭氏號四古村民名其居曰古村居余作二操以遺之風月清霽擁琴而寫之庶乎其在無懷氏之鄉乎抑葛天氏之民乎

朝出遊兮水澄采盈筐兮蘭杜振余佩兮繽紛念夫人兮邃古道皇路兮怡々笑舞何方變兮啓蔽多戶歸來兮無央我宇

月冷々兮在御步廣庭兮無聊悵往昔兮不再拂吾琴兮聲飈飈際無始兮太羲玄酒羌衆聲之雜遝兮於吾心其何有

古今文章續編

祭林母文

內行首部，母道貴懿。待惟淑人，貞節孤貴。相彼杉天，作官儒師。如鼓琴瑟，中斷莫支。含哀遠逝，誓死爲歸。遺孤在抱，忍育以持。季也秀發，步武雲衢。內臺外臺，連陟並躋。入貳邦禁，賢譽四馳。命服輝煥，式

母儀七十餘年。榮養是宜，云胡奄棄，悼莫及之。諭祭賁加，爰命所司。九原之下，其無憾與。某等忝與令嗣聯官辱知，莫非親鄰。緣以職羈，南望天涯。寓意以辭，靈兮不昧，昭格于斯。

林公楠先生名右，明洪武朝人，被薦授職閣門下。所著文計一万五篇，不分卷帙。余得抄本於友人齋，頗補傚破爛，別錄如右。原本有用硃墨校閱每篇眼簽，及字內之間多有鈎畫甲乙處，於作者命意脈目分明，要是諸方於先民矩矱者。今存其圖亞老依原本，以存手蘧焉。

知白翁

又按先生臨海人，洪武中以（与莱見东并征徵）中書舍人，与方正學友善，嘗奉頁書行從有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棄官歸。靖難初，聞正學被禍，爲位哭于家。成祖召之不至，械至京，猶欲用之。先生對曰：謝人逃死已久，今可仕焉。与方孝孺同朝矣。成祖怒，則之死。南陵後進，始補新湖志，謚貞穆。事載華亭明史列傳。世但知先生爲文士，罕有稱其忠義者，特表出之。

康熙辛丑四月　李隆行存識

林公輔集三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林右撰右字公輔臨海人洪武中官中書舍人進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是集多記序酬應之作惟題後數則間及史事亦無特識至於故國舊君動多詆斥其視徐鉉撰李煜碑但陳運數有歸者用心之厚薄尤相去遠矣